

中法戰爭資料叢刊第四冊目錄

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撰	吳汝綸編	一
曾惠敏公遺集	曾紀澤撰	曾紀澤撰	二七
曾忠襄公全集	曾國荃撰	曾國荃撰	二七
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撰	左宗棠撰	三三
張靖達公雜著	張樹聲撰	張樹聲撰	三三
澗子集	張佩綸撰	張佩綸撰	三四
彭剛直公奏稿	彭玉麟撰	彭玉麟撰	四二
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撰	張之洞撰	四七
許文肅公遺集外集	許景澄撰	許景澄撰	五七
期不負齋全集	周家楣撰	周家楣撰	五九
屠光祿疏稿	屠仁守撰	屠仁守撰	六九
嘉定先生奏議	徐致祥撰	徐致祥撰	七三
語冰閣奏議	鄧承脩撰	鄧承脩撰	七九

意園文略	盛昱撰	六七
養知書屋遺集	郭嵩焘撰	六七
庸齋全集	薛福成撰	六八
閣學公集	袁保齡撰	六三
桐城吳先生全書	吳汝綸撰	六三
周武壯公遺書	周盛傳撰	六三
輜軒抗議	余乾龍撰	六四
籌海蠡言	鍾體志撰	六九
後樂堂集	陳玉樹撰	六九

李文忠公全集

李鴻章撰 吳汝綸編

一 朋僚函稿

復丁稚璜宮保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法人久占越南六省，又添造兵船，欲由瀾滄江上通雲南，曾勸侯正與該外部辨爭。蔭帥老景頗唐，於修內禦外之政不甚著力；聞有以嗜好素重上陳，致煩覆按。若得與公同心協力者，慎固邊陲，亦何慮外人之窺伺耶……

復張振軒制軍

光緒八年正月二十日

總署鈔寄臘杪兩稿及唐廷庚、馬復良等海防來稟，具微籌畫精密，委任得人，總署亦甚嘉佩。唐道往順化，見越王，如何議論，馬大使查勘東京至保勝，如何情形，諒有續報，祈隨時鈔示爲幸。

紅江上游，水淺灘多，兵輪斷不能深入。卽法人現有之鋼皮蚊船，據稱有百磅後膛大砲，似喫水常不止二三尺，馬力亦不能甚大，若保勝上游逐節淺灘，勢難任意行駛。法人不過張聲勢以冀嚇散土匪耳。西國用兵慎重，必不孟浪。

越中北圻地勢大有可爲，全在該國辦理得法；屏王恐未足與圖存，或爲法人所賺，則無如何矣。然粵西有黃桂蘭一軍，自足固圉。滇南爲紅江上源，蔭帥前疏徒諉過於日本，此關於大局之言。儻竟一籌莫展，或須易人而治，廷議當有斟酌也。……

### 復周筱棠京兆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法越之事，春間廣虞過商，料必以滇境准其通商爲結局，廣翁謂莫如在滇越之交覓一碼頭爲安。今寶使指稱保勝，正與我輩私議相符。然法人未必不欲我藉此移動劉永福，而劉永福亦非中國所能移也。嗣閱岑彥翁鈔摺唐炯建議，可許入滇通商，果爾則更無須此周折，且看滇中覆奏何如。法越原約已認法爲保護，今議北圻分界保護，法人因我之屬國相讓，但恐滇粵自度力量未肯多認，一時難於定議耳。……

### 復張黃齋署副憲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越之約，義何能諉屈計此事，議論正長，區畫極難周妥。法已視越爲囊中物，我出而牽制之，總以永不吞滅爲要義。保護之界過多，即彼可允從，滇粵之力豈能長守境外？稍有蠢動，則責言旋至。此界務之難也。岑、唐諸公，稔知通商不能深入，且前已許英，不便獨斬法人，而內意似不甚以商務爲然，故彼欲在保勝。我不置辯，且俟滇議若何。鄂生擬專賴劉永福禦敵，法之調兵專爲永福孤注，其何能久支？不移永福，則通商雖許而實未許，法必加兵，且爲邊患。此商務之難也。其中糾結頗多，恐非剋日集議。……



復倪約岑中丞

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滇、粵之出師也，名爲防備土匪，實欲牽制法人，保我邊境，是隱然自認保護之意。今法、越相持，日久不下，法廷議院必欲添兵益餉，以圖一逞，劉永福終難孤注。若中國不復過問，恐其乘勝席卷北圻，邊境亦有唇齒之患。法使寶海欲從中調停，實無他意，故譯署與敝處因所請而允爲會商，乃爲息事寧人經久之計。譯署疊函及臘月初十日寄諭奉到，想尊處必妥細籌覆矣。保勝爲通商總口，是否相宜，應由滇省主政核復，則劉永福如何安置，滇中當一併籌及，彼所駐扼，實當滇邊門戶也。粵西祇應度量情勢，能保護至越南何省何處爲止耳。法人並未求與粵西通商，則商務非粵所應管也。

論越爲中華屬國，全境皆應歸中國保護，此乃泰西通例。然中國自古朝貢之邦，不攙與其內政，更無保護明文。今越之南圻，早爲法有，駸駸食而北。若不趁此時劃定鴻溝，設竟擾及邊界，或如英之於印度、暹羅、緬甸等處，廣占內地，爲患益長。及今明立限制，邊疆可期永固，而越土不至爲琉球之續，越之利亦中國之利也。

至尊慮異日或有要挾背盟之事，我當專受其責，此亦不可不防。意者但以近邊某處至某處爲保護之界，繪圖貼說，由譯署轉交會議大臣與法使商辦可乎？

法已續調水陸兵若干至西貢，專俟明春會商中國定界後，彼兵但派往所應巡防界內，保護紅江通商。蓋同治十三年法越定約，由紅江通商，而久爲劉永福所阻，決不甘心，執事切勿誤認此語爲彼族惻惻，其咎

固在越不在法也。弟本不欲與聞茲事，無如譯署委令寶使赴津總辦，事關中外大局，復何所諉？頃以營務期近，預請假歸，奉旨明正二月再定。蓋寶使候該國來文，正月可到，必將特派會商。儼滇、粵豫有咸議，法使不大費唇舌，或可如期定約。倘不誤三月啓定負土之願，則公私兼盡矣……

復張黃齋署副憲

光緒九年正月初七日

法人兵力不足取劉之說，毋乃視劉永福太重而量法太輕？爲一丟里斯小國，尙屬土耳。其法遣水陸攻戰數年，必滅之乃已。劉則土寇伎倆耳。粵捻之役，凡土寇聚結山谷者無不被賊攻陷。粵捻尙無根之賊，法自恃強，豈肯終爲劉所阻？且同治十三年越王與法定約通商紅江，而劉獨持之。若能永遠支柱，中國亦願藉固邊防。去冬法廷正議大舉，寶使恐與中國生罅，從旁調停，故鄙人迎其機而導之，允再會議。至分界通商如何議辦，仍請滇、粵自行酌定，屆時妥商，實非一味愼意也。

尊論爭界則必扼北圻之隘，彼南我北各據一隅。試問滇、桂兵力，餉力能遠略久支否？既與強國爲敵，人材果孰主張耶？通商則必設西貢之官，夫西貢久爲異域，其魄力幾在香港之上。香港尙不准我設領事，即彼准設亦不過如出使各國，聽人主持。我之兵船陸軍力量皆不能及，庸有濟乎？此事總須參酌時勢大局而後定議，未可徒逞氣矜之降。卽照滇、桂所擬，尙恐不能成議；若如尊論，徒增波折，終無結束，遂於國計邊譯有裨，萬萬不敢信也。

僕將行之人，本不應與斯議；過承敦勸，敢布區區之誠。竊齋新議欲徇封貢虛名，無營事理，取之極是。

……

# 復左相

光緒九年三月十六日

……越南請招商局輪船包運漕糧。茲法人與越構兵，又攻陷南定，遂將商局所儲越糧查封，蓋欲挾以圖越，非與中國失和也。然法國自春初外部易人，因實使擬與中國會議越事，竟將該使撤回，意殊叵測。越南忽諸，亦吾華肘腋之患。聞已有旨，令粵西徐方伯延旭出境布置。此事如何結局，尙望籌及之。……

# 復左相

光緒九年三月十九日

上年法越啓衅，曾奉寄諭飭調閩、粵兵輪交吳全美帶赴瓊州駐泊，游奕交、廣界上，以壯聲援。當由船政大臣與粵帥商調輪船四隻前往，祇可稍作聲勢，未足遽當大敵。南北洋水師甚單，似難遠役；是以今春越南王派員赴津乞派舟師防護該國都城，無以應之。

見在法人進占河內、南定，均係沿海內江地方，輪舟便於出入。若由河內循紅江而上，卽爲越之北圻，山險叢雜，法兵尙單，似難深入。廷旨已令滇、粵各軍相機進紮，又由總署電屬訪剛查問法廷因何更議動兵。或者懾我先聲，漸歸和局。鴻章在津時，所聞廟謨大略如此，未知以後作何布置。

越之疲弱與朝鮮等，而同治甲戌與法訂約，背謬已甚；又未能一一遵辦，法人所以與問罪之師。將來調停，亦大不易也。

復左相

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

……頃奉四月二十九日手書，鈔示總署彙錄劄侯電報，此間亦早奉到。軍情旦夕變遷，四月十三日法兵進攻，中越官劉永福之伏，殲斃總兵以次九十餘人。電報法廷，舉國大憤。連日接電，稱已添派鐵甲及兵船四隻，陸軍三千赴越，議院准添兵費，不限數日，將圖大舉報復。劄侯適赴俄賀升冕，總署奏奉旨派令與法廷專議越事。劄電堅辭，但請邊軍混入越兵暗助。前日之戰，似即如此辦法。若號召大軍，聲罪致討，顯露開衅之象，亦非朝廷本意。

法新使股利古，前使寶海，同時抵滬，所議斷難就範。擬再相機觀變，穩慎圖之。籌調營勇一節，現密飭淮部添備槍砲，加勁操練，以埃調發，隨時電商總署，酌定進止。如須明與法人爲難，餉事一惟我公是賴，乞勿推諉是幸。

復張香濤中丞

光緒九年五月初五日

……鴻章驚弱無似，屢更事變，志趣益復頹唐，於軍國大政，無所裨補。昨歸負土，方擬續假閉廬，藉以藏拙補過。屬以越南事棘，疊奉廷旨，催迫上道，義無可辭。往者日人之開朝鮮，赴機宜速；今者法人之圖越南，調發宜緩。蓋敵勢有強弱，事理有糾葛也。

到滬後，兩晤法國新使。據稱法越自甲戌立約後，明認越爲自主之國，不得復爲中華屬邦。昨因劉永福

戰敗法軍，國人大憤，議院添撥兵費，遣水陸分批東下，必欲得而甘心。詢明中國或明幫，或暗助，即將失和等語。頃已電達總署，請轉奏以定進止。內意初不過虛聲恫喝，冀法人斂兵，復歸於和。豈知法廷蓄意吞併，在十年以前，一旦小挫，使有藉口，暫無調停轉圜之策。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亦未練成，一發難收，則決裂固意中事也。

法事與上年俄事又異。俄皇垂薨，持盈保泰，機有可乘。法爲德挫，十餘年養精蓄銳，欲藉屏小以逞強貪利，恐中土未易與爭鋒。上下力圖自強，生聚教訓，庶有振奮之一日耳。

# 復左相

光緒九年五月十六日

粵西出境兵七千餘，有徐方伯督統；雲南出境兵六千餘，有唐方伯督統；足爲越軍劉永福聲援。法軍在河內、南定者，固守待援，計六七月間，援師陸續可至。儻越軍再接再厲，勢必不能深入。日來勸候電報，亦有紳會漸咎法廷開衅之語，越事似有轉機。

前奉初二日密旨，飭鴻章速回天津。比因布置未定，復疏上陳，以待後命，再取進止。事殷、閩、青兩軍本已面允隨征。惟南行現未定局，似宜少緩調募，即舊部淮軍亦未便遽爾撤調也。滇、粵邊境河道甚少，水雷無甚用處。上年滇中奏撥槍砲，至今尙未專員領取。可否派員迅速解往，尙希卓裁。承允代濟餉需，篤業公忠，欽感無似。埃續奉廷旨，當再奉聞。

復張黃齋署副憲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日

法之蓄志圖越已數十年，中朝向置不問。至上年，形象大著，始與力爭。其何能及？今又倉卒而起，不才於禮廬，隻手空拳，不知所以爲計。若以淮部尚有兩萬，則現駐要防，豈易抽調？若以鄙人素尙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爲寒心！聞有請恪靖南征者，此老模糊顛倒，爲江左官民所厭苦，移置散地固得矣；然夷情大局懵然，必有能發不能收之口。

事局方長，尊論選邊才，儲戎備，則經久不易之策耳。鄙說昨亦稍稍及之。如蒙交議，或得寓目。惟目今人才彫瘁，將材邊材，祇宜節取其長，於愛護之中加以磨勵；求全責備，則無能勝任者矣。

越王老悖無後，無可久存之理。河內以南，斷非我力所能圖存；將來能照寶議劃存北圻近邊一帶，已爲幸事。演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辦理不得人，則禍機潛伏也。桂險而瘠，實非彼族所垂涎，敢保永遠無失。尊慮演桂去而天下不可問，危言悚聽，無當事情，期期不敢諾也。粵防宜用粵人，但須統以淮、湘之將，乃漸束以紀律，願少留意。

鄙人爲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決，仍候中旨遵辦。局外論事，事後論人，大都務從苛刻。孤忠耿耿，祇自喻耳……

復周筱棠京兆

光緒九年六月十三日

法、越近情，疊詳電兩，可勿遺陳。策室道謀，固無裨於機要。懸想此事結局，實屬難之又難。楊越翰密告，脫使接該國密電，將來賠款兵費須著落中國代償。稍一進兵，勢必惹禍上身，無論屬邦名分難存，且有糾纏不了之日。勸剛自春徂夏，電報似因法廷不理，多爲憤激之談，而所擬新報解散各國勸說，茫若捕風。但冀秋後法兵進攻，仍不甚得手，或者廢而思返，我可乘機轉圜，是則微天之幸。

目前脫利古即使北來，斷無成議，其狡猾實倍於尋常也。……

### 復吳筱軒軍門

光緒九年九月初三日

……法越構兵，日久未解。七月杪，法人與劉永福戰爭北圻，不利，調兵船另攻順化都城，脅定新約十三條，盡攘其兵權、利權及用人之權，並願將全國歸法保護。越王名號七地雖存，固已陰降於法。僅劉永福所部力與相持。我滇桂各軍進紮越之北甯、山西，與劉犄角援應，殊非常局。

法使昨來津赴京會議，求我助剿劉團，或退兵分界，均未能許。法亦有進退狼狽之勢，聲稱仍添兵攻剿，或因我暗助劉，另派兵船來援沿海地方，均難必其無事。以愚意揣之，彼於劉團勢難中止，或遇我邊軍交綏，勝負尙不可知，必不肯遽爾入華開衅，致擾亂各口各國通商大局。

內意不無震動，疊飭彭雪琴赴粵東會辦防務，調吳清卿帶吉勇三千來津協防，並有如事勢緊急，即調貴部回津，著鄙人妥籌辦理之說。鄙見此時布置總以鎮靜爲貴。屈指兩月內，北河封凍，法兵船皆在越南，尙無移往粵、閩大隊，豈敢遽犯北洋？且聞朝鮮君臣趨向不定，時時探詢越事，似觀望以爲向背者。大軍暫留鎮

係，不可輕率舉動，致令屬藩藐視。況太公餘黨，誅案正急，民情懾貳。儻壓下舉足內渡，彼間又起波瀾，將若之何？似目前宜靜而不宜動。津防各軍，訓練精強，即使法船來擾，當可力遏兇鋒。至煙臺雖甚空虛，即貴部全來，亦未便守口，或祇可近紮後路，無大裨益也。尊慮遠近訛傳，市言成虎。申報日報所稱，多係日人嫉忌及朝人附日者捏造，識者皆能鑒之，無足計校……

### 復張香濤中丞

光緒九年九月十二日

……承詢法越之事，所開法船赴粵要案及兵舶至津法，皆係月前訛言。法使來津，議分界通商各節未就，復往京未議而歸國。彼自恃脅越已立新約，僅劉團未下，似無多求於中國者。申報所傳法越約稿未詳。昨見晉源洋報譯本，鈔呈台覽。雖未盡確實，已得其大概。英使居間，法亦不願。畢士馬謂德國調停有損無益，彼固以持盈保泰爲心，未肯因人受累也。

昨南中電傳法帥張越與劉議和，劉已退回山西，未知確否。劄剛來電，法廷仍登議紳籌款添兵。蓋劉不與和，冬春法必進戰。劉若暗和我軍尤宜防備。至與華開衅，未必實有其事。

粵民焚洋房，可徐就理。烏合之衆，恐不足當勁敵。

清聊奉旨帶吉勇三千來津聽候調撥，封河前營到，再商屯駐之所。看來越事實未易就範，剛柔均難結束。執事目營八表，何以教之……



復丁稚璜宮保

光緒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鴻章春暮假旋營葬；嗣奉詔督師越南，倉猝成行，駐滬彌月。疏陳法人圖越已三十餘年，動關全局，祇可令滇、粵各帥藉防邊爲名，出師協守，以固吾圉，未便號召客軍大舉深入，致成兵連禍結之象。旋即疊奉密諭，迅回北洋，復令兼權畿篆。以不祥之身，謬膺艱巨，必召禍殃，屢辭不獲，而大水又至矣。竭蹶經營，昕夕黔暇，負疚萬端。……法人脅越訂新約二十七條，盡攘其兵權、利權及用人之權，越更不可爲國。劉永福雖尙能戰，法又挾越王以制之，勢成孤注，恐非常局。滇軍先得地勢，舒卷自如。惟粵軍近臨河內，徐曉山蹈厲無前，旣不能爲越恢復，將如羗羊燭落，深可危慮。法使來津，京恃越有成約，不少俯就。訪剛在巴黎，屢議屢翻，亦復無能爲力。此事正不知如何結束耳。

中朝若必爭屬土，彼常有南犯粵東、北闕津門之謠，大約沿海防務一二年間總不可鬆勁。蒙允籌濟淮餉，不稍短解，公忠厚誼，欽感奚涯！

復彭雪琴尚書

光緒九年十月十五日

夏間滬濱捧袂，暢聆蘭言；別後南北分攜，馳思不置。聞奉赴粵會辦防務之旨，正系遠懷。月之七日，接贖重九夜手示，娓娓數千言，忠義勃發，擬卽單騎入粵；先聲所播，敵膽已寒。調撥合字湘營及王道之春所部，聞有寄諭，飭左相照撥，並源源濟餉，諒無可辭。頃江南人來，詢稱該營尙未起程，豈尙靳而不予耶？季老每謂粵

可籌餉。王朗青赴越南之營，且欲指粵捐接濟，皆誤於梁檀浦臆度之詞。粵雖富庶，而紳商志趣不一，風鶴多驚，尤虞紛擾。若指捐輸濟餉，恐望梅未可止渴，必賴江左協濟原餉，庶無後艱。粵人不乏勇悍，可助聲勢；若如公言，按陸軍規制操練，嚴明紀律，似亦未易辦到。振帥抵任後，已略有布置，得我公振臂一呼，同心共濟，當可不戰屈人，幸勿過焦急也。

沙面糧洋房之案，尚未辦結。各國紛紛猜疑，日有謠言。目前須鎮壓民心，勿令妄動，免致因風生火。總署現商英、德、法、美，公派一員，會同華員查辦燬失房貨，秉公議賠。此案辦了，先解彼族黨羽，再與法人專理越事，庶頭緒不亂，而幹端亦不至多開。

執事報起程籌辦大略一疏，月初已到。政府諸公當早鑒悉。目下駐節何處？規畫奚似？望隨時詳晰示知，以慰企念。

弟謬權畿篆，兼顧海防，任重才輕，時虞顛蹶。所盼粵洋障此狂瀾，使不北趨，鯨生可藉藏拙耳。

復翁叔平宮保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鴻章憂患餘生，適逢時艱，謬權鉅任，無所裨補，悚疚萬分！越事之興，尚冀迎刃而解，息事甯人；今則局勢屢更，彼此皆騎虎難下，自不得不堅持以待機會。然岑、徐皆非能了事者，仍在樞軸之和時操縱耳。若僅在越地磨兵，利鈍無甚關係；波及內地，則各省強弱不齊，民窮財匱，實大可虞。幼樵英銳無匹，曾叩以將來結局若何，固亦茫無把握。我公憂國如家，知必長慮卻顧也。

## 致李蘭孫中堂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日前幼樵來晤，詢悉碩畫盡勤，忠誠憂塞，欽跂莫名！

鴻章於越事初不敢力主進取，實見得各省戎備未盡精整，或至一發難收。今山西挫退，敵饒正張，我軍已紮北甯，洵如尊旨，祇有增軍繕備，壹意堅持，以待時機之轉。黃桂蘭在淮部中向稱能守，如緝械應手，似可堅忍撻拒。查卿招集新軍，設特險阻，尚可自立；若令深入鏖戰，恐無把握。法人志在略地通商，無厭兵白退之理。其於劫剛猜嫌已深，又難在巴黎講解。此事將來如何收局，仍不免重費紆籌耳。

清卿練軍簡器，實力講求，堪膺疆寄，似未便久置邊隅。希將軍於兵事茫然，能否遴員往助，尙希卓裁。

……

## 復張香濤中丞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振軒電稱，粵將尙不知操用洋軍火，何論滇桂？恐各省大率類此。遽與西兵敵，利鈍殊無把握耳。……越事蒙舉數條見詢，謹罄所知以對：

一、振帥以省防自任，故有雪老屯瓊之議，以分責任。嗣長將軍等電請留雪帥駐省，僅撥王之春、楚勇二營駐瓊。尊論省城穩固，敵雖襲瓊必能逐而去之，是重視彭而輕視法，恐彭、張無此力量。內意既不欲彭遠去，自應緩圖瓊防。

一、道員總兵以上有可屬大事而未見用者，鄙意竟少愜心貴當之人，空疏可愧。大藩才氣陵轍一切，但不欲輕出，所部散在南北，若調集則餉不應手。時事艱棘，彼固深知，不易強起。

一、閩中已特召厚庵，未知行止若何？臺灣劉道能辦土匪，軍事布置，未聞方略。

一、旅順砲臺一座甫成，宋軍添募四營，有警則斂快船入口，水陸相依，聊資控扼，不敢謂足恃也。

一、法外部於蒞侯嫌舛已深，其言格格不入，渠常駐倫敦，固非得已。法又不肯派專使來華，相持日久，如何了局！

一、英、美、日各邦果至，法船深入，似應申明公法，局外不得接濟，目下尙非其時。

一、岑彥帥月內可抵興化。法軍聲言進圖北甯，似尙圍而未攻。且俟新兵添到，看其如何舉動。此時山北以南，均爲法人堅守，無論演、桂，皆不能還遼順化。

一、清卿所部操練洋器甚精，頗思及鋒而試，未聞有東歸者。見籌議吉防替人，尙未覆奏……

復岑彥卿宮保

光緒十年五月初五日

此次議款之速，實因桂、滇各軍潰退，越事已無可爲。法提督調集兵船，欲攻奪臺灣雞籠煤礦、福州船廠，接濟煤械，爲持久索費計。正慮兵連禍結，益難收拾。中旨密令鄙人維持和局，乃敢冒不韙以成議，解此困厄，而局外清議挑斥多端。夏間法另派正使巴德諾由越來議詳細款目，必有饒舌。然鴻章必任勞任怨，不肯遽與決裂。

福使密告閩月間當往保勝剿逐劉永福。茲大疏令黑旗分紮大灘。目下暑瘴正盛，大灘以上小兵輪斷難上駛。萬一冒險深入，尊處切不可聲明滇軍進扼，致與原約調回邊界字樣相背也。

至第三款，邊界運銷貨物章程及應在何處添設關卡，一時尙難定議，容後再行布商，或須委員會勘詳確。西國通例，凡議商約稅則，有數年始就緒者，固無傷和好耳。

法兵在越者雖據稱不遽撤回，又有將撤一半之說；望時時確探飛示。

廷論紛紜，茫無定見，但款局已成，祇要內外慎持之，執事似須久駐邊關，控制一切。

### 復許星叔少司寇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

內外局勢屢變，皆出人意料之外。賴公等持危扶顛，幹濟艱鉅；弟雖謗滿天下，他日或猶得爲山野之幸民也。越事已同破甑，近復疊起波瀾，震動沿海。彼慾難壓，我餉莫支，愈久愈危，頃宜設法收束。蚊眉縣力，其何以堪！

### 致會沅浦宮保

光緒十年六月初一日

昨奉電旨授我公以全權赴滬議約。艱鉅之任，危急之秋，非公不能解此紛難；又得伯潛開學與筱邨、康侯會籌襄助，千鈞一髮，當漸轉圜。馳系易已。

從前簡約本係止兵草約，多里漏牽混之處，物議繁興，負疚滋甚。不意又有諒山之戰，致騰彼口，以原約

第二款即行調回邊界爲詞，猶可說也。然萬國公法，遲延有因，並非背約。至福會臨行，面稱限二十日、四十日撤兵，語近脅制，當已斥駁，並無公文照會，何足爲據。疊經械致總署，並電屬李丹崖與法人再四辨爭，彼亦中阻。茲將函稿二件鈔呈鈞核。該會謂諒山戰狀，我先埋伏動手，而潘琴軒來電，實係彼先開槍砲。送文胡弁尙未到津，先將三次電語奉覽，以爲臨時駁辦證佐。

### 復張樵野京卿

光緒十年六月初六日

法事將定，不意又起波瀾。巴德諾舊充外部茹費理幕僚，初尙欲維持和局，奈外部爲孤拔，福祿諾等所聲持，必勸兵以索巨款。沅帥此行，如略不鬆勁，難保不卽開兵端。馬尾船廠危於累卵，幼樵屢電尙盛稱軍威，亦不自量之甚矣！

丹丈憂憤成疾，想見謀國苦衷；乞假靜養，定可全愈。執事值此時艱，贊襄機要，但冀焦頭爛額，救熄燎原，中外蒙福不淺。

鴻章以叢勝之身，祇有竭力修備，捍禦疆圉；若法人不添調陸軍北來，計可扼其衝突耳。煙臺無可防備，東力亦不足制之。萬一有事，恐將據爲糧煤接濟之所，遂令南北海道梗阻，焦慮莫名。

總之，和局翻一回更壞一回，求如前約之粗疏而不可得矣。使節瞬指英美，亦須法事了結，乃無內顧之虞。

復周筱棠京兆

光緒十年六月初九日

法事變局，實出意外。初訂簡約，因彼慨免兵費，乘機速定，其餘節目尙待後商。幸奉電旨允行。乃畫諾後，異議遽起，當軸搖惑，自有洋務議約以來，罕見之事。福省瀕行，限期撤兵，面加斥駁，彼遂自用鉛筆將節略此條刪抹。此亦彼族問答常事，不必一一上聞；且正值衆謗羣疑，即請亦必大碰。迨彼兵逼近，復請照約調回，仍不准行。固知必待責言，乃降明諭。中外交涉四十餘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轍，由於舊人少而新政多也。此後洋務更不能辦。尊意俟此事了期引退，鄙人必當肩隨，但恐不肯鬆手耳。

法廷堅索賠卹，卽再展限辨論，必不空手而回，以後詳約，亦有萬辦不到之處。誠如來示，無論辦至何處，均屬前功盡棄……

## 二 譯署函稿

### 論法越交涉

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再，前奉十月十五日寄諭鈔示鈞署擬籌法國與越南交涉情形各摺片，旋接二十日公函，屬將商辦大略，隨時布知。仰見運籌深遠，慮事周詳，曷任欽佩。

鴻章已密屬招商局道員唐廷樞，轉飭粵局商董，於越南運糧之便，晤該國官員，探詢法人在彼動靜，所添兵船駛到若干隻，如何式樣。又緘商張振軒制軍，就近遴派委員，前往嚴密偵探。俟得各處確報，再行酌辦，詳晰奉聞。

適法使寶海自滬過津謁晤，論及越南一事，直刺題扁。該使力言該國實無吞併之意，其添置小輪船四隻，僅為幫同緝匪護商起見。當即正告以法國如欲吞併越南，中國斷不能置之不問，所有問答節略鈔呈鑒核。該使於二十八日赴京，望於會晤時便中詢及，以相印證。

越南孱弱已甚，事事求助法人，既立有約據，恐非中國所能勸阻。然窺法使之意，倘非即思吞併者，似祇可不即不離，隨時設法調停。

昨與威使會商公務，乘間為言法越近事，彼亦以法終踞越為慮。因告以越南與緬甸、印度毗連，如越為法併，亦於英土不利，何不商之外部，派使與越南議立通商條約，以牽制法人，使勿進步？威允即轉商該國，未



知果否……

法國寶使來署問答節略

附 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問云：去歲貴大臣於中俄一事，極力襄籌，使我兩國仍歸和好，本大臣感佩良深。是貴國與吾國交好日篤，早釋猜疑。無如外人傳聞，皆謂貴國將求逞於越南——越南，吾屬國也；不識果有此議否？

寶云：本大臣未至貴國之先，向在外部管理東方事務，越南情形知之最悉。方吾國據有西貢，越南勢弱，深恐為吾仇國如德意志者所取，於西貢不利，故同治十三年與越南重立通商條約，多開口岸，併於富良江行船；且令越南將來無論與何國議立通商條約，若與法約有相背處，須先通知法國，乃隱防德國侵奪起見。惟所開口岸，既准他國人民隨意貿易，而口岸及內地故多盜賊，越南貧弱勢難自設巡船自練兵勇，於是吾國允以兵器與戰船助彼巡緝。不然，口岸自吾而開設，使他國人民為匪徒所害，越南既以無兵無船不能防護為藉口，則吾國將專受其咎矣。況吾國派兵與船，皆越南國王所商准，並非強令彼國奪其自主之權；亦猶貴國新關雇用外洋人為稅務司，扞子手等，豈得謂新關屬諸外洋哉？至越南為貴國之屬邦，當議約時，越南並未提及，故仍待以與國之禮。使越南欽慕貴國，甘願朝貢，吾國斷無阻難之意，亦無吞併越南之心。新聞紙無稽浮言，不足信也。

答云：適接會侯來函，謂與貴國外部大臣談及越南之事，外部與貴大臣所言略同。然外人傳說紛紜，皆謂貴國有兼併之謀，且他國公使亦嘗以此為慮者。

寶云：吾國下議院人多，間有少年新進，罔知國政底細，見去歲議定度支款內，有助越南國數萬佛郎製造小輪船四艘，以爲梭巡口岸之用，遂疑爲意欲吞取。好事者筆諸新報，由近及遠，展轉傳播，而閱報者遂信爲實。夫越南疆域，幾及中國一名，豈四隻小輪船所能征取？貴大臣可想而知。吾國政府決無此意，本大臣不稍隱瞞。

答云：越南屬中國已久，貴國如欲吞滅，中國斷不能置之不問，理合預先聲明。吾國政府頗爲此事關心，貴大臣見總署時，務望據實相告。

寶云：假如總署問及此事，本大臣必以實對。

### 論球案並覆核越南條議

光緒八年正月十五日

……承示請剛議越南辦法七條，用心洵爲深摯。既令詳加酌核，謹卽參酌時勢，直抒管見，逐條加註，看語另摺詳陳。是否有當，伏候裁擇。

#### 核擬曾侯原議七條附

一、越南除例遣貢使之外，宜專派精通漢文明白事體大員長住京師，聽候分示，轉報該國。

查派員長住京師，歲費不貲，長途轉報，無電綫通連，亦不得速。且國朝定制，接待陪臣等威太明，諸有未便。若稍示變通，於每歲貢使到後，由總署王大臣奏明，密傳該使至署，垂詢一切，寬以小節，藉通中外之情，陰寓操縱之法，似尙有益無損。

一、越南爲中國屬國，例不得遣使臣駐紮他邦。然該國如派一精通漢文明白事體之員，帶同法文繙譯官一人前來西洋，作爲敝處隨員，亦可常探消息，報其國家。

查法越新約第二條，法國明認越王自主之權，無論何國皆無統屬；則越南如遣使駐法，中國似難以違例糾之。聞越南君臣素尚狡獪，未必肯派員赴法作爲中國出使之隨員，輸忱於我。況法廷聞知，必有責言，轉增疑衅。

一、法人自以前立法越之約，語弊甚多，官紳私議，常欲脅之以兵，另立一約，卽其近來辦理丟尼斯事務之成法也。乞諭越南，切不可與法人輕立新約。

查此節，俟越南君臣交深時，隨機勸諭，或可聽從。然同治十三年所改新約，想係不得已而爲之。若兵威脅逼太甚，勢不可支，恐亦難免續立新約。

一、法人常以約中許在紅江開埠通商，而至今尚未舉辦，以爲口實。按法越之約，中國可以不認，越南不能不認。宜勸越南慨然將紅江開埠通商，而不可引法越條約爲言；可明告各國，言現遵中國之命，將紅江開設通商埠頭，尤與西洋各國貿易。各國得此消息，既服中國之能調停，又見我與越南情不隔閡，可省無數窺伺之心。

查中國不認法越之約，似未便明勸越南於紅江開埠通商；若勸之，是認此約矣。紅江卽雲南之富良江，由蒙自等處東注於越之北圻，出海防口，開瀆，越南貨出入多由此江，溯流而上，十餘日可達滇境。然其上游灘多水淺，輪船勢難通行。法越約內十一、二條已許法人通商，恐早遲必能辦到。中

國究未許法人通商滇境，將來尙可以關卡重稅困阻之。若勸越南速開商埠，是自引虎入室矣。各國求通商入滇必愈急。此小惠不可市也。

一、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爲言。無論盜之真偽，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查法越之約，越南有事，越王乞法人助以兵力，法人不得推諉。然並未言越南不得乞助於他國，亦未言不得乞助於中國，亦未言越南未經乞助，法國即可徑派兵助之也。

查紅江上游，專與滇通，若果多盜，正可阻彼通商之意。但慮法人藉此爲名，用淺水小兵船上駛。越南懦弱已甚，未必以除盜自任。滇帥向與越王聲氣隔絕，若派明幹有風力機權之員，循富良江而下，偵入越境，聲稱將發兵，由此除盜通路，先聲亦可奪人。但先聲須繼以後實，庶不爲外人、小邦所輕。況卽不能助越南以兵，亦斷無置此路於不聞不問之理。

一、法越條約，西洋各國並未認之。如別國人與法人在越南爭論，歸法國駐紮大臣審判，及別國人在越南犯事，解歸法國西貢地方辦理，此各國斷不能允者。一條不允，則全約俱廢也。

查日斯巴尼亞光緒六年與安南重訂約款，疊經聲明，悉照法越兩國同治十三年新約辦理——謹照譯原約呈覽——似無各國不認之證據。去冬，英國威使談及該國若與越南議約，亦不能出法越商約範圍之外。將來紅江商貨通行，各國必有繼法而起與越南結約者。但越南久爲法脅，法卽分利於各國，必仍思獨擅其權也。

一、越南宜嚴束士民，勿予法人以口實，致成開衅之由，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者也。

查中國如派員赴越，越之貢使來京，皆可以此諭之。法越新約第九條，概除從前傳教禁令，殺人焚屋等事，率由傳教而起。越境偏地教堂，此等知亦難免，但在臨時辦法若何。

### 籌議越南

光緒八年二月十一日

正月十七日奉十六日公函，鈔示振軒制軍探詢越南情事函摺，謹聆壹是。

敝處先於上元節議復訪剛所商辦法七條，臆陳清聽。方慮越南派員住京並赴出使英法大臣處坐探兩條或有窒礙。頃接招商局員唐廷庚移復滬局總辦來文，據稱去臘二十六日往順化都城，與該國王特派之陪臣阮文祥密談，轉求准其派員赴京在總署學習，並派員往法求星使明認藩屬代向外都辯論各等語，似訪剛所擬辦法正合該國王之意。但越南既不敢明購軍火，恐招疑忌。若派員赴我公使處作爲隨員，不致啓法人疑貲否？至該國久隸中朝藩屬，若自願專派大員長住京師，隨事請示，似屬有益無損，外人亦未便過問。均祈酌奪核示。

唐廷庚又稱，正月十六日回海防，見法人所泊大小兵船多已開去，添兵添船之說亦無影響；而洋船入內河，必由桃山海口入泊海防等語。是該國目前尙無甚舉動，似是虛疑恫喝之故技。祇要演粵邊境稍有防備，軍火備足，則勝負尙不可知。西人用兵素最慎重，卽有淺水鋼皮輪船，未必遽爾深入也。謹照鈔唐廷庚來文奉呈察閱。

又越南王前因招商局承運糧米，來文商詢，帶呈肉桂數斤，鴻章於照覆時回寄人參若干，以答其意，並

未另函。茲據商局轉寄該國王肅來，並致象牙、犀角二事，合併照鈔附覽。儻尊處以派員住京爲可行，或於復城內隱括大示意之，令其備文陳懇。是否有當，敬候卓裁。

越南國王來文附 光緒八年二月初十日到

越南國王阮肅來

天朝欽差通商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大人臺前鑒：光緒七年六月日，辱接惠物，已經登認，誠爲罕觀，起疴如神，惟德其物，感謝良多。茲消事將成，多憑鼎力，因有唐道來商，謹具土宜微物，遠達寸情，惟希莞納，不宣。

今肅來。

計開：象牙二枝 犀角一端。

唐道廷庚來文附 光緒八年二月初十日到

爲密移復事：

本月十七日，在海防准貴道移知，奉直隸督閣督憲批開：『前面屬唐道，飭該局前往越南之商董就近偵探越南與法國交涉情形。茲據廣西防軍探報，東京出廣口之海防地方，法人議准設兵二百，現在暗增至四百；東京議設兵一百，現增有二三三等語。從前唐道廷庚親往越南，並未稟及東京及海防有議添法兵駐紮之事。究竟是否屬實，海防去西貢若干里，去東京若干里，法人新添兵輪船若干，是何式樣，由何口駛入，駐泊何處？務即密屬唐廷庚等於照料糧運之便，詳確查探，據實稟報。如覓得越南

漢字詳悉輿圖，併送查核。等語。奉此，理合將奉委辦事日記，節錄於後。

本道自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兩廣督憲札飭帶同馬大使復資、黃守備秀玲、李外委春華前往越南偵探法軍情形，並面謁越南國王，傳告要件。本道另偕同局司事伍縣丞同軍商辦。

二十九日抵港，候往海防輪船。次日，局船康濟由海防到港。據船主馬仕敦報稱，本月二十日，海防法水師兵官奉到西貢法總督檄文，內附密封公文二角，飭將向泊海防大兵船兩艘一隻、兩枝牛槍一隻、兩枝槍，連調往廣南海面，然後將密封拆看依令行事等語。該兵船遂於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五等日先後出洋。

竊思法謀既已發露，則偵探西貢軍情，刻不容緩。遂先派李外委春華附搭那頓輪船迅赴西貢，會同代辦招商局之張霖，密行偵探，分別飛稟。本道即於十二月初三日由康濟輪船率同隨員並海防、順安兩局司事，前往海防，俟到防日再派黃守備秀玲馳赴廣南會同代辦招商局之周星南探聽一切。乃途過海口，聞劉永福已由保勝回抵欽州本籍，而由海防往廣南之船，每月一次，已經開去。因復飭黃守備留守益得輪船，由海口至北海，順查劉永福一事，仍由原船即赴廣南。本道與馬大使、伍縣丞以初六日抵海防。適於初七日越南海陽巡撫來與本局會議糧務，隔日假招飲為名，與其私室筆談。其於日前軍務，一切似無所知。

初八日，據法領事府人謂，前此法越和約內有一款云，凡由外洋載貨往雲南商賣者，祇准越南徵稅一次，由雲南載往外洋者亦然。前因劉永福盤踞保勝，加抽貨稅，法人以此責越官，越官謬為劉永福

非本國之官，不能鈴束等語搪塞。今法決意自攻保勝，將來法若得彼處，必以取地於劉，非取於越爲詞，是越人弄巧適足成拙。

至目前法人所調此間兵船二艘，一往西貢，一往廣南，祇有小兵輪船三隻在此。其往西貢之船現已裝糧於途，候法帶兵官到齊，不日即回海防。本道問以上流一帶水淺，不便於輪船。渠云，已新造鋼皮火輪舢板五隻，食水極淺，馬力極大，可拖船十餘隻，現經一隻來防，餘四隻亦陸續將到。

初九日，訪聞劉永福確於前月請假，私攜十餘萬回欽州，現在芒街造屋修墓，廣置產業。據云彼已知法人欲取保勝，故先安置後事。究不知其果真心爲越，將致死以拒法人，抑自度力不足以敵法，預爲脫身之計。然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有法官六畫者攜越南執照往芒街，謁羅山勘驗。劉永福以爲法人圖己，陳兵拒其入內，越官往解亦不聽從。六畫乃折回東興街。該處分州吳某，以事關中外，恐啓釁端，善言撫慰。法員大悅，謂中國能體待外人云。似此，則劉永福日前氣概尙強，或能助越拒法，亦未可知。

初十日，奉到兩廣督憲札，飭訪革員李玉墀行藏。遂於十一日入東京，到處詢訪，並無李玉墀踪跡所在。該處亦無法人兵船停泊。據聞從前原有小兵船一隻，半月之前已經開出海防。傳說法人已預備兵房，欲暗行於海防、河內添兵。本道訪之，並無確耗。因該處聞見較海防轉少，即於十六日回程，十七日晨抵海防。

適有廣南便船，本道以事勢漸迫，不及久候赴順之船，乃率馬大使即於今晚搭船南下，留伍縣丞駐防，相機探察。本道於二十日先抵廣南。其時黃守備尙留該處候船，因得晤談大略。



聞法員前來廣南附近各山勘驗煤銅各礦，至於軍情舉動未有所聞。本道因思順、廣二口輪船不常，此行入順，約正月中旬方有便船返防，爰派黃守備即日回防，先赴保勝上流查探水道，並命該守備將隨時聞見自稟兩廣督憲，免致稽候誤事。本道仍率馬大使於二十晚星夜赴順，水陸兼程，以二十三日清晨抵該國順化都城。午刻，即派通事先至該國禮部衙門通知，再派馬大使親詣兩廣督憲咨文，投交該部轉奏，並議定於何日進見。詎知該國王以向未接見天朝官員，恐啟外人疑忌為辭，反覆議論，數日終不便見。至二十六日，該國特派協辦大學士阮文祥代商。本道籌思再四，在國王不使面見，原係實有為難，然究以事密，未敢輕言。嗣聞國王特派該臣之密諭，不得已始與該臣筆談。先將法人所有舉動傳知，令其轉奏。該國君臣驟聞此信，深為惶駭，則前此之無聞可知。

繼詢該國自籌之策，則一無要領，惟懇本道回呈兩廣督憲，仰求天朝垂憐庇教。本道爰將前時法越既私相立約，以致今日天朝諸多未便保護等語回之，並屬此後與法國交涉，務須謹慎。該臣復承王旨，再四相懇，大要者數端：

一、派員赴京求救，並求入總理衙門學習，令彼得預聞西國舉動。

一、派員往英法，求出洋欽差大臣明認該國為藩屬，代向外邦辯論。

一、求兩廣督憲飭附近欽州各地方官為伊保護劉永福，俾得潛匿軍火。

以上該國所求各事，初擬密遣大臣赴東省求兩廣督憲，並派員伴送至津求直隸督辦督憲，終因法人逼處，故疑而未敢。茲懇本道先為回呈，候兩廣督憲示其進止。至該國自度力不足以拒法，亦求中

國發兵救之也。

本道以此次事密，關係極重，除初見寒暄外，所有密語，皆用筆談，彼此散時，並將字迹火化。

至本道前以劉永福退處芒街，不知何意，原係測度之詞。今來順化，聞其假置產業為名，實係暗購軍火，曾託商船代購洋槍，經海防關法人查獲，故得悉其詳。又據阮協辦亦云，其人忠勇，則是日前彼並非退縮。竊見該國削弱已甚，所深恃者劉永福一人。拒法必以軍火為先，該國既不敢自行明購，恐法人疑忌，密遣劉永福暗置海防一路，又為法人攔阻，其情良苦。必如該國所求，令內地地方官陽為不知，便其購運之處，又非本道所敢言也。

本道計日到順化二十日，外面軍情少有聞見。惟聞法人前調兵船來廣南者，係測探各口水道。昨在順安港口，因舢板測探，猝遇巨風，將舢板撞沉，溺斃法兵三名，近已駛赴廣義各口探測云。

本年正月十三日，乘美利輪船返防途中，風浪甚猛，船行不前，延至十六日乃抵海防。見法人向時泊此大小兵船，半多開去，僅存枝半桅兵船一隻。所聞開往西貢之船，今日尚未來此。所謂鋼皮淺水火輪舢板原泊之一隻，已經開去，餘四隻亦未見陸續來到。添兵添船之說，亦無影響。不知法人之狡謀詭計，又是何用意。

本道現擬一俟有赴香港便船，即當返省，面聆兩廣督憲訓誨，並飭順防兩局董事，嗣後有要聞隨時飛報。

至本道前率馬大使經歷各口，亦曾繪有圖稿，此外亦訪得繪成圖本，但俱是各省分圖，零篇斷簡，

舛錯尙多，非有數旬之功，未易辦集。現飭馬大使趕緊細繪，寄呈兩廣督憲，容到日稟請發鈔寄津。

至路途之遠近，查由瓊州海口至海防桃山口六百里，桃山至海防六十里，海防至河內省東京三百六十里，海防至順安八百里，順安至廣南一百五十里，廣南至新洲，君倪五百里，新洲至而貢一千一百里，由瓊州直往西貢三千里。法國火船由西貢往海防必入新洲、廣南一泊。

復查越南南圻平順省起，北至北圻河靖省止，皆無大江，所在祇小河、小溪，外則鹹水港口。由河靖東至廣安，北至保勝，皆大江、大河，盡屬紅江之支汊，水最深而穩。宜於灣泊者，莫如海防一處，捨此則洋船非食水十尺左右者不能入，故法國之兵船及各國之商船均由桃山海口入泊海防。

爲此移覆，即希轉行密稟。

再，本局開張日，美利船入口，該國王派臣送來咨呈直隸爵閣督憲公文一角，象牙一對，犀角一隻；兩廣督憲公文一角，象牙一對，犀角一隻；貴道象牙一對，犀角一隻，另順局茄南、豬酒果米。茲將公文、象牙等寄上，即請分別轉遞查收，合併移知。

呈送越南禮物詩篇並附竹漆電報

光緒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公函以越南請派員住京一節，應如何詳示大意，令該國王自行陳請之處，即斟酌密致等因。遵即於覆該國王函內，另加密啓，作爲出自鄙意，屬將此節咨呈禮部，據情代奏，候旨遵行；其行止與否，仍由該國王自酌。

又由招商局續寄正月間越南國王託致一匣，拆閱係贈敝處七律詩一首，因步元韻酬之，略諷以及時自強、歸誠天朝、誤訂法約之意，謹照鈔復書，並贈答詩呈覽……

覆越南國王 昭 光緒八年二月十五日

大清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致書

越南國王閣下：

光緒八年二月，由招商局唐道寄到惠誠，並土宜珍貺二事，感謝曷任。就諗貴國王政躬集福，爲願商輪承運漕米，聞可轆轤轉運，不致貽誤，足副謹誼。茲具北方土物數種，希莞納不宜計開：元狐皮四張。銀鼠皮四百箇。關東鹿茸兩架。壽山石圖章三方。

再密啓者：

前經兩廣督部堂張派令唐道齋咨往謁。旋據唐道稟稱，與貴國協辦大學士阮文祥會晤筆談，據其面懇三端，轉呈前來。本大臣相距較遠，未便遙度情形，想兩廣督部堂自可隨時區畫密示也。惟所稱派員住京，求入總理衙門學習交涉事宜，藉探西國動靜，以鄙見度之，尙非必不可行。事關變通舊例，自應由貴國王咨呈禮部，據情代奏，聽候大皇帝諭旨懷遠。其餘各節，容再酌商妥辦，以昭慎重。再續據招商局遞到元宵前三日惠贈佳詩，過承推許，愧弗克當。謹依原韻奉答，別紙錄呈。

越南國王來詩附

天相中朝壽老成，拳拳憂愛壯猶宏。柔懷島國扶文教，碩頤曾公播令名。海潤惠覃千里浹，嵩高神

降兩賢生，斗南每切瞻韓懷，願借東風達遠情。

越南謙更拙筆奉上

天朝伯相李大人青盼。壬午元宵前三日。

和越南國王原韻附

山河表裏本天成，寄語賢王建樹宏。朝漢尉佗猶有志，帝秦辛衍太無名。雕題部落三關控，膏肓君臣百慮生。垂老伏波遺嬰鑠，五羊南去不勝情。

俚句奉和

越南國王元韻，即希正句。合肥李鴻章。光緒壬午二月。

### 論法越邊事

光緒八年十月十八日

鈔示與法國寶使會商越南事宜問答節略，謹聆一一。

十六日下午答拜寶使，彼遂提及越事，先將中國屬邦置之勿論。其明知係我屬國，而謂與此事無涉者，蓋同治末年法越新約第二條云：「法國明認越南國王有自主之權，無論何國皆無統屬」等語，既經冒認於前，自未肯翻改於後。然鴻章窺破其隱，不得不以此開宗明義。該使但允中法互相保護，劃定界限，則越南爲中國屬邦之義，不言而喻矣。

該使未來津之先，各國新聞徧布謠言，謂法人因中國進兵越境，恐致失和，寶使將於封河前赴滬暫避，

再取進止。嗣接來函，寶使允送照會，擬請各派大員會辦。方謂瀕行時照會必已送到，可漸轉圜。茲據該使面稱，該外部雖令會商總署，適接西貢電報，華兵已進至東京，即河內、越境謠傳頗多，驚惶實甚，法國亦必添兵阻扼，事局恐有變動，照會未便即發。今惟請中國將雲南、廣西兵退回，乃可會商邊界及通商事件。至於如何辦法，目前可將擬議大略寫出，聽候總署酌示。如以爲然，再送照會，請派員等語。鴻章告以如何辦法，自應各派欽差後再行商議。但若預有所陳，作爲私議，不作公事可耳。

十七日派馬道建忠往彼處閱看該使條陳，並密授機宜，令其酌與駁辨。馬道回稱，寶使起稿，相與辯論三時之久，稿經七八易而成。帶來法文一紙，又馬道譯出漢文三條，照鈔呈覽。

鴻章久未得粵、滇探報，我軍如已抵東京，誠恐法人不能無變，易生罅端，於中外大局殊有關係。寶使既在鈞署商及該國並無占併越南之意，似應速致滇、粵疆吏，轉飭將領，按兵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或即請旨飭遵，更期妥速。

寶使在此候信，約二十日外封河，即須趁輪南下。該使所議三條，是否可行，鴻章不便僥言，並祈尊處逐條詳酌見示，容再酌量轉致也。

### 論滇、粵退兵

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接奉公函，以滇、粵各兵決無已進越南東京之說。寶使所擬三條辦法，尙是往合權處商量之意。該使既請酌量退兵，再給照會，雖未便將防兵遽行撤回，若於各軍現駐處所約退若干里，以示彼此願保和好之意，

俾法人得有轉圜地步，於名實均無所損。已兩致滇、粵各省，轉飭出境各軍，酌量退紮，鈔函知照，並轉復寶使等因。具仰權衡輕重，動合機宜，曷任銘佩！

先是，寶使日派人赴馬道建忠處探聽回音，甚爲焦急。是日下午，卽邀該使來署，告知大略。該使疑僅鈞署函屬滇、粵各軍退紮，不甚可靠，並索敵處照會爲憑。鴻章竊思，滇、粵各省派兵出境，原不過虛張聲勢，牽制法人，不使併占北圻，並非卽欲與法人交戰。今寶使既疊次聲明，該國實無吞併越南土地之意，又以東京等處謠言日倡，西貢法員貪圖生事，難保不積疑生衅，致成不了之局。尊處既函飭滇、粵酌量退紮，諒不致置若罔聞。機勢至此，似未便濡忍游移，貽誤大局，因告以本大臣可一力擔保。卽於是晚備一照會，明晰覆知寶使。去後。二十三日，寶使復泐密函，詳詢一切，查與鈞署用意所在，無甚差池，當仍覆以與照會之意相符，可無疑慮。

二十四日，寶使卽先將密致法國外部電信，屬由天津電局寄發，並將原電文面交馬道照譯呈閱。可知其實心要好，尙無欺僞。

現該使趕辦鈞署照會及敵處照覆，俟日內接到，當再馳達。務求俯念事關重大，加函鈔錄敵處與寶使往復文函及寶使電報，先行密致粵、滇疆吏遵照妥辦，免貽口實，而誤事機，企幸無似！

### 陳明越議將定請假歸葬

光緒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越南之事，連日與法國寶使議商大略。二十五夜，該使送到照會鈞署並照覆敵處文兩件，鴻章查閱，皆

係聲謝轉飭滇、粵各軍暫行退紮，而於尊議兩國派員會辦一節，尙未敘及，因屬馬道建忠，往彼詢催。本日午後，又據寶使續送照會鈞署文一件，內將前日該使條陳應辦事宜，節略敘入，並稱咨請本國，如以所議各節爲可行，即派使臣與中國使臣共議，以前往廣東辦理較便等因。謹將寶使呈遞貴衙門照會漢洋文各二件，照覆敝處原文一件，馳遞察收核辦。

現法國使臣尙未派定；據馬道而稱，寶使私擬，恐即派伊承辦。該使屢言西貢巡撫辦事不妥，昨接該國電報，西貢擬另換人，將來商辦當易就緒。尊處似應將近日商辦情節，先行奏明，俟法國派使知照到日，再請旨遴派大員會辦。寶使定於即日附輪往滬候信矣。

惟鴻章有下情須預陳及者。本年秋間，因朝鮮事急，奉命敦趣北來，未敢遽延，原報啓程摺內已聲明來春必須籲請賞假回籍治葬。日下朝鮮善後大致稍定，越南亦漸有端倪，一俟明春開凍時，鴻章亟應專疏籲恩准假，俾親窆窆大事，稍紓不孝隱疚。

至越南壤境僻遠，情形生疏，一切實難豫度。將來議辦保勝通商，須滇省主政；議辦分界保護，須粵、滇主政。似宜請旨酌派粵督會同滇督督撫預爲籌商，屆時與法國使臣就近妥籌定議，庶無隔膜，萬勿令鴻章攙與其事，致滋貽誤。而鴻章得以及時營葬，不致負罪罹謗於天下後世，其感激聖恩之保全執事之關愛，豈有涯量耶！

### 論法使無意進兵

光緒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奉初四日公函，以法國實使照會所稱中國已飭官兵退紮，足令法國派出驅逐黃黑旗巡軍無有阻難，與前次在本處面談不符。中兵退紮以示和好，而法國反有派往巡軍無有阻難之議，是我退而彼將求進，情殊叵測。已辦給照復，揭出此層，以爲異日會議之地等因。具仰憲慮周詳，曷任欽佩！實使已於十月二十九日登舟赴滬，尊處致該使照會，當即加札馳遞江海關道送交矣。

查寶使在津，與鴻章往復議論越事，非止一次，彼力求中兵退紮以爲和好之證，再請本國派員會議，乃其急切隱情，鴻章亦但允轉商鈞署，飭各軍酌量退紮，此外彼所擬議各節，均未甚置可否，決無預先說煞之事。至其照會內稱，辦理北圻設局巡查，似指法人現駐東京所辦之事。又稱中兵退紮，足令法國派往驅逐黃黑旗巡軍無有阻難等語，似指兩國會議分界後應辦之事。細察該使用意，並無我退而彼將求進之心。恐其譯漢扞促，文義不甚分明耳。

十月二十八日，寶使來署辭行，聲稱已接外部回電，飭西貢巡撫轉行各帶兵官勿得生事；又稱西貢巡撫已另派下議政院湯伯遜往替。鴻章復與說明，曰：下兩軍相遇，如有啓衅，祇作地方鬧事辦理，不與兩國國家相干。該使毫無異言。西人性情多疑，彼時鴻章若不允定各軍退紮，法廷正在擾攘之際，該使必難以電信解其疑慮，則更無派員會議之時，越事終無了局，且恐另生枝節。該國現守河內兵數無多，原視我軍爲動靜。適接振軒寄到九月初六日馬大使復查探稟，亦稱海防法領事言，該國近發新兵至貢，俟駐京公使向中國辨論回信，再定進止。此時北圻夷兵不得妄開衅端等語，是與寶使現議情節相符，諒無我兵退紮而彼復求進之理。此節既經鈞署照復該使文內聲明，鴻章自無庸另行照復也。

至勅剛來電，法人涎越未已，廷意搖撼，自係寶使電信未到之先，此間亦接前月杪倫敦電報云，法國水師大臣及外屬共議設法加力保護東京，法紳已籌備九百萬佛郎爲越南兵費。可知寶使求和，尙是善意。將來兩國會議時，惟分界保護一節最難合攏，尊意南歸法國保護，北歸中國保護，寶使則欲在紅江中間之地劃界，紅江直貫北圻，彼爲通商平安起見，恐不肯盡讓歸我，此須滇、粵各帥自揣力量能否兼顧，似應密飭預爲籌議，庶議辦時稍有依據。伏希酌裁。

### 論越議將變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越之事，前接鈞署復寶使照會一件，業飭江海國道轉交，於十一月初六日械覆在案。適馬道建忠請假回籍省親，因其與寶使熟習，屬令在滬密探該使消息，隨時報知。

初十日，據馬道電稱，法議院將遣兵北圻事停議十六夜，又接馬道密電，以寶使接到尊處照覆，謂內多乖謬辦之意，所指三節，惟越員參議似與我屬邦體制未符，且爲鈞署原議所未及，背法約則不知其詳。至應議大旨，現尙未定，自由該使誤會，本不能預作定議也。分界保護以後之事，該使原文本文欠分明，鴻章前函已付及之。至謂收回津議，實無善法，又作將合復離之勢。至懇飛詢總署，於十八晚公司船開復到，計期已趕不及矣。

鴻章初意原因滇、粵三省進兵，日久相持，終無了局，恐生他變。鈞署既有意議辦，寶使亦推誠相商，事關大局，自應委曲調停。茲寶使疑慮多端，若不從旁開導，必難望其就範。今早又電覆馬道，令其向寶使逐層疏

解。未知果見信否？如彼不再變計，可往合攏處商量，此事或有歸宿。若彼因此罷議，亦無如何也。

陳法使仍依前議

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本日酉刻馳布一緘，計已達覽。

頃又接馬道覆電云，詳告寶使，彼謂所解甚是。但鈞署照覆文，頗無此意，若寄往巴黎必見責。如由馬道致電於彼云云，方可取信彼國。謹將原電文照鈔呈覽。

查將來應議各條，細加商訂，大旨仍不出津議範圍等語。

十月十七日該使原議三條，鴻章未置可否，函請尊示。旋奉十月二十一日公函，謂「詳閱所擬辦法，尙是往合攏處商量之意，須俟彼此派員再行會商。」是鈞旨尙以所議不甚差謬。嗣該使屢次面詢原議究竟何如，鴻章告以大約會議時不至大出範圍，然須臨時細加商訂，並未預先說煞也。今仍以此意開導，使之就範，並責其照會即云定議，本欠斟酌，彼亦無詞。

其細加商訂一語，原自包涵萬象，屆時應議處，自尙多端。至越員會商，在我固無此體制，在彼亦未必甘心；今若與說明帶同備問，似可兼顧越南一面。

以上二節，是否可行，懇即核示。

其云自今至議結時，中兵既退，法兵自不能前進，則與鈞意及鴻章疊函所陳相符。該使既可轉圜，竄復應如何措詞，並求迅速酌擬數語，由六百里遞津，即行照辦爲盼。原文自不准其交回也。

請豫籌越議

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已初刻，奉到十九日密示，以寶使既有轉圜之機，卽照馬道來電酌定電復等因。當卽查照馬道十七日電文，參以鈞署意旨，斟酌電告寶使去後。旋接馬道是日戌刻復電，寶使託伊致謝，已將所議大旨電知外部，並請設法以息謠傳等語。日來滬上疊傳倫敦電報，語多參差，人心惶惑，可知局外有倖災樂禍之意。寶使既得電文爲憑，無所疑慮，祇有靜候請派大員會議之信。尙祈豫籌措置，俾臻妥密。

請飭滇桂豫議越事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昨夜鈔馬道密電呈覽，計已達到。法外部既願妥商善法，有裨兩國，不日必請派大員會議。鴻章前因寶使照會有云：「若使臣前往廣東，則辦理較便。」當卽約略函告沅浦制軍，預爲籌度。頃接沅浦、澤生來電，以粵東距越甚遠，距滇、桂千餘里或數千里，函牘往還，動須數旬，通商、定界諸事，無從豫籌等語。謹照鈔原電，奉呈察照。所言自係實情。

此事與寶使既有成言，鈞署似應密奏大略，請旨飛飭雲南、廣西各疆吏豫爲籌議，通商口岸是否借設保勝爲宜，其分界保護一節，滇、桂兵力究能保護至越南北圻何省，並何處爲滇省保護之界，何處爲粵西保護之界。中外合謀，籌有定局，議有責成，始可酌量情形，與法人相機商辦，免致臨時遙度，貽誤事機。務祈卓奪施行。

電解法疑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再，頃接馬道建忠來電云，法外部誤聽謠傳，已據實回答寶使。鴻章立即電覆，提明唐廷庚在越運糧一節，以示大信。蓋聞越南王十月間曾密招唐廷庚往其都城密商要事，恐法人猜疑及之，謹將來往密電照鈔呈覽。

又前奉旨發往雲南差遣之主事唐景崧，擬將改裝由越南赴滇。該主事不甚明白大局，難保其沿途無張揚事跡。

又接馬道致津友密電，寶使初七由滬出獵，月杪方回。法國請派員會議之信，約正月初旬可到。合併附聞。

豫籌越議

光緒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鈔示豹岑中丞來函，敬聆一切。法越之事，寶海所議三條，當時鴻章並未甚置可否，故於十一月十七日電致寶使，謂前議大略，係彼一人意，將來會議雖不出範圍，須加細商訂。該使屬馬道回電，亦謂所解甚是。

將來通商口岸是否借設保勝爲宜，既蒙奏奉諭旨，飭滇、粵督撫詳慎妥議。查通商滇境，必由紅江上游保勝切近滇邊，此事自應由滇省察酌定議。十月十一日，滇督奏片內聲明：三月後紅江水發，瘴癘卽作，商賈絕迹；十月後，瘴消而江水又落，邊境瘠貧，洋貨無從銷售。縱許其通商，絕不能安設碼頭。此與許英人大理通

商勢勢無異等語。是已胸有成竹，諒其復奏必有規畫。明春兩國會議，當參酌漢奏，相機商辦。

至豹岑慮及劉永福一軍作何安置。查十月十六日，鴻章初與寶使議論此事，即言明黑旗黨衆久據保勝，向不歸中國管轄，欲令移兵，殊非易事。寶云：如中國不管，法國自能驅除。並謂該匪槍械不足，但派法兵後門槍隊數百即可擊散云云。滇、粵探報，皆稱法人畏忌劉永福，以其曾殲法將，而法人則謂前被狙擊探路小兵頭，並非打仗失利，若派兵往剿，黑旗非吾敵也。是以越南王亦恐劉永福不足深恃，嘗欲調紮他處，而永福不從。鷓蚌久持，慮終爲所剪滅，而邊境亦無寧日。爲今之計，如滇省允於蒙自一路任便察酌議立通商口岸，則保勝即作爲罷論。劉永福如何安置，應聽越法自行酌辦。如滇省以保勝通商口岸爲宜，則保勝必在分界保護之列，屆時再與越南妥議，或由越另調劉永福移紮他處，或由中國權授永福一官，汰遣疲弱，編其部衆精銳爲一二營，於紅江北圻我應保護界內指令擇地屯守，勿任與法人開衅。其軍餉暫代籌給，日後即在保勝關稅內抵支，計亦兩得。似豹岑函內所稱「永福散而爲寇，邊界騷然」者，或可無慮。

惟會議此事，必須有越官到場，乃能籌出辦法；前鈞署照會寶使，應由越南遣派大員三面會商，本題中應有之義。該使謂屬邦未便會商，尤可帶同備問。鴻章昨因招商局員唐廷庚在越運糧，與該國君臣曾有往來密電，況浦制軍轉飭唐廷庚商同越南派明幹大官一二入於正杪航海來華備問，旋接復電，云已將來電事理函札唐道遵照。此不得不豫爲籌備者，想尊意亦以爲然也。

可否迅將此函鈔寄滇、粵各當事審度定議之處，伏候卓裁。

## 述越南往還文牘

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昨接越南國王十月二十四日咨呈，內稱上國注措機宜何似，祈詳示遵辦等因。鴻章既於十二月初二日電致沅浦制軍，請其傳諭招商局員唐道廷庚，商同越南派明幹大官二人於正杪來華備問，前已臚報鈞署在案。第慮唐道傳述之言，該國王猶豫未信。若明春寶使請派會議，彼時越南無人在側，分界通商及安置劉永福各事，礙難臆斷，致誤機宜。自不如就該國王來文，開誠曉譬，徵示以鈞署暨敵處從中調護之意，令其屆時派員航海來津以備詢商一切。本日繕具照覆，交招商局妥速轉寄，無論將來簡派何人，須有越官與議，方期面面融洽。即使所議無成，藉詢該國情偽，於事局有益無損。想卓見亦以爲然也。

## 議劉永福並開口事

光緒九年正月十三日

鈔示滇省函件，謹聆一切。劉永福負固自雄，必不肯讓出保勝，自絕口食；至謂將求援德國，顯係脅制之意。法爲越南盟主已十數年，各國商人皆附麗之。據招商局唐廷庚稟報，現在紅江下游貿易者，英、德商貨爲多，皆賴法官照護，諒德國斷不因此與法人爲難。法與各國欲求通商者也，劉永福欲阻通商者也，用意不同，各國豈能助劉以制法？

至唐藩司擬請以三江口以下屯鶴關爲轄口，內地蒙自之馬白關、交趾城爲子口，如能辦到，固屬甚善。惟屢閱越南探報，法人久注意經營屯鶴，是以不願將北圻全歸中國保護，應俟將來會議相機辨論。

所論說觀礦一節，必可無慮。近得西洋電報，法議院頗有擁戴拿破崙黨，與政府意見不合，紛紛爭鬧。馬道建忠三次來電，鈔呈鈞覽。法廷尚未定計派員，此事或須停頓。彼不懇催，我自無妨擱置也。

唐廷庚已偕越員至香港。鴻章電復馬道轉致唐廷庚，屬先赴滬，俟開河後附搭招商輪船來津，以備密詢一切。

### 述法議頓變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法、越會議一事，似須停頓，已於正月十三日函內陳明。十六日，馬道建忠電稱寶使又電催該國決計，日久竟無復音，恐有變動。二十八夜，接馬道來電三百餘字，照鈔呈覽。

寶使前在津所議各節，在我尙嫌有不足，在彼實力顧和好。詎該國適有內訌之事，執政易人，幡然變計，並將寶使撤任回國。寶謂西貢前撫所播弄，雖據電復該國，將以後如何結局審思之，未必見信。法既欲逞志於越，後患固有不可思議者。

寶使以電知曾侯，須措詞果決。馬道亦請電告勸剛播之該國新聞紙，是否可行，尙希核酌妥辦。

滇兵先經退紮本境，粵西防軍之在前敵者似亦移紮不遠。和議既有變動，應請鈞處飛速函知滇、粵，嚴申儆備。紅江春水方生，法兵或將乘機深入也。

### 論法越兵禍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正封函間，接據招商局唐廷樞電報，越南刑部尙書同唐廷庚今日可到上海，當僅其附輪來津。輪舟已通，計期必至，容俟密詢情形，詳晰奉聞。

查同治十三年法越約內認明越南自主，無論何國皆無統屬，並許法國保護襄助一切；又由紅江通商雲南，其河內城作爲口岸，法人任便居住各條，均屬窒礙難行。法廷不欲與中國會商，蓋恐越人藉翻前約，其外部來電，乞達知中朝，彼第欲踐守成約云云。越南之不願法人久居河內，劉永福之力阻通商上游，皆係隱情，實已顯違原約。法廷及西貢巡撫，豈能甘心兵連禍結，恐無已時。中國究應如何自處？敬祈熟思深籌，因應之方，以裨大局，幸甚！

# 論法越兵事

光緒九年二月初九日

函示法蘭亭言，法廷仍照原議，實使撤任未確等因。實使接電信，聞頗牢騷，未必詳告該繙譯。頃又接馬道電報，照鈔呈覽。是其撤任回國之語，必非無因。鴻章前已電示馬道，彼既反覆，若續商斷不能照前議，該道當使之聞知。至寶與馬商，須將決戰之意播之該國新聞紙，則議院必將政府諸人解柄，未知果有把握否？勸剛素性謹慎，未必肯播此新聞也。

滇、粵覆奏皆視劉永福太重。漢恃永福以遮蔽門戶，粵西慮其散則爲寇，皆在意中。將來法人若自行用兵驅逐，則邊患更大。鴻章深念及此，不得不豫籌安設之宜。今法廷既變前議，保勝一條自應作爲罷論。實使過津時，擬卽勿與深談。今晚唐道廷庚、馬大使復賁護送越南陪臣到津。唐、馬久在越境查探，食稱劉永福煙

癘甚重，年逾五旬，外強中乾，所部不足二千，若法兵深入，恐難久支。正月間，法已添兵五百赴河內矣。容俟該陪臣謁晤，有何陳述，再行奉聞。

### 論越事應固防觀變

光緒九年二月十七日

越南陪臣范慎通等到津，因病未得進見，昨已附陳在案。

十六日，范慎通病小愈，聞鴻章行期在邇，亟求謁晤，因邀同振軒入座，與之筆談。

該陪臣來意，實欲中國力為排解，與國王密函大略相同。祇得以法廷復翻前議，不願中國過問，推誠告之。

至所稱現有山北軍次遙為聲援，自指滇越防軍而言。又有該國經略帶兵巡緝諸府縣募勇，紳豪團結，陸路可圖防守等語。無論是否可靠，或者地形險阻，法兵難遽深入。

沿海之順安汛偏近順化郡城，欲我派兵船往助。目下南北洋兵船尚未練成，斷斷無可遠派。且法國水師擅長，實非中國兵船所能制勝。吳全美海軍數艘，奚足以與法船角？逐祇可在粵越交界遙作聲勢而已。

該陪臣謂都城有兵二萬，面詢唐道、馬大使等，食稱往來順化，未見一兵。該國以民為兵，多虛額而無實用，所言頗有偽飾。即所呈法越甲戌約本，亦與該國刊行及勅剛繙譯者文義迥殊，其消沮閉藏之隱情，殊為可哂。唐廷庚等謂密采該處輿論，越王當日見中國內地多事，頗欲依附法人，故兩次定約，內多遠礙中朝之語，不肯申報。迨中法國狡謀，處處受制，懼其鯨吞蠶食，力不能支，又不得不求上國援助。

今惟仍由滇、粵量力添兵進紮，嚴明約束，固我邊防，徐觀其變，再作區處，未知當否？

范慎通等尙不欲還歸，亦未籲求進京。應如何相機因應之處，敬祈隨時籌度指示振軒酌辦爲幸。

### 論海防兵單未可輕言戰事

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

日來要事迭以密電奉告。並接覆電，藉悉種種。法國脫使到滬，往返兩次，晤談要語，已具電中。茲更將問答節略鈔摺呈覽。

四月十三黑旗劉永福之戰，殲弁兵九十餘名，西報皆言有華兵在內，其僞殊不可知，法人深爲疑恨。小勝似可喜；而法廷逞強，要顧體面，衆憤遂不可遏。議院添撥兵費，不限數目，傾國之力，欲圖報復。竊恐越南自取危亡，無從援救。焦灼莫名。亞洲各邦，自歐人東來以兵戎相見，先勝後敗，覆轍相尋，可爲殷鑒，固不得不慎之於始耳。鴻章奉命以來，每欲提一旅之師，剋日航海南征。第慮我軍甫動，新報紛傳，法人必藉詞與中國失和，後患將不可思議。四月初一覆疏內業經剴切陳之。事關重大，非敢稍涉畏葸也。

實使來滬，畏脫使之信，不敢私謁，聞卽日起程回國。揆度目下情形，脫使無論在滬赴京，所議必難就範，似祇有虛與委蛇，相機觀變，再籌因應之方。各省海防兵單匱乏，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想在高明燭照之中。所冀鈞衡在握，勿惑浮議，激成禍端，致誤全局，實爲至幸。

巴蘭德三月杪自新嘉坡致敝處洋函，所言雖未盡確，亦有可采，譯呈臚察。

譯巴蘭德新嘉坡來函附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到

日前由京至滬，道出津門，祇以賤軀多病，不克躬詣節轅，細論時局，抱歉殊深。

展下越南之事，與上年中俄局面相同。惟今日願戰之人多於昔日，而昔日與台端同心戮力以成此中俄和局者，今皆退職不與議事，則中堂辦理此案，更形棘手。中堂辦理交涉，中外欽仰，必能得一轉圜良法，以保大局，以至貴國體面，此則鄙人所昕夕遙祝者也。

昨過西貢，晤其官長，率皆不識此事之重大，惟日盼巴黎添兵之至；而已黎議院，又已議籌兵費。看此局面，目下貴國宜事事鄭重，似不可輕有舉動，致啟爭端。前在都門，與總署亦屢以此意相告。無如總署諸公，聽之藐藐。

法國於千八百七十四年與越人立約，約內首二條即爲此案張本。當時貴國見有此約，並未置喙一辯，亦何怪法人思逞於今日哉？

鄙意與法國決裂，其禍之烈，較與俄人決裂爲更甚。何則？中俄界地毗連遙遠，盡屬沙漠，偶有糾端，兵力固難兼顧，且失此得彼，尙無處處制勝之理。法國水師精而且多，在歐洲亦幾首屈；若與中國拊難，其師船長驅各口，中國水師初具規模，其商船亦寥寥數十艘，其能與法人抵禦乎？設或不勝，則兵艦商船盡爲敵有，即幸而勝，法人豈肯歇手？貴國其將年年設防以抵此強鄰耶？中堂識時達變，必不以鄙言爲非。

是惟事機之乘，倏忽萬變，往往忽於細事，漸至釀成巨禍者。即如各處新報，遇事生風，辦事偶有不

慎，遂至流傳各國。法人遠在重洋，茫不識中國情形，將來該國輿論，必憑新報所載爲是非，此固不可不慎也。

法使脫利古來謁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五月初二日

問：貴大臣由日本何日起程香港居住？幾日前往廣州見曾制軍否？  
脫曰：本大臣前月十四日自日京起程，在香港住八日，曾往廣省耽擱不到一日，未晤制軍。貴大臣向在天津，此來想爲游歷耳。

答云：向住天津，適從此間經過。貴大臣想照例往北京接任。

脫曰：本大臣今日卽在上海接任。

問：貴國日本公使另放人否？

脫曰：本大臣此來乃係全權專辦一事，日本公使缺未開，現委參贊代理。

問：與寶公使相識否？

脫曰：相識已二十年。

問：寶使今日亦可至滬，彼將回國否？

脫曰：寶使業已撤回，必然回國。

問：寶使究因何故撤回？

脫曰：寶使與貴國商議各節，時候未到，吾國以其議不及時，故撤之。

問：寶使所議各節，貴國前任外部大臣兩次來電，皆謂所議甚善，何謂議不及時？

脫曰：現在事體重大，非講話時候。本大臣今早接有本國電報，想曾侯亦有報來，貴大臣必已聞知。問：曾侯現在俄都，貴國外部即有移知文件，未必來電如此之速。貴大臣何日北上入都？

脫曰：今接電報，當在滬稍住，相機觀變，進京與否尚在未定。

### 答拜法使脫利古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五月初四日

寒暄畢。

脫云：余奉法廷特派來華爲全權大臣，專辦安南要事。聞中堂奉旨督辦越南事宜，有權議事否？

答云：外間固有此說，但本大臣向辦外交事件，不僅越南一事，其有關係重大者，自由朝廷專主，本大臣亦可與聞。貴使有何議論，可爲代達。

脫請屏去從者，取出電報一紙云：此電報乃前六日發自本國，本大臣到滬之日接奉，因朗誦云：「現特派爾向中國朝廷切實聲明，法國願與中國常保和好，並無失和之意。惟甲戌年已與越南立約，乃越人不守成約，於紅江通商一節，招誘土匪，抗違阻撓，致啓兵端，日前業已開仗。法國上下已立意儘力用兵，必須辦到盡頭地步，以保甲戌年所立條約應得之權利名分。將來中國若願與法國商議邊界與通商事宜，法國固所甚願；若欲稍侵甲戌年約之權利，法國斷不稍退讓，即與中國失和，亦所不恤！」

答云：越南與我雲南、廣東西三省毗連，無論越南爲吾屬國已數百年，卽爲鄰國，貴國爲吾友邦，與越南事，中國義宜從旁調停勸解，何必遽開兵端？且法越甲戌之約，本國未嘗明認。

脫云：貴國將來與吾國商議，祇可議及邊界與通商諸事，若欲辯論兩國應有之名分，此非辯論之時。目下情形，祇論力，不論理！我國諭令本大臣不得認安南爲中國屬邦，此事實與中國無涉。乃去冬在東京，獲有中國官兵數人，身帶印札，可爲幫助越兵之明證。月前與越兵交戰，內多穿華兵號衣者，尤屬可怪。日後貴國是否有意顯然調兵，或暗地幫助黑旗打仗，接濟軍火糧餉以攻擊我否？必須預先說明。

答云：越南與我滇、粵交界，時有匪徒。歷年以來，常置戍兵彈壓匪徒，保守邊境，乃中國應辦之事。至弁兵偶赴屬國河內購物游歷，亦係常事，不得指爲幫助越兵之證。黑旗劉永福，本中國人，其兵隊內仿穿中國號衣或有其事，亦不得確指爲中國之兵。若幫助越人以敵貴國官兵，中國決無此意。日後如何辦理此事，本國自有電報告知曾侯，移商貴國。但越南久爲中國屬邦，貴國斷難勉強中國不認。

脫云：越爲中國屬邦，法國自甲戌立約以後，已有明文，斷不肯認。至中國必欲自認爲越南上國，本國亦難相強。總之，今日務須詢明貴國之意，他日或明助，或暗助越南以攻我否？本國切願明知此意，以定調兵數目，應請貴大臣電告朝廷，明示。

答云：此事礙難電告。貴大臣可至總署面陳，現擬何日進京？

脫云：未定。

請辭退英廠快船兼論法事

光緒九年五月十三日

……訪聞四月二十八日電稱，法若再不能手，或將換政府以罷越事。似是臆度之詞。該國因憤動兵，勢難中止。脫使本日來晤，語氣更形激烈，業經電達一切，茲將問答詳細節略，另摺錄呈鑒核。該使悻悻而去，必即電復外部，不知如何唆弄，且看後來動靜若何，隨時電聞……

接見法國脫使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五月十三日

十三日上午十點鐘，脫使來見，攜有彼國外部電報，令其於繙譯朗誦曰：『汝問中國，如欲與法國失和，我已豫備整齊，斷不因循退讓。如中國派兵明助越南，或暗助，可先說明。如不助越，要取一確實憑據電覆。』等語。

答以中國並無願與法國失和之意。但越為中華屬國已數千百年，法不能強我不認。此時法、越既經交兵，想中國未必助越。然法不與華妥商辦法，無論所辦如何，中國終不能認。

脫云：法與越南甲戌之約，當即照會中國，現在必須照約辦理。

答云：甲戌之約，當日總署照覆，駁以越南是中國屬國，明是不認此約。

脫云：旋又將法越通商條約照會總署未覆，是已認此約之證。

答云：此事我不知其詳。照會未覆，是即不認約也。貴大臣可至京與總署議論。



脫云：我不便赴京。前日中堂曾言可商辦此事。

答云：我祇說有要事可以代達。

脫云：請速電告國家，明示日後永遠不管越事，給我一文書憑據。

答云：此斷不能行之事，我亦無此權柄。

脫云：中堂應電請國家給予會商越事全權字樣。

答云：全權係由朝廷特簡，中國體制向不敢由臣下自請。

脫遂忿然作色，拂衣而出。

### 覆法使脫利古

附 光緒九年五月十五日

頃接來函，以初四日本大臣面敘，現在奉有全權，專為商辦安南之事，並言彼此商議，一如會商總理衙門無異。乃十三日面晤時，竟有相反之言。是日貴中堂又執論中國不認同治十三年法安所立和約，並亦不能認此和約等語。以上三層，最關緊要，祈明白示復，以作定論，等因。

查本月初四日，貴大臣面詢有權議事否，本大臣答云：雖未奉有全權字樣，但越南事可以預聞，貴大臣有何議論可為代達，是日並未言奉有全權專為商辦越事，亦未曾言彼此商議，一如會商總理衙門無異。至十三日會晤時，本大臣仍執前說，並無相反之處。茲來函云云，似有誤會，可勿詫異也。

至同治十三年法越所立條約，查光緒元年五月間，總理衙門照復文內聲明，越南係中國屬國，又稱越

南久列藩封，不能漠視等語，是即中國不認此約之明證。本大臣自亦不能認此條約，合亟明白奉復。

### 論法事暫難就議

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

唐道廷樞在巴黎屢次電稱，業將越南王前致敵處從旁調停之函託人廣布新聞紙，其紳會漸有怪外部不應攻取東京，外部請病假，或可設法調停等語，與劄剛及金登幹來電略同。頃已電呈鈞鑒。惟法國已派去之援兵，勢難收回。計粵西出境兵勇七千餘人，雲南六千餘人，與劉永福越南聯絡進剿，聲勢已覺稍壯。如果法兵到後，再接再厲，彼必難於深入，屆時再由劄剛與外部商議，或脫使來商辦法，方冀漸有歸宿。十五日脫使函詢各節，當即詳晰答復，茲將來往函稿鈔呈台覽。劄剛十五到巴黎後，來往三電，及致丹崖電底，並鈔呈。

至紅江通商雲南邊界一節，各國不無欣願。第法越現已交兵，按照公法，局外之國不得從旁攪與；似須法越戰事少定，乃可就議。屆時劉永福一軍，越王或另有安頓，庶不致阻擾生事；否則商路不通，雖許猶不許也。

脫使自接敵處函復後，數日未得音耗。聞其曾充埃及領事十年，性情狠戾，素善陵壓。不知進京與否；即使北來，恐亦未易就範。

美國楊使，爲法越事在滬勾留，屢來密談，曾苦勸脫使與鴻章和衷商辦。而脫不見信，代抱不平。楊使已電致巴黎、紐約各大新聞館，將越事始末到處播揚，欲以解法廷之惑，甚爲關切。他日回京接晤時，並祈道謝。

爲幸。

送脫使問答節略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脫使二十六、七日連次來晤，忽變前此兇悍情狀，似欲和衷婉商者；所談大意，亦經摘要電呈矣。茲更將問答詳細節略，鈔摺二扣，奉呈察核。該使語多矯強，此議難望有成。赫德亦言脫使要求無厭，總欲見好該國，鴻章不必與在滬商議。擬俟鈎署電復到後，卽遵旨起程回津。脫使屢稱不赴京津，祇可聽客所爲而已。

法國脫使來晤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脫手持該國電報一紙云：八日前接外部來電，內稱曾侯向外部言明，中堂已奉有朝廷全權字樣，與脫公使專議越事。曾侯並奉朝命，中國決不助或暗助越南以攻法人，並無阻撓甲戌年法越所立條約之權利。以上所允三事確否？

答云：三事均不甚確。本大臣前奉諭旨辦理越南事件，尙在貴大臣來華之先，嗣後並未奉有全權與貴大臣專議越事字樣。故前復貴大臣函內聲明，越南事件雖未奉有全權，亦可與聞。想曾侯係指本大臣所奉諭旨，爲與貴大臣專議越事之全權；其餘所稱各節亦多誤會。本大臣時接曾侯來電，未有與此言相符者。

脫又出一電報相示云：曾侯是日至外部談次，外部云：中國或調兵明助或暗助越南，皆係兩國開衅之端。曾侯答以中國現無明助之意，惟暗助須講明實在證據。華人商於越南者甚多，難保無人投入黑旗當兵，

即不能指爲中國助越之證。

答云：此果是曾侯之言，來電曾說過。

脫云：此語並以上三事係曾侯同日與外部所談者，何以一是一不是，此必曾侯假傳貴國之朝命也。

答云：想有誤會，否則繙譯傳錯。本大臣實未奉有全權專辦之旨，惟越事重大，本大臣亦可與聞耳。曾侯確奉有專辦越事之旨，貴大臣可電知貴國與曾侯商議。

脫云：曾侯既專辦此事，貴大臣可知貴國須給曾侯辦理此事之訓條若何？

答云：本大臣知中國決無先與法國開衅之意，惟與貴國隨事和衷商辦。

脫云：本國亦決無與中國開衅之意，惟有人兩致本國外部，內稱中國已調兵深入北圻，且處處添兵防守，欲與吾國生衅。故本大臣在日本東京接外部來電，飭本大臣速赴上海與貴大臣和衷商量，本國決無有願傷貴國體面之心，且無併吞北圻土地之意。

答云：外間謠傳，皆謂貴國有侵占北圻土地之意。越南數千年來久屬中國，若貴國攘取，於中國體面大下不去。故中國開貴國調兵吞越，人心憤激，皆謂貴國若滅越南，則與貴國三十餘年之和好斷難保全。不觀琉球一案，至今吾國與日本尚未了結。貴大臣言貴國決無再占北圻土地之意，中國卻不敢信。

脫云：本大臣即可奉本國之命，備一照會，將此意切實聲明。縱令貴國勸本國侵占北圻，其中難處多多，亦難俯從。至本國調添兵丁，不過驅逐黑旗土匪，疏通紅江上游商路，保有甲戌年約之權利耳。

答云：外間傳言，貴國調派兵船來華何意？

脫云：本國聞貴國有意開餉，故先已調派鐵甲船三隻，今復調來水師一幫，計兵船十二隻至中國洋面，豫備有事。

答云：我兩國本皆無意開餉，貴國何須多調兵船？貴大臣似可電知貴國，飭令勿來。

脫云：鐵艦三隻於前月開行，已在中途，將來巡歷來華，決不妄動。至現調一幫水師十二隻兵船，本大臣今晚當電知本國，止令勿來。惟吾兩國和好三十餘年，若因此失和，殊屬可惜。宜商一妥當辦法，方可兩全。

答云：彼此商量，甚善。惟越南久爲中國屬邦，法國若勉強中國不認，大傷本國體面，必難允行。

脫云：所商辦法，總以保全兩國體面爲主。中國不必明認越南爲屬國，法國亦不必明認保護之權。若欲明認必互執己見，總難說得合攏，不如勿提明爲妙。惟兩國自保已有之權利耳。本大臣當即擬一節略，明日持呈。惟此事宜及早商訂大略，隨後再將邊界、商務陸續商辦。兩國現在人心不定，猜議多端，如及早商訂，可免許多謠傳。

答云：貴大臣擬議節略，本大臣閱後，果可商量，當即報請朝廷酌奪。惟中國滇、粵三省與越南之北圻毗連，歷來中國派兵出境爲越南驅逐匪黨，費力不少，將來分界須從寬些。

脫云：將來分定邊界，不必多留閒地，吾兩國彼此相保，所有土匪竄入彼此境內，即可彼此拏交懲辦。

答云：此係越南土地，亦須與該國王商辦。

脫云：此事日後自有辦法。越南王容留黑旗匪黨，與法爲難種種違約，法廷甚不謂然。該國王若不從吾國所請，即當廢黜，更立其親支內一人以代之。

答云：越南王歷受中朝冊封，貴大臣想早聞知，若有廢黜之舉，吾國亦當與聞。

脫云：此事不必提明，將來易置定後，中朝應否冊封，法國必不過問。現在中國果有兵勇在彼境內否？

答云：中國素有兵勇進紮越境，迭次爲越南剿除匪黨，卽爲自防邊界之計。本大臣前已電告疆帥，轉飭華兵紮過越境者，決不可先與法兵開衅。

脫云：華兵進紮越境，總以撤回邊界爲安。如果不能撤回，亦須避開黑旗之路；他日法兵驅逐黑旗，可免與華兵接仗生衅。

答云：華兵向在越境剿辦土匪，紮營已久。但法軍須認明中國龍旗，勿先開砲，華兵亦斷不動手。

脫云：他日萬一兩國兵將誤傷開衅，關係甚大，總求貴大臣飭知越境華兵遠避，不必紮在黑旗一路，恐交戰後難以辨明。法兵卽使深入，必至中國邊界而止，不敢過界一步。若華兵在越境內，法軍混戰，卽難保不追過界去。

答云：此事當報總署酌度。

脫約明日午後再來晤商。

### 法國脫使來晤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脫持節在日本東京接其外部訓條一紙相示，內稱飭伊迅赴北京，並告知李大臣以該國撤回寶海，並非失和之意；且宜確探中國果否調兵整備與法生衅，務須極力調停，不失兩國和好云。

脫云：此訓條內所載各節，足見法國本願與貴國和衷商辦。無如我外部疊接函報，皆謂中國已調兵十五萬深入北圻，與法人爲難。適李維業陣亡之信亦至，於是我法人皆懷憤怒，所以今日情形與昔日本大臣接受訓條之時迥殊。雖然，本大臣意存和好，故所擬節略，已將吾國所可讓者悉讓貴國。且節略內有數節，並非出自本國意旨，本大臣亦須電請示遵。因將所擬法文節略相示，內稱法兵在北圻所爲之事，中國約明毫無阻撓，並不顯然或暗中干預越南之事，且不稍侵甲戌年條約後已有之情節，事定後中國允開雲南通商口岸，由紅江入法國，言明屆時與中國議立條約辦理彼此通商事務，並保護寓居北圻華人所有之利益。法國約明不犯中國邊境，且令無有敢犯中國邊境者。至北圻境界中國亦當如此約明。假如分定邊界難以預防，法國願與中國和商，毫無阻難。此條畫押之日，法國全權公使願備照會送與李大臣，切實聲明法國毫無侵占越南之意云云。脫問：所擬節略何若？

答云：節略所稱各節，與中國意見未合。越南素爲中國屬邦，天下共知。今吾兩國欲商一兩不相礙之法，故有不必顯然提及屬邦保護字樣之說，然究不可顯然棄卻屬國名分。如節略內稱中國約明不顯然或暗中干預越事一語，豈非顯然棄卻屬邦名分乎？至越南南圻六省前爲法國占取時，中國有事未暇理問。惟北圻一隅，與滇粵三省毗連，故近年屢次調師出境剿辦黃崇英、李揚才、陸之平各股土匪，此乃歷來中國已有之權利，日後中國豈能不干預越事？至節略內又稱，中國約明不稍侵甲戌年條約云云。查該條約內第二款認明越南爲自主之國，無所統屬。今若於節略內提及此約，豈非勉強中國認明越南自主非我屬邦？至所稱通商邊界各節，皆是日後商辦之事。若中國分定邊界，中國自能保護，不准外人侵犯，亦無須貴國代謀。總之，

兩國商辦一事，宜彼此相讓，乃貴大臣所擬節略，祇有中國讓與貴國之事，而貴國所讓中國之事何在？

脫云：節略內所稱中國不阻撓法兵，以及不顯然或暗中干預越事兩層，皆是外部來信，已經會侯面許者，本大臣礙難刪去。

答云：會侯來電，實無此說。貴國現與越南交戰，中國不便多調兵幫助越南屬國，攻擊法兵，以保全與國之和好，尚在情理之中。至日後不能干預越事，斷做不到！

脫云：此乃會侯已許之事，但貴大臣既堅執不允，當即電告本國，將此句刪去不提。

答云：甲戌年條約一句亦宜刪去。

脫云：節略內不稍侵甲戌條約後已有情節一句，並非欲中國認明此約，不過立約後，法人在北圻已得利益，中國可勿侵犯。若貴大臣猶以此意為不可行，本大臣可將條約二字刪去。此乃余之私意，本國必難允從。節略如此刪改，貴大臣以為何如？

答云：此事關係重大，本大臣不能作主。請問貴國所讓中國利益何在？

脫云：本國初意辦理此事，原不必與中國商量，且欲中國不認越南為屬邦，並欲中國認明甲戌年之條約。今擬辦節略，既與貴國商量，且將屬邦保護，以及認明條約各節概不提及，並日後備文照會，聲明法國決無侵佔越南之意，此皆法國允讓中國之事。況本國一聞李維業陣亡，舉國憤不能平，議院議撥兵費不限數目，且有發動國家併吞越南者。若所議各節概從中國所願，不能壓服本國人心，此事礙難商辦。

答云：中國自開法兵攻取南定、河內各城，人心皆憤不平，內外臣工多有奏請與貴國開衅以助越南報



復者。本大臣力持不可。與有約和好之國。遽爾開衅。今貴大臣所擬節略。關係重大。本大臣惟請國家示遵。

脫云：此事辦理愈速愈妙。李維業陣亡。寶海兩達外部云。有人言確係華兵所殺。將其首級傳至越都。轉送北京者。國人共憤。故已添調本國及南阿非利加。太平洋各處兵隊赴東京。又調集鐵艦兵船前來中國洋面。預備有事。今若允訂此條。即可電知本國停派兵船來華。還請貴大臣及早定奪。不可遲緩。若貴大臣以節略既經刪去字句。即可允從。本大臣即電告本國。

答云：中國與法國未曾開衅。貴國調集兵艦來華。所爲何事？至謂李維業陣亡係中國兵所殺。尤屬荒唐。有何證據？兩國辦理大事。豈可聽此無據之說？昨日貴大臣已允電告本國停止兵船。此電已發否？

脫云：今晨已電告現在香港水師統領。屬其轉電海部。謂已與貴大臣和商辦理。兩國尚未議有端倪。礙難遽請停止。必須俟議定節略畫押之後。方可電止。

答云：本大臣現奉諭旨。刻日回津。早晚擬即起程。貴大臣或可趁便入京。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商量。否則。往天津與本大臣再商。不然。曾侯已奉旨專辦此事。可請貴國外部與曾侯商議。

脫云：本大臣現接本國來電。務須在滬與貴大臣商妥此事。若貴大臣奉旨北上。本大臣按照本國來電。不能往津。將來兩國各行己意。辦理可耳。惟彼此既皆願和好商量。若貴大臣遽爾北上。不能了結此事。殊屬可惜。至吾國遣本大臣來此專辦越事。若仍欲會侯與外部商辦。殊非交涉體例。總之。吾國陸續調兵前赴北圻。已有一萬五千人。若即早議定。即勿添調。否則。後事難言矣。現在所擬各節。貴大臣既須請國家示遵。不能即行定奪。本大臣當俟貴國復電後。再行電請本國。

# 論各國調停法事並購器宜加考究

光緒九年六月十二日

美國楊使本約偕行赴津；初一下午晤稱，適候本國電報，不及同舟。因與談及訪剛來電，英、俄頗從旁調停。該使謂美、華交情尤厚，擬即電請本國知照駐英、法之美使，幫同勸喻。但恐法廷主意已定，不聽旁人勸說。然使兩國曲直昭然衆著，可爲將來局外評斷張本。伊總疑俄有私意，非真心要好者。鴻章當即據情電告，剛。茲將電語鈔呈鈞覽。

初九，楊使派人來津，面稱伊已至煙臺，因有暑疾，須調養數日再行北上。詢其在滬瀕行晤脫使越向若何？據稱鴻章起程後，楊晤脫尙執前說，無北行之意。邵道探報，恐由法館繙譯人等臆度誤傳。容俟楊使抵津，再詳詢奉聞。

頃接丹崖四月十八日來信，未及請各國調停法、越之事。鴻章於五月十二日電致丹崖，轉商畢士馬。旋據復稱，畢云：「德國居間，有損無益。」一曾經電達鈞署在案。若如丹崖所議，由尊處飭發前後華洋文卷，並確切訓條，以憑辦理，是否可行，尙希核奪。……

再，鴻章在滬，接西貢招商分局張霽霖密函，臆陳越事始末，頗有外間探報所未能詳者，照鈔一本，奉呈察閱。張霽霖係粵商，久居西貢，兼管華民，心頗內嚮。所稱法兵厚集，待冬初乃出交仗，似尙近情。可否鈔寄滇、粵前敵防備，敬候鈞裁。振軒處業經鈔付矣。

### 論法兵漸進兼陳鐵艦鐵路之利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美國楊使於十七日到津，往復晤談。據稱該外部覆電未到，尙未知如何飭辦。脫使意欲在滬久住，候法國添兵到越後信息。楊使入都亦未定期。

近日連接訪聞，丹崖電報，並敵處覆電，照鈔呈覽。丹崖欲遣定遠鐵艦回華，訪聞不敢勸開。鴻章仍請伊等妥商酌辦。軍情敵勢旦夕變遷，未敢遙制。如果沿途探行，或有警信赴英界暫停，似於公法無礙，不過兩不交收而已。如果該艦有開駛準期，當再奉聞。

前剛謂旬日內外，法將攻劉。盛暑漸退，河水方漲，自在意中。紅江水雷一節，爲轟阻輪船利器，漢軍向無此物，必須用電綫、電機、弁兵平日細心操習，臨事乃可應手。遠莫能致，亦無如何……

### 述美國意欲調停法事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二十四日，美國楊使送來洋文函，譯稱該國家電報云，中、法兩國如均願請美國調停，自應竭力設法，以免中外失和，已令美國駐法公使偵探法國政府意指，是否情願調停等語。楊使復申言，中國既願局外友邦秉公調停，無論他日或戰或和，天下萬國必以中華爲理直云云。蓋逆知法廷必不願友邦調停，而有此一說。法人或自知理曲，畏各國公論，不敢肆意開衅，致傷中外和局。昨已將楊使語意電達訪聞，請其詢商駐法之美使，庶幾多一黨援。日前在滬，脫使談次，即謂英、德忌法，不以圖越爲然。但法廷意欲孤行，他國未便過

問，是德固難代理論，英亦自有嫌疑。美則另居一洲，與法素無嫌怨，從旁解勸調停，或尙得力。照鈔楊函及致  
 劄剛電底呈核。

請定計議款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昨接劄剛二十五日電復，乞商鈞署電示要端，或照寶議，或應爭定，或可讓減等因，謹照鈔來電呈覽。  
 查前奉五月十九日函示，赫德續議辦法節略，所擬七條，大致似尙平允，與楊約翰所稱不至有傷彼此  
 體面者相近。將來若諸他國秉公調停，總不能出其範圍，方可了結。未知尊處已否函布各國，密致劄剛？若照  
 寶議三條，保勝通商既不可許，僅能辦到紅江擇地通商，通商貨勿許入雲境。此時法既翻議添兵，斷不肯就  
 此收場，而於各國亦無所便宜，即使力爭，終辦不到，不過徒費口舌。滇、粵軍現均進紮山西、北甯，皆距河內甚  
 近。法兵指日水陸進攻，必有戰事，無論勝敗，更多藉口，竊恐議結愈難。儻能趁彼未進攻之先，議款即以緩兵，  
 或免決裂，尙求熟思審處，豫定成算。劄剛處應如何撮舉要端電復，或由鈞署徑行分別電致函屬之處，敬候  
 裁奪示知。

報法越接戰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昨夜接上海電局盛道來電，照鈔呈覽。法兵與越接仗獲勝，既由電傳，似非子虛。若在山西、北甯一帶，難  
 保無嘩兵在內。奪獲槍砲如許，則傷人亦必不少。法軍恐將乘勝進取，殊深憂系。

報黑旗兵敗越王病故

光緒九年六月三十日

昨夜又接滬局電報越南近事，照鈔呈覽。據稱黑旗就挫，尙未明言有華軍在內。香港報越王病故，未知確否。越王無子，有親姪三人，如未擇定繼統，恐不免乘機內亂耳。

報法未深入

光緒九年七月初六日

致訪剛電信，遵卽照加密碼發遞。其來電爭定讓減二層，似就上句寶議而言，然固不甚明晰。上海電局盛道前報越軍失利兩電，鴻章詢其是否係大東公司電傳？緣滬港通西貢等處，祇有大東海綫也。連接該道初一、初六日兩電，照鈔呈覽。法兵勝於南定，似尙未深入北甯、山西一帶。越王薨，嗣子襲位，聞年尙幼，未知能服衆否？

論法仍堅執前議

光緒九年七月初八日

鈔示訪剛豔晦二電，敬悉一一。昨夜接丹崖密電，照鈔呈覽。

訪剛正在法辨論此事，外部又囑其駐德使與丹崖商議。豈以訪剛持之過堅，另覓門徑耶？然所云寶使分界不妥，擬中法各派提督公同巡緝全越等語，亦具新意，似可覆令密商訪剛相機酌議。尙祈核示，或由鈞署徑行電諭丹崖遵辦。

頃接駐滬美總領事德尼洋文密函云，昨晤脫利古，據稱法廷仍執伊所陳前說，略無更改。現在天氣太熱，瘴癘太重，越地未使用兵，俟至秋涼自有可觀等語。看涉相詢訪剛語意，大致與月前脫使在滬面陳者果無異也。

### 報法兵先勝後敗

光緒九年七月十七日

頃准沈浦制軍鈔寄香港坐探千總黃秀玲七月初三、四日兩稟，據稱六月十八南定越軍敗後，二十一日河內法兵與黑旗開仗，法軍又敗，他處尙無所聞。照鈔原稟奉覽。

### 報法兵調往海南

光緒九年七月十九日

頃接滬局來電，轉寄大東公司越南洋文密電一紙，照譯呈覽。法國水師調往海南，云將進攻順化都城。早有此謠，似非無因。

### 鈔呈越電

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昨接大東電信，法船有進攻順化之說，已鈔寄在案。頃接駐香港越官電報，轉寄該國陪臣范慎通者，較前電更詳，照鈔呈覽。

鈔呈越電

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昨接大北公司轉遞香港二十一日電報，河內法軍進戰，先勝後敗情形，與二十一日上海來電大略相同。一稱統領布埃，一稱總兵布意；一云十三日戰於孚海，一云十二攻取旁海；似由譯言互異。謹照鈔兩電呈覽。皆是好消息也。其兵船分攻順化以後，尙無續報。

報法占順化海口砲臺

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頃連接蘇松太邵道及上海轉寄西貢二十三日電報，大略相同，謹照鈔兩電呈覽。順化海口砲臺，既被法兵攻占，越都求和，城下之盟，必較甲戌條約爲更甚。若訂新約，法固不肯商之於我，越卽稟商亦來不及，可慮之至。

請准越南由海道告哀

光緒九年八月初五日

昨接越南國王阮福昇七月初一日來文，大略以前王奄逝，國人因值艱難，意在立長，推令權攝邦事，以待朝命。並稱繕具告哀表文，其委員循例應由廣西陸路入都。惟彼族尙踞北圻，恐爲所阻，擬懇稍予通融，准由海道進京叩陳等因。

鴻章查越南爲中國屬邦，向以封貢二事爲重。定例該國貢使由鎮南關經廣西北上，中國冊使亦由此

路行走。蓋承平無事之時，恪守舊章，一則杜藩邦之窺伺，俾有範圍，一則便州縣之供應，俾有程式也。惟時勢迭有變遷，事幾不能執一。邇來法人侵逼，越南日就危蹙，中國亟思存此外藩，以固吾圉。是昔之慮其桀驁者，今且憂其孱弱；昔之意存裁制者，今宜力爲扶持。蓋越南之河內、南定、海防，既爲法人所踞，復逐漸取其廣安、海陽等城，若越之貢使必令仍由原路入關，動多阻礙，或被法人邀截。且從前中國冊使但至河內爲止，越南國王親往受封。自道光二十九年，該國以王少國疑，不敢輕離國都爲請，始變通成例，奉旨俾使臣前至富春成禮，富春卽其順化都城也。今冊使若由陸路赴越都，法人所踞之河內乃必由之地，勢必中梗。該國前王咨請廣西巡撫代奏，酌改貢道，約岑中丞援成例以拒之。現該嗣王又申前請，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細繹該嗣王來文，語意恭順，尙不敢以國王自居，必俟朝命冊封，王位始定。值此事勢艱危，間不容髮，儻該嗣王早定位號，或者憑國家寵靈，權力較厚，呼應較捷，得以維持危局。中國於援越一事，既因與法和好，未便橫挑強敵，而越南君臣懇切求援，始終不懈，惟此封貢名目尙屬不費之惠，亦稍慰其慕義之誠。況中國迭次與法人辨論，證明越南爲屬邦，各國亦深信無異詞者，賴有封貢一說爲之標準。是昔日之封貢，尙覺無甚重輕，至今日則封貢尤爲緊要關鍵。趁此越王自來籲請，正可相機應付。萬一因循不舉，法人轉指爲中國甘心讓越之明證，將益啓其鯨吞之志。

查前日上海電局轉寄法越新約第一條，東京均歸法屬。彼所謂東京，蓋指北圻而言，不僅河內一處也。第三條，紅江沿河歸法設砲臺防守。果如所言，是法人所踞之地，一時斷難讓出。又李丹崖寄到法議院六月初官報，法廷上下皆欲固守河內等處，以爲立足之地。其新派駐越使臣，訓條則誠其用全力設法，不令中國



參與越事，並阻斷越南王與中朝相同之意見。是彼之隱謀在急離中、越之交。此次若不酌改貢道，即封貢礙難舉行，從此中國與越南遂無往來聯絡之誼，即將來與法人理論亦更無言可執。況該嗣王文意脆切，望早蒙冊封恩禮，紹守藩封，以濟難危。設令久延不辦，則該國外患方殷，新王未定，難保不因孤弱而生內變。該竊王求封不獲，又迫於強寇，更難保不因觖望而啓他圖。此當與時變通審機急赴者也。

竊謂越南貢使如由海道徑詣廣東省城，再附招商局輪船前赴天津入都，除該使行李及貢物准其查驗免稅外，如有附帶商貨，仍令照例納稅，尙於關章稅務無損。中國冊使亦由廣東乘輪船徑赴順化都城，海程往來不過旬餘，較陸路尤爲迅速。如此，則封貢兩使既無阻隔之患，藉免跋涉之勞，陸路州縣省供億之費，控馭機宜，收便捷之效，似一舉而數善備。

越南陪臣范慎通、阮述等昨因前王薨逝，稟請回國受制；鴻章業經批允，咨明冰案。頃復據該陪臣等齎進見，謂該國仍令其在津靜候申訴。察看情形，甚爲迫切。擬請鈞處據情轉奏，或會同禮部核議，暫予通融，改由海道，俟法越事定仍照舊例，屆時再相機酌辦。是否有當，尙祈卓裁核示，以便飭遵。

鈔呈越電

光緒九年八月初八日

昨夜滬電局轉寄兩電，照鈔呈覽。繹次電語意，似河內近日又有戰事。法人因北圻難遽得手，故攻順化，脅立新約。彼亦知劉團非越王所能制，必趁秋涼暑退，再圖進兵，以結斯局。聞法廷議院九月始開，法將即請添兵，外部、海部能趁議院未集，擅自調兵，是不可知。

初七鈔呈電內，法越新約第二條，平定省歸法管轄。嗣見洋人字林新報，此條平定應譯作平順，實與法人原割南圻六省相近，則平定似是訛字。

論粵東防務

光緒九年八月十四日

……脫使初有回國之說，忽於十三晚坐兵船來津，巴使亦相繼北上。聞巴脫在日本交好，或係要約偕行，有意調停。但法越新約已成，紕繆太甚，中國斷不能認。事已至此，似無調停善法。而法人或謂越不請示中朝，已定約款，其不爲中屬益可徵信；且劉團拒法，華實助之，藉餉救強，均在意計之中。

適接振軒密電，亦以法船將赴廣東尋衅責償爲慮。如大隊兵船進口，聽之則自誤，阻之即開衅，乞商鈞署電示機宜等語。謹照鈔各電呈覽。除俟脫使到津相機辨論，仍認真戒備鎮靜以待外，查粵省濱海，兵船可隨便出入，開城防無可自固，須在黃埔以外設法，而通商口岸，非至失和決戰，不能預禁敵國兵船駛入，操縱誠有爲難。振軒電請，如有大隊兵船進口，究應如何因應，抑須密爲防備，勿先開衅，尙祈酌示機宜，逕行電復振軒遵辦爲幸。

鈔呈越電兼述呼蘭教案

光緒九年八月十五日

昨夜接滬局兩電，照鈔呈覽。其言法兵進攻黑旗大敗，不知係何日事？波蘭、紅臺何地，譯音攸殊，亦未審其詳……

報法使再議越事

光緒九年八月十九日

法使德理固十七早到津，即派其水師副將與鴻章舊識之福祿利來晤，備致慰勸。謂前在滬，因用人不妥，未能達情意，致有齟齬。茲專誠北來商辦，總期於兩國和局有裨。當告以此事法人愈關愈壞，竟至不可收拾，我亦無法妥議。福副將謂，法添調兵是實，若趁添兵未到，設法轉圜方好。又密語馬道建忠，以英國巴使本擬赴粵查辦沙面滋事案，因中法交涉緊要，亦欲北來調停。遂派英按察司由滬赴粵，彼自尾隨至津。德使於十八下午來晤，詞氣甚和，所有問答節略鈔呈鈞鑒。看來所議，一時尙難就緒。前尊處電屬勸剛堅持三端，鄙意亦同。但法與劉勢不兩立，越王既將劉推出，劉已孤注，法必欲滅劉，則將株連滇桂防軍，甚至旁擾津，粵以圖脅制，終無了局。即使法人概允河內以北歸我邊界，而紅江上下通商開礦，法必銳意經營，我亦勢控制安頓黑旗之法。反覆籌維，究不知所以結束。務祈熟思遠慮，仰乘宸謨，指示機宜，俾可相機因應。否則津議無成，彼必徑自赴京，或旋即出京，逞其恫喝，恐非鴻章所能強留也。

巴使訂於今日來拜，俟晤談若何，再行奉聞。

昨奉廷諭時，遵即擇要電知振軒，並將寄信諭旨一封專弁搭輪船齎遞。聞沙面近已平靜，當不致邊有大隊兵船赴粵之事……

與法使德理固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八月十八日

十八日下午四點鐘，法使德理固即脫利古偕繙譯法蘭亭、韋席業來晤。寒暄數語後，德問：中堂近接廣東信息否？

答云：前接張制台電報，知沙面地方有焚燬洋房之案。

德云：法國有教堂在省城，不知如何？

答云：此案與教堂無干。聞因六月間新關杆子手槍斃華人一名，受傷一人，英領事並未懲辦。又七月初十日，有一華人在英國商船落水淹斃，民心共憤，遂聚衆焚燬洋房，並未傷斃洋人。張制台立即派兵彈壓解散，現已平息。

德謂：西洋各國，遇有此等事件，看得甚重。現在英、德各國皆派兵船赴粵，法提督亦欲調大隊兵船前去。告以此案起衅由英人，不難解說，實無關係法國之事，何必添派兵船？且廣東大吏正在查拏爲首匪犯，諒可妥商辦結，被燬洋房，亦應酌量撫卹。

德云：且看後來辦法如何。

因輿論及廣東民情，最稱強悍。即如越南之事，法人恃強欺陵，粵民在越者甚多，咸懷忠憤，是以遇事生衅。若法、越之事早有定局，必不致生此枝節。

德云：法國本無占踞越南之意，亦不願與中國失和。惟前在上海與中堂商辦，未有成議，致又進攻順化。

都城，現已議立新約，以後越南各事，皆應由法人主持，不能擅與各國往來，即與中國亦不能自行來往。

答以：越南係中華屬國，何能不相往來？

德謂：此係越南自願如此。

答以：越南數千年爲中華屬國，無論法國如何倡脅立約，中國斷不能認。

德云：中堂有何善法，可令中法兩國永遠和好？

答云：上年冬間，寶大臣在津曾議辦法，今春外部忽翻前議，將寶使撤回，我亦不便與你另議。

德云：寶大臣之議，非法國國家所願。

答以上冬曾見外部電報，無不允商辦之說。

德云：電報未能詳細。後接寶信函，始知所議不合。前在上海我等既未能商妥，今隔兩月，事機又多變遷，若能速籌妥法，方免兩國交情決裂。

答云：你在上海所議，離題太遠，中國萬不能行，而今我亦無法。

德云：光緒二年，總署照會，曾允將中國駐紮越境官兵撤回。

答云：其時因越南土匪滋事，中國派兵前往剿辦，貴國羅大臣謂官兵在彼有擾害情事，請爲撤回。總署照覆，但云飭令嚴加約束，不准滋事，並無允令撤回字樣。原文具在，想係繙譯之誤。

德云：此係舊事，不必再論。我現想有三條辦法：一保護在越之中國商民，二剿除北圻土匪，三另訂中法邊界。

問：何爲保護商民？

德云：越南地方現全歸法國保護，中國商民在彼甚多，將來大有益處。

答云：越爲我屬，中國自能保護。所稱土匪爲誰？

德云：即黑旗也。現接電報，法兵進攻，黑旗已大敗潰散，難保不竄入中國邊界。若由中、法兩國派兵剿除，

自更容易。

問：此是何日事？在何地方？

德云：是八月初一日事，在山西省附近地方。

問：法兵是否進踞山西黑旗現往何處？

德云：電報未經詳述。黑旗從前有越南王接濟軍餉。現越之府庫糧稅均由法人管理，越南不能再行接濟。然目下黑旗人數增多，糧餉不缺，中堂試思當由何處而來？

答以：不知。

德云：黑旗係越南土匪，何以中國不肯剿除？

答云：黑旗係越南之官，若竄回中國邊界滋事，中國自應剿辦。若祇在越南山內自守，中國原不必過問。

近日貴國曾往招降麼？

德云：法國將黑旗當作土匪，必盡滅之，而後已，並無招降之說。現又添調阿非利加洲法兵一萬人東來。告以：越南山內土番野蠻極多，皆是黑旗之黨，何能盡滅？萬山荒僻之地，法國勞師，徒費錢糧，未免不值。

所云另訂邊界何如？

德云：擬將雲南、廣西邊界再放寬些。

答云：越南全境皆中國屬土，何獨滇、粵邊界。

德云：法國前取西貢等六省，中國並未過問。甲戌訂約以後，中國又未過問。今日再言是中國屬土，法國實不能認。譬如意大利國亦稱猶太王，又稱西貝羅島王，祇有其名而無其實耳。

告以法人若將東京等處兵撤退，中法可從長商辦。

德云：斷做不到。

問：撤兵既辦不到，據我一人私見，若將河內以南歸法保護，河內以北歸中國保護，如此則中國面子亦稍下得去。

德云：中堂所言真是笑話，何不云以西貢爲界，豈不更好？此時我願與中堂商辦，若再遲數月，法國添兵，恐更不止占據東京，則更難商辦矣。他人屢有言及，此次必須與中國失和，是我所不願，所以纔來相商。

答云：貴大臣分應如此。法國若僅據南圻沿海數省，中國大度包容，可不追問。若必以紅江爲界，或僅允滇、粵邊界，中國亦未肯善讓，恐不免要失和耳。此是我願全兩國交誼，真心相告之言。

德云：我亦願與中堂從容商辦。

因與訂明二十日下午再往答拜。

述英使談專案不提越南

光緒九年八月十九日

昨將法國德使問答節略鈔呈，計已入覽。

本日已正，英國巴使來晤，一派寒暄客氣，並未談及公事，無可紀述；祇詢粵省沙面之案，作何辦法。鴻章見其疑詫滋甚，略將十七日欽奉寄諭，飭該督撫持平辦結，並督飭員弁隨時認真彈壓，毋任再滋事端等因，大意轉告，俾知朝廷鄭重懷柔之德，藉釋彼族勾串生畔之心。該使感激歎躍，謂如此當可放心，擬即電報本國，並札駐廣東領事訊辦槍斃人命之案。鴻章亦即電致振軒等，解散民衆，持平速結。蓋聞所燬劫房產多係英商，巴使不免著急也。法越之事，絕口未提。並稱兩三日亟須赴京接任，自亦不便挽留。擬明日前往答拜，俟其起程再報。

論法議無成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回拜德、巴二使，未談公事。巴使語及琉球事，鴻章詢其何不從旁調停。巴云，日本諸務多與商量，惟球事既由美前總統格蘭忒解勸，日廷從未與商。凡遇他國交涉，未請調停，何可強行出頭？語意似有激射。並云兩三日內即偕香港總督鮑恩起程進京。彼不題法越事，我自未便招邀。滬報所傳，殆由臆度。

總理固面約二十一日已刻來晤，辨論兩時，毫無頭緒。所有是日問答節略，錄呈鑒核。該使談次，兩言進京一行。鴻章若必諄留在津會議，彼又視為奇貨。且其主意與滬上會商時無甚差池，即肯留此，亦難就範圍。



似不若聽其徑往。彼已聲明到京數日後，仍即出京回國，悻悻之意可知。

總之，法與劉終不兩立。劉無根本可託，僅倚華軍以張聲勢，雖卵而翼之，終必受劉之累，而牽動全局。前敵諸君，祇知目前之勝負，未計日後之利害，似所見尚淺。惟望主持國是者，發縱指示，毋為掩耳盜鈴之說，致成兵連禍結之幾。勦剛在法與鴻章在津所議均無成局，此後但備與法人動兵而已。

### 與法使德理固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上午十點鐘，法使德理固帶同水師副將福祿利等來署。坐定，問：貴國在東京大將波滑聞欲告假回國，確否？

德云：波滑現在東京督戰，並無辭職之信。今早接東京哈公使來電，謂：黑旗黨內多有中國官兵與法兵為難，是中國欲先開衅了。

問：有何憑據？

德云：法軍接仗時，捉有黑旗兵數人，所供皆同，謂中國滇、粵官員暗地接濟。查黑旗歷年踞紅江上游，不過七八百人，至多千五百人，法國員弁屢往哨探，知其實數。今忽增至二萬餘人，非中國暗助而何？

答云：越南為我藩屬，北圻與我連界，十數年來中國調兵剿除土匪李揚材、陸之平、黃崇英等，遠近共知。現因餘匪尚多，官軍仍駐越境，或者黑旗欲藉中國官軍名目張大聲勢耳。

德云：黑旗現有二萬之數，並非傳聞。法軍屢與接仗，見其實有此數，並知實有中國官兵在內，有擒獲供

證可憑。

答云：劉永福是廣西人，久踞深山，凡滇、粵邊界土苗及紅江西北南掌各處皆所熟悉。平時人本不多，有事號召數萬人不難立致，其現在人數未必全係中國人，即有滇、粵邊界與劉永福素識之人，潛為勾通，私赴彼營，該處邊界遼闊，山口林立，中國官員豈能處處禁阻？

德云：山口雖多，山水漲發時不能私越。其由粵入北圻者，惟鎮南關一路；其由滇入越者，惟紅江上游一路。兩處皆有官兵扼守，黑旗數月內添至萬餘人，豈非中國故縱人民出界相助乎？

答曰：北圻境內本多滇、粵之人，今或附從黑旗，亦未可知。中國官軍雖駐越境諒山等省，皆在黑旗之後，並無暗助情事。若欲助彼，何不徑攻河內與法兵開仗？

德云：中國官軍雖未與法開仗，暗地接濟，法兵喫虧不少。中堂與曾侯屢言力保和好，而滇、粵官員及總理衙門皆有暗助黑旗之心，如何能說到好處？

答云：貴使既說到此，我亦當實告。越為中國藩屬，北圻土匪實由中國剿平。今法國恃強稱兵，而曰此事與中國無干，中國豈能甘心？在法國之意，不認越為中國屬國，不欲中國與聞越事，並疑中國駐兵越境即為暗助黑旗。在中國之意，則認定越為屬國，必應設法保護，駐兵越境，乃中國應有之權，並可自護邊界，且亦不自今日為始。兩國各執一見，愈說愈遠，所以不能商量。

德云：中國以越為屬國，自稱上國，祇是虛名；今日兩國當商一實在辦法。如議通商、分界各事，較空論屬國虛名者有益。

答云：中國若失去上國權利，有何益處？

德云：法國保護越南，實於中國商務大有裨益。

答云：法兵攻順化郡城，將順化海口中國招商局屋宇打壞，春間有搶取海防招商局船載運米糧之事，太不講理，此已於中國商務有損！

德云：招商局米糧事，曾接總署照會詰問，已有照覆允許賠補。

答云：恐未必然！

德云：事平後，不但賠補此項，當別以絕大好處給予商局。

問云：有何好處？

德云：任憑中堂之意。

答云：招商局在越南境內經商，可永遠不完稅捐。

德云：法國常以數百萬金送與商局，卻不能許永遠免稅，致他國藉口。兩月前，在滬時如能與中堂議結此事，法兵便可不至順化。現在事已如此，若仍不商妥，法必添兵攻打別處。

答云：法國總不欲中國干預越事，但越南久為中華屬國，世受冊封，其國王印亦係禮部所頒，法國何得不認？

德云：法國前取西貢各省及與越南立約，中國何以不問？

答云：當時因相距甚遠，未及周知。後曾責問越南國王，擅與法國立約，據稱法人恃勢強壓，其立約畫押，

這悔無及。是立約豈其本願？

德云：現在祇商通融辦法，可不必再提上國、屬邦之說。

答云：我亦願通融商辦，不知德大人有何辦法？

德云：即從前上海所議三條。

答云：三條之說，與國家意旨相去太遠，無可置議。

德云：若於三條外另商辦法，非法國所許，總以三條爲張本。至其中如何保護，如何分界，如何驅除土匪，應添應改之處，可以彼此商量。無論如何商議，總不能出三條範圍。

答云：三條中國斷難允辦。曾侯在巴黎開有辦法六條，較德大人所議爲妥，曾見過否？

德云：曾侯辦法，法國大不謂然。不必再議，外部有回答之語，想亦見過。

答云：聞外部並未分條回答，不過言貿易邊界可商，其存中國體面者可不改。

德云：此即指越南仍爲中華有名無實之屬國，向來如何禮節，法國可不過問，其餘別事應由法國照約辦理。

答云：越南邊界毗連滇、粵數省，朝廷列爲藩封，本有深意，非他處可比。至法、越如何立約，中國實不能認。

德云：今得法國保護，中國可省守邊餉需，大有益處。

問：有何益處？

德云：中國與日本用兵，日本不能由越之東京闖入中國南省。

答云：日本蕞爾小國，安能由東京來犯中國！此真是笑話了！法國外託敦睦友誼之虛名，內謀侵占土地之實事。我亦願保和局，法國如能通融辦理，固所甚願；如必恃強欺陵，中國未能多讓也。據我之意，請德大人將所擬辦法再行打算，寫一節略，令福副將與馬道台彼此熟商，呈由本大臣斟酌盡善，再與德大人面商何如？

德云：此事祇可我與中堂面商，不必令他人參酌。目下事機緊急萬分，我斷不能久待。瀕行，訂二十三日四點鐘再來晤談，並云：定於二十四日起程進京。

告以可即留此會商。

德云：看來此事在津商量不了，我急欲商辦，而中堂意思相隔太遠。我進京亦不過拜會總理衙門，游歷邊牆風景，數日即回國去了。

### 報英法二使行止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昨夜接通州轉遞二十二日密電，三兩節略均呈覽，旨意仍留巴使在津，看其如何調停云云。巴使已定於二十四日起程，今早適著繙譯官來說，該使因往復數次，未提及法越之事，心甚懸念，訂於明晨過署時暢談一切。鴻章復派員往晤巴使，作為己意，欲留其在津調停。巴云：德理固屢言越事在津斷無成議，未便深詢底細。德即將進京，我更不必留；儻有可調停之處，俟我到京接任後再來不遲。

下午，德理固過晤辭行，所有問答節略，錄呈察核。

先飭電局查鈔法國外部十九日寄德使密電六百餘字，未審所言何若。德使稱電碼底簿未到，似非捏詞。鴻章屬其明日檢查電語擬具節略。二十五日早晨再來面商一次，德使允可。但其晉京之意甚急，恐未能久留耳。

法使德理固來署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德云：本公使明日將往北京，今來辭行。

問：貴使近接貴國電報否？

德云：已接有電報二紙，一係十六日，一係十九日所發，惟密號碼底簿未經攜來，尙未知所言何若。想中堂已接會候電報，必知底蘊。

問：何以貴使來此未帶電報密碼？

德云：此乃交給隨員管理，該員所趁輪船已在大沽口擱淺，今晚即可至津。

問：貴使接外部密報，尙未查出，其中或有變通之處，何不俟隨員到津，將電報查出，果有變通辦法，再與本大臣商量，何必急於入都？

德云：看來在津商量不妥。但中堂既如此說，明日將電報查清，後日早間趁船進京，路過貴署，再來晤談亦可。

問：我勸貴使在此商一妥當辦法，然後至都面見總署王大臣，豈不更好。

德云：本大臣來華已近四月，在滬既未能與中堂說得合攏，嗣後在滬開居二月，意謂總署可指示曾侯在巴黎與我外部商量明白。誰知迄今又兩月，毫無成就。

問：近來曾侯與外部雖未說得合攏，但外部照覆尙未至全無商量，故本大臣力勸貴使宜將寄來密報查看明白，再與本大臣面商。

德云：我外部如有與貴國通融辦理之法，本大臣亦所欣願。惟辦理越事，總不外本大臣前日所言三條：一保護華商之在北圻者，一議定邊界如何展拓，一互相剿滅土匪。

問：本大臣見曾侯來報，稱貴國外部遞送節略，內並無助剿土匪之事。

德云：果如此，法國可自行剿辦，更易辦理。

問：日來見巴公使否？

德云：巴使與本大臣交情甚好，惟辦事意見各有不同，越事非彼所能攬預。凡辦交涉事宜，總須兩國彼此自相商辦，斷不宜令別國居中調停。德相畢士馬云：凡商家買賣經紀者，皆有中銀；辦理交涉，如請他國調停，他國即是經紀，亦必從中取利，所以不宜請人調停也。

問：美國楊使與貴大臣交情何如？

德云：楊使在上海時，見中堂之時較多。楊使每對本大臣云：此事我可居間調停。本大臣辭之云：此事我與中堂彼此可以自相商辦，不必他人居間。我在上海耽擱兩月之久，外人於我命意所在毫無所知。本大臣之意，以爲貴國會候既奉命與巴黎外部商辦此事，且看曾侯有何辦法。現在曾侯所辦崖略，中堂當已周知。

本大臣與曾侯素無交情，本不應議其長短。惟曾侯喜將兩國所議秘密之事，用錢賄託，登入法國新報。此爲各國大員所深鄙，卽是曾侯短處。本大臣前駐上海，亦不難賄購中國申報、滬報，盡說法國好處。

答云：中國大員於申報、滬報所議者絕不相信，恐貴大臣刊布法國好處，亦甚無益。

德云：本大臣正同此意。中國現在南、北、東、三面皆有強國窺伺，正宜與法國敦睦。中國與越南交界中間，斷不宜令別國再有偏處之勢。法國之進圖越南，並非有窺伺中國之心；實因泰西各國爭長歐洲，法國不得不於西貢、東京等處建立船廠、軍政，庶歐洲有事，法國緩急可恃。現在本大臣在中國爲時已久，尙無成議，不得不進京告辭，拜謁恭邸及總署各大臣，以盡奉使之職，亦不必再議越事。

答云：此係兩國交涉大事，斷非數日所能商定。貴大臣在上海時，雖與我相見數次，無如貴大臣持論過高，與朝廷命意相距甚遠，是以未能成議。我適有事回津，今貴大臣來津尙未十日，便以爲此事未能定局，遽欲晉京遊歷，未免過於亟亟，何不在此多住幾天，彼此從容議辦？且法廷簡派貴大臣前來中國，專辦此事。越南雖是小國，此事關係甚大，若能辦成，於貴大臣亦增體面。

德云：外國辦事以速爲妙。本大臣在此，恐無所益，未免徒費時日。

答云：疊接出使各國大臣來函，論及各國外部辦事，每有遲之又久，方有覆文者。是外國辦事以速爲妙，亦不盡可憑。

德云：現接家信，舍姪屢促本大臣回國，故不能久駐。今承雅意挽留，擬改於二十五日早晨起程晉京，趕將擬辦節略寫出於路過貴署時，攜帶來署，面交中堂閱商。如可商定，本大臣一面電致巴黎外部，中堂亦可



送轉總署察核。本大臣半個月後由京回津，屆時彼此皆有覆信，即可定議。

答曰：可。

遂別去。

### 籌議分界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本日已正，英國巴使路過，晤談越事甚詳；未初，乃下船開行。所有問答，擇要錄呈鑒核。巴使英明，露於眉宇，而歷練已深，非復二十年前遇事生風之態，將來共事，或不至如巴蘭德之專於簸弄也。

適接勅剛來電，分界宜先索虛價，所謂虛價者，即係尊處去冬與寶使所議，本是正論，亦是辦理交涉常道。目下時勢殊，法以越南新約為主腦，我雖傾國之力戰爭，恐亦未能辦到。而德理固亟欲赴京回國，若過迂遠其詞，更難冀有合拍之日。且勅剛致鈞署發電，擬以緯綫二十一度答之，河內即在二十一度也。因即斟酌電復來往電語，附鈔呈覽。如分界能早議定，則通商設關處所應在我之界內，或可漸期就範。

巴使於雲南通商未置一詞，似無於中取利之心。至所欲調停在二十一二度之間，按圖考之，當在太原、興化一帶，則北甯、山西我軍駐處，已在界外；我固未便應允，法人亦未必遵從。且俟德理固明早議商若何。鴻章既不肯鬆勁，彼亦豈肯再留。

下午美國楊使過晤，謂昨晚見德理固，亟欲進京，在京擬住六日，或再與尊處議辦耶？頃接滬電，黑旗又捷，圍困河內。法文武不和，提督波滑有告退之說。未知確否。

與英使巴夏禮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十點鐘，巴使晉京路過公署來見。

巴云：昨晚晤法使德理固，據云越南事宜與貴中堂將有成議，確否？

答云：此事甚難商議。德理固所論與法國外部交會侯節略似不盡符。聞外部所開者，祇有最要兩款，德又添出助剿土匪一款，我業已指駁。據德云：本月十六、十九兩日有法外部來電，參贊尙未抵津，未及檢視。我告以姑俟兩電繙出，再擬辦法。德云：現擬少遲一日晉京，將所擬辦法寫出，商有端倪，卽行起程，俟半個月後由京回津，屆時彼此國家皆有回信，再行會訂。但其所議必甚相遠，一時何能有成。

巴云：巴黎外部所開兩款，可以密告否？

答云：曾侯來電簡約，大致不過爲通商、分界之事。惟德理固有保護中國商民之說。我駁之云：中國百姓，久在越境西貢各處貿易，相安無事，與英、德各國商民無異，何必特提保護華民。若華商在越，獨令免納關稅捐項，諒亦不能辦到。是保護中國商民一節，本無可商。至法國外部所論，卻是指將來通商，應以何處爲界。所以我勸其先聞來電，再作議論。惟通商分界二事，包括甚廣，必須從長計議。

巴云：法外部通商擬以何處爲界？

答云：其意欲由紅江以達雲南邊境。

巴云：分界一事，兩國如何議論？

答云：上年寶大臣會議在紅江左右分界，尚未定見。但越南全境皆我屬土，本不可強分畛域。現在允與商辦，即是中國顧全友誼，勉徇法國之請。赫德前有條陳，尙擬以緯綫十六度越南都城爲界，由中法分爲保護。

巴云：此尙是法兵未攻越都以前議論。

答云：今昔情形原有不同。曾侯之意以二十一度爲界，法國則欲以二十二度爲界。本大臣昨擬以河內爲界，即在二十一度，似於法國甚有益處。蓋河內以北如歸中國保護，自應設法疏通商路，收撫黑旗，勿與商務有礙。法人可省無數兵力、餉力；且以河內爲界，法兵留防暫不必全撤，於法國面子亦下得去。查史書，漢時日南、交趾本列郡縣，與內地各省無異，唐時乃棄爲外藩。明初收入版圖，後因土蠻反側無常，不值虛耗財力，乃復封立藩王。可見該國情形甚不易治，此固中外皆知。今法國不考究往事，並未慮及該處土人難於撫馭，遽欲以力奪勢取，不知土蠻游匪居萬山之中，法兵獲勝，彼則散入山谷；法如撤防，彼即復出爲患，法亦何能常置戍兵數萬人，糜有用之財，守無用之地乎？法國未能深維終始，徒徇一二奸商之請，利其礦藏，而欲發兵襲取，如何能以久保，後來當必悔其非計。

巴云：法國擬以二十二度爲界，中國擬以二十一度爲界，據我看來，在二十一二度之國中分其地，或可議結。

答云：中國國家即二十一度爲界，尙未必答應。我昨有河內以北歸中國、以南歸法國保護之語，此是我一人私見，乃接曾侯電報，亦有此等議論，所見略同。法國若肯照辦，本大臣尙須奏請朝廷示下，亦難保清議。

之不見責也。越南久列藩封，法國始則割據，今竟欲併吞全土，其輕視中國爲已甚，中外官民均甚憤怒。巴云：我非法人，斷不替法人說話。但世上無論何事，皆有兩邊意見。貴中堂現在所說，係中國意見；法國亦有法國意見。從前法國教士入越南傳教，被越人虐殺，當時法並不知越爲華屬，遣兵至越爲教士復仇，中國並未過問。迨南圻爲法蠶食，始而三省，繼而六省，中國亦不過問，法國乃有甲戌之約。今法藉口於越南不遵條約，發兵問罪，中國方行過問，此各國所不解也。

答云：越南分南北二圻，中國封爲藩屬，原爲保固邊疆起見，並不專爲越南，則北圻自重，南圻較輕。此論其地勢也。法國割據南圻六省時，適中原多事，髮捻回口相繼用兵，南圻地甚遼遠，中國實未聞知；即使聞知，兵力尙分顧不及，亦不得不重其所急而輕其所緩。此論其時勢也。今十數年來，中原無事，法國乃竟侵入北圻，與中國南邊三省毗連，實倡處此，中國斷難坐視。此又今日不得不與法國計較之勢也。

巴云：越南北圻地瘠土惡，中國不值因此小事與法失和。我知法人實毫無欺藐中國之心，亦何必遽與爭戰？法人此舉，即使辦到通商雲南，其最利者爲華人，英商次之，德商又次之，於法國殊無大益。我看法人此舉殊爲失算。

答云：法人據我屬國，安得稱爲絕無欺藐？

巴云：中華之屬國，與歐羅巴之屬國有別。歐羅巴屬國，內政、外交皆由上國作主，中國則徒擁虛名，得一屬國固屬無難，惟後來生出多少難辦之事。

答云：中西風氣各異，由來已久，難以強同。

巴云：我亦知之。每勸德理固將就了事，聽否則不可知。

告以德使不日赴京，如與總署議辦越事，巴大人可以從中調停。

巴唯唯而去。

### 述爭界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本日上午，法使德理固來晤，辨論分界一事，至未初乃散。彼定於明日起程進京，午後曾發電報奉聞。所有問答擇要錄呈節略，並將該使譯送法外部電信所開兩款照鈔呈覽。當與該使檢取法國刊繪越南全國核對，彼指稱第一款北圻海岸之二十一及二十二緯度中間，自此往西至紅江，流出中國界外之處，即欽州交界海岸斜趨而西上至保勝也。欽州海岸不及二十一度，保勝又不及二十二度，故云中間也。其腹地僅劃至高平以南，又在太原、宣光以北，不獨與鴻章所擬河內迤北之二十一度小界不符，即與巴使調停之二十一、二度中分平界亦不符。此是訪剛電稱甌脫之意。至云兩國均不得紮兵，尤悖謬難行。訪剛電商，能至二十一度，則北甯、山西在甌脫中，甌脫不得紮兵，亦何可許。鴻章故仍堅持河內以北歸華保護，河內以南歸法保護，初議較為崎嶇。詎舌敵唇焦，該使堅執不允。且謂允之則首領莫保，語甚決絕。將來督謁鈞署，必有囑瀆，或者仰仗運籌，可令就範。窺其立意，此行若成，回國可全體面；不成則挾恨挑釁，固無已時。業將今日議辦情形，大略電告訪剛，附鈔呈核。

與法使德理固問答節略 附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上午十點鐘，法使德理固來見。

德云：日前法國外部來電，現經譯出，所議分界、通商二事，與中堂前日所說相同，此事自以分界爲重，界一分定，則通商事宜自可商辦。

答云：分界事，德大人如何辦法？

德云：我與外部一樣意見。

答云：越南本我屬國，其全地皆爲中國屬土，本無利其土地之意。今法兵已占南定，河內各省，法國必欲與我分界，我意北圻距中國邊境較近，自應將北圻全歸中國保護。

德云：越南全境皆應歸法國保護，這話斷不能行。

答云：萬不得已，必如我前日所說，河內以南歸法保護，河內以北歸中國保護。至廣西、雲南等省邊界，本有一定，今日所議乃是中國保護越南之界，界內土地，仍是越南所有。但有土匪滋擾，中國可派兵剿辦。

德云：定界之後，或歸入中國版圖，或僅由中國保護，原可由中國自便。惟外部之意，若由北圻海岸斜趨至保勝定爲甌脫之地，界畫可略寬些。若分定邊界，由中國自行主持，應在滇、粵本來邊境之外，不能過寬，斷無允至河內之理。

答云：非將河內以北分歸中國，我亦斷不敢允。

德云：此層萬辦不到。法國近在順化郡城與越南立有條約，越南全境均歸法國保護，已由兩國朝廷批准，法國一定要照新約辦理。今貴中堂謂須以河內爲界，是法國割地以與中國，顯與所立新約相背。

答云：順化新約，中國萬不能認。中國衆人意見，擬將北圻全歸中國。我思此事總須彼此相讓，方能有成。法兵現駐河內，即以河內以北爲界，法國可不退兵，已是格外相讓了。

德云：我意擬由滇、粵原有邊界約拓開十五里爲新界。

答云：此語與中國命意相距太遠，亦與法國外部之語不符，請將外部來電詳細察看。

德即將外部電報檢出，內云第一款於北圻海岸二十一、二十二度兩條緯綫之中任擇一地，由該地畫一界綫，直至保勝，定爲斷脫之地，中間兩國均不得紮兵，設立砲臺，如有土匪滋事，兩國會商出兵剿除。第二款，擬將雲南蠻耗即蒙自地方指爲通商口岸，由紅江直達該處，與別處通商口岸無異等語。曾侯請斷脫之地，兩國辦事均多不便，因以改正邊界爲說。查改正邊界四字，萬國公法本有一定意義，僅可將原有邊界略爲增減，不能過多，故我有拓開十五里之說。今貴中堂擬將河內以北歸中國保護，是分割越南土地，並非改正邊界也。法國固萬難答應。即爲中國計，今忽割取越南土地，則中國所有屬邦皆有自危之心。

答云：中國本不利屬國土地，但爲之保護而已。

德云：越南一國，中法兩國分爲保護，嗣後必啓爭端，永無和睦之時，將爲長久之敵國。我所議分界，本爲保全和局起見。中國名爲保護越南，實在毫不保護，故越南不願中國保護，而樂受法國保護。

答云：中國若不保護越南，試問十數年來李揚材、陸之平、黃崇英等擾亂北圻，誰爲出兵平定之乎？

德云：法國攻入順化都城，中國何不出兵保護？

答云：法爲中華和好之國，不便即議出兵助越。今以河內爲界，亦因法兵已據河內，未肯退出，乃是格外通融辦法。

德云：兵在河內，則河內歸法國；設法國再添兵前進，攻得地方，彼時仍應分歸法國，此事便難以唇舌商定，仍當以用兵爲主。

答云：昨日英國已使晤談，亦深以法國此舉爲失計。北圻地瘠民貧，所謂礦藏皆靠不住；雲南屢經回亂，調敵非常，土貨出口無多，洋貨銷路亦滯。昨得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在巴黎來函，晤見創議東京開礦通商之涂善義，亦言從前妄發此等議論，實在毫無把握，不料事勢竟至如此，深用追悔云云。即使紅江開有通商口岸，首享其利者爲華人，英人次之，德人又次之，法國商人本少，何樂於爲此？

德云：我亦知於法國無甚利益；但事已辦到如此，斷難退縮丟臉。分界如可辦妥，可免日後口舌。查萬國公法，兩國交界，宜以名山大川爲限，請貴中堂於地圖演，粵邊界外照山川形勢畫一界綫，以爲兩國畛域何如？

答云：分界總以里數或緯度爲準，至按照山川形勢分界，應俟兩國定議後，派員察看酌辦。現在總須定一大略里數，或二百里，或三百里爲限。貴大臣處亦有地圖，何不於回寓後約略畫一分界，再來相商。

德云：我不便劃界，我意照中國舊界拓出十里，因大砲彈子所及不過十里也。

答云：德大人纔說十五里，又變爲十里，豈非笑話！



德云：十里、十五里皆指大略而言，如遇名山大川，在十里之外或百里之內者，卽以爲界，亦無不可。

答云：此說更爲懸虛，河內以北爲界，尙是我遷就法國之意，朝廷衆議，總以北圻全歸中國保護爲主。

德云：本大臣在滬卽早知此事不諧了。

答云：貴大臣奉使來華專辦此事，今無成而歸，於顏面甚不好看。

德云：本大臣在法辦事，頗有聲名。今辦此事，若照中堂所議，不但弄壞聲名，甚至莫保首領，實在無法能辦。定於明日起程晉京一行，謁晤總署王大臣，卽回國了。

答云：何必如此顛頭？請歸寓細想後，再行會商。

德云：徒費時日，毫無所益，請卽告辭。

答云：我與貴大臣商辦國家大事，未能成議，殊爲可惜。

德云：兩月前貴中堂在滬時，如能議妥，卽可無順化之事。今又延宕，此後事變必多，愈難設想，誠是可惜。本大臣與貴中堂頗有交情，故敢效其忠告，非虛語也。貴中堂當切記之。

答云：貴大臣執定此議，必辦不成，如可通融，總有商量。遂別去。

呈越事機要兼保陳季同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昨接丹崖七月七日來函，鈔寄與駐德法使郭式爾談越事問答節略，及隨員陳季同六月間過巴黎探

訪越事密記各一冊。丹崖函稱，未敢逕達鈞署，惟內有關機要事件，謹照鈔呈覽。

陳季同由閩廠事生奉調出洋繙譯，前在巴黎有年，與其相臣、外部、議員等頗有交情，其人亦深知大體。上年告假回閩，鴻章屬於今春來津而詢一切。適值法越翻覆之際，密令於路過巴黎小住半月，查探該國執政情實。脫使之前倨後恭，及另派巴德那駐京，蓋由陳季同諷之也。雖日前法越事已稍變，而察其執政與陳季同面談者非欲與中國開衅，又不肯分界保護，此事殊不易處置也。

### 論越事

光緒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昨奉公函以滇、粵出關各軍，無坐視法人吞盡北圻之理，擬將法人種種挾制情形，照會各國，並令防軍如法兵來犯我駐守之地，不能不與開仗；其在華各國及法國商民，仍應力加保護，免致牽動全局。一面電致勸剛，照會法國外部，看其如何答復，屬即妥速籌覆等因。仰見義正詞明，慮周思遠，欽佩曷任！

竊查中國之於屬邦，向止循封貢虛文，並不干預其政事，侵占其土地，原係聖朝寬大之典。自歐洲各國東來，窺見此意，遂生覬覦。其在南洋與英、法占地相近者，如緬甸、暹羅，舊皆我屬，今已為英人分治，其國君擁虛位而已。同治年間，法人藉端索踞西貢六省，亦英之故智也。

甲戌法越之約，羅使照會鈞署，隱為嘗試。雖覆以越為中華屬邦，惜未嚴加駁斥，不認此約，致彼得以有詞。是以上年勸剛與法外部初議此事，即大齟齬。迨寶海過津，鴻章與之反覆籌商，兩相遷就，姑如所陳三條，令其派員會議。蓋深知法志難糜，事局難了，欲及早收束，為竊靡勿絕之計耳。詎料法廷翻覆，而華人亦務為

高論，即使法仍會議，亦必無成。

今事勢至此，更遇不如寶海會商之時。西國公法，以兩國訂立條約爲重。本年七月，法越新約雖由逼脅而成，然越南固自爲一國也。其君相既肯允行，各國無議其非者，豈中國所能代爲改毀？今若聲罪致討，須爲改毀此約，則必自量兵力，餉力能驅逐河內、西貢等處法人否？能變易越王否？能誅繫訂約之奸臣陳廷肅、阮文祥等否？據在津陪臣范慎遠、阮述等密稱陳廷肅、阮文祥久附法人，甲戌約，阮文祥主之，今新約陳廷肅主之，而陰受命於阮文祥。二人皆駐王左右大臣，名爲通臂，實則誠順，惟逼是從。

非辦到以上三層，則法不能屈從，約不能改毀。揆之目下中國人才，兵餉，皆萬萬辦不到者也。乾隆盛時，大軍克河內月餘，旋以敗邊，遂因阮光平崛起而封之，不加詰問；況在今日，況加以法國勁敵乎？倪、徐兩君，實不知兵，不知洋務大局，其言多不可信。即所稱明告各國，然後師行無阻；此與各國何干？更有阻我師行者？美、英兩國方允從旁調停，旋因前所議相去懸遠，遂置不問。今即將各情照會各國，不過仍作壁上觀耳。譚敦邦、何天爵皆參贊也，人微言輕，或更有幸災樂禍之意，所言似不必聽。德理固自京回津，往還兩次，每謂越約已定，我無所求於中國，故尊處不提，彼亦置之勿論。鴻章自不便再議。昨蒙鈞函商及，因馬道建忠熟諳法語，與德使尙相投洽，密屬其作爲閒談，往探口氣。茲將問答節略鈔呈台覽。其言固不盡可憑。然查電局近日法廷與德使往來密電甚多，其商請該國添兵進戰，未必無因。尊處即電致前剛照會外部，想其答復之語，亦大略相同，未必有所畏懼也。

細繹尊議，撤令滇、粵防軍，如法兵犯我駐守之地，不能不與開仗，似止有如此辦法。第念開仗以後，我勝則法必添兵再戰，我敗則尙可退回本境，法必不遽深入，亦尙不至牽動大局，屆時再徐議分界畫守軍機至

密，似不必遍告各國，跡近張皇，而實無裨助。

法外部與勸剛嫌衅已深，以後難商此事。聞法約立後，國人欣慶。十月初間，議院復開，斷無不贊成之理；即設法用開，勢有難何。屈計冬內，北甯勝負已見，將來新使巴特納來華，或與妥議收場。但據德理固云，巴使一時不來，誠慮另有詭計耳……

馬道建忠與法國德使問答節略附 光緒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建忠云：貴國添兵前往東京，新聞紙所載不一，其數究竟已到者若干名？

德云：十日前已到三千，近日續到一千，共計添兵四千名。

建忠云：前聞貴大臣說黑旗兵業已解散，北圻並無匪黨，何必添兵如許之多，致糜軍餉？

德云：據本大臣之意，尚須調兵四五千，乘此冬令水退，可以掃盡北圻。

建忠云：北圻境內除黑旗外，並無其他土匪，設使貴國兵丁與中國官軍駐紮北圻者相遇，亦將開仗乎？德云：貴國軍兵何故駐紮北圻？

建忠云：我國官兵自十年前已出邊境，深入北圻，剿滅土匪。且貴大臣在上海與李中堂曾云，貴國兵丁現在北圻，專為攻擊黑旗，至中國官兵，非在黑旗路上，貴國兵丁必不與之開衅。

德云：爾時尚未攻取順化都城，爾時尚未重立新約，故我國未曾有保護全越之責，今已非其時矣。

建忠云：吾兩國仍然和好，吾國官兵駐紮北圻，不與貴國官兵起衅，貴國何為先開衅端乎？

德云：余實告爾，本國業已電諭統領古爾貝，飭令添兵到齊，務令將北圻境內凡手持兵械者盡行

掃清。古爾貝已電告本國，謂北甯一城，駐有中國官兵甚多，如何辦法。本國電答，以凡在北圻境內手持兵械，無論係中國官兵與否，皆以土匪論，一概驅逐。故古爾貝俟下月初水陸並進攻擊北甯，且出奇兵抄襲其後，斷其退路，此計勢在必行，未知曾侯已電告貴國否？

建忠云：曾侯電報與否，非余所知。今晚所問各事，實屬私見。

德云：吾知曾侯必不能偵探各事，即如德國與英國合謀前往朝鮮，於貴國實有不利，此事已謀八月之久，各國公使無不偵知，曾侯亦曾電告貴國乎？又如巴夏禮與香港巡撫鮑溫在北京電告英國，沙面之事，設有其他虞，香港戍兵一千餘名當即調往廣東，相機辦理。本大臣現接香港電報，稱英兵業已準備，隨時可往，曾侯亦曾電告貴國乎？總之，東京之事，曾侯既不能了，靜以待時他日，自當以不了了之。

英使巴夏禮來談節略

附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又詢云：巴大人近日接英國電報否？

巴云：祇接信函，並無電報。

問：法越之事有所聞否？

巴云：毫無所聞。正欲請教，近日中法情形何如？

答云：正在相持不下。

巴云：所謂相持者何事？

答云：總署所發通行各國照會，巴大人想已聞知。曾侯亦照發一分，以與法外部。中國官兵駐紮北甯、山西者，萬無退理。法國竟以退兵爲請，中國不能答應。如果法國故相侵犯，惟有與之接仗。

巴云：何不暫退，以保和局。

答云：法國欺人太甚！我若退兵，豈不丟臉。

巴云：與之用兵，其勢必更丟臉。

答云：用兵何至丟臉？

巴云：何不請人調停？

答云：我在上海與脫利古議此事時，楊約翰亦適在滬。約翰極欲居間調停，脫利古從未肯。

巴云：我初到北京時，即接有本國電信，屬探中國口氣，肯請人調停否？我即詣總理衙門探詢其意，總署諸位辭以不必，且看後來如何，故無從効勞。此事如在天津辦理，即應歸中堂專辦；如在巴黎辦理，即應歸曾侯專辦，以免彼此或有參差。

答云：此事仍由朝廷做主，曾侯與我均不能出主意。

巴云：究竟事體甚小，兩國何必因此用兵？

答云：脫利古在津議此事時，說到盡頭處。我曾想出一法子：據我之意，中國之兵已駐北甯、山西，法國之兵已駐河內，今於北甯、山西之南，河內之北，畫一分界，兩國均可不必退兵，豈不甚好？分界立約既定後，兩國各留數百兵以守邊界，其餘兵隊均可次第撤回，彼此即相安無事。然此不過我一人私見，脫利古大不謂然。

祇可聽之……

# 覆陳法越兵事

光緒十年正月十九日

公函審量法，越彼已戰守情勢，屬令妥籌具復等因，具見料敵制勝，算無遺策。

查尊議所慮四端，極中肯綮。法之陸軍新舊合計一萬數千人，滇、桂兩軍及劉團合計則將三萬人，若在陸路交戰，似足相敵。惟其相形見絀者，法所據之海防、南定、河內、海陽、山西各處河套環繞，利用舟師，法人長於水戰，又多淺水輪船，水陸相依，最爲穩固。華兵僅賴營壘砲臺，無得力兵船，無善用水雷，此不可恃者一。法人持一後膛槍，操練熟悉，藥彈備齊，兼有輕砲隊相輪而行，離水近處，兵輪大砲又可夾擊，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滇、桂各營後膛快槍既少，或有槍而缺子彈，操練又素未講求，輕重砲位更少，徒以肉薄槌擊取勝，不獨險山於此事隔膜，卽查卿久統滇軍剿回□，亦祇慣用內地槍砲，於洋器究少閱歷，此不可恃者二。所幸興化、宣光、太原一帶，跬步皆山，我軍可憑險設伏，人自爲戰，敵斷不敢深入。興化雖在江邊，聞紅江至興化以上漸多淺灘，兩岸有陸軍牽制，輪船礙難暢行。惟北甯城後有河道通海陽，小輪船可到，是以丹崖探電，有添船截後路之說。但使黃桂蘭等能設法塞河攔阻，彼僅以陸隊攻我臺壘，堅忍苦守，未必驟下；卽一處被陷，亦未必處處瓦解也。

尊意三省併力，四路進攻，爲先發制人之計。目下法人踞守各城，實得形勢，皆有水陸相依，無瑕可乘。若攻堅則徒損精銳，難遽得手。或令多方擾之，乘虛襲之，以分敵勢可矣。昨復查卿函，略示此意，鈔呈鑒核。

至承詢津局現存林明敦、士乃得等槍及南洋舊存各後膛槍。查北洋淮練各軍前皆操用士乃得、林明敦，近年一律改用哈乞開思毛瑟等新式，其全營用哈乞開思者即不領毛瑟，欲仿西兵槍用一式，並飭局專購兩種造子機器，源源應用，其各營繳回士乃得、林明敦，復修整以應各省調撥，故現存無多。金陵軍械雖通報敝處，向不越俎。茲查上年十月報冊，尙存林明敦中針邊針九千餘桿，內邊針不若中針合用。馬梯呢一萬餘桿，則係英國精器，皆幼丹、峴莊陸續購製者。聞江軍每營前後膛參用多不一律，而又吝不外撥，由左相年衰健忘，附開清單，可否酌量指撥，桂各若干以應急需，每槍須帶子五百個爲要。

### 報越軍消息

光緒十年二月初三日

頃接振軒正月初八日來函，寄到坐探越南軍務委員唐銳沉去臘十五日密稟五紙，又振軒加函夾單二紙，事關秘要，未便匿不上聞，謹將原函兩件奉呈鑒察。

劉永福軍敗，焚殺鄉村，與民爲仇，太無紀律，無怪法人目爲土匪，似不足倚以進取。彥卿赴興化後，或有約束拊循之策耶？

粵軍多娶越婦，振軒既嚴飭黃桂蘭查辦遷移，軍心或漸冀穩固。

### 論邊兵退守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四月杪，法兵官福祿諾斯約本回國，瀕行時來詢簡明條約第二款，北圻各防營調回邊界，究已調回何





# 申明福祿諾原議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九日

鈔示與法國謝署使問答節略及來往照會，並詢福祿諾瀕行各語，是否有詐作續約之說，循誦再三，殊爲詫異。查福祿諾瀕行所言，彼此問答大意，已略具於五月二十三日函內，茲再爲左右詳細陳之。

查福祿諾於四月二十四日起程回國，二十三日來署辭行，談次，取出法文節略一紙，令繙譯官譯述，內有三條：

- 一、該國已派巴德諾爲全權公使，與中國會議詳細條款。該使離順化後，卽來華。
- 一、該國應保護北圻全境。提督米祿擬二十日後卽派法兵或越兵前往高平、諒山；四十日後前往保勝至紅河兩岸。無論何處，宜調置法兵或越兵前往攻擊黑旗或其他匪黨，中國兵營宜限時退出。
- 一、本國卽行通知巴德諾，應將去歲法越新約第一款內所有卽大清國云云刪去，無非禮敬中國，不願傷其威望。以上各節，皆係申明約內第二、第四、第五各款所當講解，與應辦各事等語。

鴻章常以第一、第三條均應俟巴使到後酌議，暫可毋庸深辨。彼注意係在第二條，中國兵營限時退出。卽面告以滇、粵各軍開分紮諒山、保勝一帶，皆距中國邊界甚近。十餘年來，久駐剿匪，屬邦賴其彈壓，與法國毫無關礙。茲既議和，應俟詳細條款定後，再議辦法。今汝國商令限期退兵，語近脅制，我實不敢應允，亦不敢據以入奏。福仍力請照約將防營撤回。告以相距過遠，該處情形難以遙度，總在統兵大員隨時察度妥辦。我勦法兵不必急於前進，卽與華兵相遇亦勿接戰生衅。福卽辭去。其電報該國，不知如何措詞，當時實未備文。

照會，更無所謂續約也。彼此游談，不足爲據，是以未及函陳鈞署。但於致滇督、桂撫函內，述及福祿諾有限期退兵之說，屬其相機進止，隨時察酌情形奏明辦理。我既不能深入越境奪占膏腴，則越邊叢山荒瘠之地，似得失無關輕重也。

初八日駐煙臺之法提督利士比遣其中軍日格密來詢諒山近事，頗多恫喝，謹將問答撮要鈔呈鈞覽。據稱法斃兵頭一、兵七名，傷副兵頭一、兵四十二名，知必設法洩憤，不肯甘心就範。除飭各海口防營嚴密戒備外，專肅密覆。

# 法國副將日格密來談節略

附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八日

早晨十點鐘，日格密云：利提督有要事奉達，特遣格密來津面談。詢云：利提督有何見教？

日於懷中取出洋字一紙云：此係利提督接到法國駐紮北圻陸路提督米樂之電報，內開法國遵照天津條約，遣水兵並越南土兵各三百名前往諒山。行近該處，約有兩天路程，忽遇中國官兵四千人，遽遭攻擊，計陣斃兵頭一名、兵七名，陣傷副兵頭一名、兵四十二名等語。查簡明條約第二款內載中國約明將所駐北圻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等語。今中國官兵在諒山南邊相距兩天路程之處攻擊法軍，顯係背約。現在據利提督看來，中國如能與法國以實在憑據，以後永遠不肯條約，並許法國以賠償，則事機尚可轉圜；否則，水師總統孤拔必率舟師前來中國侵擾。

答云：華軍駐紮諒山，已逾十年，應否退紮，一俟詳細條約議定，朝廷自有權衡。據南廣來電，此次法兵先開槍砲，聲開自法，安得轉以背約相責？至條約在所必遵，亦勿庸過慮。

日云：天津簡明條約，係中堂畫押，今棄而不用，是中堂花押不足憑了。我們外國人以中堂爲中國宰相，權柄極大，故與訂約，以昭憑信。今竟違背不遵，是中堂並非中國執政。試問今之執政大臣爲誰？

答云：貴國公使在京當曉得了。凡替國家辦事，總須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俟巴公使到後，自可詳妥議商。

日云：諒山既有此信，巴公使即不來了。此事中堂既無權柄辦理，總須孤拔與北京執政面議。

詢云：孤拔何時晉京？

日云：所謂面議者，係以兵戎相見。

笑云：孤拔要晉京，先要經過津沽，有我在，恐不易過也。

日云：屆時便見分曉。背約一事，在萬國公法中情節極爲重大，中國想未深知。

答云：中國並無背約，法國先自開聲。

日云：福祿諾臨行時，曾經面請中堂，限明西歷本年六月初五日將北圻官兵退回等語。今已過限一月，北圻尚有官兵，非背約面何？

答云：福祿諾臨行雖有是語，我曾告以限期退兵，事同挾制，此事斷做不到。我若以此語奏明朝廷，必觸朝廷之怒。滇、粵各處官軍，亦非我所能節制。三個月後，詳細條約議定，朝廷自有權衡。是我並未允許福祿諾限期退兵之說，何所謂背約乎？且此事當時福祿諾面請，即經我面駁，故彼此皆未動用公文，尤無所謂約也。

背於何有？

日云：原約第二款云「即行調回」，「即行」二字，乃即刻之意。今未調回，顯係背約。爲中國計，急宜將廣西兵官懲辦，以謝法人，再認兵費、賠費，方保無事。

答云：俟詳細條約定議，彼此再行撤兵，亦不爲遲；賠償更無此理。

日云：中堂如此說法，格密即無須久留。

詢云：孤拔幾時來華？

日云：中國海疆處處震動，遠近砲聲不絕，即孤拔來華時也。格密明早回煙報命。

答云：回煙晤利提督代爲道念，此事終望不致決裂。

日云：既經背約，和局終難保了。以上所陳，俱係實情，毫無假飾，惟望中國留意。

遂別去。

### 陳美使勸和

光緒十年八月初十日

美國楊使來津晤商，該外部電述法廷之意，欲從中講解，昨已將問答大略，電達在案。

初九下午，往拜楊使，出示外部電語，法仍有索八十兆佛郎之說。明知虛誑，不得不疾言厲色，斷其妄想，並將中國現在辦法和盤托出，屬其轉達外部，徑告法廷，使之或有警悟。楊使見鴻章詞嚴義正，無可置喙，僅求仍照天津原約議辦，並謂法如願請美國調停，中國仍照初意亦允美調停，以此電覆外部，據稱昨晚已發。

該使在此候覆，再行知會。

竊思中法戰局已成，原無議和之理。但使交戰一二年後，亦須議和了局，設再奪據要地，更恐收拾為難。事已至此，在我斷不能先向法國議款。而閱美外部電語，似法有悔意，陰託居間，楊使亦稱實係法廷所屬。將計就計，似未便拒絕到底，不稍開一綫之路。楊使謂如覆電尙有可議，擬在津籌度大略，再回京與貴署商辦。是否有當，伏祈卓裁。謹將是日問答節略及美外部電信鈔呈，可否代奏，並希酌核。

再，昨接劉省三七月二十六日手書，語多激切。省三智勇邁倫，非畏葸者比；然臺灣恐難保守，固係實情。不敢徑達醇邸，應否轉呈之處，並乞核辦。

探聞法兵船四隻在山東廟島一帶游奕，未知確否，容探實電聞。

# 與美使楊越翰問答節略

附 光緒十年八月初九日

初九日下午三點鐘答拜楊公使，寒暄畢，楊云：本國電飭代法說和，其原電業經督參贊譯為華文。昨承詢及，敢以奉閱中堂。

閱畢，云：看此電報，法人措詞背謬，令人動氣。中國別無辦法，惟有用兵。

楊云：原爲此事難辦，故特來津奉商。

答云：電報內稱孤拔即將盡力從事，何以尙無動靜？法國何不令其北來，與我決戰？

楊云：法方屬美轉圜，想孤拔當按兵候令。中堂宜顧大局，想出辦法，免法兵驚擾北邊。

答云：此間有我辦防，法兵諒不敢輕犯。其在閩口，乘我與彼正在商議，法舟闖入內河，欺我統帥素未知兵，法軍預期竊發，此等舉動，無異野番海盜行徑，法國正宜引爲深恥，何得大言不慚！我今別無辦法，祇有用兵。不知楊大人有辦法否？

楊云：此事關係中國，本大臣不敢代出主意；中堂頃間所說，辭直理順，無任欽佩，尤不敢妄加議論。惟本大臣此次係奉國命而來，不得不爲美廷代達一切。

答云：從前中國尚有曲保和局之意。無如法人欺人太甚，船政事裂，中國決意與法用兵，法國何得猶萌索費之妄想？

楊云：恐中國不能與法常戰，電報內有別項抵法之語，何不卽從此意想出辦法？

答云：中國地大物博，何以不能常戰？兩月前，總署請美調停，原欲保全和局。若旁人調處，謂宜從寬撫卹，亦在所不惜。法人蠻抗，妄燬船政，並閩省兵船。當初國家不惜厚薪，雇用法人，開設船政，仿照法國兵船圖式製造，原是法人好意。今乃不顧臉面，自行攻燬，可謂無禮、無名之至！法人不講情理，仍擬索費八十兆佛郎，背謬已極！今我惟有與之用兵，一錢不給！中華爲東土第一大國，國體所關，斷難假借。試問歐、墨兩洲小國肯受如此委曲否？

楊云：斷不能受。電報所開，並非本大臣主意，不過轉傳國命而已。但使能得一互讓之法，與兩國體面無傷，此事便可了結。

答云：天津簡明條約，中國已讓到極頭地步，法國已占盡便宜，我爲議約大臣，知之最悉。徒爲息事安民

起見，故特格外包容，與之定議；中外臣工不以爲然者甚多。法國尙不知足，藉口諒山之事，小題大做。法相茹費理不善辦事，題目全已認錯了。揣茹費理之意，以爲現在中國情形與從前無異，可以兵力挾制。咸豐季年，英法同犯京師，我卽曲意議和。法國至今尙欲狙其故智，不知當時髮捻披猖，中外騷動，中國不得已而議和。今則內地既無盜賊，海防布置亦密，情形已非昔比。法國財賈兵單，中國所深悉。法於閩口先用詭計，他口恐不易攻，法卽能攻，亦不能守。我在外省督兵多年，所部驍帥宿將，欲與法死戰者多，卽英、英、德三國將官白願投効者亦正不少。望貴國外部通知法國，轉飭孤拔，如果再攻他口，務當格外小心，切勿自貽伊戚。

楊云：中堂公忠體國，持論最正。惟兵事久延，民生受害，中國亦宜計及，何不再請美國調停。

答云：請美國調停，兩月前中國本有此說。今法背謬至此，中國祇有用兵，萬不再請說和。

楊云：用兵傷民，有何益處。

答云：法國在閩舉動，臣民共憤，願雪國恥，何恤死傷？

楊云：法如欲守天津簡明條約，中國可否與和？

答云：中法用兵，前約已廢，中國可以隨時遣兵至東京以困法。如法翻然改悔，自知索償之非，中朝素示

包容，或可仍准前約。

楊云：如法先請美國調停，中朝可否照准？

答云：法如先請貴國出爲調處，中國或可照准。但居間所議，亦須公平，方可服人。我旣與法用兵，總不先

請。



楊云：此語可否電達外部？  
答云：似可電達。惟楊大人須將我所說情理原委，詳電外部，轉達法國爲要。如慮報費太鉅，中國報局可以代出。

楊云：自當照辦，報費勿庸代出。俟奉到本國覆電，再請面晤。惟望和議可成云云。  
遂握別回署。

### 美使楊越翰譯鈔外部電信

附

本國外部大臣給本大臣電報內云：

本國外部大臣，想中國如仍照從前天津五條和約，還照從前法國所要之八十兆佛郎，以十年爲限；若如此辦法，約本國出來調停，法國似亦允從。以上二條，本國揣摩法國，可以允從。然又聞法國國主有諭旨給孤提督，盡力從事。至中國照前請本國調停，本國無不樂意；然不可以以上所擬者謂爲本國主意。又想中國如不肯給法國八十兆佛郎，或另給別項亦可。

此電報係西國九月十三日即中七月二十四日自美國京城發。

### 劉爵帥基隆來函

附 光緒十年八月初七日到

某隆自法船出閩口後，日有警報，兵單不能分守，處處可虞，銘傳惟有盡人力以待天命。內廷調度，用左

相督師禦法，時事可知。法以船十數隻，即牽制全局，中國各顧各防，置臺島於不問，即有兵來，亦難裝運，將來大局愈壞，非到不能收拾之際，不知轉圜。吾師尙須維持全局，早日設法挽回，或可轉危爲安。醇邸處或請函商，不妨以銘傳言告之。本日已照此意電達左右。出關之兵，岑、潘、鮑皆不能講求紀律，若一旦敗回，則挽回更難。銘傳爲大局計，非僅爲臺計也。

### 論法約中西異文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密函鈔件，謹聆一切。

初四申刻，法領事林椿、繙譯官微席葉來署面遞約稿法文六條，並微席葉所譯華文。據稱係照該外部來電法文繙出，字句毫無不差。鴻章將鈞署鈔寄六條與之逐細核對，不但字句多有參差，即意義亦間有出入。如第一條，『永遠不得過中國邊界』，法文則遺漏『永遠』二字；第三條，北圻酌擬分界處所，我最著意，法文則無；第七條，『日後若中國創造鐵路』一句上，法文則添『一面議定』四字；均爲緊要關鍵。其他語意含混之處，無非利彼損我。鴻章當就原稿上略爲簽出數處，令林椿等帶回，請巴使電商外部添改。該領事等謂法國來電稱此六條係兩國朝廷業經商定，無可更改，巴實不能濫請，其與尊處鈔寄原稿不符，想由赫德從英文電語轉譯漢文之誤，可將彼所送呈法文速寄都中，轉交赫德查對，或令同文館精習法文者與伊譯出漢文校覈便知底細等語。微席葉於華文、法文均甚精明，鴻章所素知。茲謹將原法文並照鈔漢文六條奉呈裁定。

巴使原擬初五日午後來商，因華文與法文未合，林椿謂恐須少遲再議。除俟會商巴使後再行電達外，至二、五、六十等條商定時，務懇諄飭赫總稅司照原來法文詳確繙譯，免再歧誤為要。

# 論酌改法約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鈞函並丁馳良等譯漢六條，謹聆一切。當交德瑞琳及素通法文之羅臻祿、羅豐祿、馬建常等與林椿、微席葉逐句逐字校對講解，兩日粗訂大略。十三已刻，邀請巴使來署再三討論，酌改數處，已議明以此作為定本，謹照鈔奉呈察核。內與原文稍異者，即在各條上面注明。

惟第九款，臺澎退兵一節，據巴使面稱，孤拔擬先退基隆，至多不過十五日，其由基隆撤至澎湖，輜重人數較多，恐一個月內澎湖尙難退盡，須求寬展旬日，容電詢孤拔酌定，再於疊押後備文照知等語。鴻章等雖未遽允，然宣光以西漢軍撤回彼已允展十日，若援例固請，屆時似可酌展數日，總以逾期退盡為要義耳。

巴使送來第五六條漢文與尊處核定原文間有不符，第五條流弊尤多。據稱法文、漢文均於十二日寄交赫德，頃已電請轉飭丁馳良、赫德詳加核對。如其所譯漢文與所寄法文無誤，應令赫德檢查原寄法電及法國當日覆電是否與巴寄法文暗合，互相考訂，前後必有一誤。如「明訂其地」句下添出，通商碼頭之數若干及酌量內地現有章程辦理，遠不若原文之苛截，將來必多藉口。至沿海口岸各國多有租界，地方官一切不能過問，流弊甚大。彼又欲將所得利益一體均沾，尤不可不杜其漸。第六條比照通商口岸稅則減少，不若原文較減二字尙有分寸。均祈卓裁，設法挽回。儻法文實係如此，能否令赫德電商外部酌刪之處，並求核

示。緣前六條每欲添易字句，巴等堅稱法廷來電，經兩國國家商定一語不可動移。若刪改原文，仍非赫德轉電外部不可，非鴻章等所能爲力也。

再，第五、六條法文，巴使並未送交敝處。

### 核議法約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接奉電示，法復二十兩條，內二條與原條本意不符，已屬赫電商再定等因。十三日與巴使會議六條時，詢知法外部已將二十兩條電到，屬其譯送。

頃據林樁等送來第二款、第十款譯漢，並無法文，查與三月二十六日鈞函改定原稿，頗有歧異。第二款「法國亦任聽越南與中國照舊往來」一句，尤爲緊要。該國改爲卽照此次條約內所載明者，是隱括全約之意，從此將屬國虛名剝盡，下文「越南無傷損中國體面」祇成贅筆，誠如尊論，與原條本意不符。此層我最著意，亦彼所最著意處，恐其未易就範。前曾與林樁密商，彼謂「照舊往來」四字，總辦不到，法斷不肯明認越爲我國。數年來往復力爭而不可得者，應如何通融渾含兩不妨礙之處，想鈞裁自有權衡。至第十款彼意不過撇開法文爲正義一語，而仍括在舊約一體遵守之內。蓋咸豐八年天津初次立約第三款內，卽有以法文爲正義之說，久成鐵案矣。

批准互換云云，巴使昨亦提及，並謂二月十九日巴黎約尾聲明詳約議定批准後，法國卽撤去海面查船之兵艦，將來畫押後務求迅速批准，以便該國遵辦，一切敬希留意爲幸。

其餘議商各節，鴻章另於今午電陳，不再贅。  
及巴使昨催會商五、六、二十各條，鴻章等答以須俟鈞署核定，再行訂期，想二十兩條漢法文彼必寄交赫德轉呈也。

## 議改法約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密緘，改定法約五、六兩條，遵即派精通法文、漢文之德璫琳、馬建常等與法使講解明白。巴使昨令林椿、微席葉來商，擬照原文酌改數字，於大意無所出入，業經電達在案。林椿等謂可作為定本，茲照錄一分，於改添處上面注明。又巴使前接法電，澎湖可於畫押後一月內全行退盡，因將原訂第九款基隆、澎湖兩處上下移易，文義較為明晰，謹一併錄呈鑒核。

現已彼此議定九條，惟第二條未定。據德稅司面稱，法國密電，此條必不允改，赫德不能再議，似未便因一條致廢全約。鴻章前請巴使刪去原議「照舊」二字，法持不可。德稅司擬改為「至日後越南與中國來往，法國約明越南無致有傷損中國威望體面之舉」字樣，必刪去，照此次條約所載明一語，似與鈞旨續改語意不背，仍渾含照常封貢在內，已由德璫琳密商巴使，電詢外部。如其允行，當再電聞。

至十八日奉電旨嚴催滇、粵督按期撤兵回界，當經轉電遵辦。又奉電屬，雖展期十日，仍恐不能抵界，令與巴商，電勿勿過迫促等因。比即密屬林椿轉達。伊等亦知劉永福所部不易退盡，當隨時與巴使妥商辦理。聞法易新提督已到河內，但盼滇粵不致失信耳。

# 議駁法約商稅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鈔示議駁法使通商章程，慮遠思深，曷任欽佩。先是，戈使在京函送商約二十四條，請示可否來津商辦。鴻章閱其語多支離，而告領事白藻泰，謂來否聽之，不便作答。茲蒙指駁各節，適與鄙見相符。

初六日申刻，戈使來晤，謹將問答節略，錄呈鑒核。

法外部及該使未必不明知原擬各條多生枝節，故為嘗試，將來自須詳稽俄國陸路章程及各國通行章程，斟酌議辦。稅則一節，尤彼此所最注意。曾論約以十分減二為斷。查各口正稅皆值百抽五，今擬減去五分之一，仍是十分減二之意，而按通例，值百抽四，似更直截。彼謂先電告外部，語氣間若出望外者。無論允否，自當始終堅持。頃已電知竹筴，備與外部執議。其餘各條，鴻章督同津海關周道遵照鈞旨，詳細酌改擬議，再行送交戈使會商。俟有端倪或多辨難，隨時鈔呈鈞核，轉奏請旨定奪。

該國執政急欲將商界兩事議定，以敷衍議院耳目。揆之情勢，商約固非旦夕可成，界務亦非剋期能定。且界劃不定，通商碼頭即不定，商約更無可預定之理。急服緩受，勢所必然。

## 法使戈可當來談節略

附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

初六日，法使戈可當帶同繙譯微席葉來見，寒暄畢，戈云：前寄一函，未蒙中堂惠覆，系念之至。答云：來函不便裁答，已託白藻泰代達一切。戈大人在京曾與總署議及商約否？

戈云：中堂爲全權大臣，應與中堂商議。

答云：總署係中國外部，無論何國全權大臣均應請示外部，斷不能自己作主，難道戈大人可以不必請示外部麼？

戈云：我事事均應發電問外部。二十四條底稿前已鈔送總署閱看，但彼此會面皆未提及。

答云：看二十四條，總署必不謂然。照我意思，一條已毀了，何必許多？

戈云：那一條？

答云：只要一條說明照各口通商章程辦理就毀了。

戈云：水陸情形不符。

答云：汝所擬二十四條與原約不符之處甚多。

戈云：請問有何不符？

答云：卽如稅則一條，何能照各口減去一半。原約所謂較減者，只可略減耳。

戈云：稅則減半，本擬照俄國陸路章程辦理。

答云：越南通商與俄國全乎不同。俄國陸路甚遠，越南陸路甚近。試問由天津須多少陸路方到恰克圖？由恰克圖須多少陸路方到彼得堡？越南一由紅江達雲南邊界，一由北甯河到廣西邊界，中間陸路無多，何得援照俄約之例？赫德初與法國外部議約，卽有通商稅則仿照俄約之語；我說情形與俄不同，不能答應，故改爲照現在通商稅則較減。較減云者，係謂略減少許，今何得減至比俄約更少！

約辦理，此意我已早定了。

戈云：法外部意思卻不如此。

答云：我的意思卻是如此。越南路近，何得援照俄例？如照俄例，各口稅務就難辦了。

戈云：越南陸路與俄國遠近亦不甚懸殊。

答云：關稅為國家正供，養兵糧餉均出其中，如稍遷就，日後受害無窮。中法交情雖好，此事斷不相讓。

戈云：依中堂意見可減多少？

答云：依我意見，只能減五分之一。

戈云：太少了。陸路運費甚大，故關稅宜輕。

答云：不能再減。汝想減稅以廣招徠，獨不替中國打算麼？

戈云：如果稅重，怕後來沒有生意。

答云：我據實告訴汝，中國各口稅則本極輕，汝不要太想便宜。

戈云：水路稅則固輕，陸路運費過大，愈宜輕減。

戈云：俄國陸路要算至彼得堡自然遠了，越南算至都城亦不甚近。

答云：近得多了。汝當外部總辦，記得中國第一次駁回否？

戈云：我只記得中國政府當時不要說明稅則數目，今議通商章程，自應明說。

答云：汝外部第一次就想寫明照俄約減三分之一之語。朝廷當時來問我，我就說情形不同，不能照俄



答云：水路不要運費麼？汝欲照俄約，朝廷總署不答應，我亦斷不能答應。

戈云：減輕就可減多少？

答云：只能減五分之一。

戈云：可電告外部否？

答云：不妨電告。此不但是我的意思，亦是朝廷總署之意。戈大人在京，可惜未與總署商及。

戈云：何時可將改正底本見示？

答云：俟商定再遣人送閱。汝及外部隨便說說，總算不得。我的話一說出去，就不要人指駁，所以不得不鄭重其事。我的意思，要將汝所擬的章程，按條指駁，或原約上未有之意，即全行刪去，如可改正，即行改正。

戈云：如此辦法甚好。

答云：此事要細細推敲，不要著急。

戈云：我將所擬各款用意所在，開一節略，呈與中堂閱看，以免見怪。

答云：汝稿內有一款，要辦廣西、雲南礦務，此豈不是胡說！廣西、雲南有礦，中國自己不會開麼？此等事汝不要夢想！中國與各國通商，亦不是從法國開辦，那裏有這新樣子！

戈云：不過爲推廣商務起見。

答云：推廣也有個界限。現在兩國各派公使勘定邊界，就是這個意思。邊界既定，則領事不得設界設立。北圻開礦，我中國不去理他，汝何必想我雲南、廣西礦務？這條不必再談了。即如設領事一條，通商碼頭方設

領事，何得到雲南省城設領事？又於廣西內地隨便設領事？此不是擾局麼！

戈云：在雲南、廣西設領事，期於商務有益。

答云：譬如上海、天津通商，可在南京、蘇州、保定設領事麼？

戈云：雲南省城設領事，英國所定煙臺條約似有此說，聞英國已派人在彼駐紮。

答云：汝在那裏做夢！煙臺條約雖有大理府酌派英官駐寓之說，迄今未准派人，領事豈可隨便派設！界之事到底如何？浦大人如今到邊界否？

戈云：我已有信與總署，說浦大人赴諒山。

答云：鄧大人有信告我，浦大人一到諒山，鄧大人即赴彼會晤。周大人已到蒙自。西路保勝一帶亦是浦大人會勘麼？

戈云：保勝亦是浦大人會勘。浦大人既與鄧大臣會晤，即可函請周大人訂期，訂地相見。

答云：我們商量商約，總要等候邊界勘明，方能指定通商碼頭。

戈云：所以底本上並未指明何處為碼頭。

答云：汝擬底稿，自可空說；我們議定條約斷不能憑空虛擬，我看總要一年方能議定。現在中十一月汝的十二月，待到明年二月汝的三月時候，邊境瘴氣極重，人要病倒，即不能勘界了。依雲廣督撫意思，雲南通商碼頭在保勝南首，廣西碼頭在諒山南首，現在且等勘定邊界再說。陸路稅則比水路減輕五分之一，是我與總署意思相同。

戈云：現在先將此意電告外部，再候中堂改定底本。  
答云：稅則再減斷不行的。越南邊界稅則，如太減輕，各口關稅必致減色，中國受害不淺。上海生意由長江而達雲南、四川，水路甚遠。汝外部熟悉商路者，想奪中國海口生意，由紅江而達滇粵。然中國關稅大局，斷不肯因此受虧。

戈云：做買賣總是水路便宜。

答云：越南那邊水路亦甚多，由紅江而北，只有幾站陸路，即到中國邊界。那邊驛馬人夫，無所不有，轉運極為便當。北甯以南，龍州以北，又有水路，中間所隔陸路無多。稅則太輕，香港貨物必改由紅江運入滇粵，上海長江生意盡為所奪。

戈云：香港貨物本有運赴東京者，陸路通商勢必多運。

答云：東京多運貨物，中國各海口關稅必至喫虧。彼此和好，即須彼此體諒。汝若要我喫虧，我必不答應。大凡議立商約，要彼此有益。

戈云：邊界通商，雲廣土貨可以外銷，亦屬有益。

答云：雲南向有土貨，惟近年匪類初平，土貨亦不甚多。廣西地瘠，無甚土貨。

戈云：雲廣既少出口土貨，即減稅亦無甚妨礙。

答云：進口洋貨不減稅麼？即如海關報單，洋布一年運銷內地為數甚鉅，雲廣所用洋布將來勢必改由紅江，此亦減稅喫虧之一端。

戈云：減稅五分之一，擬卽電告外部，再候中堂改正底稿。  
卽辭去。

# 議法使商約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公函以滇桂邊界通商稅則執定五分減一之說，按照稅則辦理，不必改爲值百抽四等因。查前兩係疏解五分減一意義，與戈使辯論時並未提及值百抽四，亦未擬改爲值百抽四也。連日督同津海關道周馥等詳稽各口通行約章及俄國陸路通商章程參核比較，熟籌取益防損之法，卽以尊處駁語爲底本。內有誤會之處，簽出更正，並參以鄙見，擬駁戈使原稿之不妥者，分條附載詳細接語。又另擬通商章程十八款，將互交逃犯、洋藥進出口各專條一併擬議在內，謹分釘三本，恭呈鑒核。可否先代進呈御覽。所擬章程十八款，如有未詳妥者，乞酌改進早，迅速發還，俾有遵循，是所切盼。

鴻章愚見，稅則雖較各口略減，而抱定新約減輕稅則，與通商各口無涉之語，總令水陸分關兩截辦法，不稍輕轉，彼必不允，而我須力持，庶於稅餉大局無礙，而法亦無甚便宜。卽使日後再有他處他國援引，我亦無甚喫虧。至保勝以上，諒山以北兩處，皆載明新約，此時自應照擬，仍於第一款末聲明。如以後界務有變通之處，應另議通商設關處所，似較圓活。戈使屢來催問如何駁訂，告以須與鈞署商酌，不得不需時日。儻再催索，當先將擬駁戈稿一本送給閱看。然所擬十八款，多彼所不願遵允者，似亦不妨並送。是否有當，敬祈核奪示知，或由電賜示爲幸。

陳會議越邊商約情形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越邊通商章程一事，前蒙戈使原稿，並另擬十八款，於十一月十九日緘呈核酌。旋奉二十四日電示，函件進呈發下，諭照辦等因。當飭津海關道周馥候選道伍廷芳將擬條款送戈使閱看。

本月初十日，戈使來晤，謂此事辨論甚多，彼此可各派參贊先行會議，俟有頭緒或參贊不能決者，我等再訂期會商。於是戈派歷在各國議約熟悉稅務章程之卜法德，鴻章亦派周道等與同商議。十二、十五、十七、十九等日，周卜已會議四次，所有問答節略，謹彙鈔呈覽。該國所欲駁改之處，周道等再四力持，未肯鬆動。卜參贊擬將意見相同各條，另擬一稿送閱，其意見不同者，開單請兩國大臣再議。彼年內尙須與周道等會商，大約戈使與鴻章面議，當在正初矣。……

論刪改照會

光緒十二年正月十二日

戈使正月初四日照會，措詞不遜，當即面晤駁詰。據稱該國以法文爲準，原文並無不遜之意。鴻章復詰責繙譯微席葉，謂係汝譯漢時語氣輕重失平，兩國不可因此小節致生芥蒂。微云，我照法文譯出，並無錯誤。鴻章告以無論如何，總須將「諒山不敢再索及如此要求」等語撤換，此文方可存案。戈未即允。鴻章諄囑俟接照覆後，妥商辦法見告。

本日午刻，微席葉來晤，云此照會已報外部，實難撤銷。戈使接閱鈞署照覆，本欲將總署他事失禮之處

回答，惟既蒙從中調停，兩國睦誼攸關，願將彼此照會不洽之字句妥爲刪改，互換存案，以泯形跡，而敦和好。因呈出兩紙，一擬照鈞意改寫原照會，一擬請尊處將初九照覆內從『至友邦』一起至『過當也』末段刪去，合將原紙奉呈核辦。查向來各國公文有不妥處，事後商明撤換，貴署歷辦有案，此次似可通融援照。尊意如以爲然，可否速將戈使正月初四日原文並預繕鈞署照刪覆文，仍寫正月初九發驛遞敵處，俟該使將照會改寫送來，再行互換，以了前案。應否轉奏之處，並希酌裁。

法約將定仍禁運鹽造貨

光緒十二年二月初七日

滇桂邊境通商章程，連日與法使議商情形，疊經函報電達，所有改定稿本，鈔呈鑒核。

戈使仍欲求開運鹽及在口製造土貨之禁，鴻章堅不允行。彼謂電外部請示，卽再糾纏，斷斷不稍放鬆。其餘各款，大致就緒，似尙於中國無損，已商令法參贊、繙譯等與海關道周馥、候選道伍廷芳再行訂期會同逐細斟酌校覈字句，或有更易意義，難再駁改。是否可行，伏祈酌核，代爲請旨遵辦。

酌改法約小注

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前奉二月十二日電示，章程稿進呈無改，希細酌字句照辦，等因。

嗣鴻章在京，戈使晤商，仍求開運鹽及在口製造土貨之禁，二者欲得其一，辨論再四，堅不允行。彼謂再電告外部去後。

三月初九日，鴻章差緩回津。法領事林椿來謁，自巴黎起程時，該外部以商約未能如意，深恐議院咎責，尉婉懇敵處酌讓若干。鴻章告以章程大致已定，斷難再改；運鹽及製造土貨兩節，萬不准行。該領事唯唯而退。

昨戈使復令林椿來商，以鄂星使與浦、卜等會勘廣西越界，業經就緒，外部請將桂邊通商處所，先行訂明。鴻章謂我未接鄂電，難遽議及。本日適准鄂、李等十二來電，桂界東西兩路勘明已書約畫押另議，十月初再從廣東界起勘等語，想鈞署必亦聞知。午後林椿復接戈電，催訂桂邊通商處所。鴻章謂鄂、李如何勘定，尚未得詳晰，殊難遙度。該領事復再四諄懇，以桂界低勘，通商章程內不可久遠虛懸，啓人疑議。因與酌擬，將前議第一款末小注改爲諒山以北應開通商處所，本年內應由中國與法國大臣互商擇定至保勝以上通商處所，亦俟兩國勘界定後再行商訂云云，似此則稍有期限，外部及戈使可持以謝議紳之責望，而年內時日尙長，亦可從容議定，所論尙合情理。鴻章復謂須俟請總署示覆，該領事已電告戈使候尊處復准，即將稿本發繕校對，訂期來津畫押。謹照鈔擬改第一款小注，附呈，敬乞酌核。如以爲可行，乞即電覆「小注照辦」四字，俾有遵循。

## 覆法國林領事

附

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昨接初一日來函，以派員往保勝勘界一事，本國亦無不允。務欲貴國欽差立將定界之事，先從保勝上游辦起。如果能允此節，卽由電信報知本國，立派定界之員前往保勝等因。當經本大臣轉達總理衙門知照。

茲准覆稱，勘界從保勝上游辦起，未嘗不可，惟應行改正處所，仍應照約會商妥辦。周大臣與岑督部堂均係中國特派大員，若法國不專派欽差，僅令營員等會勘，即與體制不合，不能與之商辦。此節當預聲明等因，合行覆知貴領事，望速電報戈大臣並貴國外部大臣，立派大員前往保勝會商辦理為幸。

### 法國林領事來函

附 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到

頃接戈大臣來信，內稱現接本國外部大臣李相費電報內開：今知通商條款已經畫押，費心且屬本大臣轉達中堂臺前云：此位李中堂乃本外部大臣所願者，再屬轉達現在兩國多加此一層結交，是李中堂在其中，尤本外部大臣所深願者等語，屬為寄信轉致前來。敝領事接此，相應將來信語言轉為敬啟中堂，伏維鈞鑒。

### 覆法國林領事

附 光緒十二年四月初五日

頃接貴領事來函，本大臣閱悉戈公使轉述外部費大臣來電，以辦定通商條款，深荷推重，無任慙感。費大臣既以兩國交涉深願於本大臣，則此後中法交誼逾臻輯睦，本大臣亦深願與費大臣同此心志也。祈轉致戈大臣，轉達外部費大臣查照是荷。



### 三 電稿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四月十九日到

訪聞前電，有法使如齋約到越，必陽存其祀，陰奪其國之語。昨譯英報云，法派新使帶國書赴越，請越盡押，所擬條款：一，越須認法爲保護之主；二，法允保越疆土不被他國侵佔；三，越一切外交統歸法管轄，東京稅課亦歸法經理。

蕓齋來電，又稱法使脫利古告以適接法廷急電，派赴中國商辦安南要件，且言法願與中國和好。又續報，法使十四日由橫濱赴香港，再坐兵船北上，或一至粵。法廷定見，照越約辦理。聞李相欲至安南，切屬不可云云。

十三日寶海來署，所言亦同。並云該國將寶調回，係問中國情形。渠二十三、四即回國，必將近來情形詳告外部，請中國與脫利古辯論越事，切勿鬆勁。

台旒計已抵滬，務將一切籌辦情形，隨時電知。嗣後來往密電，應如何增減字數，望並及之。

覆譯署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刻

寶海屬法蘭亭密告津關道，私擬辦法四條：其一，請我依法越前約及將改之約，其餘亦有挾制處。又云，

切不可使新使知其議。看來新使到後，議論必難就範。鴻現在金陵與左相議兵餉，渠謂兵可酌撥，原餉不能帶去，意在另募抵數，是調兵亦難。約於二十三到滬，俟晤法使再布聞。

副後來往密電，請減四字算。

### 寄粵督曾沅帥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鴻奉命赴粵督辦越事，節制演粵各防軍等因，奏准暫駐上海，相機再定進止。本日抵滬，法使脫利古何日到港？往粵省否？越近日情形若何？欽州有防營否？粵西之軍現紮何處？吳全美兵船往巡越南洋面否？俄船果至海防否？乞探明，隨時電示。

### 覆譯署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覆到

法蘭亭密達寶海擬辦法四條：一、請我允法越前約及嗣後更改之約，彼允不佔併越地；二、前議若定，請我撤兵；三、請准滇境通商，日後派員會訂章程；四、滇、粵邊界外劃定若干里，兩國如何保護巡查，會商訂章。關道因其要素有過分處，故未具報。

鴻二十二日抵滬，各國洋官紛紛投謁，皆勸勿動兵爲安。

劉銘傳前曾晤商，據云須有地方之權，乃能統軍赴越，呼應較靈。鴻未敢許，難遽入奏，乞速核示。

曾沅帥來電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亥刻到

近日探報，法兵攻破南定後，無甚舉動。西省來咨云，探聞越王近有自強之志。粵西各軍現駐越境北甯一帶；俄船未聞抵越。脫利古前日到香港，信來欲督省謁見，已以患病避風未得接見婉詞復之。並電報北洋，轉電尊處暨譯署查照。欽州防營，去臘得總署信，即移高州。吳全美數船，未便往越洋巡哨，荃已覆奏，容錄稿咨呈。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酉刻到

寶擬辦法四條，均不可行。寶二十六、七出京，不日抵滬。脫使由日本來與閣下晤時面談如何，即電復。再，今日赫德來署云，接金登幹二十二日電報，越南事，法國兵敗，總兵羅非亞陣亡，法國兩議院均欲報復，現派鐵甲船及戰船各二隻，不日出口等語，附錄閱，以便相機操縱。

劉銘傳事，仍由閣下遵旨覆奏，至須有地方之權一節，本處亦未敢入告。

覆譯署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戌刻

脫使搭法公司船，明日由香港來滬，五月初二可到。聞法提督已帶駐華兵船六隻赴越。沅浦電告，近日法兵在越無甚舉動，俄船並未抵越。脫使乘公司商船，未挈兵將，似無他意，但所議恐難遽就範。聞甲戌法越

之約照會鈞署，當時如何回答，乞撮要電告，以便因應。

寄會沉帥

光緒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戌刻

頃接倫敦電報，河內法兵敗，總兵陣亡，法廷派鐵甲及戰船各二隻東來海防，商局探報略同，續後信息，祈探示。

脫使不日抵滬，寶使亦來。

吳全美兵船聞尚在虎門。鴻派丁提督於初二帶兵船一隻往廉州查探情形，望飭吳提督在香港會齊同去。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初二日酉刻

法使脫利古到滬，即來拜謁，談次神情簡淡，若有愠色。據稱今早接該國電信，事體重大，此非講話時候。詢其電信所言若何，渠謂會候必已電知。告以未接。蓋是時滬上西官已得西電，法議院爲北圻事准撥兵費，不限數目，併吞越南之志定不更改云云。似因法兵敗於黑旗，疑有華兵相助，憤激爲此。脫使又稱，伊在滬暫住，相機觀變，進京與否未定。鴻擬另日答拜，彼若不談公事，亦勿與談。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初七日未刻到

法國專意用兵，我亟當實力整備。閣下身膺重寄，應如何籌議抵禦，添調水陸各軍，想有成算。來電屬飛致雲粵，查雲南雖有唐藩司出境，而兵力不厚；粵覆聲勢稍壯，餉項不足。諒均深悉。廉瓊海面緊要，而該省水師無備，似應添派師船直抵越之海防，斷其後路，庶法少震懾。惟何軍可調，何船可撥，何人可以統帶，悉資蓋籌。刻下事機緊迫，萬一法撻越郭，如琉球島事，我將何以處之？閣下奉召北來，如能在滬將諸事辦有端緒，再行起程，尤妥善。希速奏明，並電覆爲要。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初七日到

初四密電悉。脫言不認越爲中屬，此節自須力爭。中爲越則黃崇英、李揚才各匪，調兵籌餉，至今未已，如此保護，原因越爲屬國。我既盡保護責，即不能聽他人之取越。中國並非欲於法失和也。台端承命辦理越事，務將此節與脫使辯明爲要。……秋隆事已行知吉林黑龍江查辦。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初八日展刻

昨接唐廷樞初五巴黎來電，法外部欲攻天津，議院衆論紛煩，屬商船停走越南、新嘉坡各口，會候往俄未回等語。法調鐵甲兵船多隻，在越洋面，斷非中國水師所能敵。查閩僅有三輪分守福、廈，臺灣僅兩輪分駐甯、溫，江南兵輪僅三號可用，北洋只兩快砲船，有事未可遠駛，實係無船可撥。雲粵交界山險，陸路易守，惟須濟餉，不必遠調客軍。且南北海防必漸喫緊，似難顧彼失此。脫使奉其外部訓條，不認越爲我屬，近未來晤，無

從與辯。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初九日到

赫德來署，稱四月念九，金登幹來電，以法值日大臣告上議院云，在越兵不致與中國決裂，新派大臣自應和睦商辦。儻所擬與我應得之事無礙，不難照辦。又五月初三日電云，法新聞甚以寶大臣爲無誤，以外務大臣爲不然。閱此，法已有不願動干戈之人出頭。赫謂此係法知中國堅執定見所致，與新任言，勿稍退遜，亦勿先言辦法，俟彼有言，再酌覆。越都邇南可由法，越自行商辦，邇北關繫中國邊界，不得由他國在彼作事。河內改爲通商口岸，紅江准各國船來往，並在雲南界擇地通商，如此辦法，驟風可散云云。赫議是否可行，希電覆。

覆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初九日戌刻

寶海先得赫德電告各節，屬馬道持示。今早脫使遣領事來晤云，聞越使臣將到，如接見即違公法，必致失和，未及他事。鴻微諷以赫電，據云該國實無此說。脫任性，不若寶和平，與寶大忤，寶已去矣。脫未先言辦法，絕不與商，法越原約，河內係通商口岸，無待再許；雲界擇地通商，留待日後。法意以復仇爲急，無論明助，暗助，將來必滋口舌，祈慎之。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初十日到

初八接訪剛來電云，求署咨脫使云，法不與華商越事，而退兵，無論所辦如何，華均將不認。我華縱不欲戰，此語斷無危險。必脫先報法廷，澤潸乃見信。澤潸午離木姑等語。現脫在滬用，特轉電，以便酌度行之。

譯署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十一日到

初九日又接訪剛電云，頃與法前相瓦定敦久談，渠言越事乃徇黨言，國人不盡謂然，半月後回法，必轉達澤語，且勸法廷。邵道電勸澤勿持剛論。澤確見法黨皆痞徒，讓彼得手，則有進無止，挫之則黨言自變，不敢不陳策備采。暗助越以兵與械，試法可敵，我乃益剛，不可敵，亦宜不認所爲，似無可再柔等語。用特轉電。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十三日午刻

已密電丹崖，俟覆再布聞。頃脫使來晤，宣示該國外部電云：汝問中國，如欲與法失和，我已豫備整齊，斷不因循退讓，並須說明以後若明助或暗助越，法必不甘休，要取一確實憑據電覆等語。鴻告以中國並無與法失和之意，但越爲華屬已數千百年，法不能強我不認。此時法越交兵，中國未必助越，然法不與華妥商辦法，無論所辦如何，華終不能認。脫忿然，索日後不管越事筆據，答以不能。又請電告國家候示，答以不敢。遂拂衣去。且看動靜若何。南北海防必須及時整備，脫意甚惡，難保不挑唆生衅，乞轉奏。

會侯由巴黎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十六日到

乞中堂常賜澤電，兩地語乃相符。總署必全鈔澤電寄鈞覽，澤可省複寄費。

寄會侯

光緒九年五月十六日

脫使屢稱外部電告華，若明助越或暗助必失和。答以華不認甲戌約，無論將來所辦如何，華終不能認。該國衆議若何隨時密示。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

鴻候批撥回再料理起程。昨接訪剛電，已回巴黎，當將前答脫使語電告，燕兩地相符。又唐廷樞十五、六來電，廣布新聞紙，以外部不應取東京。外部請假，內部兼理，或可調停云云。未知確否。

寄會侯

光緒九年五月十七日

外人皆謂甲戌法、越約，總署未經駁辦。查光緒元年五月總署覆文，稱越南係中國屬國，又稱久列藩封，不能漠視等語，是即不認此約之明證。昨將此節函復脫使矣。聞外部病假，或可設法調停。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十九日晨刻

滇桂相距太遠，至今未與鴻通文函。屢接沅甫械告及海防探報，滇粵兩路進紮，兵共一萬數千，實不爲少。又劉永福及越兵分紮亦逾萬人，前敵現紮山西、北甯，相爲犄角，甚得形勝，但距河內僅百餘里。法援兵到後，切勿挑戰，只須掘斷來路，深溝高壘，嚴密堵守，使敵計窮必求和。

昨唐廷樞巴黎密電云，法廷議五千人可攻北圻即攻，否則調停。我軍須先立地步，穩紮堅守，彼亦無法等語。似中竅要。乞飛致唐、徐兩藩司遵辦，或逕請寄諭更速。

頃滬上傳電法廷令水師提督沿海梭巡，擊阻載運華兵及軍火往越之輪船，是由北而南航海運兵斷不可行。

曾侯來電

光緒九年五月十九日到

取甲戌約，澤歷次談牘同鈞意，尊函申言尤妙。澤近將往來文牘摘宣各國，皆咎法廷政府，亦多持異議者。沙相退志益增，雖軍敗國羞，難遽退兵，然盛暑水漲，天時不利，吾華添兵增勢，宜趁早，兼可聳其輿論。乞轉電總署。

覆曾侯

光緒九年五月十九日

法水師提督沿海阻擊華運兵及軍火赴越之輪船，既不能航海添兵，內地調隊須三數月乃入越境，亦不濟急。漢、粵兩藩司統兵出紮，已一萬數千，黑旗亦萬衆；頃電總署，飛飭穩紮堅守，使敵計窮，盛暑彼未必敢深入。

寄黎使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日

勅剛電云，日以助法相嚇，欲趁此了球案。頃美國楊使密稱，聞日本有助法攻華之意，確否？望密查電示。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未刻

雲桂撥餉添兵，可期持久。海防探報，口內外有法兵船大小二十隻。頃大東公司密電，法廷又調駐英鐵甲一、大兵船六，速赴中國洋面，不知何意。已電致元浦設法籌添廉瓊水師，少作聲勢；但實非法敵耳。聞脫使昨接該國密電六百餘字，久未晤，殊叵測。

寄曾侯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戌刻

頃有人言，脫使接沙相電報，曾侯已允三事：一，華不認越爲屬邦；二，准紅江通商；三，另開新口岸。又調鐵

艦三隻、兵萬五千，將來擬向華索兵費等語。明知虛捏，不得不奉聞。脫狡悍無禮，已旬日不見，擬置不理，少遲遵旨回津。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

……頃接丹崖二十三來電，今與內部商令伏耳經商旗代送，俟人齊即開駛，所費略增。畢謂德國出頭有損無益，不如他國居間。日意格探法廷只望略改甲戌約，減釐、浚河、開礦，不阻貢獻，方肯弭兵，願中朝主持了事云云。日意格係法人爲我用者，所言減釐、浚河、開礦，當在越境，非中朝所能主持；劉軍且不能移，況其他耶？

楊越翰密稱，晤脫使，見沙相電信，曾侯已允三事：一、華不認越爲屬邦；二、准紅江通商；三、另開新口岸。並調鐵艦三隻，兵萬五千，將來擬向華索兵費等語，荒謬更甚。已電告勸剛，惟我認越屬，或雲、粵兵有與交戰，被其擒獲，生供有據，難保不強索兵費，故前電但屬我軍深溝高壘以困之，切勿挑戰，意正在此。乞酌。

寄譯署

光緒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赫德擬辦法節略，苦心分明。第三條「兩面有不得不讓」至「不可允從之件」云云，似尤平允。內「海防」字皆誤作「海豐」。祈鈞署略爲修飾，及早函布各國，並電致勸剛，冀有挽回。惟所言「十八度以北，凡與外國商訂之章，須先由中國允從始行照辦」等語，法國商務本少，其注意在紅江左右開礦，集股已成。日

意格探法廷之意與寶海說同，我若允其開礦，或將援例求漢礦，不允則彼無中止，其難一。劉永福久據紅江上游，勢難遷移，法與各國若求為驅除，如何能允，其難二。只可隨時相機調停。

楊越翰云，各國駐京，只伊一人係正使，頗欲從旁解說。又稱須咨送外部，又謂函催巴夏禮速來會商，巴有即日赴華之說。脫使告楊云，不肯赴京，亦不往津。鴻冷擱十餘日。頃楊又商請脫於今午後來晤，擬將赫說大意要語於談次略露一二，誘令北上候商。鴻即起程回津。楊使擬明日登輪到京，求見王邸，乞允之。

### 寄譯署

光緒九年六月初一日酉刻

頃接元浦二十九電，稱香港報，西貢來信，法廷密寄水師提督，儻中國干涉越南與法開仗，即先駛兵船進攻廣東省城，俾華人不能由西河進兵等語，固係恫喝，未便竟置不問。除電致勸剛確探徑電外，乞轉達譯署云云。滬上原有此謠，君脫使神情，將來難保必無其事。已電覆元浦，預為籌備。若邊防各軍不與開仗，或免生衅。

### 寄會侯

光緒九年六月初一日

昨閱致總署電，俄、英願為調停。前丹崖詢畢士馬，畢云，「德出頭有損無益，不如他國居間，」誠然。美使楊越翰在滬，屢勸脫使和平商議。楊與鴻有舊，係格蘭德密友，尤即電報外部，從旁解勸。現駐英、法之美使，尊處似宜就近商及。楊云，凡以朋情勸者，恐其欲得自家便宜。意蓋指俄，美似無慮。乞酌。

寄譯署

光緒九年六月初一日

昨將脫使面稱會侯所允各節，電詢勘剛，請向外部詰辨。頃接勘剛二十九來電，脫以法所希冀各條，妄稱澤已而允，澤卽日具牘詰外部。法紳悔越役者，初七將詰沙相。乞中堂待脫加嚴，或無理脫而赴津，使沙無詞敷衍。沙退，則事或稍順云云。二十八、九，脫日請就談，今又請來晤，皆嚴卻之。僅派人往彼知會，今晚登輪。脫忿然，謂將各行其意，正與勘電相符。

曾沅帥來電

光緒九年六月初八日戌刻到

大旆抵津，天暑萬福。頃探廣安因未防守，五月十五日法人城擒其長。前聞法在香港募粵客民五百往海防，多製中國號衣，已飛告西撫藩飭邊軍防範矣。彼雇中國人攻越，何得以我助越爲詞！又聞在港買快鎗多桿，製布袋數百赴海防。

滬電局來電

光緒九年六月初八日戌刻到

頃接恩來云，昨日法廷與大東總公司訂約，託大東趕設新水綫一條，由西貢至東京，直達香港，必有大舉。並云法招粵之曹冲等處人充兵，已招五百餘。庚申時亦曾招該處人爲先驅等語。鄭官應、經元善、謝家福謹稟。

曾沅帥來電

光緒九年六月十二日申刻到

頃據文報局蔡守譯六月初十日香港洋報，法運船載兵七百餘名到西貢，以三百名駐貢，餘赴東京。又派鐵甲船五號，共載兵約千一百人往越，以水師提督古畢爲統帶。俟抵越後，現駐越之法官美亞，卽駕兵船往附近中國、印度各海面梭巡，另戰船二號、運糧船五號亦已備候調用等語。除另函陳達外，謹先電聞，並乞轉達譯署爲禱。

曾侯來電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刻到

聞旬內外法將攻剽，法勝法益進，劉勝法益怒，皆可慮。澤不敢勸開鐵甲，駕未熟則難保受累，他兵保之危道也。我志在守，宜定備水雷，紅江上游亦宜伏雷以之壯虛聲。

寄曾侯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頃美使楊約翰送閱該國家電報，內云中、法如均願請美國調停，美應竭力設法，以免中外失和，現已令美駐法公使偵探法國政府意旨，指是否情願調停等語。楊使謂美既許幫助，法如願照辦不至有傷彼此體面，惟中國既願局外友邦秉公調停，無論日後或戰或和，天下萬國必以華爲理直。望晤駐法美使詢商之。

李使來電

光緒九年七月初七日亥刻到

法國駐德使述其外部語，今巴黎不能商，只可與苞商議，先禁華兵入越，然後妥議。苞謂須改甲戌約，中法合辦，或就寶使稿酌改，未便先禁華兵。法使謂不能明允改約，且寶使分界不妥，擬中法各派提督公同巡緝全越，法只願安穩通商，不另占地。且中法在越久費經營，應互相承認，此即變通甲戌約，但須再候外部示。苞不敢越俎，應否試議，並赴蒞侯處查案密商，請與總署核示。

覆李使

光緒九年七月十四日

蒞侯奉旨與法外部議越事，法廷應與之商辦。駐德法使擬中法各派提督公同巡緝全越，總署謂無此辦法，似宜婉覆之，隨時知照蒞侯。

大東公司來電

光緒九年七月十九日申刻到

西曆八月十五日即中曆七月十三日，法國水師船隻由海防起程前來，似有封禁沿岸海口、攻打此處、並向順化都城前進之意。在越南亦曾出營小戰數次，均無關緊要。聞定西曆九月初一日即中曆八月初一日大戰。

滬電局遞香港來電

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申刻到

越南海東省已爲法據，並擄去礮船一隻，礮一百五十尊，洋銀六萬元。越人不戰而潰，法軍統領布埃率兵二千人追之，至福樂地方，距河內十八里而遙，越軍返而力戰。適積水陡發，傷人並失輜重甚衆，法軍遂退。黑旗自以爲始負終勝，餘黨漸合，華人從者亦多，軍勢復振。頃偵得兩軍於本月十五日即中曆十三日復戰於平海，法軍大創，急退入河內。兩軍屢戰數次，彼此均有大傷。此番法復敗績，如不濟師，殊難有爲也。

上海邵道來電

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字林報接西貢七月二十三電音，言越京海口礮臺已被法兵船礮轟攻克，越兵死七百，傷甚多，越廷大懼，請停戰議和。法水師提督尤之已遣使赴越京議商等語。上海道署稟。

滬電局來電

光緒九年八月初六日戌刻到

香港密報，法人與越王和議已成，惟黑旗不肯降。又新聞新王發款二十萬兩與黑旗。新王接位三日即讓位王叔。先法人佔奪順化口礮臺二座，越王方挂白旗議和答諾。

曾侯來電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午刻到



欲以河內爲界，宜先索虛價，北圻歸華，南圻歸法。澤向英、法廷，公向脫巴使，皆宣持此論。

寄曾侯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未刻

前寶後脫，似皆欲緯綫二十度分界。鴻昨謂河內爲界，卽尊意二十一度也。脫堅不允，欲辭赴京，看明早再議何如。巴欲調停在二十一二度之間，勢不可行，脫亦不允。巴已赴京，似須分界定議，乃可酌議通商設關處所，乞酌。

寄曾侯

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申刻

脫使譯送沙電，自華界二十一二度之間，西趨保勝，劃界爲甌脫，兩國均不紮兵。脫謂會議甌脫未妥，須拓邊界。彼意邊界則斷不能至二十一度。鴻乃持河內爲界，脫堅不允；明日進京，亦必無成議。彼卽回國。據稱仍由本國添兵進取，確否通商未議及。

寄譯署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巳刻

頃據日本領事送閱該國在越探電，法兵十二日據守河口，離山西十餘里，十六進攻，城外一帶扼要之處，均佔據，離山西約三里餘，法兵傷亡頗多。北甯華軍來救援者甚衆，山西恐爲法所攻得云云。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一日亥刻

頃接西電巴黎新聞紙，法所用東京兵餉，欲向中國取償，並風聞將取海南作質；訪俟電亦有議取瓊州索兵費之說。雖未盡確，必須預防。能否商請雪帥所部移瓊聯絡吳全美師船設防，商定即電達總署。

寄譯署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二日酉刻

頃據日本領事送閱該國探電，法人再候訓條，而後攻打北甯；其在山西陣亡二百四十五人，傷者無數。總理古往順化為公使，以備換約。夏文已啓程回法。法廷立意攻取瓊州島據守之，欲中朝賠補兵餉云。昨電致粵督轉商彭帥移所部赴瓊，與吳全美師船依護設守，似宜請旨飭遵。

粵督張振帥來電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亥刻到

岑尙百戰之餘，且所部能耐煙瘴；徐則虛橋之氣耳。操用洋軍火，粵東將領罕知者，雲桂更無論。鎗礮若在南洋，能早運並派熟習弁勇來，更形濟急。桂軍有三十餘營在北甯，諒山頗不爲甚少，果皆精練，將帥一心，尙可相持。奈勇餉太薄，軍中又不甚和輯。豹岑至東，細談前敵事，殊可慮。北甯自當屬黃桂蘭堅守。惟現在黃尙須聽命於趙，所處亦大難。故由此派將添兵赴北甯，非徒無益，若別立一軍，分道而出，則粵東以全力自顧，

尙苦不足，萬無此餘力。愚意越事終當責成雲、桂；如得琴軒任桂事，則能聯岑、能用黃，前敵一氣，庶望有濟。清卿亦好，但恐難速到，彭帥固鈞座所深知，月餘來竭誠維持，心力交瘁，自恨餘生未盡，恐終負高厚耳。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辰刻

敵電已密致豐潤，渠欲徐做臉，而又甚不放心，故疊飭派將往助。近各電均稱法往攻北甯，又有云已陷者，可爲懸系。三使爭論，黃埔水雷試演卽撤使，知我有此器亦佳，無警不必常設。

寄譯署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戌刻

頃據日本領事來言：越南探電，法提督米律統帶新兵於上月杪到齊，不日卽進戰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二月十七日亥刻

頃滬局電稱：法領事接電，十五破北甯，據其地。又字林報，華軍逃往太原，失鎗曠甚多，法傷七十人，華傷無數云。

粵督張振帥來電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戌刻到

頃接曉山十三日諒山來函，尙未言北甯戰事。琴軒奉旨赴桂省，似將代徐。惟委任太遲，辦理不易。張剛

對調，人地兩宜。

覆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巳刻

城北十三函何以尙無前敵警信？前剛電，我軍並未鏖戰，後路將斷即潰走，怪極！琴軒即去，亦無可爲，只能整頓邊防矣。

寄譯署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刻

頃據滬局轉電：近日信息，北甯附近礮臺爲法人所得甚易，因華兵見法軍來攻即退回北甯城，後據守北甯之華兵亦棄城而逃，法人已得克鹿卜礮三尊。現法人調兵，一往太原，一向諒山，料華兵無甚禦敵之方云。未知確否。

寄譯署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戌刻

頃據滬局轉遞本日西電：法兵已攻取太原，法兵死傷不多，對壘華兵死傷甚衆。又電稱，法擬索中國賠兵餉六百萬鎊金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三月初一日辰刻

頃振軒電稱，前津關稅司德瑾琳自西洋到粵，深悉近日法情，見法水師勒兵頭，謂彼半月不動，候中國動靜。德稅司有緊要條陳，須赴津面稟，請飭總稅司令其往津，事機勿遲等語。德瑾琳係德國人，極要好，現假滿回華，望令赫德轉飭赴津，鴻已電覆振軒速催。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三月初四日午刻

頃接嵩青電：商賢伎倆不過如此，內意亦知無實濟，專倚虛望。去冬瓊役，聞高陽尙不謂然，難再移動，只有隱忍調和，冀敵之不至耳。望勿過焦急。局電北甯有收復信，似未確。黃罪將不測。（按：商賢指彭玉麟，高陽指李鴻章而言。）

粵督張振帥來電

光緒十年三月初五日申刻到

連日接曉山並王方統領二十一、二日各函，言連失諒江、郎甲等處，敗軍退紮屯梅，在諒山南百餘里，無收復北甯事。與商賢處，遵當力求和衷，其詳由函達。黃處曾以與城存亡相勗，若竟偷生，真堪痛恨！奉旨起馮萃亭接統其軍。昨致總署函，言馮未必出，出亦無益。未稔當事以爲何如？

覆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三月初五日酉刻

鄙見亦謂馮不勝任。總署已屬赫德電催德瑾琳。瓊電事已轉商總署，請徑電算處核辦。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日已刻

琴軒十三起程，月杪當抵桂，望以密碼開示照辦。與敵欲與法照會決一戰。聞水師提督孤拔率訓條北來議事，確否？香港有法兵船幾隻，乞確探進止電示。（按：與敵指聯親王奕譞。）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三日辰刻

昨晚接二十一日西電：興化已被法兵據守云。粵稅司德璫琳到津，密稱晤法水師提督，擬調兵船入華，將奪踞一大口岸爲質；若早講解，可電請本國止兵等語。俟呈說帖，再緘致鈞署。

粵督張振帥來電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戌刻到

前據赴北甯密探委員凌兆熊報稱：二月十五粵軍敗，黃桂蘭回至北甯，卽擬引決，爲營將陳朝綱強扶而去。嗣接曉山月初來函，因黃病約至諒山醫治，黃仍欲力疾激勵舊部雪北甯之恥。又據各報稱，黃所統左軍傷亡將弁二十八員，勇丁七百餘名，淮人居多；趙沃右軍部將無一傷者。又聞當倉卒時，黃所募西土粵勇潰散不可禁遏，由以淮將統粵勇，將與兵不相習，以致於敗。又徐帥素疏黃而親趙，兵亦趙多而黃少；客臘蔽電，曾達鈞聽。帥不推誠，士不用命，致黃身敗名裂，發憤而死，雖罪不容追，而情殊可原。黃曩隸麾下，曾著奇功，可見在御之得其人耳。前敵尚未悉朝廷震怒，趙沃來稟，視若尋常，無愧悔詞，尤可異也。謹據所聞密達。琴軒

到後尚可據實覆陳。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七日辰刻

黃孤忠可憫，趙可恨！奉至，望密商查重懲。內有款意，但令鄙爲難。德璫琳暫留不回粵。

譯署來電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亥刻到

來信進呈。奉旨「事屬可行，許其講解。欽此。」望將此意電知福曾，並展期十餘日，俟貴處將二十五日交議覆奏到時，會議請旨，即行電知。簡明條約可在津定，至劃界、通商、修河、開路之類，似以中法派員到越會勘詳議爲宜。能否辦到，希酌，總以無損國體爲要。曾大臣本係連任，年限屆滿，留撤俟由內酌。

寄駐德李使

光緒十年四月初五日辰刻

昨旨常奉到。朝廷知曾爲法所嫉，遣公速往，望先電知法外部，俾可宣布議院息兵，派使定議。法副將福祿呢與我素識，云先來津密商，現尙未到，亦非奉其國命。然如何商辦，必電聞。許來尙緩，祈儘力籌謀，以結主知，慰權意。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四月初五日巳刻

絳電悉。開缺之請，必不行，只可耐煩負重。琴軒即赴關，甚是。募勇必先得有著之餉，否則自貽後累。新樞丹老用事，專主節省。昨奉旨調開會侯，以李丹崖兼法使，意請止兵議款。法斷不進諒山，我亦暫勿進攻……

寄譯署

光緒十年四月初五日戌刻

頃接丹崖電稱：奉電旨，著苞兼署法使，奈法國署使係前使所委慶常是也，苞往亦只認為會侯委員。若遽問越事，顯見情急，無益有損。且署使向不商大事，已充公使者向不充署使，不能律以華例也。如必須往，應請奏改為暫兼法使，庶先往與談，可較得勁云云。乞代奏。暫兼似無不可。

寄駐德李使

光緒十年四月初六日申刻

法提督利士比在溫唔馬眉叔云：已將調開會侯之旨電報海部，以後諸事易商。閣下速往，寡言鎮靜，白足排解，斷不可令日意格預聞。日近欲選議臣，頗喜事，幸留意，並密告陳季同。

寄李使

光緒十年四月初七日戌刻

頃總署電覆：丹崖署許缺非署會缺，奉旨兼署，與由公使派委不同，豈能認為會委，此事應無庸議。越事



樞紐全在敵處，丹崖能通消息，不至如曾之不和耳。昨已電知曾侯，俟丹崖到即交卸，希屬丹崖速往勿誤云云。若再延誤，恐干嚴斥。望速行，並報總署。

寄譯署

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申刻

頃據丹崖電稱：與勸商明，以暫代公使告外部，苞亦函告初六起程，與勸會晤，即到巴黎。頃德外部謂新舊使俱須國書，兼使亦然，以重君命，似不可少，請轉總署云云。

粵督張振帥致譯署

光緒十年四月初九日亥刻到

頃由西綫工次電稱：曉山初二信，趙沃稟，派右路督帶陳德朝三月初八收復太原，初九復富平府等因。查曉山於三月二十三奉下黃趙擊問旨，電稱趙經手事多飭清理當就道云。聲當以已奉旨，黃趙交潘查訊復徐。彼時距收復之期已十餘日，徐覆電既未言捷，亦未言趙何時進兵，並聞。

寄譯署

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酉刻

頃據粵督電稱：琴軒初九抵梧，電稱思恩土匪自二月至今未打一仗，五峒防勇不戰而走。前委臬司往辦。頃報該匪連結貴州散勇苗匪數千，擬分兩路：一由陸窺思恩縣，一由水窺懷遠、鎮慶、柳各郡皆空虛，現僅調湖南新軍齊集柳州，不知臬司能了此事否。新到龍州，暫住即赴諒山。趙黨等尙擁衆數千，未易猝辦。此輩

萬難再用，新募各軍，只須目前增餉，數月後正氣漸足，即可以此易彼，即一時止兵，後來防務豈能稍鬆？祈代達等因。

譯署來電

光緒十年四月十五日戌刻到

來信進呈。奉旨「詳加披閱，均尚無傷國體，事可允行。該大臣即照所擬辦理。嗣後詳細條目，務當悉心籌畫，毋滋流弊。欽此。」

江督曾沅帥來電

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亥刻到

議款省費均不喫虧，惟越無寸土，亦華隱憂耳。茲十二往看各處，十七回城。如有要妙，仍乞示知。

寄江督曾沅帥

光緒十年四月十八日酉刻

與法議簡明五條，奉旨允行。十七畫押，越已失之地非能代爭，俟法兵減撤後，再看若何。法意取其稅餉，仍用越官治事。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四月十九日申刻

法約五條已畫押，定議彼將退兵。望轉電琴軒、楊玉科、方友升、潘鼎立新募各隊宜酌減少。

照譯法國相臣費理致總兵福祿諾電函

光緒十年四月十九日到

請告中堂：以中法兩國所定締交通商條約，彼此意見亦已俱極相合。中堂爲國名臣，深於閱歷，所見兩國公共利益並未來之事，竟與我輩相同，顯有證據，下懷曷勝欣幸。費理花押。

寄法國外部大臣費理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日酉刻

福祿諾交到來電，欣悅之至。久仰貴大臣辦事明決，見識遠大。從此惟望我國和好永敦，猜嫌盡釋，彼此爲難之隱衷，兩地心照，切盼。所有一切情形，福祿諾是我至好朋友，必能代達。

寄巴黎李署使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巳刻

昨外部來電道意，謂「兩國公共利益，顯有證據。」鴻已徑電復謝，略言「爲難隱衷，兩地心照。」福卽齋約回國，並屬轉達。約文北圻邊界，法文乃云華界，鄙意紅江上游可運貨物，廣西僅鎮南關一路，廣東僅欽州險僻難行，絕無貿易，何必被此虛名，致誅衆議？將來須設詞緩宕。四款誠如公言，內意欲提明冊頁照舊，眉叔恐辦不到。然「除中國外」四字，必不可少。乞趁外部交情甚好時，婉切言之，須爲中國存此體面；否則巴德諾與越改定後，更難挽回。

寄巴黎李署使

光緒十年四月二十三日酉刻

頃福交閱外部電，謂使館挑斥第四款，疑有變更。福云：已知會巴德諾刪去新約首款，「不論何國，即如大清國亦不得預兩國之政」句，是與「除中國外」無異，執事似不必深辨。巴使到後，有辨爭處再電告，相機與論。聞巴須兩月來。

寄粵督張振帥

光緒十年五月十二日酉刻

四月望日諭旨，「扼紮原處」，實不知各軍紮定何處也。嗣十七定約調回邊界云云，雖由敵處鈔約咨行雲、桂，似無另飭調回之旨。內意但以續議條款責望敵處，其餘一切不問，只得由外間相機酌辦。法必欲逐劉，實非與岑爲難。岑素機變，臨事當自審進止，法亦斷不過我界，或於大局無妨。乞密致琴軒。

寄譚署

光緒十年五月十七日亥刻

頃接廣西潘撫十六諒山來電云：入夏瘴作，一營病至一、二百人，御製平安丹一服即愈，無不感頌皇仁。王德榜久病初起，該軍自南關至諒山、谷松，相去百六十里，往來籌布，加以整理潰勇，勞瘁實甚，懇辭署篆，實係力難兼顧。新台奏保蘇元春暫署提篆，與粵軍最爲浹洽，其精力亦在馮子材之上，勦辦莫逆，著有微勞。伏乞轉致總署，代爲婉陳，以明王德榜非敢違命也等語。可否代奏？乞酌。

寄廣西龍州電局轉送潘中丞

光緒十年五月十八日巳刻

十六電已轉致總署。蘇元春署提督，奏到當可邀准。法必欲逐劉，乃敢撤減兵隊，實非與岑爲難。聞法兵已進至興化以上，僥繞過大灘，難保不往攻保勝。岑奏明暫駐保勝，若見勢不敵，似宜移紮河口，嚴守我邊，彼必不能過界。乞飛緘彥卿密商之。

寄譚署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戌刻

頃接潘中丞二十三日由龍州來電：稱連日警報，法兵及黃邪六千餘、越匪二萬餘，分路攻谷松、屯梅。王軍病甚，方友升始到，守地太遠，後路龍州人心搖動，下凍一帶居民遷徙，惟有敵來則戰，豈非我開。惜兵將未齊，砲械不至，米糧缺乏，不知諒山能保否云云。查下凍在龍州邊境，前敵軍糧必由南甯采運，所稱米糧缺乏，自係實情。

寄潘琴帥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辰刻

漢電並振軒轉電已達總署。法兵分擾前敵，戰守若何？彼裏糧運砲亦不易，僥堅持數日，俟其自退，再察看近邊何處險要，移紮穩固爲是。左相進京，正議主戰，內意游移。俟已使聞初到津，續議詳細條款再定。疏稿望密查。

粵督張振帥來電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申刻到

接琴軒二十四日電云：據駐防宜光屬之宿大地方黃忠立稟稱，宜光已失守，黃守忠遠去，潰勇四散，沿邊防務處處可虞，諒山後路乞加準備等語。連日與法相持，若宜、太再進，則近關處處可虞，未免以小失大。諒山孤基，四面受敵，似宜照約回界爲見，乞鈞處主持等因。望速賜核復。

寄龍州送潘琴帥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八日酉刻

接粵東轉電初三捷報，差強人意。法提督謂我軍不照約移回邊界，又先開槍砲擊斃兵頭一、傷副兵頭一、斃法兵七、傷兵四十二，調現駐華越水師兩軍北來詰責背約，索償巨款；李鳳苞來電亦同。鴻已飭嚴備，尊處如何設法牽制，望預籌探示。

馬道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八日戌刻到

探知巴初十到。現泊滬法艦味諾而已，備候巴至即駛煙，換坐呂登小艦往津。李梅但言前接巴電，於初六未刻自港起行，留滬久暫則諉以不知。現應詢明內意，若猶事瞻徇，撫戰兩可，則鈴端再啓，別無轉圜善策；若果專意主撫，不惑浮議，莫若我先明懲一二將領，諉以擅主之過以謝之，或無大累。自丹崖見疑於費理，彼已生心。今復接戰，彼必詰我背盟，恐未易以空言搪塞也。聞兩軍相遇二十四點鐘後乃開砲。又傳法國電飭

孤拔全師整備，以待巴電駛華云。

馮道滬局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一日刊

探聞孤拔明後日可到。俟調集現駐華越水師兩軍，約七日後巴方到北，意在靜聽外部、議院之向背，以爲恫喝地步。似可逕飭陳季同確探虛實，勞采輿論，據實電聞，豫籌應付之方。聞五條已爲外部毀裂，巴到津必持有要挾戰書。似可答以苟議詳約，則可與商，否則越權，不能與聞，亦不便轉達。五條已爲羣謗所歸，此次若復觸肩，恐更難以善其後。勞采明諭，方幸此爲轉機耳。湘帥卽晨開行。巴故傲岸，晤亦無益。忠常懷再蹈危機也。

寄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二日晨刻

巴到滬數日，俟提督孤拔日內到，集華越水師兩軍北來恫喝，仍聽外部、議院向背，望飭陳季同確探輿論情僞以聞。福臨行限期撤兵，我實未敢允，其時都人羣議五條之非也。今當如何挽救？葛德立若至法，乞詢其詳。

潘琴帥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四日亥刻到

法兵仍在屯牙，我軍嚴密防守。先是電請振帥代達，照約回界，另有密疏，亦云款局復敗，朝廷得毋實備。

旋奉嚴旨與之決戰，力遏兇鋒，不准稍退示弱；又諭令馳赴關外，本係預備戰守。崑自彼開，惟有決戰，朝廷有獎勵，無責備。及法倡益緊，會遣胡弁照會法官，既經議和，勿開衅端；若派員游歷，當為保護。法置之不理。臨陣復遣將與說，答話更為無理，「和與不和，三日必要諒山」一語畢，即連開三排槍，傷我弁勇不少，旋齊隊直撲牆外，任其槍砲轟擊，傷勇益多，許久始肯回擊。次日攻撲益猛，若非併力抵禦，則全軍皆為所乘。法自違約與兵，非我往攻法營也。但言敗固不佳，勝亦從此多事。今法廷理論索賠，又備兵示強，全無信義，殊難與言。

### 照譯法國外臣相臣茹費理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四日到

我們為保和局並利益兩國起見，訂立要約。乃墨藩未乾，約章已背。法國派兵八百名往取諒山，廣西竟遣兵萬人擊之。閣下允西曆本年六月六日即中曆五月十三日諒山退兵，我甚相信閣下之言。惟閣下發令並未照行。中國國家如此辦事，其責成殊屬可畏。水師提督孤拔統帶兩軍北上。

###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五日辰刻

昨謝署使轉送外部茹相電：稱我准限期退兵，並未照行，國家背約，已派孤拔帶兵船北上云云。我當日實未允福會短期調回之說，係由傳譯誤會。頃覆電寄葛德立，轉交尊處代送。似茹非必欲失和，若藉索兵費，亦失體。福到後晤商若何，乞詳細電示。



寄龍州送潘琴帥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五日辰刻

秦電昨晚始到。法派兵往諒山，卻非違約，但不應恃強先開槍砲。法使與提督孤拔日內帶兵船自滬來津，必有一番舌戰。省三自京回云，醇邸而言，當日尊處若先照約略退，再電奏亦無妨。可知內意非必主戰。

馬道由滬局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五日巳刻到

頃晤意使，謂昨晚與巴談，計調集法艦二十餘隻，孤先北上下戰書，巴留滬待議。意艦總兵謂孤將抵煙國積，華艦不敵，適以資彼，莫若駛避仁川；度國備需時，孤北營遲數日云。利士比已遣首領來滬與孤晤商，局船已密告船主，屆時分駛漢口、香港、長崎、仁川停避。此與唐道議定。

李使由巴黎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五日巳刻到

各國同聲以不照二條撤兵爲非，法人尤忿，勢甚兇。昨與茹辯，仍須派船北擾，且奪一地爲質。臨別，始允暫緩北擾，僅中堂始終其事，尙可商。今視總署電復肯否，照約撤兵以定進止。已電總署，苞恐仍照津約外，別無挽救。

馬道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五日申刻到

意使偵探謂孤意急欲開衅，而海部來電屬勿躁進，近與巴意見相左。巴無行期。華人若堅持和局，應在法與費理面商，孤蓋意在挑衅也。卽晨歐電傳，費理在諸部集議處，述總署稱，俟詳約定撤兵，未加轉語。費蓋慎於失和。師雖二十，水勇多則三千，力難深入，況煤難轉運，縱爲害亦二三處耳，但不可迫令鋌走云。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六日申刻

昨覆茹相電，擬寄葛德立用洋文譯送；聞葛未到。茲錄漢云：

來電敬悉。貴大臣以諒山一役深抱不平，本大臣亦歉然於懷。惟中國定例，凡將士駐守之地，非奉旨萬不敢退，卽有旨退兵，亦應由驛站轉遞，路遠不能卽到。故福祿諸臨行時，業經告明限期退兵之說，實不能行。不料諒山遽有戰事，此非兩國國家之意，亦非兩國大臣之意，其中必有誤會。尙望貴大臣勿忘睦誼，盡釋嫌疑，未始非此密電爲之兆也。李某覆。

等語，乞公妥酌速用法文繕交爲要。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七日辰刻

旨令諒山前敵各處兵退紮諒山，俟詳約議定再辦。前敵距諒山皆百餘里，可爲照約撤回之據。諒山距

鎮南關僅五十里。邊界二字未指明何邊何界，少遲似無礙和局。巴、孤已抵滬，孤不北擾，自可仍照津約商辦。若一動兵則約廢，法亦不利。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八日亥刻

據滬電密報：巴已將戰書之意電知謝使轉交巴，俟可議之機乃北。又巴黎探電，茹在議院說中國違約，要押當索賠款，議紳愈以爲然。福祿諾欲請中朝明言惋惜諒山之事，許退兵，戰書或可停遞云。看來赫去恐無益。

潘琴帥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十九日午刻到

初三之捷，倭人太甚，無可退避，非敢多事。初九日已電呈矣。送文胡差弁回營，被其刀斃二人，槍斃一人，無理已極。法人陸兵盡在越中，現羣聚諒江，往來忙促。探報擬以一股牽制諒山，以一股由高平乘虛擾及邊關，抄截後路，亦是虛張之詞，此途早已慮及。惟就守高平，又須臨時增兵，倉卒布置，離關較遠，不比諒山朝發夕至。岑軍隔絕已久，宜太不通，無能相助，惟有穩紮穩守，暫緩遠攻，彼亦計無所施。

駐法李使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日辰刻到

諫電並總署電俱譯送茹，又加函申明之。奈茹昨函云，已令巴請中國速照二款宣撤兵之旨，並賠兵

費二萬五千萬佛郎。苞與辯兩日，仍須先降全撤之旨，然後派巴到津，兵費亦未明許不索。苞揣知兵船已集，若我不允全撤，即北擾或奪地，定須巨款，我允全撤，則巴到津日索調船及卸款，似只可逐節候電示剖辯。福呢稱期限雖未押，亦未取。中國防務不可恃，法宜痛懲戰黨，以得償款。苞再三開導，略平和。

###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日午刻

鴻十七寄丹崖電云：旨令諒山前敵各處兵退紮諒山，俟詳約議定再辦。前敵距諒山皆百餘里，已可爲照約撤回之據。諒山距鎮南關僅五十里，邊界二字本未指明何邊何界，少遲亦無礙和局等語，意欲從中解說。頃接丹崖十八電復，已譯送茹，又加函申明之。茹仍執令巴請速照二款宣撤兵之旨，並索賠兵費，苞與辯兩日，彼必請准全撤，然後派巴到津，兵費亦未明許不索，似只可節逐商辦云云。丹另電鈞署，請速核辦。福會到後，必德憑彼國奪地索償，乞早留意。

###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申刻

昨法使照會總署，請照約降旨撤兵，並索巨款，與來電刻限七日回覆，未聞朝廷如何籌議。福臨行限期說帖，我會面駁，或傳譯之誤，斷不可以此爲據。然福與我頗有交情，務勸其從中排解，成就原約。廷議責備甚多，若一動兵，則失和，廢約可惜。

寄龍州送潘琴帥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申刻

泰翰兩電，詳言法兵先擊傷我軍，總署據以駁法使。乃法廷謬謂我軍設計埋伏，先攻法兵，爲違背原約第二款，仍限期撤回邊界，並索巨款。此事關係甚大，必須活口質證。查初三捷報，生擒多名，無論法人，越人，應取實在口供，分咨備案，切勿刑逼捏造，且將生擒者妥爲收養，候解質，幸無大意。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二日午刻

頃接總署來電：昨接謝使照會，與尊電及丹崖微電所稱大意相同。本署復以調回防兵，係津約所載。法國若專爲此條，中國現已撤兵，即可奏明按照前次照會，一月後撤竣，並請明宣諭旨爲和好確據。若欲索償及徑行自取押款賠款之說，顯違津約第三條，中國當將此事始末及萬難允此無名之費，布告各國，照萬國公法作爲普魯臺司特，從緩理諭。照請電達巴黎，並催巴使到津詳議等語。祈閣下轉電丹崖，只可按照以上各節，力與辯爭，此外切勿輕許。俟茹作何允覆，迅即電聞云云。望立即酌譯送茹，分晰辨論，電覆。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二日酉刻

頃接丹崖二十一電稱：茹請撤兵旨宣告議院，解散兵船，令巴就津議，似正辦；屆時可力辯諒山非我咎，以免賠費。今孤拔乘兵船全集，欲赫德就巴議，先請卹。詔似偏我認咎爲勒索張本，請商總署裁示。又電稱：法

飭水軍靜候，請早降撤兵旨云云。乞核辦。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三日酉刻

前據許竹筠電稱：在滬晤巴使，謂此事由孤拔主持。孤昨晚忽帶兵船全數出海，意甚叵測。聞其廷議索賠巨款，孤愆尤奢，似已接鈞署不允賠之照覆而變計者。若北來，津防尙可勉支；南駛，則臺北福州尤可危。劉省三於昨午後由滬赴臺，倉卒禦敵，更無把握。敢以密聞。

潘琴帥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亥刻到

前旨不准稍退示弱，決戰遏其兇鋒，疏虞難當重咎；事後，又傳旨命獎續有戰功優獎。今十一日旨，復有撲犯接仗之諭，與省三所傳大相徑庭。法使辯論，匪特倡我營壘開砲傷人，臨時曾遣胡弁四人持照會勿庸開仗，少人來諒，當爲保護。其五靈者，擲文於地，刀斃二人，槍斃一人。胡弁遇廣東通事放回，可令其來津質問。法之無理，夫復何辭！屯梅谷松本是老營，失此要隘，彼若以諒江大股來犯，諒山地勢散漫，處處可通內地，戰守較難。自開仗後，連日運送糧藥，徐徐搬回，亦非剋期可就。議約以前，原應照約守界，既不准撤，接仗之後，似可與之力爭諒平，保勝以固邊圉。諒平僅守五六處，可省邊關數百之防。保勝劉義未必肯讓，不趁此時說定，將來又成明和暗助之局，終非良策。總署亦有向該國索賠之議。聞近山州縣，法人亦不甚注意，如再令其爲難，當可就範。祈主持爲幸。

寄龍州送潘琴帥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晨刻

原約調回邊界，福曾臨行又請限期撤兵；鄙固未允，然不得謂非照約行事也。前旨不准退紮，上意負氣，亦不料勝仗後予以口實。今法言言正急，我輩當彌縫前事，不肯任咎。馬電屬取生擒法人，越人口供，望接到後照辦，並令胡弁航海來津，以備與法使質問。法人要索甚奢，廷議已許降旨撤兵，提督孤拔，仍統全幫水師，欲奪取臺灣，福州爲質，事變將不可知。法佔全越更劫巨款，巴使尙未到期，鴻亦無法主持，只可靜候朝命還辦。彥卿奏報移紮馬白關，可謂乖巧。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申刻

奉電旨欽遵轉電南洋。惟孤拔所統大鐵艦四，快船十餘，南北洋現船皆小，不能敵，似難於海外牽綴援應。頃張幼樵二十三來電，法進口一輪擱淺小損，孤拔明日到，云一鐵船坐小輪至臺。丹崖屢電請早降撤兵旨，遙告謝使，乞速辦。但彼意須照約撤回邊界，此旨似宜妥酌，免再反覆，可否代奏。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申刻

頃聞電孤拔帶船分赴福臺，此福呢舊策，欲據閩臺爲質之意。總署既電允降旨撤兵，宜與約定各船不入口，以免兩疑生衅。靜候明旨，乞復。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巳刻

頃接總署電：二十四奉明旨撤兵，應由尊處電知丹崖，轉告外部，中國如約辦理，法不應背約索償，以兵船遊弋海面，聲言佔地，力與辯論，令法速電禁止，並催巴使來津，如何回答，即電覆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五日亥刻

前將署覆謝使照會轉電丹崖。頃接二十四來電云：養電達茹，謝電亦到。茹因不認償，又未宣旨，遂翻前允。苞與力辯兩時許，始云，今四日內儘宣旨，並認償，尚可派巴到津詳議，並減償款。否則，孤拔到福州，定先據之。其意甚決，乞轉總署云云。似此，則撤兵電旨到仍不滿慾。又二十四閩電，孤拔尚未到。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巳刻

赫德請派江督就近赴滬與巴商辦，內意尤於六月初四日前奏令江督往商。若顧全和局，稍遲數日，當無不合。望勸茹勿急開衅爲要。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六日亥刻

頃滬局密探，利士比今午亦帶船赴閩。巴使承外部意旨，孤拔必欲賠費，否則據地。二十八，福州恐有變。



又法領事法蘭亭、林椿來告，已孤與外部密謀，必據一地爲質，哀的美敦書二十八限滿即攻打馬尾船廠。儘先允將船廠作押，可免動兵；詳約議定，仍交還。鴻未敢許。然事急，恐無救法。

### 寄龍州送潘琴帥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巳刻

昨因法人力請撤兵，二十四奉明旨：『所有北圻各營調回邊界一節，應如約照行，著岑、潘將保勝、諒山各處防營撤回滇粵關內駐紮，於一月內全數撤竣，以昭大信』等因，欽此。目下法兵船大幫赴閩，剋期攻擊船廠作押索賠。廷議和戰未定，尊處應飭各軍按兵不動，嚴防攻撲，靜候續旨遵行，仍預籌邊關後路布置爲要。

### 潘琴帥龍州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巳刻到

昨奉旨撤前敵防營。頃探報，法人改由西路來犯，一股由太原，一股由北芻等語。查此路係由高平擾及近關抄諒山後路，向未設防，新早已言之。惟到防月餘，兵日不敷，未及布置。如高平不守，則內地門戶可虞。諒山後路已調，然分守高諒兩城，無此兵力，擬派蘇軍前往察看。祈核奪明示。

###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八日亥刻

頃接丹崖二十六來電：撤兵展限告茹，又與力辯。奈藉口養電，恐成游移。來函云，不必依巨款並七日限，

但須先允肯留兵及卹費即可派已赴津，並議償數，兵船仍泊原地靜候。今苞函駁，恐仍無濟。乞商總署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辰刻

頃接幼樵二十六、七電，稱敵船內外睨長門，然馬江隱，可以謀勝；如決裂，乞先示閩，後絕法爲要云。鴻已將江督赴滬議約電知，屬其鎮靜籌備。又滬局電，海晏船送省三赴臺回，云基隆口有法艦，聲稱購煤；省三飭封煤窯，不准出售。

寄會辦閩防張學士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辰刻

丹崖二十六電：與茹力辨，尤不必依巨款並七日限，但須先允償留兵及卹費，兵船仍泊原處靜候云。昨旨派江督會爲全權赴滬議詳約，索償一節，照會各使公論。事勢稍鬆，孤拔必不妄動。公等正宜穩紮備戰，守會即去，議恐無成，須防後來。

潘琴帥龍州來電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申刻到

原約調回邊界，新密電請照約回界。鼻奉嚴旨扼紮原處，不准稍退，撲犯即與開仗。疏虞難當重咎。新知一經開戰，必有口舌，除密疏並臨期照會法官無開兵端。彼殺我送文差弁三人，尙有胡弁逃回，可否解來備

質其砲彈打落我營，亦可解驗。擊獲探子阮姓，北甯人，是否解質？至據稟電報生擒多名，當經前敵將領訊係法擄民夫，立皆釋放，卽有生供，彼豈肯認？總之，彼在我營外被傷自是撲犯，何須埋伏。法雖在內狡辯，此間並未停兵。我已退至諒山。若再犯諒山、高平，戰退兩難，戰則愈添枝節，退則宜早定計。諸將請示，新不敢斷。軍情瞬息萬變，洋務尤難。乞確切明示。奏報並無生擒多名。

寄江督曾沅帥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九日亥刻

公行有日否？頃接丹崖二十八電，外部二十六函云，謝使之七日期及巨款數俱可不計，但恐堅不肯償，故須先認。苞駁以法原定九月撤防，並未多留；其卹賞應兩國自認，萬無曲直，不分先認償之理。且諒山咎不在我，歷已剖明，只可允查有誤處再議償。二十七外部函云，今幸已派九帥就巴議，必滿法國之意，已飭巴先議償，限六月初十議妥，限內兵船不動。彼蓋欲藉以恫喝大索等語。公宜豫籌舌戰因應之方，似照丹崖辯駁語意爲近情理。繙譯福連俟有船到卽行。公先至，令小村派人傳話。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一日卯刻

頃上海邵道來電：職道遵總署諭見巴使，據云接謝電與此電同，撤兵緩一月，本與所請歧，因而子尙好，姑不校。二十六所擬照會，極顧中國體面。一面照貴道之意，電請法廷展限，幸獲允；自二十七起，展十二天，並電商孤拔勿勦。貴國辦法何絕不相類？照會稿遲到何不補發？展限十五天，未免得步進步。至照會各國，命意

便不美，彼此均無益，中國要如此，我不便過問。總之，索費一節，不先允商，江督到滬，不必相見。謹據實摘要電聞云。

#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二日辰刻

頃會帥電稱：旨不允償費，總署照會各國亦未允。巴云，不先允償，到滬不必相見。是關鍵全在於此。見且不得，況議約乎？荃應如何說合，非得內中實在底蘊，無從下手。求代請樞譯，切實指示。然巴雖不見，荃既奉旨，祇得初三起行。限初十議妥，非荃舌之所能，有何良策？盼甚云云。按各國袒法者多，二巴德令多索賠，楊滑無勁，公論似不足矜制。會到滬未必竟不見，但議必不就。丹崖謂俟查有誤處，議償卹或亦騰挪之法。請鈞示。

# 寄江督會宮保

光緒十年六月初二日巳刻

頃署電部道，用丹崖昨電之議，謂可設法婉轉請旨，以收束此局。內意似欲外間任謗，公當相機爲之。先云俟查有誤處議償卹，聊作騰挪，或至萬不得已時，無論曲直，求恩賞數十萬以卹傷亡將士，似尙無傷國體。再不然則聽其決裂。尊意內斷與小村密謀，不可爲同事牽掣。各國公論萬不足恃。此電乞慎密。

# 寄江廣閩浙督撫

光緒十年六月初二日巳刻

頃接總署來電：初一日何天爵來言，接閩美領事電，福州將堵塞河道。此中國保疆土，但須告各國，說明

俟兵事畢仍開作通商口岸云。本處現照會有約各國，將各省各通商口都說在內。希轉電南北各口，有警信即先堵塞，以遏敵船突進等語。

寄龍州速遞潘中丞

光緒十年六月初二日午刻

前寄有電悉。法限期至初十，停兵不動，與曾九帥在滬講解，必無撲犯高平、諒山之事。兄揣此事或漸轉圜。貴軍宜遵二十四撤回邊界明旨，預察邊境何處當設守，密爲布置，俟款局定再擲。胡弁可令來津探子阮姓暫留。黃玉賢療殁，望優卹……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三日午刻

頃接李丹崖初一密電，茹云布告各國，顯見仇法。商約應在津議。今九帥既無議償全權，已不與議，即須開兵。已飭巴詢總署，乞即轉云云。

馬道由滬局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初五日卯刻到

頃局請英律師坦文向忠言，以法欲償華，理不能償，江督來亦難合龍。而局船必難盡避，即盡避開攔，經費不支。售英商，英律苛細，美律簡易，可售旗昌。旗昌主向忠言，其法計局產約萬股，統售於彼，以如數銀票抵我，彼藉立一新公司，我以銀票統售新股，惟分數股與美商，以爲美商公司，可懸美旗之據。若一月後事定，

我既統有新股，我可爲政，轉華商名而換華旗。如此，局產可保，公私款皆存，並無須有實在出入之款。外洋與戰國商船習爲此，及今尙可爲，戰端已兆無益矣。此法換公司，換旗，不論限，皆權自我操，與唐道所陳以及忠日前電告盛道者迥別。惟不宜令法人知有轉移之法，以不能確知開衅，而預換旗，設不開衅，必來物議。確知衅端始行換旗，物議雖免，法已無益。担文、旗昌主用意誠美，謹以電陳。九帥札忠譯，已稟婉陳苦衷，且局內忠一人萬難分身。

### 寄滬招商局馬道

光緒十年六月初五日巳刻

昨津美領事面商，將局船售於旗昌，而未論辦法，方令與景星商議。茲電彼以如數銀票抵我，我以銀票統售新股，若事定，我可爲政，轉華商名而換華旗。必與立詳確密約乃可定議稟明立案。九帥與巴晤否？如何商辦？望探示。稟臣到滬，屬照此密碼稟報。

###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五日酉刻

頃曾帥初四夜滬電，與赫面商，初五拜巴，初六巴來答拜，初七議事，乃得悉其口風。但限期過迫，敵情狡狠，議必無就。將來萬不得已時，或從寬不論曲直，代求恩賞，卹彼傷亡將士，爲數不過數十萬，似尙無傷國體，與鈞署須有擔當電意不悖，仍未知有濟否？求速電請示，以備因應云云。求速密示。又頃接閩局電，探聞福州口至羅星塔總來法船大小十七號，可慮之至。

寄上海會宮保

光緒十年六月初五日酉刻

向例初拜不談公事，其答拜當略有口氣。總署頃電丹崖，與外部議不限日期，未知允否。若如所定初十之限，恐急迫難轉，貴卹二字似爲盡頭一著，乃鴻私議，牽掣則逆料耳。公全權可自爲政，即酌電總署，密探再報聞。

寄滬招商局馬道

光緒十年六月初六日午刻

頃與盛、唐道面議，局船暫售旗昌，須立明約。局本共計五百餘萬，旗昌應給新股票一百萬，歸局統售；其餘舊股二百萬，聽商自換。存款借項二百餘萬，均歸旗昌接認，方可交盤換旗，另立暗約代辦。無論早遲，事定仍還伊銀票，收回局產，轉華商名，換華旗注銷。明約如此，乃爲權自我操，望妥密籌議，勿稍含混，受制於人。

寄滬招商局馬道

光緒十年六月初六日申刻

頃電各節，如能遵辦，或先立簡約，電商換旗。但此事糾葛甚多，唐道係始終經理局務，簡約內必聲明詳細，合同俟唐回滬會商定議，稟請立案方作準。謝使照會總署，須十一前議定賠數。唐明日附海定回。

馬道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初七日巳刻到

畫已答拜，明日開議。諸公皆以初十限促，頗棘。昨晚奉鈞示，茲電云必與立詳確密約乃可定議。稟明立案。當摘鈞電函担文，復偕與旗昌主面商，皆謂定遵鈞諭。担文草立售契，並新公司章程，交忠改定。惟担稱三日期促，須明日押定，即山中美總領事電令各領事換旗。忠思局本五百餘萬，中法騎虎，三日後如果決裂，局船、局產或為強佔，挽救晚矣。且與其懸華旗被擄有傷國威，莫若暫用他旗，來往無阻。即法人見我換旗，知已志決，其氣可折。又密詢局內同事，皆謂如此，積習可除，欠款清理，他日收回，規制一新，於商局亦非無益。因擬定明日押契換旗。忠固知此舉必招物議，但責在保全局本，遑恤人言。惟自問無私，有負委任，他日事平，仍將局產歸趙，方弛負擔。復接鈞示，與忠所擬者同。担文云，局本無須分別，我惟收彼銀票五百餘萬，聽我自主，暗約之意，須銷納在新公司章程內，否則無益。謹陳。

馬道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初七日申刻到

頃奉昨晚鈞示兩電，應即知會前途暫停。昨晚與担、旗議至夜半，已能遵前示各節辦理，換旗收回，乃此事扼要所在。担據律熟籌，謂必先於領事處押賣契方妥，否則無益。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八日申刻



頃邵道本日午正電稱：巴交節略，革劉一款可允刪，期亦可展，索費彼不得不遵決審，數減則任我，且必有以報我。此李梅私語友，以開口太大，難合攬。巴電丹詰外部，費可少，必不可無。而督憲以未奉旨，並有無二字不敢決，再宕恐誤事。請示云云。

會宮保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初九日巳刻到

初八酉初二刻，與巴會面，遵總署歷電辯論語，摘敘節略。巴閱謂：自是決意不認賠，我當電報本語。荅答曰：允商。彼竟拂然去。如何，如何！

寄上海會宮保

光緒十年六月初九日午刻

昨來庚電悉。彼索賠款，卹款兩項，既拂然去，能使人游說就卹款鬆口否？前將來往密電賞卹等語，轉達總署，謂尊意卽是鄙意。固知此事斷不能空言轉圓，先允卹，再緩磨數目，似是一定層次，乞酌之。否則，決裂，船廠萬不可保，他處亦兵連禍結，奈何？

寄滬招商局馬道

光緒十年六月初九日申刻

巴昨與會議不合。頃丹崖初七電，茹云初十不允償，仍卽動兵。是展限之說不確。楊使謂於十一前交盤，不宜有暗約。尊電換旗收回，先於領事處押賣契，所重尤在他日事平收回一節，確有把握，弟須獨擔責成。津

美領事已爲此事赴滬。事急期促，務望妥辦，勿貽後悔。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十日午刻

頃寄丹崖電：「曾許巴撫卹五十萬，巴決不允。總署已請美國主公平評論，應否償費；並令曾屬巴電問法主可否亦請美主評論，儘滬議就緒，即毋庸請他國評論云。此係萬國公法通例所常有，兄須與茹力辨，中國非懼動兵，恐害各國商務大局，望速覆。」云。謹照錄奉聞。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初十日午刻

頃因閩事緊急，電商幼樵云：滬議無成，難保不即動兵。探確敵情，以馬尾以上水淺兵船難進，不遽攻奪省城，若與接戰，即燒船廠，擄兵輪。我自度兵輪不敵，莫如全調他往，騰出一座空廠，彼即暫據，事定必仍原物交還，否則一經轟燬，從此海防根本掃盡，力難興復。此以柔制剛之妙算，乞速與當事諸公密圖之等語。幼樵偏狹，揆度事機，似此辦法較妥。鈞處如以爲然，乞速電催酌辦。

寄滬招商局馬道羅牧

光緒十年六月初十日申刻

丹崖昨電：茹云滬議未允償，斷難展期。儘允償而數未定，可再展二三天。似逼索加償者，或不遽決裂。旗昌議得緩且緩。

馬道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初十日酉刻到

卽晨探巴不敢口。而事急期促，担文力保收回，已於十一點在美領事押券，共計五百二十五萬，分期撥還，銀票亦押換矣。在中八船換旗，已電告各口照辦。他日收回，忠獨擔承。兩接鈞電，已在後。

寄上海會宮保

光緒十年六月十一日丑刻

丹崖電：茹云，儘允償而數未定，可再展二三天。與李梅限可暫寬相合。第五十萬已大碰，逸云加價法必不願美調處。公等似須俟閩動靜定行止。

寄上海會宮保

光緒十年六月十一日亥刻

丹崖前有減賠一二百萬之說，申飭因未先奏。頃又據李梅言，請代奏或允、或減、或否，候上裁。公等盡心而已。楊來電無意調處。

寄譚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二日未刻

頃覆丹崖電：福呢臨行限期撤兵節略，我謂其挾制不許，伊自將此條勾抹，並加花押爲憑。英泰晤士報館所言是實。昨令羅豐祿赴滬，將福原稿送巴閱。巴自知理屈，願轉閱。望再與茹力辯。至四月十七章約二款，

卽行調回，可早可遲，不得謂背約。公駁兵費不應給，極有勁，仍盼速復云云。現英報館爲中國辦此事，法議院以爲不實，故屬丹再申說之。

寄滬電局文羅豐祿

光緒十年六月十二日未刻

聞晤巴割晰續約之誤，巴知理屈。前令泰晤士報代辦福節略，自將此條勾抹，法議院聞之大譁，疑其不實。頃又電屬丹崖與茹力辦，云已令閣下將原文送巴閱爲證，或卸款雖少可望就範。原文如與彼閱，務卽收回。

羅縉譯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十三日子刻到

昨與巴力辦續約之誤，已言原文在滬談時可閱。頃奉電諭，復晤徹席葉重行聲明。惟曾宮保欲令其來轅閱視，不欲送往。此事惜辦之太遲，故不得力。本日法回電，謂初九所言數日過少，法未能允，限本夕再擬說法，否則限期已滿，隨時可開餉耳。

寄滬招商局馬道

光緒十年六月十三日戌刻

內意必欲請美調處，巴茹本不願。巴又云，美新受商局，法廷更疑而不允。蓋謂美先得利，口舌甚大。

羅豐祿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子刻到

赫述巴意，兵費一字不提，中國限十年內歲給百萬以爲邊界經費，本日能允即議詳約。巴不願北，曾不敢擔，陳獨奏。

寄滬電局交羅豐祿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辰刻

德述赫議，我未敢答。若邊界能多佔，費能少，或備一策。巴不願北，我不能南，潛奏將奈何？美調處是空話。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辰刻

滬議停後，蘇紳電稱，此事誤於赫不與議，求鴻飭赫語巴商轉圜策，因令羅豐祿促赫往商。昨晚德璫琳接赫電云，巴意不提兵費，限十年內歲給百萬以爲邊界經費，即夕覆准可免決裂。鴻令德復，我不敢允，亦不能轉達。聞法所撥餉，視所用尙少二千餘萬佛郎，欲藉端索補。德謂令其交還一二城作抵，何如？鴻云，山城不值錢，謹以密陳。法有騎虎勢，赫雖膽怯，無壞意，似勿亟調回。美調處，法必不願，且若調處，定一賠數，勢不得不允。若動兵後，議和賠款更巨。乞熟思審處，慎於所發爲幸。巴不願北，鴻防務重要，斷難遠去，徒爲焦急。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巳刻

會議無成，望告知派巴來天津會商妥法，我即令德瑾琳赴滬商請。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四日申刻

頃德接赫昨夜電稱：巴接法廷電，或戰、或和，聽巴酌辦。赫尙欲此事就款云。

寄上海陳會辦

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卯刻

現在總署候美回電調處，尊處派人開導，巴可緩待否？巴不願北，鴻不能南，徒焦急。凡調處必兩國皆願，若美覆法不願，但令楊使排解，仍不得勁，似非加價難了。局內外皆不敢發此言，奈何！香港請南北洋派十船赴閩牽綴，餌敵速變，且來不及。海上不練大枝師船，未便作此豪舉。公以爲何如？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午刻

頃德稅司送閱葛德立巴黎十三來電，法國黃書內載，中法爲越事往來文件刷印成書，傳送各處，法國人民業經寓目，均以中國無禮太甚，勢不得不與中國較量。茹相蓋欲以黃書激動議院與兵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五日戌刻

奉十四電旨，立即轉電南洋。頃回電云：事機益緊，撥船援閩，適以餌敵速變，江滬亦宜自防等語。北船不能遠去，已詳初四電覆內。鴻等前在煙臺，會上法鐵艦看操，其船堅砲巨，實非南北各船所能敵。今法兩鐵甲駐閩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鐵板厚僅五分，易被轟沉；卽曰尾綴勿戰，若開鎗彼此，在海面尋戰，儘挫失徒自損威，於事何濟？「餌敵速變」四字，思慮較長。張奏似未深知彼己。鴻飭各船與海口砲臺依議夾擊，亦稍牽制敵勢。中國非籌款大辦水師，斷難在洋面與西艦爭鋒。乞代奏。

譯葛德立致德瑾琳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午刻到

曾宮保允付銀五十萬兩，法國議政院紳士聞之，以爲中國戲弄，則於大局有礙。揣法廷之意，還可由中、法兩國商量，如果中國自願付英鎊一百萬，諒法人之心亦足矣。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申刻

丹崖十五來電：法近頒黃書，內有謝使述總署文云，華兵係遵諭不退，以俟詳約。因此法報咸咎中國，並云有意拖延，恐不加以不肯再議，總望早結爲安。儼六日後議院散，茹可任意妄爲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申刻

丹崖十五申刻來電：前茹面允減至五十兆佛郎，又允七八年交清。頃茹函須償款定後，派巴到津議商。今照赫所議八十兆，十年交清，辦理不能再少；但勿提貢獻等語。前函允者又不認云。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申刻

五十兆已達總署，不允；赫議邊防經費，歲給百萬，十年爲期，更不能允。署已調赫回，德亦未去。曾前許卹五十萬，奉旨申飭。現停議三日，恐難速結。

寄上海陳會辦

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巳刻

窺內意，似以美出調處斷賠爲得體，又不至翻覆。法不願美議則不管，且翻覆之咎，豈盡在彼，由於主持洋務多生手也。日內未聞有無變計。煙臺無電報，彼此皆不能請示。乞語元老，獨任其難。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酉刻

頃繙譯羅豐祿自滬電稱：李梅告張委員，三百萬可了。赫德謂巴要四百萬。葛德立巴黎電，請給英金一百萬鎊，實計三百五十萬兩，允可結局。求力勸朝廷，授會方略，至幸。陳季同來電，二十一議院會議，然議員咸



答中國，恐遲結更喫虧云。謹以轉達。

美國使署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亥刻到

頃謁外部，設法詢悉美主意極佳，已致法主願調處，而法不遵；聞業電楊使，呈衙門。現美主避暑出都，容隨時探報。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九日子刻

頃德璫琳函稱：法領事接電云，臺灣基隆砲臺被法人用砲轟破，法兵船並未傷損。事已至此，奈何！

會宮保等致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九日子刻到

巴來照會云，法已奪基隆口岸砲臺，索賠八十兆佛郎克，分十年交。末云，但須照前次申明辦法各節辦理了局。語未分曉，俟遣邵往詢。又云，福州暫不取，地方官亦應不動。已電閩嚴備以待。茲撮最要飛呈，請奏全文續電。

寄上海會陳許三欽差

光緒十年六月十九日卯刻

總署十八來電：昨日謝使照會，外部不允美調處；頃美使亦接到該國回電。本日連得北洋兩電：一係據

德瑾琳言，法願得一百萬鎊已足；一係李鳳苞電，茹允五十兆作七八年交清；赫德又有各認保邊之費，法認二成，中認一成，勻作十年，給以一千萬兩。今日赫又遣人來言，四百萬兩可了；所說均難照准。德瑾琳又有由法交還兩城，北洋答以山城不值錢，極稱旨。現在法既不允美調處，巴欲先定款日，再來津議細約，是重利而輕約，未免倒置。南洋大臣宜設法開導，使無固執，一了百了；若必欲決裂，亦須明定戰期，不得暗行詭計。並請南北洋或將以上各說擇善妥籌，或另有歸束辦法，迅速電復備酌。此事法固汲汲，我亦非願久宕。南洋諸公幸勿焦急。本日由署照會謝轉致巴，致巴照會由驛分寄查照，庶免議論歧異，希速轉電會帥等因。此未接基隆失守信以前語也。內述丹崖電茹允五十兆，七八年交清，係十一日語。茹復照赫所議八十兆，十年交清，不能再少，則係十五日語。今巴索八十兆佛郎，與茹後議同，為數太巨。乞屬赫問巴四百萬可了之說，能再減若干，作何名目，妥酌電示。此事實誤於候美調處，南北屢電不聽，奈何！

陳會辦致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九日已刻到

頃張志均見巴，云十五辰攻基隆，華兵應砲，法無一傷，一時許奪砲臺，據煤礦，現擬暫緩再取閩廠。所說辦法，改賠卹名為邊界用款也。

急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六月十九日午刻

昨報臺灣基隆砲臺被法攻破。巴照會會，暫不取福州，索賠八十兆佛郎，分十年交，與茹意同。未知內意

若何。爲數太巨，此事恐無收束。尊處有法調停否？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十九日酉刻

頃接滬上本日西電：法國據守基隆；法國兵船名魯叮昨晚抵滬，報到法人砲轟基隆而取之。按哀的美敦第二次到期，係在禮拜五之後。李鳳苞請再展戰期，茹費理不允，是以法戰艦五條即離福州，駛往臺灣，用砲轟擊基隆砲臺。戰時未久，法已據奪。聞得該處砲臺已被擊碎，火藥局焚燒。中國官軍陣亡之數未悉，據聞亡者甚多，法兵未死一人。法兵艦名費勒斯，爲中國砲所擊，未甚傷壞。法公使巴德諾照會曾宮保，法人已取基隆，中國應立即依法人所欲，如不依允，任憑中國開戰云。原係法提督利士比乘坐鐵甲船名拉加利桑呢亞，並督帶船主費肥利督帶費勒斯兵船，船主德巴督帶魯叮兵船，外有戰艦二條，一齊前往攻擊基隆。法提督孤拔督帶兵船，一面在福州伺喝，以使中國兵船祇知咸集福州保守云。

劉爵帥由廈門來電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日酉刻到

十五日八點鐘，法以五船攻基隆砲臺，十二點砲臺全行打碎，我不能守，法亦未據，基隆營盤依舊守住，惟兵單器缺，茫無措手。法僅五船，南北洋輪船如肯出戰，不難驅逐出境。尙求統顧全局爲盼。十六日銘傳叩。卽日十一點鐘，法人上岸四百餘人，攜砲四尊，來攻曹營。經派曹鎮章高元等帶隊旁抄，生擒法人一名，死傷不下百餘，搶來坐旗一面，乘勢破其山頭砲臺，得砲四尊，帳房數十架，洋衣帽甚多。傳又叩。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刻

頃丹崖十九未初來電，稱福來云：儼肯允償，請巴赴津定數，並議商約，則茹可准辦先撤閩船，俟數定交還基隆。苞揣係茹意，今不肯請人評論，別無辦法。儼不備戰，可否請允以保閩廠？乞速商總署，似不到五十兆佛云云。現又照會各國評論，恐仍觀望無濟，即公評未必不令償款，似不如兩國自商，尚可斟酌減讓。鴻係叢謗之身，本不敢再與斯議。惟事勢緊急，大局攸關，戰後亦必賠償，爲數更巨。可否令丹崖准福祿諾所議，由署迅速電復丹崖，傳知遵辦？乞代奏。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亥刻

皓電已轉總署，署令照會駐法各使，有益否？福云允償，巴赴津定數。若所索太奢，鴻斷不允。羅豐祿持福手抹字據示巴，巴允電告外部，此我不背約之鐵據。福若不認，亦當從中轉圜。基隆我軍獲小勝，法變計否？乞探示。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午刻

頃德瑾琳送閱在法密探之稅司葛德立二十日亥刻電報，價款迄未議准。現法議院大臣與茹費理擬出大軍與中國決戰，尚未即定。似莫如趁此未甚決裂時，速電李鳳苞予以全權，令與法廷妥慎講議，庶償費

較少而保全者大云云。

急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申刻

頃丹崖二十日來電：苞知議院將議，昨又函剖非我咎，並託福先退閩船。頃茹令蒞來云：已據基隆，人心稍靖，可先令孤拔退出閩口，以免啓衅，八十兆亦可減。惟須我先允，並非不願津貼，即可安定其數。又云：茹頗知巴傲，願徑由苞與中堂或總署商乞轉。又同時接丹崖二十一電，稱頃福密擬約稿，屬電呈一，津貼四十兆佛郎；二，全權書押後即撤閩船；三，先到津議商約；三，先交十兆，法兵到高平、諒山，保勝後即還基隆。以上款如中國允，福可請法允，否則難保和局。候即覆云云。與昨說稍異。然皆茹意，乞裁等語。望即酌核代奏，並電覆丹崖。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午刻

頃粵西潘撫龍州二十三來電：連日搬運死亡載道，計瘞故二千餘。二十日，全軍入關，蘇軍守鎮南，王、方客軍退至龍州。惟法兵未至，越官微弱，難保游勇伏匪不乘間滋擾，全軍仍不時往巡諒山，越民乞請也。臺中復大捷，彼當就範云。

寄龍州潘中丞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午刻

養電已轉總署。瘞亡人多可憫。粵督電奏，有旨於恤，並令精練軍器，秋高氣爽，如法內撥，再深入牽制。基

降法船登岸四百人，省三督軍擊敗，恐其調越隊復逞，款議未就，索賠未允。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卯刻

總署二十四電，福約三條均悉。現基隆已復，彼之議院情形有無變動，即探復。此事中國理足，廷議僉謂難給津貼。法雖不允美商，美國仍請調處，法何堅執不聽？可詰問之。如孤拔果撤閩船，不擾他口，巴德諾可到津議商約以歸和好，希轉電丹崖云。

寄上海會宮保陳會辦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巳刻

頃總署寄布告各國照會內，有「福總兵在津另底內巡邊之語自行抹去，並自畫押，現已由津寄與巴閱看，是此事中國毫無錯處」等語。稿另函呈。惟「另底巡邊」等字稍混。尊處照會宜寫明福節略字據，限期撤兵一條，自行抹去畫押為明顯。乞酌。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五日酉刻

頃據滬局轉遞省三二十來電云：十七日二點鐘，法船開兩空砲，挂黃旗，又白旗，託稅司函請到船。答以未奉旨，請其會上岸，未敢來。十九，乃告稅司，以兩國未失和，欲請來商，兩不開砲，祇當未開仗，彼此候信云。銘傳叩。請致總署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午刻

頃滬局電鈔臺幕信，劉帥甫到，設防無輪，束手。閩信隔絕。閏月二十五，法一輪至基隆。滬砲六月十三到基，法阻未起，帥赴淡水謀轉運。十五辰來法船四犯砲臺，帥馳至，及午，傷兵六十，帥令守營姜鴻勝密退以伺。十六卯，法兵登岸二百人，在北山站隊築營，二百人撲曹志忠營。及午，帥令章高元、蘇得勝率百人出東路，鄧長安率五十人出西路，曹志忠率一百人中路迎擊，獲真酋三，旗二，敵潰，兵登山毀壘，下追及船收隊。海外孤軍，船乏器械，不能再守，已請南洋閩粵撥兵輸云云。鴻飭滬員設法雇洋船包運槍械赴臺。據覆，風聲日緊，法船封口，洋商不敢裝送。又聞法派六船往越之海防運陸隊，似赴臺報復，殊爲焦慮。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戌刻

頃西電，法議院准撥四十八兆佛郎充兵餉，紳士尤者甚衆，茹費理請發此款以助會商者之氣云。與丹崖路同。四十八兆約七百餘萬兩。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九日辰刻

頃飭滬員密雇英商輪船運軍火赴淡水，即日開駛。赫德昨晚抵津，已由水路赴京。

急寄福州張會辦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申刻

頃接寄署電，聞過阻河動手，害及各國，切勿孟浪。須防彼先發，不發或漸移向他處。僕不以決戰爲是，廷議則不敢妄參。公有所見，應屢陳。哈乞槍已到滬。

寄龍州潘中丞

光緒十年六月三十日辰刻

法聲言調越陸隊，尙未見到，豈不畏雲桂深入？旨令劉永福先往撓擾，雲桂續進，以待明詔。現宣戰之旨未下，似宜豫爲整備，轉運糧械等事，先張虛聲。來電前隊進諒山，想尙引而未發。朗卿求遣撤未准，須加籠絡。振軒退志甚堅，肯西移否？

急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三十日午刻

頃李丹崖二十八亥刻來電：法謂我萬不敢戰，四千人可擾七省，故議員准恫喝。雖我布告仍玩視。今僅由越分兵六百，果其決戰，茹與總統俱不作主，須再集議員籌餉調兵，冬間方到。應請總署照會法使，儘再動，即開仗，一面擬雇德兵官五十人赴華。法人知之必疑舉相暗助，雖停戰亦可作教練，乞速商總署。又兩艦已雇之雷弁生匠，應否先回，乞示云云。雇德兵官五十人，德璫琳亦有此議。蓋德例人可自主，其兵官間退者多，願爲他國打仗，不似英例之嚴。敵處向用德弁漢納根等，現守旅順，極出力。可否電飭丹崖選雇，由出使經費



內撥給川資，令來北洋差遣。鴻再察酌分撥他省，乞電示。兩鐵艦勢難開行，所雇員匠應暫辭回。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六月三十日申刻

頃法領事來，出示謝使洋函云：外部電令送二次哀的美敦，明午限滿。署不允，謝即出京，聽憑孤拔所爲。已用運兵船調到陸隊二千餘，未知在何處動手云。

急寄南洋閩廣各督撫

光緒十年六月三十日酉刻

總署三十日來電：謝滿祿昨來哀的美敦書，索八十兆佛郎克，十年交清，限二日；如不允，即離京，孤拔盡力從事。謝等請護照，朔日出京，希速電南洋閩省、臺灣各處備戰事，並電香港轉電潘、岑迅速進兵越南，又電屬丹崖等即回德都等因。

寄龍州潘中丞

光緒十年六月三十日亥刻

法已決裂，調越隊二千並兵船攻奪臺灣，省三危矣。弟與岑宜速進兵牽制。

急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一日未刻

頃李丹崖二十九午刻來電：顧云先卹五十萬兩，俟巴到津從容商結，僑商約便宜，冀可不償，但不先允。

免價。請告總署云。應否回覆，乞示。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一日亥刻

昨聞法調越隊赴臺，電催潘撫整軍進圖牽制。頃接琴軒初一未刻來電，稱三十電謹悉，王軍病亡太多，幾不成軍，一時難進。方友升僅併兩營，亦難得力。淮軍因失統將，尙未到防。現蘇、楊已進諒山。越勇聞抵諒江，離北甯不遠，已稍牽制。即飛請岑軍繼進，道遠恐難迅速。省三當可支持云云。越勇乃黃廷經一股，有收復諒江之說。

寄龍州潘中丞

光緒十年七月初一日亥刻

送電已轉總署。劉永福與岑帥不協，弟可設法激勵，乘機進取否？蘇、楊進諒山，儲備糧械最要。淮軍統將，周壽昌可勝任否？前咨撥尊處後門槍、克鹿卜過山砲是極精品，應速委員搭輪赴滬提解。越境敵情，望常探示。

寄巴黎李使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卯刻

頃總署來電：二十九午電悉。謝已下旗出京，願與中國失和。今既有此電信，應與外部言明。法十六日尙來照會，十五已攻基隆，福州內港兵船未退，是以中國亦即進兵越南，並將劉永福收爲我用。聖意堅定，即欲

明實論旨，布告天下，一力主戰。適得來電，今日再乞聖恩，暫緩明發。法如欲仍議津約，中國亦不爲已甚，可由法國派人來津，與李中堂詳議，定再撤越南兵，並可令劉永福不再動兵。賠償本無此理，華不應予，法不應受；況既有基隆之役，我兵士傷亡甚多，即以卹款論，彼此已可相抵，應作罷論。法如照辦，法船不擾口岸，雲粵兵亦不再進，即可保全和局；否則，閣下速電覆。如此信未復以前，孤拔等或肆行滋擾，中國惟有盡力攻擊而已。並望詳告外部，即轉丹崖云云。祈照辦速覆。

寄龍州潘中丞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巳刻

巴使與會開議時，請將劉永福斥革嚴辦，是敵所忌。今朝旨欲收用劉以制法，已明告法廷，不妨令黃勇亦假其名，以擾擾敵兵；輜重砲火全靠橋路，若深入拆毀尤妙。我軍復進諒山，亦告法。宜戰旨未下，俟續議。槍砲電蘇道代解，月杪可齊。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午刻

福州電局本日辰初來電：今早英領事知照，三日內法必開仗。其意先將船廠轟，再行渡臺云。德璫琳密探法意，在撈奪閩河兵船，不燒船廠，專注臺、澎、廈門三處，據地爲質。未知確否。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未刻

頃滬轉西電，中國不允法哀的美敦書所索之件，法國已送李星使出境護照，法祇允保護俄國商民云。

上海道邵來電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酉刻到

聞巴使受法廷申斥，並撤去全權，其意不拘銀數多少，略予體面，便可下臺。謝德祿到津，鈞處若能轉圜，可否作為衆商口氣，為保護商務起見，衆商情願報效若干，乞賜了局。伏候鈞裁。

寄上海邵道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酉刻

丹崖二十九來電，福云先卸銀五十萬，巴來津議詳約，如予便宜，冀可免賠。總署覆，卸銀不准，但准來議約。恐仍決裂。謝過津未必晤，晤或相機商之。上意過執，儘斷送臺澎船廠，更難結局。奈何！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亥刻

上海邵道電：巴仍在滬。據李梅云，吳淞、上海、松江一帶保無法兵來犯，福、臺恐不能無事，法廷已電孤矣。

寄譯署張樵野

光緒十年七月初三日亥刻

昨夜電悉。內意仍不許曾允之五十萬，斷難轉圜。小村申刻來電，聞已使受法廷申斥，並撤去全權，其意不拘銀數多少，略予體面，便可下臺。與丹崖二十九電略同。此時法不在銀而在轉圜也。邵謂可否作為衆商口氣，為保護商務起見，衆商情願輸助若干，乞賜了局等語。鴻不敢擅請。惟臺閩戰事在即，一被奪據，非旦夕所能收回。謝既出京，無可與語。丹崖恐即回德，禍在眉睫。能否轉商丹，星諸老設法回天，徑電丹崖酌辦，勿作十成筭筆，但少遲無及矣。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四日子刻

頃閱電局報：法約定明日八點鐘開仗；出我不意，即於本日一點鐘先開砲擊，壞揚武船，我軍水師船七號都沉沒，船署亦報轟毀，奈何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四日戌刻

倫敦初二來電：法廷寄訓條，著提督孤拔於初三以砲攻福州船政局，調法兵上岸，毀壞戰具軍需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四日亥刻

據滬局接閩電：省城可虞。孤拔並未伏誅，臺澎即有惡戰。法添派一提督、三鐵甲、三兵輪來華云。又德稅司接葛德立巴黎初三電，丹崖起程回德，法廷正議與兵來華大舉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六日辰刻

疊接閩電，我船被燬，敵艦亦稍受傷，其大鐵艦駐扼五虎口門。南北各省無船可援，卽冒險往必爲鐵艦所阻。此時保守省城爲要。馬尾以上水淺僅數尺，兵船斷不能進，距省尙四十里，總可設法支柱。應請旨嚴飭張佩綸速帶隊回省籌防。乞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七日未刻

頃德璫琳報，法使由滬來電，福州兵船、砲臺、船廠全燬，華兵死傷約三千，法兵死六人云。似死傷數未確。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八日午刻

丹崖初六來電，已代展德兵官十數人剋日來津。接日意格信，海部員謂須請人調停，否則擾廈門。又張幼樵初七電告，砲臺一路洗平，三日內閩必不守，輪必不歸等語。徒爲焦急。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八日亥刻

頃潘琴軒七夕來電，法兵依水進至船頭，糾集教匪登岸，與谷松較近。蘇軍五營在諒山，楊軍三營助之。

兵力甚單，餘俱病亡，不能成軍，旋捕、旋病、旋死，不解其故。淮部五營，約十日內可到龍州。雲軍尙無信息。桂營守關，諒山陸路，法究難逞。蘇餉奏停，軍心頗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九日巳刻

公法，一經宣戰，應知會局外各國，不准接濟敵人軍需。法艦以煤爲命，各口煤多自日本購運。昨榷本使過津，鴻屬其嚴禁長崎煤商不得私運法船，榷本尤已電告外務省，飭地方官諭禁，似尙關切。但謂若由別國商船轉代運售，或在海面私自圖利交易，則官法有時而窮，言屬近情。榷本已進京，乞晤時再與切實商辦。香港屯煤，並祈屬巴使禁售爲要。至局外兩不相助之例，不售煤械與法，亦應不售煤械與我。南省華船近多用日本煤，北船尙有開平礦煤可指。恐南口無從禁絕。敵處及各省訂購西洋槍砲多未到者，亦慮各國官商藉詞不准起岸轉運。現與洋商密籌他法，未知果辦到否，併以奉聞。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滬電局報：據大北公司接閩口來電，自長門至馬尾砲臺於初八晚皆被轟毀，出入無阻。孤拔擬卽率各船出口，聞將駛入長江，已雇引口人在吳淞等候等語。與邵道述李梅言孤拔欲往北洋稍異；或者先南後北。鴻已飭各口防營戒備，見有法船卽轟擊。惟江水寬深，鐵艦儘可橫行，若大沽、北塘海口水淺，彼僅兵船伺喝，非另有陸隊，似難深入。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十日

初九電旨讀悉。閩之砲臺、兵船不足禦法，本在意中。我兵船與法艦聚泊一處，彼伺隙先發，我固失算。閩砲臺不知如何做？聞砲門向外，敵由內攻，我亦失勢。至我船不及法船精堅，操練不及法船純熟，中國兵輪開辦未久，斷難驟敵。此中身處人皆知者。若誘敵登岸，設伏出奇，必有後門槍砲隊始可制勝。各省後門槍未備，後膛輕砲亦少，徒恃肉薄，難有把握。津軍竭蹶累年，後門槍砲甫齊，殊費財力。鴻章深慮大局，是以屢請含忍議款，徐圖自強，蓋爲此也。

長江水寬而深，乃用水師之地。吳淞、江陰各砲臺，雖尙堅固，敵船雖或受砲擊損，其機器皆在水綫下，仍可駛行。防海新論書中述南北花旗戰事，確有明證。水雷用阻河口最得力。長江寬至十餘里，數十里，何能遍設？法艦帶有魚雷艇，較尋常水雷尤猛，其燬閩船不過數刻，實兼魚雷之力。津局所造水雷，祇能供旅順、大沽、北塘各口之用。上海、金陵機器局久已仿造水雷，購存電器電綫不少，無須借助北洋。且洋船皆不肯運軍器，亦無如何。乞代奏。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十六日酉刻

馬道建忠十四滬電：晤意使盧嘉德云，孤拔紮馬祖洲，距長門三十里，以待煤餉與巴黎回電。彼晤巴使及李梅，皆謂華不下臺，法必調兵三萬東來。彼旁觀法人動靜，似有英願居間情形，數日當有確信。謝署使晤



彼，亦云法廷悔闕事有損無益云云。李丹崖十四來電，德不肯助，亦不便調停。擬遵旨再詢，然必不允。法海部意欲請調停，義與俱可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十六日酉刻

上海邵道十四來電：法授李梅爲越南將軍兼全權，不久離滬。昨密語張志均，曰下飭利士比先踞基隆，進逼臺灣，添調兵船六號先赴基隆，再由孤拔率往北洋，法廷增兵二萬，限三箇月全到華犯蒙古等處云。顯係恫喝，姑電呈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十七日申刻

頃聖道滬電：前解臺北軍火英船回，轉寄劉省三電稱，福州大局已壞，法船現向何處，毫無所聞。基隆有法船三隻，初十、十一兩日接仗，法人死傷十餘名。我勇陣亡一名。法船退口門停泊，兵單不敷布置，奈何？諸電總署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十八日巳刻

上海邵道十七來電：李梅又密邀張守云，現奉法廷授以全權，遇事可徑奏，亟盼我轉圜，總須略予體面，如賠費爲難，或於十八省外之海島暫租與法，否則預允日後建造鐵路，酌認地段若干，准法商充當公司等。

語。友濂令張守答以馬尾之役，太無情理，法返躬亦當自愧云。

### 會侯致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未刻到

澤屢於英報駁法謠；頃謠羅星塔官兵劫洋人財，又駁之。乞屬各官善保各國人。英人哲卜僧兩年屢獻策，近云可加釐金助餉，使各國暗受其弊，惡法生事。可借債，以關稅作抵，使各國思保商務。可募中西民劫法商船，可募人赴華造水雷，可勝法。歷來和再約，另訂公允約。可力攻東京。又云，戰努力，勿遽和，則各國知儆。今暫耗財，將來受其利。摘電候采。哲君應酬謝，抑召用，乞酌示。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未刻

頃潘琴軒二十二來電：探報法調兵數千至湧珩、麻介，並教匪更多，不日分擾。想因我進兵之故。岑帥函稱，至保勝派將同劉分攻宣光、興化。惟瘴盛糧乏，欠餉兩月，事事掣肘。又二十三來電，蘇軍已過堅老，餘軍均調觀音橋。楊玉科重病，暫併歸方友升；王洪順亦病，又併歸周壽昌。營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壯能戰者僅十之二三。撥餉三十萬已逾四月。餉乏兵弱，不敢藉詞推延等語。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晨刻

南洋廿二十七來電：吳淞堵口之說，經邵道與各領事辨論多次，留一活口，以便商船出入，乃至當辦法，

滬上紳民與守滬水陸各軍意欲祇留口十四丈，許領事、盧公使欲留口二十五丈。蓋電部道，留口少則二十丈，多亦不准過二十五丈。各國商民欲遲堵，紳民水陸欲早堵。蓋電部道，總以開萬分緊要，法船有上五隻到海口外見面，即立刻堵塞，卻亦難遵各商不堵之成說。緣粵已堵口，滬上紳民公議不可盡拂。望尊處與總署密商等因。滬乃各國互市，似留一活口，臨事堵塞爲是。

寄譯署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午刻

昨上海邵道來電：李梅告張志均云，法兵一千已到香港，尙有三千續來，以二千赴臺，二千往北。孤船現將北駛。頃振軒二十七來電，香港報，二十四，海防有法船載千兵來華，未言往何處。法由本國來陸兵三千已往途，均交孤拔調用。是兵數與李梅所言相合。已飭各營戒備。又德璫琳滬電，昨午各洋商集議，商定晚開分電英、德、美商會，轉請本國，優爲中、法排解，無傷兩國體面，庶保商務。德二十九北上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初二日午刻

頃粵西潘撫二十七來電：岑彥帥續函，十二日下保勝，即派六千人同劉團二千督率黃守忠往攻宣光。克後即紮屯鶴關兩岸，合粵軍進太原、永祥，以規北甯。惟欠餉兩月，事事掣肘，請爲轉電云云。乞代奏催撥餉。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初四日午刻

粵西潘撫二十九來電：蘇軍進至船頭，已出瘴地，米亦易購。法人陸師聞警湧球，以謹北甯，似與孤拔水師無涉。昨奉電旨，飭查諒山一役，究係何營迅速，保獎必須確鑿，勿冒濫干咎。觀香橋離諒山百二十里，新調黃玉賢統八營守之，萬重險幫同布置，王洪順率一營助守。閏月初一小捷，初二大捷，皆八營之力，雖親軍方友升往援，亦未接仗。是日新與王德榜在榔陽山，方長華在諒山，並未出營，萬目共見。彼八處捏報，遂以偽亂真。香帥飭方長華擅妄，故撤之。新素言桂軍無紀，何厚於粵人而薄於湘淮？現祇能查明職銜，保其八營，不敢爲浮說所動。驛奏難速，乞代達，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初八日戌刻

頃楊總辦來晤云：美外部轉致法意欲和，須議兵費。商總署以價費不准，租地不許，兵餉必長，兩國均損，特赴津面商。鴻謂鄙見與署同，無可擬議。汝奉外部命，是否係法轉託？楊云：有電語訓條。前署請美調停，法未允。今法自求美，美不能不盡力。問訓條可鈔閱否？楊云：係秘密事，不便鈔送。明日答拜，當呈閱。事已至此，祇要中國肯略讓，法亦必相讓，總於兩國體面無礙，想出一法。鴻答以再說。據稱專爲此事到津，尙未提高橋案。應否代奏乞酌。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初八日亥刻

頃陳伯潛轉劄剛來電：茹盼華早讓，不敢催議紳歸院判質。越撥兵二千，計將到孤處，此外未增云。張幼樵初七電稱，法船在閩口外近增至九艘，新兵已到，金牌砲臺尙未完工，飭嚴備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一日辰刻

香港初九來電：法造船二十五，雇人五千，查不確。法近年常在港造小輪，皆赴越；前月在港買兩小輪赴閩。聞有粵民受雇，登舟剪髮，故罕往投；在越雇客匪，教民尙未齊。西報，法增兵船三艘將到華，共二千數百名。西人密告，內一船載掘煤機器，注意基隆，得煤久駐，再圖分擾。港船七日內陸續皆赴閩，其受傷鐵甲未修竣，亦行云。幼樵初九、十來電，閩尙無警，或將北駛。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一日未刻

頃接李丹崖初十來電：昨法會議，飭孤拔聚全力了基隆，依山建壘，意存久佔。又前畢相願調停，令外部邀他與法使不期而會。法使云：一，須華兵永不出界，不提屬國；二，須佔臺灣等一處，或現償。法使去。外部云：償恐不允，應電告。他謂戰志已決，不便告。今外部催復乞轉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一日亥刻

頃閱電局初十來電：密探得法船多集閩口，候調兵齊即極力攻打臺灣，劉督辦勢成孤注，請岑、潘兩帥進兵，以分敵勢等語。昨接潘撫電報，岑至八寨患病，七月二十三始行，劉永福謂紅河水大，民船不敢輪船，請緩期。王德榜十營同唐景崧四營由高平規太原，擬交岑就近調度。是越境各軍進不得速。聞法有分軍抄我後路之說。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二日巳刻

頃據楊越翰送閱美外部復電云：法若請美居間，美固甚願，惟不再自請云。是法請人調處未確。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五日申刻

頃滬電局接福州下午一點鐘二十分來電，聞基隆已失，我軍失利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未刻

上海邵、張道昨夜來電：華安係賄買明租，作兩契紙，原為失事地步。出賣係英人格蘭，出租係英人麥倫，註冊簽字皆係麥倫。麥倫已出面，請英領事理論。領事云：聞該船已放隨豐保險，兩行亦如此云。惟刻下尚未

見回，焦甚。卽日基隆有失守信。省帥處自前月二十六來電後，發五寄電，未奉一復，祇萬利回帶來初四、初六告急，屬運勇械四手書。現萬利不赴臺，擬另雇一輪探信云。鴻飭速雇船往探。

##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戌刻

頃上海邵道電稱：英人格蘭言，華安已放回，勇械均無恙，惟不許赴臺。又大東公司云，基隆慶戰兩日，已爲法踞，兩信似不甚確，續探再稟。德瑾琳云，法調到陸軍二千四百，連水師登岸，計四千餘，臺軍恐不敵。

##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戌刻

頃潘琴軒十二來電：旨飭聯絡黃廷經。此人專打教民，見法卽逃，僅二三百遊勇，常爲教民所敗，現與韋文爵、謝現、阮善均在蘇軍，許以立功請獎。岑帥函稱：唐營由牧鑲，恐道阻難進。劉永福稟，水大糧乏，餉銀久闕，藉詞遲延。現飭覃修綱往勸，如再不行，卽以覃營先進，以免居奇等語。人情避難就易，異地用將，殊費駕馭云。

##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七日辰刻

頃雲督岑由龍州轉電，稱奉旨速進，並飭劉永福決戰。據劉稟，法教二千餘，輪七，紮館司關，宣光三岐江亦有輪船，民船難去，陸路多淹，求緩期。英已派覃修綱等十營會同問道出奇，又派五營同黃守忠攻宣光，英駐保勝後山苦，俟瘴滅，督雲勇繼進。請總署轉奏等因。

寄龍州速遞潘中丞

光緒十年八月十七日辰刻

內外交推劉永福，或怪彥不善駕馭，豈知其無異血性耶？法全力攻臺北，聞調陸兵二千四，輔以舟師。省三親軍僅千人，如何能支？旨催擠西貢進北甯以牽制，固未易言，望穩慎圖之，勿爲所乘。乞並致彥帥。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十九日辰刻

龍州轉雲督岑來電：七月十七奉旨，傳知劉永福趕緊督軍進取。英屢次行催，劉藉詞求緩。現館司關已爲法據，英即親到文盤州，督軍設法攻取。劉餉已給萬五千金，並運糧藥未誤，請總署代奏云。又桂撫潘十六來電，接岑函，瘴病傷慘，苟忍驅迫，即親赴前敵，虎無爪牙。擬先破館司，惟事多掣肘，能否如願等語。此間周壽昌、方友升進郎甲。法新在茶埠築壘迎拒，諒江亦停輪，脫臺河內北甯均增兵添輪。惟我軍病亡不止，焦急萬分，新亦染瘴支持云。

寄龍州速遞潘中丞

光緒十年八月十九日辰刻

十五，法祇佔基隆石寮島，該處未陷；又轟淡水，塞口未進。閩局電：十七，法船十八號均回閩口，十八，開向南行，是臺北無失。省三戰守甚勇。日來越境，疑誠否？勞苦可念。斷無他人可代。望飭各軍常以小隊紛擾法人，或毀橋路以斷彼來往轉運後路，或猝撲彼營，令其日夜不得休息，即是牽制；切勿攻堅傷精銳。並轉致彥帥。



酌辦。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日戌刻

頃接廈門轉劉銘傳十五來電：十二、基隆到法船十一艘，十三卯初，法兵千人登岸接仗，戀戰至酉，傷亡甚多。滬尾口到法船五艘，攻毀砲臺，兵單告急。營寨基，被隊回援，保後路，危急萬分，請轉總署云。又十七來電，淮勇到臺僅六百。法陸兵二千七百人，帶機器掘煤，旨由滬尾攻城，並募土勇鬚髮爲兵。臺北府城危在旦夕，請電總署云。該提督親軍太單，臺營多不得力，孤懸海外，無法救援，徒爲焦急。乞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申刻

頃桂撫潘琴軒十七由龍州轉電：臺北喫重，此間一軍前進，恐不足牽制；法方於河內、北甯增兵迎拒，西貢萬難驟達。十四日，蘇元春攻克陸岸縣，據報奪砲臺二座，沉輪船一隻，傷法匪八九十名，收降教村二十餘，我勇陣亡十三，傷二十六，營官游擊陳桂林重傷，請優獎。隔江孤城，兵分愈單，且臨河受敵，南官咸請平毀。周方二軍在郎甲，行隊至諒江，尚未得手。攻堅不易，唐已開赴牢馬，擬往蘇街。王函稱同行擁擠，稍緩時日云。

駐德李使來電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一日酉刻到

九月中到津者，總兵萬里城，繙譯博郎，臺工副將暫甯，步守備愛弗設，千總施本格，水砲千總陸伯德及

赫力士，水雷千總金美及施密士，水師弁禮朗客，軍醫巴珥，十月中到者。砲臺參將李寶，砲弁艾德及削爾，步副將崔發祿，步守備屯士基及那珀，陸砲千總康喇脫，砲綫千總美克，陸砲守備李曼，浮橋千總巴恩士，臺砲弁勞蓋及貝阿，荷砲弁貝根，共二十四人。巨艇、荷砲、八生七砲及各子已去，十月中到滬。海部砲十五生兩砲專船十一月中到旅，餘砲未竣。

### 會侯來電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未刻到

福呢前訂退兵期，中堂不允，福濤而後畫押，確否？總署以此層齊各使否？現法報謂我偽造，澤將辯之。如我本有罅漏，乞明示，庶措詞知避。

### 寄倫敦會侯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二日申刻

福前訂退兵期節略，面駁未允，乃自塗去，畫押在旁，原底尚存。福自悔前事，謂我偽捏，仍爲茹主謀。現基隆、淡水被踞，法慾甚奢，或謂須緩辯，使其從中轉圜，公謂何如？請少遲數日再辯，乞酌。

###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三日申刻

頃粵西潘撫來電：十八日，法船六隻由三江口上駛，與蘇軍接仗，先焚受撫教村，旋有一千三百餘兵，口岸排隊，鏖戰兩時，日暮收隊。法船排列對江，我軍將弁傷亡五十餘人，法有兵頭以鞭指揮，中砲倒地，拾屍而

回。彼以船來，拾砲易運。現由諒山挑隊往援云。

會侯來電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亥刻到

遵電緩辯。踞基淡，我不服，議紳歸，茹將窘，似宜緩議和。

寄倫敦會侯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亥刻

西報二十四法集紳議確否？我無兵船援臺，省三難久支，若踞全臺奈何？現無議和。法福塗節略，署各使略提。聞英報曾言之，公再辯亦佳。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刻

頃上海邵道電稱：楊委員自廈門來，據稱十三、四法兵在基隆登岸，我兵約傷二百，病不能逃而死者約三百，法兵傷二十餘，省帥退至淡水。十七日夜，我兵乘風五路兜剿，斃法兵五百餘，落水死者無算，投誠者數百，奪大砲八尊，槍約三千桿，我兵傷六十。此時專盼援兵，軍械已足用等語。電報局稱，福州、香港、廈門電綫同時並斷，恐係法人詭計。張守稱，巴魯等語言間，神氣沮喪，似受大挫云。又據滬局委員電稱，差弁由淡水回稱，十三、四日法船九攻基隆，我軍稍退，法人上岸二千餘。十七夜，復斃法兵五百餘，得軍械無數，我軍傷二百餘。又法船六攻滬尾，法開砲八百餘響，我軍傷六，法人未敢上岸。得帥諭速運兵渡臺，華安尚未到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戌刻

頃廣西潘撫二十一來電：越中法兵專注粵軍，十四、十八、十九等日，蘇軍連獲大捷，法人百計圍攻，均被難退，惟傷亡將弁八十餘，其分統總兵陳嘉尤爲出力，受傷無礙，請優獎。二十日，法由諒江往攻郎甲，方友升、周壽昌病勇太多，致有傷損。方友升重傷，周部營官陣亡一員，弁勇再查。現駐屯牙、觀音橋，俟岑、劉、王、唐齊進，較爲省力。頃探法由廣安到新街，欲抄那陽後路，擬以淮軍當之。西電，法人三路並進，誠然。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申刻

頃廣西潘撫二十三來電：法人志在必得臺灣與越境。此間蘇雖連捷，法總未退，情形甚緊。蘇真健將，若法再加兵，支持不易。粵餉一缺，卽成徒手。方、周退守觀音橋，其材力去蘇遠甚。法兵每戰不過千餘，槍砲之利，我軍四、五千當之猶覺喫力。瘴染少兵，道阻少械，地瘠少糧，三難內地所無。王德榜軍尚在龍州，催調未往。云。

寄前粵督張宮保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申刻

琴言法軍每戰千人，槍砲之利，我軍四、五千當之猶覺喫力，旨哉！傳聞十七夜，基隆戰斃法兵五百餘，非出奇不能勝也。法艦全在基隆，越境法軍必欲先敗桂軍，再逐岑、劉，均可危慮。粵向濟琴餉否？尊患瘧，服金雞辣卽愈。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六日酉刻

廣西潘撫二十四來電：蘇軍自十八日接仗獲勝，至二十二日無日不戰，無戰不勝。法以象架砲前衝，被陳嘉祿死，斬三盡兵頭首級送驗。連日殺賊甚多，我軍傷亡不少，酣戰之際，甚至短兵相接。十八、二十二最為惡戰。情觀音橋僅自守，淮軍分戰那陽，病勇甚多，未能全力往剿，法猶未退。此三路皆極危險，各軍未進，法以全力注我。蘇軍雖勝，而傷亡多，恐難持久，一動則諒山可危，現催王德榜由龍州來助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午刻

接滬局報云，據申滬報館接廈電：二十日，法兵五百在淡水登岸，攻四點鐘，敗逃入艇，陷覆極多，兵頭為華兵梟示，華兵亦傷二百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八月三十日午刻

昨接倫敦二十七來電：德和畢士馬已抵巴黎，晤法外部茹費理。德法向有仇怨，今為埃及事，德頗袒法，遂訂密交，深為疑詭。頃香港電告，港報畢士馬赴巴黎結法圖華，冀與英、法、美在華同有租界。中國孤立，不急結援，將日危迫等語。又據德羅琳密稱，德國素垂涎臺灣物產最富，覬佔作口岸。畢相陰結法好，難保不欲分肥。又據英報，法新添鐵甲五艘，一等快船四艘，二等快船一艘，淺水砲船十餘艘，陸續來華，已有行抵馬祖澳、

基、淡者。是其圖佔全臺，肆擾沿海之志，可揣而知。若再有他國密謀暗助，大局將不可收拾，不敢不預爲密陳。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一日來刻

頃上海接西電，法廷令孤拔將臺灣南北各海口全行封閉，不准商船出入云。

寄北洋防海各統領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申刻

頃南洋接省三來電云：初一日法添船二隻，裝兵五百名，聞尙有續來者。安平二十七日亦入法船，臺南震動。基隆添法兵，蓋孤曾聲稱必得全臺而止。滬尾守兵露宿二十餘日，疫癘不止，章鎮兩營傷亡病故只剩二百餘人。餉絀兵單，土匪蠢起。朝廷救臺須速，遲恐不及。請轉電總署、北洋並與道等語。

寄北洋防海各統領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申刻

頃南洋接省三來電云：連日敵未開砲，聞往越南裝兵報復。兵勇露宿守禦，抱病日多，萬難支持。南北洋如有兵來，須帶槍由新竹上岸。臺局力單，獨臨大敵，內外坐視，將來何以收拾！將士拼死望救，呼天不應。此後茶市罷，商船日稀，晉信難通，奈何！海利明日可回，請轉電總署、北洋並與道等語。查法船已封臺灣，各海口不准商船往來，兵械皆不能去，焦急何法！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五日戌刻

前電基隆十七夜剿法獲勝，係上海轉據委員所報。省三續電僅稱二十日滬尾獲勝，未提前事。閱電則謂法踞基隆，民不堪擾，求官軍夜劫營得利，而法實已據基。似皆傳聞之訛。本日由南洋轉省三兩電，危急之至。法船封口，更無路可援，乞早設法調處。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七日辰刻

頃劉提督初三由廈門轉電：二十五等日總署電悉。初二日法又到船六隻，在臺北者不下二十隻。二十八日，法四船擾臺南，澎湖存亡無信，富紳多舉家逃走。土勇已募五千餘，無器械，不受約束，不能禦敵，徒索餉鬧事。土匪四起，軍士疫病不止，日有死亡，能戰者不足三千人。敵勢甚大，日內必有惡戰。如十日外無電到，北不保，傳同將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現在洋火藥已缺，食鹽無來，百姓擾亂，餉路亦阻，臺局不堪設想，可爲痛哭！請轉電總署、南洋、銘傳叩講等語。閱電亦爲痛哭流涕。奉電旨，令南北洋選撥得力快砲、鐵脊等船，多帶兵勇器械，速橋並進，另由他口登岸等因。鴻等豈忍坐視不救？惟查北洋僅有快砲船二隻，駐防旅順、海口、南洋亦僅有快船三隻，鐵壳五分，斷不足當鐵艦之巨砲，且船小無隙地可載兵械。若另雇商輪裝兵械，照公法，敵既封海，各國輪船雖重價不肯雇裝，非以前情形可比。聞法人另派大兵船數艘梭巡臺灣，劉提督託人賄奏摺信件，均被搜劫，豈有兵械能入他口之理？鴻等若不問能否，冒昧行事，再將此數快船被敵劫奪，

損威仍無濟，徒爲閩廠之續，後悔何及？仍求樞廷另設他法，解此危困。乞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七日午刻

頃奉初六函詢林椿所議四條。查前數日，據林椿密呈，已使轉述該外部電意，鴻以基隆、淡水暫由法保守，基隆、淡水稅由法管理若干年，可公諸諸友邦評議兩節，礙難轉商。德璫琳謂伊接福祿諾密電，非如此，法必攻踞全臺。鴻復稱，我不敢允。德遂自行赴京請示。尊處可傳詢赫與德，自知其詳。頃盛道又與林椿酌議，擬改兩國停戰，華軍退諒山、保勝，法軍暫駐基隆，候津約議定再撤。法借銀二十萬，以一千購法船械及鐵路料，一千現銀借作整備海陸軍及造鐵路，限四十年分批還本息。林椿謂如廷議可行，須赴滬與巴面商。鴻已令盛道專呈樞廷核奪。但法船調齊，臺日危急，日內必須定議，否則無救。謹電覆。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七日申刻

頃敵處號盛道轉達林椿續議，據稱此議甚密，尙未請本國核示，又恐各國人聞知忌妒，乞祕之。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七日申刻

頃廈門來電，法國已將臺灣各口封禁，不准一船一人進出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九日辰刻

頃林榕面稱：初議係茹意，自不妨交關。續議係林自己之意，須先赴滬與巴密商，如不洩漏，當可爲力。僑有一洋人知道，勢必傳播阻撓，林不能辦。蓋借銀修鐵路，各國爭欲攬辦，由我爲政，或法或別國均可，且藉以棄怨結好，實兩利也。可否將續議暫緩發閱？俟法廷可允，再酌，俾免機事不密。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初九日亥刻

頃廣西潘撫初七來電方，周郎甲被傷，陣亡將士三百餘，已不爲少；然扶病血戰，志在進取，傷賊亦多。法報三千，虛謊所云退守山中，卽觀音橋老營。至雲軍敗退，並無所聞。法報張大其詞，似難竟信。粵西僅蘇軍可倚，惜餉乏力單，若能如王軍每月專餉四萬，大可有爲。擬奏請會辦何如？新染瘴糾纏，醫藥不佳，迺內地，乞酌達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十二日申刻

頃上海邵道等電稱：海利昨夜到，薛委員初二自臺廝來省，摺交文報局寄。該員面稱：滬尾自二十日戰捷，眞法人死三百，法官傷亡多名，至今未開仗。二十二、三等日開砲，法毀護海灘上所遺軍械，究竟未能收去。基隆山頂，法紮三營。省帥有掃蕩之意，因兵力過單，未輕舉動。省來函云，有兵勇疫癘傷亡過半，勇士日亡，戰

士露處十餘日，守禦苦狀，從來未有。所募士兵不受約束，無器械，餉缺援絕，法又增兵，南路土匪蠢動，危在旦夕，死即隨之。傳不足惜，臺地臺民可棄，如大局何？揮淚奉聞，所代稟南北洋等因。又張幼樵來電，劉道八月二十七信，法一艘距安平二十餘里；又有三艘南行，恐擾澎湖。該道已親往安平料理。又泉屬電，福建輪船初七由淡回廈，各口均被法封，阻中外船，伊船亦未進口云。

###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十六日申刻

頃桂撫潘轉電岑督來信：月朔，旨飭督劉永福等進取，遵於初十由文盤分道並進，劉帶四營並張世榮等五營，沿江直下，黃守忠等距宣光十里，敵堅不出，有輪船六隻巡守，未能逼城而壘。現督催後軍赴興化附近之清波、臨洮各府縣，斷其糧道，水退，塞河，以圖攻拔。乞轉電總署代奏。英陳八月二十九云云。

### 急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十七日酉刻

頃據德瑞琳面呈福祿諾本日子正覆電云：法廷謂前寄所擬四條，可以照行，不能改易；林樞續擬各條，萬不能准。如中朝奉行津約，則允奧國居間公評。其暫時據管基隆、煤礦、淡水稅關之議，必管至津約詳細定議確行而後已等語。德又稱此係法廷實在主見，儻有旁人伺探，混稱法廷意指者，求勿聽信，致誤大事。若請奧國居間，照西例無礙國體，必能公斷免賠。法廷立等回信；若數日內不覆，勢必大舉圖臺云云。鈞署如召令德稅司赴京面商，鴻即促其星速前去。乞速覆。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十九日午刻

頃上海邵道來電：探得基隆煤礦現被法人用機器開挖，每日可得煤二百八十噸，並全臺有法船二十號。又據德璫琳稟稱：昨晚接葛德立巴黎密電，法國另增陸兵七千名，大快船兩艘，砲船七艘，擬十日內開駛來華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午刻

桂軍營務處李必昌二十二來電：頃奉琴帥諭，接前敵探報，二十日之戰，斃法目自一盡至七盡七名，提督尼意立傷重，飭五盡限四十日由觀音橋取諒山。限期已近，五盡自行槍斃，親兵數十逃散。現由東京換隊分四道：一由太原，一由安世，一由觀音橋，一由陸岸。惟太原無兵堵禦。蘇部六營已調三營來橋，急盼雲軍攻宣光牽制等語。令即鈔報稟聞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月初九日辰刻

昨晚林樺來，面呈巴德諾函，內開：茹費理九月二十九來電，譯云：我等並未與會侯商辦。聞會侯飾詞以訴中朝，其實毫不知我等命意所在。法廷現仍牢守原定之議，祇可將基隆、淡水應暫據若干年之處，聽與國秉公調處。然調處時，先須查照天津條約辦理，將北圻華軍撤回；儻中國願自行與法國徑商亦可。至法國雖

暫據基煤、淡崗，並非佔其地，亦不干預地方官之權。惟中國若不允此議，仍戰爭不已，必至法國官民食催永踞臺灣全境，屆時恐難中止云云。林椿詢以如何答覆？鴻謂轉告總署，請旨定奪。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月初九日巳刻

頃倫敦初八電報：英外部侍郎云，爲中、法調停之事，接到信息，未能成功云。

寄上海龔道

光緒十年十月初九日巳刻

望寄省帥：封口後，電函阻，焦念之至。怡和十萬，葉文瀾五萬，均匯到否？孤拔意不違攻淡水，俟添兵至，一鼓佔臺北；若和議不允，再踞全臺。內廷爲會議所撓，仍主用兵，卽和須體面。恐無了局。公須相機進退，如北不保，彰化、嘉義能扼要守，皆巡撫地也。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月十二日申刻

頃倫敦電報：法相茹費理在議院云，中國所開議和各款太過，因是祇得添撥兵餉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月十五日亥刻

頃閩督轉寄劉撫九月二十三來電，稱初九接二十七電旨，敬悉。法意困臺，孫、章皆病，營哨勇丁病故

太多。兵單弱，士勇五千不能得力，索餉尤急，庫局告竭，林紳舉家逃走。幸得劉壽鏗力勸助現洋十萬元，米數千，勉支一月。十月底無可設法。無餉兵潰，奈何！請旨速飭閩督轉飭廈門閩關道備銀二十萬，知會葉道文瀾，屬其信知各商存銀在廈，見兌單即發，或能籌。商人議兌，務求迅速回電，或由廈門彭提台，或由福州、泉州三路設法雇民船由彰化、新竹一帶五鼓進口，千萬不能遲疑觀望。來差守回電，務望將如何救臺情形覆電。臺北一失，兵奔臺南，地促餉缺，更難立足。朝廷當計臺失之後何以收拾，萬不能遷延坐視。法人堅狡，船泊滬口，狂風大浪，不移一步。臺南奉旨接濟，尚未回覆。目前民情惑，難以派勸，官紳皆請奏開實官好輪，緩不濟急，請旨電覆。此信覓民船內渡，務望設法回電，並請閩省派人於福、泉、廈三路專辦文報通信，請轉電總署。飛虎巡船至滬尾被法扯去。彭處不知暗電，傳叩。漾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月十九日奉到

頃龍州電局報：關外四路分進，法亦分築砲臺抵禦。雲軍黃守忠等合圍宣光小勝數次，獲法請救兵之鬼二、教民四、九月杪，傷小火輪三隻。惟宣光城內山頂築有砲臺，進攻難得力。山西、興化臨河，岑帥已派員募水師砲勇期夾攻，一時恐難得手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月二十日亥刻

粵西潘撫十五來電：周鎮壽昌瘴發出缺，關外艱苦，人人所畏，然皆同在瘴鄉，死生與其。前次出關時，統

將王洪順託病而去，嗣營官李定勝亦然。現軍情正緊，復有相繼告病者。以後前敵將弁，止准諒山養病，不准入關，病愈亦不准改投內地軍營，希圖安豫。擬請旨將記名提督王洪順、副將李定勝先行革職，勒令赴前敵効力，庶人人皆存有進無退之心，軍務益有起色云。乞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午刻

雲營岑十月十四日來電。連奉旨飭攻宜光。自九月初至二十一、三、五、日三次擊退援賊，已奏。因大雨河漲，各匪來援，水陸並進，十月初一二悉戰兩晝夜，互有傷亡。敵船衝至城下，添賊進城。今扼要相持。雲軍療故官弁四十餘，勇七百餘，病者十有五六。現催後隊挑番勇加賞緊攻。水退塞河。惟餉缺，萬分爲難。乞代奏。英陳願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午刻

粵西潘撫初二來電：雲軍攻宜光，桂軍進剿，以分敵勢。二十八出隊至諒江一路，法兵在紙作社，二十九接仗大捷，陳斬三盡，二盡各一人，一盡二人，法兵十一人，教頭二人，首級均解龍州應桂。餘匪傷亡甚多。淮部陣亡哨官一員，蘇部傷營官二員，哨官三員。現仍分道進。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四日戌刻

初三桂軍營務處王必昌龍州來電：頃有催解筆碼之勇到龍，據稱撫帥與蘇軍門赴東京督剿，二十九日大捷，先解回五盡、三盡、一盡首級各一顆，法兵五顆，正在乘勝追剿，斬獲尙多，蘇將受傷等語。詳情再報，先此稟聞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午刻

滬電：法館接基隆信，十月二十五，法人攻華軍，奪土壘，華兵傷斃約三百，法傷斃八名。又接河內初三來電，華軍二三千前來覓食，法人派隊擊退云。桂軍報是役頗有斬獲，法似諒敗。

寄譯署並永平劉提督上海龔道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七日酉刻

閩撫劉十月十四來電：九月初五、初六、十三、十四、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等日電到否？廈門葉道、閩督楊帥先後專人到臺，奉九月初八、十二、十三、十六、十九等日電旨，如從天降。恩補撫缺寄稿由楊轉奏謝恩。外患雖迫，內援稍輕。敵於九月二十五日添兵四百五十，十月初六到小輪船七隻，聲言俟兵到齊攻滬尾。將士病漸愈，能戰尙少。孫病未痊，傳亦抱病，岌岌可危。餉由廈兌，全臺現銀無多，經李彤恩、鄭建忠設法借用錢票，能行即可移挪周轉。甌道屢威利由恆春運到淮勇五百，月底可到。左相奏募兵萬人，餉何從出？餉拚湊敷至年底。土匪現平，焚擄英國教堂六七處，英人又將饒舌，束手受困，度日如年。南北洋兵輪能否來援？船砲不敵，或護送兵餉濟臺，或到上海遙作來勢，使敵不敢四散，不可輕戰。劉璇近更跋扈，自行發摺奏事。孤島久困，內閩

外患，萬難久支，一旦決裂，不可收拾，惟求速援，請轉電總署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七日戌刻

頃上海邵、龔道電稱，威利裝弁勇六百各帶槍械，初六已刻開行。此次勇餉械并運許在臺東登岸，或由恆春，惟聞閩口法船南去，心甚懸懸，其險較前尤甚。乞電奏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

龍州電局本日子刻來電：頃聞前敵在郎甲左近生擒三番法官阿麥登，撫帥帶回訊供，乞免死報効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四日亥刻

香港電局報：西貢電，法有運兵船五艘，擬分往東京、臺灣，本月可到。又龍州電局報，前月二十八、九，淮蘇兩軍獲勝，現已進紮。病勇尚多。宣光冬月初五法攻吳鳳典營，爲景字營救援獲勝，沉法船一。馮軍門初一白欽州起程，由甯明徑達諒山，十五前後可到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辰刻

閩撫劉由泉州轉寄十月二十九來電：十月十四、二十二兩電到否？二十二基隆到法船二隻，添麼羅黑



鬼五百，聲言尚有續到。二十五猛撲烏營尖土勇營，圍攻一時，得練丁並曹部救解，各有傷亡。敵連日修營安砲，頗欲蠢動。劉道議捐全臺二百萬，紳民譁然，萬做不到，空言大話，遽請奏咨。朝廷俯念臺危，飭各省濟餉，儘將來左相據劉道稟奏，各省皆不協濟，至絕餉援。臺南六月報存庫款八十萬，臺北僅用七萬，不肯接濟。臺北若無內地濟餉，萬不能支。辦捐非一時能集事，究不能抑勒限定數目。尚未舉辦，先自鋪張，具稟請奏，不知何意！石帥允飭藩司解大批餉接濟。若不能來，匯兌頗難。現向各商議借銀票，能行稍可展轉。將士傷病之後，氣衰力竭；土勇有膽耐勞，只能倚山守險，難當大敵。法兵增卽難支持。旨令迅復基隆。精銳無多，難以力取。敵有兵船守護營壘，攻固難，守尤難。兵情不能稍挫，一敗不可收拾。惟相機防剿，期保危局。請轉電總署。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戌刻

頃旗昌密電，聞香港商議，不准中、法兩國在彼修船裝煤；法國必要定大局，或宣戰，或講解。法兵部大臣因不願添兵赴越告退，補其缺者名李槐，素有名望。又上海法館接河內來電，十七、八日法兵連獲勝仗，攻破華營，傷亡不少，奪取砲械多件云。

寄龍州遞潘中丞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刻

德員策北圻軍事，謂法添兵八千到越，連已在越者萬九千，除留守各城外，尚有萬四千可出戰。華軍只可依山爲險，最要者過嶺各處定須嚴守，分設堅固深壘，各路常分無數小隊，或二、三、四、五百，同時迭進，紛擾

抄截其糧運軍械，使其久而自困，必肯就款。砲械不精，切勿攻城，在平地接仗致敗。所言極是。乞轉致岑帥及諸將領。

寄龍州速遞潘中丞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刻

會侯二十二來電：今夜新報，法新兵部會優爾將派六千兵月杪去，另六千臘十去，欲驟用多兵，候雨潦前逐我出越。又報云：華兵駐諒山西南之北里，路窄難攻，已到越之法兵，擬取道陸岸，繞北里華兵之後，使不戰自潰。查斷人後路者，已亦無後路，危道也。西人以我兵心易亂，故慣用此危道。屬諸帥設策云云。陸岸是否在那陽一路？譯音或異。望備示諸將領，設法分堵。彼添多兵，喫緊在臘、正、二、三月，各路俱能嚴守阻扼，至首夏炎瘴，彼多疫死，必難支。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刻

龍州電局二十四報：王藩司十七帶小隊往探，敵伏不出。十八拔四營紮豐谷，法來攻小挫。十九退十五里，依山紮壘，法仍回船頭等語。是法電十七、八獲勝，似指此。

又葉文瀾電：接臺北營務處鄭函，法船三艘泊滬尾口，隨後又到四艘，基隆亦到有九艘，日內必有戰事云。

寄永平劉提督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申刻

此電望譯寄省帥。

閩督楊電奏云：豫事可愛，半在法寇，半在將帥不和。劉璈數月來，布置並不錯，衆論僉同，而劉帥惡之。強敵在前，若竟易生手，恐臺南亦將不保。此事望朝廷主持等語。聞左相亦有奏參。楚黨忌怨頗深。省初至臺，即奏劾劉璈，彼銜恨，因基隆之退，到處謠詠。望曲意含容籠絡，免至同室操戈誤大事。

寄譚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戌刻

廣西潘撫二十四來電：諒防各路戒嚴，法糾英、德、美三國兵，王藩司於十九夜退回車里，損折甚多。那陽係各軍後路，甚危險。王軍無後門槍，平時貪刻驕伎，有取敗之道。邊地邊就用人，無事不難云。

寄譚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申刻

頃桂撫潘二十七電稱：來電悉。馮軍十八營獨攻廣安，由那陽前進，現尚未到；王孝祺八營助蘇，亦未得多。王藩司蓄銳經年，一戰而敗，自認退至車里，再退則那陽已派調軍往守。王軍傷將棄械是實，但不若法報之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酉刻

頃龍州局電云：十月二十八、九，淮、蘇兩軍獲勝。本月十八、九，王藩司在峯谷失利。現聞法分三路：由谷松敵蘇軍，由觀音橋攻楊軍，由峯谷攻王軍。岑帥恐新挫不支，派淮軍進紮後路，那陽接應。恐有大戰，未審確否。又聞法添兵兩次，每次六千人。香帥以兵力單，派馮提督子材帶十八營，王鎮孝親帶八營助剿，約年內到齊。滇軍劉永福、黃守忠等並東省派協剿之唐主政、景崧六營，均駐宣光，彼此小戰，互有勝負。據宣光城內山頂建有砲臺，甚得勢，難近攻。法船聚端雄府，離宣光四十里，備救應。岑帥復派丁鎮至宣，與劉、黃頗有意見，恐難得力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晨刻

桂撫潘來電：宥沁電悉。投誠洋弁阿墨供三國之兵歷歷可數。墨即德人，似在越境糾合者。王藩司退紫車里，尙能自固。擬函催馮軍，以先到十營紮那陽助之，騰出淮軍二營策應他處。前電請江南接濟王司後門槍，尙未回覆。桂軍缺槍更甚，津、粵分濟，尙未解到。共事一方，休戚與共，斷難膜視。馮又添八營，在上思等齊再發。王孝祺固將抵龍，法兵分道屠集，各路戒嚴，苦無策應之師，久戰恐糧械不繼，惟竭力籌辦。新肅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午刻

頃倫敦來電：法外部茹費理決意即行全據東京地方，以爲只有此策方可與中國了結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未刻

桂撫潘初四來電：法人糾集衆兵，分道並犯，爲數甚夥，實從前所未有。聲言不得諒山，卽由各口繞犯關內。其糧藥用駝馬頗多，擄民夫萬餘，沿途修道，各路防軍同時告急。地大兵分，苦無策應之師，人民逃散，就地無糧，軍械轉運萬分遲滯。邊事艱難，幾於無從措手。聞馮、王二軍已至龍州，然愈多愈無糧，器械亦不繼，惟有勉力支持。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亥刻

桂撫潘十一電稱：初七電旨護悉。法提孤拔抵越，調兵萬餘，由船頭漸進，蘇、王喫重。若由先里繞犯那陽，道遠而險易守。擬請馮軍稍進，以助聲勢。若由甯鳳小道犯諒山，尙有淮軍六營，儘王鎮八營趕到，則兵力益厚。鍾福修未到籍，客民之力只可禦道偵探，難當大敵。無餉無械，不練之兵雖衆何用？鍾到營閱歷當自知之。卽法用越人，只令拖尸擡砲，不赴陣。請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刻

頃上海電報：英領事出示知會英商，法兵船奉法廷命，以後在中國各海口，遇有他國商船，必要從嚴查

驗所載貨物內均無軍械等物云云。津英領事聞亦出示。似英國已許法人查禁。中國運軍械固礙各國商務，且各省各口往來購運軍械甚多，必大掣肘。乞鈞署速電英、德、美各使，密詢該外部，是否與法議定法未宣戰，此舉顯違公法通例，果有此說，務要力爭停罷。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申刻

龍州局二十一來電：據馮軍探稱，近日法兵負固船頭，分紮坑下，多拖車砲，督夫修路，海陽、北甯、河內法兵概行調出，擬三路進攻諒山：一由觀音橋，一由谷松，一由坑下，並犯那陽等語。查觀音橋谷松有楊、董、蘇等軍扼要，地勢險，似無虞；惟坑下僅有王藩司軍，新挫恐怯。可否將馮軍左右八營併紮那陽或車里爲王軍聲援？已請張督憲示遵。又二十二來電，宣光城隅山上砲臺已得，劉永福等截住下游援兵，宣城即可得手。馮軍門已飭八營赴車里爲王軍應援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辰刻

粵西潘撫二十一來電：法孤拔以大股攻撲蘇元春，馮、王尙遠，楊、王各守要隘，止有淮部往援，兵力不厚。自二十日接仗，日夜鏖戰，互有傷亡。賊仍未退，軍糧甚乏，惟有勉力支持。允賜毛瑟，止杪可解。新馬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辰刻

雲督岑由龍州轉初四來電：前敵攻南城外賊寨，丁槐攻大寺，派李福興等攻大寨，挖牆而進。賊倉促迎攻，黃聯洲等抄擊，賊潰。城賊出援，唐景崧迎剿，何秀林合擊，血戰一日，殺賊甚多。唐部營官談敬德、雲軍哨長馬菊桂俱陣亡，勇丁傷亡百餘。現飭加勁圍攻，賊勢甚窮。劉永福、黃守忠沿河截賊，得竹舟二、板船一。若賊援緩來，旦夕可拔，乞奏。英陳。真。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巳刻

上海邵、龔道來電：續探五船在石浦被法困不確。煤船已到。又接吳安康二十四日來電，十八，康船由溫州北礮駛往臺北，離淡水二百里，因煤將盡駛回南田裝煤，閩洋信息難通，俟探回再進云。

寄龍州遠遞潘中丞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巳刻

馬電已轉總署。宜光正在得手，而敵大股趨重諒山一路，其意奪諒犯邊，雲軍自踏。香帥電催馮、王分路進援，但須早到，布置乃穩，遲恐無及。李臬籌運軍糧，須多多益善。毛瑟正杪未知解到否？各國商輪禁運軍械，繞腹地則更遲，祈妥爲調度，一月後風浪可平。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未刻

頃李臬司秉衡自龍州二十四丑初來電：二十日，法兵教匪二萬餘猛攻蘇提軍，互有傷亡。連日戰事未

息，撫憲已帶諒山數營往剿。諒防空虛，可否令馮、王派數營赴諒以壯聲勢云云。探聞法人限月內以大股攻奪諒山，各路犯邊，則雲軍攻宣光之勢自易掣動。馮王兩軍歸粵督調遣，乞代奏請旨。

會侯致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未刻到

昨已詰龐。龐曰：英咎法不合公法。法以臺灣封如未封，故命廣搜，然不使英受不便相答。法雖廣搜，然我售械與華，仍無大阻云云。頃奉漾電，當再力爭。惟近日法報多咎英祖華。現嘎東失守，戈登無下落，英方自窘，恐不敢拒法。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亥刻

龍州二十四來電：十九，陸岸大股法兵到船頭，分兩路，一向谷松，一向豐谷，聲言要攻諒山。二十、二十一日，連與蘇軍戰，敵勢甚緊。法又由郎甲出隊，楊玉科先派兵埋伏，二十一率軍迎敵。馮軍九營已往車里接應，王鎮擬開兩營至諒山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亥刻

頃德稅司接廈門轉電：本月中旬，基隆新到法兵，進攻華軍，奪營幾座，法死九名，傷二十一名。前九日，華兵二千，欲奪回營壘，惡戰多時，退去，查點有二百餘華屍，內洋人一名，帶頂官員數人，法只死傷各一名云云。



似是法報。劉督辦無電信。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刻

頃粵西潘撫二十四日來電：法人糾衆數萬，猛攻蘇元春，酣戰數晝夜，糧藥斷缺，潘部助剿傷亡益多，營牆均被轟毀，於二十二日退回山莊。諒防喫重，觀音橋已抄後路，惟有併力守諒山，而逼近南關尤須加意布置。谷松離內地幾三百里，十日轉運，不敷一戰之需。蘇元春血戰數日，衆寡懸絕，損折過多，糧盡而退，以後局面愈費支持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亥刻

頃龍州局二十八日電稱：探得蘇軍挫後退守，潘帥懸賞選將，復戰大勝，二十四復抵谷松，蘇軍仍進紮，法敗退船頭，兩次法人受傷亦鉅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辰刻

閩撫劉臘月十三自泉州轉電云：法新添兵二千，二十五後，日有小戰。初十日，法兵千餘分攻大水窟，另有四百人由八斗抄襲斷後路，東南民閩俱潰。法攻月眉山，曹部三營被圍一日一夜。十一日曹、蘇兩軍往援，法又添兵千餘來攻，鏖戰三日三夜，大雨旬日如注，敵仍未退，傷亡營哨練勇二百餘人。法在基隆兵已有四

千，聞尙有續至。民國一潰氣餒，臺困日久，人心惶急。現在毛瑟槍子、兩磅砲子俱乏，請旨敕南洋迅速設法運送澎湖，接濟臺北。現缺槍械，廣東運槍，上月未到，如有毛瑟槍解臺，最爲救急。臺南海口法弛封兩月，由澎湖轉運甚便。劉道忽照會英領事，責其廢弛。英據文轉法，十一月十五，復行封禁，巡查更嚴，擄船傷人甚多。目前運解萬難。兌款陸續收到三十餘萬元，餉可支至明年二月底。現在臺北用款每月需銀十一萬，捐輸一時難集。盛道來信謂旗昌可借百萬鎊，分十年由閩關歸還，可借否，祈酌示。左相派王詩正三營、粵派方恭五營援臺。此時各口偷渡頗難，添兵必須勁旅利器，尤須帶餉。江陰續來一營，十六日可到。目前臺事危迫萬分，較前更緊，求迅飭兵輪，會合南洋來閩巡邏，使法船不敢肆散，方能運兵、運餉。法船段通事走漏消息，爲其槍斃，漢奸全逐，初五日降出安南七人，通事一名。龔道仍請留滬辦轉運，來亦難渡。劉道此時萬不能去，請轉電總署傳叩云云。

急寄龍州速遞潘琴帥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巳刻

沁電何袁魏未便轉總署。王德榜電：二十二、三截擊獲軍火，斬敵多名。二十五辰奉函飭紮牛墟，酉又奉文回紮煥增，二十八又奉函飭擣船頭。馮距車尙百二十里。香帥電蘇紮威坡，馮紮峒樸，王紮那陽。孝祺已率隊赴諒各等語。事急尤須駕馭聯絡，務得衆心，共出死力，號令不可屢更，諒山不可再退！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午刻

頃吳鎮安康初一由甯波來電：十七，康率五船至臺北，煤盡回石浦。風大，二十六始裝煤。接閩電，知法船七艘北來，因於二十九出石浦口入閩。不料法九船——內四鐵甲、三木船、二魚雷——已先日由大嶼回石浦。辰刻大霧，我五船見其來，卽南行布陣。乃馭遠因行緩駛回山邊，澄康從之，招以旗不能見。我船衝霧南行，非大霧三船亦不保。及霧散，法船與澄、馭均不見。聞南有法六船，遂回北，澄、馭尙無下落。此次前無探報，後無援兵，兩面受攻，五船遂截斷。現三船收甯波口內，可無慮。水陸探澄、馭探的續報云云。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午刻

頃桂撫潘二十八日來電：法衆上犯，大戰於諒山之南威坡地方，日夜鏖戰，新親率淮部會同蘇元春力剿。惟援軍未至，精銳多損，猛將陳嘉受傷，糧械不繼，危迫之至。軍情瞬息，請飭各軍均暫聽調派。新勸云云。請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午刻

頃浙撫劉初一申刻來電：援閩五輪徘徊兩旬，猶在浙之石浦洋面。法輪邀截北來，二十六過舟山，二十七到吳淞外，二十八折回，復過舟山，二十九在石浦不知如何接仗。三十日，琛、瑞、濟三船退泊鎮口外，餘二輪不知何往。浙防戒備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申刻

王德榜除日來電：二十六日奉琴帥諭，仍紮車里，乘虛擣船頭，將軍火趕即運回各情，已電稟在案。二十七日亥刻，又奉琴帥諭，法逆大股至步巴，離威坡二十里，諒防十分喫緊，望飛速援諒爲盼等因。欲往，則此路門戶開，桂邊思陵，甯明可慮；不往，恐諒山失，後路堪虞。祇得激勸勇丁，復將軍火運往蘇州，一面親往援諒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亥刻

頃接龍州電局除夕來電：法過威坡七里，隔河而陣，二十七獲勝。二十八大戰，潘帥前往督隊，並由諒山八營挑三千接仗，馮軍八營亦到。敵氛甚惡，聞諒有失事信。

又粵督張除夕來電：諒事甚緊，蘇提等軍可謂力戰，特敵猛耳，不惟非馮、王咎，亦非桂軍之咎。關外恐難支，爲潘帥急，並爲大局憂云云。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五日辰刻

桂撫潘除夕來電：法以大股專攻一路，自十九至二十八，越十晝夜，蘇元春與淮軍拚死血戰，糧藥俱缺，精銳傷亡殆盡，各路援軍均未趕到。二十九日，法至諒山，蘇軍焚城而退，現分駐邊界。敵勢甚衆，情甚可危。新

治軍無方，分應獲咎，祈速派替人。西路馬盛治於十一日攻克多福府，斬獲頗多云。

又粵督張初三來電：諒山陷後，西事禁如法圖佔越，似不至侵華界。洞惟有嚴督馮王，然兵氣不易再振，琴帥殊費支持。朝廷若操之過急，更難措手。祈籌示云云。請代奏。

急寄粵督張桂撫潘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巳刻

除夕初三電，均轉總署代奏。法相茹費理宣言，必奪諒山，逐華軍出越境，事乃可了。今果據諒，可爲痛惜！但恐事仍不了。琴照徐、唐例當逮治。惟邊防亟須布置，替人不易，當官一日，盡心一日而已。南二船在石浦被法燬，南北皆不免警信，各須嚴備。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未刻

桂撫潘元日戌刻來電：法將糾衆內犯，僅恃淮、蘇二軍，久戰傷亡過多，關口正形喫緊，內地同時震動，各路援軍無一至者。現親督隊在巴廟以下堵剿，兵弱難支，應請早籌調度，卽賜示覆云云。請代奏。

急寄龍州速遞潘琴帥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巳刻

香帥甚顧大局，諒山失事，電奏請勿操之太急，致難措手。廷旨尚未深咎。第聞弟不得衆心，怨謗四起，若有蜚語入告，禍將不測。務望忍忿虛衷，引疚自責，開誠布公，諸將一體看待，庶可聯絡布置，逐漸挽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一日酉刻

龍州局初七來電：潘帥駐南關，蘇軍隊未齊，現招貴勇四營。馮軍出關扼紮，楊玉科紮文淵，有初十開仗信。王孝祺紮芄荈，防法抄關後。陳嘉奮勇爲諸軍冠，統六營，三營完，三營未全歸隊，亦駐文淵。巴坪一帶，布置周密，似可無虞。

又潘撫初八來電：蘇、淮兩軍迭戰傷亡，所存精銳無多。法兵昨犯巴坪，經我軍擊退，聲言初九犯關，已嚴備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二日辰刻

龔道照瓊來電：上海新載生、地亞士、泰來各洋行承辦津、粵、兩江軍火，運至新嘉坡一批，英人令起上岸，約值四十餘萬金。該行等密議多日，竟無法運至華。似此梗阻，以後洋槍砲接濟將斷，可爲焦急。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未刻

廣西撫潘電稱：前接津粵來電，均稱法兵日增，圖犯諒山，即飭各軍戒備。惟止此兵力，分防太遠，無可調撥。法以全力專攻蘇元春，閩十晝夜，至威坡，猶鏖戰兩日，賊尸遍地。臣不得已，空諒山之防，率隊往助。是日，統

將陳嘉、蘇元瑞、淮將董履高、葉家祥同時受傷，營員弁勇傷亡千餘。二十九，賊至諒山。我軍損折過多，糧彈俱盡，焚城而退，分紮諒界及關口。初三日，法犯巴坪，一戰克之。連日整隊分途進取。蘇元春等實係血戰力竭，並非不戰而退。王德榜、楊玉科分防在百數十里外，一時赴援不及。馮子材、王孝祺新軍初到，糧械不齊，均屬情有可原。如再攻剿不力，擬電請督臣嚴參。至臣身在前敵，不能先事豫防，致有疏失，咎無可辭，應請旨將臣交部治罪，迅簡賢員挽回危局。

再，馬盛治前克多福府，據報十二月二十五、六日太原法兵旦暮恐犯宣光後路，現已撤回新街。祈達總署代奏。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二日亥刻

桂撫潘初十來電：初九，法衆犯鎮南關，楊玉科禦之，蘇元春紮於關右。鏖戰一日之久，殺敵甚多。至申刻，楊玉科中砲陣亡，營員哨弁傷亡亦多，該軍潰退，幸蘇元春連日獲勝，法未敢深入。王孝祺許次日挑四成隊來助。馮提、王潘司均未見到，彼衆我寡，獨力難支。

又十一來電：新左肘受傷，楊軍潰散，馮子材、王德榜二十八營飛催不至，掣肘萬分，惟一死以報國恩云云。請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巳刻

滬局昨夜電：據晉源報洋文傳單譯稱，接私家電云，法軍已過廣西邊界，意欲進攻龍州云。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巳刻

桂撫潘十二來電：楊軍門陣亡後，法隊進踞鎮南關，蘇提軍猶在關右接仗，於十一日酉刻收回鎮南關，轟斃法兵數百，現派兵堵守。惟關口歧路甚多，對山架砲易得難守，飛催馮、王生力軍往助，並派隊出關進剿，則防守較易。惟有竭力經營，徐圖轉機。幸將士一心，願効死力，傷亡雖多，士氣復振。請代奏，仰慰聖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午刻

王德榜十二來電：十一日戌刻准馮提移，奉調援南關，屬榜填紮愛暨隘；同時又奉撫憲調，以法衆在文淵接仗，飭榜即速來援，以壯南關聲勢等因。當擬十二日拔隊，因馮軍先定於是日拔隊，慮道路擁擠，比函商馮，何軍先拔。接復函，渠軍先發，屬榜後一日，只得准十三日五鼓拔隊，會馮軍往援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辰刻

鎮海守將楊岐珍十五申刻來電：三點鐘，法船攻招寶山砲臺，我臺開砲迎擊，頭砲中法第一船身，二砲



中尾，法船退，餘船用礮砲來轟我臺，輪船砲臺同力擊退。餘再稟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午刻

楊提督岐珍十六鎮海來電：昨日首先來攻之法船被砲擊中，是晚即退至蛟門小港，居民見其搬運物件過船，據進口小船云，船頭打破。又據洋人云，船腰打通，死七人。其船今午開行，想係受傷無疑。仍三船：一得葡用弗，一巴夏爾，一點斯昌，現泊蛟門無動靜。援臺三船此次停泊樁門之內，俟傍砲臺幫同轟擊，尙爲得力。彼此各開數百砲，戰兩時之久，我兵陣亡三人，傷二人，各砲臺無損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七日申刻

王德榜來電：十二日寅刻，將奉調援南關拔隊日期電稟。十三日五鼓，親率五營先行，以五營運軍火繼進，申刻抵長橋。三更接馮雨，邀輕騎星夜至甯明面商進攻機宜，即啓程。次辰抵甯晤馮，因彼此途次連率潘帥三諭，前兩諭謂南關失，飭援龍，後一諭飭邀截。商遵後諭，馮自認由下石出姑祥府，商榜由上石扼要隘窺甯明路，并出奇襲文淵、諒山賊後。馮十四開往，榜十五開往。除稟潘帥外，十四日戌刻榜由營稟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七日亥刻

頃接許景澄、李鳳苞十六來電：日意格密告陳季同，法願照津約另商越界通商實益，餘無求。儘可允，由

尊處先告林榕，或電福祿諾可速了云。查林榕俟開河即攜眷登舟南去。福自回國後，未通電信。應如何回答，未敢擅便。可否請旨密示遵辦？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申刻

龍州局十七來電：潘帥駐海村，馮軍由下石出憑祥，幕府至關，王藩司由上石扼隘，龔文淵、蘇提軍調甯明扼險抄襲。聞南關復，係地雷起，法兵退至文齒，現聚兵新省，有攻牧馬教宣光信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戌刻

閩撫劉來電：十四、二十等日電達否？奉十四日電旨，敬悉王詩正三營兩句已到新竹，聶士成八百餘人上月十三由卑南登岸，燈節後可到，威甚。據報帶槍甚少，此間急需後門槍。法人槍快，前門槍不能見仗。現在土勇俱要利槍。尊處如有後門槍，求再濟救急。前敵自上月二十三後，兩軍未動。龔道來電，法圖攻新竹，後鑿初二日利士比率兵五百果赴新竹，遇風折回。該處僅劉璣調來土勇一營。現商吳鴻源派一營往守。全係土勇，又無利槍，法繞後路，是其慣技，可慮。捐輸已奏請減成。臺餉緊要，捐借至今毫無頭緒，已令沈應奎妥籌速辦。二十六日法裝回傷病兵五百，聞孤拔有添兵再舉之說。如不得手，即犯廣東或北洋。請轉電總署並南洋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戌刻

桂撫潘十九來電：奉旨詢傷狀，慚悚無地。初九日，左肘被槍子擦過，落馬無礙，仍照常治軍。蘇元春現紮幕府，知與王鎮均到，南關已復，龍州人心大定，乞釋庵系。又同日來電旨，問多福府馬盛治於客臘十一日襲破諒府，至二十五、六日太原法兵日增，恐犯後路，遂退回新街。鍾侍講到營，擬往前敵聯絡馮、王、鄂軍，魏道抵防，現與香帥商令防芡葑顧牧馬後路。馮、王均至關前，馮請攻文淵，王藩司仍在甯明由陸未動云。請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午刻

駐日本徐欽差二十四辰刻來電：聞伊藤由長崎直赴煙臺。天津將來開議，能否允准，求速電示。再，日本物我無所需，法則接濟甚便。因我未宣戰，日以此推。可否准承祖明告日本，令其守局外例，請電總署酌復。又，軍情勝負，亦請擇要電示云云。查法修船、運煤，專在日本。現英之香港、新嘉坡既守局外，日、法尙句通接濟，似應明告，使稍顧慮。乞核示。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辰刻

桂撫潘二十四來電：馮、王各軍已到關前，王藩司在東路界，隨馮分軍。馮請進剿，蘇請暫緩。新擬俟饒軍到齊，雲軍大舉，再乘勢並進，敵勢既分，庶易得手。頃接馬盛治稟，奉臬司調回光封等語，雖批飭不准擅撤，然

動經拔隊，法恐繼至云。

寄龍州速遞潘琴帥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已刻

來電已轉署。鮑由開化出保樂，尙需時日。宣光若有敵援，能久支否？法廷限期掃盡越境華軍，再分陸隊赴他處。望諸公趕備軍實，三月間相機分路進擄。彼畏炎瘴，必難久踞。子謙二十五來津再商。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亥刻

頃滬局電：日使伊藤已微服至滬，與巴德諾密商。又有人接巴黎密電，日本駐法使與法廷商訂法日互相幫助密約，以十年爲期云云。日詭謀宜防。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申刻

頃接龍州電局二十七來電：法犯左育村、救宣光、劉永福、黃守忠潰退，劉走浪泊，黃走寨猛。唐主事、丁鎮先退老營，又恐法兵擾三江口斷糧道，丁軍退寨猛，唐軍退北流，因無糧旋至興化境，遇守忠，屬其兩約劉，唐出牧馬，願粵邊右臂，儻牧馬失，保樂必陷，越盡失，華界歸順，鎮安亦危。法先至前，唐軍徑赴歸順，固右邊粵境。法進紮扣柱，擬由光葑進窺牧馬，兩面夾攻，欲盡取越境。馮軍、蘇軍分往光葑扼紮，不知能否堵禦云云。

## 曾侯致譯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戌刻到

法戶部司員利哥丹昨來問和局；澤屬馬答，近未奉旨，未接署電，不敢擅談。僑法不索費，不據臺北，只商越事，於前約稿八條之中，澤可發電請示。頃利函稱茹言利如有議事之權，可起商量。其誠偽不可知。僑茹派人來商，澤可與商否？乞速示。利談次，謂法已得諒山，界務難商。日意格云，孤拔將北犯。

##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午刻

桂撫潘初七來電：初五日，法兵至扣坡，經馮軍分隊擊退。是夜，馮軍襲文淵，已入街心。法於兩面山頂紮營，天明接仗，互有傷亡。蘇軍往助，至關前，一同收隊。法聲言初八、九內擾，已飭各營嚴防，毋庸零星試戰，徒損銳氣云云。

##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未刻

桂撫潘初九續電：初七日，法寇大股分三路進關，猛攻馮提、王鎮營壘，鏖戰良久，失砲臺三座。馮、王戰愈力。申刻，蘇提、蔣提援兵大至，合力堵剿，奪回砲臺。初八日，法加兵大戰，四軍悉力分剿，大獲勝仗，追賊出關，割取首級一百餘，傷賊一千餘人，自越中用兵未有如此大捷者。王司在東路，聞亦獲勝，尚未報到。馮得大案一隻，擬沿途解京。蘇得紅洋馬一，馮得白洋馬一，擬送至廣東。各軍傷賞鉅款，擬擲餉暫發。諸將請保獎，未敢輕

許。請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戌刻

林電去後，尚未接覆。頃林來面稱，昨由巴函致茹，月初來電云，越境盡爲法所有，則可在越罷兵，不索兵費，須將通商利益說明，法已據內地處所，應俟商定詳細條約後，再退還等語。看電意重在通商利益，與赫三條微異。赫當已接覆音。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午刻

頃旗昌士美德送閱倫敦密探電云：法相茹費理謂法國可議和，若中國肯將越南邊界通商稅務予以便宜，暗抵兵費，大約可以息事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亥刻

桂撫潘十一來電：關前大捷，良由朝廷號令嚴明，將士用命。現據蘇軍呈繳首級四十三，馮軍二十八，王鎮十二，其餘尚未解齊，親加查驗，皆係精壯洋人，送龍州懸挂。法人自謂入中國以來，從未受此大創。初九夜間，馮提報楊邊山攻克文淵，法已退至諒山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午刻

左相、楊督來電：頃接臺灣劉道、沈前藩司信，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敵分路進攻，我軍與土勇血戰三晝夜，總因槍砲不好，傷亡過多，以致各軍敗退，軍械帳棚盡失。現省帥與王道扼守六堵，陳道屯水返脚，其月眉山、深澳坑、大水窟、暖暖一帶營壘，均爲法踞，宜蘭文報不通，情形危急。請飭邵道、龔道由滬密購槍械、棚帳，由海道至後山卑南登岸等語。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申刻

香港十五來電：我軍敗法於諒山，其元戎尼格理受重傷，收步兵退駐于澄，諒山乃復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酉刻

頃滬上密電：西電言，法相茹費理與議院不治自退云。茹退不必專爲越事，但新執政必反舊執政所爲，且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午刻

上海邵道電：晉源、文匯均稱諒山確已克復，法兵大敗，東京大恐。法相接信，即請撥佛郎二百兆、兵五萬，

議院不允，因與各部大臣均退位云。

上海道邵來電並致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午刻到

晉源報稱，法統領尼格里因傷斃命，孤拔已攻據澎湖。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未刻

閩督楊來電：十九亥刻接廈門電云，頃由臺來廈委員面稟，法以七艘攻澎湖，戰三日，兵力不支，十三澎湖失守，現已派人往探等語。又法領事林椿面稱，係孤拔帶兵船攻踞澎湖，官軍傷亡頗多。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酉刻

前桂撫潘十九來電：馮軍進抵觀音橋，惟谷松屯積固守，派王德榜、魏綱、陳嘉往攻二日，克之，獲彈九百餘萬，槍斃甚多。王德榜請乘勝攻船頭，正布置間，接龍州信，李司接篆，遂折回海村，料理交卸回里，前敵調度面告蘇提酌辦。惟淮軍水土不服，人人思歸，強留無益，擬給資遣歸，以免流落。所代奏速示。春霆來函，由廣逕至龍，願為臂助，已函復請其自行斟酌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未刻



頃林樁面稱：停戰撤兵之旨，已於二十三申刻電巴使轉電。據巴電復，擬求明發諭旨，見邸鈔。又林云：接赫爾，早晚必見鈔報。確否？惟既定議，不可失信。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巳刻

昨奉二十四函，先電覆。頃請林樁來署，繕給印文，林允再電巴轉催。據稱：昨接巴兩電，一謂中報所傳之旨，與前旨不符，總求早見鈔報，以釋羣疑；一謂法廷電告，如不照津約，議院願集二百兆佛郎，添兵大戰。林意鈔報內但與二十一諭旨相合便妥，似勿言法求我和，我請法和，兩面渾含，乞酌。赫爾居間頗中巴忌，須防挑唆。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申刻

頃法領事林樁函稱：接巴使電開，法國國家已電飭水師提督孤拔於西本月十五日停戰，並令伊刻即。在臺灣開弛所封口岸，又電飭在越南法國統領定期停戰，亦命伊將所封北海口岸開封，屬告知李中堂云云。我軍應照約停戰，不可失信，已分電南洋、閩粵各督撫及雲督、蘇督辦知照。乞代奏。

寄譯署並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亥刻

頃林樁送閱法外部二十七來電云：在法都所定章程第三條，說明在越南之雲、桂華兵，當按所定期限停戰撤回，如中途有阻滯，法國可應允幫助中國將此命令能傳到華營之武官，請轉告兩廣總督等語。應請

由粵關稅司將前奉停戰撤兵諭旨設法由輪船速寄河內，屬法官轉遞前敵各營。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二日申刻

上海邵、龔道本日來電：頃報館接電，初一，平安輪裝勇八百名，兵官二十名，渡臺，被法擄去。昨廈門來員云，現平安裝楊宮保勇有初一開輪渡臺之信云。鴻查海面尚未開搜查之禁，應請總署迅速電知閩粵各省，免滋口舌。

寄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午刻

頃林樁送閱河內提督勃里也初二電稱，應請廣東速派稅務司及委員坐輪船趕緊赴越遞送停戰撤兵之諭旨。今粵督僅寫文書轉寄河內，恐致遲誤。我已派員送四封信知會諒山前敵各軍，均已接到，惟宜光一路，非稅司等前去知會不可等語。祈即趕辦。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未刻

前粵西撫潘由香港轉遞二月二十日來電：關前大捷，蘇提謂王司抄擊之力最大，諒山克復，又謂王司之功最偉，至在東路獲勝已奉諭旨垂問。初八日，王司至甬谷，見關前各山頭皆賊，砲聲密作，馮失兩壘，各營險危，比分四隊：一樹文淵，一截糧械，一援馮，一自督策應，與蘇併力奪回馮失五營，傷教民法匪千餘，奪獲驛

馬五十餘匹，槍砲無算，生擒二畫一名，法遁往諒山，遂收復文淵，與馮約進攻。十二日，王司至板泥，由東路攻驅驢賊壘。賊由大道掩擊卻之，奪賊壘二，賊仍死守，槍砲雨密。蘇、馮繼之合攻，白衣援賊大至，戰至三鼓，又奪賊壘三，始潰。各軍趁勢入諒山，生擒法匪，供法提督被砲斃，法遁谷松。十五日，王司奉派往攻谷松賊壘，二日克之，斃賊奪械不少，生擒三畫一名，皆係異常出力，祈代電奏云云。

##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五日申刻

頃接李鳳苞正月十九來函稱：日意格稟承該政府意旨，擬草約四條：一，法允於中國宜旨照辦津約撤回駐越各軍並派定議訂詳約全權大臣時，即將臺灣兵事停止，並將已在岸上之兵丁軍械全行撤回；二，法允於駐越華兵撤回界內時，即將禁運米糧一節作為罷論；三，詳約未立之先，中法與越南交涉事宜，應照津約辦理；四，俟第一款所定宣旨時，兩國原派公使即可各赴任所云云。

按所擬與赫議略異，但出自茹意，茹雖退不至大改運米之事，務望力爭，江浙恐過夏蒸變，盼催甚急。

##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二日亥刻

雲督岑二月二十六來電：初七、八日，臨洮捷後，恐賊報復，飭各營嚴防以待。賊乃退紮鶴江、越池，立柵堅守。因飭覃修綱督各營進圖，王玉珠攻枝關，將賊首山興、總兵丁文榮逐走，遂克關收復不拔縣。二十日，張文馨、黎英秀率衆由臨洮乘夜渡紅江，黎明達廣威府。賊出拒戰，自寅至未，斬賊首二十，斃賊百餘，賊潰收復。

廣威府。韋高魁亦於是日出攻枚枝黃岡屯，至夜，兵勇頗有傷亡。次日，約同阮翰進戰，斬賊多名。賊潰退入興化城，會焚黃岡屯。二十二日，李應珍遂攻鶴江越池，教民紛紛投誠。賊據安老社。二十三日，進攻，賊棄營走退，殺至江邊，賊登舟內，落水死者無數。清轉電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未刻

雲督岑二月二十六來電：現在廣威、不拔既克，南定、甯平、順化之路既通，宜出奇制敵，不宜頓兵攻堅。我軍前圍宣光，原欲聯粵軍。刻下粵軍卻，宣賊修城築壘，安地雷，更不易拔。並探得宣與、端雄、象山各賊，共抽退數千入河內，蹤跡詭秘不可測。宣城附近各營，久紮無益；且春水漲，浮橋已斷，運糧維艱，勢可危。擬移何秀林軍守道岸，安平府，張世榮守河陽一面之寒莽、白木、安陸縣等處，楊國發、劉芭等仍守浪泊、珂嶺，抽出各營交丁槐統帶作奇兵，渡河出不拔，廣威、圖山與河內、甯平、南定，沿途集越民於村寨，設營堅壁，賊勢孤力分，自易得手。再，劉永福原認守安平，因人少，率營退回陸安州，距英營後二百里，意在蓄銳，未便阻止。請轉電奏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六日酉刻

謹桂撫李十三來電：先後奉養、宥、電，謹悉。桂軍遵旨如期停戰撤兵，現與蘇督辦、馮幫辦暨諸統軍熟商，先撤前敵谷松、觀音橋各軍，紮諒山一帶，原紮諒山各軍，遞撤至關前，准二十一日齊撤邊界，分布要隘。連日無事，合先稟聞，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辰刻

巴使送閱河內法提督勃里也二十四電，稱雷樂石到此，帶有赫德洋信，並無中國官文書，不能與雲南統兵大員商量。至廣東派來吳稅司及委員等，只可將文書交與雲督，亦不能與商撤兵之期。求設法令委員等權柄較大。現宣光以東，粵軍已如期撤退，宣光以西，甫有撤者，紅河一帶退至館司。吳稅司與委員面見雲督，謂意在遲緩。館司及紅河上游各軍，未能即退，因軍裝過多，路遠夫少，恐有舛誤，最好是委員得力，來往彼此商量，訂明準期撤退日期，免滋疑舛等語。巴求鴻電岑督，由河內轉遞。已電致岑云：「雲軍應遵旨於四月二十二全撤邊界，僱路遠人多，或有耽遲，可飭吳稅司與法提督訂明準期，切勿失信。」云云。請代奏。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刻

三十六日鈞諭謹悉。鴻等公同商酌，第二條擬再刪「無所掣肘」四字，第三條前添擬於中國交界之越南境內展寬數十里，劃定界址等語，乞勿照刪，或將數十里改為二三十里，劃定界址句下添「彼此皆不紮兵」六字，是否可行，祈核定。因二十八日請旨恐趕不及，故未另函。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辰刻

林椿云：法電六條尚未全到，恐須初四五會商；但彼此既允照辦，似難議改。至稅則關係久遠，彼欲援俄

例。俄由邊荒草地遠行，稅須減輕；法由越入雲、桂內地較近，若減少則礙長江、廣東各口稅務，各國或求均需。法商無多，徒擾全局，求堅持之。

寄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酉刻

頃已使送閱河內統領勃里也二十九來電：粵督電令吳稅司暫留，未提及同去之委員四人。吳稅司請留許姓並另一員在彼幫助，其新闢幫辦洋人同孫委員等帶有劉永福回信，可先回粵。岑督因輻重太多，不能如期撤回，已借給民船五十隻，但祇可展期數日，勿得再遲失信，云云。頃轉電吳稅司，准留兩員為要。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四日酉刻

頃已使來晤，堅稱伊所譯係照法文，毫無錯誤，此國家已定之條，斷難議改。鴻諄屬其照籤出者電詢外部，強而後可。惟再四查對法文第三款，實無「北圻酌擬分界」一句，第七款實有「一面議定」四字，不知原文因何疏誤。彼謂轉商法廷，必不能允。北圻分界字樣，姑俟電覆再會商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五日辰刻

昨晚已使派林椿、徹席葉送閱法文六條及譯漢，與署寄漢文多不符，據稱係赫德誤譯。外部來電，謂彼此國家商定，無可更改。頃已繕函，將原遞漢、法文呈核，明早必到。巴尙未來晤商。

寄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午刻

前因勃里也來電，岑軍輜重太多，恐難如期撤回，商請巴使電法展期。頃林樁面稱，巴接外部電允展十日，至五月初二，保勝一路必須撤盡，已電署代奏。求公轉電岑及吳稅司等，不可失信。劉永福所部奉旨調欽，何時出越境？並乞電催。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酉刻

尤電悉。昨詢林樁，澎湖添築砲臺，確否？彼謂孤拔駐澎，常有電來，因基隆法兵多病，抽調至澎休養，或遂謬傳築臺。日晝押後，無論有無砲臺，可全退出。又頃據德稅司報，巴接法電，約事已定妥，想二十兩條亦到。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申刻

前訂六條，頃與巴使會議，酌照法文改定，另鈔函達。巴云：五、六條法文並譯漢文，昨已寄赫德轉呈。鴻等查閱第五條內添出語意，多佔便宜，恐滋流弊。六條稅則減少，語病稍重。乞飭丁、赫詳查法文如何酌改。儻巴所送法文無誤，更查前寄法電果否相符，迅賜核示。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午刻

昨與巴使議定六條後，言及平安船截擄弁勇，聞有載往西貢者，應即交還。巴云，可另備照會聲明，彼此俘獲弁兵，於畫押後互相交還，及在法館裏事華人被控押者，概行寬免。俟擬照會稿送核。

又詢及上年開仗後，毀傷商漁家船隻人民，如何措置。巴云，照公法，兩國交戰時，彼此損傷人貨，均不賠補，礙難查辦。

又提及九年三月法軍封取越南之海防，順安招商局棧房米石，在兩國未開衅以前，仍當索賠。巴允代查究。

又請其電商該國，先開米禁，免日久罷變，我亦可准法公司船進口運貨。巴允即電外部候復。以上各節，雖未甚議定，昨函漏未聲敘，合先電聞。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五日酉刻

頃林樁來言，法廷電覆，運米事仍須畫押後弛禁。澎湖撤兵，可限一箇月內。鴻與言，第二條擬改，「法國亦任聽越南與中國往來無致有傷損中國威望體面之舉」僅去「照舊」二字，第五條「再行明訂其地」句下刪去「通商碼頭之數若干」，第六條「減少」仍改作「較減」。林允即商巴電致本國，但求勿告知赫云，尊意以爲可否？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申刻

頃林樁來云：法統領勃里也四月十六日電稱，據吳稅司言，雲霄岑不肯退兵過界，請須奉有上諭，令雲軍及劉永福黑旗全退，方可欲遵撤回邊界。務請巴公使轉致議約大臣，奏懇頒發諭旨，飭催雲督暨劉永福撤兵回界，切勿再踰五月初二日限期等語。鴻查前奉電旨，飭岑、劉剋日撤退，不知因何遲延？限期已近，乞轉奏請旨，飭催兩廣雲貴總督，趕緊遵辦，毋任藉口失信。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酉刻

昨奉十六日核定五、六兩條，當交德瑾琳、馬建常與法使閱看講解。頃林樁、微席葉來晤，商改數字，無所出入，擬俟二十兩條寄到，再與巴面定奉聞。據德瑾琳云，第二條外部不肯改，容另設法。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亥刻

蘇元春十三來電：近日法虜未進諒城，仍紮屯梅、觀音橋、谷松等處。探回得法人告示一張，詞意以安越民、逐游勇爲宗旨，餘無舉動。南官畏怯，無敢在諒山看守。前南守謝揖督諒山，謝等素與法仇，進關求避，隨帶南官越民數十，資斧維艱。春捐廉每月送銀一百兩，俾作旅費，安置在尤勢贍宿，俟和局大定，再遣歸國。附近越村，時派營兵盤查游勇，惟期盡心辦理，地方安靜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未刻

閩撫劉初十日來電：自停戰後，法兵守約不多事，陸續投降兵會二名，兵五名，其結隊來降，現拒不納。本日據降兵供稱：法兵定於本月二十三日全退。惟左相尙在札令彭提台、王詩正等襲取澎湖，誘擒孤拔。彼則大言欺詐。法人聞此消息，昨由安南添來陸兵二千餘分住基、澎。天津詳約已定否云云。

寄泉州速遞臺北劉爵帥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未刻

詳約十條，大致就緒，月杪可畫押。法約十五日退基隆，一箇月退澎湖，臺北生擒及投降法弁兵若干，事竣交還，與虜去乾軍互換。

急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巳刻

頃林樁、徵席葉來言，巴昨晚接法電，允改第二條。徵譯云：『至於日後中國與越南來往，中法言明，其勢則無傷損中國體面，並無致有違背此次條約之處』云云，尊處飭譯，有無不符？乞速核示。巴催剋日畫押，鴻允二十六能否趕辦？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申刻

粵督二十日來電：委員稅司船高懸華旗，竟遭攻擊傷亡，由越民深惡法故，並惡自法營來之華官，委員恐難往。昨電奏，屬法備委員船馬，望稍緩再酌。今日得委員稟，情形甚不妥，容續電云云。昨接粵督電已商巴使，轉電河內法會照料粵員，並電覆粵督矣。

寄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刻

前令吳稅司寄岑電，據覆，河路須俟解散越民，方可通行。委員能否前去？現定約云，畫押後法先退基隆，限一月內退澎湖。聞巴等私議，如劉永福不退保勝，法兵即不退澎湖。望公設法令劉速撤回雲邊，再由雲赴思欽，以全大局。劉何時撤退並電知。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酉刻

頃同往法館晤巴使，再四力爭，巴使始允兼用「威望體面」四字。其二條、十條內約字，均改寫「條約章程」四字，無所出入，已商定發繕，二十七申刻畫押。巴允漕米於是日起運，即電告蘇浙。法國交議院覆核，據云批准須四箇月，求我國先批准，即弛查海之禁云。請代表奏。

寄江督蘇撫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酉刻

法約繕寫校對已畢，定於二十七畫押後法先退基隆，一月內退澎湖，並議將平安輪船擄去弁勇全數

交還。前被控之張志瀛、張儉齋等，擬即奏明懇恩寬免查究，計五日內當奉電旨。據巴使面稱，張儉齋受刑將死，委員仍在滬提人，務飭暫緩查辦，候旨遵行，以示大信。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亥刻

今晚林樁來晤云：巴接外部電，華兵在越者尚未全退，仍據幾處地方，似指雲軍及劉永福，儻日久違約不退，恐澎湖未能早還等語。久未接岑電，乞請嚴旨飭催，免其藉口。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戌刻

閩撫劉初五來電：上月二十二、七，本月初三，電均悉。法兵在某多病，上月兩次裝回傷病一千一百餘人，現又病至六百餘人，連日到船三隻，分載病兵回國，尚有千餘人，俟船到即全退臺灣善後，在在需款。劉璈自請左相由洋款內請撥一百萬辦臺南善後，並委員坐提，務請旨飭左相撥百萬歸全臺善後，不能撥付劉璈，徒填慾壑。孤拔的係病故，請轉電總署云云。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午刻

頃巴使來，面送照會，內稱利士比電，基隆法兵初九撤盡，並晤該處統領，將前獲華兵百十二名交收，法國實係照約和好之憑據，願中國亦同心照辦，迅催劉永福退出北圻，儻有華軍不照兩國前議仍留駐北圻

者，理應速撤，以昭大信。希照覆等語。據巴面稱外部來電甚著急，恐將來復有如上年諒山之變，求鴻覆以何日劉永福等可撤，以便覆知外部，免得議院吵嚷，不令如期退出澎湖云云。前屢奉電旨，催雲、粵將雲兵及劉團撤回邊界，至今未接覆電。鴻不敢遽許巴使何日必可撤盡，事關重大，乞轉奏，請旨嚴催，似電寄驛遞並行為妥。照會即另咨呈。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五月十六日酉刻

頃巴使照會稱北圻元帥願來電，聞諒山一帶復到中國官軍三隊，請轉知總署，如何設法撤去。華兵若仍留駐北圻，與前訂之約不符。法兵已撤退臺北，並將俘獲華兵交還，中國當一律照辦等語。並據巴面言，澎湖本擬照約定期撤盡，疊聞此信，不無疑慮。求轉電粵西，查明如有此事，務速撤回，以昭大信。除電粵督外，仍懇代奏電飭照辦。

寄譯署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辰刻

林椿過香港，與德瑾琳密信，謂利士比兩告，奉法廷來電旨，現越南情形甚亂，係由粵帥張、彭暗中唆使，澎湖暫勿撤退。據云，此信甚確。

寄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酉刻

林樁回法過香港來信云，法廷本擬如約撤澎湖，因公阻領事，教士入粵，越民內亂，由粵帥曠使，遂飭勿撤澎湖。署謂生枝節殆指此。望准領事回粵，設法彈壓，教緩入粵西，似可商，幸毋遲疑，致干詰責。

寄粵督張香帥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辰刻

六萬兌撥，感甚。內意盼撤澎湖甚急；法乃藉粵為詞，欲撤不撤。我責其違約，則彼責我先違約，非公不能設法轉圜也。赫林素忌公，林去，赫升，鴻無可與言。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致法國公使照會節略

光緒元年四月，法國羅使照送與越議定和約二十二款，據稱現在交州府換約，法國與中國商議二事：一、要消滅中國軍卒人等在交趾邊境擾亂；二、要於雲省江面立一所在停泊法船，以備辦理東省事件等語。本處照覆，以雲省非通商地方，法國及各國約內均未載有該省准停船隻明文。交趾即越南，本係中國屬國。前派兵前往為該國亂援助，亦為豫防該國匪徒滋擾雲境，如有軍卒人等入其邊境擾亂，該省督撫自應查禁等語。

是年八月，羅使又將法國與安南所譯通商章程一本，照送本處，並未照覆。

曾惠敏公遺集

曾紀澤撰

巴黎致總署總辦

辛巳八月初一日（文集卷四、葉十四下）

紀澤自俄回法，……二十一日到巴黎，強自掙扎至外部與桑迪里一談越南之事，歸而委頓牀榻，數日不能坐立，昨日乃稍痊可，猶未屏醫藥也。

法之圖越，蓄謀已久，斷非口舌所能挽救。吾華海防水師漸有起色，如撥派數艘移近南服，敵人有所顧忌，或可不至於剝膚噬臍之悔。法人內懾於德，又丟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斷不敢與我輕開釁端。吾華自翻改俄約之後，聲威較前日增，似是一好機會。此事全恃南北洋閩粵諸公齊心協力，奮發有爲。紀澤未曾聽得各省準主意，真消息，措詞總難得勢。

茲將問答節略鈔寄台覽。照會屢繕屢改，至今未發。事端重大，法文字句之間不敢不格外審慎，而才識之薄弱亦可於此徵矣。

巴黎致總署總辦

辛巳八月初八日（文集卷四、葉十五下）

本月朔率湧數行，計達台覽。

初六日晤尙書桑迪里，談論頗久，直告之曰：「中國視安南較之琉球尤爲緊要。琉球尙有海洋之隔，所以力爭而保護之者，偶其小弱而慘遭滅亡。天朝以大義責日本，卽以行吾字小之仁而已，非有形勢利害之說存乎其間也。安南則邊界毗接，痛癢相關，中國保護該國之心直與保護內地省分無異。中法和好多年，商務茂盛，彼此親切，萬不可因此事生出意見。」桑云：「法國但願越南遵守甲戌之約，並非多求進步。」紀澤答以：「此等大事辦至結局，往往有非始謀時所能逆料者。法國此時並非多求進步，中國亦能諒之。但恐日後爲事勢所迫，有不能不謀進步之一日，是以中國豫爲言明。法越甲戌之約，中國本不能認。若法國之志，僅欲與越南通商，不求進步，則越南私立之約，中國猶可勉強優容，不欲阻法國已有之權利，致損法國之顏面也。如法國得寸思尺，使中國爲難，則是辜負中國保全友誼之苦心矣。」桑力言：「法必格外留心，不與中國爲難。數日後，卽當具牘照覆申明此意。」等語。且俟照會到日，再行奉聞。

巴黎致總署總辦等越事七條 辛巳十月二十四日（文集卷四、集十六上）

法人覬覦越南已久。越南危，非中國之福。中國不宜稍存畛域之心，越南不宜自外生成之德，必須聲氣相通，謀猷不紊，乃得輔車唇齒之益。紀澤思致書越南國王，既恐體制不妥，卑亢失宜；又因未得堂憲指授機宜，或致措詞失當。茲將鄙意所及，臚陳於後，是否可由衙門飭諭該國王之處，求密回堂憲斟酌行之。

一、越南除例遣貢使之外，宜專派精通漢文明白事體大員長住京師，聽候分示，轉報該國。

一、越南係中國屬國，例不得擅遣使臣駐紮他邦。然該國如派一精通漢文明白事體之員，帶同法文繙



譯官一人前來西洋，作爲敝處隨員，亦可常探西洋消息，報其國家。

一、法人自以法越前立之約，語弊甚多，官紳私議，常欲脅之以兵，另立一約，即其近來辦理丟尼斯國事務之成法也。乞諭越南，切不可與法人輕立新約。

一、法人常以約中許在紅江開埠通商，而至今尚未舉辦，以爲口實。按法越之約，中國可以不認，越南不能不認。宜勸越南慨然將紅江開埠通商，而不可引法國條約爲言。可明告西洋各國，言現遵中國之命，將紅江開設通商埠頭，尤與西洋各國貿易，各國得此消息，既服中國之能調停，又見我與越南情無隔閡，可省無數窺伺之心。

一、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爲言，無論盜之真僞，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查法越之約，越南有事，越王乞法人助以兵力，法人不得推諉。然並未言越南不得乞助於他國，亦未言不得乞助於中國，亦未言越南未經乞助，法國即可徑派兵助之也。

一、法越條約，西洋各國並未認之。如別國人與法人在越南爭論，歸法國駐紮大臣審判，及別國人在越南犯事，解歸法國西貢地方辦理，此各國斷不能允者；一條不允，則全約如廢也。

一、越南宜嚴束士民，勿予法人以口實，致成開衅之由；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者也。

巴黎稟復九叔父

壬午十月初四日（文集卷五、集二下）

捧讀七月十六、二十八、八月初八三次賜諭，敬審精神勝常，全眷清吉，至深慶慰！

法人屠甫夷即姪前此寄呈鈔案全冊去臘復奏摺中所述之商人堵布益也，當時運銅虧本，實有其事。法人之圖越，該商與其黨實德與之。蓋法爲民主之國，商民勢大，政府權輕。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願行，一商一民足以搖惑衆心而脅制之。此近年法國政府之所以屢次換人也。姪之難處亦在乎此。蓋一傳衆咻，一暴十寒，而能有成者鮮矣。

前宰相佛來西尼，因姪屢次爭辯，又見吾華備兵添艦，並非徒託空言，是以其氣甚餒，已將拖宕茲事不復與辦。未幾而法人嫌其巽懦，遂易他相。巽懦雖非專指越事，然今相杜克來鑒於佛相之覆轍，事事改從剛勁勇往一路，越南之患仍未已也。杜相於姪而談則含糊答應，於姪文牘則延閣不覆，計此事殊非口舌所能奏功。奈何……

# 巴黎復郭筠仙丈

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文集、卷五葉七下）

松生來，帶交十月十日手書，敬承一一……

法人陰懷吞併越南之心，陽藉通商紅江爲詞。若吾華將開通富良通商各國之舉，毅然引爲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權，延各國之譽，而奪法人之口實。且猛虎臨門，拒之不可，投一羊以鬪衆虎，未必非策之中者——紀澤持此論久矣。大疏批卻導竅，敷陳剴切，敬佩敬佩！不審果呈遞奉旨否……

#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

癸未五月初八日（文集卷五、葉七上）

……奉誦雅什，所以垂望於紀澤者良殷，且欣且端。貴邦久列屏翰，誼若一家；紀澤恭膺簡命，出使遐方，凡此交涉之端，皆紀澤應盡之職。雖然，今日之事，有非可僅以口舌爲功者，願爲貴國王一詳陳之。

法蘭西之心存覬覦也，匪伊朝夕。謀國之臣，經商之客，未嘗一日忘之。然而猶遲遲至於今日者，則以其國內而君民兩黨交訐，外與德、意、奧三國不和，時虞強鄰之窺伺，勞師襲遠，力有未遑。近乃存行險僥倖之心，希冀毋庸多費兵餉，可底於成。商人以是鑒其執政，執政以是越其議紳。然而一二有識之士，未嘗不於議院顯斥其非。無如利令智昏，實繁有徒，故欲罷而未能也。此時而出以含容，彼族必且益肆其志，雖使者之唇焦舌敝，恐未易言挽回。惟有經武整軍，倏然有不可犯之勢，彼或心懷震疊，潛遏亂萌，然後由使者與之和平商議，庶幾其有濟耳。且夫兵者實事也，虛聲恫喝，益長其驕。所宜外示和平，內存准備，使彼暗窺事勢，相喻於不言，則不必血刃而其氣自沮矣。

近聞貴國王頗欲與各國通商，此誠釜底抽薪之計，所宜實力推行。抑紀澤更有慮者，此次法使東行，必攜帶約章，強請貴國王批准。一經應允，後患何可勝言。惟當正辭拒絕，明告以須稟命天朝。此事關係匪輕，務宜再三審慎。聞貴邦使臣已達天津，廟堂之上，必有經畫，靜以俟之可也。

### 倫敦復左中堂

發未五月二十九日（文集卷五、葉八上）

……李相與法使特力古議越南之事，聞尙未有頭緒。此案每下愈況，始終誤於三字：曰柔，曰忍，曰讓。吾華早示剛嚴，則法人必不敢輕於舉發。既屢下越城而有倖心，又自喪其良將而有怒心，則法人雖欲縮手而

不能。吾華兵力不足禦敵，既無把握，則雖欲不讓而不得。

紀澤不見禮於敵廷久矣，一腔憤血，何處可灑！刻下無他技能，惟向英、法紳民及新報館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張我之聲威，冀以搖惑法紳，傾其執政。政府如換新人，商事或當稍易，所謂無聊之極思也。無才消弭此患，而望藉敵廷之內訌以乘機了事，又豈能有把握者？

### 巴黎致總署總辦

癸未六月十七日（文集卷五、葉九下）

……越南之事，自法使特力古與李相商議無成，李相赴津之後，情形又稍不同。惟紀澤之不見禮於法廷則依然如故。中國意見既已疊次向彼陳明，近日未接衙門電諭，並無新授要語前往商論。沙梅拉庫前在議院詆毀紀澤，語言過肆。若紀澤無事往商，而猶循平日拜謁之虛文，則可謂頑鈍無恥，辱身即以辱國；且忍辱往晤，仍不見答，是於公事無益，徒示弱耳。公使示弱，則敵情益驕，執政益有詞以欺議院。近句紀澤所以未往外部，職此之故。

本擬前往英倫專辦洋藥稅釐併徵之案，又恐南徵軍事或有瞬息之變，勢須趕緊前來，故尙遲回未去。懸揣事勢，刻下河內一帶，江水盛漲，仲秋以前，法軍殆無能爲。紀澤俟接一確音，即可暫赴英耳。

賤軀前患怔忡，在木司姑調治稍愈。五月杪又復大發，近日每晨起輒咯血數口，血雖不多，頗形委頓。方事之殷，不敢乞假。然自愧無養氣之功，誠恐法人再加凌辱，則病必增劇而不可救藥矣。

## 巴黎復郭鉛孫豐鉛兩甥

癸未七月初九日（文集卷五、葉十一上）

……法蘭西欲吞併越南，蓄謀已久，余爲未雨之綢繆，亦四年於茲矣。始也樞廷譯署諸公暨合肥相國均於鄙說不甚措意，事已發動而後圖之，未免遲晚，其間李相又爲法使寶海所騙，遂致不可收拾。現已成相持之勢，能否免成戰禍，竟未可知。……令祖大人尊前久未上書，率爾操觚，不得端緒，望於上侍時爲我恭候起居。外寄電報一冊，近年辦法越一案，略具綫索於其中，請轉呈賜閱。惟此冊極須慎密，甥切不可輕畀外人。一二好友觀之猶可，傳鈔則斷不可。

##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甲申正月二十三日（文集卷五、葉十二上）

……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卽彼國前車之鑒也。

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竊東方。我若爲彼所憾，遽如其願，豈非互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卽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愴歎！

## 倫敦復邵筱村

甲申正月二十三日（文集卷五、集十二下）

再惠函及致康侯之書，論越事切中肯綮，謂吾華處處落後，尤爲洞見癥結。三年以前，兄卽深抱杞憂，屢次嘆嘆，計當時賢士大夫必嗤笑紀澤如莊生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鵝炙」者。豈知事到臨時，乃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爲主和之黨，紀澤爲主戰之黨；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隱微。夫主戰與主和，語雖不同，意豈有異？若早採主戰之言，斷不至有戰禍。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之戰禍乃難免矣。兄曾告譯署，言法之財力，不能發兵二萬人東行。今法土客兵在越者已有萬五千人，論者必謂兄言之不驗。不知陸續增添，以解騎虎之厄，與一鼓作氣同時調發者情形本甚不同。拮据借債，竭蹶增兵，法人已甚悔此舉，而其勢已不可中止。聽使吾華早示夏日之威，俾知炎燄之下必不可以釀酒者，則斷不致費米耗趨以成今日之釁也。

兄知事勢日迫，然仍欲和平了事，故北寧之有官兵，許久不敢明言。最後譯署通咨之牘，雷厲風行，兄乃電詢，「北寧有官兵可否明告法國？」譯署復電，囑明告之，且囑添山西字樣。此可見譯署之主剛，更甚於紀澤矣。惟山西既破，不聞朝旨命撤使署，使各國疑譯署通咨之牘，紀澤明告官兵所駐之牘，不足據信，又使法人疑攻北寧與攻山西無異。此則愚見不同之處，然亦不敢自是也。

## 倫敦復李香嚴

甲申二月二十三日（文集卷五、集十三下）

新春兩奉手書，知客歲所寄函件，遞達無誤。

法越一案，弟雖屢進曲突徙薪之策，然內審國勢，外度敵情，實未敢徼倖生事，存孤注一擲之心。傳聞異詞，乃有李主和、曾主戰之說。夫紀澤所謂備戰者，特欲吾華實籌戰備，示以形勢，令彼族知難而退；即使終歸無濟，而法人辦理此事，尚有寸寸節節阻難之勢，則他國之生心於吾華屬國、屬地者，不致接踵而起。此區區之苦衷也。至於不欲啓釁之心，未始不與合肥同也。借備戰稍遲，法人增兵略地獲利已多，皆諸騎虎，勢難復下。吾華以懼戰過甚，反釀成不得不戰之勢，此可爲太息者也。

### 倫敦稟九叔父

甲申閏五月二十三日（文集卷五，葉十四上）

自巴黎來英，意興惡劣，手顫難於作字，久未寄稟，他事之廢弛更可知矣。

吾華兵力不足，議和亦是正辦；惟所議之和約，姪愚未敢以爲是耳。姪去年所爭於法廷者，誠難如願以償；而法廷所許於姪者，何難令其如言而踐？吾華聞法不索兵費，遂將全越讓之，且云中國南界亦由法人保護；後思何可勝言？夫兵費之說，本不合理。我若不認此理，法人可於新報中稍露其意，而不敢具牘明索，緣各國之所不趨也。今既於條約中明認其理，於是生出諒山一波，復有索兵費之議焉。受騙至此，可勝浩歎！

姪於公事，則一腔憤血，寢饋難安；至於私情，則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姪留巴黎，而吾華訂此條約，姪亦無可如何，而數年豪氣，一朝喪盡矣。將姪調開，乃訂此約，姪之志願雖未遂，姪之體面仍存。中國議論則不可知，若西洋各國則尙無議姪者，此李相之見愛處也。

## 龔侯致書（眉墨留芬卷一、葉六下）

法越之事，近與譯署往來電報及鈔寄外國新聞各紙，不審譯鈔稿寄閱否？

法人垂涎於我之南服，爲日久矣，謀國之臣，經商之客，未嘗一日忘之。此次撤寶使以毀前議，必其政府豫定之謀。然彼將欲籌款派兵前赴東京，乃先張聲勢宣露於新報者，則猶是恫喝以警我耳。吾華果能實力籌備戰守，彼將又作迴翔；若再姑容含忍，而但以空言爭之，恐東京今歲將非越有。

細考法人財力實非富裕，又義、籌兩國不和，常懷內顧之憂。越國以鄙遠，古人猶難之；況勞師於數萬里之外，籌兵、籌餉，尤非易易。彼所據之西貢，僅一瘠區，若真與我失和，此地亦難久據。吾華近年海防兵力，兼禦各國則不足，專禦一法則有餘。法之圖越，若遣兵二萬人東行，即須竭通國之全力。吾華未必一戰遽能勝之也；一戰不勝而能復振，則主客之勞逸，彼此懸殊，相持一載，法必告敝，而各國皆有戒心，中外強弱之機，在此一舉；況備戰未必果至於戰乎？此某所謂備戰可以守和，示和則必致戰也。惟備戰必須實力籌畫，令彼族知機而自餒，不可徒託空言，益長其驕蹇狎侮之心。

夫備戰可以守和，示和則必致戰，此理誠是也。然言出於寶使，則事大可疑。譯署聽寶使語後，即囑某示意於外部。某以爲我雖備戰，當示以形勢，令無猜度，而不可先與明言，使鉅端自我而開。故某刻下但詰法外部，何以毀寶使前議，並詢以派兵往越之議，是否確實；如真派兵，是何意見云云。尙未得其覆語。

敬再啓者：南兵入越，進銳退速，皆似失宜。漢軍訓練如何，紀律如何，弟不能知。紮近邊界，以收形格勢禁



之用，是弟前此電獻譯署之策也。遽入越境，示人以璞，使敵人反生狎侮之心，弟不敢謂然也。

敵處前有友人鈔寄滇中大吏附片條奏事宜，尊處想已得稿。片中言耗三省財力爲越南守土，有損無益，出境與師甚非長算等語。既知其甚非長算，何以與師遽入越境？是否前後任意見不合，亦難詳知。至耗三省財力爲越南守土，立言却似失當。越之北境多與滇、粵毗連，越亡則強敵與我爲隣，邊境豈能安枕？且法果得越，勢必進圖滇南，以窺巴蜀，得寸思尺，我之防守愈難。所言興化、宣光以上山路崎嶇，瘴毒不解，黑江、宜江水急灘多，商賈不行，即紅江夏水稍大，十月即落，彼族小火輪船不能駛行，此所謂恃險以冀敵之不至。然法人垂涎南服數十年矣，山之險易，水之淺深，皆已詳考而細記之。近聞方造小輪船，特行紅江，自必確量河身，以定船式。是我所恃爲險要以拒之者，彼已經營嫺熟而安排有素矣。

又言我軍分布邊內要害，暗資劉永福軍餉、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我軍分布邊內要害是也；至謂法人終爲劉永福所困，比之鵲蚌相持，漁人獲利，恐未必然。夫事機誠難逆料，而自謀不可不周。吾輩今日對法，既無長策以消其吞併之萌，又非空言能阻其進取之志。及法有內顧之憂，而吾力猶足以禦之，急命一大帥以重兵填撫南疆，實籌戰備，然後觀釁而動，聯絡越人以爲嚮導，明招劉永福以爲爪牙，法人知我布置周密，戰守有方，必將縮手以全和局。吾乃開通紅江與各國通商，使利權歸我，法人無所藉口，而我之南服可期鞏固。即不幸而至於戰，今之中國當法人虛懸客寄之師，未必全無把握。縱使一戰不勝，仍可堅忍相持，彼必不能敵我而先自敝之一日。此中外一時之機也。假令法人撫有全越，生聚教訓，兵餉有資，而又與我壤地相接，終必爲國家大患，異日仍不免失和宣戰，則將事倍而功半。

方今天下安危繫於北洋大臣，傳相與執事必已早操勝算。愚昧之見，以爲邊兵宜屯駐疆場，而不可輕入越境；戰艦宜常巡南洋，而不可輕入富良；北方之勁旅宜稍調赴南方，而不可輕言所謂：如此，則在我並未明言失和，而實屹然有不可干犯之勢，庶和局可久保，議可就緒也。

曾龔侯致李中堂書（眉墨留卷三、葉四十一下）

……許久未奉賜函，電報亦甚稀簡。或謂辦理法越之事，鈞意與鄙見不諧。爲此言者，不獨不足以仰窺賢哲，抑淺之乎量某矣。中堂任重鈞衡，智周全局，綜計各省兵勇，訓練未成，驟遇勁敵，尙無把握，是以不欲輕啓釁端。此老成持重之見，宗臣謀國，從古如此。某前欲實力備戰以保和局，至于不欲啓釁之心，未始不同。某居西洋五年，經營此事亦逾三載，明窺暗察，以爲必須禦之以剛者，厥有數端：

法人之性，欺軟怕硬，雖夸大而喜功，實躁急而畏難，輕于發端，怠于持久。吾華備戰愈顯，則了事愈易。備戰過遲，法人既已獲利，則吐出較難。一也。

法人之夙志，非徒併越，而特欲以越爲根腳耳。粵邊之煤礦，滇中之金礦，無不垂涎，此間人之著作，多可爲證。然則吾輕讓屬國，卽自撤藩籬。二也。

壽昌江經海防以入海，海口有島名曰倍達離，爲東方極好船塢，法人欲建爲水師總塢，吾華後患何可勝言三也。

英人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麗，皆視我因應越事以爲進止。琉球無甚關繫，不爭可也。東京乃臥榻

之側，亦不聞問，豈不召各國弱小者之嘲笑，強梁者之覬覦乎？四也。

我之懼法不在陸而在海，不在遠而在近，沿海各口，然英、德、俄、美已訂私約，倘華法開仗，四國雖旁觀不助，然不許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許輕擾各埠。如此，則法人還志甚難，知難則易退。我示以不讓，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

法之本國，明黨相競，政出多門。非各黨同心，斷難成大功于數萬里之外。而各黨冰炭參商，絕少齊心之日。六也。

法人于西洋無一友邦，內顧多憂，則遠謀易餒。七也。

我若謹慎太過，則人視我之國不如馬德嘜嘜斯嘜嘜小邦，視我官兵不如劉永福奔竄之子遺也。此辱何可暫忍！八也。

某思于此數端者，是以始終堅持備戰之議。惜備戰稍遲，法人進據之地已多，未進者尙復耽耽，已據者更難驅逐。如能就目前局勢，劃分界限，大致以紅江爲根，江之上游則我渡而南，據未失之地，下游則法渡而北，據已得之地，據者名爲保護，實則拓地耳。我仿駐藏之例，奏派駐越大臣，統勁旅以鎮之，府縣之官仍用越人。我操黜陟之權，仍命越王頒以勅諭，整頓商人。異日法人廢保護之名，據其所得而有之，則我亦據所得而有之。人不能以我佔屬國之地而議我，蓋知其勢之不得已也。先扼險要以拒強隣，實目前之急務，雖不能悉防後患，然禍發亦當稍遲……



## 曾忠襄公全集

曾國荃撰

## 遵旨通籌邊防事宜疏

光緒八年八月十六日（奏稿卷二十，葉十二上）

……竊臣於光緒八年六月十三日在湖南衡河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劉長佑、杜瑞聯奏通籌相機引患並增募練軍八營各摺片。法越構衅，滇粵邊防緊要，疊經諭令該督撫等妥爲籌備。並前據劉長佑等派員帶兵出境，以剿辦土匪爲名，相機保護，亦經諭令該督等體察情形，妥籌辦理。惟關外軍情隨時變易，要在詳審緩急機宜，妥籌因應。著劉長佑、杜瑞聯就現在兵力密爲布置，藉作聲援，免致彼族狡焉思逞；並飭令道員沈壽榕確切偵探，穩慎籌辦，不得稍涉張皇。其增募練軍八營，務當認真訓練，俾成勁旅，以資調遣。曾國荃、岑毓英此時計已起程赴任，著俟抵任後，各將該省水陸邊防事宜，悉心規畫，通籌全局，彼此聯絡聲勢，會商妥辦。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訓示周詳，跪誦之餘，莫名欽悚！

臣抵任後，當將粵省邊陸地勢水陸要隘，一年財賦之出入盈虛，全省兵勇之強弱多寡，與夫現在一切布置情形，檢查案卷，並與東撫臣裕寬暨藩、臬司道詳細講求，咸謂籌邊莫先於治軍，而設防必期於扼要。廣東邊境，陸路則欽州所屬之東興街地方與越南接壤，海道則廉、瓊兩郡之洋面與越境沿海處處相通，各距

數千里之遙。本年四月，探聞法人攻陷越南河內省城，經兼署督臣裕寬選派記名提督黃得勝招募勇二營，前往欽州防守，已據稟報到防，朝夕訓練。其廉瓊一帶洋面，兼署督臣先已欽遵諭旨，挑選兵輪船六號，拖船二號，咨會水師提臣吳全美統帶，駛赴北海洋面駐紮操防。嗣由閩省撥到輪船二艘，亦已飭赴該處，統歸吳全美督帶，以資厚集而壯聲威。此粵東辦理水陸邊防之情形也。

至於東省庫款尤為支絀異常，每年籌解京餉，協餉已屬萬分竭蹶，加以本省應支兵餉及文武養廉、緝捕勇糧等項，歷年收不敷支，頻呼庚癸。若議籌辦大隊水師，則當多購鐵甲兵輪，計非二三百萬不可。祇以需款過鉅，東省財力物產均有未逮。且船砲等項必需購自外洋，製造之艱難，運送之遲滯，計非三四年之久不能得此利器。萬一與之訂議，不特日下無此鉅款給付興造，即將來分批償價，亦非東粵餉需之所能支。臣與撫臣裕寬再四籌商，議將林臣張樹聲指定雷艇、魚雷、洋砲、中號次號大砲等件，催令善後總局司道先行設法籌款，議定價值數目，出洋購買。此外鐵甲輪船大砲等物，則不得不度財量力審慎以出之也。

近接雲貴督臣劉長佑函稱，滇省防軍已至保勝駐紮，粵西防軍亦已出關屯守邊境，均經該督撫臣奏報在案。大致是與粵東陸路欽州之防師、水路廉瓊之輪艦遙為犄角。山川雖甚修遠，聲勢亦尚聯絡。

昨據水師提臣吳全美咨稱，所統師船業已巡弋越南洋面，探視外人虛實，隨時函報。兩月以來，該提督水師，靜則以北海冠口為老營，動則駛近越洋巡邏，操練如此，辦法尙合進止機宜。

竊維防守邊境之道，先在於固結民心，次則振作士氣。粵東地方，俗尙剛強，技藝勇敢，萬一邊陲有警，臨時召募成軍激勵而鼓舞之，亦可收數楨同仇之用。微臣渥膺恩命，權領海疆，謹當勉竭愚忱，隨時會商東西

兩省撫臣，督飭所屬文武各員，將水陸邊防事宜，悉心規畫；並已函致署雲貴督臣岑毓英，彼此聯絡聲勢，遇事會商施行。總期內以收輯邊隅之地，外以維繫藩屬之心，庶幾陳澁無虞，仰副我朝廷柔遠綏邊之至意。

……

### 遵旨籌議防務疏

附片光緒十年七月二十日（奏稿卷二十四、葉一上）

……竊臣欽奉光緒十年七月十一日電寄諭旨：「法人侵擾閩疆，我之砲臺、兵船均不足恃。前飭南北洋撥船援閩，非曰恐為被搶，即曰難敵鐵艦。是該大臣等明知船不足恃，豈可不思變計？誘敵登岸，堅壁清野，沿途設伏，均屬要著。著李鴻章、曾國荃迅速籌議，除戰船、砲臺外，有何必勝之策，毋得臨敵慌忙，徒損精銳。吳淞、江陰為江海要隘，現有砲臺，求必能禦敵砲，急宜多伏水雷，以阻來船。著李鴻章趕緊選派會放水雷之人，攜帶水雷數十個，迅往南洋助防。北洋需用水雷，隨時飭局添造。該署督務當不分畛域，速赴戎機。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指授機宜，跪誦再三，莫名欽感。

竊維治軍要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惟一心可以應萬事，而二心不可以成一事。形而上者為道，此中華邦治之隆也；形而下者為器，此外夷之所擅長也。今以中華之大，欲制外夷之蠻，固宜先修富國強兵之道，以端其本，而後用譬陸陳水之器以治其標。言之不易，行之尤難。伏思物窮則變，必化而裁之，乃謂之變；惟變斯通，必推而行之，乃謂之通。

此次閩省輪艇各船，集於馬尾一隅，不為不多；長門等處砲臺，造於十數年前，不為不豫。一旦遇敵猝至，

不分主客，不顧利鈍，片刻而馬尾之兵船悉焚，五日而長門之砲臺不守。猶謂船臺足恃，其誰信之？今若舍兵船、砲力而言防守，又何以禦敵於數十里之外耶？別求變計，實鮮良謨。不若就船與臺以求變通之法，必因地以制宜，更審時而度勢，方可措手。自來勝負無常，強弱無定，惟視統帥所用之將，與將官所用之兵，人心固與不固耳。未有能得人心而大敗者，亦未有先失人心而能勝者。同此兵力，固有先用之而勝，後用之而敗者；同此器械，亦有彼用之而敗，此用之而勝者。

泰西各國盤踞海上，全恃船堅砲利以稱雄，非有異術也。即就各國堅利之器，各有等差。西人無歲不戰，相戰動輒數年，或旋戰旋罷，或既罷又戰；強陵弱，衆暴寡，狼吞各島，蠶食小國，固未嘗一日安靜。其習俗除商務外，皆以練戰爲業，而用兵之口糧獨重，待能戰之酋長獨優。近年冒犯中華已非一次，窺我之船砲不及彼之鋒利，朝發夕至，電掣風馳，肆意橫行，藐視各口，固已神人共憤，怨氣沸騰矣！若我現在自以爲船堅，自以爲砲利，既條理之未諳，復堅僻而自用，徒號令於中軍，期先濟之有賞，是不知己又不知彼，能無危殆？

請就兵船而論。彼國鐵甲計厚七八寸，內襯木板厚尺八寸，船幫均係夾層，中可藏人，即外層被砲轟壞，而裏層未穿，外水不能灌入，機器鍋爐巨砲皆在厚甲之中，船上砲位用電綫然發，一時同響。又用汽機起旋轉輪，勝於人力百倍。此等鉅製，來觀海口，各省將弁亦習見而習聞之矣。中華購造輪船，多是木殼，即新造之小鐵甲，鐵厚不及六分，木厚不及寸半，乃用以抵彼之兵船，其碎可以立見。夏間閩省屢請撥船赴援，其時洋面業已阻截，南北洋均未敢造次輕許，此薄脆之船不足以敵堅厚之明證也。

又試就砲臺而論。沿海沿江星羅棋布，視之屹如山立，輩若長城。臣三月蒞任，巡視各砲臺，即語文武僚



屬謂砲尙可用，而臺則太高。萬一敵船突至，多一處高臺，即多一處破碎，多一處之防兵，即多一處之敗局。用兵之害，猶豫爲大，號令事權，宜定於一。惟一則羣下有所適從；若淆於二，則萬衆羣懷疑慮。令與心乖者，其事必廢而不舉；後令與前令相謬者，其軍必敗而無成。最嫌亂雜無章，尤忌節短勢險。惟能審量地段，擇要扼守，厚集兵力，方是敬慎不敗之道。如欲到處分兵，處處設守，則備多力分，精神不能貫注，究之，凡屬敵人所不甚注意之區，卽爲我軍所不必防守之地。臣言如此，當時聽者羣相詫異。而臣亦以已成之跡，原日承辦各員竭盡幾許心血，久歷歲月，用費無數銀錢，乃得建此崇高之明暗砲臺，亟切萬難改絃更張，是以未敢聲請變計。今聞閩事如此，當鑒前車，未敢再執膠柱之私，以徇庸俗之論。

查西人首重測量，施放大砲，固皆久練精熟，卽極小極微之處，測準而施，亦無不每發必中，而況至大至顯之高砲臺乎？是不啻我樹之的，而任彼之中鵠也。又何忍不返求諸己耶？且將欲規畫於久遠，必先補救於目前。刻下法人毒計，意在入江全毀我水師。而江南現有兵輪如此之薄，砲位如此之小，祇宜在江內依傍陸營，曲灣要隘，尙足自存，一出海口與法船鏖戰，則危而又危矣。惟有不貴焦頭爛額之功，專尙曲突徙薪之計，斯爲上策。提臣李成謀、李朝斌、防守長江、浦江、共矢忠誠，一心報國。李成謀親駐兵船，日事訓練，與吳家榜、吳安康等約定，遇警卽先開砲，或泊淺沙誘敵深入，亟肆以疲之，伺隙而擊之，當不至有他虞。惟吳淞口高砲臺首當敵衝，陳澍、陳鳴志、湯壽銘、孫傳樞已備蒲包數十萬，將欲豫裝泥沙於內，以柔制剛，或可略爲遮蔽。臨警開砲以擊敵船，不至手忙脚亂。近日該各統領，業已遵旨嚴傳號令，固結人心，水陸各營，自立軍令狀，斷不至聞警思退。且皆願捨身報國，堅守營盤地，如敵用陸兵坐小船登岸，則截擊包抄，勿使得逞。臣諭諸將，告以

砲臺雖被轟碎，可恕其罪；惟營地有失寸土，則照依軍法請旨，明正典刑。各統領將官羣顧同仇敵愾，斷不敢畏葸不前，上負國恩。

仰託朝廷威福，各省各路皆能自立，將來變計，必須極力擴充，廣籌長策。一宜不惜工資以造堅厚之兵船，不在多而在精；一宜不循舊式改作平地之砲臺，不宜露而宜藏。船則厚其裏而堅於外，臺則凹於下而不凸於上，各就自然之本土，多鋪樹木於上面，不用石塊，三合泥以爲高阜之臺，又必疏密相間，疑似相兼，或三或五以成犄角之勢。上安大砲，左右兩旁空處皆用蘆葦泥沙作三四丈之高堆以眩敵人之遠目。砲位則宜求其極大，軍火則宜求其極精，祇要經費充足，自可徐徐辦就。凡屬拘文牽義之章程，及專尙省費之說，第求多而不求精，皆不應循照辦理。

既有利器，然後一心倚重知兵之員，遴選能戰之將，竭力防守，較有把握。幸際聖明之世，朝廷集思廣益，薄海臣民必有異才崛起，上宣國威，翊贊景運，即以仰副我朝億萬年自強之計。是今日因船臺不足恃而思所以變計，他日即可因變計而使我的船臺足以制敵而不爲敵所制，豈不美歟？微臣愚見如此，理合據實直陳，以備聖慈採擇。

至水雷與兵船、砲臺相輔而行，亦係制敵之一端。仰蒙諭飭北洋大臣李鴻章協助南洋水雷，各軍聞之無不鼓舞。臣於十三日接李鴻章電稱，大沽、北塘、旅順各口新設水雷，每營僅數十人，又分撥粵浙，實難再撥。囑臣就滬甯機器局中選派安設等語。臣查北洋難以撥付，係屬實情。南洋所存水雷早已無多，前撥給曹德慶營沉雷二十箇，浮雷三十箇；江陰設立水雷局，時加操演，施放亦尙有人，但不精耳。臣昨批准張景春、曹德

擬各增募水雷勇百名，令其趕緊學習，久後或有效驗，堪以仰慰聖懷……

再，吳淞口爲各國兵商輪船公共出入上海之路，若不預爲布置，誠恐臨事敵船混入，關係尤重。當飭蘇松太道邵友濂會同水陸各營，議定在於吳淞窄口處所用船載石填堵，中泓酌留若干丈，以便和好各國商船出入。旋據邵友濂來稟，已費鉅款預備沙船多隻，裝載石塊，泊於吳淞，以便臨警填塞。並稱駐滬各國領事均以堵口有礙商務水利照復，請祈停止。如中國必行此舉，中泓須寬留口二十五丈，以便輪船往來。臣復飭令妥爲商辦。八月初二日欽奉電旨：「吳淞堵塞留一活口愈窄愈好，不必二十五丈之寬。該督所稱法船到口立即堵塞，萬一臨時趕辦不及，必至誤事。務必預爲籌定，欽此！」仰見聖慮周詳，莫名欽佩！臣即恭錄電飭邵友濂欽遵辦理。茲接該道稟稱，已將所備石船全數提泊口門，以備吳淞口各營刻日施工。其中泓丈尺，少則留十八丈，至多亦不過二十二三丈。稱已照會駐滬各領事查照等情前來，未知有無異議……

致岑彥帥（書札卷十六，葉三十一上）

……竊查粵東與越南接壤之區，惟有欽州、廉州二處。現在廉州有吳碧珊軍門帶領舟師駐紮冠口，動則以洋而爲游弋，靜則以北海爲老營。欽州有黃馥庭新募勁勇二營在東興街駐紮，俱經振帥、澤帥布置大定，陳奏有案。弟因粵東財力竭蹶，未能有所增加，因而仍之，嚴飭訓練，聊作聲援，而舍此亦別無良法。

聞彼族之所憚在黑旗，而又非中土號令所得指使。越主貧而且弱，勢難望其振興。朝廷保護屏藩，義深字小，給養疊沛，全局攸關。弟自慚輕材，籌邊乏術，閣下盛德大業，素所心欽，尙冀時示機宜，俾有啓發。

## 致倪豹帥

(書札卷十六、葉三十下。按此信又在卷十七、葉十六上重見)

法越久持不下，劉團之勝已蒙上達天聰，自足以鼓其氣勢，京師卿大夫士庶無不歡聲如雷。

惟念該團兵力不多，器械不精，餉精不足，難以持久。頃接外洋來信，亦云法將李維業敗死之後，法人雖聲言報仇，而其氣實已大餒。若吾華暗助越團器械兵勇，密令多增，趁法新軍未至，再力戰以挫其鋒，則法之紳民必換其政府以與我就款云云。竊思此議施之於東省，遠莫能至，施之於西省出關之軍，似可消息潛通。近月尊處迭奉有增兵之旨，似可令關外多集營壘以厚兵力。

徐方伯函中有勸令永福出名招集欽州海盜以爲河曲助戰之計，惟爲數無多，恐不足以濟事。尊處如密令徐方伯再密地獎勵永福出名，令其多招敢死之士及關外隨營奮勇數千人，以爲進剿之助；而令唐主事亦添募勁旅數營，多方聯絡，暗中接濟，既可以固結永福之心，亦可望規復河內、東京、西貢、海防等省，永福因憾於敵，或能辦到。似此辦法，西省邊防可以永固，亦一勞永逸之良法也。唐主事志節光明，忠肝義膽，實冠羣倫。志在戡亂扶危，才足體國經野，用以防邊綏靖南服，實爲永福所信服。永福大舉進取，法人亦不能議中華之錯。鄙見如此，尙祈酌量施行爲荷。

## 復徐曉山

(書札卷十六、葉三十四上)

……頃奉八月初十日惠函，備承藻飾，感報交并。再展示悉一切，不獨於起事本末敘述詳晰，並於再江

水道及彼處險要示諭明白，瞭如指掌，組織無似！

彼族如此之狡，越主如此之孱，其當國之卿士大夫如此泄泄沓沓，若竟聽奸人之言，果於絕劉而結好於異族，則高屋建瓴之地，又添一隱患矣。劉永福驍勇敢戰，又有梁八、農世榮繼起以爲之羽翼，宜其彼族畏憚。越主若重任之於當時，免致受要挾於今日。而乃計不出此，一誤再誤，豈非冥冥中有主宰耶？彥帥赴滇必有一番佈置。

論者謂彼族之蓄意覬覦多在滇南之珍寶。不知以地形吃重而論，權衡夷險，似乎西鄙關外要更於滇邊也。

弟權攝篆務，不敢妄抒論策，亦不敢輕言更張一員一弁，深負期望盛心。竊觀歷年所議海防，均以虛張聲勢於始事之際，旋以俯就款局於合龍之時，從未用久遠之謀堅持到底者。迨至一年二年，經費大絀，人心彌懈，所辦了無歸縮，殘棋益難收拾，通商各口類皆然也……

復倪豹帥（書札卷十六，第三十六下）

……彼族橫行一節，承示鈔寄，讀悉一切。

頃接黃守備秀珍稟報，探彼族河內之兵，前月擊獲營勇釋放，以後更爲囂張，不許中國官兵擅抵河內，並治商家藏匿包庇之罪，商民往來百端搜驗。未審尊處所聞亦如此否？

昨接總署來函，述實使與傳相會議，意在分界保護，北歸中國，南歸法人，其實欲分紅江以通滇路而驅

黑旗，恐急切未易合龍也。

查帥摺片已咨敝處。唐方伯所陳一切情形，其駐邊保固可不必深入，實爲切要之論。亦由於親歷其地，洞澈情形，故能言之鑿鑿；然不能成全黑旗，則此關亦未易守也。

###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書札卷十六、葉三十七上）

本年七月間，接到越南國王來文，以法兵攻陷該國河內地方，請爲據情具奏，當即函請核示遵辦。旋奉鈞函，以該國來文盡屬空言，未便遽以入告，飭即查照駁覆等因，即經遵照台諭，備文照覆去後。茲於十一月十八日准該國王來咨，仍冀敝處爲之代奏，而又不肯明言。且來文於法兵攻取河內一節，則云意不可測；於法求補約一節，則云不明其事；所言仍多恍惚之詞。日下此事已由尊處函囑少荃中堂與法國寶使會商，朝廷瞻顧屬藩，誠已無微不至。該國王來文既未明請代奏，似毋庸遽爲奏陳。惟寶使與北洋會商一節，目前尙無成議；且僅奉尊處密函知會，似未便遽令越南知之，而越南此文又未便置之不覆。是以現在照覆文內，但聲明朝廷不冒海關，自不置該國於度外，並許以該國王現文所言，函達尊處察核。茲將越南來文及敝處照覆稿鈔呈察覽。是否有當，伏乞卓數示遵。

###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書札卷十六、葉三十七下）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鈞函，以越南一事，現准少荃中堂函內所稱各節，應俟奏明辦理。現時辦法

先以防軍酌量退紮，用示彼此無猜，飭卽迅速飭邊防各軍酌退若干里等因。查粵東廉瓊之舟師及欽州之陸軍，均在中國境內，並無出境駐防之師。茲承台示，前因荃等業已函致統帶輪拖船吳軍門全美密飭所部輪拖各船毋庸前往越南洋面游弋，並函飭欽州防營黃提督得勝按兵界上毋庸進臨越境各在案。至另示越事現擬由法國派員與中國欽派大臣定議，飭卽預籌一切，以備臨時會商等因。仰見盡畫周詳，先機指示，下懷欽佩，曷可名言！

頃接少荃中堂來函，謂將來會議大旨不外分界、通商與保護越南三端，是鈞示所言預籌一切者，當卽指此三端而言。夫此三端者，其事或在越南或在滇南、粵西，必須深悉三處情形，方可預籌一切。顧粵東於三處情形實有未能深悉者，昨已電請少荃中堂轉達左右。而電言簡約，勢不能一一上陳，敢冒煩瀆之愆，再爲左右一詳言之。

查越南界連中國雲南、廣東、廣西三省，其東北與廣東欽州接界，彼此皆係邊境偏隅；其西北與雲南開化等處接界者，皆係荒官覲聚之地，惟正北與廣西接界，其諒山、高平等省，延袤數千里，在在與西省毗連，是以越南向來遣使入貢皆取道廣西，朝貢事宜均由廣西巡撫具奏，卽近年派師出關剿匪亦由西省調度指揮，蓋地勢使然也。至於粵東與越接壤者止欽州一隅，道途偏僻，行旅甚稀，粵人之商於越南者，又率在海濱，未嘗深入其國。北圻山川之險易，壤地之廣狹，與夫風俗民情，類皆無由周悉。雖復檢閱輿圖，稽尋故牒，亦僅具大略，不得其詳。此越南情形粵東不能深悉之故也。

粵東距桂林千有餘里，至鎮南關則二千餘里，至雲南省城則四千餘里，若滇越交界之蒙自、開化等處

則益愈遠矣。平時郵晉往返動須累月經旬，而廣西關外、雲南徼外之山谷溪川，大抵縱橫深窄，非舟車周歷難以詳知。此又滇越邊境與越相涉之情形，粵東不能深悉之故也。

今讀鈞諭，將來欽派大臣與法使定議，飭令荃等豫籌會商。竊計所議者，通商、分界兩端，關繫最鉅，自必熟悉彼中之情形，知其利害得失而後可以豫籌一切，亦必能豫籌其利害得失而後可以會商。今荃等於越南及滇桂邊境情形均未深悉，則通商分界兩端之利害得失，固有欲豫籌而不能者矣。

目下實使業已電報該國，如果法廷情願派員會議，我國星使不日即當南來。荃等此時即函詢滇、桂督撫，亦恐郵遞遲緩不及事。是星使到日，荃等尙胸無定見，又何敢妄參末議乎？荃等亦知朝廷命使必係威望素著之人，自必洞燭中外情形，無俟庸愚之裨贊。但荃等既奉會商之諭，若臨時茫然莫贊一詞，匪特貽笑外人，且非所以仰副先機指示之盛意。

荃等思維再四，與其負疚於他日，不若披陳於事前。用敢觀縷實情，上干鈞聽。伏乞俯加垂察，與少荃中堂酌商示遵，則大局幸甚！荃等幸甚！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札卷十六、葉四上）

十二月初六日，接奉鈞函，以法越之事應辦各件，不可不未雨綢繆，飭即飭員密查越境。何者屬北圻，何者屬南圻，何者屬南北圻，盡分界限紅江一帶，是否全在北圻境內；若以紅江爲限，較之北圻爲界相去幾何；若開辦商務，應以何處爲總口，何處爲子口，有無分歧之路，何處可以設關卡繪圖貼說，開載明晰，以期豁目。



其大要貴於中國無損，於越南無傷，乃爲妥善辦法等因。仰見鑒謨周密，籌策無遺，下懷局勝欽佩！

查越南一事，昨奉函示，擬奏請欽派大臣與法使會議，飭卽豫籌一切，以備臨時會商。當將粵東實在未能豫籌之情形，詳細函陳，計可以時上達鈞聽。茲蒙諭飭派員密查越境分界及商務設關各情形，亟應遵照辦理。惟查此事必須明幹曉事之員，兼精測地繪圖之學者，始克勝任。粵東實難得其人。且畫界之重在越，通商之重在滇。如何而後於我無損，於越無傷，非深悉越南、中國與滇南徼外之情形，無由審其利害。滇南徼外之地，距粵遙遠，其山川徑路，粵東向不能詳；而商務於粵南有無傷礙，則非詢之越人，不克深知。目下法人正在疑忌，委員前往，越之君臣或且不敢接見，即接見矣，而去員之舉動言論或稍失宜，又慮枝節橫生，轉有礙於大局。蓋等籌思再四，實未敢率行派委，至誤事機。至於輿地圖說，苟非身歷日驗，而僅恃輾轉傳繪之舊圖，則不惟分疆別界難得其真，卽其間道里若干，有無歧路，亦萬難詳晰。設圖建卡，當在扼要之區，亦不能據模糊影響之輿圖，率然定議也。

昨接少荃中堂電音，囑爲諭飭招商局員唐道廷庚，該員現在越南，商同越南派越官明幹者一二人，於明正赴津備問。現已飛速函札唐道邊辦。如果越南邊派陪臣赴津備問，情形一切自易於明晰周詳。此事大局所關，粵東既無可以派委之員，又有難以預辦之勢，不敢不據實陳達，幸垂察焉。慚悚之私，名言曷喻！

###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札卷十六、葉四十一上）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鈞函，以越南一事，現時辦法先以防軍酌量退紮，用示彼此無猜，飭卽迅飭

邊防各軍，酌退若干里，等因。當經函致粵東統帶廉瓊舟師吳軍門全美，密飭所部輪拖各船毋庸前往越洋游弋，並函飭統帶欽州陸軍黃提督得勝，按兵界上，毋庸進臨粵境，並肅函奉覆，在案。

查越事現經少荃中堂與寶使商議，大局已有端倪，粵中防軍自應酌量退紮，以示無猜之意。除西省關外防營應由豹岑中丞審度事機酌量辦理外，至於粵東各陸防軍，雖未進入越境，但仍係照舊屯駐，似不足示大信於外人。荃等彼此籌商，擬趁此時，即飭廉瓊舟師及欽州陸軍均暫退回省城及虎門一帶駐紮，以釋彼族之疑。現已分別咨函行知遵照。至吳、黃兩路防軍，當時皆係奏明前往，現在暫行退紮，本應具摺上聞。惟法越事宜，法人雖有派員會議之說，目前尚未定局。我軍現雖暫退，尚須視款議之成否為進止之機宜，是以未敢遽行入告。茲謹將商辦情形先行密陳鈞聽，是否有當，伏乞卓裁示遵。

###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書札卷十六、葉四十二上）

越南一事，前接北洋大臣電，囑飭唐道廷庚轉商越南派明幹大臣一二人於正杪來津備問等因，當經密速函札該道遵照在案。

茲接越南國王文稱，已派陪臣范慎邁、阮述赴燕備問，並於正月十二、十四等日先後接到該國王兩次來文，現在備文彙覆。查寶使請欽派大臣會商一節，目下尚未定局，似未便遽令越南知之，是以現在照覆文內，但告以貴國既以還派陪臣赴津，自可聽候北洋大臣備詢一切。至該國王來文，請轉咨演南、粵西飭下駐越防軍一體留紮一節，係應由滇、粵主政之事。敝處前接督處密函，雖有飭令防軍酌退之說，但不宜明告越

南。現在該國王既請轉咨，似不能不姑允轉致酌辦，以安其心。將來各該防軍進止機宜，仍可由滇、桂疆吏審度情形，酌量辦理，似不致有所扞格。除分別函達北洋大臣及倪豹岑中丞、岑春煊制軍、杜鶴田中丞查照並札委唐道廷庚護送越南派來陪臣范慎邁等迅速赴津備問外，茲將敝處該國王文稿鈔錄寄呈，伏祈察覽爲禱。

### 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札卷十六、集四十三下）

前函正在封發間，接據越南駐粵之陪臣阮顯密稟，詞意詰屈，不甚了然，大意謂法國現有增兵攻逐劉團之說，正月二十二日，該陪臣接到伊國河內省來咨，法國已增派官兵四百員名，迫往河內省，僉請其改往他所，法不肯聽。現由河內省越官與之善處，目下情形甚屬驚疑，稟請敝處示覆遵照等語。

查越南一事，本年正月間據該國王文稱，已派陪臣范慎邁、阮述赴津備問，當經照錄來文，肅函詳布尊處察照在案。現在法國又有增兵赴越之舉，荃等細閱該陪臣來稟，情詞迫切，不能無以覆之，徑即許以轉達尊處暨北洋大臣察照。除分別函達外，茲將該陪臣原稟一件照鈔寄呈，伏祈察鑒。

### 復劉蔭帥（書札卷十六、集五十一上）

捧誦另牋，敬悉一是。弟履任兼旬，乏殷可述。此間事多交涉，俗尚剛強。弟以輕材，權茲重寄，顛踣踟躕，不可不知。澤生中丞，大涵細入，司道諸君子，同寅協恭，弟可以藉藏鳩拙，堪以告紓腕注。

越南近事，據各處報稱，越主意在議和。惟法兵尚有數百人在彼處久住，未知後來如何，祇得靜聽消息。以地勢而論，西粵關外最爲吃重，人力財力均難展字小之策，盡在高明洞鑒之中。至於東越虛張聲勢，水路則有帶領舟師巡緝洋面，然不過靜則以北海爲老營，動則以洋面爲游弋，亦非彼族之所憚也。陸路僅有欽州新集三千人，實非外人窺伺門戶之要路。先經振帥與貴轄防軍有沈觀察出紮保勝，澤帥布設大定，陳奏有案，祇得因而仍之，而舍此亦別無辦法。想必扼要，足立漢圍。然究宜住劉永福之上游，不可顯露機括，他日進退方可裕如。良以外人之所忌憚者，在於劉永福敢死之軍，極得地勢，又非中土南交號令之所得而指麾，故彼族不敢長驅直入。若以言夫粵、滇之兵及沿海各路海防水陸久駐之營，則固視蔑如也。迭次諭旨，飭令三省統籌全局，聯絡聲威，綸音冠冕堂皇；按之地形，徵諸物產，縱極力承辦，終恐費地爲餅。

我公瞻闕有期，彥帥、鶴帥計必秉承守舊，經數月期年之後，終不能不聽越南與法之款好耳。王令德中明白曉暢，在此坐探，以後如得有南服情形，卽當隨時告知，迅速早達案前，以備稽考。

復岑彥帥（書札卷十七、集四上）

再賤誦悉。查是日前迭承寄示摺稿，盡籌宏遠，碩畫精詳，無任佩綬！

此間欽州陸路防軍，奉總署密函，宜退三舍，示外人以不疑，俾李使與寶使在津議款，頃已遵總署函示辦理矣。

前接合肥相國來函，稱寶使會議有分界保護之說，北歸中國，南歸法人，而法人則意欲中分紅江以拒永福，恐一時未易合龍。

又近據委員探報稟稱，彼族兵船仍分泊海防、河內兩處。前月擊獲營勇，釋放以後，更為鴟張。所有中國官兵，禁止不許擅抵河內，並嚴飭該處民家不得藏匿包庇，商民往來搜驗百端等情。似此情形，彼族頗有所恃以不恐。若如來函所稱探稟有賄遼東京房屋之說，此間所探尚無所聞。越主過於孱弱，君若臣復自相疑忌。朝廷恩深字小，固無不保之屏藩，惜乎鞭長莫及；若其主不能自強，則又愛莫能助耳。

第時抱探薪，一籌未展。閣下深謀勝算，因應胥合機宜，尚冀不遺在遠，隨時指示，無任感禱！

### 致唐薇卿（書札卷十七，葉十七上）

昨奉手書並劉團檄稿，比已鈔寄總署，當經裁復，不日可以登覽。

越南積弱之區，得劉團屢戰克捷，國勢稍張，然非得閣下苦心調護，激其義憤，釋其猜疑，曷克臻此！惟是國小則難固，力薄則易衰，一旦法兵大至，倘不能力遏其鋒，則一蹶不可收拾。

閣下志在戡亂扶危，其才實足以體國經野。目下職位不崇，而兼容並包之量，足以吞海外萬國。既經西撫與徐方伯奏留，亦是初立基址之地，非僅桑梓、南交倚重也。尚冀添募勁旅，居中調度，激勵劉團，大舉進取，為規復河內、西貢、東京、海防之計。永福善戰、善守，為關外奮勇之人所依歸，必可厚集兵力，以壯聲威。此時事勢，有進無退，進則為海內地球人心之所遙仰，退則雖據十州之富險，亦不足以久存。且富貴何常，名譽為重，

立青史之功以垂不朽之業，斯則忠義男子、英雄、大丈夫報國者得時之所應爲。

頃閱洋報，謂法人新軍已有鐵甲兵輪五號駛抵海防。如果屬實，不日當有戰事。鈔件呈覽。

唐州判鏡沅業經札派仍赴龍州，北甯一帶坐探。知關係念，用以附聞。

### 致趙慶池

（書札卷十七、集十八上）

昨於徐方伯函中，知貴軍已駐北甯，一切籌辦碩莪，勸協機宜，良深忻慰。

法越久持不下，近聞法人在香港、澳門一帶招集客民千餘人，並製中華、越南號衣多件，意在混入軍中，或臨敵時以眩我軍耳目；又另製布袋數百件，更不知作何詭計。我軍逼近前敵，均所密飭各營嚴加查察，以杜狡謀爲荷。

滇軍唐方伯想已晤面矣。

劉團屢獲勝仗，此次法兵大集，當更奮發有爲。惟兵力太單，不能大舉進取，以恢復已失之地，爲可念耳。若肯放手辦理，因糧於敵爲妙。

邇來情形若何？尙乞隨時飛函密示爲盼。鈔件祈查閱。

### 致黃卉亭

（書札卷十七、集十九上）

前得探報云，法人在香港、澳門地方招募客籍數百人，前往越南助戰等語。昨閱五月二十九日香港循

環日報，內載法人前所募之客籍人共六百餘人，經撥百人前赴南定；現又在海防定造綢衣二千襲，短袖對襟，一如中國人夏令裏衣所呼爲雞翼衫款式，蓋備給與所募客兵，俾得混入內地以作奸細等語。如果此言確實，亟應嚴密稽查防範，以杜狡詐。除將循環日報摘錄寄呈電鑒外，合卽飛函奉佈。信到卽祈分飭各部認真嚴查，毋許混入，致墮狡計。並乞就近密致趙道暨唐主事等處，俾得周知，一律嚴防，是爲至要。

復彭雪琴（書札卷十七、集三十二下）

臺灣封口以後，彼此皆按兵未動。本月十四日，得省帥來電，內稱土匪稍平，勇仍多病，月底無餉，兵必自潰等語。閱之焦灼萬分。臺餉轉運之難，日以益甚。洋面無飛渡之船隻，則接濟之路斷；就地無素稔之商賈，則匯兌之術亦窮，誠未知從何著手。此間二十八日所聞者爲英商威利船，其載援臺銘軍六百餘人，抵地後登岸者僅四百三十人，尙餘二百二十人，因風浪過大，未能下船，復並洋砲十二尊載回廈門；以後或由廈門、或由泉州另雇漁船潛渡，尙未得有消息。威利船主經艋道等與商續載。該船主總以艱苦備至，所得水腳無餘利，船無保險爲詞。已許以三萬金作押，到臺另致酬勞千圓，該船主尙有難色。嗣再四與說，竟決絕而辭。該道等祇得再另設法。蓋洋船平日早視臺灣爲畏途，加以法會處處要餽，即彼族亦不免磨心，固無怪趨利者有時而不如驚也。

此間所派援臺之五船，早經整裝以待。滿擬俟北洋超勇、揚威二船修竣後便可相率偕發。新奉二十四日電旨，著將該二船調回改赴朝鮮，仍令南洋五船援閩。朝廷保護屬藩，統籌全局，疆吏自應欽遵辦理。

至前者與北洋以援臺一事電音往復，彼此意見實屬相同。蓋抱被髮纓冠之心，而又恐蹈焦頭爛額之轍，是以不敢不加意慎重。自欽奉嚴諭訓飭，乃自知咎戾雖干吏議，尙荷天恩，準古人白衣領職之文，增往日赤芻乘軒之愧，辱承慰藉，益覺顏汗難名。

執事及香帥於越南兵餉各事，借箸不遺餘力，體國之忠，欽佩曷已！得此次飭撥之十八營，分途出關，與岑、潘兩軍合力會剿，聲勢既壯，進搗非難，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法會斷難越國鄙遠，日久暴師於外。我既操圍魏救韓之勝算，彼何有得隴望蜀之妄圖？勢將顧慮三窟，狼狽奔救。乘其喘息未定，我復得以逸待勞，一鼓殲厥，直意計中事耳。捷宵夜到，喜溢天顏，豈惟臺灣解此嚴圍，沿海各省實同受「徵管」之賜矣。

### 復彭雪琴

（書札卷十七、集三十四上）

奉本月初四日賜書，知上月二十八日肅復寸函，尙稽登覽。就隨旋節出巡虎門各口，並督操各臺大砲，往返七日夜，致柱躬爲海風所窘，復爾違和，馳系之忱，靡言可喻。尙乞於軍書旁午中，強自珍攝。其公事之重者，大者，不能不躬自料理；至輕者，小者，似宜分諸羣策羣力之手，辦成以後，由我公覆加閱，或予以改削潤色，當臻妥善。

前函所云威利船主堅不肯行一節，嗣經鑾道等變通辦理，增至三萬五千金作押，始得將該船暫作我用。該船原主以屢次冒險，心膽已怯，至於流涕而辭，乃復以他船之船主調管該船，始得於本月初六日將准軍尾幫由江陰埭數登舟。並因臺地需餉萬緊，飭上海邵道由關稅項下先手以五萬兩易金，卽附該船而行。



以濟眉急，均祝其平安報到耳。

北洋兩船折赴朝鮮，萬里城亦即隨之回北。此間五船奉旨歸厚菴宮保調度，其行駛各節，自應由吳鎮安康一手經理，以壹事權。厚帥因有旨促行，取道湖口入閩，未過此間。吳鎮在途次，接見厚帥，飭其率領該五船從速展輪，一俟各船配砲及修理各事漏夜趕竣，即當相機調行矣。

龐省帥以餉事與厚帥有違言，咨文諒已達覽。厚帥所處實屬萬窘，近有信來道苦況，下私代爲萬分焦灼，而自顧不暇，愛莫能助，如何如何！

機器局稟請保民船加釘腰撞一節，弟意亦以爲非宜，已批令毋庸加釘，惟飭其立刻裝配齊全備用。倭續造第二號時，再爲桑榆之補。茲讀大牘，竊幸鄙見不戾於尊指。至此項長江海口輪船十號，經台端斟酌數年，兩次奏明有案，關係於局勢者甚重。微公言豈有不思陸續設法蟬聯造去之理？惟是恪請相國原奏，此項製造經費係取資於鹽票者，票費早已用罄，原奏此項輪船每隻工料砲價合估銀八萬兩，而保民一船除砲位外工料約合銀十七八萬兩，又定購克鹿卜砲八尊，共約價銀五萬餘兩，統共需銀二十三、四萬兩左右。一船計溢至原估三船之數，而保民一船經費，鹽票項下僅提銀五萬兩，尚須由海防經費項下湊撥銀十萬兩，此外尙短之數，仍須設法清理。近來海防經費入少出多，亦已就涸，早在執事洞鑒。此後惟有飭令司道等多方設法，能籌一分便算一分，造一號便是一號，期以仰副台命。

朝鮮事望其早日了結，毋增朝廷厯念之勤耳。然耽耽者如此環視，乘間抵隙，終屬防不勝防。耿耿杞憂，何日可釋？執事苦日時艱，諒同三款。

復彭雪琴（書札卷十七、漢三十六上）

法兵部以不發援師解組而去，代者乃欲以焦僥尺餘之身犯三丈大人之足，無異奮蛙怒之氣，自取螳臂之當。雖曰定議續發二千人東來，同惡相濟，然究不免虛聲居其半也。以目下觀之，兵速禍結，棋劫方急。臺地報有續到之黑鬼，琴帥來電稱三國助彼。殆如三首一氣，雖曰呼吸異道，然食則皆飽，觀則俱見，羣來環視，不可不防。

格靖相國新派陳展堂、王藕農統帶四營，由廈東渡，安得沙裳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與洪波往來去留耶？

南洋五輪經吳鎮安康將各件趕爲配竣，亦於十二月初三日已刻展輪出洋，吉凶禍福，未敢預筮。如天之祐，能效潛龍之憑雲而遊，騰蛇之假霧而飛，斯可以免於阨矣。否則，亦有不堪想者。東望波瀾，能無慨然？

近來法曾橫行益甚，內地在臺灣貿易之商船，多有爲其虜掠殘殺者，聞之令人皆髮指。玃狢之獸，見人伴眠，伏處似無能爲役，一出則鋒不可撓，彼豈果能爲乎？歸之於天而已。惟望楊厚帥率該十二營安穩抵閩渡臺，以保國威而振士氣爲妙。倘或天機潛御，忽來天馬六千，自然凌蠶，翹尾翻飛，排虛以羽，向丹波而濯彩，則霞映三珠可照爛於赤水之際也。其果能如願而償否乎？

關外自上月望後，軍務不甚得手。執事所派之二十四營，不久可到，一鼓作氣，禽獮草薶，是意中事。惟馮唐已老，射虎不侯，西姥有靈，必賜彼長生之藥，答我公謀國救世之精誠，卒享其能膺此厚福乎？

餉項之絀，各省同病，而閩中爲尤甚。客軍既多，進款復儉，仰屋之況，誠不堪代爲設想。近接楊石帥來書，亦提及洋債一事，剜肉醫瘡，或亦萬分危急時所不得已之方藥。第債臺山積，明眼固已見及之。

如鄙人者，多鬚可鄙，又不能如當屢鼓之而飛，今則全白。自到江南，形遊逆旅之中，身多於首，臂少於身，目少於臂，已不復成完人。惟此心向善，常紹軒轅氏之民曰：祝我彭祖承天之祐耳。

### 復彭雪琴

（書札卷十七、集三十九下）

奉本月十二夜環諭，辱承縷示種切，循誦數四，快如面談。遙念虎帳遐眠，撓鏡作復，甫當柱躬漸愈之後，又馳系至不可言。連得蘭洲、府堂兩稟，來告滬尾之捷，並謂雞籠法會無多，餘者多係內地及越南脅從誘致之人，擬即乘一鼓作氣之時，進謀規復。此信自是可喜。第其事在初五封口以前，近日則文報不通，未知日下是何局面。中報迭有雞籠業經克復之語，望其確耳。

此間遵旨派定南琛、南瑞、澄慶、開濟、取遠五船，以吳鎮安康統之，煤糧軍裝一切均備，專待北洋五船南來，即當銜尾前進以爲援臺之師。中朝斷無輕棄珠崖之心，疆吏亦豈有漠視耿恭之意？第船砲之分量既苦不濟，將士之冒險尤爲可念，合肥相國亦深以是懷之耳。

法會若不得志於赤嵌，迫而橫決，自是意中之事。狂兇出柙，惟其所竄，則南北洋須處處戒備，固不但欽廉等處爲然。竊以粵東憑仗執事之聲威，銅柱巍然，彼族當未敢輕於送死。江蘇地當衝要，與臺灣亦屬切近之地，萬不能片刻忘職，惟苦兵輪未能敷用。派定援臺之五艦與彼船不敢謂工力悉敵，而在此間尙屬可用。

之船，此外則鱗爪之屬，益難相恃。倘突然有警，惟有就水陸現有之兵勢，堅與相持，仗朝廷威福之靈，激將士同仇之氣，弟雖衰庸無似，竊願一步執事之後塵焉。

示諭傳教士相率避匿，非我公之神力不及此。惟是聖朝寬大之德，至於如此，若再鷹眼不化，韓吏部弓矢具在，欲終免於鱷魚之悔也。蓋亦難矣。

新得合肥相國書，亦謂滇、桂兩軍不甚得手；諺來示，乃益詳盡。志有言，「師克在和。」馭新附之將，尤當勝相讓而敗相救，若統帥與將領意見隔闕，形迹日甚，是可憂也。承示各省防務已成，曠日持久之局，而以餉源爲慮。所謂老成之宮，洞若觀火，第此病不獨粵東爲然也，江蘇百孔千瘡，至今日益成強弩之末矣。承念附聞。

請撥部款一事，奉旨後，幸大部深悉此間爲難情形，議准於江蘇應餘各款內扣留有著之款二十餘萬，久已停解之款二十餘萬兩，以爲新營餉需，然亦何能勉強敷衍耶？以後指困量沙，尙在不可知之天。乃目下復有然眉之急，則因購辦外洋之槍砲子藥等項，於十一月間運到者，尙須找價三十餘萬金。江海關萬無代墊之資，籌防局亦成赤立之勢，限期已迫，萬難失信外人，乃連函乞援於粵海關部，請將積欠南洋防費掃數還清，蓋非是則無以了鉅款。從者晤海贊翁時，能以九鼎一證吾審否？

粵東海風，瘴氣最易致疾，軍中尙乞不廢調攝，爲國家大局計，廉但爲公一身也。香帥康健可喜；惟振帥摧折，亦又可憐耳。李與吾、吳朝傑水兵之饑，長江極得其指臂之助，勞苦甚可念也。粵輪之不足用，同於江蘇，殊爲扼腕。

## 復潘琴帥（書札卷十七、葉四十四上）

奉十月二日賜書，得聆豈是。

臺灣自九月初六封口以後，其始半月之內，幾於水洩不通。嗣多方設法，蠟丸間亦得達，但處處預防該會之要截耳。

雞籠被踞以後，彼此間接小仗。所苦者，我軍將士多病，存餉無多，增生力之軍，籌接濟之餉，皆係萬分要著。而臺餉之屯於廈門者，合北洋、粵東及閩中本省之款，爲數尙夥。無如設法匯兌，目下到臺者尙未及半。臺地望餉之殷如渴者之思水，而廈門解餉之苦則如塞人之登天。此餉之難也。

此間經省三中丞所調之淮軍分起載送，許洋輪以重價，始得於前兩日將尾幫掃數登舟。然從前所運，因風浪過大，不得上岸折回廈門，現因無船可送，仍寄頓該處者尙有二百餘人。近來彼族偵邏愈密，此番尾幫之勇，非報悉數平安登岸，不得放心。而夏間章提督高元兩營之勇，不病者僅二百餘人，其餘各營因染患瘴癘，亦多病者，不得已乃借力於土著新招之勇。新軍甫到，而舊軍尙病，且同處一地亦難保新軍之不病。此勇之難也。

朝廷深以軍事爲急，恪靖相國之軍早經抵閩，繼之者尙有程從周軍門之軍，現在厚菴宮保之軍亦由湖口取道入閩，陸師之力不謂不厚，然隔海無從飛渡也。其援臺之水師，先定北洋兩船、南洋五船。北洋之船已抵滬矣，旋復折赴朝鮮，現在僅剩南洋五船。論被髮纓冠之義，自應趕緊赴援；然船械均非所敵，實不敢謂

確有把握也。

新得劉省三中丞電報，謂彼族將有增兵大舉之事。果爾，則臺事亦岌岌。此間但凡有濟於臺事者，皆竭盡心力而爲之，而總苦於無術飛渡。言念及此，焦灼難名。因執事垂念殷殷，敢縷布之。

承示九月中旬以來，迭獲小勝，交冬之後，瘴疫漸息，額慶無已。初六日得關外大捷之電報，拍案起舞，欣佩至不可言。想露布長馳，捷書夜到，天顏有喜，懋賞遙頒，彼族當不敢仍前頑抗耳。

### 復彭紀南

（書札卷十七、葉四十六上）

上月三十日連奉兩書，辱承縷示種切，藉隲臺南北及澎湖三處所需款銀及軍火等件，經執事統顧兼籌，多方解濟，爲數已多，可以暫應目前之急。此非精心果力，相輔而行，詎易及此！豈惟臺事上拜維持之賜，下風遐聽，欽佩同之！

承念威利輪船上月初六日續載淮勇一事。查敵處已於十七日接龍道等由上海寄來電報，內稱該船初十日到臺東，因岸高浪猛，船即折回灘稍嶼，覓得引水兩人，十一日到臺南，放划上岸，覓僱竹筒民船，十二日風大險極，祇渡數十人護餉上岸，十三日勇與軍械各件全行上岸，絲毫無遺。臺民歡聲動地，云有神助。並據威利船主稱，臺南運送勇械係萬妥之處，法人不知其徑，是以此口未被封禁等語。知念以聞。威利船旋復運送軍火渡臺，已由斐道等飭其順赴廈門，將前寄尊處之淮勇二百二十名附搭東渡云云。茲承示已由平安輪船送至澎湖，換搭魚船暗渡。上叨福庇，當可無意外之患。惟是法酋如此橫行，殊令人冠髮上指。此後東

渡之艘，無論載餉、載勇、屬官、屬民，均當加倍慎重矣。

廣堂軍門幫辦軍務，省帥可得指臂之助；掃蕩之報，惟日望之。侯相已派王詩正、陳展堂兩觀察帶四營赴援，想必順利渡臺也。

復唐薇卿（書札卷十七、集四十七上）

奉十月初八日惠翰，知前者一札付諸股溪之浮沈，道路之難，蓋可想見。柱躬初愈，旋以中旨決戰，慨然提袂，香帥選擇之識，執事壯往之心，兩兩相濟，承示東馬懸車，踰山川之險，劍炊矛淅，謀飛輓之供，上念靈勞，惟有欽佩！負輶之楫，意在固守，間接小仗，殺傷相當，蠶疊有毒，其計亦狡。

昨見十二月初九日諭旨，知法人自船頭敗後，我軍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復有紙作社之捷，設伏用奇，斬馘甚夥，聞之以手加額。雪琴宮保、香濤制府續派之營，聞年內亦可抵地。乘該會新挫之後，諸道會合犄角而前，殲旂之機，似在此日。執事義勇勃發，有滅此朝食之概，登弧先登，鸞翎連發，屹屹麟閣，左席方虛，燕然之銘，實濡筆以待。

朝廷所以處劉永福者，天地同其高厚。昔日礪於漢，契苾於唐，以彼異類，猶知上報桑養之德，況劉永福因食毛踐土，儼然吾民者哉？感激思奮，夫固其分。第新翦之馬，駕馭爲難，野性未馴，易致蹉跌，似宜恩威兼盡，寬嚴得中，先服其心而後能致其力耳。

## 復李中堂（舊札卷十八、葉一下）

奉十二月二十二日賜書，辱承縉示種切。續上之札，計目下次第可入典籤。臺北餉項，經紀南軍門在廈極力設法匯兌，僅可支至二月底。目下軍火復告缺乏，捉襟見肘，納屢決踵之窘狀，豈可以爲久計？而海口復行封禁，敵船之在洋面游弋更嚴，此後之餉械更何從飛渡？臺地民練之不足恃，早在意計，既潰恐難再用。臘內曹、蘇兩軍鏖戰三晝夜之役，尙未得續報，焦盼之至。此舉幸而得手，臺事尙有可爲；否則，不堪設想耳。背窺八百人業已平安登岸，自是福庇所致，甚以爲慰。

南洋五輪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駛至臺北，距淡水僅百餘里，煤罄矣，乃暫回石浦裝煤，法艦已跟踪而至。二十九日相遇於閩中，甫布陣，風雨霧同時大作，各不能戰而解。澄慶、馭遠兩船，旋爲法船用（困？）於石浦。二十九夕，已有魚雷進港，幸爲兩船奮勇打退。尙有三輪收鎮海外，有法艦多艘亦不得出。而石浦之圍尤爲急。吳鎮得報，已於初三日由陸前赴，不得謂其應事之不勇。甚深慮其該兩船缺煤，已飛請仲良中丞、健飛軍門不惜資本，多方接濟，並由浙添撥陸路兩營作聲勢。非不知水陸之不相及，期以安該兩船固守之心，入事所得盡者不敢不盡，而能否瓦全，仍須上賴天意。原該五船之遵旨開行也，事求有濟，故步步相機，穩慎前進，不敢輕入陷阱，陷阱乃隨而困之，咄咄相迫，何其甚也。而旁觀之議，尙有謂該五船爲逍遙河上者。逍遙者，顯得閑耶？須知該五船爲南洋精華所繫，船中不乏効命之士，用以禦敵其分也，豈有不策成敗利鈍一概馳入虎口之理？是較前志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其失算不啻倍之。諒旨諄諄飭其加倍慎重，如之何其不慎。



重也。若投人灰燼，但爲己身解免之地，置大局於不顧，苟有神理，能獨完乎？蓋所有於該五船兢兢從事者，其意爲力求保全起見，望其變凶爲吉，化險爲夷，慰素心而繫全局也。

宣光仍未得手，日久暴師堅城之下，正自可慮。鮑軍驕足未展，餉力已竭，未知何以善其後。執圖越之說者，以爲攻其所必救，鄙意以爲仍須觀我力之能攻與不能攻，彼人之肩救與不肩救。即使如天之福，越事幸而得手，倘彼一則破甑不顧，一則再鼓而前，是我之所謂遠勢者皆落空，所謂近災者益吃重，奈何奈何！火患幸熄，焦頭爛額者尙未滿茂陵徐生之意，況並此無效乎。大難之端，輕發於前，遂致噉嚼於後。讀「燎原之勢，不可收拾」二語，知公中夜撫枕而三嘆也。

日外務撤防之議，意在撓我保護之權，誠如卓見。目下自難俯如所請，但孤軍久戍，亦非久計，且恐彼暗中尋事，復生無風之波耳。環顧中外局勢，竟無一可以稍寬慮者，馳系如何可言！

### 復彭雪琴

（書札卷十八、葉四下）

奉正月毅日由沙角砲臺所發賜書，知因臆內軍報甚緊，於二十八日躬赴前敵督率設防。翹想蒸勞，至爲馳系。

此間先後得各處電報，該會有分犯粵東及北洋之說，有在吳淞口要截糧艘之說，有即日犯長江之說，紛紛不一。虛聲恫喝，自是彼族慣技。竊料粵東得長城坐鎮，威聲所播，當未敢輕易送死。其犯北洋也，亦係必不得已之末著。受兵者其蘇浙乎？

自去臘開、瑞三艘避入鎮口，該會之船在口外環而迫之，屢以小輪舢板進內嘗試。據報，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一等日連有戰事，我軍均尙得手，而以十五日一役爲最，目下尙相持未下。

復據報，該會以臺北疫重，已盡撤雞籠之兵船來浙，屯其戰具於普陀山。似非浙卽蘇，不日當有戰事。此間已明定賞格，分飭嚴備，爲以靜待動之計。

仲良中丞前欲調曹提督德慶一軍赴乍浦設防，而騰出乍浦之營赴鎮口。吳淞關係緊要，曹營之未容調動，諒在洞鑒。惟念浙中之需不可無以應之，竊以閩中防軍已多，若以程提督文炳一軍赴浙設防，於閩無損，於浙實有裨益。聖意以程軍業經赴泉州，不欲令其折回，未俞所請。幸飭格靖相國、石泉制軍就閩垣抽調五六營赴浙，想閩中自當遵旨辦理。此時浙防甚緊，甚屬得用，尤望能早日抵地，以應其急。

其南洋三船之在鎮口者，糧餉軍火浙中未能兼顧，弟已飭上海邵道分由內河及銀行源源解應。隨付，期以安各將士之心，得與勉力相持。吳鎮此番在鎮口督率支撐，甚爲得力，其澄慶、馭遠兩船，據報入水尙不甚深，均可設法。兩船中尤以澄慶爲易，管駕幸無恙，現正飭其辦理絞船撈砲之事。欸關國帑，不敢等諸破甑之不顧也。全臺解嚴，藉此可以稍蘇喘息，益爲固圉之計。惟癰疽之毒潰決未知所底耳。

承示吳提督宏洛五營無船渡臺，鄭道官應以赴香港部署此事，復因私欠爲洋行所羈，代厚帥所辦之洋槍子藥至今亦不能出口。事機之不順手，抑何可嘆。

宣光之不下如故，而諒山、鎮南關相繼失陷，年內粵西全局幾於岌岌震動。道路傳聞，頗言關外軍務未能盡滿人意，實以公言，始信其說之非無因。信如是也，殊負執事力顧大局之苦心矣。

柱弱尚未全愈，惟乞因時珍護，以繫中外之望，是所至禱！

復李中堂

（書札卷十八、葉九七）

奉正月十三、十八日兩諭，辱承縷示種切，擴若發矇。承示倭欲乘中西有事，旁收漁人之利，而今日局面尤非光緒六年可比，如病體日益虛弱，用藥既難，外感復易乘隙中之，可勝三嘆。費手至此，竊冀中朝之一悟也。

聞倭使伊藤、西鄉到津，意存叵測。有旨以全權屬公與議，輟事，內意倚公有素，當不至予其名而靳其實。目下事勢萬不容再有軒然大波之起，盡人知之。執事熟於操縱，進退之道必能下慰羣望。竊意目下力量不及國初，所有規模似亦不妨視祖宗時略爲收束，庶不至因虛名而受實累。今倭人耽耽之意如此，朝鮮君臣於我亦並無沒齒不貳之誼，而慶軍久戍該地，微聞小軒亡後，統帥與士卒之情誼較前爲濇，久之亦將有高克河上之怨焉。似三者皆於我有害無利。若俄人再有舉動，何以應之？兩皆撤兵，俾該國爲自固之謀，藉此收科，較雞肋之不忍遽棄者，進退自爲綽綽。願公爲朝廷一料理之也。

「童蒙求我」，中朝自當鑒其悔罪之意，涵以大度，且照津約定議，不賠兵費，不佔基隆，似國家之體統更覺無損。

二十九日得電報，有十九臺北敗仗，華軍傷千五百人，盡棄軍械之信，懷德無能舉似嗣探之聞，廈、均稱未得確音，尙冀其無是事。但新接格靖相圖、石泉制軍電稱，法欲吞全臺，現各口皆有兵船守住，基隆新添數

千人，方步步進紮，日日修壘，並無棄臺之說。一交四月，臺地風湧方起，難以泊船，則儘此一月內，彼族必以全力爭此土。臺事之利鈍，事前既難預券，而閩電亦有分船擾浙專爲阻漕欲毀三輪之說。以勢揣之，敵情似不外是。

三船之在鎮海者，十五至二十一接仗情形，已於前牋布達鈞覽，僅小得手耳，不敢沾沾自喜也。二十八日，法會復向鎮海南岸港砲臺開砲轟擊，砲房略有燬壞，幸距輪船處五里，未之及。而上海二十九電，有法已燬小港砲臺，以備攻招寶山之說。歐陽健飛電，法有二十九六點來攻之說，因風雨大作，復暫止。是其心豈嘗須臾忘我哉？嘗試不已，終有判決勝負之一日，能不危之？

竊以中國之於夷狄，御之本自有其道者也。漢初，匈奴最強，而高議雲台者雖反覆萬端，其大指亦終歸於力求無事而已。季布面折樊噲之言，讀者至今誦之。南陽嗣興，兵氣方盛，威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方志馳伊吾以北，而光武以爲常勝之家難與慮事，不惜卑詞厚幣以求息事。彼其意，防之深，所見遠矣。

竊以自法事初起，蔓延至今，焦頭爛額之效，亦略可睹矣。曲突徙薪，執事固早策及之。早從公言，豈有今日之事？事棘矣，幸彼族復有求成之意，而一切均仍前約，可見再加十二萬年，不過仍是此一本盤古老賬簿。旋幹之任，非公而誰？內意雖尚游移，仍望公婉導而贊成之也。

前者楊石帥來電，亦以事勢日緊，須早求收束爲言。荃告以執事之心，早係菩薩捨身救人之心，若恪靖相國有轉圜之言，內意似可望動。石帥復信，謂曾以此意飭太沖，未之答也。

竊意朝廷已有厭兵之意，彼族適有尋成之機，若於此時進言，似較得機得勢。公以九鼎倡之於上，若九

重俯探外間之論，與石帥無敢不披瀝愚款者。三占從二，幸而得請，未可知也；惟執事留意焉。寇萊公遺訓之役，所以待契丹者何如？郭汾陽涇陽之役，所以待回紇者何如？史冊自有公論也。

抑私衷更有所望者，新奉諭旨，浙江漕糧緩運一二月，無虞霽變。仲良中丞所請糧價折緩，飭令暫緩辦理。軍事非旦夕可得決，早在天鑒。所謂暫緩辦理者，或將俟海波不驚，速橋以達，神倉則必有道以處此矣。狂瞽之談，深知無當，而不能自掩其倦倦之誠，惟執事實圖利之幸甚幸甚！

### 復彭雪琴

（書札卷十八，葉十一下）

奉二月朔日賜書，知正月二十五日肅復寸牋，其時尙稽登覽，日下計久入典籤矣。

昨讀二月初九日電寄諭旨，琴帥及朗青均分別獲譴。爾外軍務台端所以代籌者至矣，直不啻引爲己事，而勸諫琴帥之語更合朋友忠告之道；琴翁不幸終於上觸天怒，事會所及，固非人力之所能挽回乎？可勝扼腕三嘆！

復讀十三日電寄諭旨，知本月初七、初八兩日鎮南關外之戰，總賴馮、王兩軍之力，立即迎擊，乃得大獲勝仗；又歎人定未嘗不可以勝天，而台端先事運籌之功，爲不可及也。惟越欽交界之芒街，該酋復在該處修築砲臺，聲言由龍門登岸入廣西以斷助越各軍後路。自係教黨土匪暗中勾引，該酋乃能冒此險著，遠至粵中邊防，文武地方官紛紛乞援。執事適當觸發痼疾之時，扶病部署，如行山陰道上，言念蓋勞，馳系如何可言！關外市有轉機，而近邊交界處所復報蠢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勢將化執事爲千手眼。

觀音，次則亦當爲三太白、百東坡，而後時局適似無可慮者。否則，奈何北山之詩似爲我公今日作也。

得格靖相國、石泉制軍十三日來電，厚帥由卑南登岸後，旋即爲病魔所窘，日下未知愈否。事勢之難，水土之惡，皆足以擾心致疾，設身處地，焦灼無似，望其吉人天相早日霍然耳。

前得該會樂臺來犯之信，惟飭諸君靜以待之。嗣查知來普陀者爲該會傷病之兵；並詢之閩中，知臺中戒嚴如故，而該會進取之志，較前殆有甚焉。鎮口圍迫之船亦如故，但尙無加增耳。

十五至二十一日接仗情形，已詳前函。二十五日該會復砲轟該處小港砲臺，砲房爲所燬，距我船五里未之及。自是以來，因連日大霧，未能犯我，仍不時開砲遙擊，知其耽耽之心未嘗一日忘也。我軍嚴備之力，日夕未能稍懈，相持日久，恐難爲繼。

承詢三船一時能脫虎口與否，此願自未易慰。譬以魚肉寄人刀俎之旁，稍或不然，便非我有，能不危之？總之，防務一日不了，雖食不甘味，眠不貼席，尙有惟日不給之勢；此外更治民生之環而待治者，不知凡幾，餉項之不繼更屬切近之災。吾輩精神軀命豈復少有顧惜，亦豈暇計及稅駕之所，但統顧大局，不無懷懷耳。證之我公，諒同慨憤。

### 復潘琴帥

（書札卷十八、葉十六下）

奉九月初三日賜書，辱承垂注殷拳，莫名感激！承示軍事各節，如在壁上觀戰，親見鐵如意登壇指揮之概。至諱敗爲勝，鋪張粉飾，係該會虛聲恫嚇之慣技，嘗試已習，肺肝如見，觀聽之耳目亦不至盡爲所惑。

承示彼族於八月十四至二十二日在陸岸、船頭等處與我軍相持五晝夜，始行敗去，旋有糾集大股急圖再舉之信。犬羊之性，敗非所甘，不日常有惡戰。逆料以執事之聲威，重以將士之用命，該會若相率再來，必無幸矣。果然一紙好音，自天而下。恭讀月之初九日上諭，知紙作社十月二十九日一戰，大獲全勝。捷書夜到，喜溢天顏，既以崇階酬苦戰之勞，復以內帑勵方張之氣，從此勢如破竹，再鼓殲旂，麟閣動名，堪以預券矣，以頌以賀。

### 復劉省帥

（書札卷十八、葉十七上）

執掌江關，每念鐵肩撐柱之苦，馳系靡可言喻。而海天間隔，滄桑倏變，屢遭爲難，僅於電報中時聆德音，藉以稍釋下懼。

昨由仰蓮交到惠札並咨到謝恩摺稿及批劉道稟尾，快如面談。

前者奉諭派船援臺，既念臺地待援之殷，復鑒馬江受害之酷，事期有濟，算宜萬全，是以與合肥相國往返函商，以求穩著。上荷聖慈訓誡，欽承若驚，乃辱齒頰，彌增顏汗。北洋兩輪折赴朝鮮，萬里城相隨北返，僅南洋五輪仿若蛋戶，十年之殫瘁，不得已冒險遶旨而行，派吳鎮安康統帶，十一月底乃將船上應配砲件及應行修換各工程趕竣，十二月初九日由江陰展輪出洋。竊思彼族之計甚狡，且毒，楊石帥十二日來電，稱福甯鎮函報，前月十六，在福甯洋面遇法船兩隻向浙洋而去，難保非沿途邀截，囑宜慎防云云。合以來示所稱臺南安，旋二口敵船已開向北往，係聞上海有出船之信，將在芭蕉口攔待云云。是彼族多方偵我虛實，防不勝

防，迢迢數千里，水洋吉凶，禍福未可預知。諭旨屢飭加意慎重，固屬聖天子明見萬里。然言事者欲七尺之軀繫千鈞之重，以測乎九重之淵，探驪龍之珠，所望適遭其睡耶？惟祝平安抵閩，然後由厚菴宮保相機調度，未知果有濟否？良以中國存輪僅此數葉之水，免飄於長江之尾，尙足以壯門面，一遇渤海之鯢，未見其果能水擊三千里也。

江陰四營之赴臺也，爲日太久，桴浮太難，經仰遼等千方萬慮始得運竣，思欲積鐵爲室，以避羣矢，而又恐其不果保衆人之體。旁觀聞之尙且心膽俱碎，矧仰遼身在局中乎？功雖未豐，勞不可沒。所有在事文武，似宜一體均霑，亦鼓舞羣力之道耳。

弟履任十月，始則如猿在柙，有類於豚；繼則如虎去爪，無異乎狗。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始知昔賢所云，實言不信，信言不實，果有其事也。

近得仰遼滬上電報，密僱糖船，裝兩磅彈七千，拉火萬枝，並臺地定購之過山砲十尊及各件，由該糖船包送到臺，已於十三開行，祝其安穩報到，以應麾下之用。

仰遼又謂基隆有初二日開仗之信，法人云，法兵死者五十餘人，聞之擊檣起舞。彼族稔惡已著，所望執事再鼓殲旂，賀戰勝者源源相繼也。

軍務方勞，伏惟加意珍衛。

致衛靜帥

（書札卷十八，葉二十下）



嘉平以後，有疏函敬，雖於電報中時奉德音，然馳溯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南洋赴閩之五輪，遵旨於去臘初三日開行。弟仰體朝廷加倍慎重之訓，諄飭吳鎮等不可稍涉大意。該鎮初意擬暫泊溫州洋面，問日前進，佯攻臺北。法若撤臺南圍防，我則廈門防軍可以乘隙渡臺，爲制敵而不制於敵之計。嗣於去臘二十七日駛至臺北，距淡水百餘里，無煤接濟，又復折回漸洋。其時已得閩督電報，法七船北行，意在邀截我船，囑令嚴備之信。果於二十九日卯正由石浦甫抵閩口，即遇法船九艘。該鎮傳令布陣，適風雨霧同時大作，各不能軍而解。澄慶、馭遠兩船暫駐石浦，據報元旦日轟於魚雷。開濟、南琛、南瑞三船暫駐鎮口，仲良中丞催令速回，其詞甚苦。弟非不願該船之早回也，徒以法船飄忽往來，耽耽相伺，豈忍令復蹈澄、馭兩船之轍？嗣三船自知其勢萬不可以淹久，已於十二晚相率展輪矣，僅二十餘里，即爲法船所迫，復回鎮口。

先是，初八日，接奉執事電示，謂此時之船不必急回，一恐攔截，二恐尾追，但隱泊口內，設法嚴備，或密布水雷，以期保護云云。竊歎維此老成，瞻言百里，舉後來之事，不啻燭照而數計之，而維持調護之心，尤足令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感佩如何可言！

十五、十七鎮口連有戰事，我軍均得手，據所傳聞，是以十五日一役爲最，十八雨甚，無戰事。吳鎮等以三千五百磅大鐵鎗三門連扣下沉，使潮退時錨首仍向前，以收船頭大砲轟擊之利，似其步尙穩，而其心已堅。仍於口內布設船網，以防魚雷，設想亦尙周密。現在該會鐵甲等船均泊金塘，距鎮口僅三十里，狂兇之勢未肯即休，自是意中之事。所望該三船及鎮口砲臺、陸營皆上邀國家之福，始終無少挫衄，以慰盡注耳。弟以該

三船正在併力禦侮之時，糧餉軍火必須源源應付，方能一意備敵。接薛觀察電，以甯閩庫空如洗，無能爲力，乃囑邵小村由銀行先匯萬金濟之，並由滬機器局及上海支應分局湊撥子藥各件，已於二十日裝船，用小輪由內河拖赴鎮口，以應其用。

仲良中丞欲調曹肯堂一軍赴乍浦，而騰出乍浦防勇援應甯波。論同舟遇風之義，但力所能及，原不應稍分彼此。無如吳淞爲長江、蘇松扼要門戶，關繫萬緊，目下防務方棘，固不容輕有調動。且肯堂久在該處，講求有素，情形熟悉，自見得力。若倉卒調往他處，竊恐遷地亦難爲良，非計也。此外亦無可抽撥者。竊念閩中防營已多，若以程從周軍門一軍調赴乍浦，似爲兩得之道。聖意未允，仍飭浙中就地經營，未知仲帥能俯諒南洋之窘不見怪否？爲謀之心似已無敢不盡，想卓見當以爲然也。

閩中來電，有法擬添兵再舉，若不得志於臺，即分犯廣東及北洋之說。國狗之疾，何所不噬？已明定賞格，飛飭戒嚴，靜以待之。惟三船未能遽脫網羅，江防益單，不得已將象山水砲臺四號拖赴江陰，俾與砲臺成犄角之勢，彌縫補苴，就勢布置，聊爲固圉之計。若舞袖得展，尚可稍竭棉薄。款項支絀已甚，思之慨然，想執事同此扼腕。

相隔一水，未獲隨時面正有道，謹將近日常軍事之崖略，布達尊聽。惟大君子不吝教誨，啓發其愚，幸甚！

復郭筠仙

（書札卷十八、葉二十四下）

入春兩奉賜書，各處軍情，略具申報。

此間客臘得電報，諒山、鎮南兩關相繼失陷，而宣光之不下如故，雲、桂兩軍雖甚勞苦，事機總未湊手。

恪靖相國援臺之師，幸而得達。法曾以臺地疫重，輟築室反耕之役，舍基隆而趨鎮海，計當以全力爭蘇、浙，此間正在加緊設備，靜以待之而已。

吾輩老矣，豈復能與時賢角射虎逐鹿之銳，見其縱橫激決，輕自炫鬪，心竊憂之。物極必反，夫固其所。近來諭旨亦屢戒標榜，與公言乃適相脗合。獨念身與諸公比肩事主，始願匡救彌縫，俯適於道，不幸此志未遂，以爲歎恨。至於加我之已事，久已一笑置之。今者所見如此，秦穆有言，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因公言乃益思勉吾敬慎不敗之素抱。昔人言，陸宣公奏疏獨得溫柔敦厚遺旨，公之陳奏，自當類是。時尙如此，非是不足易趨數教辟之晉，傅相子玖若以昌言於朝，自是時局之幸。

### 復歐陽健飛

（書札卷十八，葉三十一上）

昨來，奉三月三日賜書，辱承縷示種切。見愛之摯，既疏注於行間，所處之難，復發露於字裏，迴環三復，良用慨然。

方今桴鼓暫停，網繆爲亟，凡所爲蒐乘補卒之計，塞向墜戶之謀，課効宜寬，得人其要。若承麾下移旌轉節，張我三軍，本輕車熟路之長，收同舟共濟之效，風聲所播，壁壘一新。所謂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兵。伊古敵國，尙猶如此，況於外夷犬羊之氣，當我天朝熊羆之將哉？此番鎮口一役，輸攻

墨守，亦既各竭其能，而卒之王錫之城屹然不動，耿恭之壘赫爾有神，彼國具有見聞，早已轉相告語，則移茲大樹，作我長城，建威銷萌，事堪操券，豈惟鄙人之所甚願，蓋亦江南士庶同此禱祝以求耳。

惟是執事爲實缺提督，責任既重，體統以尊，一舉一動，惟視諭旨爲進止，非疆吏之所得左右而進退之也。蓋例所不行，借寇之詞既難輕於上達，卽幸而得請，出晝之舉亦恐強作留行。此時貌合神離，雖同牀而各夢，情見機窒，欲再駕而無從，徒於相處之間，多一介介之形迹，欲避面而無計，或掣肘之益多，逆料執事對付之難，必有十倍百倍於此日者。似宜迴茲去志，示以坦懷，中孚可以格豚魚，至誠可以開金石，但在我之既盡，亦於人乎何尤？而久之，或將鏖熊耳之險爲康莊，闢羊腸之曲爲大道，理有可信，事在人爲。昔人言佛圖澄以石虎爲海瀉鳥，以彼臭味迥異，猶能處之泰然，况乎比肩事主之臣，建牙開府之位哉？

至於裘裘之摯愛，下榻之深情，豈謂余心獨無少動，實緣勢有所格，遂致力有未能。三國時，諸葛武侯與其兄子瑜各事一國，子瑜對其主權之言曰：「瑾之不能就亮，猶亮之不能就瑾。」鄙人與執事相愛，不啻骨肉，顧何以異於二人之當日哉？

若因世路之乏味，遂動山林之遐心，以言愛人以德，更非所望於賢者。古人角巾東第，徒步南園，功成名立，固所不禁。日下深宮，胥食宵衣之日，正吾輩栖冰銜膽之時，所宜互惜分陰，共圖寸効。祖豫州誓清冀州，霍嫖姚志滅匈奴，執事自命謂何，詎可讓古人專美乎？或俟時局大定，外務永銷，而聖慮既紓，臣躬可隱，然後五嶽之迹，我臨履而子擔簦，五湖之游，我垂緇而子操櫂，斯爲不負大丈夫之志願耳。執事志在報國，固當無待鄙言。

抑又聞之，惡其人者，惡及水中之蟹，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用情之過，大都如是。鄙人於中峯尚無芥蒂，而我兩人之交誼，則彼都知之，或因唇齒之依，得承盼矚之及，未可知也。非於執事前輒自托大，實因麾下正在危疑之時，不忍不掬肝膈以相示耳。

至於將來開、環、瑞三輪船平安回江，自須上達天聽，保護之功，摺內所當於執事首屈一指，自當大彰公道，藉靖浮言，區區之心，想當見信。在昔優孟，王前表孫叔之前，馮唐郎署，鳴雲中之不平，雖望古未逮，而用心則同，或當得當以慰執事耶？

法提督李士卑斯函稿閱悉。詳約未定以前，所望執事加意靜鎮，以保成局，是爲至要。想老成持重，動合機宜，必能下慰鄙願也。

### 復左中堂

（書札卷十八，葉三十三下）

捧讀環諭，知修濟城河一事，山機泥輻，將別謀取材，固知神化丹青之手，因物付物，本可不拘一格；欽佩之私，靡言可喻。

頃奉本月二十四日電示，知朗青軍餉，閩中允撥四萬兩運粵轉解，非公一言，造福不及此。朗青正在望餉若渴之時，好音所傳，遙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台端用兵數十年，所以能得人之死力者，有以哉！有以哉！

惟是朗青於奉旨繼職以後，猶躬冒矢石，屢立大功，若絕不以得失介意者，其居心甚可敬。輒私相讚歎，以爲士之所以報知己者，理宜如是。若朗青者，誠可謂不負培植者也。惟是繼職以後，所處之難，可以想見。益

以餉項支絀，運道艱阻，爲日既久，其境益窘。每得其來電呼籲迫切，心竊憐之。第他人僅憐之而已，又念當今之世，非公無能爲解此困者。

竊計款議已奉恩諭，王軍正在得手，若於此時由公代爲滯雪前事，表揚今績，並順便奏撤其軍，以九鼎之言，必能動天聽而彰公道。撤營必須大批餉項，以此十萬之餉，湊作遣資，計無有便於此者。朗青既還故物，並免重累，旁人且爲歌頌盛德，況於身受者之感激哉！緣王軍之餉，再淮不敢不照派數供應，而日下已將至力竭汗喘之時。西省則積欠疊疊，支應局斷難日久代墊，若於此時由公奏撤兩淮、江西均可免無以爲繼之咎，執事之所造者，固不但朗青一人矣。此節業承電商香帥，深佩博採兼諮之意。惟此軍由公奏立，所望公始終一力玉成之，機勢相轉，似在此日，惟執事實圖利之。朗青幸甚！江南幸甚！

### 致胡雲臺

（青札卷十八，葉三十四下）

金蔣兩革員請發弁勇薪糧一節，業就大牘內批答，想登電察。

馭澄兩船赴援閩中，於其行也，早料石卵既處不敵之勢，萍蓬必有相值之時，徒以諭旨嚴切，不能不惻惻遣之。果然狹路受逼，相隨玉碎，明知故蹈，但有浩歎。夫以數十萬金之船砲，付諸其人，一旦破釜失聲，完璧無計，雖但非朝廷之所願，蓋亦非該革員等之所願矣。每覽蜀志黃權對魏主所云，「降吳不可，歸蜀無路」二語，未嘗不哀其遇而悲其志也。兩船狼狽相倚，情境正同，原心跡而定公罪，事豈得已。目下戴罪趨事，事畢以後，即須遵旨起解。前者復合肥相國一咨，滿擬俟綏撈稍有頭緒，即請其挈同敝衙會奏，爲二員乞恩免行。

不數日卽有厚菴宮保代呂革弁文經請留一案，奉到通飭嚴旨，一時自未便冒昧上籲。該革員等不先不後，適逢其會，厄亦甚矣。

第荷戈本其應得之罪，吾輩業爲竭盡心力，而天實爲之，該革員等不能以是怨懟。若夫薪糧一節，以公言之，該革員等業經定罪，尙令隨同絞撈船砲，不許置身事外，蓋以儆乎破甕之不復顧者，此朝廷立法之意也。而既責其絞撈船砲，卽不能無隨同絞撈之人，亦卽不能不予以養活其人之費，論其義無異代耕之祿，充其類至有贍因之糧，蓋亦外間奉法者之公也。以私言之，積累滿身，造戍在卽，父母妻子，鼠思之血已枯，行齋坐榻，烏差之計何出窮迫至此，尙欲令其率同羣黨黑之侶，枵腹從公，計無復之，雖經鹿麋之俱窮，此更仁人智士之所宜熟思而審處者也。吾輩目擊其事，能無遽然傷懷？批語各節，似覺準情酌理，無偏厚偏薄之處。惟乞閣下商之兩革員，按照原領，酌定數目，便當批准照發，將來卽在絞撈經費內勻銷，其勢甚順，亦毫不費手。弟於該革員等毫無容心，執事當信之。徒以事理應爾，待人於忠難之際尤應爾，爲日後用人計更不得不爾。閣下存心素厚，見理復明，與鄙見當有合耳。

至於該革員等事畢起解時，尙擬爲代籌盤川，俾得就道，應俟屆時再行斟酌辦理。非希齊相鮑叔之感，聊廣聖朝泣罪之仁，並祈執事諄囑該革員等，努力自愛，勿違顏祖。昔者曹沫不恥三敗之辱，而撫劍於柯盟；孟明不忘一告之迹，而封尸於涪谷。前事具在，晚蓋非遙，深望二子之自力也。

# 復劉省帥

(書札卷十八、集三十六上)

自澎湖失守後，逆料尊處情形必愈緊，而奉寄之路亦愈阻，僅於電音中藉悉動定，每聞支持之瘁，馳系至不可言。幸而彼族求成，聖朝涵以大度，復慮電音猝不能達，或彼此致有舛午，蓋旌節遠在海外，隔閡之苦，彼此同情，不僅尊懷日夕懸懸已也。茲奉三月十四日賜書，知停戰已有準信，臺口業經啓封，雖解嚴尙難剋期，而歡若良覲，知大君子又必同此情也。

溯自臺事告急以後，實惟執事維持自賴。弟勉謀接濟，非不既竭吾力；而既限於物力，復厄於敵氛，致未能先期應用，每念靈鑒之審，私心慙慙。然亦恃執事洞悉爲難，乃幸免於內疚。茲者吉人天相，虜騎將迴，此則既誦驍騎之威名，兼仗汾陽之福蔭，臺民每飯必祝，固宜比戶皆然。辱蒙齒及於鄙人，彌增顏汗。厚帥日來計久抵臺北，一切得執事面爲商榷，想叨益靡淺。

承示彼族雖有退走之信，仍密飭各軍嚴爲防範，以免疏虞。老謀深算，佩服無地。此間水陸亦照常設防，三船寄旋鎮口者一時未能卽回，亦飭其加意持備，毋涉疏懈，知念以聞。

平安船勇之在澎湖者，先聞相待尙優；近得紀南軍門信，有裝去三百餘名，送至越南，欲令作工之語。彼族前言具在，似不應突然背理至此。但既有此信，豈能無疑，猶豫之計，乃益不可緩耳。

# 復胡雲臺

(書札卷十八、集三十九上)



奉四月初五日惠函，知前櫓已登籤章。

船砲既歸祥生廠包攬，所有該兩船添僱人等，應即裁撤，以節經費；其該兩船酌留弁勇，應發薪糧等項，仍望台端詳細覆核，酌擬數目，以免偏多偏少之弊。

繆守既經賞識，其辦事自屬可倚，承示該守能力顧大局，深以為慰。

洋人麥高倫等既抵石浦，應由各該員妥為照料，以盡地主之誼。

執事現時暫留滬上，以便隨時與該總商面商一切，亦無不可。尊意俟和局大定後始行放手統撈，自係穩當辦法，應即照辦。

惟為日愈久，入水愈深，將來是否較為費手，抑有大宗起重機器，即稍多時日，其情形亦尚相若，還乞事前辭度及之。凡事不厭互相考較方便，擇利而從，而市道為尤甚。此番統撈之事，無論中外各商，有願承辦者，似不妨令其各抒所見，且各開價值候酌，但得有切實可靠者，將來祥生廠如居奇太甚，索價過奢，似亦不妨舍而他求，不但如來示所云，藉以抵制已也。

惟起出之後，必須如前批所云，船砲所值之數遠過於統撈所費之數，又必計算從新修理須再動款若干，修理完竣以後，此船能否的確合用，可值若干，是否合算，四面估量清楚，方可動手。想台端素稱精覈，必能相準而後從事。

至已起之槍砲各件，將來運到滬上，自應就近解交製造局收存，以免遺失損壞，並乞知會該局為望。一俟浮起，一有定議，即祈示知，以慰懸系。

## 復彭雪琴（書札卷十八、葉四十七）

奉三月二十四日夜賜書，知前函已登籤章。承示船山先生全集價銀一節，前賢祭產本係後賢分內應辦之事，此尤恰合朱文公所云，「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辱承齒及，慚悚無地。得執事飭令嚴定章程，當可垂諸久遠，馨香不替，冥其中實拜大君子之賜。

承論款議，洞若觀火，老謀深算，令人欽佩；而忠義之氣，溢於墨表，尤足令人慷慨起舞。越民之待馮軍者如此，而粵民之待岑帥者如彼，一爲傷心，一爲惋惜，兩念濺側，不能自已，益信濯纓濯足，水實自取之，纓足原非預設成心，玩官聖兩斯字語意，有旋至立應之義，有絲毫不爽之義，有旨哉！有旨哉！

得香帥四月初四請總署代奏一電，法人殘殺之狀，凡有血氣者同此髮指；閩中亦於初七日電請總署代奏，卽係此事。既經兩處具奏，外間自無須紛紛煩瀆。敵處已分電閩粵兩處，亦尙未得旨也。前者乾軍七百餘人坐平安船渡臺，爲法酋牽往澎湖。先聞該酋相待尙優，並有詳約定後卽行交還之語。乃昨接彭紀南軍門三月二十四日來信，云二十一日平安船大副洋人莫仁帶通事來稱，渠由澎湖乘法船至越南，轉至香港，搭商船來廈。詢以乾軍如何情形，據稱現裝有三百餘名，送至越南，似欲令作工之意。在澎湖之勇，供應亦不甚充足云云。似此益爲背理。惟閩中四月初七日致總署電，未及此節，或續查而無其事耶？總之，無論款議有無變卦與否，防務總不可稍鬆，應俱目前之不可鬆而已。日後固將加緊講求，以爲對付之地。弟每得一警電，卽隨時徧行各將領，俾其心有所檢攝，而不敢弛，一切仍照常設備，以待緩急之用，想與義懷當有合也。

尊悉復發，馳系無能舉似。聖意萬分倚重，即開缺留防恐亦萬難得請，惟強自支拄，善自調理，以慰中外之心，是所至禱。

另示並悉黃埔擴充船塢，自是當務之急。創鐵車床六副既經由滬運到，當可早日開工，慰甚。既係該局所餘之件，將來俟粵中購到，再行撥還，無不可者，日下請不必亟亟。謹當遵諭札飭該局備案，並咨冰案及粵督矣。

惟鍾道在局甚不孚於衆望，人言籍籍。工程事重，未敢稍涉將就，已於三月間札飭來省；其機器局務，以聶部郎總辦，而以倪丞、蔡倅佐之。聶部郎在局四年，已有成效，蔡倅歲月更久，情形熟悉，均足勝任無誤。此節業經咨達尊處，想經入覽矣。

### 復李中堂（書札卷十九、葉一上）

奉二月八日賜諭，知正月二十四、二十八兩函均登籤掌。貴部月餉萬金，靜帥仍執前派之數，其意自係爲衆望易舉起見，晚固未便強使上從台端所派之數；而甯藩司一奉靜帥續札，亦遂改認千金，舍重就輕，人情之常，晚亦未便強之也。惟數過細碎，誠如明諭。至於分飭按期湊解足數，即未奉提耳之命，詎敢忘之？謹當隨時代催，不令少有鬆勁也。

鎮海自上月二十五以後，尙無戰事，前得健飛軍門信，知因連日大霧而然。日昨復得健飛電信，該會仍不時開砲遙轟我軍，是其眈眈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若天氣晴明，事機正未可料。

承示宣光滇軍又皆潰退，北圻全境將非我有，而轉瞬炎燄盛行，法人將移戍越之師，分撥內地，此實意中必至之事。而彭帥來信，該曾在越，欽交界之芒街修築砲臺，聲言由龍門登岸，入廣西以斷助越各軍後路；云係教黨土匪暗中勾引，該酋乃能冒此險著。粵中邊防文武地方官，方在紛紛乞援，雪帥力疾部署之。似此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各處均有防不勝防之勢，萬一情見勢屈，後悔何及！

不特此也，粵東教黨土匪已有乘機蠢動之勢，漕糧浮寄上海亦斷非久計。日前沙船水手已有赴會館滋鬧之事，嗣經廳縣婉轉勸諭，乃獲解散。外間傳聞，謂已將糧道行館拆毀，幸無其事；第爲日久，必有口角，默計時局，臥難安枕。內意幸已漸轉，此誠社稷之靈，國家之福。第前接十三日電示，中有「成否難必」一語，或機事宜密，不欲遽露端倪歟？竊計當今幹旋之任，非公無能肩之者。事棘矣，幸不惜爲天下蒼生造此無量之福，趁此臺灣、鎮口兩處兵事尙無挫衄之時，復斬得諒山克復，法將受傷之信，順風轉舵，峻坂走丸，在彼族爲求成，在中朝爲大度，事機相湊，體統無傷，計無有善於此者。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也」，願執事爲乘勢之智慧焉。

倭使業經回津，以公臨之，必當就範。法事速定，則彼人無可乘之機，自不至十分棘手。

另示並悉邵道等業承奏獎，上奉恩諭，深佩造就人才之德意。日昨仰蓮、小村、杏蓀三觀察復以籌餉臺灣軍餉及電局委員等稟請給獎，敵處批候咨請台端主政，彙案會奏。正在備咨間，旋得該道等錄批中報，知公以辦理臺防轉運出力各員請獎一案，業經已繕摺發遞，不及彙辦；批將現稟請獎各員，存俟另案核辦。惟摺中尙有須核減改擬之處，該道等不日即當遞批改繕清摺，呈候核定。惟摺內各員同係辦理臺防之事，該

員等以早登剡章爲榮幸。司馬法曰：「軍賞不逾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該道等改獎稟請到日，惟求公早爲核定拜發，以慰該員等喁喁望澤之心，幸甚！幸甚！

### 復李中堂

（書札卷十九，葉三上）

奉二月十九日賜諭，知初二日一櫓，業登籤掌。尙有十七日續復一函，日下計當入覽矣。初二日之信，實因舊日時艱，極知不宜長此終古，而又無術可以挽之，用敢以一腔熱血，披瀝於執事之前。早知旋轉乾坤手段，必有以下慰羣望。果於二十三日奉到恩准停戰電諭，不禁以手加額，爲天下蒼生稱慶。既感聖朝寬大之德，益佩元臣輔相之功，造福之期，豈有涯量！

竊以爲停戰者非忘戰之謂也。自開辦海防以來，將二十年於茲矣。從前譯署所謂練兵簡器各條，儲之有時，至法禍起後而始見諸實事。凡將士之孰勇、孰怯，船砲之孰利、孰鈍，既已粗得分際，聖人有言，探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趁此閒暇之時，義魚而結納，亡羊而補牢，日力既寬，事體自豫；設復有風颺之警，當視此時較有把握，豈非事理之至善者。若謂一經停戰，遂高枕無憂，包干戈以虎皮，不特袞袞諸公義不出此，卽蓋之無似，固亦未肯甘心焉。竊想盡懷所爲修明整頓之計者，必當十倍、百倍於是。願公登高而呼，以此義徧告天下。世有師曠之聰，尙當聞絃歌而知雅意，何爲以停戰相詬病乎。

惟雖曰均照津約立議，而其中操縱酌劑，總須百費苦心，任事之難，蓋能喻之。公處處爲大局計，何從盡索解人，循誦教言，且歎且佩。

倭事在津商辦，以公臨之，必當就範。鄙擬撤兵一節，幸不戾於尊指。朝鮮政府之意，亦復如此，不勝三歎。可見與人家國，實非易事。世有一意強題就我，不察情偽而貿貿從事者，其究也適如俗諺所云，「喫力而不討好，」聞之能不寒心。

竊嘗論之，鹿豕之在深山，固不能盡免虎豹之殘害；若預防其殘害而關闌之，豢養之，所以待之者不爲不厚，而鹿豕顧有所不願。何也，未至之禍害尚在，或得或不得之數，而目前先無以適其性也。漢武帝時，汲黯爲謁者，東粵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蓋深識此義矣。鄙意議處慶軍統將似難將就，若酌給卹款以示天朝柔遠之德，俾不致別生枝節，於事體似無大不可之處，未審有當鈞意否？

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撰

時務說帖（就帖集四上）

護查天津電報，法使福祿諾在天津議簡明條約五條，內稱法越息兵，中國撤回北圻各防營，中法永敦和好，等語。究係如何立約，宗棠未見明文，本可無庸置喙。惟途聞細思，中法議和，上關國家大計，有不能無疑者，應即條陳所見，聊效一得之愚。

查第三條內稱：「中國宜許以毗連越南北圻之邊界，所有法越與內地貨物，聽憑購銷，商約稅則，務期格外和衷，期於法國商務極爲有益」等語。查越南南圻西貢六省，淪爲異域，該國精華已竭，局勢岌岌不支，猶幸有北圻堪以支格，而北圻尤爲演、粵屏蔽，與吾華接壤，五金之礦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顧，法人之得隴望蜀，勢有固然。迨全越爲法所據，將來生聚訓練，納稅徵糧，吾華何能高枕而臥？若各國從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鮮，英人覬覦西藏，日本併琉球，葡萄牙據澳門，鷹眼四集圖向，吾華勢將括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決計議戰不可也。

論者謂兵凶戰危，一動而凶，悔吝居其三，未容不慎。試觀北甯官軍之潰敗，興化官軍之退紮，其初何嘗不發揚蹈厲，自信爲可用之軍？卒至一敗莫支，氣息奄奄不振，並其餉軍銀米棄以資寇，悔已難追。前車之鑒

猶在，可不慎諸？不知滇粵之喪師辱國，誤在視事過輕，並非勢力之真有不逮。夫團練之力，但可資其保衛地方，不能必其抵禦狡寇，夫人而知之矣。無論其技藝未能一律，營制未能諳悉，不若制兵；即以餉事言之，練月餉管銀不過二兩四錢，縱無刻扣，每日口分不過八分，以之糊口常虞不給，所需鹽菜柴薪一切日用之需，從何取給？餉糧兩乏，望其安靜與民難處，勢必不能。始而騷擾譁囂，繼之淫掠劫殺，法令有所不行，團練變為盜賊，是驅越民從法，安望其以守為戰哉？宗棠今春有增竈之請，意在令黃少春糾集舊部，添造水師船隻，會同王德榜、札飭劉永福挑選熟習海戰弁丁為其管帶駕駛，冀收桑榆之效；儻蒙俞允、宗棠親往視師，竊自揣衰庸無似，然督師有年，舊部健將尚多可當醜虜。揆時度勢，尚有可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後已，不效，則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此一勞永逸之策也。

或謂邊衅一開，兵連禍結，恐成難了之局；因其請和而姑許其成，未為非策。然亦必劃疆分議，方合體制。法人保護南圻，吾華保護北圻，論通商必指定南北圻交界之所，設立通商碼頭；紅河行船必權操自我，而與歐洲各國公立條約，皆得通商，毋使法人專利，庶彼此鈐制，俾法人不另生希冀之心。如猶不從，則仍示以戰，照萬國公法，閉關絕約，撤回彼此公使、領事，照會有約各國，告以誓與決戰；法人雖強，當亦不敢違諸國公論，或可不戰仍歸於好。且法人欺弱畏強，夸大喜功，實躁急而畏難。近時國內黨羽紛爭，政無專主，仇衅四結，實有不振之勢。吾華果示以力戰，必不相讓，持之期年，彼必自餒。況虛懸客寄之師，勞兵數萬里之外，炎地煙瘴異常，疫癘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數忌，勢難持久。此議和之應從緩者也。

如盧內地海口縣長，則沿海各省設防有年，早有準備。近復奉諭旨，命吳大澂會辦北洋，陳寶琛會辦南



洋、張佩綸會辦福建，布置更爲周密，諸大臣才智均足以當之。陳寶琛督學江西，書簡常通，本與宗棠素相契洽。長江提督李成謀、江南提督李朝斌、狼山鎮總兵楊明海，久任江海，有勇有謀，與宗棠共事一方，意見契合。增製快船，到者三艘，兵輪砲臺林立，聲勢已張，無虞侵犯。

至宗棠督兩江，時諭兩載，所創舉者，增製船砲，興辦水利，增復鹽引，爲三大宗。船砲費銀百數十萬兩，爲南洋防務起見，早經會同彭玉麟奏明有案。興修水利，首開朱家山河。此河載籍已詳，自前明至我朝開辦十數次未竟，此次克觀厥成，於滁州、來安、全椒、江浦、六合、數州縣，利賴無窮。疏濬赤山湖及金陵城內外暨各處河工水閘圩隄橋梁，通共用銀三十六萬餘兩，係於鹽票之費項下開支，並未動用正款。

此外建議辦理沿海二十餘州縣漁團保甲，爲收羅漁戶豪俊之士，以杜教民奸宄爲外人引水暗通消息起見，數月以來，成效漸著。通州、海門一帶，素稱盜案層出者，上年冬防皆已斂戢，並無報案。崇、東、通、海四州縣紳民，知漁團辦成足以自衛身家，今春該二州縣士紳候選同知施元海、貢生楊召棠、候選通判王道淳、蔡鳳岐、貢生張雲搏、顧思義等帶領甲長數人來省叩謁，稟留委員久辦，以收實效。足見時論指漁團無益有損，未爲確論也。近日浙江、福建均做辦漁丁保甲，似漁團之有益無損，所見僉同。自開辦至今，所用經費不過三萬餘兩，尙屬無多；而海上新聞紙傳播，竟稱江南練得漁團二萬餘人，外人頗爲震懼。若令一旦議撤，不惟見諸實效者爲可惜，今並虛聲而無之，良可惜也。

其建議復准入海故道，係爲淮揚謀百世之利。甯經奏明興辦，尙未開工，亦未動用經費。然以國計民生言之，則斷不宜久作罷論。

其增復引鹽，本係各岸未復之額引，迭奉部文催復。宗棠以爲有裨國計，到任後即招商認領，計湘鄂岸增復三萬引，皖岸增復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淮北增復十六萬餘引，當收票費銀一百三十二萬餘兩。此後如果緝私嚴密，每歲每綱可增收課釐銀八十餘萬兩，於江南經入之款不無裨補。特當時新票甫出，舊票價值少減，於是業鹽之富商大賈謠誑紛乘，言官交章論列。至今課增案結，是非已不辨自明矣。

至江南庫款，本年三月交卸篆務，查據各司道報文截止數目，計藩司、運司及各道局庫共存銀四百餘萬兩，並無挪欠支銷，其細數另有清摺。

宗棠情殷補過，而時抱未安，謹卽下懷所欲白者，據實縷陳，伏祈鈞鑒。

### 與李少荃傳相

（書牘卷二十六、葉三十下）

……頃接唐道廷樞電報，越南商局所儲糧米，竟被法國阻截，限期拍賣，電請察奪，等情。此項米糧是否招商局運存越南？弟始終並未預聞，無從知其底蘊。究應如何辦法，尙祈檄飭唐道選辦……

### 與李少荃傳相

（書牘卷二十六、葉三十一上）

頃招商局唐道等錄報越南電信，法攻越南南定省城破之，飭鈔奉覽。聞上年尊處擬派兵船赴越，究竟有無成說？弟未知其詳。

法人於越南早玩之股掌之上，亦越南有以取之。惟其疆土日蹙，則粵漢邊務亦宜借籌，南洋未可坐視。

弟處寂無聞見，廟謨云何，未能遙揣，尙希示悉。

### 答李少荃傳相

（書牘卷二十六、葉三十四上）

接端四日惠書，敬悉。

所示法越事中變，亦無足怪。越官劉永福獲此全捷，實足塞法人之膽，法人協以謀越，增兵集餉，亦勢所必至；然傾國出師，亦難持久，再衰三竭，則漁人之利也。勦剛在法都既久，覘其勢不能大舉犯越，自非無所見而云然。此次雖添派鐵甲及兵船四隻，陸軍三千爲報復計，果使越軍再接再厲，則兇鋒全挫，安能越紅江上閩滇粵邊竟乎？

岑彥卿夙饒膽略，此次暗助劉永福，已見一斑；上年疏請運濟槍砲，已睹微效。鄙見似須運水雷十餘具，儲存廣西，並派此間能放水雷者解往，聽彥卿酌撥前敵，更當得力。如彥卿無須用此，將來台旆逼臨，亦不能不預籌此種利器，是勞費終不虛擲耳。

尊處需調淮軍，一接大咨，卽當派營填防。湘軍如章作堂所部七營尙能得力，當以三營交王尊農帶領隨征，亦作堂意也。此軍本壯武舊部，營哨各員均壯武當時勇夫，令其歸尊農管帶，適符其願，已函致石泉與其商定，俟得復信，卽以奉聞。

王朗青英銳能戰，亦一時之選，僅帶兩營，自期游刃有餘。昨得其來稟，擬先回永州招募舊部，比已批准。專盼尊處調札，以便遵行也。

至尊軍餉事，責之兩江，萬難籌措；然亦不敢不勉。今日衙參，已與司道言及。常據實上陳，無義不搜，冀蒙鑒允耳。

答岑彥卿宮保（書牘卷二十六、葉三十五上）

……法蘭西恃其船砲，橫行海上，適有弄兵越南之舉，越人不競，固已股掌玩之。朝命李傅相赴粵督師，責兩江籌撥營勇，業經撥定，一經指調，即可成行。

日前接閱電報，法軍力攻海南，被越之黑旗勇殺其兵頭總兵以下九十餘人，法人憤極增兵，並派鐵甲船及兵船四隻，大有傾國圖取越南之勢。越之所以苟延者，賴有黑旗勇此戰之力，足塞賊膽，而快人心。果能再接再厲，則法人兇鋒頻挫，何能越紅江而上閩粵邊境乎？

竊思水戰利器足制鐵甲輪船者，無若水雷。陸戰衝鋒破敵無若火箭。檢閱上年尊處奏撥軍火單內，尙未之及，而金陵購存與機器局仿造之水雷、火箭試放有驗者，尙堪分用。特選派水雷二十具、電綫等項俱全，火箭百枝，並挑選熟習開放之人，護解前來，伏希酌度，或以之暗助劉永福，俾有所憑藉，不致爲所搖撼，則越南安而滇粵邊境亦安矣。由此間輪船拖帶赴湘，轉解粵西，船運雖未能速達，然較之陸運尙可稍節勞費，想麾下亦以爲然，惟如何撥用，則祈尊裁指示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牘卷二十六、葉四十一上）

法越交兵一事，議論紛紜，究以執咎無人，莫敢以正義達諸政府；實則主戰、主款，無難一言而決。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爲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即法人亦何嘗不慮及鉅端一開，危險日甚？不過勢成騎虎，進退兩難，姑張虛聲以相搖撼，視我所以處之者何如，別作區處耳。默察時局，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事勢攸宜，即中外人情亦無不順，請得而極言之。

越南地勢，南濱大海，北阻崇山，與中國連接，隘口林立，實中土藩籬，非若琉球隔在外洋，距日本較近，可以度外置之也。法人所以圖越南者，蓋垂涎滇黔五金並產，意在假道於越南以開礦取利，故先取西貢爲屯兵儲糧及器械子藥之地，不僅以奪越疆爲止境也。滇黔礦利爲泰西各國所共爭，英人之越緬甸而來，意亦在此。茲見法人捷足先登，開通海道，必將接踵而至。法人固不敢拒英，中國既以款法爲事，亦無詞以謝英。此外各國絡繹奔赴，實意中事。是越終必亡，而我之外藩盡撤，廣東邊宇危，滇黔之邊腹均形棘手，其禍患何可勝言！

劉永福本永州一健卒耳，舊隸王前藩司德榜部下充當勇丁，撤營後，由粵西流入越南，而湖南衡、永、郴、桂一帶向之以懲遷爲業流寓越南者，推之爲渠魁，以助越拒法自任，號稱中勇。追數挫法人，越南籍洞諸蠻墓其義，多薙髮結辮，冒稱中勇者，故其黨先止二千餘，見增至萬餘人。惟槍砲子藥均由戰勝奪獲，不由官給。所有一切情形，詳具西報，法人不之諱也。越南賴此稍延喘息，任以提督。是劉永福在中國本非亂民，而在越南則義士也。王德榜部下多與熟識之人，即兩江舊日管領小隊參將張國林亦曾與同棚當勇，均知其事。惟匹夫之勇，勢難敵強邦傾國之銳，其敗衄自在意中。惜越南積弱之邦，無有爲之聲援策應者。聞六月初中兩

旬內已作敗局，法人乘勢議取東京，恐越南不能圖存矣。

論中國援越之策，應以海道爲捷。然法之兵輪已從海道駛入，其水陸均早布置，反客爲主。我軍若接應而往，節節入險，慮不得手。宗棠早知其非宜，嗣接西報，法國總統已下令，僅遇中國兵輪即開砲轟擊，是此策究不可行。進兵之路仍非由廣西、雲南邊界不可。

伏讀三月二十五日上諭：「法越交涉一事，疊諭令兩廣、雲南督撫妥籌備禦。法人前欲與中國會商，該使寶海議分界保護及保勝設關通商各條，旋又中變。見聞法人攻破越之南定，勢更猖獗。越南積弱之邦，被其蠶食，難以圖存。該國列在藩封，不能不爲保護。且滇越各省，壤地相接，儻藩離一撤，後患何可勝言？本日已諭令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此時防務緊要，必須厚集兵力，進止足恃，方可相機因應。江南防軍何營堪備調撥？著左宗棠悉心籌畫，迅速奏聞。欽此。」祇悉法越交兵一事，諭旨諄諄，不但保護字小之義，炳若日星；即督辦越南事宜，兵力宜厚，由陸路進兵不取海道，亦在聖謨廣運之中。薄海內外，欽仰聖明，即法人亦未敢一語支吾，自彰其慢。曾幾何時，忽敢虛聲恫喝，異論叢生。其始不過巧相嘗試，旋即視爲故常，所擬合同約稿，竟敢謂越南非我屬國。經少荃傳相理斥，始行刪去。各國多不義其所爲，無有相與附和者。而各處議論紛紛，所以歸咎於南洋者甚饒。適駐法二等參贊劉守麒詳自法都發遞一信，及上海邵道轉報日本總領事面談一稟到署，謹即鈔呈鈞閱，亦足見法人所爲不義，人情不與，實已至此。

許久未得越南消息，不審近日東京尙無他變否？劉永福兩敗後尙能自立否？

適王前藩司承修水利工竣，急請回籍省墓。宗棠因奉有准留差遣之諭，飭其分批帶解雲貴前奏飭江

南機器局覓解西洋槍炮一批，督同滇省委員就近搭解廣西，聽候岑制軍委員提撥，並搭解水雷、火箭、軍械各件，已於七月初一日成行，由水路運往，藉省運脚。並屬回籍後，遣其舊部與劉永福熟識者徑赴劉永福處探視軍情路途，據實稟報，以便區畫，一盡南洋職分所當爲者，於心稍安耳。是否應行伏乞鈞裁示復。

### 答兩廣總督張振軒制軍

（書原卷二十六、葉四十四上）

……法虜驕橫，謂越南非我屬國，竟思傾國從事，而不顧其後。劉永福以一健卒爲越捍邊，力挫虜鋒，似亦人所難能；但孤立無援，勢難持久，吾華將有唇亡齒寒之慮。南洋以兼籌邊防爲責，豈能袖手旁觀？已於七月初一日飭王前藩司德榜於回籍省墓之便，派人探視越法戰事，隨時馳報，以憑籌畫，日內擬草疏上陳，容鈔稿寄覽。

吳提軍宏洛五營原紮吳淞各要隘，已陸續撥五營填紮，一奉大咨，卽當照行該提督遵照。該軍既尊處舊部，勇且知方，必能相與有成。已飭局照發四箇月餉需，以壯行色，亦與傳相無殊。……

### 答楊石泉漕督

（書原卷二十六、葉四十五下）

……近因法越交兵一案，樞部束手，不得已爲赴滇粵邊界之請。先令王朗青方伯於回籍之便，挑募廣勇鄉兵數營，一面徑赴劉永福處，察看軍情地勢，弟再率新募各營接應前進，一往圖之，爲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以盡南洋大臣之職，未知朝廷許我不否耳。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廣卷二十六、葉四十六上）

……法越交兵，法廷並無退志，近日西報所登，已見一斑。外人反覆無常，得步進步，是其慣技，似非示威不足以杜彼蠶食之謀，而紓吾剝膚之急。昨已據實上陳，未知有當否？茲將勸剛來函一件並上海邵道摘錄西報一件鈔呈，尙希電核。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廣卷二十六、葉四十七上）

奉七月二十二日大咨，業經咨行南洋海關查明，聲復到日，另再咨達。

越南本係中華屬國，邊境人民互相貿易，事所常有。惟商人私販軍火一層，不但有事之秋應嚴行查拏，且本干例禁，各海關如獲此項船隻，自應按照約章截留充公，斷無聽其私往越南海口之理。如係委員持有印文執照探運軍械，軍火往來廣東、廣西海口，則本是常行公事，豈可以私販比論？見在法國，德使既有查拏之說，誠恐一時皁白難分，致將官物一概列入禁內，自以預先聲明爲妥。嗣後法國倘將持有印文執照之軍火船隻誤拏入官，即將誤拏之人按照原船貨物加罰十倍，庶免誤拏而昭公允，想台端成竹在胸，必能見及。應請貴衙門酌定，先期照會德使，庶免臨時遇有前項情事，難於理諭。德使所請，意在阻止協濟越南軍械，軍火，故並及廣東、廣西各海口，以其由滬運濟，較爲便易也。不知華人運濟華地，何干法事？自宜痛予駁斥。若論兵事，則本以由江路達，廣西轉濟滇黔，粵邊界入瀾滄江爲合，見在雲貴委員領解卽由此路……



與王朗青

(書牘卷二十六、葉四十八下)

別後，鈔寄摺稿、兩件，並恭錄諭旨，由驛馳遞，計可次第達覽。前得電報，越南王已與法人議和，勢力不敵，事或有之。頃閱電音，又云劉永福就南境另立其中子爲王以抗法，是否屬實？尊處探得確耗否？如果屬實，越人是否服其號令？劉永福究竟能否自立？所部見有若干人？餉糧軍火是否足敷？一切詳細情形，希即迅速查復，以憑具奏請旨，爲盼。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書牘卷二十六、葉四十九上)

法越兵事，探信紛紜，謹就其同者，彙鈔呈覽，亦可得其大概。見已函致王藩司德榜，派人徑赴前敵，詳爲察訪，得有復信，再爲呈閱。

英使巴哩禮此次到上海，尙覺安靜。聞英廷命其來華，意在修好，不任尋衅也。其人伶俐狡猾，若我接待之如常，當亦知感。

近日粵東洋行，被流氓兇鬧，幸官爲彈壓始息。上海亦然，洋商頗增疑慮，將來難保無事。惟實由各處流人滋鬧，非由官司主使，洋人亦無異說耳。

復劉峴莊制軍（書牘卷二十二、葉十七）

粵西叛將闖入越南，頗思尋黎阮遺緒。法勢凌弱，亦未能助越南以拒邊寇；但恐豁洞之蠻，如水趨壑，終爲粵西之患耳。楊慶伯於兵事素少閱歷，未知能極力整頓否？近時人才不出，時方多故，支柱爲艱，積弱之餘，時深惕慮。西事尙有可圖，衰朽雖未堪負荷，不敢它諉。且俟大致粗定，再賦遂初，亦緣急切難覓替人耳。

## 張靖達公雜著

張樹聲撰

## 致劉省帥書（集三十九上）

……近來法越軍事，狂瀾忽起，而及其澄宴，魚龍百變，倏忽滅沒，曼衍之戲，不過如斯。目前息事寧人，後患正未有艾；然兵費不酬，猶未大傷國體。某等疆吏不職，不能奉揚天威，戢其狂悍，中夜以思，惶汗何極！而又恨閣下之遺棄世事，不肯折衝以清羗胡也。

弁亭喪師失地，鬱鬱以死，其遇不幸，其志可悲。昨已將其遺書，並北甯不戰之評，及諒山仰藥情事，剖晰上陳，聊解其身後之謗。知不免中時流所忌；然必如此，庶慰死者於地下耳。

某衰病之軀，不宜於世，久站高位，日積愆尤，即當投劾歸去，稍息仔肩；或與閣下徜徉於潛霍山水間，觀青島之祕書，求黃金之妙術，藏形戢影，了此餘年，閣下其與我把臂入林否也……

## 復曾星使紀澤書

光緒八年八月（集七十上）

……法人經營越南，謀深計狡；自退回河內城池之後，且前且卻，專意挾持越王，逼去劉永福，以期通道北圻諸省。揣其情事，誠如來教，或因時勢未宜，或苦兵餉不逮，故不欲以力取。近聞滇軍已臨保勝而抵興化，

與粵西關外之軍可相聯絡。越王議卹河南死事諸臣，而逮問其失守苟活者，是亦未嘗無自奮之志。特南海水軍，舊式小艦不足倚角海上，以壯聲威。滇既貧瘠，粵又悉索太盡，赤手空拳，未易善謀越事。弟在嶺南，屢上爲粵稍留餘力之請，而大農亦苦無以應。幸岑彥卿既已赴滇，粵中又得沉丈作鎮，高勳重望，必能宏此遠談矣。

弟自粵移津，庖代三月，值朝鮮與泰西通商，美約既定，而英而德，派員澄盟，方次第就緒，而其國內亂忽起，禍在蕭牆，釐開日本。此間飛調水陸之師，跨海援護，差幸軍行尙速，克赴事機，旬日之間，獲渠誅醜，內訌外侮，一律平靖。適傳相亦已奉命回津，弟得弛北洋重負，惟畿輔曠事驟難脫卸，衰庸無狀，終恐阻越貽羞耳。

……

### 致李傅相書

光緒九年七月（葉七十一上）

……樹聲以衰庸樗質，重洩巖顛，梗短汲深，島勝兢惕，已於七月二十二日接篆視事。此間所謂規畫，大都海市蜃樓。當茲邊事日棘，防務應如何併日以籌？乃問比年以來，自虎門至省城各要隘，不獨當道諸公從未親出履勘，並未遣一員一將查視；樹聲昨由香港赴省，順便將虎門黃埔及省河各處砲臺營壘察閱一周，凡昔年竭蹶所布著者，已漸就廢弛，而紙上談兵，鋪陳竟不遺餘力，甚可怪也。連日與省垣司道聚晤，叩以兵如何籌，餉如何措，衆皆淡然，甚有疑爲過慮者。及告以勢不可緩，敵不可玩，甫擬次第經營，而庫空如洗，事機紛岐，凡有措注，率多牽制，若非吾師顧全大局，資以節制之師，賜以精利之器，不將令不才坐待顛覆耶？近惟

盼吳宏洛一軍及海鏡輪船所載軍器早日到防，藉以部署。倘荷大佛遠庇，使軍容頓改，不戰屈人，則服嶺以南，咸荷公德，不獨不才私衷感刻已也。

近閱各處探報，有謂劉團又獲大勝者，有謂法人多調兵輪直趨順化者；傳聞異詞，無從得其詳確。總之，法人現當騎虎之勢，即使劉團屢勝，益恐愈難中止。而我前敵徐、唐諸君，又各挾凌厲無前之概，中法疊端之開，慮將難免。粵洋首當其衝，不才忝任斯席，將何以力支危局？仍望大力提挈，隨時示以方略，無任盼禱之至。阮藩嗣位者，乃前王之弟，其來膺稱已徑呈尊處，茲不贅瀆……

### 復李傅相函

光緒九年八月（第七十二上）

八月二十日奉初九夜手諭，連日復迭奉電示，謹悉一切。伏審起居萬福，慰如所頌！

法人逼越訂立新約，挾之以制黑旗，固早料其必出於此。約款十三條，越直不可爲國。近來法劉戰事，所接探報，均已隨時鈔呈，計當先後入覽。移兵圍越雖未果行，卻作盤馬彎弓之勢。勸剛電稱欲移兵艦赴津，以津軍威重與彼族兵力度之，似不敢出此。法劉相持，未知所屆。沙和既肯與勸剛就商，不知近日議論如何？樹聲昨疏所陳，本言法能幡然，仍可徐商辦法；至暗助不如明助之說，則第就日前之理與勢言之，非敢存迎合沽名之見。且摺尾聲明，成敗不敢逆觀，不過生死以之事關大局，朝廷自有主持，且總署必商請鈞酌，樹聲人微言輕，固不足爲憑也。

吳宏洛所部已到齊紮定，臺壘工程方始，海鏡船早已北旋。借款久囑子良設法，渠日謀之紳商，迄無端

緒。近蒙聖恩垂鑒粵事之難，特諭截留本年京餉，而司關各庫，本年應解款項，於樹聲未回任以前，已不問緩急，接續趕解將完矣。琴西既不來，鄙人又將去，衰庸不才，隻手如何支拄……

復曾星使紀澤書

光緒九年十月（葉七十三上）

頃奉八月二十三日惠函，祇悉種切。

法越之事，來教原始要終，實已智珠在握，全局羅胸。

自順化逼立新約二十七款，法人謂越南一國已在掌握之中，故脫使進京亦不與總署議及越事。沙相所具節略兩端，雖離題尚遠，恐亦未易合攏。樹聲竊謂，法人明目張膽，禁中國與聞越事，中國若遂不實行保護，如屬邦之義何？宜循告各國，以不能再讓之理，窮而後變，庶可轉圜。昨會兩疏瀝陳，並自請出關効力，未奉俞允。昨接總署電告，現在辦法，以保護北圻之山西、北甯為主，已有旨令總署照會法使及有約各國，明告以若犯我軍所駐之地，惟有開仗云云。似廟謨亦略用芻蕘矣。經營北圻，此時已緩不濟急，然爲安邊固圉計，能做得一分是一分，仍仗我公力贊之耳。通商若能早允，何至有今日莫解之糾紛？然將來舍此，恐終難結束也。

近日越境義旗蜂起，劉團亦准備進取，慮與法人必有戰事。變局如何，尙難預定。

此間防務，兩月以來，竭蹶布置，略有端倪。而內患迭起，沙面焚燬洋房之案至今未了，省河南及漢口輪船兩兇犯未能嚴辦，曾請總署電達台端，明知英例案經斷結，勢難挽回，特竊嘆於此，無以申吾民之冤，而平其憤，彌增內疚耳……

致李傅相函

光緒九年十二月（葉七十四上）

……曉山來函，彥卿已至保勝，與桂軍往來文報，中爲教民所阻，非規復山西，慮難聯合。法人添兵漸集，近日時以輪船往來三江口等處，意圖窺伺北甯，我軍亦已沿江築短牆砲臺等語，開歲後恐不能無戰事也。頃讀吾師籌越事大疏，贊助廟算，折衷羣言，洵所謂決大計、定大疑者；樹聲累寄總署函電，私幸所見尚不相刺謬。此時只有就我軍向來駐紮之地與之堅持力爭，以待其弊。

曉山節次來函，乃堅以東軍出攻海陽一路爲請。不知總署照會法使，備告各國，皆言法如侵我駐軍之地，惟有開仗爲言；是戰於北甯、山西等處，彼不能歸罪於我。欽州出境至海陽一路，向未駐軍。今由東派軍進攻，必謂自我挑釁；且此路皆沿海而行，彼之輪船節節可以禦我，而我無鐵艦輔陸師而進，無論海陽不易攻，即攻得亦難守。果出此道，非精兵萬人前後接應不可。內地水路不通，山徑崎嶇，若由海道逼近越洋，轉運糧械，途中殊難保護。況省垣中路兵餉軍火一分於派軍防瓊州，再分於派軍赴北甯，已屬羅掘殆盡；若一空所有而赴越，孰輕孰重，不辨自明。曉山已連疏奏請，不知朝廷洞悉此情否？

雪帥初來，以阻其出示，意頗不平，近日相處，似尙無他。

丹崖代購砲位，正月可到，俟至三月間，臺工告竣，長洲一路水雷設妥，防務當略有把握。……

# 復李傅相函

光緒十年三月（庚七十六上）

昨奉正月晦日賜緘，敬悉鈞處與總署往來信稿節略，遵已抄錄，並交下操槍砲法、克虜伯四磅砲操法、毛瑟槍圖說，分致彥卿、曉山知照。水雷能否仿造，俟到時即飭機器局溫道酌辦。

惟關外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此固鈞座與不才向日所同切杞憂者，不料竟不能稍事支持，以待彥卿之至，大局決裂，感憤何窮！桂軍經此奔潰，勢無完營，翠軒至西，無良將勁旅，殊難著手。山西失而彥卿始出，北甯潰而翠軒甫移，不能不太息於要著之皆成後著也。

黃桂蘭與趙沃分統兩軍，以城北之虛橋，天水之牽掣，原知所處極難；然竟不能一死以謝天下，壞我淮部聲名，實堪痛恨！昨據報，黃桂蘭至邁郎甲數十里之地住紮，即甲被法踞，其軍隔越在前，如能拚死血戰，尙不失爲晚蓋。太原卽失，關外道路益梗，岑軍轉運文報均須改由內地，益復遼緩矣。

此間環海爲軛，錯夷而處，民氣浮動，紳官把持，彈敵密邇之可虞，沙面近案之洶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衰庸如樹聲，業已竭蹶斯青，心力俱瘁，加以同事挾嫌積忿，不能和衷，總署近亦有意挑斥，真令人無從措手！茲將越南軍事往來函電共鈔一摺，沙面案與總署往來函電共鈔一摺，一併附上，尙祈矜鑒而賜教之。時事艱難至此，內外清流諸君子猶復伐異黨同，中傷善類，區區一身不足惜，如天下大局何？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按：『城北』指徐延旭，『天水』指趙沃。）



## 復李星使鳳苞函

光緒十年三月（癸七十七上）

三月以來，迭奉去冬今正四次惠函，因擬俟砲到作答，遂爾稽遲，爲歉何極！粵中防務，仰承借箸代籌，凡簡器、造船、築臺、安砲，靡不指示周到，圖繪詳明，遠略忠誠，感佩詎可言喻？

此間常洲等處砲臺，於去冬興工，因暫築之式，不可經久，仍照永鎮做法。惟鄙人初意，原以虎門口外大角、沙角等山，雖係第一重門戶，而海面深闊，勢較散漫，且連西蕉門、橫門等口，敵船均可繞出虎門之後，以常洲總扼諸路，兩岸犄角設守，較有把握，是以擬先全力布置此處，以次再及虎門口外。迨雪琴宮保奉命來粵辦防，銳意派所部出紮大角、沙角兩山，遂不得不分後路之力。此次先後發運二十五砲，已陸續到齊，亦不能悉遵來教，均安配常洲兩岸。現惟吳提督宏洛所統武毅右軍淮勇一營，上年由吳淞砲臺奏調來粵，派駐常洲。該軍於築臺、操砲各事，尙能講求領會。此外粵軍既不習做工，雪帥又惡談西學，其所部不能不聽其指揮，恐未必能一一合法也。

汕頭一案，執事力持大體，敬仰無似！但領事狡詐異常，一切證據確鑿，渠又託人私告，云無論如何查勘，總不能了，只有通融給伊一地，尙可商結。故至今萬人方伯尙未能赴汕查辦。

代訂北洋所購百尺雷艇，如三四月間運到，則粵東現有匠人在彼，當可令其學習合操。惟北洋雷艇既可發運，未知東省所購雷艇亦能設法起運否？

越南北甯復失，桂軍潰敗，將來不知若何結束？事機非不可爲，而一誤再誤，以至於此，蒿目時艱，憤懣曷

已……

# 復李傅相函

光緒十年四月（葉七十九上）

頃奉四月八日手諭，謹悉。查是黃卉亭始末，尊論最爲持平，一切情節已詳告琴軒，如何查辦，其來信尙未道及。

琴軒昨據王朗青函報桂軍騷擾潰逃情形，卽以上開淋漓盡致。有旨責樹聲漫無覺察，傳諭申飭，惶悚。曷勝！桂軍誠少紀律，其實黃、趙所部亦有軒輊。朗青向多已甚之詞，且桂軍之不可恃，樹聲何嘗不屢與台端及總署瑣瑣言之哉？當時總署來函，且以樹聲爲多事也。大局已定，廣西邊軍自應實力整頓。然兵力、餉力亦須兼顧，始能持久。昨以尊諭轉告琴軒，接復已令各鎮減募。

沙面案，美已定議，德、法現在商辦，漸可就緒；惟英國索償最多，而總署又多方挑駁，故尙未與議。現屬萬人相機辦理，如有端緒，仍須轉懇從中維持。承示密疏爲茲事轉關，非火候已到不能成丹，亦非九鼎之力不能任此也；茲已抄寄琴軒矣。

豐潤現與清卿、伯潛同被新命，自是朝廷磨礪成全之意，然未免天上玉堂之感。

開缺疏計已到京，尙未得信。不才衰病侵尋，加以厄速肩隨，動輒得咎，再事遲迴，必重爲師門之辱。幸中法款議已成，此次萬一不允，仍須續請，期於擺脫而後已……

潤子集

張佩綸撰

統籌法越全局摺

光緒八年六月二十日（奏議卷二、葉二十八上）

……臣聞法越私盟，欲盡收北圻要隘，循江而上，窺我雲南；其愚越人則以假道通滇爲名，其告中國則以私討於阮爲解。越固有輕中國之心，法又臨之以兵，劫之以勢，俯首如約，豈待偵牒而知？朝廷運籌決策，將欲遏其狂猷，折其狡謀，非舉此事之終始，本末成敗利鈍反覆推求，不足以絕狐疑之心而應雷霆之節。管仲曰：「凡攻伐之爲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於境。」尉繚子曰：「兵以靜勝，國以專勝。」今強寇張皇，藩屬向背，而我上下之志未齊，內外之心未協，攻守之具未備，彼己之勢未明，不可爲定，不可爲靜，不可爲專。然則臨事成謀，察機料敵，未宜緩矣。臣不避再三之瀆，敢殫愚慮，貢狂言，惟聖明裁擇焉。

一、議疆吏。自法越釁作，朝廷起會國荃於湘中，移岑毓英於閩嶠，擇用勳舊，具有機衡。惟會國荃昔克金陵，威聲著於江南，洵爲中興名將。及督師榆關，私憂損志，託疾深居，衆稍失望。臣時在里門，知之頗悉。夫馬援病困，曳足觀賊，陶侃戎服督師，子喪不臨，此固古名臣所僅見，豈能望之國荃？然其志氣固已衰矣。今國家藉其前勞，暫攝兩廣，坐鎮臥治，亦豈不宜？但一旦有事，猶煩聖慮耳。岑毓英之爲人也，氣勝於學，勇勝於謀。去閩入滇，朝廷於賂短取長之中，俾收駕輕就熟之效，誠得人矣。惟茲事體大，毓英慮難獨任。區區之愚，似當得一

良撫以爲之副。杜瑞聯在京朝，在湖南，碌碌無聲績可紀，撫滇數載，察吏治民，政效良寡；聞與劉長佑齟齬，衆論目是督臣而非撫臣也。道路之人，或詆爲貪庸，或譏爲疏緩。臣考之未審，何敢輕肆糾彈；然其才不足以勝邊要，殆可知矣。毓英銳於國功，嚴於治下，必與杜瑞聯相左。俟其白簡上聞，不許之則毓英意沮，許之則毓英氣矜。朝廷駁下自有等差，毓英非一二助勞親信大臣比，不必使之沮，亦何必使之矜哉？竊謂如杜瑞聯者，予以散地，置之閒曹，尙恐未能稱職。滇方有事，宜特選賢吏代之，與毓英謀斷相資，修攘並舉，以收馭外安邊之效。臣非刻於繩人，實南顧巖疆，恐非凡才所能任重耳。抑臣伏考雍正苗疆之役，鄂爾泰督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今欲進規交趾，粵督現無輪船水師，不足與粵西軍併力；滇軍若出蒙自，與粵西邊境至河內皆五六日；若將滇粵前敵陸師悉受滇督節制，俾扼要駐劄，庶號令一而兵柄專。毓英雖籍西林，軍旅之事或當無嫌，惟聖人斷而行之。

二、議海防。廣東海防，三路並重。三路者，東爲潮、惠，中爲廣州，西爲高、雷、廉，而瓊又廉之外戶也。明以前重東路，次中路，又次西路，此特爲防日本計耳。實則西逼安南，遶羅諸國，島嶼相望，帆檣易達，自西洋互市，而瓊、廉爲全粵屏障，控制尤難。故論南北水師當先粵，論全粵水師當先瓊、廉。臣前疏欲據西貢，搖富春，攻所必救，釋實裏虛。若經營北圻，則由欽州趨越之海陽雲屯，一衣帶水耳。滇建武中，師緣合浦而進者此道也。然則無論爲守爲攻，兵輪水師之亟當建置，不待再計決矣。廣海礁沙既多，越南湖港亦狹，似南洋水師不必購置鐵甲大船，以衝船數艘爲主，而多以水雷船輔之，即可成軍。督臣於微臣前疏未知已否議覆。兵機至迅，戰艦當儲，應請飭下戶部，速集款項，驅臣速選將弁，建置粵東兵輪水師，以備戰守之宜，以聯聲援之勢。

三、議邊軍。粵西軍出關者，黃桂蘭所部十三營近四千人，雲南開沈鴻樸所部十二營兵亦不能足額。臣前疏請滇粵各練萬人，若僅恃兩軍支柱，兵力不完，守且未足，何能攻人？朝廷既有遣將巡邊之議，當令士馬健銳，陣伍精嚴，方足觀兵耀武。宜飭雲南督臣、廣西撫臣簡士練軍，速爲虞備。夫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無餉與無將同，有將有餉而無精器與無將無餉同。臣前請以徐延旭、唐炯各營一路，如蒙俞允，該藩司等必各有臂指，足備將材，似應先行諭知，俾得刻期選募。沈鴻樸者，以佐貳起家，初不知兵，屢經獲咎，聲名甚爲庸劣。應請旨即行罷撤，以免債事喪師。從來行軍邊徼，餉力之充虛，運道之艱捷，實能爲勝敗之政。此兩軍糧食，宜從何路飛挽，兵餉宜以何省籌協，似宜飭戶部及疆臣先事綢繆。不然，臣懼無糧食亡，無委積亡也。滇粵兩邊征則臨陣，當有選鋒，防則沿邊，當立重鎮。軍既亟宜訓練，器當妙選精良。應飭岑毓英於赴滇時，就近在閩省選帶洋槍教習數人，以練滇軍；並飭張樹聲於天津，裕寬於廣東，選派洋槍教習數人，以練粵西出關之軍。其應用洋砲、洋槍、子藥，即命該督撫於香港、上海各棧善價選購，以濟急需，並分赴英、德、美各大廠廣製新式，以資利用。將費省兵，工宜利器，不然，臣懼其以卒予敵，以將予敵也。

四、議降將。劉永福籍廣東，固盜也，嘗斬法將安業，越南授爲山宣副提督，步兵得三千人，釐餉得五萬兩；法人忌之，越人亦疑之。聞永福潛至欽州芒街，以省墓爲名，而實陰購利器，且以購器爲名，而實陰蓄降心。今越南之謀，不由永福之元以款法，必解永福之柄以謝法；爲永福計，非歸命本朝無自全理。然隻身來降，則一粵中無賴耳。及今致之，宣光三省，保勝諸隘，均爲我有，固亦鄉導之資也。論者必以爲中法久和，不當以一永福搆鉅然。永福降意已達，他日將聽其竄伏山谷乎？將閉門而拒之乎？抑如鄭子產之賢司臣，請於法而免之？

乎？或如唐牛僧孺之執悉怛謀，並其地而還之乎？稍一不當，外誤邊籌，亦內損國體，謀之不可不豫也。至覃細第、陸之平、李亞生諸盜，雖與劉永福均有嫌怨，此時永福志在救死，如諸盜來降，不難爲之解仇釋憾。若聽其擁衆憑險，爲法前驅，非計之得也。徐延旭出關捕盜，衆所畏服。倪文蔚受特達之知，兩年之中，以知府落擢巡撫，宜如何力圖報稱，以展衆望而副主恩？乞飭令密慮深籌，詳細覆奏，候旨施行。

五、議越不可棄。今日之事，朝廷固有憂邊之色，然亦猶有存越之心。臣以爲越南自絕於中國久矣，保越以扞邊可也，棄越以讓法不可也。夫法之謀越，其心路人知之。越不得已而爲城下之盟，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上國，而卽安於法。聞其君若相一意媚敵，惡劉永福而疏黃佐炎，臣之憂節捐軀者不敢卸而切責之，臣之背國出降者不敢誅而擢用之，解散軍勢，搖蕩民心，商政歸之法，險隘歸之法，越已亡矣，何待與榷衡璧哉？夫就越而論，卽灰滅亦何足惜。但越滅則滇粵震動，棄越是棄滇粵也。欲固吾圉，欲屏他族，則此土在所必爭。說者或以越固吾屬，不能救之，反以爲利，是速越之亡而助法爲虐也。然越自福映始封，國中僭號，稱我爲北朝，辛丑以後，遇我冊使禮意多闕，一罪也。覲法疏我，私許雲南商道，二罪也。我方恤小，越不告亡，三罪也。越實負我，我收吾之屬，撤吾之藩，何爲不可？北圻爲諸盜所擾，我軍屢勦，彼民知感，師以義動，豈曰無名得越之後，以一縣封其降王，較黎氏固已存厚矣。仲勉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今日越南之謂也。乾隆安南之役，御製詩注：『用兵之道，貴於幾先決策。』策既決，則或掩法不備，收北圻以繫越人之心，或厚集兵力，俟法情歸而擊之。若徒懸師敵境，壁城下不敢救，適示之弱耳。

六、議法不足畏。春秋之國，楚爲強，然自吳入郢以後，雖乞師復國，卒以削弱。典午之世，苻秦爲強，然淝水

一敗，鮮卑蠱亂，卒覆其宗。蓋立國不以仁義，一蹶不振，再實必傷，氣囂而不能久也。法在歐洲爲易亂難治之國，貪狼狠羊，不顧其後。拿破侖第一爲英所流，拿破侖第三爲德所虜，窮兵不已，將並越事而三矣。論者謂法之蓄謀已深，餘威未替，其勢難與爭衡。以臣所聞，法之兵船在越海不過十餘艘，法之兵士在河內不過六百餘人，西貢之餉甚絀，河內之兵亦頗傷亡。中國若以滇、粵三省全力當之，收北圻爲基，據江保險與之持久，彼進無所略，兩戰將饑，亦荆楚、符秦之續耳。夫法之仇爲德國，吳入越，越句踐終滅吳以報仇；齊入燕，燕昭王終命樂毅破齊以報仇；越以是窮，燕以是強。今法崇仇棄好，而求聘志於南洋小國，其氣中餒，其勢虛張。譬諸木本壞而榱桷旁華，水源枯而橫潦汜濫，殆難久也。中國若見可不進，彼歐洲諸國以爲新集如法，我尙畏之，將益輕中土矣。秦不可失，敵不可縱，此之謂也。

七、議攻與守之難易。中法之事，豈不曰攻勢而守逸、攻客而守主乎？然我若主守，則法軍乘勝而前，窺蒙自，薄咒河，滇中水陸必且廣增壁壘，多結營。其陸通廣西，則鎮安、歸順要隘一百六十四處，水通廣東，則三路、六寨在在戒嚴。西路惟高州一郡暗礮環護，較易周防。雷則隘口四十餘處，瓊則衛所七十餘處，而廉之欽州、龍門海七十二徑，徑徑可入，四通六關，備多力分，雖有善者，殆難爲計。若我主攻，則滇粵各出一軍，與黃佐炎興化之軍、劉永福宣光之軍相應，北圻可斷而有。我以收越內屬爲辭，及險而止，原不必聲自我開。水軍雖未成師，而徵津之銜船、閩之輪船駐瓊崖，以擬其後，可以牽制西貢，可以直接富春，可以尾截神投之輜重，可以遠輸陸軍之資糧。法人在我國中，水陸南北皆不得逞。乾隆間，孫士毅出鎮南，烏大經出開化，既破東京造船討賊之計，爲忘者所泥，而行軍之始亦未聞集舟師以擣廣南，臣殊惜之。兵法，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則我衆

而敵寡。夫彼以一軍出沒江海，而我三省皆爲所牽，是法專而我分也；我合三省之力以舉一隅，則法亦前後左右愈備愈寡，是我專而法分也。與其善守待攻，孰如以攻爲守？進退之機，得失之理較然矣。

八、議和與戰之利害。難臣者曰：中法果戰，如沿海數千里何？戰而果勝，如後患何？臣初亦瞿然。及獨居深念，此怯敵之游辭，非慮國之至計也。且疆吏爲此說，則胡勿各守其封域，而顧以海防卸責於廟堂乎？譯署爲此說，則承平無事之日，胡勿通籌全海之防，而顧臨事飾詞以謝言者乎？夫外夷之以兵挾我者，凡三：定海一也，津沽二也，臺灣三也。然定海之役，誤在舟至大沽，琦善卽與議款；津沽之役，誤在上海仍與通商，登州並爲備米；臺灣則倭人觸瘴多死，行且退師，我自欲以犒師息事耳。然則事仍誤於和，非誤於戰也。夫法窺南洋，不能不屯煤屯米於香港、澳門；法窺北洋，不能不取糧取水於煙臺、上海。斷通商，絕協濟，左宗棠在南，李鴻章仍在北，各國商市並在各口，不顧搆兵，法之勢已孤，氣已折矣。安能與日本連橫爲鹽腦攻心之計哉？且越南之兵鋒果交，則法既外爭北圻，又當內守西貢，其分偏師以擾內地，則力薄不足畏；欲用衆以攻中國，則法之財力、兵力亦必不能辦此也。我既得志，不絕其互市，不擾其南圻，西洋重商，法又民政之國，四執政爭權互傾，以利動之，以謀撓之，何至連年寇邊爲患哉？不幸而戰敗，我不能堅持，固必以雲南通商爲款。若狃於和約，法人得越之後，勒兵求通滇道，當事必且謂法卽通滇，於中國未爲大損，而窮邊開礦，轉有通商惠工之益，堅請於朝廷而許之，中外和局大抵如斯而已。是言和之害與戰敗之害正同，而戰則猶有不敗之道在也。臣憤越人之以和亡其國，故欲我朝以一戰收其威。兩利南害當有輕重，臣固未敢遽斷也。夫疆場之事，彼此何常？可以始敗而終勝，可以小敗而大勝，可以我先取越而終爲法所勝，可以法先取越而終爲我所勝，可以奄有全越，



可以偏舉北圻。總之，法實有可勝之機，越實有可取之理；果能知人善任，當亦可有志竟成。臣之不敢堅以戰請者，以皇太后聖體未可過勞，願謨難於堅定，而中外大臣亦無臥薪嘗膽之志任重致遠之才也。然臣所以言之不已者，以此固中國強弱之機，得越則五洲震其聲威，失越則三省疲於奔命也。

今外患亟矣，和局將變矣，俄約甫定，則議琉球，琉球未歸，則議越南，此豈長治久安時哉？欲長治久安，非出於一戰不可；欲出於一戰，非操萬全之勝算不可。俄可以不戰，俄亦自不願戰。日本可以戰，然琉球形勢易得而難守，可戰而猶不必遽戰也。越南地近於琉球，勢逼於琉球，法爲越國鄰遠，我爲拊背搃吭。臣橫覽輿圖，竊謂我國家彈壓西洋，取威定霸，殆必自經營交廣始矣。昔蜀攻漢中，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無他，漢中近蜀故也。劉裕破姚泓關中，赫連勃勃曰：「吾取之如拾芥耳。」無他，關中近夏故也。越南近中而遠於法，法以西貢一方不足抗滇粵三省；若遠徵法都之兵，遠竭法商之餉，用兵累年，勞費虛竭，法且生亂。南交本中國舊地，此殆天所以限華夷也。且越地上竊下潦，法人多感疫物故，而我軍服習水土，是得天也。法人重教虐民，橫征暴斂，越民聞和議將成，聚而怨詛。黃佐炎越之重臣，義不降法，而於我則分爲陪隸，願受招徠，是得人也。得天，得人，又且得地，何可坐失先機，致貽後悔哉？

今法越之約將成，滇粵之軍未集，必聖君定計於上，樞臣決策於下，然後疆臣觀望之心始絕，將士忠憤之氣始生。外夷狡詐之謀始奪，斷未有依違兩可，怯勇無常，而能決勝於萬里之外者也。馭夷之法，不外和守戰三端。此事棄越非策，通滇非策，防三省水陸又非策，議和議守理勢俱窮，然則舍戰更有何策哉？伏懇諭令三省督撫，奏報加速加詳，隨時圖上方略；宮中亦宜取滇粵及越南地圖，隨時垂覽，與軍機大臣商定大計，以

運神謀，以伸果斷，天下之幸也。若中朝諉之疆吏，疆吏仍諉之中朝，過此以往，法威已振，法稅已饒，事會坐失，非臣所敢知矣……

請飭邊海各軍嚴防備戰以杜要盟摺

光緒十年四月初八日（奏議卷三，葉六十九上）

……竊德瑾琳以法將福祿諾齊來，李鴻章譯聞，朝廷曲示綢繆，責令講解。在李鴻章久更事變，熟悉洋情，必能善為因應，以維國體，而折敵衝。臣之迂愚，敢有過慮。顧法人無信，具有明徵。寶海議和於前，未幾而寶海撤，南定告陷矣。德理固議和於後，未幾而德理固去，順化劫盟矣。夫法所遣之公使且然，而況於福祿諾之書本云一人私見，並未請示本國乎？且臣以書意推之，名曰讓邊界，而如鐵原、諒山、高平、鶴圻、保勝，彼皆欲收形勝，駐選鋒，固已直抵滇粵邊陲矣。所謂讓中國之邊界，徒虛語耳。越圖具在，可覆按也。名曰讓兵費，而讓之一言，如市人微價，稍不其價而已，其意初未舉六萬鎊而免之。德瑾琳謂兵費必須議免，李鴻章因謂似兵費可免，皆心欲如是，並非力能如是也。故臣之區區，深恐中國以實心與之講解，而法人仍以講解肆其詐謀。德瑾琳之言曰，儻不欲和，必須趕緊設防。臣之意則謂即欲和亦須趕緊設防，防軍強一分，敵餒必減一分矣。防餉惜一分，兵費轉加一分矣。微臣略引其端，唯聖明裁決焉。

一、厚北洋之防。李鴻章辦理洋務，最遭詬病，而能戰能和，緩急足恃者，亦僅僅北洋一處。惟歷年北洋經費欠解甚鉅，旅順、威海近始經營，三省分圻不無隔閡。今煙臺既來敵艦，似宜厚集兵力，以防未然。曹克忠雖知名宿將，其軍新募，器械未利，步伐未齊，即臨戰或能用智，而望其藩籬障塞，度難皆應繩墨。且燕、齊各軍難

次，十羊九牧，易啓爭凌。應飭李鴻章電商東撫，將煙臺各軍酌歸一統，領鈴轄，以肅紀律。其旅順及山海關等處，應如何扼要布置，該大臣當全局在胸，卽令詳細奏聞，以重北門管鑰。

一、固前敵之防。岑毓英既卻，潘鼎新未前，敵視我軍蔑如，故能分舟師以來內海耳。滇甯與越聲柝相聞，和議卽成，邊方從此不能無備。故今日籌邊之亟，殆更甚於援越之時。約言之，略有三端：一、岑毓英初議規寧平，扼清化，故發餉百萬資之。今興化不守，軍力不能遠及，卽餉需豈許坐糜？似宜分撥粵西，以相挹注。唐炯請以劉永福守宜光。今該督還開化，而留萬人保勝，爲永福聲援。將來法人必索永福，臣於光緒八年六月疏中卽已慮及，似應密飭李鴻章、岑毓英顧全大局，毋循唐送悉怛謀。宋殺張發覆轍。二、唐仁廉、潘鼎新立兩軍，應飭迅赴關外。臣上年夏間請移廣西提標在南寧簡練，張樹聲不善也。邊警旣聞，教民萌動，則飭臬司馳赴南寧，卒無以易臣說；然事先虞備，與敗後倉皇，情勢則不侔矣。今粵西各軍，似宜分別扼紮要隘，砲臺須壘堅土，軍士須練洋槍，或教練以爲戰備，或鎮撫以固民心，勿再蹈文武不和、湘淮不和之弊。三、軍火責成張樹聲經理，乃該督僅能自顧東防，經總理衙門一面考察，一面代籌，究屬緩不及事。卽如此次滇軍所需軍火，該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廣州者應解滇軍，略一轉移，豈不直捷？臣實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通盤籌畫，上年冬間總署商准北洋所購軍火五月可到廣西，咨准河南代購軍火四月可到。計此兩批軍火到時，應令滇粵練成大支砲隊，於沿邊立一重鎮，仍責令該督撫疏通道路，聯絡聲勢，庶守則我軍憑險固圉，戰則彼族備多力分。但能使法人不敢巡薄諒山，保勝，則黑旗猶存，可以不時出擾。法不能撤越之防，而又恐中德相結以乘其敝，此法人欲和之故，亦卽我不必急與法和之故也。

一、密沿海之防。南洋口岸林立，論兵者動曰防不勝防矣。臣亦知其防不勝防也。顧廣州、上海爲各國互市地，我雖守，彼亦難攻。然則總江浙閩粵之要害，不過瓊州、臺灣、定海、崇明數處耳。輪船既不足海戰，則以海口塞水雷，陸戰練兵卒，爲制敵之奇德，所以防法者也。瓊州、瀕海水淺礁多，輪船不能入泊，若資彭玉麟之宿望，以駕馭方耀、鄭紹忠、聯鄉兵作士氣，猶足一戰。尙望飭下張樹聲同心合力，無掣其肘，庶足堅守困敵。臺灣、定海之防，歷經總理衙門與該督撫詳細辨駁，岳斌不能強起，吳長慶未便召還，惟有嚴督撫之責，成合水陸之兵力，以免敵兵伺隙擄虛。至長江門戶，經曾國藩、左宗棠諸老成經畫積年，曾國荃素負助望，當有深謀。若以地勢既寬，人才頗乏，則莫如制之以靜，感之以誠，應請朝廷於現任各省提臣二三宿將中，擇其膽略夙著、威惠允孚者，重其事權，使三省互相策應，以榜先聲，既無臨敵易將之嫌，亦杜取地要盟之計。

一、布海上之防。敵艦遠來，雖瞬息千里，然使前絕其謀引之奸，後斷其煤米之路，久處海中，固無能爲。彼以舟師寄泊煙臺，必外結日本爲購煤米地，而假議和爲名，游駛自如，商賈不禁，亦必欲鉤結山東教民，饑民以圖一逞。北洋水師即不敢與之海戰，不識能巡行連灣、廟島間，使其運煤、運米、運軍器、運淡水稍存忌憚否？山東各軍即不敢誘之陸戰，不識地方官能於登萊各郡辦鄉團，絕漢奸、禁引水之漁戶，撫瀕河之災黎否？至於由瓊崖以及大沽，望洋則浩無津涯，求徑則分明一線，中國兵輪分之見少，合之尙多。若擇敵所必經之地，以大隊師船扼紮其間，運重不過帆船耳。我屯險伺便，專爲截資糧、防奸宄計，即難禦其情歸，或可阻其深入。臣論法越始終主水師，此非忠勇智謀之將不能自任，願朝廷下南北洋大臣熟慮之也。

語曰：『受降如受敵。』夫降且昧之爲敵，則受敵可知。臣非敢沮講解之機也，誠以有備無患之理，戰固

當然，和亦不得不然。必我可講解，可無講解，而後講解之氣始壯，講解之理始伸。聖明既以講解責成李鴻章，仍懇以備禦責成各路疆臣。統帥使講解者以有備禦而辨論可施，而備禦者不得以有講解而軍心頓懈。庶幾剛柔動靜，權自我操，法就範則可和，法不就範亦可戰，援之事理，以免疏虞。就其之會，齊所以不能加魯者，魯有備也。澠池之役，秦所以不能加趙者，趙有備也。澶關之盟，遼所以不能加宋者，宋有備也。

今自政地易人，一月以來，設防務不問。適有議和之說，難保各疆臣、統帥不藉此因循觀望。微臣終夜展轉，以爲深憂。誠使各疆臣以宵旰之憂勞爲憂勞，各將帥以士卒之甘苦爲甘苦，必能察臣愚慮，行以實力，不致遲疑懈惰，弛備啓戎，或於時艱稍有裨補。

臣爲疾病所牽，謀猷不能周布，率臆冒瀆，尚乞聖人垂憐而審度之，不勝悚惶迫切之至……

### 會奏閩省接仗情形摺

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 將軍督撫四銜（奏議卷四，葉三十一上）

……竊法船自閏五月二十二日陸續來閩，隨時進出，多至十餘艘，少或七八艘，環泊馬尾一帶，勢甚耽耽。臣穆圖善出駐長門砲臺，臣張佩綸即駐軍馬尾，與督辦船政臣何如璋就近商榷，調集閩省大小各輪船與敵艦尾相接，勉持月餘，時嚴做備。

詎七月初三日午刻，臣璋接法領事白藻奏稱本日開戰，當經電知馬尾、長門、長門線斷不得達，馬尾未接電音，而法人已先開砲。彼船大小共十一艘，乘潮逼攻。臣佩綸與何如璋飭令各輪船、師船奮力抵禦，並令陸路出隊相助，而自行登高督戰。彼此互相轟擊，我揚武船被擊而沈，福星亦壞，琛航、永保兩商船欲開輪

往撞，中砲被焚；其飛雲、濟安、振武三船，福勝、建勝兩砲船，與法船往來攻擊，苦戰逾時，砲船亦被擊沈，餘皆焚燬，內海各師船及所備引火各船、桿雷、木牌等件，亦爲法船格林砲所燬；至伏波、藝新兩輪船，先後因傷退回，伏波現在閩淺，藝新沈林浦爲塞港之用。我軍擊壞法船三艘，立沈者二艘。法人見我無船，乘勢攻擊船廠，並攻陸營，冀圖登岸。黃超羣、方勳兩軍伏溝狙擊，屢卻之；砲隊陸桂山擊敵船疊中，及廠中兵弁並力抵禦，斃其兵頭二名。法船攢擊數次不得逞，時已酉末，始各退回。彼軍傷亡不少，傳聞孤拔受傷甚重；我陸營間有傷者，水軍損傷最多，須招集流亡，方能查有確數。初四日早，法以四船排砲力攻船廠，方勳營勇移紮廠左山腰，黃超羣一軍紮廠後山脚，與福靖後營聯絡守護。彼以巨砲環擊，船廠間毀，復用小輪船六號多備槍砲，進攻上岸。我軍以擡槍、洋槍及克龍卜行仗砲力與相抗，互有傷亡；法船至晚退泊羅星塔下。此馬尾水陸兩戰之實在情形也。

張得勝所統之凱字中營駐守館頭嶺。初三日法以二船往擊該營，我軍亦還砲擊之，相持半時許，彼船乃退，營勇陣亡一名，受傷三名。初四、五日，法船復疊攻館頭，營官張世興督兵力守，惟營牆兵房多被擊毀，兵勇並無傷者，彼亦不敢登岸。初五日中午後，法船駛泊圍山寨，復攻田螺灣砲臺。各弁伏土牆堅守，至夜始息。初六日早，又被猛攻，並用小輪以格林砲環擊，砲臺遂陷。彼乘機撲岸，經各弁勇突出，擊傷多人，卽即回船，直下閩安。該處南北岸各砲臺皆預爲準備。至午法船陸續駛到八艘，分投攻擊。蔡康業、劉光明督率弁勇，槍砲齊發，拚死拒敵。至晚，各砲臺及衙署廟宇房屋均被傷壞，法船被擊傷船數處。法軍燬臺後，卽登岸圖踞。有潮普中營弁勇豫伏閩安山上，奮勇迎敵。彼力不支，仍回船發砲轟我，我軍始行收隊。初七日早，法兵數十人復

由僻港登岸，經蔡康業擲勇擊退。至長門砲臺爲敵船進口第一要隘，臣穆圖善駐守月餘。馬尾開戰後，內外文報隔絕，繞由連江縣設驛馳遞。初五日，法酋又來二枝桅大兵輪一隻，由壠江進口，當由守備康長慶督勇開砲，該船還擊十餘，砲盡行落空，被我連中兩砲，傷重倚側，即刻退出口外，用小船紛紛前往駛運。初七、八兩日，又以兵輪八號悉力來攻，金牌砲臺先被擊毀。長門被攻兩日，該處砲臺均向外，利於攻外而不利於攻內，故爲法人口內衆船所轟，不能還擊。張得勝、康長慶等猶設法死守，故砲臺砲位傷損較輕，尙堪修用。初八日，法乘洋划數十號上岸，各營勇槍砲齊發，彼此俱有傷亡。經左營副將洪永安率隊衝擊，斃敵甚多，奪得洋砲二尊及釘砲鋼鎗火彈、藥具等物二箱，復用劈山砲擊翻進口中號洋輪二隻。法受此創，度必大攻我營，隨飭張得勝埋伏隊伍，出奇制勝。詎彼竟不上岸，仍用炸砲轟擊各營壘，隨擊隨退。我軍多用劈山砲攻擊，中傷彼軍不少。此各砲臺被燬陸軍節節守禦力邊登岸之實在情形也。

初九、初十兩日，法船先後退出，泊芭蕉山外，探聞以兩船運到糧食、軍火，是否思增陸軍回撲，詭譎難測。臣璟等仍籌備城防，沈寒港道官紳合力商辦，求有實濟。城廂內外團防亦頗得力。惟長門、馬尾防營萬不宜少，而城防兵力太單，故臣璟等復有催調援師之請。臣穆圖善刻已回城，與臣璟、臣兆棟商酌布置一切，再赴省外督師。佩綸仍往來於彭田、馬尾之間，相機策應。謠傳法船去路不一，形同流寇，已飛致臺廈及沿海各省，一律嚴備。

除臣佩綸因馬尾水師失利已專摺自請逮治外，臣璟才識短淺，不能布置妥善，負疚滋深，相應請旨將臣交部從重議罪。臣穆圖善駐紮長門，督率凱軍，血戰四日，拒其登岸，未能扼其歸路；臣兆棟株守省城，不能

援應：各均難辭，請一併交部議處。所有打仗出力及傷亡各弁勇，容臣等查明，分別奏請獎卹；其不得力者，從嚴奏辦，以昭勸懲……

# 陣亡員弁懇請優卹片

同日（奏議卷四、第三十九上）

謹將陣亡員弁，開單懇恩優卹：

督帶飛雲輪船副將銜參將高騰雲。該參將由粵來援，論事咄咄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諸將來請援，高騰雲獨義形於色，臣心異之。夜復屬其來見，詢以方略。高騰雲曰：「國防之意，本圖牽制，使敵不發耳，厥非戰地也。但砲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晝夜相持，咫尺間，恐釀成戰事，知帥意急欲先發，必多牽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來，即來，怯將無用，徒害事耳。」臣詰之曰：「然則奈何？」對曰：「專攻孤拔，得一當以報而已。」臣欲令其統率諸將，辭以資望在李新明後，且曰：「水師船各自為戰，非若陸軍一將能指揮十餘萬也，請不必紛更，堅守以待上命。」該將既去，臣復屬各船就商籌策，該參將志定神完，誓死報國。聞是日高騰雲手發巨砲，擊其烏波船皆命中，以一飛雲小艦，當三大艦，中流堅拒不退。忽橫來一砲，該參將輟折，復一砲人飛入水中而沒，其舟乃發火流下，死事最為慘烈，懇恩准照總兵例從優議卹，以矜壯烈。

管駕福星輪船五品軍功陳英。該軍功人極瘦弱，文理甚優。敵艦日增，臣心憂之。陳英上書，請以各輪船合攻孤拔坐船，而艇船等發火牽制下游，使各輪船水勇及桿雷船截其魚雷船，所論均有條理。臣采其論，下諸將，布置略定。無如法之暗約英美先發也。陳英見英美船驟下，急起砲擊，衆曰：「此吾報國日矣！吾船與砲



俱小，非深入不及敵船。三船環之，舟中機損入亡，毅然不顧，但以砲向孤拔船。孤拔船受砲略退。敵旋益船來，持至一時許，陳英猝中砲於望臺，學生王澐隨殉，船始焚燬。英美觀戰者均稱嘆不置。深惜該軍功孤誠壯勇，不克大伸其志，遽作國殤。其僕來臣行營流涕而言，該軍功因臣器許，誓以死報，臨戰猶感激不置。臣在山觀其轉舵之靈，放砲之捷，孤船深入，力不能拔之出險，聞其遺言，爲之痛哭。陳英官止微末，可否懇恩破格卹卹，准贈其參游升銜，卽照所贈議卹之處，伏望聖裁。王澐一員，擬給以五品軍功，並懇恩卹卹五品官陣亡例賜卹。

管駕振威輪船補用守備儘先千總許壽山、管駕福勝輪船補用守備儘先千總葉琛、管駕建勝輪船五品軍功林森林，以上三員，均力戰而死，並懇恩優卹。

其餘死事受傷及退縮各員弁，容臣查明下落，再行奏陳……

副將張成等請革職治罪片

同日（奏議卷四、集四十二上）

再，輪船水師營務處游擊張成，前以力扼中流，經臣商之督臣何璟，派護閩安協副將。此次水師失利，罪在微臣。惟張成於風逆之際，不能防範，致所統兵輪中敵暗計，全軍氣沮，雖係守久力疲，受傷遇救，究屬咎無可辭。除咨督臣撤護候參外，請旨將游擊張成卽行革職。

至兩軍市行開砲，尙未接仗，臣山廠升山，突見管帶福靖後營之副將張陵楷四人扶掖而遁。查該副將營規廢弛，經臣撤去一營，交劉應清接領。及法攻船廠，該營被砲摧圮，劉應清所率營勇猶隨黃超羣固守。張

陸楷一月以來，不時託病，今乃聞警退去，荒謬良甚，若不嚴參，軍律何在？相應請旨將張陸楷一併革職，均交部照例治罪……

### 查明水師陣亡人員請卹摺

光緒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奏稿卷四、葉四十六上）

……竊本月十四日，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奉上諭：『頃據張佩綸報，初三戰狀稍覺詳明。此次雖經挫失，諸將皆死苦戰，毀損敵船，其氣尚壯，應獎應卹，趕緊查奏。欽此！』

查馬尾之戰，法船大小鐵木兵船十一艘，我船九艘，惟揚武、振威係舊式兵船，福勝、建勝係砲船，伏波、飛雲、濟安、福星、藝新均係運船。臣在天津途次，疏請將閩局輪船合隊操演陣法，奉旨與何如璋酌度施行。而閩省止兩兵船，不能合演，電調局造江浙兵輪，均以分防不應，而法船則已賺入馬江矣。

自閏五月二十二日守至七月初三，一月有餘，非酷暑炎熱，即愁霖浹日，敵船得以出入游息，而我船將士枕戈待旦，苦守勉支。臣每召其計事，均以夜深潮盡始來。迄六月下旬，我軍積勞疲累，諸管駕均面目憔悴，而南援不至，法船日增，情勢已形岌岌。然其中如教習呂翰、練董楊兆楠等，或慷慨請行，或願留觀戰，無非感國家養之恩，以為懿旨特頒珍藥，內帑激厲諸軍，正臣子亡身圖報之日，其奮勇堅卓有足多者。

初三之戰，以小船當其鐵艦，以偏師當其全軍，以未經戰陣之管駕學生當其狡黠素著之將領，然猶鏖戰兩時，縱橫馳驅，誓死不返。上游則陳英、呂翰等，下游則高騰雲等，砲傷孤拔，其引水洋人羅諾並護兵六名及二等兵官拉丹那均中砲立死，殲其名將，焚其巨舟，實屬傷殺大當。即英美各國作壁上觀者，亦皆歎異，諒

旨稱之曰『壯。』凡茲視死如歸，臨難不避之將士，洵爲不媿天褒。

而臣尤所隱痛者，合我九船之馬力，不過八百餘匹，而法船大者九百餘匹。小者亦三百匹。臣前奏被毀兵輪兩艘，雷船一艘，近更參以港報，彼又損一加利臣擊之大船，拖一被損之雷船，餘亦板洞桅傷，不能駛入大洋者，在馬祖澳設法補葺，是彼船傷損之處亦與我相埒。其見爲彼利而我鈍者，非將之不勇，戰之不力，由於彼船過大，雖損而不能遽沉，彼船過多，雖創而不能盡覆。使閩軍若得南洋六百匹馬力之數快船以戰，則今日斷脰陷胸之忠義，安知非鱗鱗附翼之將材？福薄願違，援窮禍猝，遂使習流敢死之士，同作國殤，招魂無所，波濤渺忽，悲憤何窮，此則臣之罪也。然其殺敵致果，遂命效忠，國家養士之隆，而二三老成締造船政，經營海軍之初心，要爲不負矣。除高騰雲、陳英各員前已開單請卹，茲將呂翰等各員功績，分別臚陳，另開清單呈覽，陸軍員名亦即附入……

輪哨各船管駕呂文經等分別懲處片

同日（奏議卷四、葉六十七上）

再，馬江之戰，水師將弁死傷者既蒙優卹，効奏者頗荷矜原，聖人明見萬里，亦以其堅守逾月，死戰兩時，尙非退縮不前者比也。惟伏波管駕游擊呂文經，是日中砲先退，臣已將其杖責四十，撤去管駕，請旨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應否治罪之處，仰候宸斷。統帶哨船之總兵賴炳南，恆怯譎詐，已由張得勝查撤差使。雖師船太小，不足禦敵，惟事後一味捏飾，應一併請旨革職，以肅戎行。

藝新乃根鉢輪船，止小砲五尊，馬力僅五十匹，是日開砲良久被傷，始行駛回。千總林承謨係福州學生，

此次閩人衝其桑梓，管駕死者四人，林承謨小船末弁，力戰得脫，碩果僅存，應請免其置議，以示朝廷逾格恩施。查各員處分，何敢臆爲輕重。惟臣目擊戰情，參考衆論，內信於心，始行分別具奏。歷觀古事，敗軍之中亦見將材，郊之隨會，街亭之王平，指不勝屈。在林承謨亦未足語此，惟其情有可原，即不敢過於拘執。是否有當，伏請聖明鑒察施行……

### 致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集二上）（題設爲李鴻章）

……越南事竟無佈置。鄙見此事當委重粵西，疏請徐曉山出關，已蒙俞允。彼此皆虛張聲勢，及其就範，公乃導以和局，或易爲力。

譯署無入主持，劣如張廣國亦充總辦。此次傳考，大約仍取白摺小楷，年姻世誼而已。

船政用張夢元，非其所長，內閣亦不甚重此事。從前立局之意，本是疆臣自管。及恪靖有隴上之役，子儼薦幼丹先生可任，始有船政大臣之設，今竟如額缺矣。若閩疆得人，似併歸地方爲是；然閩疆何時得人哉！

佩綸入閣，須四月初竣事，其時公且北上。

振公歸志甚堅，粵督竟歸沅老，恐不足任耳。

冠九入蜀，不知能西否？津門半屬旗員，如何如何！

### 致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集三上）

……越南之事，鄙人兩上疏言之，不甚爲政府所喜。而公之六百里至，又不爲政府所喜，不知公是何妙算，令人莫測。

此舉法軍已挫，如增兵大至，越恐不支，而法之餉不能繼，未必不能轉圜；前劉永福殺法將一人，苟延者且十餘年，是其明效。公謂先勝後敗，覆轍相尋，固是處事太多之論。然勝固亡，敗亦亡；戰固亡，和亦亡；似勝亦不盡爲覆轍也。公威望著於中外，所以承主眷者在此，所以聯邦交者在此，即所以受責備者亦在此。觀脫使之來，正在公節制三省之後，未必非法人中悔改盟之機。而公過示謙和，似欲冀豚魚之格，而轉失鸞虎之威，願更詳思……

復李肅毅師相（書牘卷三、葉四上）

……越南之役，法人蓄謀十年，三省初無佈置。佩綸上年四月疏中，以久直帷幄，未燭先幾，引爲深疚；局外論亦未肯專苛大臣。公雖未建滇、粵之節，而名流四裔，位極人臣，何以當國家閒暇之時，亦未有經營交廣之策，及今而委過具臣，用自解說，不亦晚乎？

夫俟形迹大著，始與力爭，誠爲無益；然上年亦何嘗與之力爭哉？徇寶海之游辭，弛三邊之戍守，啓戎召侮，職此之由。公猶不悟，而以寶議爲言，謂畫北圻近邊已爲幸事。怯敵如此，恐將蹈商於誑楚之轍，受璧馬假虞之欺，雖法全予我以北圻，豈能守哉？

至謂滇不病通商，而病辦理之不得人，此卽論俄約時，以用人爲補救舊說。夫滇不通商，無病之人也；通

商而得人維持之，有病而得良醫也。與其受病而求醫，何如養生而無病？今必強無病之人爲病，而以試吾不甚治病之方，豈足以動病家之德耶？

廣西與越南毗連一百餘隘，無險可憑，公以爲險，實所未喻。夫恃險而亡，古有明戒；卽設險守國，亦貴預防。而來教保其永遠無失者，特恃桂之瘠險，非彼族所垂涎而已。然則舉天下之大，但彼族所垂涎者卽不能保其無失，而其可以自保者僅僅一二不甚膏腴之地——斯言也，可使朝廷聞乎？可使敵國聞乎？我公於中外商政太無限斷，而於邊遠形勢苦未審觀，口不擇言，乃至於此，令人回惑不已！

總之，此事自以練邊才、儲戎備爲要圖。三省督撫將吏得人，進戰退守，因事制宜，方爲久遠之計。公臨粵圖法，則北洋空虛，不能兼顧；駐滬圖粵，則河內遙僻，等於坐觀。當事本不知兵，亦不願戰，故謀疏慮拙如此。佩綸出閩後，首請重臣回鎮北洋，遙領安南經略；其他謀粵督、徵淮將、練邊兵，頗與尊指相合。怪公不察，乃以政府淺謀、言路苛論，皆致不滿於鄙人也。

比聞沅、澤二公畏法彌甚，公既北返，似當爲粵擇人。若振公南轅，貞固自足幹事。撫部如以仲良、香濤、清卿易之，同道爲朋，軍氣益倍。滇桂兩節，便假徐、唐、豹岑儒者，但宜散地。來教縱論邊才，不審屬之誰某？若軍務不過潘晴軒輩，洋務不過馬眉叔輩，未足爲梁公藥籠生色也。

古人每臨大事，雖內斷於心，必旁咨於衆。公今受委既深，葑菲芻蕘，詎容忽略？佩綸爲公所篤信之人，隔滬兩月，始以片紙相詰，亦未示以前敵情形，使臣答問；況於草野之士，誰復輕千里而來告公以善哉？昔李左車敗軍之將，淮陰北面諮謀；姜伯約羈旅來歸，武侯引重遐哉。古人，今誠不及！

以公執守之固，相遇之疏，便合卷舌騰口以爲全交之地。惟佩綸曠覽時艱，望公既切，每懷私惠，報公未能，展轉五中，仍難終默。上之事君，下之朋友，不敢辟疏辱之嫌，而出於煩數，亦可傷矣。日來體似悒悒，伸紙抽毫，兩夕始就，憤悶在兩，不能盡宣。

大疏迄未交議。是日鄙適有疏，請早定宸謀，亦留中不報，但聞發餉二十萬而已。典部既合，或云公疏與鄙見略似，當事惡之，疑不能明也。

公爲同光間必傳之人，每舉一事，發一言，宜爲千秋萬歲計，勿自視過輕，隨人進退可耳。

復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葉七上）

奉六月八日鈞答，敬承節鉞回鎮津沽，朝廷援胡文忠故事，復有畿輔之命，連日甘霖大沛，四野歡然，同符望歲。聞公守禮力辭，尤徵純孝；然此坐實亦非公莫屬耳。

越裳消息若何？法人言歸於好，豈非息事寧人之策。但法人狙詐，實不可恃。徒執通商，卹款爲說，在今日似去題太遠。使彼窺見吾隱，虛聲恫喝，必且多所要求。公處人臣極地，負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論，厚集邊防，無可言者；若舍和無策，務徇敵求，人人能之耳。

振公駕輕就熟，當有成竹在胸，憤大敬當前，亦宜擇人自輔。澤生僅不掣肘，子良純盜虛聲，此輩祇合束之高閣。清卿惜爲邊事所羈，驟難交替也。

晴軒援津之功，自不可沒；其人特偏裨才，難以獨當一面，內多欲而外無威，終必債事。徐曉山未見其人，

但習於邊事，歷練當可成材。若必以曾從事戎行者爲邊才，十年以後，老成愈衰，宿將物故，豈吾曹便合望風迎降？公執此以品第人才，未足關局外之口矣。要之，時事本艱，全才亦正難得。公不於此時薦延烏俊，總攬英雄，爲樹人植國之計，而垂老情深，第於一二親知故舊加之意焉，非所以光相業而副聖恩也。

翠生於越事無所贊畫，朋友規過，具書責之，度其不至盛怒，或因一激之力，諫而不聽，因此拂衣，則非門下所能迫促矣。

### 復唐鄂生中丞（書牘卷三，葉八上）

……滇兵因感瘴撤退，自是勢不獲已。其時寶海適以退兵給合肥，詳署遼之，退兵之令下，而粵東水師遽回柁虎門，法遂破南定，撤寶海，改成言，其勢洶洶；於是論者歸咎退兵，而譚署北洋均援公爲分謗地。春夏之交，言臣劾合肥，則並劾公，勢且擬及佩綸，謗言紛藉，與再同祕不使壽丈聞。卒賴天子明聖，劉軍既捷，策公言有效，倚注不衰，旋膺開府之命，未嘗不與二三同志舉觴遙賀爲滇民幸也。

尊論暗資永福及開辦滇鐵兩事，與鄙見極合，已與滇中來疏先後入告。惟陽許通滇一說，不甚謂然。蓋法自咸豐間遣樹丕到滇察辦，所載甚詳，其設謀非伊朝夕。中國既已許之，斷難失信；彼必百計擾滇，取利而後已。名爲陽許通商，卽是予以全滇，及和約既成，督撫不用人才，邊徼不講武備，窮荒不儲餉食，筋懈脈弛，卽法人不來而滇且自弊矣。故鄙意以爲法越之事不已，則滇粵之將材、武備、吏治或可漸有起色；如其速已，實非滇粵之利。自非有激之言，實亦洞見癥結之論，願閣下其深體之。



近聞劉軍屢敗法人。張法者謂法於深秋大舉，張劉者謂法勢已窮，且將自退。然佩綸所竊慮者，劉軍屢戰，均是誘敵設伏，其得勢全在憑險；而法人火器甚精，守備無闕，劉軍終不能乘勝攻堅。是劉永福一軍能保山西、北甯一帶而已。若法人改道往幾越都，則劉亦不能兼顧，是助劉足以固北圻而終不能保全越，助劉足以拒法師而尙未足以復黎京。不知閣下亦嘗計及此否？

目下法越之事，恭邸援醇邸共主其謀，調兵增餉，鄙說稍行，尙是二邸及樞議主剛之故。而合肥則謂北甯之守必不能固，法人之鋒必不可撓，仍擬就寶海舊約調停。無如脫使狡詐，中樞亦頗覺其非，不肯遽就。和局彼此相持，其所以主剛者，主柔之說屢屢不驗故也。

總之言者，惟鄙人主剛，而所以主剛者，倚公及曉山爲重；公及曉山能防而不許其戰，則又倚劉軍爲重。成敗之機，繫於一髮，亦可危矣。所望公及曉山精心籌畫，助劉保越，謀出萬全。區區之愚，以爲我輩二三人之榮辱得失，而中朝與外夷強弱安危之所關者大，勿使主剛者結舌而主柔者快心也。公膺茲重寄，當亦無待鄙言矣。

爲公爲私，相倚爲命，故其言過於徑直，幸垂聽焉！

復李肅毅師相（書讀卷三、葉九下）

……公奉權督之命，兩次瀝辭，情真語摯，羣議翕然。時會孔艱，大臣義當出而分憂共戚。此言發之佩綸，代籌必無矛盾；如公無可受之理，佩綸何敢輕言也。

越軍前勝，全在設伏憑險，仍庚辰致公書所云，「彼以機事，我以機心」之說，特勝而驕，宜其敗也。惟永福一敗以後，不知能否成軍；法人之言，亦恐鋪張失實，我且靜以待之。

荔秋前輩言越王已死。如內憂外侮紛來，越必不國。我之力今殊不足取越，則越必爲法有，隱患何窮耶？荔秋前言振公須撥淮軍，鄙見不以爲是。韓昌黎請還營管經略疏，謂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宋黑軍中，郭達（達？）以西北銳旅，江淮將士渡富良，六十日疾疫大起，皆淮軍不宜交廣之證。豈管今之南寧粵防須用粵兵，性與夷習，不甚畏之，猶粵匪之宜湘，捻匪之宜淮也。舉淮軍精銳許之蠻雲瘴雨中，未免可惜。就全局論，東挪西湊，備多力分，亦兵家所忌耳。願公與振老熟籌之。

澤公引疾求退，聞欲代以雲林，躊躇未決。香帥不願去晉，近於知難而退。鄙人年少論兵，詎勝保障坡公詩論將不及我，未始非藏拙之道，公何相戲耶？……

### 致李肅毅師相（書讀卷三、葉十二下）

……彭帥之示近於隔膜，譯署已勸其養威蓄重，振公自必阻止。

法人照會，訪侯謂其詞和平而理牽強。法使譯出，則云已侵犯山西、北甯、清化，此豈得謂之和乎？今日之事，恐非嚴備堅持，必成大錯。晉楚戰邲，樂武謂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無日不討軍實。敵驕且狡，而我以迂緩應之，庸有濟乎？我公練兵制器，經營累年，蓋代勳名，定卜老而益壯。區區之見，以爲近防北海，尤當遠顧北圻，未可攝於虛弦，坐觀成敗耳……

## 復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葉十四上)

奉初六日鈞教，以佩綸參謀譯署，謬承獎勗，悚惕曷任！北海鄙人，性拙氣羸，屈曲世間，實爲不耐；聖恩過驟，不敢言辭。初九以後，下榻署中，鉤稽積牘，海防要略，全未施行，界務稅章，漫無限制。堂司終日營營，以見外國客爲正務，衛之無道，猶以治軍旅與治賓客並舉；聖門之才，子路治軍，冉有理財，而後及公西華之東帶與賓客言。今忽其大而務其細，勞精疲神，欲以筆舌之妙，折敵衝於尊俎間，亦已難矣。儻國家閒暇，以臥薪嘗膽之心，作改絃更張之舉，猶得從容展布，與我公內外并力，稍濟時艱。今法越之事已如殘棋未弩，佩綸本不才，束縛而馳驟之，絆馬而求致千里，其勢不如跛鼃；事一不效，則怨家得以指摘非議，不爲壘家令之誅，亦作李忠定之貶，使後人目爲書生果不任事，則佩綸所遭之不幸耳。事可弔而公奚以賀爲？

清卿通政助戰自佳，但俄人遷民實寒，志不在小，禍不在遠；東防寄之何人，殊爲代慮。滇督請以二十營出屯越之山西，已經俞允近疏略白理直，論旨屬與桂帥和衷，其實唐之薄譴，乃文卿及安撫論劾，不關曉山事。文卿欲搖鄙人，安姪略救乃叔，佩綸自有天在，非宵小所能搖，亦豈親暱所能救哉？

振老欲屬雪公前敵，高年獨瘴，水師戰陸，均非所宜。

劉君株守山西，坐待春融水長，法得水步夾攻，亦無全理。其糾合義師，力主恢復，實以自救。徐非貪功，劉亦門智，殆不至輕敵微利，作孤注一擲。計振電與尊指略同，恭邸須十四入直，故高陽遲回不復。然徐已於月之初二出關，劉已於前月廿七小勝，軍事不能遙制，前卻瞻顧，軍法忌之。若以法人火器猛烈，守備護嚴，屬其

相機誘敵，不可猛進攻擊，徒傷精銳，則粵督自可撤行，無取內指也。公謂何如？

此間傳聞招商局將上海馬頭租給洋人，借洋債四十萬以彌虧空，岌岌可危，難以持久，甚為系念，未卜確否？

佩綸遠道歸來，頗擬以詩酒稍洗風塵，甫六日而有是命。此後時與腥膻為侶，殊乏意趣，撥下悶懷，聊拾判稿破筆，復布區區，劣不字，乞勿晒。

# 復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葉十五下）

頃奉十四夜鈞答，敬承一一。

法兵已攻山西，無大勝負。振電惟北甯須由嘉林、丹鳳以達山西。倪撫部十月三十奏法退出丹鳳，經劉永福派營扼守。然嘉林尚有敵壘，能否隔河犄角，以固守局，殊切隱憂。欲援山西，須滇軍得力。鄂生皆於產卿未至之時，以十七營援劉拒法，亦足收猶用孟明之效。但前疏似激實怯，似壯實亂，恐知難而退矣。

振公力言雪老出關，佩綸深不謂然。在粵猶有振維持，在越必且債事，與我公所見，不獨有毫釐之差，直大有公私之別。

越王軍展龍電，當軸遲回不斷，昨始定議。振公每事必咨。昔唐討幽鎮，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是以迄無成功。望電屬振公，當力籌粵西前敵軍火，慎籌鎮南後路軍屯。天下事未有不能守而能攻者，亦未有不能敗而能勝者。曉山似愚而振公似慚，經略北圻，殊難其人，公謂何如？

署中擬明日奏請辦理海防，近患以豫遠，圖不知中樞能持久不懈否？  
佩綸十八、九兩日往各使館一行，已使狡而倨，駕馭殊不易。

### 上恭親王

（書牘卷三、葉十六上）

法越之事與球案、俄約不同，無論爲和、爲戰、爲利、爲鈍，必且常爲西南邊患。外侮既亟，海防不可稍疏。縱觀沿海形勢，北洋分扼沽塘，略顧旅順，而登萊之防尙虛；南洋兼籌江海，重扼江陰，而蘇太之防稍闕。彼若舍堅攻瑕，我且支左調右，似宜綢繆關戶，預防未然。

登萊之防，丁寶楨前奏宜趨重登州、煙臺、威海三處。然該升撫亦僅在通伸間等處築立砲臺，餘則有志未逮。教練水勇八百名，經李鴻章檄調北洋，配入超勇、揚威兩船。所購洋槍均是舊式，現且封存鋪蝕。嗣吳長慶到防，繪圖貼說，頗有經營，然所費不貲，議亦中輟。今本署雖以防務函詢東撫，而度該省兵力，餉力止能張皇補苴，斷難布置周密。再四代籌，登州本有鎮將，不必增兵，威海本屬陝區，猶堪扼險，惟煙臺水闊沙平，商船經行，久爲洋人測伺，必宜添設重兵彈壓。吳大澂分割禦樂，吳長慶遠駐朝鮮，未可驟行撤調。查北洋舊部，如郭寶昌之夙著威名，曹克忠之饒有機略，似皆可用；竊意聯絡淮將，則郭寶昌爲優；募集北軍，則曹克忠爲便。如蒙采擇，選定將領，爲簡練之師，少則四營，多則六營，扼割煙臺，足與沽塘、旅順犄角。

左宗棠之防白茅沙爲扼要。查白茅港在昭文縣東七十里，爲蘇常諸水出海要道，明代防倭常設白茅烽墩，港外浮沙橫闊綿互，輪船扼守，地險而勢亦稍孤矣。然海口可通江蘇省城者，如劉河、如大錢涇、如徐六

涇等處，皆距省百數十里，實亦防不勝防；而崇明尤孤峙海外，僅恃鎮標，兵力單薄，一旦有警，征調難赴事機，必須預籌備禦。南省近設漁閘用以杜漢奸引水之弊，而收海濱制敵之奇，用意甚善；但漁船半係救民，臨事實難倚仗。爲蘇省計，若擇要增防，餉項必形竭蹶；若勸捐設練，民情更易驚疑。計惟有請旨飭下江蘇撫臣衛榮光，督飭沿海州縣，以冬防爲名，每縣挑選民壯，視舊額加增若干，沿海六七州縣約以一縣三百人爲率，籌撥洋槍子藥，教練歷冬春三五月，必能技藝熟嫻，一律嚴整。無事則緝捕鹽梟，有事則巡緝海口。各縣府衙接壤聯絡易周，慎選賢能收令，久任而責成功。餉不虛糜，民不擾惑，行之必有裨益。至太湖一帶鹽梟、槍匪，出沒爲害，雖與海防無涉，亦必先事遏禁亂萌，臨敵始無後顧。應嚴飭該撫，招募槍船，查緝匪徒，化梟爲良，以靖閭閻，而謹湖海。

至閩省遠連粵海，近蔽浙洋，尤宜鎮轄得人，以杜日本乘間窺伺。現在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治務安靖，不甚知兵，而亦不講求兵事。臺灣鎮道不和，防務一切閑置。一旦海波偶揚，恐臺、澎、廈、澳尤不足恃。雖易置疆臣，非本署所敢妄議，而事關切近之害，理難茹默不言。應請隨時入告，或別簡賢臣以爲更代，或起用宿將以建軍屯，均宜從速施行，俾得從容展布。

浙省則定海、島嶼孤懸，乍浦口門深闊，並應與甯波、鎮海設法籌防，使蘇浙首尾銜接，以期鞏固。前曾奉旨通飭，諒劉秉璋曾經戰事，或能扼要妥籌，以紓宸廑。

粵東首當敵衝，水師旣難猝集，陸路聞增防姑從緩議。

抑更有請者，海防之說，創自十年以前，中外紛如聚訟矣。然購船、購砲，所費不下數千萬，而臨事仍無甚

把握防倭、防俄所費亦不下千餘萬，而沿海仍無甚規模。疆臣以部臣惜費爲解，部臣以疆臣浪費爲詞，終之遷就因循，則本署實執其咎；即衆論不咎本署，而本署與於籌海之責，問心亦難以自安。竊謂本署職掌，商防爲兩端，防務不能日強，商務必且日困。擬自今伊始，亟圖海防以規久遠，由殿下酌定後，或奏明開辦，或通咨開辦，爲今日防法之虛聲，即爲他日防海之實用。本署應將海防條議提歸總辦章京管理，遇事講求，一面查核沿海要隘，博考外洋船式，與戶部議經費，與兵部議營制，與疆吏議將材，務期變通盡利，切實能行。雖遠難立，可大可久之規，亦當使成能戰能和之局，庶幾建威銷萌，有備無患乎。

復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葉二十六上）

……振軒在黃埔演放水雷，於商船出入殊礙，英、美、德三使均來爭論。署中雖與爭辯，但果礙商必多枝節。今日商令作爲試演，旬日後撤去，更示不測。此非示弱於三使，正恐示形於法人耳。但佩輪於軍事究未涉歷，如電過尊處不以爲是，乞明電與輪，一面告振公仍堅執初議。惟因此與三國違言，亦與彭帥告示何異？介獨慮此耳。

致張孝達中丞

（書牘卷三、葉三十一上）

筱驥留材官度歲，屬佩輪以近事續聞。然歲除仍趨譯署，元日又侍正衙，欲白之懷，更僕難罄，苦無暇遣筆耳。

彥卿以十二月初十至保勝。曉山十五書至，法人尚未進兵，我軍守具略備。如以岑帥之銳氣，振劉團之餘威，足以牽制法軍，與粵犄角。惟自八月以後，法人以和挾越，將要隘盡行奪據。論目下形勢，滇粵合力，山西固兩面受敵；而法人夾河而軍，北甯且三面受敵。岑、徐聲勢隔絕，法則水陸互通，援應俱活；不獨軍火未齊，劉軍新挫，爲可憂。佩綸所請徵舊臣，購軍火諸事，均屬緩不濟急；而積疲之後，銳然以整飭自任，人或目爲侵官。夫竭鄙才且無益，況束縛而求致千里乎？……

### 復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葉三十四上）

……今日得電，又有太原不守之耗。黃趙軍紀律，草木皆兵，一敗塗地，可爲深恥！琴軒赴粵，但能扼守關內，而岑軍亦力保滇境，如冬間私議，或不至遽成納幣求和之局。誤薦曉山，乃鄙人之罪，此時亦無諉過之理。俟奏報到日，自請嚴譴。公謂何如？惟鄙人所不甘者，火器水師兩事，斷斷極論，舌敝唇焦，樞府疆臣終不我納，此爲憾耳！法饒甚張，必求所以遏制之術，願公籌之。一將先敗後勝者，曾文正之在鄱陽，胡文忠之在武昌；一國先敗後勝者，句踐之於吳，德意志之於法，亦不可以徐、黃過餒。折衝尊組，自愧無能。非強辯也，期淮部甚殷耳。

### 復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三、葉三十四下）

……佩綸論越事在河內未失之先，薦徐、唐即附於請設兵輪水師疏內，先後十一疏，無一不以水師火



器與將材並論。或政府忽置，或粵督因循，有水師，有火器，則徐亦不敗。徐之貿然出師，孤而隨可恨可憐。奏報稍鋪張，乃其中有人言之，而不知強敵非大言所能懾也。故督撫斷不可不學無術。籌邊已兩年，而兵艘既不能出海，前敵亦未有精槍，敗耗頻聞，張皇失措，此等舉動，實可寒心。鄙人以新進少年，力少任重，本屬誤叨恩遇，事或斷不爭功，事敗斷不諉過。徐、唐均已逮問，此時自劾轉涉畏禍沾名，不如一聽他人指摘。失言，失人，咎當以一人承之。水師疏已擬出，須築道上陵歸，定期入告，似不必緩。鄙人俟和議一露端倪，當即求去，決不爲驚馬戀棧之計。高陽恐鄙人灰頹，轉爲慰藉，亦士人之勸木梗人耳。

邊事以潘代徐，仍是用公之策。當輪返回慎重，往往如此。槍砲先期運往，機會卽好。馮萃亭乃鐵香所薦，鄙不謂然。此應由公薦准將助之。用東人爲撫而將爲淮，用淮人爲撫而將爲粵，不但兵雜而將亦雜矣。內已氣餒，無求逞之理。惟養士二百年，竟不能如逋囚之猶有小勝，似亦可恥。

總使已與訂期，姑往游譚以自遣，亦無不可。援以爲助，斷無成功。

京綫中止，乃高陽到署促總辦發信者。法事敗壞，此後洋務不能辦，一切水師、火器亦必有人撓之，中國決無自強之日矣。憤懣曷勝！

致李子肅毅師相（書讀卷三、葉三十五下）

……琴軒此行，必須文武同心，餉械應手，始能轉敗爲功；能戰而後能和，此乃不刊之論。望公代籌將材軍火，從速示復。粵西提督急須出羣之材，若公書緩至，屬之大樹，文武不和，又蹈徐、黃覆轍矣。至盼！至盼！

產卿今日有疏辭節制粵軍之命，而請別募萬人予餉百萬，欲間道往攻甯平，爲避實擊虛之計。法軍甚銳，然備多力分，亦兵家所忌；誠能誤以多方，得一捷音，稍紓宵旰之憂，而邊事或易收束。鄙見謂法人無厭，即德瑾琳亦不能了和局也。

此間自徐、唐逮問後，言者紛紛。可莊之介弟旭莊，徧詣其相識之人，力詆鄙人。其意以論者多贊振軒，而張王之交方睦，故譏鄙人以爲振軒解紛。日來盛庶子、趙侍御均有封事，盛文並及香老，至今不下。盛自云歷詆中外有名大爲一網打盡之計，公及清卿均不免，因唐及香帥深文周內，不解何意。眞箇不可知，其自言如此。朝局一紛，越事更無結煞。鄙人安往而不得貧賤！以白簡相詒，所謂班門弄斧耳，一笑。

海防衙門改爲水師衙門如奏准，似可以新城一署當之，此事須樂道歸定局。鄙人幸而得罷，則此舉亦卽中輟。

德使昨與商船事，已作書致外部。渠極言德意忌法而不敢發難，深願中國勝之，亦實情也。薛與兩張並調隆祺當年爲德使事，叔耘得關道，似不願再銜使節矣。

屠侍御勸湖北來提件作之委員卽原識之員，意在賄屬。頌、壽均正人，何至於此？斯真狂吠！該委員乃拘泥部文，不敢不隨件作，此人真是笨伯。請公處與否，以件作不能逮至，該員有發審差使，不能久待，先飭回省銷差，由直委員押件作前往，將此情達部，自然消弭。部已另委件作隨星使保定件作本是通設公厚於壽老，幸終始玉成之。鄂公事亦望垂意，似於滇餉有益。鄙人生平愛才，而以薦士獲謗；然一息尙存，愛才之念如故也。

那三人甚滑，驚馬戀棧，有當歸而無遠志。同文館積習太深，其中間有攻算學者。鄙見何不調算學學生

三五員入機器局爲造器之用，或能生巧通神，似較有益。北洋事事得法，若一核實，必有鉅效，故邵意願公延聚西諸君子，以正人助奇事，以細心助大才，乃能有濟。當今之世，君臣上下當有『微禹吾其魚，微管吾其被髮』之概。若眼光不出牛背上，安能援此天下耶？公得天獨厚，得君亦專，其勿行百里半九十矣。京電乃高陽中餒，故欲緩辦，但尊處一言，仍可接濟。以意授薛而薛不喻，屢來覆問，不知鄙人不能轉圜，而我公自能動聽也。乞酌之。

復李肅毅師相（書原卷三、葉三十七上）

……樂道之事，因好貨、好色爲聖心所怒，尙非同根相煎。十八日與與獻縱論，據丹、青二老十九、二十日見過之語，均言與獻大爲感動。蕙吟從署中來云，勸貝勒言，鄙人之說甚是，復極力與與獻密談。現在與獻復促譯署具摺，以便力請於上。丹老來述慈聖面諭，命不候假滿卽出。似此內際可弭，深恩難負。鄙人當覲顏一出，涕泣一陳，冀回天聽。

惟今日尊處電至，滇軍已棄興化，法人直欲以兵挾和，將來事更棘手。各路將帥均不能支，卽出而任職，亦萬死不足塞責。奈何？奈何？十三大波，固上有積怒，實盛庶子一疏激成；庶子一疏，又王旭莊因袒振軒貶鄙人激成。其疏以薦徐、唐爲鄙人罪，以信鄙人爲高陽罪，以任高陽爲恭、寶罪。不過逞其罵坐之鋒，而不知釀成燎原之燄。恭、李黜，徐、唐逮，而鄙人獨中流容與，如綿之受彈愈起，豈非咄咄怪事哉！其不顧獨完者以此也。餘子均未勘極臣，乃上所布疑陣。丹、青於洋務隔膜，請樞兼譯爲起樂道地，並非爲丹、青。時局紛紛，急難牆而忘外患。

日內小阮具疏，請召公入決策，以爲止沸救燎之計；鄙人雖求去，亦未敢忘天下也。貴宗人與鄙人交而非黨，及其事棘時衰，避賢樂聖，人卽詬爲私黨而亦不辭，猶之與公交亦無私，但患難之際則鄙人亦必與公同之，而不獨求自解也。貴宗人處已代致意，日內幸與之一書，此等處萬勿忘忽，爲禱。（按：樂道指恭王，樂獻指醇王，丹老即敬銘，書者張之萬，小阮指張人駿，公指及貴宗人皆指李鴻章。）

### 致李肅毅師相（書廣卷三、葉三十九上）

弁來，適值大作交議，不暇詳陳一切。與獻諸事痛快，我公奮能行其志；但制言路易，制法人難耳。尊意主和一綫到底，頗足內結主知，外敦睦誼。情上年山西挫後，爲鄙人參末議，忽有主戰堅持之語，乃致費如許幹旋，所謂損友非耶？本日不盡稿者二十九人，並鄙人而三十。言路於尊書頗不平，然亦無害於事。鄙人昨請丹老代奏云：張某之論，言路主戰者多，轉於和局有益，願朝廷不以異議爲嫌。今日又言之與獻，作清疏須清到底，論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一笑。似蒙天鑒。尙雅珍請香翁助公，不知允否。此等文字，殊可不必。至鄙人來津議和，斷不遵命，幸公勿爲此言，才望亦不著也；能退爲幸，志已決矣。

### 致李蘭孫師相（書廣卷三、葉四十一下）

……抵閩三日，略得大凡。砲臺苦旱，船局苦敵，槍砲苦雜，子藥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銅弊。就福建論，既有將軍會辦矣，就臺灣論，又有省三督辦矣，鄙人來此，豈非贅疣？

初意將船政、臺事及各處防務查明覆奏，靜聽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設辭乞病，所見頗決。及抵上海，聞和局已敗，法帥復開，閩海不知何時撤防，復志遂初，正無把握，深悔都門投劾之不決也。

法初以埃及之事誘我言和，以折英銳；今復挑帥責言，意在多獲利益。但合肥必大爲言路攻訐，恪靖從而和之，必受奇窘。然朝局紛紛，至樞譯二十人發言盈廷，政出多門，殆不可戰，戰則必敗也。以此深憂過計，恐釀成大患，又不僅一人之出處進退矣。閩軍始不能戰，廈門尤不能守；然閩止一隅耳，勝負得失，猶第二義也。鄙人請抽練局船，寄諭以海防尚未解嚴，屬商之各督撫，不知局船散在各省，嗜好賭博，百弊叢生，各省用以應差轉運，養而不教，商之驅吏，則船主必求圖緩頰，不顧來閩。此事鄙人尙是願任勞怨之舉，而樞府代爲解環，思之轉喜。然分防之十四艘，沿途已闕其七。浙船兩艘不日即來，惟金陵五艘委之伯潛，正無事過於沾滯矣。

壺公在滬分手，興致尙佳。繼婦在都小疾，承吾師命世嫂往視，感潏無已。門下不能盡心國事，以爲公羞，乃致家事尙煩顧念，徒呼負負而已。

今日疏陳到省日期。十八日擬至五虎口一帶巡閱，廿四日往奉，廈一行。以揭武船須修理收期，海氛無定，早理俗事，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耳。

閩地炎蒸煩鬱，都門聞亦苦旱，大兵大祲，幸勿相間而至，思之焦悶！

## 致安圖姪

(書牘卷三、第四十三下)

……鄙人於十六日偕將軍、督部察勘省城海口形勢，十七日閱砲臺，筱宋先回，將軍住閩安，鄙人住船局。是夜，聞法有願引水來福州之信。晨起，會將軍令入城將中西人能引水者全行顧定，將軍與制府商辦，復去一西人可復，復與子峨前輩同至海口，十九回省。

閩中之防太涉廢弛。砲僅克勝伯五尊，餘皆西式下劣之砲；槍皆林明敦，約四千桿；兵則張得勝九營，營官均督臣點派，不受統領約束。方耀之弟候補道勳募五營，分二營在澎湖，一營在興化，省防止兩營。砲臺讓出壘江，南委俗名芭蕉口第一重門戶，在長門、金牌築兩臺，乃陳璘臣所造長門有砲，金牌砲未來，其意以此爲南委、五虎、連江三口之總匯也。南北岸又築兩臺，砲皆雜劣，此爲梅花港分汊之鎖鑰也。近馬尾則田蘆灣一臺聊以備數而已。臺之不得地，已詳致再同書。長門則營於高山，且在臺之前，金牌則兵房且在臺之前，敵入口在壘江，以砲攻營，山石泥沙俱下立爲齋粉耳。欲急營壘江及黃霞鼻兩臺，恨無砲；且海氛甚急，亦難倉卒成功。守長門者康長慶，粵人，是日放砲不如法，摘頂示懲。聞張營有營官驕倨者，屬其稟革，並將省城散碎營勇易方道三營來省，俾南軍化散爲整。復屬林穎叔聯瀕海鄉團以絕漢奸，方道練水勇水雷以杜河路，張成增船中砲役以與砲臺依附，陸桂山練砲隊在船局搜出克廉伯小蝦九尊何子峨不肯用強而後可，雖乃合應處撥來者以與槍兵掎角。悉索敵賦，唯嗟於十日之中，而法船則已至矣。

今日法領事言，有兩兵輪進口。鄙見阻之，而督署檢歷奉寄諭，均須俟登岸後觀之。三月以後電旨衆議不

敢阻，然阻亦徒費口舌，兩輪亦尙無礙。明日擬與將軍同出說敵船，勸將士合肥來電云，法要退兵索卹。夫我退兵，彼亦當退船；我殺法兵，法亦嘗殺我卒。似此無禮，豈可許之？閩雖防務如此，鄙見仍宜堅持，砲械雖少，視劉軍已多，激勵用之，或可一戰。卽不然，與其作秦會之，似不如作盧忠肅耳。吾娃勿爲我慮。

筱宋長者，然在閩七年，一無布置，罪無可道。如內召易一知兵之督臣，尙可振頓，但於法事無及。友山尙與直，渠若爲督尙不至此。藩司各瑣，餘子碌碌。鄙因初到，且須引嫌，故於營事未便彈劾；且何去吳來，同一庸流，正不必爲之驅除。事急則力戰，事定則引歸，此吾心也。姪以爲何如？

伯潛之祖下世，赴津議約，不背時趨，卽損夙望，奈何？

曉帆再同當時相見，高陽師可以此函送覽。吏牘軍書均須手治，暑蒸揮汗，作書甚苦故也。

### 致安園姪（書牘卷三、集四十五上）

法約中變，至大沽始知之。比聞退兵已允，而法猶恫喝不已，勒限索賠。連日法船疊至馬尾，實先議絕其引水，第一艘卽開淺受傷。法人近以此責言。地方暗與引水，託名乃稅務司與之；不與會辦爲密，而外人爲密，可歎也。

統領張得勝本袁午橋部將，頗著戰功，近則吸煙漁色，壯志頹唐。所部十營，營官均何筱宋商派，大爲袁鳴盛者所制；昨檄撤之，而督撫又欲爲之留。一有戰事，前敵必潰。今已附片劾之矣。

現在法將孤拔潛到閩，兵船陸續進口。貴擬塞河，而旨不允。使敵船排重險而入腹心，猶有彼不動我亦

不發之命。以此求制勝得乎？黃既治軍，斷不怯敵，故昨電請譯署勿以閩故受法挾和之計。卽日調黃提督率領之部向人兩營進剿馬尾保護船局。復訪得楊廷輝者，乃漳、泉盜魁，令招南臺所有漳、泉無賴編集成軍，免其乘機劫掠，亦可激勵馳驅。果紆數月之期，認真操練，或可一戰；今則惟恃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也。水上軍僅揭武一船，福勝、建勝兩鐵船相爲犄角。禍機猝發，利鈍非所逆觀。吾分所當爲，卽敗似非職之不力耳。

何任七年，防務如此疏略；沈藩司久在機器局，各需不顧辦防；大要狃於和局。此二人罪無可逭，博泉諸公當有言之者，黃非事急，終引嫌不効也。

……合肥於和事全無把握。深通洋務之流全行癡驗，而盛宣懷且列刻章，可慨可笑！時局如此，去年天象，今歲人事，亂是用長，我心如焚，區區外患尙辭疥疾矣。今日疏乃報到防，草草不及徧致同人，高陽師及小帆再同，幸出此示之。

### 致黃再同太史（書牘卷三、葉四十七上）

法艦增至七艘，船局岌岌，馬尾民多遷徙，局中紳員亦有託故去者。佩綸飭黃提督超率兩營進剿馬尾。二十七日，忽得合肥電，謂「領事林椿言，二十八日哀的美敦書期滿，卽日攻馬尾，屬讓船局作質，鴻章不敢許。謹聞」各語。佩綸恐播之同人，省城必沸，卽日冒雨率親兵先濟。未明，舟至馬尾，屬靖軍選鋒亦至，屬其多張旗幟疑敵。侵曉，孤拔在舟中望見吾旌，遣人來問中國何故開衅？佩綸軍未至時，先密令水師游擊張成以



師船與敵夾泊，備其猝發撞擊同碎。孤拔惡之，舟中誓曰：誰先動即誰爲我首，故兩日來敵以多船圍張成舟，而張成屹然。至是，佩綸遣成答孤拔，中國堂堂正正，不行詭道，貴提督無疑懼。孤拔亦云：中國有禮，吾亦當退兩船。是夜，潮小，船不能退。我軍宣言伏洋地雷某山，洋水雷某港。孤拔令各船施放電光鐙，照徹數里，防我劫船；而鄙人勞傷，鼻息雷鳴矣。惜中旨戒先發，吾軍亦疲。若是夜一戰，彼舟不能駛行，必可小勝也。次日微明，法兩艘退至壺江之馬祖山，昨日又一艘退至閩安。壺江距長門近約離局九十里，閩安卻三十里，省城及馬尾人心稍定。

法船越險深入，本犯行軍之忌；其意以和濟戰，即以戰挾和，計太狡毒。佩綸建議，法船在中國者僅二十餘艘，若南北師船聯絡一氣，視敵所向而尾繼之，即吾船不敵法船，而與砲臺陸軍相依附，是我三面當彼一，主客勞逸之勢相較，則彼氣沮而吾之理可伸。已得旨俞允，而北洋稍遠，南洋漠然，僅舉出兩艘差強人意。不知閩意乃疲敵，非望援會，李不同，譯署不力，法之福也。

佩綸近屯船局，周歷形勢。前無屏蔽，後有水陸兩路可登。藥庫孤峙後山，適當砲路，左格靖、沈文肅當日亦布置稍疏，設有戰事，敵以大砲攻局，即我軍獲利，局亦摧殘。

現在法船趨重長門，前敵軍疲將惰，非鄙人來閩，恐今已潰散。筱宋、春巖皆太寬，稍治以猛，而事權不一，則軍轉怨恨。勅敵在前，反須出以癰勢，顧安能辦賊哉？草奏之暇，聊布數行。

### 致李蘭孫師相

（書牘卷三、集四十八上）

……法人注意福州，形見事露。此間防務廢弛，張凱臣得勝爲營官所制，紀律不嚴。佩綸以勅敵在前，姑

事含容，以免譁潰，先勸營官，喻意指督部之因循，統領之選儒可知。閩事欲整頓，須易帥，但亦非尋常人所能勝此任。以天險之閩，使人可排闥直入，真可惜也。

敵船廣集馬尾，佩綸現調黃超羣兩營出護船廠，有死無退，以報聖恩。彼欲取地爲質，地可作汝陽歸魯人，不必作文姬返漢身。

孤拔昨使人說佩綸，欲一見。告以戰則下書，和則別覓人，慕仰則來，嫌隙未弭亦不答拜。一切以僵強行之而已。

頃奉寄諭，有戰意。但讓人要害，讓人先著，以孫叔之日討軍實，臨戰猶云「與人負我，甯我負人。」況今日之事耶？

### 致安圖姪

（書牘卷三、葉四十九上）

……二十七日得合肥電，法定二十八日取馬尾，卽於是夜冒雨進屯，以救船局。敵本虛聲，亦卽中止。今退去兩艘，嚇我不動，去嚇老稷矣。

省城人心皇皇，誓蓄匕首，嚙道買精金備走。友山與有年，勸勿出軍，然佩綸安能已哉？但此舉本不計利鈍，以盡吾事。前敵渙散，船局孤危，均不能持久。南北援船不至，僅粵有兩船將來。惜敵已改計趨長門，若多船暨之內港，必可一勝。

譯署電屬，小挫可圖再振。不知各軍資仗，一戰且不足，而再振乎？且謂辦團足寒敵膽。福州人膽極小，紳

士多遷徙矣。此間募漳泉勇，帳房軍器均無有，空手入白刃，亦立當砲火，而敵膽已寒耶？何翅夢嘆！惟懿旨發平安散到閩，仰見聖母憂勤，恩及士卒，惟當以大義激勵諸軍耳……

# 致安圖姪

（書牘卷三、葉四十九下）

連日所得電，援船則忽有忽無，講約則忽津忽滬，以曾九之滑，益以陳、許和恐不能得體。到馬尾七日，布置略定。山中兩營疲弛，撤一營歸黃超羣，又調來潮普一營，合二千人。敵如不登岸而先攻師船，現止三船，吾力足以相抗；若分兵登岸，則以衆攻少，亦足以相抗。儻彼猝增十餘船，則不能矣。

筱宋迂緩而柔愼，大似沈文定，事急則合，稍緩則疑。春巖爲黃所迫，始至長門，亦無所懷布。鄉團紛紛，有何實用？各處送來水勇，迫之入水，戰戰兢兢，此足寒敵膽耶？思之可歎！敵船砲向不足畏，而以和濟戰足畏；彼自張大不足畏，而漢奸代其張大足畏也。

# 致李蘭孫師相

（書牘卷三、葉五十下）

……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所撥兩營，乃友山留備省防者。其將黃超羣，前解鳳翔之圍，與友山患難交，爲展雲所厄來此。佩綸在陝西文牘中見其姓氏，又觀其履歷，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而隨南溪先生轉戰行間。訪問省城各營，惟此軍尙隊伍整齊，是以特調用之。

二十七日，合肥忽來電，稱林榕云：『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惟先讓法爲救急計，鴻不敢許』等語。鄙

見法特惘惘，然特告督撫必大擾，遂以是夜潛出侵曉，敵舟望見旌旗，遂亦無事。

行營距敵舟一里許。日來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書之暇，雨餘山翠，枕底濤聲，猶勝城市之日接機機也。

法入內港，但我船多於彼，彼必氣沮而去。然僅粵應兩艘，餘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無船轉可省費。二十八夜戰定可勝。今局勢又改趨重長門，不知知名宿將正復如何？春慶與綸相得，瑣細他日面談兵機止爭呼吸，若事事遙制，戰必敗，和必損，況閩防本弛耶？譯署以辦團爲指授方略，漳泉人較勇，然亦無紀，本地水勇知府邀來二十人，皆里正提來水手，未入水即戰栗抑何可笑？

筱棠傳醇邸語，屬勿蹈險。正恐安坐省垣，又勦公昧於知人耳。

### 致劉省三中丞

（書牘卷三、葉五十一上）

到滬消息，已得電音，不知何日渡臺，諒旌麾盡止，壁壘一新，頌仰無已。

閩實天險，奈布置太疏，軍乃新集，器僅舊存。昨革去營官一人，聊示振作，調回潮普三營，用救散漫分防之弊，潮普五營分作四處，豈不可笑！大事如此，所惜砲械無多耳。

孫開華三營擬調至泉州，免公難處。筱宋又恐公疑其有畛域之見，佩綸謂銘軍必不藉此殘兵爲重，望酌示。

楊署鎮曾吞餉潛委，已經鄙人疏劾，商委章鼎臣署理，庶與公同心共濟。臺事得閣下專斷，勝於吾之十

羊九牧矣。

劉道承中旨屬密查。鄙人因法船在馬尾，未便至臺。其人實與不實，當去不當去，望評定見復……

復陳駿庵星使（書讀卷三、葉五十二上）

久不得惠書，懸懸在抱。昨得電言，知公到滬。改學使爲會辦，已恐無權；改防務爲言和，尤恐損望；甚爲我公危之。

法注意船局，廿八日彼所謂哀的美敦書期滿，合肥電云，即日攻局據以爲實，故佩綸於廿七夜潛師至局。佩綸疑我欲戰，退兩船至壺江，退一船至閩安，而留三船於羅星塔，馬尾之防稍鬆矣。

法人已志得意滿，見閩有備，斷不畫蛇添足。佩綸所以促南北師船來此者，敵入內港，若水陸夾擊，截其後路，實可一勝，欲以破其恫喝之計，而和議亦可得體，惟合肥與湘鄉均不解此也。今粵派兩船來閩，調一船到，合原有三船，聊以壯觀，然不免羊質虎皮。

閩防久弛，佩綸初來，盡吾之力，僅而得此。徵怪我公誼篤梓桑，留心洋務，獨於閩防未置一詞，未免引嫌太過耳。要言幸以電達，閩滬消息時通，免受敵之欺誑。要之，公與沅帥當操縱得宜，而佩綸與閣下必剛柔互用也。

老伯尚未獲一見。布政公之事，理應乞假，而今非其時。俟海防解嚴，公以期服歸省老人，當可痛談十日耳。

## 致安園姪

(書原卷三、葉五十三上)

此間靜守已二十日。水軍增募兩船、臺一船；法有兩水雷船，我亦急造桿雷廿具，盡徵官商小輪，得堅利者五艘，並各船、小舢板合十二艘，終日在烏龍港操演。孤拔頗爲疑懼，使白蘊泰來問，則告以或買自德國，或來自北洋，使之不測。桿雷在雷部中乃蟲品，用簡而捷，淺港相宜，初學易習。合肥練魚雷，水雷十餘年，而敵船入口，聞風生畏，不如閩之敢作敢爲矣。陸軍黃超羣，人甚勤細，軍亦整靜；方勳潮普一營，紀律稍遜，而驍勇敢戰。以馬尾地勢，法人軍謀而論，戰必先水。現在法船僅九艘，我船足與相當。粵來之李新明乃老將，張成則新將，互有短長。外援已絕，望難用水師挖得數艇，爲乘風撞擊計。楊廷輝以漳泉勇千人易商服，林冠芳以尙幹勇百人作漁舟，伏河干俟動靜。此輩中多有能入水一二丈者，臨戰變化，存乎其人。但敵不驟增多船，水戰未必能敗。水軍敗，則船局一無屏蔽，勢必摧殘。子猷已奏明，臨時自行焚去，而以陸軍護險與戰。槍砲固少，然視劉團已多，士卒無不奮激，勝負不敢言，而潰散則必無此慮。乃歎書生初當巨寇，必以親臨前敵爲第一義；否則，軍無固志，民有謬言，吾心膽爲之搖惑矣。得一可恃之將，則不必如此耳。請告詒師、淵靜、公理，均暫忽念，謂法又增七八船，乘機後變之耳。一二知己之前，斷無大言盛氣也。

醇邸屬勿冒險，乃小棠電來，譯署亦勸勿拘守，合肥及伯潛均勸棄廠，均勸避砲；用意有厚薄淺深之不同，大都爲愛惜鄙人起見。然自鄙人到廠，民心大定，茶市復開，驟然退去，紳民必且失望；無論鄙人素志矣。且法船相逼二里許，一旦棄廠，法必來據，且恐匪徒乘機擾奪，殊有關係。池北以查勘爲鄙人解，然命之會辦，不

曰查辦，必俟以筆舌與局外分割，殊落第二義。故邵見審理度勢，似以屯馬尾護船局爲合，並非好奇尚氣，好勝沽名。果和議決裂，戰事不利，則亦有運命存乎其間，無所用其趨避。解嚴以後，急求引退，則淵靜之言實獲我心。內政紛紜，疆吏叢蔽，世將亂矣，非一木所能支，一黃所能障也。

香港以兩船及五營來援，公忠交誼可見。陸軍閩已嫌多，粵軍擬留之廈門。粵督及省三封禁，均嘉獎曾、陳均申飭，以許法五十萬。然粵電本襲其詐數十萬，此間並無獎電。然以聖母之知遇，小臣之自期，固不待獎勵而始奮，亦實非申飭所能移。潛公內被責問，謂陳某遇事敢言何亦唯阿從事外彼恫喝，巴特納及合肥所派之習洋務者已擾亂矣，心竊憐之。

軍書須手治，不暇多及。

### 致安園姪（書讀卷三（葉五十五上））

株守遂已一月，請先發不可，請互援不可，機會屢失，朝令暮更，樞譯勇怯無常，曾、李置身事外，敵在肘腋，猶且如此，國事可知。鄙見臺北之捷，本屬夸飾，見幾而作，即可轉圜。孤拔意疲，了事甚易，失此而復張皇言戰，舍船舍砲而惟陸軍鄉團之是恃，直欲以緩鋤棘矜而與堅甲利兵相搏，真笑談也！

黃兼旬布置，水陸之氣略通，水勇習船兩種，攻守之具略備。孤拔是吾用公覆之策，不睡且十日。守具略備，絕得有大砲十尊，次砲十尊乃密，但敵能易器，增船，調人，初十後，孤拔舟中病人相繼死者數十，復易新者，而我不能，久頓兵疲，深爲可慮。日來時勢孔亟，而宋公反爭權掣肘，客軍亦怯敵生嫌，粵船中一老將，昨傳番帥電激之愧之，今已定矣。兵費拙速，諒哉！

開廿五疏趨戰，遽奉電諭亦有戰意，而於所請仍依違不斷，故未敢消涉輕率，上視驕王，下視弱將，下筆要有斟酌耳。

孤不大增陸兵，未必遠在福啓齡；日來英美兩水提均在此，尤足牽制。如決裂必在旬日之後，勿系念合肥謂敵且據全臺，此則未能。不知何以膽怯如此？然內謀不決，釀至法大舉入犯，則沿海各督撫，舍香老外無一有天良者，將奈之何！吾不憂敵而憂政也。

### 致安圖姪（書簡卷三、葉五十六上）

南援不來，法船日至。閩已苦守四十日，止能牽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動即行攻擊，以至閩仍不敢先發。此時先發亦敗至法云先卸五十萬，如來津商約便宜，可不憤；內均不准，而告閩則云津約不成，再行決戰。視法船真陷住不能動者。

此電甫到，佩輪知必決裂，而砲聲起矣。二何自是掣肘，英美亦是交關。敗後卸責譴咎，鄙所不屑已，自請逮治；連日詔令置之不復。不解法亦損傷，日來在口外必增兵增食，再來據閩。將軍回省，諸公燕雀處堂，左、楊除是飛來，無濟閩事。

鄙初三不在舟中，陸軍又堅守苦無死法。現在惟願法速來，速戰速死，一切呼應不靈，悶甚憤甚。壺公勸我展轉退守，倚險誘戰，亦是一策。但無如旨之趣戰，閩之雜亂，且餉竭械乏，僅黃軍爲用，恐不能久支，不如速之爲愈耳。



家事不復厝意，時事亦不復深談。澶淵之注不成，街亭之敗難振，命也。二三同人有聞訊者，示之，以後不能時作書。儻倉卒不幸，兒輩屬姪及弟輩，但以家境而論，何以了此耶？

## 致安園姪

（書牘卷三、葉五十七上）

此次出屯本是危地，特欲行澶淵孤注之計，居然支持三十餘日，彼已顧五十萬了結，並云赴津如商約便宜，冀可不償。即言不足信，亦當婉之爲緩兵之計，所云乃總署來電，或先告閩使作準備。乃先絕法，且日如津約不成再與決戰。後告閩，以至孤拔猝發。我至廿六日以後，諸將已覺倉皇，勉爲激勵，而援迄不至，此與睢陽之守何異？惜非城池不便死耳。次日猛攻船廠，較初三尤悍，居然守住，則倚山爲蔽也。

此次如有多船，則孤必不戰；如有大砲，則孤亦不戰。鉤心鬬角一月餘，而署中直視閩防如長城。尤奇者，甘前壯而署不准輕率，甘後怯而署不准孤拔出口。不信前敵而信他人臆揣之詞，必欲敗之而後已！人人皆言此舉功虧一簣，真可惜也。

筱宋辦防，如砲向外做呆，船並不操練，兵皆新集，不自認錯，而今且以過謬之人，一若渠所辦之防全是，將軍與鄉人措置乖方者，無恥已甚。方勳彼深惡之，詎爲通法；黃超羣尤佳，彼欲調開。今日直出三衙，割調方長門，將長門軍回防省，而黃超羣亦回省；黃方依依不忍去。然似此，則軍心已搖矣。

鄒欲收合餘燼，而紳士討厭，混作主意，且餉械均缺，實屬爲難。今日已請旨，能退轉佳，恐仍不能退也；不能退則惟有勦宋耳。

然一著殘棋，無下手處，將止賣一人，而不解洋務，其解洋學者，太無天良，高陳二人我所賞，均戰而死矣。水戰頗傳孤拔死，傷重則確，以英美各提戰後均未言見之。烏波一兵官則立死，亦不知其名，無足輕重……

### 致李蘭孫師相（書牘卷三、葉五十八上）

師徒機敗，上損國威，下慚知己，視顏治事，北望神馳，敬維起居康和，當如所願！

水師自廿六以後，守疲援斷，又因長門軍有譁潰之事，頗露窘態。急電請救，勉勵諸將堅持，而其時英美有顧調處之信，譯署則有不准令孤拔出口之信；機括不靈，瞬息萬象，以至於敗。此自書生才庸福薄，無可怨尤。砲臺之失，由於暗臺不堅，砲皆外向，處處受攻而不能回擊。此皆筱宋先生七年經營之力，事後咎將士敗挫，何不仁也！

閩事本權分政綏。初九以後，筱宋既張皇無措，而又謗咎於鄙人以自解。擬會稿，謂法軍一登陸即大敗，上佩廟謨，而惜乎水師之挫。鄙人覆以閩師船既燬，砲臺亦圯，似未可言法登岸即敗。吾輩債事如此，若再奏報粉飾，恐罪滋重，乃將此段刪去。然如撤長門之防，罷馬尾之守，均非意計所及。幸朝廷責以調度乖方，乃稍稍悚懼。

現在法船在馬祖澳者六艘，四乃其副提利士卑士之船，二乃破船設法修理，或云終日打鐵修船，或云待煤，偵探亦不能盡確。

閩省止有好砲五尊，均置長門，幸未傷損。現設法沙袋墊起，能放而已；如堆墊得宜，使能兼顧三方，須四

十餘日始成。金牌砲臺原造如臨水矮屋。將軍出省後，駐長門，隔嶺之連江縣。距臺約二十里，不得爲遠。凱軍遵撤復回，人散大半，械失大半，令再割原處，有跪地求統領饒命者，如何能支？長門勉強設守，而金牌臺則無人過問矣。

鄧屢承電旨，度不能遠逃。左、楊未必速來，無遠來亦無用。何張均有去志，不去亦無用。何張宋被民間將督署大門撤去，念守廠不如守門，門戶不完，法如再入，廠亦難守。露廠臨河，山上無砲臺，前守不失，真不幸中之幸。故十六往勘一次，廿五又往勘一次，擬在金牌山穴地爲臺，用牛皮溼被堆壘安砲四尊，船砲由水起出均下等砲，約須半月可成，派游擊張成守之。凱軍既不可恃，調方勸五營助長門，而凱軍分三營守金牌。敗挫之後，止能將殘兵舊砲歸併一處，傳所謂「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不曰借二、借三，蓋如此已是勉支。督撫乃欲分布要隘，署電亦云節節設防。譬之貧家數米而炊，必令其具百人之饌，雖巧婦亦將束手矣。

船廠尙有七營船砲起獲廿餘尊，除置金牌四尊，划鐵港兩尊。此處以輔長門，因出口有兩島曰雙龜，敵若隱於此，則長門砲不能中，惟港臺砲可及。船砲擬用十餘尊，在兩山築臺自衛，再於距廠十餘里之員山，有減少保舊臺置砲，夾河而守，下布水雷，船政新買電發雷，而半島砲乃新買砲雷，可恨可殺。作第二重門戶，布置止能如此。苦於將佐乏人，砲械俱劣，恐仍勞而無功。在閩一日，則盡一日之心而已。

總之，馬尾面面俱圓，澶淵之計終於不成，此後即無事，枝枝節節，要無裨於大局，言之歎息。相見不知何時，亂猶未已，憂來無端，願公專精神勿以鄙人爲念。

## 致譯署（書原卷三、葉六十上）

……初三之戰，孤拔存殤，至今未有的音。初四、五等日，守廠兵丁及羅星塔差弁，有見法船下旗者。查香港新聞，洋文稍確，一紙以為孤拔已死，一紙以為孤拔候兵，頗形矛盾；而露透電，花利對比地倫說，提督哥爾章程並未有改等語，習洋文者又執此以為法水師提督易人之證。惟香港日報所云，港民觀者甚衆，加利臣擊一船擊傷孔洞甚多，又云拖一破壞水雷船。以港人言港事，所見自確於所聞。七月初間，道員方勳以德船由粵運送軍械來閩，前往料理，親見英商波律云，其塔充法國雷兵，是日聞雷船被沈，往法船查詢其塔消息，則擊沈者別一雷船，其塔所管之雷船損而未沈，塔亦溺而未死。初三日，孤拔以十二兵一帶水人在望臺指揮，突一砲至，將帶水人打死，兵亦死五人，孤拔右臂左膝及胸均傷，言次作手勢云，「可惜！尙欠三分，不然，立死矣！」當時以其口說無據，不便率告，但將英副領事霍必瀾、德水師副提督爹威士之說入電。今以洋報參觀，除烏皮船名牙刺士爾亞一艘被焚外，孤拔自坐鐵艦未曾入口，在口內所坐名霍士喬即前電所云焚壞之兩船，今又有一加利臣擊船，云是沙必台傷損，似指羅星塔沙堆之小臺，小砲是當日彼實毀兩輪，一雷船，損一輪，一雷船，似波律所說不為無因。謹將香港洋文報二紙，露透報一紙譯出，並原報寄呈公覽。

## 復安圃姪

（書原卷三、葉六十三上）

黃所慮之難，屢函言之，均未扼要。約言之，此間之病，舉國若狂而已。將軍、督撫推諉顛預，將弁局員疲玩

廢泄，黃小方繼，近以圖呈播，巡帥紛來，黃心搖搖。方尙解事，歸心，然非任重敢遺之才。紳士鄉民纖齋鄙詐，幸而不勝，若於此輩處竟做督撫十年，習俗移人，恐黃日飲貪泉，亦未必此心不易也。

現在防務大致分爲三截：將軍顧門戶，黃駐廠，林浦以下則督撫團練日汲汲不遑。將軍再出長門，氣餒意疲，凱軍亦膽寒魂落。此乃戰勝以後，夫誰信之？黃既以方道五營資之，長門始略壯。復議改金牌砲臺，原臺前無外濠，臨水薄牆，直是絕地，乃於山上復營一臺，乃張成所造，頗曲折得法。復於金牌之前曰額石，亦造一臺。三臺相輔，局勢略紆。共砲六尊，原臺砲臺一處，以四法論，剛砲在百步之內者最易受敵攻。此次觀之，實爲審的。倉卒間改而不盡合。長門五克虜伯砲，改兩十七生者爲明臺，其廿一生者亦改爲明臺。三砲原來輪轉止三十五度，今所改能轉百八十度，前砲口略仰卽爲口門上牆所壓，今可仰平至十八度。與砲後表尺對惜兩明臺仍相距太近，而一高臺竟全用檣木架成飛閣，此乃子瞻之過，不留心，灰視公家物，隨意遷情矣。如吾輩之到底不懈者亦大愚也。長門以前，林文忠舊臺亦添外濠，其地略平，因山就地，多造地雷，虛虛實實，以爲設伏出奇之計，布置略勝於舊矣。而康長慶貪鄙狡詐，其部下砲勇不服，終日滋事。屢屬將軍懲之，而將軍力不能制，又不顧人預聞，黃欲易之，而無深信之人。且前敵均由黃更置，久戰不支，爲罪滋重，昨已密電譯署，略占地步。梅花港入卽琅琦，竟不設防，可歎。中秋後，經黃嚴電張鎮，始撥一營去，而黃實以護軍兩哨先之。後將軍奉有宣顧門戶之電，始懼而撤省防兩營來前敵，一營劉東琦爲金牌後路，與厂石相對。港中已塞砲雷，厂石已安砲臺，草草結構，止能如此，未免勞而無功。此前敵情形也。將軍坐享其成，頗爲惡念，與黃訂交，諷之尋耳。此番所處，真有類於行拂亂其所爲者，思之可歎。

船廠本不能守。現在於馬尾山左造兩臺，一臺頗據形勢，一臺則陸桂山所以得巴圖魯者。沿山穿成地

道，可以過兵避砲。福靖、潮普兩軍，畫地而守，兵既較多，後山亦能兼顧。然此次敵船若再至馬尾，如何能以久持。兵多而器劣，廠立而地孤，六月間致何筱宋書，守爲要地，戰爲陷地，兩言盡之。特前次彼已到馬尾，則不能不守馬尾；此次彼如來，則仍意在船廠，即不得不就廠作能戰守之勢。要之，雖勝而器必傷，雖屢勝而廠必被奪，則以無屏蔽無援應故也。

至於船政積弊，昨電署兩端：一曰製船費六十萬，今止廿餘萬，局用復去十餘萬，三年之費不能成一船。一曰兵船新式者至六百匹馬力，廠止百五十匹馬力之機器，事事遷就，工疲藝劣。而其最大之弊，則在紳士局差幾百，紳居其半，學生居其三分之一，餘則員弁。嘗沈文肅時，以名臣巨紳總之，諸生皆其晚進密姻，孰才孰不才，孰有事，孰託詞，了不能欺。如湘將之將湘軍，淮將之將淮軍也。然文肅一行，而衆口已攻其戚吳仲翔去。紳與紳猶且如此。其後丁、吳、黎、張均不久更代。客官於紳士必接以禮貌，乃益習於寬疲。且於紳士賢否不能深知之，則皆竿牘耳。得不必感，不得則怨。黎與何又皆粵人，於是粵黨漸盛，員有黨而相爭之勢益成矣。然則員可信乎？曰：不可。員之能者不必爭此冷地，其來者非本省失職無聊之輩，即與大臣親故及有奧援者，是吾輩略有偏執，均售其欺而已。鄙見此局非改歸地方不可。督太專太忙，改由撫臣最相宜。此則涉於自爲，故不能言，且不可言也。補救豈云無策？然獻策必即具，寡人雖亡國之餘，豈區區而以船政自羈乎？此所以欲下筆而躊躇也。

法人欲圖閩，當在踞臺之後，或臺戰不利之後。然臺戰不利，渠力不足圖閩；閩戰亦憊，渠敢大言，亦未敢斷。踞臺亦甚不易。但此後功則歸人，過則同受其責，所處如此，無可如何。今年本屯厄，詒老貶而鄙人如勝而榮，亦不成其爲同道之朋矣。惟長春宵旰，無效以報，死有遺恨。

基、淡傳捷，而者三於基隆戰時，忽拔隊往援滬尾，大爲民所詬厲，似跳奔伏匿者，尙不至此。此閩紳指中語  
淡水孫開華戰甚力，不知確否。

不患敵強而患我心之漠，不患敵狡而患我計之疏，朝邑罪無可追，吾姪原之何也。非刻論，不在軍中，不知大約。祖邊誤國，有與敵爲政者，至於前後事均不符，豈真祿有意疏略，直老悖耳！聞之諒公，當知其罪也。天又赤殺，民復陰詐，閩禍未已，鄙人非譴訶，亦無閒難自脫之理。

### 致邊潤民師岳

（書牘卷四、葉四下）

……客臘十四得罷官電音，因商之石泉及裴樾岑電奏，不候部文，於廿四日交代，廿七日由閩啓行。歷延、建以達浙江，復由常、潤以達袁浦，以法縱游駛江浙界中，不能航海也。

左楊查辦，復奏太遲，人多口雜，機事不密，故閩人得預爲浸潤。左之意以佩綸勇於任事，主持平、楊之意以閩紳列名者衆，主遷就。當出奏時，林穎叔、陳伯潛均謂必無餘罪，而佩綸即知必有此行。受恩素深，見理素定，此心絕無怨尤。現擬由陸入邵達戍，寢饋如恆，請勿懸盼。

### 致李肅毅師相

（書牘卷四、葉五下）

……佩綸初四日到邵，寓慈忠寺，擬三月下旬赴戍。婦病小瘳，俟潤民師進退有定，再決赴宣行止。丹青來，均未與相接；虞山尤殷勤周市，似平日極契者。陳與閩以公論不容，謂閩揭乃虞山授意，而青老則謂軍臺

乃丹老預定以逢迎者。丹老轉以本擬西行，力求始改近邊爲市恩卸過之說。鄙人敗軍受詬，清夜疚心，今知謫戍既非聖意，輿論尙爾曲原，益滋慚悚；然於遭厄之境，處之益夷然矣。

閩津往來各電，公既漏言於錫，而鄙人意欲引疾之電，公又電之譯署。且屢以馬江失策，法人本不攻船廠各說，頻頻入告，致嫉鄙人者謂合肥素愛綸，亦操此論，足見保廠非功，而失船實罪；疑公者又謂公亦嫉鄙如仇。自非我師弟素心莫逆，必有間隙起乎其間。蓋言路不喜公，而公之左右又不盡慕佩綸故也。既往之事，存而不論。錫、鄧相見，幸公勿及鄙人爲感……

### 復奎樂山中丞（書讀卷四，葉十二上）

前屬暢敘離情。閩事難細敘，謫居引罪不敢辨，知己相信深亦不必辨。閩人有爲而發，左疏亦模糊一片。弟初二豫飭，而其夜何督電來，復飭諸軍。初七到馬江，查明具奏，奉旨獎其詳明，而又以爲十五始到馬江。十五文案全同馬江。弟先到馬江久矣，往來其間，卽是到馬江也。敗而謫，何怨巧而謫，難堪！諸將非我部，廠中遺失物件，弟已詳報，半紳士搬回，半將士搶掠，又有何據耶？遺失皆木器，不指四萬現銀，而指祖家具有是理乎？一廠保全，遺失些須，彼時亦勢難苛求。總之，船廠具存，而南洋奏已失，故有陸師盡潰之說。陸師潰，船廠誰守者？陸路殺傷四人，餘皆粵人及敵民約殺十餘人。弟亦未請獎，內自獎之，後乃以濫保爲弟罪也。孤拔已死，死於馬江，弟不敢殺，謂閩人造謠，謂其未死，今已確鑿，實爲陳英打死。而法人云未亡，故有水師自焚之說。水師焚，孤拔誰擊者？大略如此。詳細面談。



## 復李肅毅師相（書牘卷四、葉十四上）

奉十五日教，極承垂念。伏審即日台候萬福，抃頌無量。和約既由二赤鑄錯已成，公即力爭何濟？與獻以大治水師善後，未始非計。但閩廠已成錮習，津學始有萌芽，無人之病，視無財尤甚。公云無下手處，鄙見正恐下手之後，無事人人插手，有事人人束手耳。然奉日迴瀾，終望公以隻手援天下也。

## 復李肅毅師相（書牘卷四、葉二十四上）

所示某公之言，密叩同人。昨阮書云，怒者自是孟子，嫉者實是潛邱。自黃公詳述閩情，均覺辣手之太重，今公所請止於馳驅而無關朝局，或亦易於轉圜。更有別創一解者，謂前雖自請逮治，而仍畀以船官者，以聞孤陣斃也；後雖復奏瞻徇，而忽投之軍臺者，以聞孤未死也。今都下均喧傳孤會死於馬江，但得公證明其事，則椎碎連環，不解之解。是說自日本黑田願向來此發之，其後閩、浙、滬都函告者共十餘人，鄙終以公所聞爲定論。且馬江船燼士燬，亦恥以一孤豚爲解慚也。惟孤拔之死，何方頗訪有端倪，謂其必不死者，惟英領事及閩學生耳。八月間，公電署，黃亦續電魏瀚，旋鈔一孤拔封口告示，謂得自英副領事，權必調，至今思之，皆小宋，我水軍未戰者爲英領事風聲，即代法遞戰書之人，皆譯署言黃通軍散者爲巴夏禮，遂孤拔封口告示者亦英副領事，而初八、九英、德、美三水提或言孤傷，或言孤戰後未見，其爲死於馬江無疑。今衆口同聲，駁駁上達矣。公處耳目寬廣，若有確據，足以一言，即不爲黃計，固馬江之壯魄英魂，望空膜拜者也。總之，證實孤死則可，因孤而及黃則不可。不可有二：黃以馬江怒從寬，忽從重，將弁迭受賞罰，

內降信等低昂，今若再以孤事動聽，孫款死生，王尊賢倖，太覺孤梗孤扭，朝令暮更，不如另起爐竈之為得體也。馬江之恥，誓諸句踐之棲會稽，晉國之敗赤璧，天誘其衷，尙圖報仇雪恨。否則，過如日月之食，猛拔之死不能以時明白，卽是軍議不詳，事後用以自免，尤覺不值。且果當有所表襮於世，事會之來何極？如其教奇編薄，卽公能造命回天，恐我亦難不舞，此不當糾纏前事之爲超妙也。惟時宰脾肺，既非下愚所能測，而同人之言，亦頗奇詭動聽。姑備一說，或使中附奏以應前言，或入都閒談以起下節，卽結不能解，而孤亦不能生，似無人能苛公失言耳。

自念狂直乖謬，忤世喪師，貽羞知己。孤拔之事，甚恥言之，而同人頗嫌其矯，亦不敢置不以聞。左楊奏水師整船，恐虛辭誕，聞交廣虛。此信甚確，或云，內閣孤死，漸疑整船之說不根，否則一親供無交查理，或云內以劉言有去楊意，或云將以此定張成實經，前傳控實非也。陸軍潰逃，如此則鄙人遺戍固宜。蓋左口惠而楊心伎，陽徇而陰擠之，此亦無形之下石也。瑣瑣難陳，不復檢忌，愧甚！

### 復李肅毅師相（書牘卷四、集二十七上）

……張成供由福建司錄出；席因尋獄出使，此特附案耳。先發游談，船已燬矣，鑿不鑿均難確證。原供謂非營務處及先逃，彭楚漢皆以其落水遇救，咨子賊核辦，以折服省諸；而營務亦卽水提所委，似成無可減，而實無可加。席與公本無深交，公自吐露肝膈，而席並張成一事亦不一及，其爲隨口應酬可想。此庸人耳，無從下石，亦何至望其垂憐耶？皆澁雅春，時宰之怒已解矣；若必欲置之死地，閩勅卽可逮治，何取如此曲折？儻欲坐以莫須有，古來英傑屈陷者多矣，何爭一賁？天下事在情理內者能防之，在情理外防不勝防，則聽之，貴願

集子潤

以此養心遣慮，而時以此貽長者憂，愧甚愧甚！總之，彼此所聞均不甚的，俟公到都相機行止可耳。

子猷在都亦聞陪客之說，乃孫變臣告之。猷云：法船庸至，督撫委船政以當餓虎，而資穀然來援，屢奉不必拘守之電，終不委去，卽此一節，在國非取巧，在朋友爲緩急可恃之交，就使作陪客亦值得。資不敢當，而其言殊快。惟父母年皆大耋，夢得有親，子厚輒爲感咽耳。

朝鮮似有閹妻扇處，衛輒拒父意，兩阻使臣，殆託辭。

### 復方銘山觀察（荷廣卷四、集三十一）

……湘人查辦閩事，任筆輕重，信意寬嚴，全不接切情事。凱軍在長門不能一顧對岸之金牌，則免議而得優賞，閣下在馬江不能兼顧數十里外之南北岸，則撤勇號而復罷官，無非以不甚愛惜之潮軍，以求媚於閩中一二劣紳而已。在閣下解組歸田，隨兄奉母，自能澹泊。但弟以客官，倉卒視師，當事委子猷及弟以當勦敵，無不悉縮退避，而閣下獨慨然來助，保厥無功，壞臺爲罪，在鄙心實覺耿耿。使當日隨節長門，相率避至連江，定得與凱臣同邀甄敘矣，此固閣下之愚不可及也。

子猷已於本月廿五日到戍，話舊感懷，頗不寂寞；肥羊美酒，醇酣縱論，未嘗不及閣下也。鐵香鴻臚乞假省親，旋奉命復勘越界，晤敘時一切可了矣。

## 復八弟

(書讀卷五、葉四十八下)

另紙謂楊岐珍於壽州新志，鋪敘戰功，謂孤拔實斃於鎮海，非斃於馬江，極詞醜詆，以自張大；欲兄啓知傅相，知楊岐珍之非端人也。——所見何其小！

馬江戰後，傳聞孤拔擊斃。初四、五，迭接上海邵道及北洋傅相電，均言之，而兄並未入奏。即八月間傅相據盛道電云，有教士在孤拔舟中者，電其家云，孤拔死於馬江，所以兵官加等議處云云。鄙人亦未據以入奏，而傅相已電總署。何子峨怪兄過於小心，使彼獨受其咎。適方道勳覓到洋字新聞紙，有哥弼爲沙壁砲擊斃等語。哥弼即孤拔。船局無砲臺，兄以沙袋堆山背，安七生半砲四尊耳。兄令一粵學生、一閩學生分譯，皆符而邵道致子峨書，有巴使自馬江戰後，顏色慘沮，疑孤拔實死而祕之。兄乃與子峨公函，以北洋電邵信粵中洋字電寄署，請屬北洋確訪，以成定論。旋得北洋電稱不確，而譯署積憾於兄，全無早白，無論孤拔死生，總是一戍，故兄亦不甚與辨。要之，兄始終未嘗以擊斃孤拔自居，或稷圖善打，死，或劉省三氣死，或鎮海擊死，聽其各入行狀可耳。近仲帥致書傅相，尙以錢玉興擊斃孤拔未得實缺爲憾。而傅相處之閩員，則謂孤拔在澎湖病死。夫以仲帥尙如此，何責於楊岐珍乎？此事從未與弟詳談，今特述之。如浙人問及，但云家兄當時奏稿發鈔，並未云擊死孤拔，省卻多少廢話。

兄之起不起不係此，兄之賢不賢亦不係此也。主戰禍首，建言黨魁，不死萬幸，尙欲以一人人口舌辨耶？

致北洋李中堂

閱(五)月二十三日(電稿葉四下)

閩實天險，似法而有山，嚴備斷不能入。病不在無餉、無砲，聽至馬尾，越重險，去砲臺及省遠，首尾難顧，一病；張得勝營官，或宋私人，各軍散漫，二病。今革營官，併散軍。擬日內駐前敵督操，使兵臨戰不潰，方可出奇守險。恨評、督、藩均不甚應手。綸敬。

致北洋幕府章琴生

閱月二十四日(電稿葉四下)

有餉無器，有兵無將，有險要無布置。黃初到孤立，樞意薄，督心疑，司手緊，爲恨；否則，可戰可守也。今力治前敵軍，斷引水，增砲隊，共十九尊，加船勇，俟一月後觀如何。告舍弟。餘詳布。黃敬。

致總署

閱月二十五日(電稿葉五上)

法船雖至，閩防雖虛，已遣人說各領事，以茶市牽制，彼必不輕發；但恫喝求賠款，速且多耳。綸至馬尾嚴備。如決戰，彼入險百餘里，我聯軍十餘營，勝負正不可知。願中朝勿以閩故受法挾和計。綸非虛言，願老成持以鎮靜。法大船在口外，入口兩船皆小，並聞。綸專肅。有。

致總署

閏月二十六日(電稿集五下)

電旨感憤。管見乞代奏。一、法共二十二船，南北閩粵船視所向，隨蹤牽綴，制彼登岸，一決裂便先下手，勿讓敵貽誤。一、戰便到底。一、和議中改，人必咎北洋，此受敵閒，津防、李才彼所忌，世無出其右，願聖恩堅任。一、願署結德勳法。綸肅。宥。

致總署

同日(電稿集六上)

敵船多，馬江狹，可以謀勝。如決裂，幸先示閩，後絕法，爲要。敵船內外院長門，能飭江浙船綴之，更穩。多算必勝，勿使我落後著。璋、綸同啓。宥。

致北洋李中堂

同日(電稿集六下)

宜旨辱甚。法來四輪，茶市停，商船卻，不能無事。馬江狹，彼如發，可用計敗，亦不退回矣。長門臺失勢，仍當治前敵，軍免潰散。孤拔屢覘，誠忌然何所畏！寢。

致北洋李中堂

同日(電稿集七上)

前敵百弊，不敢深治。凱病，替人難。宋必用粵劣將，同舟自胡越也。賞罰明，衆志固，或可戰守。公能略白上

否？黃威。

總署周侍郎來電

閏月二十七日（電稿第七上）

醇邸屬閣下珍重，勿蹈險。棉密布沁。

覆北洋李中堂

閏月二十七日（電稿第七上）

公亂矣。有電，無旨，不敢議給，亦不告諸公，即日至馬尾。法必有事。我船能來否？給威。

致北洋吳會辦

閏月二十八日（電稿第七下）

維允棄壺江、倉石、守長門，是閩大錯。擬興工，敵已至。無船、無砲臺，何以爲守？恨恨！辦鄉團，募漳泉勇，三日始辦。水雷令林慶平趕造，即煩代宣前敵。省城糧米，刻始下司儲備。本無稅釐，承教感佩。後由傳相處密遞，防洩。敵船今幸馬尾，有事首尾隔絕。給現移營守船局。

致署粵督張

六月初二日（電稿第九下）

法船入內港，我船多一二艘，斷彼走路，真可戰。請粵船來，藉作聲援，破各省畛域之見。給二十六到馬尾，法舟半退。非望援，願勿以合肥另議辨說。

復署粵督張

同日（電稿集九下）

電悉，敬謝公忠私義，不愧經營八表矣。輪到馬尾，敵船夜驚，退三艘至壺江、閩安。使各省皆如公，法氣必沮。惜哉！

致北洋李中堂

六月初十日（電稿集十下）

魚電感悉。法十二艘，軍權不一，海防不預，外援不來，公無一言，勿念我矣。醇邸亦電勸勿蹈險，然能避乎？告曼農，理可退，必退，否則無作兒女態。綸陽。

致總署

六月十五日（電稿集十三上）

兵輪入口，瞬息即至。馬尾塞河先發，正慎戰重廠也。兵諛道，不可先傳。敵船至，始商各領事，無及；未到先商，是激法增船。互援是活著，先發是急著，舍此兩著，布置更難。不乘未定時先籌，若待敵船大至，當何所恃耶？不敢屢瀆宵旰，願諸公審思。我增砲難，彼調船易，久則有變也。綸。刪。

復署粵督張

六月十七日（電稿集十四上）

閩增船，公策同。戰能勝，和能速，備能周；今南北怯擾，轉示弱。今幼靜守，孤亦無聊。惜內無定見，和戰兩難。



爲慮。潛亦亂矣。西貢法船共若干？如不內駛，我益整暇。望隨時探復。方得水提督否？黃治。

致總署

六月十八日（電稿集十四上）

謝議不成，法必以全船擾閩。英、美調停無非祖法，和則彼全體面，我失體面；戰則衆寡不敵。滬無法船，請嚴旨速撥五六快船來閩助勢，使力足相抵，和戰方有結局；若再延宕，誤閩卽誤大局。綸巧。

致署粵督張

同日（電稿集十四下）

刻以兩船赴台，孤以各船在閩，煙鵲易取難守，事虛實省，戰否須探，彼欲速了，署無定見爲慮。此間議言不一，貴嚴守，遵屬求穩效。亥。

致署粵督張

六月二十日（電稿集十五上）

聞雞籠砲臺未失，確則已，否可恥。論閩口現在敵情，先發可勝。惟內政不定，南北不應，將士勇怯半，峨慮後患，獨力不敢決計。英雄惟使君，敢問。黃號午。

致署粵督張

六月二十九日（電稿集十九上）

言戰仍須後發，失計甚危。公謂何如？恐遲宕數日，又成北甯局面。黃黠。

北洋李中堂來電

六月二十九日（電稿集十九下）

頃接寄署電，閱過。阻河動手，害及各國，切勿孟浪；防彼先發，不發或漸移向他處。僕不以決戰爲是，廷議則不敢忘參，公有所見，應縷陳。哈乞槍已到滬。

總署來電

七月初一日（電稿集十九上）

本日本擬明發諭旨，聲罪攻擊。接李鳳苞來電，福云先卹五十萬，俟巴到津商結。僑商約便宜，冀可不償等語。現奉旨，由署電李使與外部妥議，卹款決不能與；如巴允到津商結，或有枝節，亦不准許。諭旨暫停明發。僑津議不成，卽與決戰。閩臺近日情形如何？須奉旨，事急決不可放孤拔出口。所有閩臺防務，須嚴密布置。如有出奇制勝之策，卽當相機密籌，以求必勝。臺北已令南北洋廣東接濟軍火，請轉電省三。

復署粵督張

七月初一日（電稿集二十下）

旨云，「如有蠢動，卽行攻擊。」非後發而何？怯戰者卽可藉口。無專權，無鬪將，雖欲先發，能乎？憤悶以閩爲天阱，不准出口，尤奇！恐必借事也。賁東。

致總署

七月初五日（電稿集二十一下）

子集

初三午刻，法領事照稱，明日開戰。署冬電甫到，孤拔早已得巴黎信，猝攻我船，鐵、木、雷大小十一艘，乘潮猛擊。我守久兵疲，船小援絕，拒戰兩時久，壞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而我大輪一、小輪五、商輪戰船均壞，諸將皆死，無一登岸，深堪慘痛！法乘勢攻廠，黃超羣獨守露廠，擊斃法兵官一，無敵無砲，必不能支。長門電綫亦轟焚，輪罪無可道，請奏開速治，給徵。

### 復署粵督張

七月初六日（電稿集二十三上）

船廠未失。潮軍來船，不准起軍火，英暗助法軍火。三日砲臺均圯。法船更增，閩無砲，必不守。與公訣矣，恨以後恐電音梗塞。李、高陣亡。黃。

### 致總署

七月初七日（電稿集二十三上）

粵援潮軍兩營到，英商船執公法不聽起軍火。英美暗助法，可恨！刻見長門相持，一隻船晨用英旗入，復攻而出，兩船夾攻。給虞。

### 致總署

七月初九日（電稿集二十三上）

城守古法。給仍守廠，廠如不守，守山，所以牽敵顧省，冀彼不攻城耳。洋砲開花遠及十餘里，城居萬戶，砲至猛轟，呼號兵亂，城何以守？援船無望，砲械無望，陸援即到在一兩月後，閩已不支。北洋、粵電均言法增陸兵，

兵至閩更危。閩所以危，在砲太少，且使賺入馬尾，以致失險耳。綸佳。

致總署

七月初十日（電稿集二十三下）

法初四、五攻廠，黃超羣、方勳兩統帶守廠。敵兵登岸，旋經擊退，法船亦多損。連日外攻砲臺，船廠未失，機器未損，馬尾、彭田同是中岐山。綸駐彭田，在馬尾高處，船廠在山下。黃、方時相見，不隔絕，並未退三十里之鼓山。綸。

復署粵督張

七月十一日（電稿集二十四上）

黃非欲徒死，奈權輕望損，餉械不應手，張、楊紛至更掣肘。黃初意亦願挾險圖再振，但法不輕上岸，將止黃超羣可用，餘怯懦。閩防實疲，奇聞！西人言孤傷重，烏波船管駕初三立死。高死，李存。綸乃砲斷難接。黃真。

致總署

七月十三日（電稿集二十五上）

初三敗仗，已達。頃探是日孤拔砲傷臂折，共斃法三百餘人，孤歿衆口一詞，然各國皆爲深諒，即確亦不足釋恨。洋船焚燬筒三桅一艘，擊壞一艘，魚雷一艘，係都司陸桂山擊碎；又一艘亦損。初四攻卡久，黃超羣堅守，方勳繼之。法屢上岸，口煤口砲子得擊退。南岸砲臺亦毀一艘，餘多桅折，煙筒欹，彼急修，仍能行。現長門以內砲臺均損，恐彼口外新船續至。璋等同到馬尾，拊循士卒堅守。船署未燬，廠壞兩煙筒，造未成船洞穿，機器

料件未大傷，綸居樓擊碎。綸元。

致總署

七月十五日（電稿集二十五下）

閩謗粵官皆通賊，似過。方勳乃粵提督之弟，其軍乃雪琴派來，有身家，守廠賴之，不可誣也。先聲明。如有勦方，勿查，免寒軍心。請密之。綸刪。

致總署

同日（電稿集二十五下）

綸遵電，常擇要備游擊。昨督、撫、軍三人會撤長門九營，黃超羣兩營回顧省防，移方勳五營進守長門，未與綸商，文已行。留廠無兵，回省違旨，且無益。振軒恐難離粵。或飭北洋將允撥砲械，剋期資綸，另募數營，或准綸就逮，以一軍士觀聽。乞朝廷鑑苦衷，非敢避難取巧也。綸。馬尾肅。

致署粵督張

七月十九日（電稿集二十七上）

振電云，三船至粵，豈已抵虎門耶？甚念。法願和我，願戰，但無砲，僅守非戰。綸墜淵不成，願公爲□□。袁不理人口，狃和局，懈將心。宋帥署爲民撤門。馭軍無是非，閩防種種荒謬，今以綸爲鑒，但苦不能退。現黃、方各營旨屬黃巧。

致總署

七月二十日（電稿集二十七下）

法假英美旗，係軍士探稟，未可盡據。惟英船購牛欄橋法，各國均見。法代英守綫，英領事自認。孤拔到閩後，密貨洋人引水。綸屢查禁，稅司買雅格推託戰後各領事乃爲查辦，虛文掩飾。法之圖廠乃英領事羅察主謀，藐閩官，笑閩防已久。綸寄。

致總署

八月初三日（電稿集三十下）

據各國商言，初三法將名拉丹那中砲死，烏皮船名牙刺士爾亞。英商波律之婿，在法船充雷兵。波因雷船沈，疑其婿斃，到法船查問，知雷船一沈，一損，婿溺猶存。並云孤拔右臂、左膝及胸三傷甚重。初四、五，廠弁見法船下旗，口說未敢爲據。今按新加坡商報及北洋電稱，教民充孤拔文案家信云，孤拔亡，各兵官皆加等議處。各國或云孤未傷，未斃，傷必確。再由署飭丹崖詳探，可否轉奏請酌。尋綸覺。

致北洋李中堂

八月初七日（電稿集三十一上）

綸兩月來從未阻電，公亦以意氣疑綸耳。或云宋有文詰問，未商賁也。連日迭據船政查船弁生及方勳、陸桂山各密探石澳同，英之助法太狡猾。昨日探船尾英船入至海口升旗云由香港來，實由馬祖澳來。法爲外，英爲內，自起意圖，廠及馬江之敗，皆合謀也。署近於綸言不深信，應否轉署痛切言之請酌。綸陽。

## 致總署

八月初十日（電稿集三十二上）

英副領事署在廠前山頂，甚得形勢。初三四之戰，我軍自顧不暇，霍必蘭事先避去，並未請我保護，率稱以遠鏡望見係兵勇搶掠，殊難憑信，事後查核良難。閩中洋務，英領最狡橫，由來漸矣。繪藥。

## 致總署

八月十二日（電稿集三十二下）

昨點驗船局，同裴臬查勘。廠以機器爲重，今機廠僅受三傷，料件十損其一，廣儲所稍有遺失，所值不多。惟臨水棧練門、繪事院房屋均毀傷，鐵廠折兩煙囪，新船五十餘孔。經費數十萬均存，繪檢冊無異。除俟部文到後交替奏報外，謹電陳以釋慮念。繪文。

## 致總署

八月十四日（電稿集三十五下）

閩防廢弛，早在鑒中。繪閩月兩疏，亦略陳馬尾豈尙勇敢激恩遇，不敢避難；敗後請逮治，亦未敢諉卸。惟繪意以守門、守廠，卽省防不必株守省城，與二三省紳忤，騰說造謠，電京官挾持軍事。近又以黃方賞優，張成禮薄爲罪。此皆特恩客官危地，無砲徒搏，相從者少，只能節取，豈繪私人近接署船政，認真必更斂怨，臨行會承許侍郎見及，身與名何足計，懼無益，誤工，更辱命耳。悚惕下忱請代奏。

復署粵督張

八月二十二日（電稿第三十八上）

閩呈，據林團練云以玩寇棄師勦費，責以不死，請正法；不知確否？謀主潛同族兩太史及可莊兄弟。現長金、梅港及廠防轟就，勞心無益。擬俟楊到，請開會辦及船政，聽候查辦。何如？查辦無明文，通國皆知故也。費。

復徐曉山中丞

（譯署函稿第二上）

承來函，誦悉一一。並得振軒電，知旌旆於月之初二日出關布置，劉永福及義兵亦即分路進攻。引領擬費，何勝禱企。

粵督錄寄黃提督、趙道稟報，法人節節嚴防，遇異秋閒懈弛；勦剛電報頗傳法擬增兵進攻山西。軍事難於遙度，得閣下親臨前敵，自足鼓舞軍心，妥籌方略。惟中法相持，均有騎虎難下之勢，未可掉以輕心。

現在義兵萬人，劉軍萬人，岑彥卿自請以二十營進屯山西，已經諭旨報可，合之黃、趙所部兵力，已不為不厚。但彥卿急切難到山西，劉軍新集義旅，亦散而無紀，猝遇敵軍，未知能否支拄。如懷、丹得手，河內設守已嚴，似攻堅不如誘敵。永福久經戰陣，於避實擊虛之理，當已了然於胸。尤望閣下屬唐主事善為贊畫，藉免疎虞也。

邊軍久屯，糧餉為重；洋人屢戰，火器為先。尊處經理餉需，製辦軍火兩層，宜慎選得力之員，以資臂指。駐軍屬國，南官必得歸我駕馭，始能固結民心，杜絕敵聞；若吏治利權，仍歸南官，我勝則來，我敗則散，殊



不足恃。此節不可操切；而我軍既擬久屯，實望閣下於北甯以北，次第布置，使越官越民畏威懷德，方能成進戰退守之局。

查卿到山西後，兩軍如唇齒相依，如手足相衛，務望和衷共濟，力挽狂瀾爲要。

總之，守忌株守，戰忌浪戰，來歲春融水長，備禦尤貴謹嚴。尊函勗敵處以堅持，具見忠義壯猶，莫名感佩。然敵處堅持，尤在前敵之能堅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所望於閣下耳。

### 致岑彥卿制軍（譯署函稿集十三上）

……迭據鄂生、曉山來牘，知台旆於客臘十一已到保勝。本處以北甯孤守可虞，電催閣下進兵。茲閱大咨，並錄疏稿見示，規畫周詳，深用慰仰！

諒山、保勝相隔一千二百餘里，聲勢隔絕，軍報紆遲，本屬兵家大忌。今貴部已進規山西，扼紮興化，足以牽綴法師，與北甯斥堠相接。聞有約曉山晤商軍事之說，未知果否？

朝廷初意本亦不願用兵；今法人貪利無厭，勢如騎虎。兵端既肇，遲鈍已成，惟制勝克融庶有轉圜之日。曉山奏報僅能支持守局，若敵以閒暇，將要隘嚴防，就越地籌餉，就越民募兵，轉成反客爲主之局。及今越民未附，法兵未增，彼於甯平、河內、南定、海陽處，皆須設守，備多力分。粵省游民客處北圻者近四十萬，若以閣下威望智略，懸賞用閒，俾兩粵梟傑、三圻義徒，影附鱗集，或毀其電綫以絕軍傳，或據其險區以傾內險，似較力攻堅城，多傷士卒爲合策。

至行軍異域，必先收其權利，始能持久。今吏治屬之南官，勝則筐篚來迎，敗則戈矛相向。在彼惟強是從，原無足怪。而我不得地方之柄，莠類無從稽察，間諜無從防閑，蕭牆之憂尤當虞。閣下以重臣臨邊，營平屯田，定遠都護之事，便可關外自專，務使越官聽命，越民輸誠，然後可收犄角之功，而無肘腋之患也。

洮江上游僅止渡船二三十隻。大疏謂由蠻耗至保勝須十餘日，由保勝至興化須三十餘日，聞之深爲焦慮。惟本處博攷圖志，采錄方聞，保勝順流至嘉喻六百里，春夏水發四日可到，秋冬水涸六七日可到；嘉喻至興化僅三十里。何以本處所聞與閣下所記道里日期懸絕若此？儻因船少軍多，濟師不易，自應大伐竹木，增造渡船，以利通行。法人以越故，多造戰艦駛行江海。我無詳柯浮船之奇，轉冀木墨渡軍之效，無乃近於供張不辦乎？

且以此推之，山西產糧之地已爲法據，興化退無救倉之屯，進無楚軍之穀，勢必在保勝一帶采買軍糧，飛挽既難，阻截亦易。尤望盡籌詳度，俾士馬飽騰，餉運通利耳。

從來經營交趾，本須水陸協規。今我之水師，矗立規模而已。北洋所訂鐵艦尚未來華，橫超勇、揚威、開濟三艘係鐵甲衝船，駕駛均須洋人，操演未合西法，未敢遠涉重洋，遽轟海戰。是以曉山、鄂生累請海軍會剿，徒託空談。使法得盡有江海之險，縱橫如志，而滇粵專以陸軍，隨山刊道，步步進攻，本屬迂途。猶幸劉團雖敗而氣未衰，越地雖蹙而險可恃。若閣下沈幾觀變，批亢擣虛，或有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處。乞與振軒、曉山熟商，三省併力，分道進規，但山西、河內、海陽、南定有一處得手，則法人氣篋漸戢，越人響應漸多，邊事轉易結局。尊處二十七營月餉已五萬餘兩；如定議進攻，或須增募舊部，則餉需尙須設法協撥，即請先期籌度見

告。兵連禍結，固貴拙速，不貴巧久也。

至洋槍子藥，本處已經虛及，於上年十一月商由北洋撥運過山砲及後膛兵槍並子藥，一併寄粵，遞至滇粵前敵應用，並請旨飭南洋協濟。復以戰事必資利器，於上年十二月商之少荃中堂，借出使經費，訂購德、美兩廠槍砲四十萬金，以備滇、粵、閩、浙各軍之用，約本年五月可到。

除此次大疏所奉諭旨已由驛恭寄外，尊處如須精利槍砲子藥，即由滇備文籌款，自向北洋請領。少荃已派定教習，當與軍火同時到軍。至後膛槍砲子藥，願軍中取用不窮，自以在滇設立製造子藥機器局為穩著。硝磺、銅鐵皆產自滇，應如何籌款募工，應由鄂生回省經畫，於軍務、鑛務消息相通，資無旁貸。雖一時緩不濟急，要當籌及久遠，以繫巖疆而足軍備耳。

### 致李肅毅伯相

（譯署函稿卷十五下）

……昨據振軒來電，知北甯守局轟完，客臘尚無戰事。查卿既抵保勝，劉團部將復分軍進薄山西，似此兩省倚角牽綴法師，布局似尚穩慎。惟本處統籌全局，有不能不認認過慮者：

查卿軍駐保勝，與諒山隔千餘里，雖有平川僻徑可通，軍報終易隔絕，一可慮也。

曉山奏報，於慈山、涌球、芹驛諸隘駐軍，多則八營，少僅兩營。我備多力分，彼但合攻一處，如破竹然，一節破後，節節俱解，二可慮也。

上年法破山西，當天寒水涸之日，其平底小輪猶能駛至新河。春水既生，彼必水步並進，既可以江船併

力而攻北甯，又可以海船揚聲而指瓊郡。曉山既孤立無援，振軒必張皇自顧，三可慮也。

彥卿所部以萬，編成二十七營，並鄂生原帶之營，劉團新募之衆不過一萬餘人耳。憑險誘敵則有餘，分道進攻則不足。且洋槍子藥均須取資北洋，四可慮也。

爲今之計，審量彼己之情，熟權戰守之勢，猶幸法兵新舊合計不過萬餘人，山西、河內、海陽、南定各省分兵扼紮，來戰者不過二三千人。若我軍三省併力，四路進攻，在彼反客爲主，亦有應接不暇之勢。得勝，則一處破而處處皆瑕；不勝，亦一處擾而處處皆震。且我於越地張攻形以示有餘，沿海各省乃得嚴守具以彌不及，似亦先發制人以攻爲守之妙用。

惟各軍如須增兵，必先增餉需、增器械。餉需已屬彥卿諸君奏請撥協軍火購自外洋，至速須夏間方到，深恐緩不濟急。尊處於西洋軍火籌備甚富，除毛瑟、哈乞開思各種精利兵槍，克虜伯各種大砲外，如林明敦士乃得之類，料簡南洋舊存及津局舊存，不知尙能應付若干？便祈示悉。

法人交春以後，必不能株守無事。閣下長於用兵，明於料敵，尙請就本處所見及者，彙籌並顧，切實見復，以紓軫私。

### 致張振軒制軍（譯署函稿集十七上）

……迭據來函及曉山奏報，知客臘北甯穩固，守局盡完，深以爲慰。

前由尊處錄寄黃桂蘭等稟函，有北甯僅親兵各半營之語。刻下改攻爲守，備多力分，岌岌可慮。來電謂

所患不在兵少，似於前敵情事尚未深悉。十三日已奉旨飭方長華一軍迅即到防，仍請閣下飭飭粵西南司將圖內外防軍軍械、軍餉層層顧到，以免曉山回顧。

欽州出師，本處曾經電商閣下，以路僻難行，須動旅萬人方足赴敵見復。刻曉山復以東軍由欽、靈進攻海陽爲請，諭旨以是否可行，由尊處酌度辦理。聞道出奇，本難遙度，在朝廷斷不強以必行。惟地里家言，均以制交者勿忽欽州爲說，如漢馬伏波之出合浦，明俞大猷之出雲屯，雖皆由欽渡海，而伏波傳中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似樓船軍自出海，而自將之軍或出山道。法越兵連禍結，專恃正兵薄攻，恐難制勝。欽靈一徑，能否行淮陰拔幟，鄧艾裹綿之事，閣下前電所謂勁旅赴敵者，舊已有成算在胸。仍希與方耀、鄭紹忠及駐欽之黃得勝、莫善喜等密商，安定進止。天氣漸和，裏糧深入，似較窮冬稍易耳。

總之，浮船本制越一奇。今既不能以海師會攻，我已勢處於緇，而三省合力規越，陸軍獲勝，則法人氣奪，而海波或可不揚。若專顧東防，法一得志於越，必且全力注粵，以索兵費。然則顧越正所以顧粵也已。閣下經營交廣，諒有同心，故縱論及之。

復徐曉山中丞

（隨署函稿集十八上）

……昨准軍機處交出大疏，並上年十二月十五日來函，得悉一一。北甯尙無戰事，彥卿已到保勝，黃守忠又進逼山西，滇粵兩軍聲勢漸近，守局較嚴，差紓遠念。

惟芹驛、慈山、涌球諸隘，分兵防守，多者八營，少僅三兩營，錦江之防至屬南官獨任。兵法攻易守難，若我

以分守，彼以合攻，一處被敵蹈瑕，則各軍皆為奪氣。山西之挫，即係南官自後投賊，張登憤或不至此。然以錦江要地而授之南越疲軍，亦慮彼族未可盡信。王德榜、方長華兩軍已經奉旨促令前進，似閣下仍宜會合滇軍，以攻為守，誘敵出奇，方能立不敗之地。

法越之軍已同騎虎，若惟是株守窮邊，不但失出師保越初意，且北甯三面受敵，我三面設守，而彼三面進攻，無論如何，日久斷難支柱。望閣下就商振軒、彥卿，物色戰將，增募數營，配足軍火礮打，三省併力進規；但山西、海陽、河內有一處得手，則義徒之響應必衆，而法人之氣餒必衰，將來或易結局。

越民不附法者甚多，兩粵之民客處於越者亦不少，閣下屢言內應，而至今未收內應之益。此等機密之事，經年累月而無成，未有不展轉洩漏者。尙望格外加意，無用閒而轉為敵所閒也。

閣下獨當敵衝，初膺疆寄，理宜虛心訪問，以副宵旰憂邊之意。粵捻戡定未久，內外大臣宿將不乏知兵之人，望於行軍秘要，防海規模，隨時咨度，以廣思益。法為強鄰，為勦敵，勿作尋常草竊視之耳。

# 致張振軒制軍 (譯署函稿集十九上)

……正月三十日接准粵字三十七八號來函，鈔件，聆悉覆切。

彥卿咨到奏稿，法於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等日進犯興化，丁槐乘其半渡擊之，斃匪頗多等語。乃二十三戰於興化，二十四又駛至扶朗，是彼族必欲踐攻破北甯、興化之言，東西豕突，藐視邊軍尤甚，想閣下當亦憤憤欲裂也。

沿邊壁壘，終嫌備多力分，能否如諸葛屯田相救之法，本處礙難遙度。

現在滇、桂各軍均交彥卿節制，如正、二月間法人不以全力注攻北甯，而岑軍疏通道路能與黃、趙兩軍相應，王德榜一軍計劃亦可出關，庶前敵既相犄角，而後路不至空虛，邊防或有把握。惟太原滿道荆棘，跋涉不易，未知彥卿何時可到興化？北洋及粵東協寄軍火，係從何路轉運？滇軍沿途阻截及臨敵缺乏，均有關係，不可不慎。

張登壇一節，雖出意外，實在意中。黃、趙兩統領訪問既確，儘可密告曉山辦理；遠請照會，迂謬可嗤！前經電復，屬曉山撤換因殺均可。現在黃、趙兩軍扼紮要隘，南官諒無從中變。曉山已否將其擊獲，得信望即電聞。至上思州教堂一案，閣下囑做粵省教堂之案辦理，亦自煞費苦心。然廣州之案，密商領事，而即向教堂察看，猶可言也。上思州之案，明告教士，而再向教堂查看，該堂果有藏匿軍火，何難開信潛移，則此舉徒以釋愚民之疑，似未足制教堂之變。曉山已派兵來防，然一處謠傳，則一處虞備，正不知後路須若干防營，而始能布置嚴密。本處再四審思，覺於行軍困困之道，尙待推詳，望閣下更熟籌之。

總之，南官、教民通賊，本當先事預防。閣下前書請收地方之權，似已見及於此。邊塞出師，關以外將主之；若必待本處一一遙授機宜，勢必坐失機宜而後已。閣下與曉山俱有經營交、廣之責，粵西兼轄黃、趙兩軍，本皆舊部，就近指揮，實有呼吸靈通，千里跬步之勢。現在各軍雖有旨交滇督節制，以一事權，閣下責無旁貸，仍望妥籌預度，以輔曉山之不逮，而堅前敵之軍心，本處所屬望者固不獨因應軍火一端也。

陳開學近有越事不可中止一疏，所論極為周至，疏中謂江右盛傳雪琴在粵，事事掣肘，宜飭督撫濟以

和衷等語。雪琴夙負重望，閣下必與同心，斷無陰掣其肘之理。惟傳聞既達於江右，若語太不根，閣學斷不輕於入告。尙望閣下與雪琴格外輯睦，誠其襄國是，俾謠傳無自而起，尤所深企。

致李肅毅伯相（譯署函稿集二十下）

……昨奉二月初三日密函，並振軒來書，唐鏡沅稟件，就悉一一。

唐稟各節，如山西之失，鄂生奏保南官通賊，振軒電，曉山奏保南兵通賊，卽唐鏡沅稟亦稱交兵忽從土城外奔出，而在城交兵，交民盡著白衣，我軍一驚，法卽乘隙而入等語。本處以爲各處奏報雖略有異同，大抵皆前敵諸將卸過於南官、南兵，以明非戰之罪。今唐稟謂阮廷潤等不願與我軍相見，自因我軍小挫，意存反覆，未可執唐說爲定論。

劉永福軍無紀律，殆其致敗之由。惟如唐稟所述，程會社教民輒敢奪去砲位，該團憤恨有因，尙非嗜殺殃民者比。劉永福一軍不可專恃，亦不能不用。振軒前尙欲代爲請獎諸帥，以示鼓勵。若因微員一稟，輒交查辦，徒塞劉軍之心，而散衆軍之勢，似非至計。

唐主事景崧，本非知兵之選。惟該州判前稟，則稱唐主事在陣前督率，而此稟又詆其無調度駕馭之才。兩人同族，引繩批根，此非人情，疑有他故。

本處擬俟查卿到興化後，軍心穩固，再行設法維持，目下始從緩議，以免軍伍紛拏，轉爲敵人所間。唐州判原稟，謂「法人笨拙，惟恃槍砲，開花砲，止能恐人，不能擊人」等語，同趙夢陞其人始迂瑣之士，



所言未可盡憑耳。閣下以爲何如？

附錄致振軒函，並祈察閱。

致張振軒制軍（薛濤函稿集二十一上）

……昨少荃中堂以尊函及唐鏡沅稟達知本署，準以官箴、軍律，自應察實嚴懲。惟邪生據陸春稟入奏，稱南官從賊，與來電及曉山奏稱南官從賊大意略同，倉卒聞風，鶴謬傳，本難一一審的。唐鏡沅親在圍城，前亦有南民從賊之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矣。

北甯防軍多娶越婦，已由閣下飭黃提督速行移眷。惟婦人在軍中，固恐兵氣不揚；而查辦止於遷移，既未申軍司之峻法，或轉動戍卒之歸心。且黃、趙兩統領亦必文過飾非，查猶不查，辦猶不辦。似宜函致彥卿及方道長輩，密察真僞，再行酌奪。

至唐主事之並非長才，劉永福之無甚將略，本處非不知之。但唐既久勞，劉堪嚮導，若事引繩批根，上操下急，深恐無益事情。吾輩識力斷不能明見萬里，惟常於兼聽並觀之中，寓錄長覆短之意，或冀有當邊籌。

日前山西小挫，衆志散渙，正宜示以鎮靜。今因黃、趙兩統領之言，而疑張登懷之通法；又因唐鏡沅之言，而疑劉永福之殃民，黃、趙兩軍之無紀。則是前敵之越官不可信，越軍不可信，我之文武亦不可信；其勢驟難全行更置，豈不令其人人自危，予敵以開殆非所以鼓軍士之氣而安反側之心。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班定遠以「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數語告任尙，殆久鎮邊荒閱歷有得之語，不可不審。要之，本處之

意，以爲寬嚴操縱，將帥須有微權，本處礙難遙制，並非有所姑息隱忍也。彥卿到興化，軍威一振，軍律自中，當能信賞必罰耳。

前敵諸將賢否，正望閣下切實見告，遇事直陳，無論粵西本屬賜履，卽滇南與粵所尙毗連，諒大臣事君必無歧視。嗣後仍望隨時察擇，分別函電，或由少荃中堂轉致，或逕達本處，斷不至疑爲傾軋。願閣下勿過引嫌，冀收忠益。

## 彭剛直公奏稿

彭玉璽撰

## 請飭照會通商各國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卷四、葉六上）

再，師以曲直爲老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古之制也。

現在通商者二十餘國，而法人獨敢吞噬越南，志在窺我滇邊，垂涎銅礦之利；各國坐觀成敗，殆先以法人嘗試中國耳。然使法人竟獨擅富強之利，則諸國又將因妒生忌，不令獨占便宜，此情勢所必然也。

目下既命將出師，自應將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國，使其知其曲在彼，因以攜其黨而敗其謀。應請敕下總理各國衙門，照會通商之二十餘國，告以各國通商有年，彼此利益，各守條約，無詐無虞，此萬國公法所從出也。乃法國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乃竟恃強陵弱，違約稱兵，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月法使脫利古乘兵船來津，有大隊兵船至廣東尋衅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叵測。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將視師，彼若前來，卽與決戰，兵端開自彼國，不得已而爲應敵之師，曲直之判，皆諸國所周知也。第海上用兵，商船裹足，於各國通商事宜，不無妨礙。以一國違約之故，致礙全局，各有專歸，想諸國自有公論。又中國軍民不識外國旗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誤認敵船，致有波累，亦須預防，以免嚮轍。如此立言，明示利害曲直之故，諸國必不敢暗中助逆，至預杜嚮轍一層，尤屬自占地步。竊謂無論有戰事、無戰

事，而此項照會似在必行。此後儻別有要求，亦斷不可輕易允許……

遵旨加意鎮定片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卷四、集十六上）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十月三十日奉上諭：「茲聞彭玉麟擬曉諭粵民，有准其仇殺法人及禁各國商船進口，違禁者取其船貨等語。揆之目前事理，均係必不可行。法人侵擾越南，究未與我先開兵衅，此時自宜靜以待動，不宜自我先啓衅端。至各國通商以來，尙屬相安，現在並無戰事，遽行封港，必致激怒各國，釀成事變，所關於全局者極大。粵東人心浮動，沙面滋事一案，尙未辦結，尤宜加意鎮定，認真彈壓，俾民情綏靖，不致別生枝節。該尙書所擬告示，著毋庸張貼。」等因，欽此！仰見聖主遠慮深思，明見萬里之外，無任欽服！

伏查臣前擬示諭粵民，係催其團練，內云：「法國若以師旅相加，定當決戰。爾士民認真團練，衆志成城，團成之後，祇准視法國爲仇，靜以待動，聽候調遣。至於各國商人，爾等素與相安，此次務爲保護，不准干犯，更不准妄生事端，致干軍法。」原因民情浮動，有鑑於沙面之役，故於獎勵中，卽寓彈壓之義也。其諭洋商示稿，與前月附片奏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諸國詞意相同，內云：「如果中法戰爭，所有各國船隻皆宜守萬國公法局外旁觀之例，一概停止不得入口，違禁者卽照萬國公法取其船貨。」又云：「凡法國用兵之地，洋商貨物碼頭，設有焚毀搶掠等事，各國應向法國議賠，不得向中國過問。」蓋欲預杜輕轉耳。所援公法，語有來由，豈有平白違禁商船，遽卽取其船貨之理？原稿各行有案，可覆視也。

然臣性本粗疏，未能遠慮；西洋語言文字不同，尤恐斷章取義，誤會文意，轉足以啓舛端。欽遵諭旨，前示概不張貼。臣惟有力持鎮靜，以期仰副宸廑。……

暗結暹羅襲取西貢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卷四、葉二十四上）

……竊照法夷吞噉越南，占踞西貢，已二十年；現復由河內奪占宣、泰、山西，北圻勢頗危急。其逼迫越南，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自縣通商，顯係圖我滇疆，冀專五金之利，不特滇粵邊境不能解嚴，即廣東、天津亦未知撤防何日。彼以虛聲，我以實應，數年之後，疲於奔命，必至財力俱窮。臣蚤夜思維，寢不安席。

疊奉寄諭，飭各軍堅守北圻，以固滇粵門戶。然自唐炯無故退兵，劉永福大受其累，旋至山西不守。前奉寄諭，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告以法如侵及我軍駐紮之地，即不能坐視等語。然昨准廣西撫臣徐延旭來函，前月十七日法夷攻犯山西，正官軍駐紮地也，旗號滿布，竟敢直前進攻；是彼族業已明目張膽，無所顧惜。刻下滇粵官軍，分途進取，皆是正面文章；必須用間出奇，別開生面，以假虞伐虢之謀，爲圍魏救趙之舉，大局庶有轉機。——鼻端生鬚，腦後下針，此之謂也。

據臣軍營務處候補道王之春密稟，現有三品銜候選道鄭官應，廣東香山人，自幼從海舶遍歷越南、暹羅、新嘉坡等處，熟悉洋務，現辦上海招商局及織布機器局、南北電報局，與王之春共事有年，每談及法僭越，尋衅廣東，同深義憤。據云暹羅國王鄭姓，廣東人，尊敬中國，用漢人爲官屬，現有掌兵政者六人——如中

國之總督——皆粵人也。其人夙重鄉誼，與鄭官應熟識，談及法越之事，亦爲不平，且引爲伊國切膚之患。伊國與越之西貢毗連，嘗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由暹羅潛師以襲西貢，先覆法會之老巢。又暹羅極東邊境爲英國所闢者曰新嘉坡，地極富庶，粵人居此者十餘萬，中國設有招商分局，即西貢現亦有招商分局，均係鄭官應所司。擬懸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國兵到時，舉火內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以期聚殲。此二端似有把握，惟未奉朝旨，未敢舉動，私相歎息而已。今疊奉諭旨，明示決裂與法夷決戰，鄭官應恰有信來，求爲奏調，由滬回粵，親赴暹羅、西貢、新嘉坡等處，密約布置，機有可乘等語。

臣查越南所都曰富春，而以廣南嘉定爲西京，即西貢也，距富春千餘里。法會圖越，以此地爲根本，壤接暹羅。暹考國志，雍正、乾隆兩朝，先後賜御書匾額於暹羅，曰『天南樂國』，曰『炎服屏藩』。乾隆三十六年，暹羅爲緬甸所滅，遣臣鄭昭，粵人也，復土報仇，衆推爲主。昭卒，子華嗣，五十一年，錫封暹羅國王，十年一貢。其人止尊中國，而不知有他國，用漢人爲官屬，理國事，掌財賦，皆粵人爲多。與鄭官應之言皆相脗合，則其言可信矣。

又考明萬歷中，平秀吉破朝鮮時，暹羅自請出兵，擣日本以牽其後，漢撫陳用賓約暹羅夾攻緬甸，緬疲於奔命，遂不復內犯。永歷困於緬，暹羅復起兵攻緬，以援李定國之師，其忠於明若是。乾隆中，緬甸不臣，得暹羅夾攻而緬始納貢。阮光平篡黎氏，發海盜，寇重洋，及暹羅助阮福映滅新阮，俘獻海盜，而南洋始肅清。其忠於本朝又若是。然則暹羅之能助順可信矣。

今越南事棘，滇兵未到，劉永福獨力難支，北圻萬分喫緊。臣擬密飭鄭官應潛往各該處，妥爲結約，告以

封豕長蛇之患，輔車唇齒之依；該國又夙稱忠順，鄉誼素敦，倘另出奇軍，內應外合，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惟是言易行難，其中有無窒礙，先令密速探明，事有端倪，臣再派王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屆期密催在越各軍，同時並舉，而不明言其故。西貢失則河內、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除，越南或可保耳。

昔陳湯用西域以破康居，王元策用吐番以持印度，皆決機微外，不由中制，用能建非常之功。我國家厚澤深仁，自應有此得道之助。

惟此舉若成，則西貢六府自應歸併暹羅，庶能取亦復能守。蓋西貢爲越之南圻，係嘉慶初阮福映兼并占城及真臘北境，非安南故土。志稱安南南北三千七百里，東西一千五百里，係專指北圻言也。阮氏有西貢而不能守，被法人奪占二十餘年，暹羅能得之，阮氏豈能復問？傾覆栽培，在聖朝亦因材而篤而已。

臣現附片奏調鄭官應，伏乞飭用電報傳知，以免南北大臣奏留，致稽時日。

除俟辦有端緒，再行密報，並預籌越南善後事宜屆時密奏外，所有暗結外援，乘虛襲擄西貢各緣由，理合先行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再此舉惟臣與王之春、鄭官應等數人知之，其餘軍中將領、粵中督撫概未與聞，以昭慎密，合併聲明。

遵覆所指各節片

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卷四、集三十一上）

再，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彭玉麟密奏暗結

暹羅襲取西貢一摺，具見籌畫苦心，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然兵家用間，貴有所因。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嘉坡滿加利等處爲英所據，受其挾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強敵？道員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鄉人之誼，恐難以口舌游說，趣令興師。且西貢、新嘉坡皆貿易之場，商賈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密款尤鉅，亦慮接濟難籌。法人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砲，故未能渡海出師，擄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況英法迹雖相忌，實則相資，彼見暹羅助我用兵，則猜刻之心益萌，併吞之計益急，恐西貢未能集事，而渭南先已慮亡。以上各節，皆宜層層慮及。閱該尙書所奏，多採近人魏源成說，移其所以制英者轉而圖法。兵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啓無窮之邊衅。儻機事不密，先傳播於新聞紙中，爲害尤鉅。該尙書原奏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除鄭官應一員業經由電寄諭南北洋大臣准其開粵差遣外，著將所指各節，迅速覆奏。」各等因，欽此。仰見聖慮精詳，洞見本末，跪聆之下，欽悚難名！臣不諳洋務，節經陳明在案。徒以蒿目時艱，忘其迂謬。今渥蒙訓示，昭若發矇。道員鄭官應昨已到營，經臣密爲傳諭，無庸造次，尤不敢稍有洩漏，致干咎戾，請釋宸廑。該員血性機警，留心時艱，於洋務尙稱熟悉，臣現札委會辦營務處，當亦可期得力……

密籌暹羅布置片

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卷五、集三十三上）

再密陳前奏調來營道員鄭官應，一腔血性，能耐勞苦，洵屬有用之才。臣屬謀暹羅接應之舉，令其函商彼處，機密辦理，稍有端倪。華人在彼國者數十萬人，均念祖宗原籍中華，憤切同仇，皆思出力報効。但須先委



結實可靠之員前去，慎密籌辦，實事求是，可得勁旅數千人，以三四箇月爲度，通盤合籌，其口糧器械一切約計不過花費三十餘萬金，以期直搗西貢。且於該處已安頓內應有人，務傾該法夷老巢。如或餉需不繼，彼國華民尙可報効捐助。此暗中飭鄭官應機密辦理之實在情形也。

惟該夷狼貪成性，詭譎多端，臣細察其天津就和條約五則，實緩我師之計。俟三箇月後，始行互議通商條陳，再行定妥和議，其包藏禍心，殊爲叵測。查越南此時天氣炎熱異常，瘡痍愈甚，彼族萬難禁受，必得休兵一屆秋涼，重理和議，必將故作刁難，多所要挾，不遂其欲，卽肆猖獗，勢所必然。此時我軍防務，正宜未雨綢繆，一刻不容稍懈。

臣素性肝燥，老病日深，春夏木火司令，已屬難支；兼以廣南炎燄，潮濕薰蒸，更形其憊。伏維時際艱難，軍情瞬變，安敢言病告勞，致縻宸廑，愈滋罪戾。惟臣性褊急，深慮秋間法夷復啓蜚端，若不乘時先爲預備，臨事必誤機宜。已密商鄭官應，令日晡前往西貢，逆維金邊各處，不動聲色，細心體察情形；西貢是否防守嚴密？該處華人果否蓄恨甚深？內應可靠？暹羅國君臣果否實心樂助軍力？該處華人果否真心報効？隨助餉需？以及若進兵若何攻擊，地勢若何，夷情若何，統凡一切作何規畫之處，均須一一暗地密查確實，斷不敢輕舉妄動，致肇他衅。

本月十三日，欽奉四月二十二日上諭，「本日已降旨，令何雄輝前赴廣東，交彭玉麟差遣委用，並著察看是否可用，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俟該鎮到營，察看其才果可任用，候鄭官應回營斟酌，擬卽派該鎮往該國混跡華人內，於暗中維持該軍，號令歸一，靜以待動。此時不必另募客民數營，以節糜費。將來和議若無

翻覆，就我範圍，此舉即作罷論。如或該夷狡焉思逞，臣一面飭鄭官應飛電何雄輝及各該處聯絡之人衆，乘機而起，使法夷猝不及防；一面懇求諭旨，飛飭准臣帶領所部十五營出關，會合岑毓英、潘鼎新妥爲密商，分途並進，收復山西、河內、北甯等城，撫藩服以安邊圉，逐島夷而振國威，在此一舉矣。如察看何雄輝或不謹慎，難勝此任，則不使其去，當與鄭官應另行商擇妥人，前去照料。

至粵東防務，應請飭張樹聲督辦。該督久官粵中，情形熟習，專其責成，必多裨益。……

### 遵旨覆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卷五、第三十五上）

……竊臣前奉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閱張樹聲遞到潘鼎新電報，法兵攻撲觀音橋營盤，我兵槍砲互擊，於本月初三日獲勝，殺斃法人千餘，生擒多名。此次衅自彼開，原非中國違約。惟洋人狡狠，若爲滇粵各軍所扼，不能得志，必將四出滋擾。廣東與越南切近，首當其衝，現在張樹聲行將交卸，張之洞甫經赴任，諸事生疎，該處一切防務，彭玉麟務當妥籌兼顧，以期嚴密。至該尙書密陳一切，仍遵初四日密諭，不動聲色，豫爲布置，一俟奉有電旨，即可應機辦理。惟此事關係重大，須慎密圖維，勿稍孟浪。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欽此。」閏五月十六日，又接總署轉電，本日奉旨：「彭玉麟在粵辦防，忠誠奮發，布置周密。現在法國雖仍來講解，和議尙未大定，防守更關緊要，該尙書仍令督飭各軍，實力備禦，勿稍鬆勁。欽此。」伏讀之餘，莫名感奮。臣值此時艱，備防嶺巒，與疆臣悉心籌畫，雖瀕海各要隘粗有布置，何敢言盡臻周密？密猥荷恩綸，懷慙何似！惟有實心實力，黽勉圖維，以期無負皇上委任之至意。

署督臣張之洞履任後，與臣熟議海防諸務，意見悉符。臣隨與張之洞、張樹聲、倪文蔚乘坐小輪船，巡閱各海口數日，悉心商酌，察其險要兵單之處，添募勇營填紮，以爲各砲臺游擊策應之用。沙角、大角在虎門之外，爲省城第一重門戶，最關緊要，飭記名提督雲慶添置兩營。大角與沙角對峙海中，情形喫重，原駐兩營太單，飭記名提督王永章亦添兩營。魚珠爲入省城陸路總要，與常洲、沙路唇齒相依，飭署廣州副將記名總兵鄧安邦亦添兩營。又於虎門內署水師提督方曜所守威遠砲臺後山亦添三營，以爲威遠防軍接應。至省城河南向本空虛，飭署陸路提督鄭紹忠新添兩營，隨機策應。查虎門以西有崖門、橫門、虎跳、磨刀等六門，其水雖淺，而小輪船可直達佛山鎮，以掛省城之背。張之洞商之方曜，派員雇募拖船二十號，配足水勇，分守陳頭、五斗口一帶河面，以顧省垣後路。又調集各差遣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十號，駐泊橫檔左右，以爲沙角、虎門各砲臺應援。又派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四號駐泊黃埔一帶，以爲常洲、沙路、魚珠各砲臺應援。如此節節水陸設防，較前似稍爲嚴密，萬一有警，尚可無虞。

閏五月二十五日，接北洋大臣轉寄總署電音，二十四日奉旨：「法國已使逗遛上海，不來天津議約；並據各處電報，孤拔有集兵船他駛，佔據中國地方爲質索賠兵費之說；無理要求，萬難遷就。海疆防務喫緊，著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等，密飭各軍嚴防以待；一面廣爲偵探，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如果撲犯我營或登岸肆擾，務須併力迎擊，並設法斷其接濟，期於有戰必勝，如退縮不前者，立即軍前正法。欽此。」本日又欽奉懿旨：「各營士卒，奮勇有功者，除破格施恩外，並發給內帑獎賞。將士炎暑從軍，已先賞給江南、福建、廣東各營平安丹各十五匣，其餘各省以次給賞，即傳知各軍知悉。欽此。」仰見聖明洞燭萬

里，妙協機宜，莫名欽服！

粵東地處炎方，軍士荷戟長征，時值瘟疫流行，十常四五，正多死亡。仰荷聖慈，許以破格之恩施，軫其暑雨之疾苦，臣當即宣示各軍，莫不踴躍歡呼，咸戴懿德，同生死，感激涕零。至沿海一帶，已嚴飭設法斷其接濟。儻該夷稱兵犯順，務必奮戰直前，不容稍有退縮。若彼按兵不動，臣亦斷不敢輕舉以啓他衅。

六月十五日接總署電音，十四日奉旨：『現在閩防日緊，沿海防務亦均喫重。彭玉麟素有遠略，著於廣東應留防軍外，豫備二萬人，聽候調遣，或就原統之營整練，或招募壯勇足數，悉由該省書酌辦。欽此。』六月十九日，又接總署電音，十八日奉旨：『彭玉麟等派營援閩，力顧大局，甚堪嘉尚。現在滬議未就，法情叵測，萬一決裂，必宜出奇制勝。潘鼎新、岑毓英務將現駐關內各軍切實訓練，聽候調遣，彼此聯絡聲勢，庶足迅赴戎機，牽制敵勢。廣東能否別出奇兵，由欽、廉小路前進，著彭玉麟等豫爲籌畫，或別有制勝之策，均著電奏覆旨，並著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體遵辦。欽此。』臣聞命自天，悚惶無地，欽奉之下，除督臣張之洞、張樹聲、撫臣倪文蔚會同臣由電覆奏外，而微臣區區愚忱，尙有不容已於縷陳者。

自關外各軍奉閏五月二十二日上諭撤行撤退入關後，該法夷無復後顧之慮，肆行猖獗，以致橫行東南洋面，探瑤州，駛上海，窺福州，欲逞其志。昨接兩江總督臣曾國荃電報，該夷復奪據雞籠砲臺，恣睢憑陵，要挾鉅款，凡有血氣，莫不憤切同仇，咸思一戰，以殲此凶頑。蒙聖訓必宜出奇制勝，仰見廟謨廣遠，宵旰憂勤，欽服無量。

臣伏思今昔事勢既大不同，軍情亦因時而異。若諒山、興化各軍未退入關以前，可以密行詭道，表裏夾

聚。臣率全部十四營，由欽、廉度十萬大山，過五峒，出越南，密約岑毓英、潘鼎新、會劉永福分三路前進，再以海外兵船載二萬人，暗駛大洋，水路兩面夾攻，奇兵四合，可期一鼓掃蕩，收復山西、北甯，直搗西貢，傾其老巢，制法死命。無如此時滇、桂各軍盡行撤回內地，全越皆歸法有，彼必布置周密。卽劉永福素稱善戰，膽略自雄，計此時進退無據。我縱冒險出奇，由欽、廉小路間關入越，越中已無我軍一人一騎。岑毓英、潘鼎新東西懸隔數千里，聲勢梗塞，援應無從；孤軍深入，自蹈危機，法兵所忌。是所謀以制人者，轉爲敵謀以制我矣。此理甚明，人人知之。臣非敢苟且偷安，取巧推諉，自羅罪戾。蓋今昔情形迥異，勢有不能，非不爲也。

至奉旨豫籌二萬人聽候調遣，臣於粵中人地生疏，一時營哨等官揀擇不易；且軍裝、餉項一無所出。曾密商督撫臣張之洞、倪文蔚，亦苦無力接濟。

時勢急迫，不能迅速爲計，焦灼萬分！臣愚戇成性，誠實自矢，不敢爲欺，屢蒙顯皇帝溫旨嘉獎。自顧愚劣，抱愧五中，今則孤負天恩，實屬罪戾滋甚，咎無可辭。爲今之計，惟有謹遵閏五月初七日上諭，事體關係重大，總須謹慎，不敢稍涉孟浪，致債大事。並仰遵屢次上諭，會合督撫臣並張樹聲，密飭各軍嚴防以待。儻法兵前來撲犯，躬親前敵，督率各營將士，併力迎擊，務期有戰必勝，不敢畏葸以取愆尤。……

### 密籌補救越南片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卷五、葉四十下）

再密陳，正封摺間，適道員鄭官應自暹羅返粵，據稱到彼晤該國君臣，相待甚恭，在彼華民亦歡躍相從，慨許密備相助。惟彼國素不准預蓄軍械、槍砲，須購於英法，而祕謀輾轉必延至五六月之久方能成軍，約計

口糧經費所需，不過數十萬兩。該道正與彼國親王參贊軍機大臣及領事陳金鐘等密爲籌辦，忽聞諒山、保勝我華軍盡撤入關，全越皆爲法有，彼都人士皆爲短氣，咸謂此舉可作罷論。緣彼國兵出，須假道金邊國始達越境。越國以襲人，本爲險事。我若以重兵向越，彼倚我聲勢，自可出偏師相助。今見瀕、桂各軍一律調回內地，謂我已無保護越南之意，安能爲彼聲援？儻輕率舉事，兵單勢孤，不惟立見敗衄，而國且危矣。因悉勸該道速歸，無得召禍。查道員鄭官應，此次子身冒暑，遠涉重洋，奔波七十餘日，往返一萬餘里，出入於驚濤駭浪，蠻煙毒瘴之中，可云不避艱險，奮發從公，乃事竟無成，惜哉！

竊惟越南爲我朝二百餘年之藩服，屏蔽炎荒，尙稱恭順。今以島夷憑陵，一旦棄同化外，似非所以字小之道。臣再四圖維，欲求補救之策，似莫如仍仿照朝鮮近事，藉通商以資禦侮。查越南穀米豐穰，土產饒裕，歐洲諸國素所垂涎；徒以越南閉關謝客，向不與諸國往來，是以未通互市。同治庚午辛未間，普法交戰，普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爲東道主；無如法以捷足先登，西貢遂爲所獨佔。今復力索諒山、保勝，勢已盡吞越南，以窺中華。然法果盡得越南，實歐洲諸國所大忌也。爲今之計，欲杜法人之吞噬，似宜仿照朝鮮章程，使越南盡與泰西諸國通商。蓋歐洲諸國，素以不滅人國爲美談。越誠與各國通商，則法人舉動有大悖乎公法者，諸國必起而議之；投鼠忌器，法終不能獨噬越南矣。

此時和戰未決，預爲之計。儻終歸款議，可否求飭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告以法越構兵，兵連禍結，初止爲通商而起。一國通商，不若令諸國通商之公而且溥。除俄國向不在南洋貿易外，若英國、美國、德國、丹國、日國、荷蘭國、比國、義國、奧國、日本國，均約同赴越之西貢、北圻，各立本埠，一律通商，越境仍歸該國王

自理。則法必有顧忌，而越或可與圖存矣。

蓋越爲我屬國，義當爲之解紛。即以泰西之事論之，英國以並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即揆諸萬國公法，勢亦不能坐視也。昔年美國攻日本，索通商埠頭。當時僅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謂當與泰西諸國一律通商，不必以一國爲限，而美遂不能獨擅其利。英人之始來中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頗有德色；而我國家一視同仁，來者不拒，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合之朝鮮近事，皆其明效大驗也。諸國志在貿易，未必皆以法夷爲然，又不免互相忌嫉，一聞此議，或當踴躍奉行，即或不能全至，但有數國肯來，法之狡謀亦當不能逞矣。

臣爲越南籌度善後，隱相維持起見，謹附片具陳……

### 爲廣西出關病故勇丁請卹片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卷七、葉四十八上）

再，廣西與交趾地處炎方，而接境之處，山深菁密，水草惡劣，風瘴時作。上年湘淮各營以客軍出關遠征，水土既不相習，兼值淫雨過甚，天氣驟燠驟寒，瘴癘加厲；又值臨前敵，皆掘地營居住，以避夷人開花巨砲，遂復蒸受暑濕，以致疫氣盛行，死亡枕藉，竟有一營不數日而一空者。後至無棺可斂，掘地爲巨坑，累羣屍而掩之，計前後死者不下一二萬人，其中陣亡未經查明據報者亦多，殊爲可憫。

竊維該勇丁等致力戎行，荷戈遠役，慘遭毒疹，殞命蠻蠻，荒饉寒燐，委骨異域；據遣撤弁勇過粵，僉稱黑夜鬼哭，天陰則聞。該故勇丁等雖與臨敵陣亡者似屬有間，然同爲國家効命驅場，亦必在宸衷惻念之中；且

與嘉慶元年成案又甚符合。查前廣西撫臣均因案去位，不及查奏，以致士卒寒心，該各家屬向隅隱泣。伏懇恩施，可否飭下廣西撫臣，轉飭各營統領營官，除病故員弁及陣亡士卒已經請旨優卹外，所有此次在營病故勇丁，詳晰查明，造具清冊送部，一體彙請賞卹，以慰幽魂，而廣皇仁。……

### 附告示（華洋戰書初編卷二十六上）

彭宮保玉麟奉命防粵，先出示以告各國，謹錄其示於左。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辦理廣東軍務兵部尚書一等輕車都尉彭為法人尋衅致起兵端，思患預防，切切曉諭事：

照得外洋通商有年，我大皇帝以中外為一家，懷柔遠人，不分畛域，各國同沾利益，遐邇相安，無詐無虞，恪守條約，中國不肯以小節細故，輕動干戈，此外洋諸國所共見共聞也。

乃法人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竟敢恃強凌弱，違約稱兵。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日法使德理固違乘兵船赴津，稱有大隊兵至廣東尋衅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叵測。我大皇帝赫然震怒，特命本部堂來粵視師。現已調集水陸各軍，相機策應，彼倘與兵前來，即與接戰。戰端開自法國，我不得已而為應敵之師，曲直立判，諸國諒亦諒知也。

第海上稱兵，商船裹足，於各國通商事宜不無妨礙。中國軍兵不識外國旗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錯認敵船，致多波累。因念各國商人艱難跋涉，遠越重洋，貿易雖殊，求利則一。若不先為曉諭，



橫擺兵吳，誠非安妥遠人之道。除陳奏請旨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外，合行出示曉諭。

爲此示仰各國商人知悉：法人甘爲戎首，構怨興兵，諸商人等務宜先期將貨物運出海口，以避凶鋒。當  
中法戰爭時，所有各國船隻皆宜守萬國公法，暫行停止往來；倘或違背，以致取其船貨以爲戰利，該國不得  
論我錯也。凡法國用兵之地，洋商貨物碼頭，設有焚毀搶擄，各國應向法議賠，不得向中國過問。以一國違約  
之故，致取累萬國通商之人，咎有專歸，諸國自有公論。本部堂開誠布公，明白宣示，望諸國商人思患預防，  
轉實爲厚幸！特諭。



## 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撰

## 一 公牘

## 照會唐主政密查南關各軍情形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現據有人稟稱：月前觀音橋連捷，法夷經此大創；坐失機會，致彼族得以養銳整兵，狡謀再犯。據報船頭兵輪已陸續駛至，俟我前敵退出險要，卽尾繼襲取諒山，近逼南關，勢加喫緊。又徐前部院移交各路防軍，左計十四營半，右計二十八營，中計十四營，後路亦不下十營。自裁撤歸併，現存五分之一。遺散太急，祇圖省費，不率舊章，無論勇數多寡，欠餉久暫，將弁功罪，部衆強弱，一律用威，僅給千金，驅之使去；吞聲飲泣，鬱極思還。諒防九營悉數裁撤。刻計關外游勇何止萬人，無計聊生，必甘心而爲盜；萬一敵人用爲前導，其患尤不可勝言。自太平、龍州、鎮安毗連越之羌荊、牧馬等處，內外數百里，伏莽煽結，滋蔓已深，大軍朝歸，亂黨夕作，有斷然者。又關外各軍苦於轉精，病者多，故者亦不少，楚軍爲尤甚。其故因戴糧而渡，暑蒸濕結，瘴發疫流，枕藉道途，傷心慘目。僥乘勝前進百里，地方高敞，水土平和，可免疾，可就糧，足資戰守。奉諭一面退兵備戰，部曲痛心疾首。一旦敵勢掩至，既無可恃之險，又難以病勇扶攜，難民號泣，安能必其不我覺也。以上節節可慮。各員將間有因事稟陳，無不累牘連篇，痛加訶斥。漸至舊部灰心，賓僚結舌。王藩司楚師十營，力請咨回江南，新調楊提

督、方提督兩軍，代統左路鎮南桂軍趙道等皆欲告退。此三員受知甚深，相隨日久，尚有危不自安之勢。兩廣全局攸關，連日敵情愈急，軍事愈繁，揭帖說言叢起，越南官民攜眷潛進關內者相率於道，附邊內外，人心皇皇，誠堪痛惜等語。

查藩部院威望素隆，撫循有術。今督師邊徼，關係非輕。據稟前情，查撤兵一節，係屬違旨辦理，糧難瘥病，乃由地勢使然，並非措置不宜之故。至此外各情，本署部堂殊深疑慮。如果所言不謬，則邊防大屬可虞，不待外寇之來，先有內訌之患。貴主政在彼年餘，見聞較確，上項各情，是否屬實，請即明查暗訪，飛速據實密封函復，以資參考。本署部堂必不宜揚，切勿含糊遷就，是為至要。

### 照會澳門羅大臣嚴守局外公法

光緒十年七月初四日

照得法國吞併越南，是非曲直，各國自有公評。我朝廷所以屢次含容者，非徒重惜邦交，亦為各國通商大局起見。今法人背約啓衅，肆擾海口，不令天理，不守公法，現已在福州開仗，如法人兵船前來，即當邀擊。貴國與我國和好日久，此次中法戰事，諒必守公法局外之義，凡法船所需米穀、牛羊、甜水、煤炭以及軍火、軍裝一切應用等物，務望不可接濟，以敦友誼。

### 照會右江鎮出關援勦

光緒十年十月初七日

照得法人攻圍臺灣，事機緊急，援濟不易。今日事勢，緩臺惟有急越。屢奉諭旨，進兵越南，牽制敵勢。昨經

本督部堂電奏，爭越南以振全局，復蒙俞旨飭辦。

查滇、桂兩軍現經分路進討，惟滇軍及劉提督永福之軍正攻宜光，尚未東下；桂軍扼守谷松，觀音橋等處，法人糾合教匪、挖匪分路窺伺，專注諒山。桂軍各道分防，兵力尙薄，必應由東路再增勁兵，以收犄角夾擊之效。

查前廣西提督馮，老成宿將，熟習邊情，曩年剿平越匪，威望遠播。廣西右江鎮總兵王鎮孝祺，威重不浮，謀勇素著，曾官粵西，情形亦熟，若率軍協剿，必能得力。今定由廣東出軍兩枝，一枝卽飭王鎮統本部四營，再抽撥粵軍四營內安勇三營，游擊黃庭耀、方道長、華所部合爲一營，共成八營，由梧州赴龍州出關，會合西提督蘇，一軍出谷松，進攻船頭一路，聽西撫院潘節制；一枝由馮提督募勇十營，由欽州上思州，亦赴龍州出關，出那陽，進攻廣安一路，仍與西撫院潘商酌辦理，於龍州設立東軍轉運局，派委前署高州府知府張唐雲管理，並派委署廉州府知府黃杰爲馮提督營務處，以便經理一切，並飭司委正佐三四員前赴欽州，以資差遣。兩軍應需軍火、資成軍裝、軍火等局上緊籌備，分別撥解。王軍餉仍由東善後局接濟，馮軍餉專動運司新籌懸引一款暨糧道庫新籌充餉一款，刻日解欽應用。

除電奏暨分別咨行外，爲此密切照會該鎮，立即整飭隊伍，點齊裝械，迅速啓程；其營哨官有不得力者，精加遴換，勇丁有疲弱者認真汰補，勿稍延緩。軍行所到，紀律爲先，不得騷擾地方，並藉攻擊教匪爲名，殘害越民，致失衆心，驅之資敵，尤不得頓兵挫銳，坐失事機。此舉乃全局所關，廟謨注重之所在，必須於數月內攻克堅城大敵，免致來年春深瘴發，進兵爲難。該鎮務須力矢公忠，激勵士卒，安撫越人，與滇、桂、劉各軍和衷協

力。王、馮兩軍相距不得過遠，務使聲息相聞，互爲策應。敵情軍勢，隨時飛報本部堂察核。若能建立奇功，朝廷自有殊恩懋賞。勉之！

### 札游擊方沿調防欽廉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照得臺灣被圍緊急，前經本部堂奏派方恭五營赴援；因該游擊患病未愈，改派游擊方沿接統，飭令汰疲補銳，其添備裝械，飭在存潮項下勻撥。屢據委員電稟，方沿五營已經汰補，本月十五日俱已齊備，候船在案。

副准督辦臺灣軍務劉爵部院電稱，不願粵軍赴臺。復奉電旨，劉銘傳稱，方恭軍廣勇不得力，請調舊部吳宏洛軍。兩軍更調，尙屬相宜，等因，欽此。自應欽遵辦理，另派他軍赴援。

惟查法人大股麀聚越南船頭一帶，其兵輪時向廉州北海窺探，測量水勢，用意叵測。張鎮得祿一軍防守該處，尙嫌單薄。而欽州東與設防之處，與越境芒街僅隔一河，教匪尤多。署欽州營參將莫善喜，現在派赴越南助剿，後路空虛，亟須重兵扼守，以彌敵覺。方沿五營既無須赴臺，應即調往欽廉一帶，擇要駐紮。應即令自覓展輪船，逕赴北海登岸，爲莫善喜後路，以顧欽州門戶。如遇北海有警，亦即星馳赴援。統應聽候高州鎮張鎮節制調度，即與張鎮一軍互爲聯絡，力扼敵衝，是所至要。

合亟札飭該游擊，立即遵照，速帶所部五營馳往欽廉一帶，聽候張鎮調度，擇要扼守，相機辦理。毋違！

## 札廣西臬司總理關外東軍營務處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照得越南被法人滋擾，廣軍先後出關，與滇、桂兩省官軍聯絡會剿，分道並進。西路之宣光，有唐主政一軍，中路之諒山，有右江王鎮孝祺一軍，東路之那陽，有前廣西提督馮提督一軍，東南路與欽州接壤，亦密飭參將莫善喜等率兵協剿。某布星羅，爲營數十，深入敵境，營壘時有遷移，距廣東省城遠至二千里外。其間將弁之勇怯，士卒之甘苦，紀律之優劣，地勢之險易，軍報之虛實，必須遴派大員，就近總司稽察，隨事彈壓，庶可明賞罰而決攻守。查西按察使李臬司篤實嚴明，夙諳兵事，現駐龍州，距關甚近，堪以總理關外諸路廣軍營務處事宜。除分別咨行外，爲此札仰該司，即便遵照，將關外諸路廣軍前項各事宜，逐一稽察，認真彈壓，隨時據實稟報察核。

## 照會澳門羅大臣阻止法人借地屯兵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照得法人背約啓釁，中國各處海口均經設禁嚴防，即友好各邦亦均守公法局外之例。現時香港地方，亦經英國遵守局外在案。

惟近日風聞法人有在澳門界內貴國商民住居之處，招民充兵，並接濟軍食等件；且風聞法人倚勢欲強貴大臣借地屯兵泊船等語。查萬國公法內載，凡局外之國，均不得在境內准交戰之國招募兵勇，置辦戰具，並不准戰船入口，及借地屯兵等事。例禁甚嚴，萬國遵守。況澳門地方雖屬貴國所居，實與我邦唇齒相依。

彼此和好已數百年，如法人果有是謀，本部堂深知貴大臣必援公法，自守局外之義，堅持不許；且貴大臣歷與中國和衷辦事，信義素孚，尤必不肯相繼他國，自傷友誼。但慮住澳之商民人等，或不知例禁，暗有招人，濟食等事。深願貴大臣重念鄰交，務守公法，嚴爲禁阻。

至借地屯兵泊船之語，自係出於風聞，必無其事。但既有此風聞，不能不爲貴大臣剴切一言。法人無信，各國所知；卽有利誘威嚇之言，亦不能逃貴大臣洞鑒。現時中法兩國交兵，凡局外之國，均守公法。本部堂深望貴大臣力阻法人之謀，永敦中國之好，勿使侵犯公法，致爲局外各國所譏。澳門片土與內地處處接連，中國之利，卽澳門之利。貴國人之居於此者，實與中國休戚相關，內地安則澳門安，內地有事則澳門不能無事。現時中國民心憤恨法人已極，本部堂極力嚴禁，毋令滋事，故亦願貴大臣亦能嚴禁住澳之貴國商民相安無事，永守公法，以敦友誼，本部堂實有厚望焉。

### 照覆英阿領事申明告示本意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接貴領事官照會內開：『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本領事照請廉州府示諭軍民人等知悉，現在北海西人皆非法人，相應一併保護，等因；去後，隨准示諭，并咨請張鎮臺一體示諭保護等由，各在案。本領事聞之，不勝感激。但查張鎮臺所出示內，有如果法人來犯，應准各兵勇團練竭力誅滅，殺盡乃止，及割呈首級，盡數呈驗給賞，已奉督憲出示有案，等語。查此等兇殺，實有違萬國公法。恐張鎮臺有誤會之處，爲此照會，請煩查照』等情，到本部堂，均已閱悉。



查中國戰陣之法，如於兩軍對壘，能將敵人擒斬者，死則獻馘，生則獻俘，計功授賞，以此爲據，斷無憑空殘殺之事。張鎮告示所云，割級驗賞，係指敵人已被陣斬者而言；其就擒者，生獻俘囚，給賞尤厚。此等軍律，各營皆知。至於生擒者，自當查訊情節，準情酌理，分別核辦。如歸降者，必予免死，肯效用者，尚可錄用，並非不拒敵者，亦必殺盡也。來文謂爲「兇殺」，實係未悉告示本意。惟是數月以來，法人在臺灣南北驅擄焚毀商船民船共八十餘隻，焚斃溺斃殺斃各船商民無數，此則真可謂之兇殺，有違萬國公法矣。

接文前情，相應照覆貴領事官查照。

札派委員偕稅司馳赴宣光一路邊撤兵諭旨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准總署二十二日來電，本日奉旨：

「法人現來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戰，二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四月二十二日齊抵雲南邊界，臺灣定於三月初一日停戰，法國即開各處封口。已由李鴻章分電沿海、雲、桂各督撫，如約遵行矣。」

等因，欽此。二十五日，北洋轉總署二十五日來電，本日奉旨：

「如電信不到之處，即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

等因，欽此。又二十九日，准北洋大臣李電稱：

「法外部二十七來電云：在法都所定章程第三條，說明在越南之雲、桂華兵，當按所定期限停戰撤回。如中途有阻滯，法國可允幫助中國將此命令能傳到華營之武官。請轉告兩廣總督等語。應請延粵關稅司將前奉停戰撤兵諭旨，設法由輪船速寄河內，屬法官轉遞前敵各營。」

等因，當經恭錄諭旨，並北洋電函，分別咨行，繕就咨札，照會，將前敵各軍官銜，於文件上分晰開明，交粵海關稅務司吳得祿轉交香港法國領事，飛速傳到諒山、宣光、臨洮一帶中國前敵軍營，欽遵電旨，依期停戰撤兵在案。

三月初三日，又准北洋大臣李電稱：

「頃林樁送閱河內提督物里也初二電稱，應請廣東速派稅務司及委員坐輪船趕緊赴越，遞送停戰撤兵之諭旨。今粵督僅寫文曰轉寄河內，恐致遲誤。我已派員送四封信，知會諒山前敵，各軍均已接著，惟宣光一路，非稅務司等前去知會不可，等語。祈即趕辦。」

等因，到本部堂。准此，除廣西關外各軍已經接奉諭旨，自可毋庸再往並分札外，合行札飭該員，即便遵照，刻日乘坐輪船，前至越南海防進口，由河內馳赴宣光一路前敵各軍，遞到二十二日所奉停戰撤兵之旨，以圖迅速，而免延誤，是為至要。該委員等俟到前敵營次投文後，即星馳回省具報，毋稍逗延。如施軍尚未行入越境，其文件即交岑督部堂代為轉遞。切切！

照會劉提督入關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准總署二十二日來電，本日奉旨：

「本日已將停戰日期諭知岑毓英矣。現距撤兵期近，劉永福一軍必須妥爲安插，將來或在邊界屯軍，抑或別籌調度，該督務須熟思審處，先行奏聞，候旨定奪。欽此。」

三月初五日，准總署來電，本日奉旨：

「張之洞電奏，擬令劉永福統軍屯紮思、欽一帶，所籌尙是；著該督與岑毓英商辦。欽此。」  
轉電雲督等因。三月十一日，又准總署來電，本日奉旨：

「劉永福一軍，昨據張之洞電請移紮思、欽一帶，已諭令與岑毓英商辦。聞外現已停戰，劉永福應添募勇丁若干，俟移紮思、欽後，由張之洞酌覆奏明辦理。」等因，欽此。四月初十日，又准北洋大臣轉准總署初八日來電，本日奉旨：

「劉永福仍遵前旨，飭赴欽州，歸張之洞調遣。」等因，欽此。四月十八日，又准總署來電，本日奉旨：

「李鴻章奏，法電稱吳稅司言，雲督不肯退兵回界，謂須奉旨全退，方可欽遵等語。其言固不足據。但撤兵之期早經約定，且雲軍路遠，已議展十日。現在條款不日畫押，爽約之辭，豈可自我而闕？岑毓英惟當懷遵疊次諭旨，將全軍按期速撤至界，並與張之洞嚴催劉永福一軍如期撤回雲界，再赴思、欽。中外交涉，惟以信義爲重，況中旨屢降，大計攸關，在遠疆臣，未能深悉情形，何得於事及垂成，再生異議？將來設有貽誤，致蹈上年覆轍，該督等豈能當此重咎耶？岑毓英接奉此旨後，即將啓程及何時抵界日期，速行電聞。欽此。」

到本部堂。承准此，當經轉電雲貴督部堂岑毓英唐主政轉行欽遵在案。

查中法款議已定，滇桂各軍撤守邊界；貴提督所部尙竊越境，非主非客，於義未安。且法人既與貴軍爲隣，越地又歸法人保護，豈能留彈丸之保勝，供士馬之久屯？應即欽遵疊次諭旨，速帶得力舊部一兩千人，由貴提督自行酌量，貴精不貴多；並貴提督親丁眷屬，一併起程離越，先入滇境，轉至龍州，再行募足全軍，聽候指定，或思或欽，屯紮調遣爲要。至其餘歷年部衆家屬，越地輜重、資產，應由貴提督隨宜斟酌，妥爲安置。除將一切安插事宜於貴提督來牘批示並疊次照會外，相應彙集恭錄，照會貴提督，希即欽遵查照辦理。

批署欽州營參將莫善稟請率師擣越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桂軍北來，雲軍西下，惟有東路尙無官軍。此時自宜急出勁旅，攻襲越東，上之可立得名城，次之亦可爲滇、桂兩軍稍分敵勢；此爲今日救臺制法之奇兵，實爲規越出師之正道。本部堂籌計累月，審度事勢，必當如此，是以奏派馮提督率十營，王鎮孝祺率八營，分道出關。甫經議定，檄行而該參將自請擣越之稟至，所論分趨船頭、廣安兩路，正與現在派撥兩軍辦法若合符節。該將慷慨奮發，建此奇謀，自願身爲前驅，深堪嘉許！

此時既已有馮、王兩軍前往，該將正可別作計畫。海防爲法虜咽喉，我扼其吭，彼虜殆將無從措手。特是此時彼固已極意謹之，將來彼亦必以全力爭之；東軍未出之先，自難議及。今其時矣，茲特解去銀三萬兩，交欽州存庫，專備該將規越之用。該將可即密爲籌畫，速募健勇千五百人，分爲三營，務選十分曉悍敢死之士，密爲部勒，豫將旗幟號衣等物製備，以代馮軍召募爲名，並將本部兩營上緊操練。一俟馮軍進逼廣安，攻剿得手，即率此新舊五營間道疾趨，徑襲海防，當可有功。尤須懸賞設法，布設內應，多遣間諜，確探敵情，庶平有

益轉運裏糧，亦須籌及。應需軍火，現已趕緊籌備，數日內即當解發後膛槍五百枝，前膛槍一千枝，並洋藥銅帽前往。聞龍門協副將梁正源辦事老練，熟習越情，可將用間諜，設內應諸事與之密商妥辦爲要。署雷瓊王道、海口營參將陳榮輝亦有所見，與該將略同。已飭整備五營，部署待時，與該將商辦。彼時或合力、或分道，均准相機商酌，不必勉強。若瓊軍不出，該將即自任之，萬勿等候牽制，以致洩誤。大約臘月下旬，桂軍過諒江，靈軍克宣光，廣軍圍廣安，此進兵之時也。此舉宜壯、宜密、宜穩、宜速，勉之！並將此批密示梁副將。

### 批署雷瓊道王之春稟派營潛襲海防及辦理情形

光緒十年十二月三十日

據稟，陳榮輝等三營起程日期，均悉。昨接廉州來電，瓊軍已於二十四日到龍門矣。復係約略之詞。此舉總以結約內應爲要義。至進兵道路，務宜與莫參將妥商，或分道，或合軍，均不拘執。惟必宜和衷籌畫，互通聲氣爲要。若人數本少，不相救應，而欲建立奇功，難矣。務飭該參將等謀定而行，勿存貪功之念。他日倘有成效，該參將自在上賞之列。

近日關外消息不佳，自二十至二十二，法大股撲犯，聞靈調河內、北寧、廣安之兵前往蘇軍鏖戰三日，不支敗退。現聞蘇軍門紮威坡，距諒五十里，他軍亦俱撤退。王藩司德榜軍紮那陽，馮軍門八營紮峒樓，距那陽四十里，距諒五十里，王鎮在諒助剿。虜漸前進，諒防喫緊。若莫參將由廣安、陳將由海防猛襲其後，敵正空虛，當可得志；卽敵人驚擾，還軍自救，亦可抽緩敵勢。勉力圖之。

該道所墊餉，已飭局速發。

## 批右江鎮王孝祺稟關諒戰狀與摺不符懇由東省請獎

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此次南關、諒山之捷，萃勦兩軍極爲出力，迥非他軍可比。朝廷特降璽書，厚頒珍賞，殊榮異擢，同列所無。閱本月望日，恩旨已降，所以策殊勦而勵戰士者，定當不薄。受之者，祇宜師馮異之不伐，效晉帥之遜功，雍容行間，揖讓樽俎，庶可避國人矚目之嫌，收異地同心之助。茲閱來稟，尙多歉然。夫軍營章奏，最難持平。該鎮久歷戎行，何事不曉？況合廣、桂、淮、楚數十營之兵力以成此功，秉筆敘事者，豈能銖兩悉稱？其間或欲爲上文幹旋，或欲爲同列救過，難免無之。李議院調和行列，甚費苦心，愛憎賞罰，並無私曲；此次亦非其主持。雖所錄戰狀，間有參差，而釐定功次，必非有意上下其手。該軍文員王壽民等，身係書生，親冒砲火，本部堂所周知。此案未與，自係一時筆漏；或因官階較小，以待彙案續獎，亦未可知。事後論功，均得補列。

關諒戰功，奉旨令李、蘇保奏，故出力各軍概咨西省辦理，東省豈便掩越潰潰？該軍應得獎賞若干員，迅即詳具稟摺，呈報李、蘇兩帥，自可悉邀甄錄，不至核減；仍一面呈報本部堂，自當代爲咨達，力屬從優。

至該鎮任西省之關職，備西省之邊防，將來與李、蘇兩帥共事之日方長，尤須審處善全，方爲乃心公家之道。素稔該鎮深穩明達，必能領會也。聞關前之戰，暨克諒之日，諸軍或因誤傷，或因爭執，幾釀事端，賴該鎮解之而止。本部堂聞之甚喜，以爲胸有權略，可當大受；何此稟亦復悻悻耶？想係因將士憤鬱，該鎮不能代之一爲傾吐。靜言思之，必且爽然。

至所需功牌，本部堂即日敬發數百道，給該營備賞。摺稿存。

## 二 電牘

### 致總署

光緒十年七月初八日發

香港探員報，英暗助法軍火，連日夜間在對海火藥局運出軍火，用小船裝至港心，不知所往。丟壞地方，火藥房數年不動，前數夜運出許多。聞會辦張電亦同。大違公法。請鈞署婉與英巴使言之，勸勿助法，但可露聞語，勿洩港語，至要。或令駐英會欽使籌阻之，尤要。庚。

### 致總署

光緒十年八月初一日發

香港現在法船六，二鐵、四木；四泊港內，二巡港外，攔我官船，護彼商船；別有雷艇三，不在此數。其一鐵甲，修未竣；其一兵輪，自越來，號稱載兵千；其一接滬領事李梅者，聞日內遣一兩兵船來虎門探虛實。英電令香港晝夜趕修砲臺，顯防法犯粵致港被擾。法在港製兵衣六千，聞備所雇越人、華人之用。麟、洞親見其一衣。英種種助法，在港修理、採辦。昨法南洋、蘇芝兩商船恐華兵截奪，已換英旗，此兩船兼運法火食者。我與港亦小有通融，不敢力詰；詰之必不能禁，徒自困。澳門接濟，意中久；照會覆云「守局外」，難信。玉麟、樹聲之洞、文蔚、同虛、菊。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八月初一日子刻發

敵勢盛衰如何？劉接仗否？黃廷經輩助華否？

昨聞法又攻閩金牌營，今日滬電謂係謠傳。現六船在香港，鐵二新到一船，號稱載兵千，聞將遣一兩艘來窺探。以後尊處軍事電奏望示大略，免入奏歧複。朗卿願出關一戰，固所禱也。前說因疊稟求去而發，無他意。唐軍能一戰否？密示，請就近指揮。湖。

致總署

光緒十年八月初十日亥刻發

西報，法增兵船三將到華，共兵二千六百；一船載取煤機器，力注雞籠，據煤分擾。港船七日內陸續行，分赴閩口、雞籠。有兩船在香港、澳門之間游弋，無旗幟，無定在。頃據報，法煽越教匪給械，窺廉郡之北海、欽州邊界之竹山、芒街，已飭嚴防。越地法兵，陸拒桂軍者屯涌球，水拒雲軍者屯館司，中多教匪。法不肯遠水，我不能近水。蒸。

致臺北劉爵帥

廈門彭提台轉寄 光緒十年八月十三日亥刻發

初十電悉。餉已到臺郡交訖，械現已解臺。法添船三，共兵二千七百，不日到。聞內一船載掘煤機器。又聞續調船二，到尚早。北洋接丹崖電，法廷議兵到全力擾雞籠。聞煤礦已飭毀，尙能取否？赴煤廠之路能扼否？失。



煤則法窮。越地未戰，法不離水，我不近水。十三。

致臺北劉爵帥

光緒十年八月十六日子刻發

法虜併力擾難龍，雄才必能破敵。惟軍火接濟甚艱，萬一洋槍砲子藥不繼，可慮。臺產礮，似可飭地方文武趕速多造上藥，備土槍，爲持久計。譯洋報，法船帶越南西貢工匠及救火人，不解。并聞十六。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一日戌刻發

敵電，蘇軍獲勝，欣悉。得省帥十七電，十四日法到十三船，千人登岸，戰竟日，未分勝負，傷亡多，淡水告急。棄難龍回援後路。漏電，十四至二十，砲不絕，我軍入壘堅守。西電，淡水法船不能進，只燈口外一砲臺。并聞馬。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六日酉刻發

那陽一路接仗否？懸系。前聞楊玉科乞病，自是彼不願留。然此君究驍勇，有魄力；如事急需才，何不籠絡用之？妄論請酌。聞津存林明敦槍子甚多，已電詢索。省帥二十三電，二十日法千人登淡水岸，孫開華敗之，殺敵二三百，我軍傷亡百餘，非常惡戰。專局危迫。附聞有。

致天津李中堂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戌刻發

昨日法大兵船一自越到港。洋報德相畢士馬赴巴黎，結法圖華，冀與英、法、美在華同有租界。望屬德崔琳確探。商例洞素不諳，德與他國何分親疏？以此餌德，當可助我制法。多一德租界於我何損？此策可行否？速示。英屢脅總署鈐制粵官圖法，俄干預保護，倭借長崎旁地屯法水師，并助三戰艦。諸番合縱，中華孤立，不急結援，將危。請籌鑒。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九月初一日未刻發

徑、勸電悉。兩路苦戰大捷，深佩調度。北洋二十九電，已撥林明敦槍子一百四十萬，雇帆船寄，月餘到廣。瓊防無猛將，焦急。楊雲階軍門在西既無事，擬調來東，付以此任，請函囑速行。朗卿出關否？防何路？唐軍以會劉爲主。若頓兵牧馬，恐道梗更不能達，既失本意，且有寄劉餉，劉軍饑困，甚盼。望調他營防牧馬。切禱。東。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八日辰刻到

崧二十七日抵牧馬。正料理前進，接奉琴帥示，船頭連日接仗，調右路軍往助，令卑部屯牧馬廳後路。俟楚軍到，再行，等因。未云勝負，諒必喫緊，右軍移牧馬廬，只合暫留。崧遇。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九月初六日巳刻發

三十江電悉。敵悍器精，我軍日勝日傷，持久難繼。聞關外散勇嗜利，願包打某處，成功領賞；盡懸重賞，姑妄用之。此輩勝則前驅，敗亦不惜，請酌西報。二十日桂軍傷其副提尼記拉足甚重。前云赴東京之兵船三落，改赴雞籠。英力助法，無渡兵援臺事。魚。

致龍州王藩台

光緒十年九月初八日亥刻發

兩函悉。諒山急，貴部宜速援，琴帥隨調即赴。若止兩營駐關，恐嚴旨詰問，洞無辭以對。庚。

致龍州營務處李同知蔡

光緒十年九月初十日酉刻發

日來敵情若何？黃廷經謝現輩能自保否？散勇有若干？在何處？自掠乎？助我乎？黃守忠屯何處？有衆幾何？聞不歸劉統，確否？關外西省軍其幾營？湘勇、淮勇、粵勇各若干？軍行到處能否因糧？河內、北甯、山西、海防等處商務何如？法夷收貨稅、人口稅旺否？分漸速覆。燕。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九月十二日酉刻發

佳電悉。朗卿宿將重兵，然成軍年餘，糜餉五十餘萬，從未一戰。今抗尊檄遷延，來稟飾詞防龍州後路。請

轉告朗卿，如再諉避，洞即劾之，勿罪。蘇軍力戰，可敬，甚願資之，籌得辦法即奉聞。文。

###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九月十二日酉刻發

前數日總署電詢關外軍情，已酌復，當無舛誤。望轉告前敵諸統領，如有大事及得敵情，函告敝處爲要，並飭貴軍營務處隨時擇要電東亦好。再，粵東解桂關外餉，路遠過遲。竊擬一法：請公電檄梧州守——梧州向充裕——先山梧解銀七八萬存龍州糧臺，俟東餉到梧，梧即電龍，一面先行撥解，一面由梧收東餉歸款，隨即預解龍州補足存數；如此，可速月餘。現有賞劉五萬、濟蘇二萬，五日內解。如以爲可，望電梧飭辦。文。

### 致臺灣劉道台

光緒十年九月十二日辰刻發

敵船到臺南幾艘？已開仗否？西報謂臺南法船故意於我砲臺力所不到處游行，誘我空擊，耗子藥，奉聞備采。海口到郡有無險阻？船能至何處？土槍土藥多少？土勇是否能戰？似宜覓工熟稍速造土藥，備持久。欲濟械通信，有何法？有便即示數語爲慰。尊意如有保臺良策奇計，祈示，能代謀者必竭力。十二。

###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戌刻發

計程當達宣光，敵情速示。聞館司法水陸軍退興化，似是僞劉。賞劉五萬並濟黃守忠餉五千，明日行。先聞。嗣後望聞日發一電。臺無戰事。初五封全臺口，初七後無信來。法新增兵千餘往，旨派南北洋九艘援臺。馬。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年九月三十日到

法在宣光，聞我軍將到，水陸增兵固守，城下二輪船，一鬼板黃守忠距城八里，隔河而壘，屢暗襲，而攻俱未得手。崧前右後三營俱發，左大距宣百餘里，至則後路布置完善。念六日前進，更會滇軍謝有功一營，劉軍吳鳳典四營，紮山西端雄府上游，與宣接壤。二十二日。

又

光緒十年十月十四日到

已抵落化，即開隊進紮三江口，距宣省二十里。劉又派李唐、劉肇經、練忠和三營助擊宣光。自言營雖多而人數少，擬再添募。黃守忠、吳鳳典等在宣光下游，念三至念七等日迭與敵來船接戰，奪獲鬼板七隻，斬擒共二十餘名，所得洋槍、逼礮、麵餅頗多，此外敵接濟內敵船也。念七日鏖旋，見黑旗尚未收隊。初一日。

又

光緒十年十月十五日到

前擊敗法夷宣光救兵，黃、吳等塞斷下游，景營圍住上游，城鬼堅伏不出，河下法輪兩艘攔淺難動。揚兵而前，始猶開礮，今已寂然，當已受困。急攻恐中計，不日應下。初五日。

又 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到

初二日戰，滇將張世榮五營、劉將吳鳳典三營，截擊於宣光之下游左玉地方，失利拔退。敵五艘駛上省河，守忠四營近上游收卒而止，現移三江口會合我軍，下游張、吳中爲敵隔，未通消息。我軍及黃軍俟保樂米到始可進攻。初八日。

又 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到

得劉書知張、吳軍紮宣光下之連山總，屬我軍往會。但響渡河，恐敵截不可行；且我軍儲來自上游，軍往下紮，中隔宣省，恐斷接濟。宣光西有地曰中門總，不甚近河，守忠前駐營，初二日焚去。今派卑部挑健銳營黃軍力據此地，則各軍路通去省八里，敵新增，必出戰。黃軍助以軍火，給以犒賞，期其踴躍。松與劉各在後籌糧未晤。昨奉監示，宣光礮城，房本三百，助以教匪，據劉報，新增千餘，又客匪千，船泊二。劉尙應黃餉未分。初二日戰，劉憤其欲裁舊募新，告以人不如故，前苦乏餉，今得餉勿吝，舊卒自奮。給劉槍千，屬分黃三百。松以五百還西，黃不足，松再分黃與張、盛，高等尙睦，自謂路熟，我軍宜聽指點。彼此通融糧械，由宣至龍山路難行，馬不能馳，夜多虎，故遲。

再懇者，四營不足分布，現龍局募勇四十名，牧馬十名，護送餉械，保樂十名，護糧局，自備口糧。左營以一哨接護蘇街至沽化軍需，以一哨坐護密化軍需，以中哨爲親兵，接仗僅兩哨，而員弁四出辦公，又於兩哨中

各帶去數名，實恃三營打仗耳。無親兵營，是無爪牙；無砲不能攻堅，無砲隊營不敢用砲。助劉原非獨立，然必先足以自立而後可助人。擬乞增一中營，一砲隊營。虛餉難，且未見功，遲未敢請。今揆情勢，不得不然。准否，伏候電示。初十日。

又 光緒十年十月 日到

崧本日親赴隆安防營，在三江口上，由江口轉向西十餘里，即中門總。我軍十三日挑隊往，十六日進兵城下。敵據陣而守，不施槍砲。我軍初到，未能測透虛實，斂隊回。崧於明日親往中門督攻。十七日。

又 光緒十年十一月 日到

劉至浪泊，距中門二十餘里，張、盛、高等已往見。我軍會黃軍偪壘宣城。昨敵來四輪。崧在隆安見所留弁勇多病。敵可由省北徑達此處，精壯在中門，乃省南，不能捍隆安。崧暫駐督防。彥帥派丁、何兩鎮來助擊，勇亦多病，未至。崧與劉相去數十里，各慮朝夕有警，不敢離防，未及會，信常通。十九日。

又 光緒十年十一月 日到

初五日卯刻，虜開城，大隊往撲吳鳳典營。卑部右營管帶談敬德率隊馳援，前後營繼進。虜與敬德接戰，槍砲極密，萬難衝撲。敬德身先陷陣，揮兵驍進，法虜中槍紛紛倒斃，開花砲護指屍身，不能斬賊。守忠派隊出，

敬德押令直前。虜敗奔城，敬德追至城下半里，血戰一日，申刻收隊。此戰，敬德極勇，救全實多；一將難求，可否乞恩勵衆？右營勇亡四名，傷六名，前營傷一名，後營傷二名，容再詳稟。敵乘輪調兵，將有大戰。極與永福晤，同在營憤原電督戰。初六日。

###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午刻發

擬遵示出偏師助桂軍，騰出兵力攻西路，欲屬馮軍門子材募十營，由欽州經上思州入越境，出那陽，規廣安。馮雖老，聞未衰，舊部多，成軍易，由欽往，到越遠，在越久，水土習，用土人，補遣使，將才難得，節取用之。惟此舉是否有益？進兵應由何道？轉運局應設何所？或上思，或亦在龍州爲總匯，那陽與諒山聲息易通否？此路有糧否？險易若何？祈詳籌示，幸勿遷就。養。

### 致龍州潘撫台王鎮台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刻發

今日王軍裝械當已到齊。法府現有分犯確信，速挑四營赴諒山之東，擇要屯紮助戰。有何可紮之地，速復馬。

### 致龍州潘撫台馮軍門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子刻發

法虜有分犯確信，應速援。馮部八營可速趨車里附近，擇險屯劄。敵來以抄襲爲上策，或宜紮叫谷，或宜



紫板山，妥酌激厲將士，努力一戰馬。

致龍州潘撫台王鎮台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丑刻發

前來電，謂二十一、二十二裝械到，刻想完備。可迅挑四營精銳，兼程馳赴諒山，以前援應，閣下卽率全隊繼進駐諒山。前令貴部出東路，意在作奇兵。今賊已從中路來，宜迎剿。至貴部或應出板峒，或應出觀音橋，或應出他路，統聽潘帥號令。多日未接閣下電，不解其故。前知裝械未到，故不催。今械齊，敵警不可稍緩，卽刻電復。漾。

致龍州潘撫台馮軍門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丑刻發

本日三電悉。九營馳援極是。進兵宜由何路，相機速剿，不爲遙制，大約總以出奇爲上。板山、叫谷地勢扼要否？距王方伯軍幾里？王方伯軍接仗否？桂軍勝負如何？卽刻電復。漾。

致龍州馮軍門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未刻發

兩電悉。前敵甚急，八營援諒甚是。那陽到諒九十里，今日當可到，務須激勵諸軍一戰。聞諒山平行無險，各軍擬在何處備戰？速示。能向前助蘇軍門夾攻抄襲，豈不勝於在平原坐待乎？統聽斟酌。有。

致龍州潘撫台李臬台西營務處李守王鎮台轉運局唐州判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發

王鎮到龍二十日，何至四營亦不能挑？又不言裝械何日到齊，殊堪駭異！仍遵前電，速派馳赴諒山備戰，餘四營亦速整備；如再有急報，須親率全隊馳往。糧械一切責成西營務處李守並唐鏡沉設法通融運濟。至一切進止，或應四營往，或應全隊往，以及應紮何處，悉聽潘撫院酌量調度。看此情形，大約餘四營並未募足，久派唐州判辦糧以待，何至無數營十日之糧，乃欲向百色采買？飾詞無理，如再延誤，有軍律在！

李臬司來電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戌刻到

有電敬悉。前敵大局稍定。王軍已拔四營出關，商請再以兩營出關，駐文淵，防敵抄諒山後，餘兩營暫留龍，分駐並凍，甯明顯龍後戶，兼查散勇。唐州判在龍辦糧並無一夫；王軍出關乏食，已飭李守設法於海村、南關兩局勻撥。王鎮已專赴百色雇馱馬，急難濟用，仍飭唐州判速籌辦運。乘衡謹電。宥。

致龍州潘撫台李臬台西營務處馮軍門王鎮台王藩台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

趁賊未定，無論湘、淮、廣、桂各軍，能出奇兵奪回谷松者，賞銀四萬兩，由東省籌款給。如派營護屯梅，仍據觀音橋較妥。是否可行，請琴帥裁酌。客匪務宜設法招徠，率衆投誠者，頭目優保二三品官，餘衆重賞，編爲

義勇。望採擇速行，並示復勘。

致龍州潘撫台馮軍門王鎮台西營務處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刻發

諒防急，王鎮卽刻親身率隊馳援，不准刻延。馮軍門速飭八營抄襲，勿誤。如諒山見賊而兩軍未接仗，兩君之責也。切囑。頃電分悉。勦。

致龍州馮軍門王鎮台西營務處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

諒防甚急，王鎮想已行。馮軍門如能出關親督戰，士卒必更奮勇，請酌。聞法寇尙在船頭，此來犯諒者皆教匪、客匪，尤堪髮指。客教不過亦粵人耳，若并客教不能擊破之，粵軍之恥也。諸君努力。鑒。

致龍州潘撫台馮軍門王鎮台西營務處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

西人教我軍與法人戰有三要義：一低槍，一散隊，一夜戰。曾告劉名帥，近來書言行之有效，末一策尤善，月來屢勝斬獲皆夜戰也。務望采納，總宜夜襲。至要。我路熟，彼生疏。且西人夜必熟睡，分番擾之，使不得息，自困矣。鑒。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年十二月三十日酉刻發

屢嚴飭王鎮援諒。又嚴催馮軍進戰。又令由銅鑊登顧諒。均係遵照尊示。昨又催馮親出關。兼以重賞嚴責。無非督其進戰。一切由公調派。如諉避者。請公勅之。至馮紮車里助王。乃關廢止不進時之語。今情形不同。斷不遙制。除日。

致龍州潘撫台馮軍門王鎮台西營務處

光緒十年十二月三十日酉刻發

軍火不足。先借撥解劉。唐械濟急。馮王兩軍悉聽潘撫院調度。迅速援諒。王鎮各營及馮軍銅鑊八營。屢經飭催。何以二十九日未到。殊堪詫異。馮軍門務宜出關督戰。如兩軍有不接仗者。照軍律嚴懲。目前軍情即刻電聞。除日。

馮軍門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未刻到

本日酉據探報。二十七法至威坡。官兵迎敵。包抄已勝。法即退。詎琴帥將龍字五營調回諒山。威坡兵心寒。力薄。率以退。法跟進。二十八夜。琴帥進南關。蘇軍門未知去向。二十九午。諒山失守。材現飛調萃字左。右兩軍由派站。愛暨趕回。取道思陵。甯明。憑祥一帶馳進。住紮南關。以固重地。惟路徑太遠。往返約須十日。能否速到。尚未可知。其愛暨各隘。材已飛請王方伯移營扼紮。材除夕。

王鎮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亥刻到

二十九，祺至憑祥，聞諒山失。三十日，親率七成隊至南關，琴帥已退關上。祺前派四營在諒接應，因桂軍潰，勢難紮，亦退入關。關無糧，琴帥令退守憑祥。王藩司聞由那陽退上思州，楊提督聞亦在觀音橋無退步，蘇軍門帶數十人在文淵，部下不知何在。孝、祺稟。

致龍州馮軍門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發

諒山不守，何以貴部八營並未趕到抄擊？實堪驚異。憤急！法意在全占越境，斷不輕入華界。且守關乃桂軍之責，貴部成軍月餘，未接一仗，今又退回南關，株守東路，藩籬盡撤，餽軍無繼，亦必全退。何以對朝廷？且亦何以對桂軍？務即飛飭八營相機橫截賊腰，奮力一戰。應由何路，聽閣下斟酌。無論勝敗，俱有可原。即使不利，由旁路收兵，賊亦不能四路追逐……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申刻到

奉歌電，廣新得諒，布置未定，去船頭已遠，若乘此時合擊，必有一路得手等因。此策甚妙。惟彼時材距關已二百餘里，照辦不及，且即在關，而敵部各營未集，他軍呼應不靈，亦難舉行。自來兵分權難，未易圖功。想我公祖亦必以爲然也。材復十九。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發

十三日電旨甚嚴，惟有「遵旨援剿，聽潘調度」八字爲要義，洞絕不牽掣。至貴軍以前並非玩延情形，洞自當奏陳。大局爲重，萬勿憤懣，將來破敵，終賴麾下。刻下貴軍紮何處？距關若干里？距諒若干里？卽示復。謹。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亥刻到

琴帥奏材飛催不至，甚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谷松慶戰，諸軍請逼碼，緩日始給，以致子藥告竭，敗回威坡。二十七，法來犯，尙可戰，因琴帥撤龍字等五營回諒，二十八，法再來，軍單遂潰；是夜，琴帥退回南關。二十九，午諒失，衆怨沸騰，又怨餉緩給。材聞諒失關危，飛調派站八營回關固守。材初一率中軍左營由龍赴關，初三至。琴帥以守關無須率軍，面飭仍顧東路。時八營已抵甯明界，復同各營初十仍至派站。十一關警，則十二兼程赴援，十五抵憑祥。聞琴帥恐關受攻，初五先退幕府二十里，初九又退憑祥二十里，復宵遁海村六十里。徵調已屬紛更，退回更滋搖惑，諒在鑒中。材謹啓。

致龍州潘撫台馮幫辦王鎮李臬司馮營務處黃守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七日發

自除夕至今日，連致調軍十餘電，皆屬聽琴帥調度，不爲遙制。至王鎮聽命琴帥，奏咨電飭，歷歷具在。乃十六日接馮電云，送來電均碼數未悉，等語。本日接王鎮稟，稱琴帥令守九封，候洞批示等語，實堪駭異。從前

各電多已并達琴帥，請琴帥查出，飭李臬速鈔知照兩軍爲要。此時洞所告馮王兩軍者，惟有「遵旨援剿聽潘調度」八字。若有電而不閱，閱而不遵，仍復驛稟請示，將來邊事大壞，戰守不力，必將以「遙制掣肘」四字爲藉口歸咎，鄙人實不敢受其咎，特此詳切奉告。嚴。

致龍州岑宮保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發

法求救三書，令學生石紹祖譯出，先告大略：一索快槍二百，一索手槍四百，一索火箭十千。發背者係守備邊德，皆寄德蘭街砲臺。最要者有路引一條云：「由榆越大路尋界牌上有魯德比利等字，由此進剿賊軍，不過二千步」等語，是榆越爲賊援來路，速掘斷，伏地雷以殲之，并致丁鎮。石紹祖已發往唐營，今日行館。

致龍州岑宮保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發

漾、江、支、微四電悉。傳撤事，緩急統聽閣酌，由雲主稿爲便。設將來有捷報，萬不可先列敵銜，必爲朝廷詫異；若不肯，即不必會銜。切切！浙餉又電仲帥，劉餉擬由粵解兩三萬，初擬四萬，繼思不如勻給，後難再借。雲或給一萬，請裁定。必由雲給餉，公指揮自更如意耳。雲餉盡時，當可續籌。皓。

致龍州岑宮保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發

援賊集端維，確否？尊意此時淵亭宜助攻，速拔乎？宜專扼援寇乎？請卓奪。從來新出之軍，最忌攻城，易於

挫銳誤機。此潘、劉、唐、丁發報之始，適遇堅巢，無乃有天意乎？悶悶。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發

事急矣！若十日無雨，無援，宜先必克。此時劉淵亭宜率黃守忠等力遏援賊。若賊不能殲，到或催淵亭督隊來助，尅期三日內拔此城，城破，賊自沮。此時尤以多穿地道發雷爲貴，缺口寬，大隊入矣。請與彥帥、淵亭酌之。機不可失。此電速轉岑、劉、鮑。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亥刻到

援虜三千已至左育廠。劉營數超。此句原電字誤。今夕四鼓崧親率精銳四百前往會戰，各軍及劉軍俱乏糧，急切無術，奈何。十六日。

致龍州潘撫台李臬台馮軍門王鎮台蘇軍門王藩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未刻發

三枝各具奇正，分道合攻，同時接仗，不到者罪之。是極，請卽酌辦。應出何路，悉聽尊裁。中嚴賞罰，洞當爲助。公能設一策，令諸將彼此相愛，則此戰必捷矣。皓。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發



馮王兩軍，朝廷命公調度，若行文會銜，是教以權不專屬也；萬萬不可。曾處電奏代轉則可，尤不應會銜，朝廷必責洞干預。兩事皆望鑒允。儲。

致龍州李臬台唐州判南甯左江道彭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發

龍州既警，南甯亦恐，商號有銀必思遷移。道途不靖，可速向龍，邕各號議所有欲寄回粵省佛山、梧州、南甯之銀，無論多少，隨時統交東省轉運局唐州收，用電達粵省，如數匯交。匯費宜輕，無費尤允，以後可永遠照辦。如數多，即分作棧餉，即刻復馬。

致龍州潘撫台李臬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發

龍州既警，南甯、潯、梧一帶人心不定，左江鎮道、潯協、梧守俱來問計，請兵。東省戒嚴，各營難動。日來與蔣道熟商，何守昭然聞有才幹，如飭回南甯府本任，令募勇兩三營，並令劉鎮光裕挑本鎮練兵一營，足資彈壓。南甯爲滇、桂後路，粵東上游，最衝最要，此處穩固，大局無虞。雖稍增餉，謀當飭司力籌，請琴帥裁奪，並與鑑堂廉訪妥商速辦。至何守能帶幾營，請守應用何員，請量才酌辦。是否合宜，即復。養。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發

強敵逼關而處，龍州根本必求穩固，無論或戰或守，軍心方定。李鑑堂廉訪責在後路，素諳軍事，此時似

可令鑑堂速募數營，收戩潰卒，彈壓伏莽；其零散隊伍，現無主將者，併作數營，歸其統帶，亦可整齊調理。公無後顧之憂，便可從容籌策。旬日來，請東省派兵鎮撫上游者紛紜不絕，無論東軍無可再抽，即使派往，客兵生將，亦無大益，轉滋驚擾。何如就現有之人材，本分之職任，而用之乎？管見偏采，即請附示。奏。

致龍州李臬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發

號電悉。馮軍既願以本部剋期進戰，甚好，自應聽其相機下手，往返商必誤事機。琴帥必已允許。如獲大勝，准賞閣下有籌辦軍事之責，此時宜募數營，以鎮後路。若龍、邕搖動，而待東軍往助，緩不濟急矣。望稟商早辦。奏。

李臬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午刻到

昨得馮函：『十八日午刻，督九營抵板山，來日即紮幕府。竊謂用衆不如用謀，法槍砲利，用謀自可制勝。文淵緊接南關，必先戰方可。見諒幸有機可乘。惟奉旨進剿，須與琴帥商辦。無奈軍情頃刻變動，必待械商，不免坐失機宜。已暗中布置，擬獨用敵部剋期進戰。昨接香帥來電，能復諒山賞銀三萬。今文淵非重地，但開辦始，若不許重賞，不足鼓勵將來。現允給大賞，並密商琴帥，嗣後事機，可否便宜行事，免延誤。』云云。敢密以聞。秉衡謹電。號。

致龍州潘撫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發

效電悉。馮軍自請攻文淵，既云有機可乘，自應許之。發輒之始，懸賞勵士，無所不可。養。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發

十一電併悉。貴軍距琴帥營甚遠，兵機瞬變，兩商必誤，自是至理；但此層宜向琴帥剴切陳明方可，想無不允。進兵時，須預將大略密達琴帥。養。

致北海張鎮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發

法封北海，法曾已電港，但云將海防至北海之海面堵塞，法船往來等語，不言意欲何爲。惟有聯絡諸軍，嚴防穩紮，靜以待之。陸路總以地營爲要。莫軍宜顧欽州，不可紮出太遠，防彼由龍門登岸，截後路。一切事宜，該鎮與梁副將會商，相機酌辦。陳榮輝二營現紮何處，速復。

張鎮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丑刻到

今早有法輪兩隻由西南來，未停車，繞口圍洲墩去。該處客教淵藪，瓊州大路，不知其意何如。惟北海商民搬遷一空，可見民困不可恃。祿。漾。

致北海李守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午刻發

欽、廉防務喫緊，莫、陳、方三軍應如何聯絡扼守？副將梁正源才具若何？張鎮布置若何？卽刻據實電復。敬。

李守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電諭敬悉。張鎮布置甚妥。北海平沙三面皆海，地闊，冠頭兩山築臺當港口，甚爲扼要；惜無大砲。南路平沙直達北海，此處方軍分紮，如三板到來，不令其上岸。欽州一路，莫軍紮東興，不宜再進。陳軍勇薄，宜駐欽輔防。梁副將駐龍門，聞其人老練結實。惟北海爲廉州門戶，兵單，方軍宜長駐守。愚見現在大局只宜固守，不可浪戰，相持日久，必有效驗。李璣謹稟。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辰刻到

十六，援虜五六千犯左育，劉用地雷轟斃百餘，槍斃百餘。虜拚命衝撲，奪吳鳳典營、李唐營。黃守忠包抄不及，崧率隊馳援未至，劉軍已潰，永福走浪泊，守忠走塞猛二里。崧函丁鎮議戰守法。奈兩軍圍攻月餘，無日不戰，傷亡頗多。援虜大股新來，乘我瘡痍，腹背受敵，而先鋒營零星遍紮城根，可攻內不可禦外，恐遭挫指。五鼓，丁先鋒營撤下，黎明，崧亦撤先鋒營，十七各退老營，適各軍無糧，又聞教匪擾及三江口，斷我糧道，丁、何、曹崧彼此函商，均稱圍攻計窮力竭，援賊已至，劉團又潰，勢難猝爭，不如全師暫退。申刻，崧、曹、丁率所部從容退。

數十餘里，何秀林在清水溝，計亦退。十八，樞軍至北浦，丁軍至寒猛，距宣四五十里，無險可扼。北浦無糧，樞就糧至密化，隊仍整，軍裝全。惟惜功敗垂成，劉難驟振，遇守忠，屬其出牧馬，並函約劉出牧馬。黃允之謂奉樞檄始敢行。左育失，驛不通報，彥帥及劉函不下達否？恐警軍不攻宣，劉又潰。樞軍後路且阻，孤懸密化無益，擬趨牧馬，顧粵右臂。牧馬失，保樂必陷，歸順、鎮安繼危，更不勝防守。何營彈將盡，新解餉彈已走百色，擬急則赴歸順，固右邊，再作後圖。稟命必遲，請便宜從事。十九日。

致龍州潘撫、台蘇軍門李臬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發

聞各勇在關內外肆掠甚苦，民多怨訴，是驅之助敵也。務望嚴戒，切轉再諸事以實情上達，朝廷必能俯鑒。若稍不確，將來爲人指摘，更爲不妥，旁人亦難爲力。狂瞽之言，務希鑒察。有。

致總署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法已電港，自二十二日起，封北海港，沿海商民匿徙一空。二十三晨，法輪二過北海未停，向東去。聞法陸兵已到芒街，廉欽水陸並急。頃西電，法新兵萬餘已到新嘉坡，將由廉進兵，斷桂軍後，策攻瓊。北海自去冬飭作砲臺，工未竣，亦無大砲，已飭諸軍於陸路靜以待動，相機戰守。玉麟、之洞、文蔚同肅。有。

致彭宮保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辰刻發

廉、欽緊急，防營新集，方在廉、莫、陳在欽，分紮力單，又無宿將鎮撫，省無大員可派，設敵至，斷難恃。擬奏調馮軍門率十營回顧廉、欽，留八營助桂。馮軍自救鄉里，當可得力。若不撤回，廉、欽有變，軍心必搖，禁之不止。東軍宜先保東境爲上，廉郡視龍州尤要。管見如此，請速酌定，以便即時會三衙電奏。二十七。

彭宮保來電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申刻到

欽、廉緊急，尊意調馮十營回顧其桑梓必得力。麟昕夕焦思，不得善法，有此一著爲慰，宜卽速會奏。但慮在越八營喫不住主帥耳，可商均調回。此時家中有急，未便舍己從人。琴帥亦當體恤酌之。麟復。

致龍州馮幫辦潘撫台李臬台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申刻發

北海二十二日法電封港，二十三有法兩輪過，未停卽去，後無續到。西報法欲攻廉以斷桂軍後路。莫、陳、方諸營兵新將小，分防力單，無人統攝，敵至難恃。擬請麾下率十營回援廉、欽，以八營紮思陵隘口，東西相機策應。張鎮、梁、莫、陳、方十餘營，均歸麾下統率調度。既固東省門戶，兼保西軍後路，似爲兩益。南關尙有王鎮八營相助，琴帥想當察諒。已奏，俟奉准，卽電達。至貴軍拔隊回廉，應遲應速，到廉後應紮何處，八營應否紮思陵，轉速局或移太平，或仍在龍州，統聽斟酌卽復。麟、洞、蔚同啓。沁。

王鎮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亥刻到

聞馮軍調回救康，軍民皆驚。因龍游勇太多，馮留兩營守龍，始行歛迹。若馮全軍走後，恐游勇滋擾，百姓不能安業。或留一二營仍紮龍州，或另有安頓，庶可保全大局。潘撫所留在龍兩營，僅二三百人，雖非游勇，亦與游勇無異，恐不能為後路根本。西臬司亦非不計及此，然諸事總未免掣肘耳。祺。二十九。

致龍州唐主政

唐州判飛遞 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發

二十電悉。此時宣光自難再攻，然寇亦無縱橫四出之理。警軍尚有同安、寒猛，丁欲到中門，似距宣均不遠。貴軍遽撤至牧馬，必為警軍藉口歸咎，務宜暫駐霑化。縷陳苦情，飛請彥帥示，方可遠撤。要緊！要緊！霑化距保樂較近，糧當可暫支，設有急時，迂途可歸。此時斷不責孤軍以浪戰。一俟議定，即當調還牧馬也。同安、寒猛、霑化距宣各若干里？並即復。沁。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正月三十日發

法在文淵築臺，南關尚緩，牧馬可危。聞芄葑已有賊蹤，貴部可速一面報知岑帥，一面拔隊回援牧馬，出賊不意，必有奇功。三十。

致龍州潘撫台馮幫辦李臬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發

頃電旨並前鈔送致馮電，想已達。二十八、二十九，法兩輪到北海，泊南萬，距岸三里，至今不去，捉漁船問防營虛實。屢接西報，法將由廉襲上思、南甯，斷桂軍後。廉郡海防北海、龍門、陸防芒街，共三路。莫在東興，距廉五百餘，陳在防城，距廉二百餘，力薄勢分，無統難恃，故請馮軍回援，留八營紮上思隘口，東西策應，既固東省門戶，兼防西軍後路，此不得已之舉，非當日奏馮規越本意也。南關有蘇、陳、方、魏、龍、鼎等軍，又有兩王，合計五十餘營，馬盛治及楊舊部不在內，似兵不爲少。現又調唐回援牧馬，惟頃聞光葑已擾，馮軍能否移動，難臆斷。如不能移，或遣將帶兩營速赴廉，聲言馮不日親到，以壯軍心，或併此兩營亦整裝緩發，看以後南關、北海緩急再定。均請率帥裁酌速復。並請馮軍門通籌龍防、廉防情形，以何爲妥，亦併速復。麟、洞、蔚同啓。朔。

致龍州馮幫辦北海張鎮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發

無論馮軍門能否回廉，撥營與否，此時廉防、張鎮、李守、梁、莫、陳、方四將所部兵勇團練，均歸馮軍門統率調度，一切機宜，該鎮等電達請示馮軍門電飭遵辦，已另咨行。麟、洞、蔚同啓。冬。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五日酉刻到

初三申據南官阮廷現、農文爵稟，法匪增千餘，又分黨伏截要路，北甯夫運到乾餅，逼碼甚多，言本月初



八、九合戰，入關取龍等情。同日酉奉朔、冬四電，均悉。查南官所報似屬實情。惟現在蘇軍收潰卒，補軍械未備，朗軍被挫之餘，難資得力。現僅萃、勦兩軍扼塢防守，而萃軍已調六營赴扣波，兩營新成軍，一營護餉，均尚在龍，僅有九營紮關前塢。若目下再抽兩營回康，此間兵力愈單，恐難擋住。茲先飛文出示欽、康，聲言不日材親率數十營即到，飭三廉文武將弁認真堵禦，並飭各紳民大起團練協助官軍，虛張聲勢，以定人心。材軍仍穩據長牆，整備以待。材復初三。

### 致龍州潘撫台李臬台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午刻發

初八捷音，悉准如數給賞。東省運局宜設龍，前據張守稱設太平，係李廉訪意，故允之。茲已電張守，並飭速解軍火，可飛檄催之，暫向琴帥借用。真。

###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午刻到

昨據南官、密稟，尤葑法騎俱已退回文淵。材現函商琴帥，並致蘇提，如尤葑已無賊蹤，請蘇軍迅速回兵，以重南關一路。又面商王鎮，令勦軍扼要築營，在關前塢之西邱、奇山、韶山下亦紮數營，以資防守。敵軍謹當整肅以待。環示。正肅電聞，據探，文淵法匪先本無多，初一又添數百，紮進南關等情。同時，琴帥到王鎮勦營，並親到長牆營壘踏看。材往晤談，商及進取，琴帥云：士氣未復。琴帥即回。材初二。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午刻到

初一，法數騎來探路，我軍開隊，法騎飛遁。初二，法三十餘騎由坤達山馳來，前軍中、左兩營巡哨至谷利山，見法騎即放砲抄擊，各營起隊接應。該匪等策馬穿林飛遁，我軍窮追十里，至茶店——該處離文淵十餘里，天色已晚，未便再追，拾獲法匪帽一頂，法匪衣一件，收隊回營。材初四。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未刻到

材因法匪聲言初八、九合戰，入關取龍，思爲先發計。初五戌，調萃九營出五成隊夜襲文淵，並約勦軍後應，即軍自由隘會擊。四更抵文淵，詎法於兩旁高山伏賊數千，嶺頂三壘，我軍已破其二，惟巖山高頂一壘堅甚未破。伏兵四起，槍砲雨密，萃、勦兩軍分隊力敵，猛撲數十次，法匪傷亡不少，官軍亦有傷亡。萃、勦兩軍愈戰愈奮，初六卯後，並分隊由山後而上，賊始駭散。因時未刻軍饑，均各暫收隊，相機再取。是日已後，蘇軍亦來應援。計萃、勦兩軍各有傷亡弁勇，均獲法匪槍械。又初五戌，派弁持令飛赴扣波督催萃前軍中、左、右三營，亦於是日辰次扣波，攻文淵賊口原稿缺一字西，次辰至午，擊斃法匪頗多獲勝，因路遠勇饑，收隊回波，即軍午後始到山頭。此初五戌刻，初六未與法相戰情形。後戰如何，再報。材初六。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戌刻到

初六，飭敵左軍中、左兩營前赴橫坡嶺築壘二個，尚未築成。初七巳，法遽來攻，飭令毋庸再築，出隊先擊。法尚避槍下馬，我軍槍斃二名，奪獲洋馬一匹。該匪隨分三路進攻，卒、勤六軍齊出長牆，分投迎戰，槍砲如雨，斃法數百，我軍俱有傷亡。材見法匪衆多，飛請蘇軍援應。未刻後，蘇軍到。適法分兵繞上長牆東嶺，蘇軍卽上嶺頭拒敵。法大股又逼攻長牆，材與王鎮立懸重賞，指揮奮擊。自巳至酉，槍砲不息，戰至初更，法始收退，我軍亦各收隊食飯，仍連夜登山據牆扼守。本日辰刻，卒、勤、蘇三軍又分投前往開仗，容後再報。惟張守解來軍火先到龍，又回報各營赴太請領，稽延時日。現在大急等槍子藥缺，已向琴帥借用，未諗能速到否。材，初八。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戌刻到

本日發電後，適材昨添調楊、麥兩營帶由摩沙抄剿，及知會王方伯從由隘抄擊，先後齊到。大戰數時，均有斬擒。午後，法匪分路猛撲我軍，所用開花砲何止盈千，山岳震動。卒、勤、蘇各軍亦即分隊力擊，自辰至午，槍砲雨密。詎法匪另股直登左山最高東嶺，又派大隊還撲長牆。蘇軍防備東嶺，材親在長牆來往指揮奮擊。各勇愈戰愈奮，跳出牆外，縱橫盡決，斃匪千餘，斬首數百，已獲全勝。我軍亦有傷亡。現在法匪均已擊退出南關，尙在文淵駐紮。本日惡戰較昨加倍，除俟點明法級繳解琴帥察收外，嗣後情形，容再飛報，合先報聞。

再，初七法來戰，勢甚猛。材會商王共蘇，懸賞二萬兩，各營奮勇果於初八擊敗出關。此起賞銀，可否照給，以示鼓勵，祈卓裁示復。材，初八。

王鎮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午刻到

初五夜，祺奉馮幫辦令調八營七成隊會破文淵。二鼓，祺派卑營務處潘鎮先率四營同進，四鼓後，又親率四營前去接應。黎明，經南關外兩旁高山，遇夷伏兵數千，槍彈如雨，軍不能進，祺坐馬傷，各營勇受重傷者三十五人，又陣亡哨弁一親兵正勇十，槍斃該夷匪亦約百餘。自本日卯初戰至未刻，該夷堅拒要隘，將我前後截斷，軍餓疲甚，乃懸千金重賞，令所部新前、新正、副三營各率精銳，由後山攻奪山頂，夷敗退，當獲洋衣帽、槍械數十，並焚燬木石匪壘三所，申末始收隊回。孝祺稟。魚。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戌刻到

初七辰初，法逆在南關架砲，漸進關前隘，有衆萬餘。祺會馮軍迎擊，槍彈落地寸餘。午後，直撲我軍新築長城山頂，賊砲無虛發。戰至酉中，馮軍未整，蘇軍甫至，祺親冒火彈，帶奮勇小隊百人由僻徑穿敵後，令卑部各營分三面仰攻，槍斃敵約數百。山頂敵見開砲接應，力不支，退下。戌初，仍同馮、蘇兩軍接戰，敵益奮力猛攻，卑部八營未收隊，當夜查陣亡弁勇百餘，受重傷者數十，容續冊報。孝祺稟。庚。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午刻到

初八晨，敵逼幕府前二里。祺奮不顧身，率部堵禦。長城外數里，四山皆敵，燃砲轟天。彼此鏖戰三點鐘之

久，突有真法鬼千百餘人當衝直犯，將次闖入長城。祺當派卑部新前、右、新正三營，挑選精銳，力遏凶鋒。陣斬一畫一、二畫二、三畫八、西貢匪數十，槍斃無算，奪獲槍械、衣物甚夥。此戰亡哨弁二，勇數十，受傷弁勇亦多，容再開單呈報。本日自晨至申，卑部各營每槍打三百餘碼，槍熱如煉，間有轟開無用者。長城東首高山頭九，連日敵奪去三，午後卑部兩營與王、蘇二軍合力進攻，數得數失。酉末，祺親自抄敵後路，各軍齊上，全數奪回。山坳餘虜仍堅拒，經各軍猛力勇進，傷其頭目，退出南關。刻下彼砲聲已漸稀，漸遠，祺仍率各營追擊，續捷再容報。孝祺稟。庚。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未刻到

初十午刻，材親率萃字中、前、右三軍共十營出關追剿，法匪大股齊出文淵拒戰。我兵四面環攻，槍砲雨密。該匪因初八大敗，被我軍連日擒斬槍斃甚多，心膽早裂。本日開砲數十輪，對敵不過，頓即潰走。未刻，材親率大隊，湧入文淵州，勤、蘇兩軍繼至。材現派兵分路追擊。材初十。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丑刻到

蘇督辦，慶得人。關口捷，諒山復，王德榜均抄殺，截軍火，賴以勝，甚有功。此番法疑馮有內應，自向前，故斬真鬼獨多。麻藉款匪多有散去。徵馮初五夜襲文淵以倡之，諸軍合力以應之，亦不至斯。愚見蘇之勇，馮之望，缺一不可以和以慎為主，暫讓已竭，代者遲至，必不勝任，伏乞鈞示。秉衡稟。諫。

石倅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酉刻到

昨聞電至，李臬台護院，軍人無不歡聲雷動。惟蘇爲督辦，人心稍有未洽，因教匪多爲擄用，故皆願馮爲督辦也。鎮稟。

致南甯龍州岑宮保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發

黃守忠敗，咎有應得，公勅之甚當。微卿援桂，賊急兵單，倉卒無他軍可撥，擬調守忠率所部隨唐軍破虜自贖。劉黃水火，強合將裂，得此一激，當可出力。已電奏。懇公檄黃赴唐軍效用。至感。咸。

致龍州岑宮保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發

西電，左育之戰，眞法兵斃四百六十七，兵官二十五，黑兵、越匪不在內，河內醫傷院不能容。劉雖敗，法大創，擬俟援兵五千到，再上犯，請嚴備，並飭劉提。南關既勝，聞諒山亦克，西擾必無暇。公如飭丁、何諸良將率精銳激劉軍，蔡端雄等處擇一較虛者疾攻之，趁援寇未到，出敵不意，必得志。軍威既振，宜光焉往，頓兵堅城，本非策，前已與公論之。管見是否，請酌。咸。

岑宮保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丑刻到

兩奉咸電，示以擇將先攻端雄，洵屬老謀。日內已將近端雄之扶甯縣、象山各賊營攻克；惟近左城一帶，尚有賊營數座，亦將次第得手。擬派大隊前往端雄屯紮，惟餽糧由保勝路太遙，恐難繼。河陽運路，水陸常損，前後漂失糧米數十萬，以此躊躇。粵軍獲勝前進，露軍已赴牧馬，俟其軍規太原，滇軍自可與之會合。目下山西、河內、甯平、南定越民紛紛投誠，即遣丁槐出奇兵渡河，往各省招撫，設營清野。黃已遵示札調赴景字營効力。惟劉退紮陸安，不能振在此無益，明公能調赴粵營，深感英護電東。

### 致北海梁署鎮張鎮莫陳兩將李道李守余牧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發

自初九日關前大捷以後，屢勝。十三日，馮軍攻克諒山，法潰退。連接法、英、德電，法人頗餒，此時廣安之守必虛，斷無陸兵攻廉。機不可失，一面多發密探，莫、陳兩將、李道光炯，速選精銳，帶利械，疾趨襲廣安，成功優保重賞。張鎮如願攻越立功，准帶舊部銳勇兩營同往。李守、余牧籌後路，軍行宜速宜密，能由間道不走芒街更好。如不能得手，繞道往依馮軍。諸軍部署略定，省解餉械，當亦到，即可進兵。速會議電復，並飛遞張鎮。十六。

###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發

屢電屢捷，欣賀克復諒山，麾下當為首功。寇退何處？幾營追剿，連接法、英、德電，法因諒破援宜，法兵多死，衆議譁然，主戰之相花利已辭職，法氣已餒。此時宜乘勝追擊，但須飭諸軍防伏兵，約援應，禁妄殺，安越民至要。賞已飭運局發，並致王菲卿諫。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申刻到

昨會將與法打仗情形，肅函具報。收隊後，材暗派前軍楊督帶親率所部乘夜渡河，至五更，併力攻城。法匪因連被我軍擊敗，心膽早寒。猛攻兩時許，楊督帶瑞山、劉督帶汝奇奮不顧身，於槍砲雨密中，首先登城。卒各營員弁兵勇蟻附而登，劈開城門，兵刃交下，法匪錯愕，向後潰竄。我軍追趕，擒斬疊疊。本日辰刻，立將諒山省城克復，所獲巨砲子藥以千萬計。該匪均向北甯而逃，我軍現在分隊跟追。材十三。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戌刻到

初五夜襲文淵，初六、初七連日鏖戰，初八關前隘大戰獲勝，初十材出調克文淵，十三，萃前軍復諒省，十四夜萃後軍克長慶府，十五收復觀音橋。現定二十一日親督萃部帶同勤軍進攻郎甲，繞襲北甯，並規取太原一帶，謹先肅布。蘇、朗、廣武軍昨攻谷松，已克，因擊船頭未下，撤紮威坡，合併附陳。材十九。

致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發

克諒賞三萬，速發勿遲；西餉支絀，動東省款。法確退至何處？關前、文淵、巴坪、驅驢、諒山各處連日攻戰情形，諒城何軍先入？請據實速電示諫。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午刻到

諸軍力戰克驅驢，法遂敗，棄諒山，故入諒之軍，雖分先後。關門之戰，馮倡之，勳輔之，蘇、陳力援，蔣向前，王抄擊甚力，亦不可掩。前敵在觀音橋、谷松一帶，必先固此門戶，再圖進取。法恥敗，必有惡戰。我軍非同心莫能濟，必和慎方免患。秉衡謹電。效。

致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發

「和慎」兩義，一字千金，請諄屬諸軍力行之！關前、文淵、諒山三捷，貨項共需幾何？酌辦。昨拙電只言諒賞，舉其大者言，不必泥。霰。

岑宮保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戌刻到

圖越一舉，蒙籌兵、籌餉，煞費苦心。英急欲圖効尺寸，以副厚望。乃宣光拔在旦夕，粵軍潰，賊援至，功墮垂成，憤漸交集。滇軍現紮老營，離宣光城八里，十里不等；賊受地雷之創於前，迄今未敢來攻。英惟有竭力圖繼，相機辦理。唐軍回收馬，擬繞赴歸順、順寧邊。鮑軍因乏糧，欲改援龍州，現請旨。北甯、山西、太原、興化、甯平、南定各屬紳民，先後來營求發槍械，前驅助剿。求借數千桿濟急，禱盼之至！英謹電。齊。

蘇督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申刻到

奉電諭，具感垂念邊情。前飭陳嘉率鎮南十營扼紮谷松，其地較闊，復派親部毅新八營助守；令方友升兩營紮谷松之後分水坳，馮幫辦飭萃軍十二營紮觀音橋，王鎮率勤軍八營守貴門關。那陽一路尙空，王藩司前回由隘，今催率所部前往那陽以顧東路。蔣提督廣武十營及馮幫辦率六營、魏道楚勇四營留紮諒山；鼎字七營經琴帥併爲四營，交魏道統，均催來諒駐紮。根本重地，非有二十餘營不能周布，設遇何路喫緊，隨時策應。二十四接左侯相電，法人增兵八千來東京，竊料逆山船頭攻谷松，爭諒城。聞鮑軍已抵歸順，離此數日程，已飛請來助。現與馮幫辦等嚴飭各軍，深溝高壘，先守後戰，一俟軍火軍用稍充，與鮑軍會同相機進取。琴帥二十七在海村卸篆，春與馮幫辦同住諒城，朝夕晤商。李護院原辦後路事宜，關心前敵，多屢駄馬夫役，轉運軍糧軍火，以資接濟。際此時艱，惟當和衷共濟，勉竭血忱，上報恩遇。春右。

致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寅刻發

刻下諸軍擬如何攻守？賊蹤退至何所？蘇督辦、馮幫辦、陳、蔣、二王各駐何處？琴帥駐何處？均詳示。關外軍事緊要，近屢奉電旨，俱係責成蘇、李，且有令閣下具奏之件，不知琴帥與子熙、閣下如何商酌。此時諸事何人主持？日來軍情豈可無人電奏？懸罔焦急，望卽刻示復效。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申刻到

效電謹悉。率師現住海村。前敵各軍，據探、蘇、馮均在諒山，陳在谷松，馮之前軍紮長慶府，觀音橋一帶，蘇擬親赴谷松，蔣勤、方在諒山之前扼守，鄂軍在文泗，均擬備齊子藥，即行進攻。王軍仍紮由陞，王藩司因病回龍就醫，遲日再催回營。敵之大隊退踞船頭一帶，尚無動靜。聞蘇、馮各軍皆有銳進之意，似宜布置妥協，再圖進取。奈彼既有所見，亦惟當婉致遵旨。復奏之件，頃已稟請憲台、李中堂轉奏。乘衡謹稟。謹。

致龍州蘇督辦李護撫台馮幫辦王藩台王鎮台唐主政岑宮保

光緒十一年二月

十九日發

英、德來電，法籌餉五十兆佛郎，添兵八千援越。法提尼格禮已傷斃，飭在華越兵務馬（？）力攻戰，以雪諒山之恥等語。祈備致諸軍嚴備。龍州到諒山須設急遞，送要電專人或專限五箇時辰到，李護院速辦。效。

致龍州蘇督辦馮幫辦王藩台李護撫台王鎮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發

諸軍屢捷，摧寇克城，欣賀。谷松、觀音橋復後，敵退何處？現擬如何戰守？速示。此時要義有六：一宜和衷讓功；一宜遠探嚴備；一不可殺掠越民；一宜約定永遠互相援應，功則同功，過則同過；一宜多備驛馬手車運糧；一宜多兌內外科醫士，儲配良藥，以備治傷、治瘕、治疫，並恤斃陣亡將弁，掩埋戰地骸骨。其犒賞、車驛、醫藥、掩

埋各費，俱可先於東省轉運局挪用。如餉械缺乏及艱苦，屈抑不能上達者，洞當任之；如各懷意見，及奏報不實者，洞亦不敢不聞諸朝廷。望諸軍爲國破虜，成功受賞。卽請籌議示復。馬。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亥刻到

寇退郎甲、船頭、敵部現紮屯美門、觀音橋一帶。因前途米少，須待內地糧到，方可進兵。法逆挫敗膽虛，材料其廣安守兵必無志，已囑廉、欽各鎮將、守、牧等密商，合力往襲廣安，或能得手，亦未可定。材啓。二十一。

又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亥刻到

近據甯、太探報，法自諒山敗後，麀聚甯、太，客教各黨稍有離散。法匪屢受大創，膽怯心驚。趁此機會，迅速進兵，或可得手，已定二十五率隊前往。二十二率電諭，法往新嘉坡搬匪報復，各軍穩紮穩守，不得輕進等因。欽此。自應欽遵。惟查法匪如果再來，必以大隊直趨一路。我軍分紮散漫，勢必難支。如果得勝，固佳；儻若再敗，未易收拾。且守多日，法得預備，再以重利勾誘客教，又添新嘉坡大股，其勢太重，恐難抵敵。材淺見不如趁匪未到，穩守莫若遠戰。近接鮑軍信，前隊不久可到龍州。材擬二十九率兵進，先取郎甲，後規甯、太。儻可得該兩省，鮑軍到時，地利不熟，卽請分隊代爲固守，材率全部直搗海陽。鑄造砲位，嚴防道大河以北全行恢復，相機再剿。法匪雖到，亦不足慮。時不可失，守不足恃，非貪功浪進也。春水將發，亦屬可虞。趁此天時、人事，材到郎甲，體察形勢，能否進取，相機妥辦。一片愚誠，尙祈鑒諒。材啓。二十三。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發

來電言克諒得巨砲及軍火甚多，此當是我軍遺棄者，其中是否有法虜好砲？此項軍械今歸何營用？即復號。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寅刻到

所獲巨砲、軍火雖多，皆不合用，現存諒山。法匪砲局內或有江南兩字，或無字，未知係法人所棄，抑係我軍所遺，難辨認材先。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辰刻發

前聞貴軍擬紮觀音橋，蘇軍擬紮谷松，是否已定議？觀橋在西，谷松在東，貴部專進西路，將來於東省餉械文報慮阻隔否？祈示復號。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寅刻到

號電悉。敵軍專進西路，因近北甯故耳。欲取北甯，後得以就糧，再分兵東下，距海陽蔽河口，則東京已在掌中，餉械、文報並無阻隔；惜今成畫餅矣。材東。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發

接密電，法因北甯危急，調海防兵數百往救等語。又電，法外部花利辭職，新換外部又辭職，似甚震恐。攻北甯者，當是貴軍。務望多派數營往助，多運軍火接濟，後路要緊，兵機正利，不可遲緩，亦不可輕敵，切要。克北甯賞十萬。養。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戌刻到

養電悉。克諒後，本擬十五親往進攻，爲琴帥所阻。二十一欲往，因缺糧不果去。又定二十五必往，適有疾，且得警報，暫遲數日。查前奉電，克北甯賞十萬，保三品官。材已密許北甯官民，暗中布置，俟我軍到郎甲，彼卽內應。現革攻郎甲，蘇攻船頭。惟俟郎甲、船頭攻拔，卽長驅直進，攻取北甯。材復。二十五。

致總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梧州綏阻，前敵自十六後無信來。惟前接馮電，法遁北甯，分軍追剿；此必是馮軍進攻北甯。馮三次出關，威惠素孚，越官民多爲之耳目。近大勝後，越人必多響應。連日西電均言法願就款，均照津約，不知確否？萬一實有其事，伏望詳酌。總之，非有諒山，龍州無險不能守也。養。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發

法道北甯，越地大震。頃已得越中密電，閣下速進兵，應出何路，請酌。即用黃守忠爲前驅，克北甯賞十萬。淵亭願歸粵用，甚好。傳鄙意，令東來，與閣下一見定議。速募五千人，粵給餉械，趁賊衰怯，速擣一路，立奇功，以洗前恥。養。

致龍州馮幫辦右江鎮王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發

奉二十二日電旨，和約業經允定，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撤兵；惟條款未定之前，恐挾詐背盟，仍著嚴備等因。兵機方利，我撤則敵進，險失氣沮，設有反覆，必蹈去年覆轍。現已奏請緩撤，俟奉旨再飛達。奉、勤兩軍已攻北甯，如能乘初一以前迅速攻克，法不能藉口，和議更易成，可少要挾。功在大局，將士優保，重賞，望萃亭、荊臣兩君速圖之。卽復。漾。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子刻到

二十六奉漾電，已飭遵。但期迫路遠，能否再報？又敬電中法議和，飭停戰。查我勝法敗，乘勢可平甯、河兩省，材已布置，不久可復。西貢內應四十萬已約定。若以餉絀，再一年，諒無慮。材一事權，年左右可得手，勿墮奸謀，失此機會。去歲上諭議和者誅，請上摺誅議和之人，士氣可奮，法可除，越可復，後患可免。祈早圖之。材。沁。

致總署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蘇提二十一電稱，奉王德榜東路獲勝如何情形，即請獎各節，已由潘於南關、文淵諒山擇尤請獎。案內詳奏其餘出力，俟會撫查獎。自克諒後，調軍分出觀音橋，擬同王孝祺軍取新省。陳嘉等軍追至堅老，檢二畫一名、一畫二名。谷松得糧械不少。谷松地散漫，已飭鎮南營回扼谷松之微。陳嘉、蔣宗漢分紮諒山後高嶺，方友升紮杓驛，擬令王德榜、魏綱仍出那陽。俟聯絡越民，布置各隘，運足糧械，共進取等語。謹轉達。敬

致龍州李護撫台蘇督辦王藩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發

頃奉議和停戰撤兵之旨，轉達。竊思條款未定，撤兵必墮狡謀，已奏請緩撤。俟奉旨，即飛達。蘇軍、朗軍刻下情形若何，能於初一以前再立奇功否？請即復，盼禱。敬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已刻到

漾電謹悉。大勢終歸和，款非戰勝必不堅久。今既大勝，敵欲就款，以我兵力足憚也。再勝似無所加，少挫或仍啓輕心。法實強敵，正可就此整軍已（？）約以竟全功。儻彼仍思逞，我兵未撤，鮑、唐復分應於西，儘可惟力是視。敬求鈞裁。乘衡稟有。



蘇督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戌刻到

奉垂詢能否初一前再立奇功，深佩謨謀。法屢受創，由海防、宣光分黨來船頭嚴備。現郎甲有機可乘，奉軍擬即進攻，已飭陳嘉率制船頭。如條議未成，俟鮑軍到諒，會商大舉進取。春沁。

李中堂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寅刻到

有電悉。適晤法領事林椿，節錄告知，屬轉電法廷。但已畫押定期停戰，必須遵旨辦理，不可失信。法新執政與議院商定，若不照津約，即集餉二百兆佛郎，添兵大戰。全局利害所關，未便狃於偏隅偶勝。鴻宥。

致龍州馮幫辦王鎮台蘇督辦李護撫唐主政劉提督永福南甯岑宮保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發

洞三次電奏，請暫緩撤兵，嚴旨不准。貴軍即欽遵二十二日電旨，依限停戰撤兵，勿誤。宥。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十日中午刻到

材圖取北甯，暗中布置，屢經電達。緣北甯義士黃廷經等人數不少，自願立忠義五大團，請建奉軍旂號助剿。二十四給諭後，二十五接停戰撤兵之電，即飛差飭遵。因阻水，且途隔四日，伊未知。頃據報，二十九伊等

約衆繞道而進，另分股挑漿飯導我軍攻郎甲，賊壘甚堅，未破。各營依限現皆停戰。但此義士深入重地，無兵接應，必受法害。一再思之，誠堪憫惜。材冬。

### 王鎮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戌刻到

祺在貴門關前築土城，修木柵，極堅固，情和議定，未前攻。十一遵撤回諒，蘇帥面諭留守幕府。但辦糧難，春雨過多，運道甚滯。昨法領事轉送照會至，探船頭夷兵無幾，桂軍五六十營，防邊實無他患。孝祺稟元。

### 致北海李守劉倅莫陳方三將梁署鎮欽州余牧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發

奉旨，和議已定，三月初一日停戰。莫善喜、陳榮輝不可進兵，初一日以前仍須嚴防。法寇若不登岸，不必挑戰，切要。二十六。

### 致龍州蘇督辦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發

按王司電稱，折傷就醫，聽候查辦，全軍請撤等情，聞之大駭。勁敵近在船頭，新兵不日即到，淮軍近已遣撤，若又將定邊軍十營散去，兵勢愈單，寇再犯諒，大局可危。桂軍除蘇軍、陳、蔣外，其餘畸零新集，萬不足恃。望善慰朗卿，拊循士卒，從容調理，是非功罪，上有聖明，斷無枉抑。子熙既奉旨接統，務望善爲統馭，慰勞各營，勿令違歸。如軍士不願，或與朗卿熟商，令其暫管數日。統聽子熙裁酌。總之，此軍不宜遽散，尤須擇要屯紮，以備

不虞。朗卿大員，幸勿負氣。大局所關，懇子熙、鑑堂兩君維持之，至要。宥。

致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發

總署二十五來電，本日奉旨：

『撤兵，載在津約。現既允照津約兩國盡押，斷難失信。現在桂甫復諒，法即據澎湖、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縱再有進步，越地終非我有。而今臺隸我版圖，援斷餉絕，一失難復。彼時和戰兩難，更將何以爲計？且該督前於我軍失利時，奏稱只可保境堅守；此時得勝，何又不圖收束耶？若該督違旨，亟電各營，如電綫不到之處，即發急遞飛達，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致生他變，惟該督是問。欽此。』

即轉電粵督等因。所有雲、粵各軍停戰撤兵日期，均望恪遵二十二日電旨辦理，請李護院速發急遞，飛致蘇、馮、王、唐、劉、岑欽遵，接此電後，即賜復爲要。宥。

致天津李中堂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發

馮電探報，法定二十八日復攻諒山。停戰期近，此殊可怪！我軍已電令遵旨初一日停戰。請速令赫德、林椿電越南法酋，勿進兵爲要。勘。

## 李中堂來電

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酉刻到

勘電悉。法提督恥南關諒山之敗，前本欲移西路兵剋期復取諒山。茲法廷已電允定期停戰，且謂越兵官可代我致信前敵。馮探似不確。鴻。豔。

## 致龍州李護撫台唐主政蘇督辦馮幫辦南甯岑宮保鮑爵帥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三

日已刻發

總署初一來電停戰撤兵，已令赫林電越傳信，赫又派雷汝石由滬赴宣光，爲中法各營彼此傳信，以免誤會。約初十可到，並希電知桂軍、東等語。赫者，總稅司赫德，林者，駐津法領事林椿也。總署恐內地電綫驛遞阻滯，故又屬法官傳達。請轉咨岑、鮑，並知會劉提督永福江。

##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午刻到

崧初慨時事有歸志，且六營不足當一路，故請紮上凍，取其就近易鎮，即守亦不煩多營也。今准增四營，知不可辭，得十營可任西路，並可省廣西兵力，不然，則桂軍當另籌一大枝防西路也。本日抵龍，謁商議院，以爲然。蘇來函意見相同。限期已迫，即飛令各營速移歸順及鎮安廳界上，請再籌中路、東路可也。我不甘和，敵更不甘和，必仍圖犯我，勝我而索償，計期亦恐不遠。愚見如是。崧。諫。

岑宮保來電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戌刻到

奉魚電，當即傳來而詢。劉初意願不願遷，再三開導，始允從，惟欲帶四營；已准先帶兩營。劉防兵添兩營，意在多求盤費、營餉。惟劉性情反覆，現雖應允北徙，有無更變，尙不可知。請斟酌代奏。英謹電。敬。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五日丑刻發

官軍入邊，梁正理輩若何安置？梁俊秀有何用法？遊勇太多，以後恐常爲邊患，望籌覆。臺站俟劉、黃輩到越後再撤不遲。頃總署令委員赴越諭雲軍、劉軍撤回界，洞遣判判孫鴻勳往諭劉，事畢後即偕劉入粵。先奉聞歌。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未刻到

開礦安置遊勇，梁俊秀一力承當，似爲可行。此事南官主持最善。今日要義，在將帥有遠謨宏量，任大事勿讓，遇小節勿爭；反是難語濟非常之變，可慮者不僅在劉、黃一節也。崧皓。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十日亥刻發

詳約未定，越防未解，貴軍自應撤至龍，或紮憑祥，或紮幕府，請酌辦。諒山惟有暫諭越官駐守，以後事體，

當聽朝命，未敢臆度。請與子熙、鑑堂商。官軍雖撤，越人仍宜撫慰，以備將來。此電轉送蘇、李同閱。燕。

###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十日亥刻發

前因尊電諒警，知貴部前軍遠在觀音橋外，他軍分屯勢散，心懈甚，或退駐近關，或旁趨閒地，寇若來，必致貴部獨當敵，大局可虞。故勸電嚴戒諸軍，不接仗奏効之語，爲他軍非爲卒軍也。麾下欲掃清全越，何憂不接仗哉？事急祇能發一公電，且必統戒諸軍，方得體。至嚴電和衷讓功云云，更可心照。麾下不諒苦衷，接鄙電總不善會意，令人焦急。燕。

###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十日亥刻發

貴軍卽駐下凍爲宜。四營照前議速招，防邊仍須屯軍，留精汰冗，未嘗非計。鄙意期閣下者遠大。黃守忠到否？用黃，恐劉不悅，望勸解之。溫亭現在何處？屬邊限撤兵，不可違旨。判粵邊後，使屬馮幫辦，馮必優待，洞必維持，慎勿疑慮。梁梓、何謝輩若何安置？務須善撫。日前事未大定，若需津費，不可省，免邊患，且備萬一。並達李謹院、馮幫辦商酌。燕。

### 致福州左中堂楊制台江甯曾宮保武昌卞制台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亥刻發

粵軍馮、蘇、二王，二月初八大破法於鎮南關，斃法提尼格里，十一克文淵州，十三克諒山，十五克長慶府，

進規北甯。雲軍亦二月初八大破法於臨洮府，二十、二十一、二十三屢捷，奪梅枝關，克廣威府，逼興化，而賊軍退入城。越地東至北甯、太原、河內，西至興化、甯平、南定、山西，官民響應，助戰供糧，客散辟散。此數戰，殺真法虜以千計，六盡以下百計，鹵獲無算。法人惶懼，欽各路兵入河內城距守。自道光間華洋用兵以來，未有如今日越寇之創困者。二十三日奉旨停戰撤兵，蓋議約畫押時，內未悉越狀，北洋亦未詢及。二十二日洞微聞有款議，急奏請詳酌，已無及。嗣三奏緩撤兵，竟難挽回。粵軍遵撤，雲軍當已奉旨。河內法酋勃里也日發急電與巴德諾、林椿、赫德、責津粵。近華洋員赴越傳撤兵旨，乘勝結束，廟謨至當。惟臺、澎之寇未撤，封口未開，昨法電新兵仍令來，越已行，法又禁濟臺兵械，以勢揆之，越兵再進，臺船自遁。洞復屢進芻言，不審有無可采。我軍先退，議約由人，越全屬法，邊患無已。蓋臣必有良謀，乞速賜教。元。

馮幫辦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午刻到

十四回文淵接梁鎮等電北海法船去來不定等語。法既屬意於越，或將肆毒於廉。卒勇關前塢之戰，見過大敵，法施開花砲數百，該勇等或跳牆斬殺，或開門撲刺，呼聲震地，全無懼怯，亦屬可用。今蘇軍共有七十餘營，守邊有餘，可否調材全部馳防欽、廉，或均遣散，以節糜費，祈速覆。材。咸。

致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未刻發

自南關失守，內地動搖，大局將壞，特馮萃亭一人安根本，鎮游勇，扼關前，散賊黨，首倡出關擊賊，身先陷

陣，轉敗爲功。閣下屢電盛稱馮之功不容於口，關外各員探稟電報亦無不推馮爲首功。乃此次覆奏不曰『馮蘇』而曰『蘇馮』何也？且於馮並不專下一語，顯示其故。鄙人於關外戰事不肯具奏者，以有閣下主持公道故也。此次旨令閣下據實秉公電奏，乃洞所奏請也。邊事軍心全在賞罰公明，幸惟察察，卽望電復。致天津李中堂

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亥刻發

雪、桂並捷，款議驟成，稍一堅持，臺口開矣。我兵既退，諸事難商。公老於戎行，何不慮此？今議詳約，萬望力爭，天下責望惟在公也。近狀速示，以便籌備。效。

李中堂來電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子刻到

款議始終由內主持，專倚二亦。雖予全權，不過奉文畫諾；公徒責望，似未深知。月內外續約當成，臺、澎兵退，我亦必議裁遣。鴻號。

岑宮保來電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八日亥刻到

劉已遵允入關，其部衆葉成林、陸東環輩仍居北圻，自當遵旨辦理。宜光東西地作臨脫，誠善策。英奏請宣、興以西地附入滇疆，非務拓土。查滇東路以道岸總、安平府、安隆縣、陸安州、渭川縣、永綏縣爲要隘，中路以保勝、文盤、大灘、鎮安縣之館司爲要隘，西路以三猛、十洲爲要隘。越民經招徠皆效順，聞和議成，氣沮喪。英暫



令安置各地，若不早圖，地利民心兩失。今彼未開臺、澎湖之口，我兵豈能盡撤。英仍暫留粵勇七千分紮越地各隘，如反撥，當由猛羅出奇，入佔清化各省，待秋涼出兵進剿。之。惟和戰總須有一定之局，甫戰即和，則失民心，既和復戰，又亂兵心。輒議定，乞速示。英謹電。魚。

致龍州王鎮台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共刻發

勦軍到防後，首從馮軍文淵督敵，繼援南關，轉敗爲勝，又攻諒壘，拔幟先登，三戰之功偉矣。閣下易騎督戰，尤可佩服。部下傷亡獨多，足見血戰艱苦，深爲憫惜。近悉戰狀，特此奉致慰勞，部下將士均代致鄙意獎問。漾。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辰刻發

貴部自克諒後，聲威遠震，義民響應，旬日之間，北甯可拔。當令唐軍攻太原，莫軍攻廣安，以爲公羽翼。時值岑軍亦捷，劉軍東來，砲軍踵至，數路進攻，不過數月，北圻復矣。事權不一，洞能請之，需餉需械，洞能籌之。所師迫促，盡棄前功，已得越燭，仍還法虜，事機可惜。邊患何窮，麾下忠憤填膺，自不待言。洞屢次電奏，力爭不得。近日苦爭條約大處終恐難挽。既忿中國爲疲虜所愚，又愧無以對此吞敵之將士，助順之越民，肝逆頭眩，心血已枯，中定後亦將乞罷矣。漾。

致龍州馮幫辦

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亥刻發

貴部現分屯何處？勤軍屯何處？均示開。麾下旋龍之日，軍民歡迎，香燈爆竹數十里，聞之欣快。敬。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亥刻發

沁電悉。吳李飭其緩募。本日電云，少數百、多二千者，爲現有之本部言也。若新募則不必須到龍再議。屯地俟來時妥商，似思州爲有用地，在桂境應兼屬李議院調度。檄劉應補彼。劉惶懼，當是無戀越抗法之志矣。詳詢吳、李，示復。朔。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酉刻到

劉部將吳鳳典、李唐入闕募勇，現抵龍州；接劉書，開停戰撤兵，情甚惶懼，乞爲婉懇安置，尙未知公奏置欽、思也。論者謂宜仍在保勝，但此後保勝豈復爲劉有？如以欽、思爲未便，永置於歸順左右，人較僻遠，何如？現仍飭其赴粵。吳、李飭其緩募，俟劉到再議商。吳、沁。

致龍州馮督辦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子刻發

越全屬法以後，欽、廉水陸與法接壤，爲華洋第一重門戶，北海長城，非公不可，事體博大，從容籌商。目前

仍須辦桂防。至廉防乃日後事，非此時即移軍欽廉也。幸勿誤會。聞。

### 致龍州李護撫台馮督辦蘇督辦王鎮台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丑刻發

聞法虜進兵踞諒，荼毒義民，頓足痛憤！洞先後十六次電奏，爭撤兵，爭地界，爭條約，爭濟臺，竟未聞有所挽救。藩封永棄，邊防日蹙。此次和議，皆赫德一人播弄，中國甘受其愚，可爲痛哭流涕！近日河內賊餉勃里也，日驅岑帥撤兵，諸軍已撤至館司，因軍裝累重，夫馬艱少，欲稍緩抵界日期，曾亦不允。全越一旦盡屬於法，西路越民屠戮亦當不遠。津議詳約，秘不得聞，不過待官軍盡撤，越疆全踞，然後肆其要挾耳。事已如此，夫復何言！惟恨無以對此數萬裏創喋血之戰士，輸忠受害之越民耳！恨恨！

###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亥刻到

全越已棄，劉何敢抗法戀越，其惶懼者求位置所耳。幸荷於全，計必赴粵。牧馬撤師，越官民求隨入者甚衆，梁俊秀暨各府縣紛紛稟請軍火自衛地方，詞極哀迫。三讀刻電，感憤涕零。崧虞。

### 致龍州李護撫台馮督辦蘇督辦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戌刻發

法虜近有何舉動速示。龍防永無了期。擬接電綫至幕府，此是將來大將屯駐之所，已遣同知周冕自潯州采料往，特奉聞。支。

致龍州李護撫台馮督辦蘇督辦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亥刻發

前電致津約五條，想已達。洋人所謂「保護」者，乃主其政令，得以用兵攻剿之，謂非美事也。諸軍殆誤以爲法真欲保全護庇越南耶？越地法人舉動，如進兵殘殺等事，似應隨時知照岑帥支。

致南甯岑宮保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亥刻發

昨接李、蘇、馮電，二十三日，法一由福勝至牛墟，一由谷松至諒山，沿途殺害越民，嬰孩亦不免。諒撫呂春葢避入山，凡隘口均築臺安砲。雷明州、關前隘一帶，越民逃入甚多。各路探電，見薙髮者卽殺，忠義團尤甚。嬰孩亦剖其腹，慘酷已極，聞之髮指眦裂！洞苦爭撤兵，請留甌脫，竟不能挽救一二。赫德一手承攬，中國坐受其愚，邊民絕望，邊防日蹙，可爲痛哭流涕！雲軍入關，越西義民，公有何良策可以安置保全？速賜教支。

岑宮保來電

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刻到

奉支電，蓋謀甌脫已不見用，則英請官，與以西之地恐更難望。承詢安置越民之策，地不歸轄，民豈能歸撫？現在界約未定，從戰越民，暫令紮夏和清波、錦潭各地，仍以粵勇七千餘人分屯館司、文盤、大漳、安隆、安平、白水、河陽、渭川各地以護衛之。現有薙髮易服者不少，將來有願入關者再請旨安置。昨奉電旨，飭查越土司刁文撐等果係誠心內附，卽令隨同人關。查該土司始願以地來歸，若令舍其土地人民，隻身內徙，非其所願。

矣。英謹電。勘。

致龍州李護撫台馮督辦蘇督辦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亥刻發

總署初五日來電：李、蘇所述法害越民等情，即囑赫德轉詰阻止。越民逃入粵境，希轉電李、蘇，查明實係良民，妥爲安撫。馮照會禁殺、禁踞一節，無益於事，轉滋口實，應毋庸議等語。請即照辦。馮照會云云，乃洞意，擬請由馮照會法人，禁其進兵殘殺，庶於朝廷無礙也。署未允，自可不論。魚。

致龍州馮督辦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卯刻發

蕭電言欲拔營回欽，大誤。命公督廉防者，乃欲以督辦之名優其禮，重其權耳。此朝廷調和將帥之意。欽廉現安靜無事，回軍何爲？旨內明言善後事李、馮、蘇會商奏辦，此指廣西邊事言。善後事體甚長，豈有不俟奏辦，遽拔隊回東之理？會商奏辦者，乃令與李、蘇會銜奏事之意。初一會電達，正是慮公誤會。望即刻折回龍州，各營俱不可移，要緊。李護院飛遞萃帥，並飭各軍勿動。魚。

致福州左中堂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發

電奏稿深佩。閱孤拔示，頓足大駭！孤明言華所得東京地，華兵暫守，約定再撤。赫德媚法，脅我先撤，種種失算，氣憤欲死！法殘義民，逃訴累累。總署北洋據赫說以爲游勇假冒，夫復何言！望。

致福州左中堂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發

聞詳約十條數日內卽畫押，無非利害華之事。洞請發沿海、沿邊疆臣籌議，不報。洞前後電奏二十二次矣，三爭撤兵，餘爭條約、地界、商務、劉軍、義民，初則切責，後則不報。人微言輕，無術挽救。若再草草畫押，後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速圖之；但勿道洞言。切禱。望。

致天津李中堂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發

畫押宜慎，關係國家萬年之計；赫德不足論，仍須公主持，勿貽後悔。望。

李中堂來電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申刻到

赫前電，法已議定，字句仍在商改，畫諾無期。事由中制，非鴻所能主持。諫。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發

前令貴軍屬李，以免寄坡公籬下耳。鑑紳譴沖解事。後云附馮者，因旨有馮本不歸蘇調，語未及他軍，故急補明，附字輕妙可想，並無節制調度字，亦別無文牘，幸老何至孟浪？此軍不能無所繫屬，有事就近由李奏報，仍是鄙人裁酌。無論何等局面，總是客卿。鄙人種種苦衷，明者鑒之。諫。（編者案：坡公指蘇元春。）

致欽州馮督辦

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申刻發

寒、咸三電悉。付公以南省之邊寄，任公以南洋之首衝，可謂殊恩重任。歸李裁定，乃解圍之法，裁定猶言商定，非節制調度之謂也。善後事豈有不商督撫者乎？請公爲督辦者，所以重公之任；請歸李裁定者，所以移蘇之權；請會商會奏者，所以使公得有奏事之明文；請公督東、蘇督西者，所以混易帥之痕迹。成命難改，廉防爲名，善後、邊防，只是一事。三衙會奏，蘇次居三，電旨次第，輕重顯然。李雖居首，文武兩不相妨；卽潘撫尚在，豈有指揮督辦之理？況鑑堂之議沖解事乎？在洞與雪帥可謂苦心幹旋，在朝廷可謂明察曲體。此次電旨，俱係照准原奏，明言桂防原旨令籌善後，不宜誤會。爲今之計，惟有於謝恩疏內略言：「莫衷芒街告警，梁稟廉舶移近。趁此龍州稍定，赴欽一行，略加部署，仍卽回龍，熟籌善後。先調數營回廉，以便將來就近裁撤。臣仍往來龍、欽之間，何處有急，卽當親赴。」以上俱係實情，當免上請，統候裁酌。公亦忠血勇，功在國家，桂邊苟安，後患方大，經畫久計，非公而誰？廉防實亦緊要，所望兼顧詳籌，幸速圖之。令鄙人爲難可也，令朝廷爲難不可也。原奏電達，閱之自悉。載。

致南寧岑宮保龍州唐主政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發

委員孫鴻勳自越回，攜劉提督稟，請示數條，分別批復：

一、准帶二千人，如得力舊部不敷，萬不必勉強湊數，到粵再募足，總必令統四五營，決不食言。

一、劉部衆家屬孤寡甚多，給銀二萬安置。

一、其子劉成良，凡劉家屬俱不可留越，免越民游勇將來梗法，爲法藉口尋仇。

一、所部出力傷亡將士，除彥帥具奏外，到粵後仍可開單，由洞奏請獎卹，已奏准。

一、彥帥咨存劉餉三萬，已電請彥帥即全發給，不必細算。餉費一切，應補領若干，到粵必補給。

一、旨令先撤至雲境，再轉入桂，取其離越較速。

一、劉到粵後，洞當一概發給後膛精槍、利砲，不憂無械。

一、到粵後，係歸洞調遣，亦應就近聽護西撫院李之命；護院愛將恤士，必能撫慰。如有難自達處，託唐主

政經理照料。

一、先到龍州候示，應紮何處，臨時妥酌；南甯不相宜。

一、四月十八日旨催劉離越甚嚴，切限五月初二日撤至雲境；如來不及，稍遲數日尚可，但不可太緩。

總之，劉來必使得所，惟當遵旨速行。望即開諭劉照辦。因批稟驛遞太遲，故電請彥帥轉飭，並由徽卿代達號。

致龍州李護撫台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發

劉請屯邕，無謂。國家招劉，須得其用。思欽之議，既歸鄉里，亦捍邊陲；若有不宜，應調東省，或歸順、鎮安一帶南甯商賈走集之地，營多擾民，腹裏無用，不可行也。渠不顧思欽，何意畏法耶？避馮耶？示復。馮誅李揚材，劉



懼之，已察其隱。前有屬馮之說者，因馮電頗爲劉道地，請速致劉，若屯桂境就近隸李不隸馮。總之，歸洞部下無慮焉。

### 致龍州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發

梁俊秀、黃廷經之屬乃安分越官，務須厚結其心爲我屏衛，請斟酌妥辦焉。

### 致龍州李護撫台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發

治、佳兩電悉。公與微卿殆全未知調劉命意也。法仇劉甚，必欲滅之。津約第一條，「無論何人侵犯中法均應保全護助。」何人者，劉也；護助者，中國助法剿滅劉也。法惡劉，總署惡劉，北洋惡劉。岑帥惡劉。法惡之，而甚畏之，故約以此爲首。黑旗不去，法虜不安。洞敬其爲數千年中華吐氣，故竭力護持之。去年受命來粵，入對首陳此義。去秋劉蒙錄用，岑屢疏短劉，吝餉掣肘，知依岑必無成功。適左有敗後，劉請來粵募勇，即趨東來，俾得就餉械立奇功耳。款議驟定，旨問處劉法，乃承上文，請屯思欽。知法必不容，岑必不庇故也。昔調劉爲征越，今調劉欲活劉耳。鄙人本意中法既和，我撤我兵，聽劉在越，我不濟劉，亦不助法，保勝地險瘴毒，米糧足備，自能鎔砲製藥，越官越民附從甚多，爲法之梗，即雲之蔽。勝則進取，敗則退入三猛、十州，殺虜焉能深入？即終爲法滅，法亦須耗費數年，亡卒萬數，猶勝於爲敵驅除，令法坐享全越也。然樞議已定，百口難爭，嚴旨屢下。法之圍越，專爲窺雲，保勝一關不通，所謀皆是畫餅，故法全力逐之，赫德全力助之。若劉不來，必有罪其違抗發兵。

討劉之事矣。洞於邊事大局已無補救，不過欲保全一義勇奇男子耳。即使劉活，然而越藩棄矣，雲險失矣，桂南通矣，徒爲痛哭切齒而已。讀來電閱甚，似未解津約，亦未測樞意，故敢一傾吐之。養。

致龍州李護撫台蘇督辦

光緒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發

接子熙冬電，不勝駭愕！華兵已屢奉明旨撤退邊界，越地彈壓等事我不必預聞。所云諒民耕種，被游勇擾，派隊彈壓，解散各節，實屬大誤。游勇太多，遣之何往？試問有何良策可以速行解散？我兵再至越境，必爲法人藉口，後患不可勝言。若指爲違約進兵，則款局又生枝節。若彼竟將諒，平一帶游勇責我驅除淨盡，尤爲作繭自縛，永無了期，徒損國體，勞費無名。鑑堂何以不阻止，殊不可解。務望即日撤回，並即電復。驅。

致龍州李護撫台蘇督辦唐主政

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發

頃接北洋電，稱巴使照會，稱北圻元帥顧來電，開諒山一帶復到中國官軍三隊，請轉知總署如何設法撤去；華兵若仍留駐北圻，與前訂之約不符；法兵已撤退臺北，並將俘獲華兵交還，中國當一律照辦等語。並據巴面言，澎湖本擬照約剋期撤盡，迭聞此信，不無疑慮。求轉電粵西查明，如有此事，務速撤回，以示大信。希即電復，以便轉復巴使。鴻、諫等語。請即刻電復。肅。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十日戌刻到

蘇前因越民呼籲，難恕，暫出行隊彈壓，衡聞即函阻之。得覆，係過而不留，已止而不往矣。奉憲諭，適蘇來龍，復與言定，不再出關一步，當會衡電奏。北洋五月初九日爲釋法俘電，朔亥始奉到。除病故一，前已電達，昨晚又病故一，亦眼同同獲法兵卽棺埋。此外七人，或未病，或病痊，於今早派弁送往，並還電復北洋。撤營節餉，誠爲經久之計。愚見少緩，尙宜酌定防軍之餉。蓋有餉方有兵，有兵有備，否則餉竭，將備兵之不暇，何以備邊？關內瘴輕，久守而無死亡之危，正好節餉，於有事時加之轉形知奮也。敢以密請。軍裝切囑劉守認真分別清儲，期可備用。乘衡謹稟江。

## 致天津李中堂

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發

同日有電奏，爲法教暫緩入粵事，已電咨矣。此事實屬難行。總署不察粵省軍民情形，迫令出示，放入必生事端。賀稅司尙以爲當緩，粵情可知。且聞粵前敵與津滬不同，澎湖未退，法教遽入，亦於國體有礙。教入粵西，尤爲不可。署意恐法生枝節，情理相商，何致枝節？且此時法亦何敢乎？公主持大局，深悉洋情，望設法與總署、赫林等言之，粵省軍民同感，卽復佳。

## 李中堂來電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已刻到

林樅回法過香港，來信云，法廷本擬如約撤澎湖，因公阻領事、教士入粵，越民內亂，由粵帥嚇使，遂飭勿撤澎湖。署謂生枝節，殆指此。望准領事回粵，設法彈壓。教緩入粵，似可商。幸毋遲疑，致干詰責。鴻燕。

# 致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發

馮軍都啓模隨萃帥最久，籌畫贊助，親在前敵。黃輔成首斬二畫，軍中呼爲頭功。梁有才擒五畫，三畫各一。王軍王壽民身在前敵，不避危險，爲勦軍最出力文員。此四員優獎似不爲過。聞隨摺案已請保而被刪，此次憂保萬萬不可刪減。馮王既有功，其所力薦者，自係最爲得力。或有謂都啓模素招議論者，此論軍功，不宜追咎，關前之勳不可忘也。此爲馮王，豈爲都王哉。蔽。

##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未到

陳鎮嘉以積傷病歿，親往經理其喪，哭失聲。陳廣西人，立功楚黔苗疆。五峒之役，馳赴賊立，摧之，始與識面。出關數大戰，屢瀕於死，不少挫，卒奏奇功。去冬谷松失利，陳受創昏倒，左右掖之去。既覺，揮刀叱退者，誓不還軍。遇戰事急，輒以陳在，可恃無恐。二月克諒，連下谷松。病甚，強之回諒。聞警，呼卒舁之，仍赴軍。班師後，紫關前隘。病加劇，遣醫往，屬來龍就醫，又赴關教勸，後屢函促之始來，已不可爲矣。傷遍體，如刻畫然，嘗潰脫碎骨。盤許，鉛子未出者尙十數，損一目。每云，歷戰陣出血過斗，年末五十時，苦不支。此番受饒補百劑，卒無起色。是豈死於病哉？疾革，部將來視，猶問營務處狀及關城工作，無他語。本司往，仍善計軍事。蓋其忠勇本天性，又模訥不言功。南北三十年，心目中實未多有。時方多事，良將不易得。如陳捍邊衛內均有足資。擬密請用之，幾輔以備敵，乃竟如斯，誠足歎傷。可否掣衡銜，請宣付史館，破格恩恤，以彰忠盡之處，敬祈諭遵。秉衡稟。歌。

致憑祥蘇督辦龍州李護撫台

光緒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發

投効法兵吳文龍，未必全風。必是見越地義民盛，法人病亡多，守備虛，或遷往西貢避疫，或調往馬打加斯加攻戰，法兵一時不能戰，特來輸款，導我取越耳。此人只可以風論，將來終須送還，此時務望詳問，示復爲要。敬。

李護撫台來電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已刻到

愚見劉斷不可繫上思、歸順、鎮安一帶，恐游勇借聲勢啓外釁，轉累劉。且恐劉不安而挾乘，辦理必棘手。非尊爲桂計也。衡稟敬。

又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已刻到

劉多豪口幅重，不易有他。聞其性貪，多疑而深，處之不宜多變更。儻不來龍，邕又難聽久停，不如直許其既不來龍，即當來廣，聽分付，而豫定以不可移之處，勇不宜多招，或即令駐廣之外鎮，而以方或鄭總統其軍，徐予以實官，散其衆以安其身。請採擇。衡稟敬。

致南甯陳倅文塋劉提督永福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發

該提初入關，禮節多未嫻，今先曉示數端：一、官銜不可再用『越南三宜提督、義良男』等字。一、見督撫統兵大帥用銜名手本，文用呈稟，不能用咨；見兩司及營務處道台用教弟帖，此統領體式當然。一、不可坐綠轎，總以謙和爲要。若初來失禮，爲人所忌，以後諸事難辦。一切可與陳倅商，現又派孫州判回邑照料。聞部衆甚循規矩，欣慰有。

唐主政來電

光緒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已刻到

江電謹悉。近日謠言更甚，竟有售賣之譁，爲之一痛！唐牧正將存局軍火開單呈當軸查覽。適奉諭移上思，欲借此擺脫桂境，故請調廉。嗣奉諭移思陵，竊念猶是桂境，不如仍舊。又欲請併撤三營，脫身事外。黔盧重傷公意，且憐守忠無歸；又念思陵去游勇較遠，或可免謗，決意三營同移。唐牧在龍亦可照料。電稟後，已傳各營，於初十、十一拔隊，即請桂軍填防。昨得南官書，極言國王危辱乞救，並云另陳節轅及雪帥癡想可憐。讀公電，更淚下三嚔。崧肅。

致南甯陳倅文塋劉提督永福

光緒十一年十月初六日發

該提既來東，自當攜眷同來；若將妻子及家資留西，心懸兩地，亦非長策。鄙人已爲該提在廣州市城買

大宅一區相待矣，毋庸該提費錢也。該提亦不必在西置產，到東後就近置買，以免距遠受欺。體察情形，該提惟有依鄙人左右爲便。有軍務時，既便於任用，兼可嫻習禮節，與官場各衙門熟習聯絡。爲東將，居東地，此久計也。特此詳示，卽令陳倅爲該提講解。魚。

致欽州馮宮保

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發

法路順化，遂越王，諒平，興化等處游勇義團，現與法人拒戰。望密派明幹誠實熟習之人，分往越地順化及各處確探法人勝敗、越王情形，不拘弁勇商賈皆可。宜密宜速。元。

## 三 書札

## 又〔致潘伯寅〕

到廣之日，即逢海警，內防外援，應接不暇，兵食兼籌，無一不難。事機則非常之緊急，而我之人才、物力、文法、習氣，則無不患非常之疲緩。數月以來，寢饋並廢，燭武之精亡矣。洞所殫精悉慮，全力注之者，尤在征越一舉。今兵機方利，而款議驟成，以後事體，尙難豫料。此時惟有仍不懈弛而已。設有狡謀反覆，兵機已鈍者不能銳，軍心已渙者不能振。官軍入越，桂往者五百里，滇往者千五百里，須行一月，道途險遠，糧械艱難，已退者不能再進，彼兵仍不撤口，仍不開河，以禦之洞，屢次電奏，力爭撤兵，不允。近日復疊奏苦爭詳約。此所謂日中不斲，操刀不割，即使口舌勞敝，挽回一兩端，亦不過補牢拾藩而已。卓識遠猷，尙希有以教之……

## 又〔與張幼樵〕

越事令人憤悶焦急。尊論航航，雖未悉其詳，而六義已得要領，末一義尤要。平心而論，俄事自以不決裂爲勝，法事即決裂亦復何妨？橫逆太甚，一味容忍，何所底止？合肥回津，不審此中命意若何？目前此事，責之於誰？望詳示。此等大事，豈太冲、南豐一無議論耶？竊謂此舉，惟有稚公忠壯可任。蜀事粗平，令人爲之看家，事定再回可也。……（編者案：太冲指左宗棠，南豐指曾國荃，稚公則丁寶楨也。）



又

連得手書，具悉一切。時事日急，力任艱鉅，敬仰！敬仰！聞二十五日廷議云云，焦急不可言。其時已有文一篇，尚未繕完，因再撰一首，並將前篇略改，兩篇一併進呈。如下廷議，望先摘其可采者，裁度行之，免致遲誤；似不至無一語之可采也。此事別無下臺之法，惟有力戰是下臺之法；但須一切趕緊布置，再一游移延誤，禍不可勝言矣。各事臚書於左：

一、丁赴閩，可惜，不如調之北來，較為活便。其用處甚多，外間擬閩是南豐，此似妥當。其人吏治非所長，兵事究是老手，有急時尚可撐持，爪牙較便，與臺灣劉璈同鄉，易聯絡。（編者案：南豐指曾國荃。）

一、營口須擇將增兵守之，現苦無人，李雨蒼或可；某屢經稱薦，不便固言之。其人不免茅草，大任殆恐不勝，此一將一障之任，或可優為；須聽合肥節制方妥。此枯窘不得已之思，請裁酌可耳。

一、振、雪不和，最關緊要，務須設法調和之。此事以屬清卿當可，但須朝命責成之。（編者按：振者張樹聲，雪者彭玉麟。）

一、清卿前往，其兵若何帶往乎？渠赴粵甚好，可以聯圍維彭，但其部下不知與南相習否？

一、津防第一要緊，萬不可謂敵不來也。根本不固，前敵萬不能戰。

一、鮑公來否，當已有覆奏，祈示用之於粵最好。

一、與巴使一翻甚好；不然，不可為國矣。彼雖怒，斷無因語言禮節遽然下旗發兵入寇之理之事也。

一、粵之官紳不和，欽督不和，大是壞證。演桂不和何也？望示其故。黃趙不和，更不可解。亦望示宜請詔諭其和衷爲要，然後思所以調護之方耳。

一、振翁不能出海，乃一定事勢，卻非其懦。順化海法守已嚴，船登能破法徐而突入海口乎？陸路又迂遠，不如船之速也。一甯西之陷，顯是空城受砲，移營避之，非大潰也。與法人戰，必須相機出奇，株守受砲，多殺士卒而已，非策也。

一、唐既回防，豈肯駐越耶？乞示來書又謂之怯。不解樞府並無成算定計，而執事動責外間將帥以怯懦，外間事難辦矣。

一、撤使一說，如以後中國不願力爭，當有各國轉圜。往年英使威妥瑪，倭使突戶機曷嘗不先決裂而後和平乎？望先與前使謀之。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又

……聞內中遣雪帥率湘勇四營防瓊州，以法人揚言欲割瓊廣故。竊謂此舉似未盡善。振老既不甚健，粵省正賴雪帥維持，置之海外荒島，全局失勢，寥寥四營亦復何濟？無益於瓊而有損於廣，奈何！奈何！總之，粵東不難於得勁兵，而難於得大將。雪帥一到五羊，民心頓定，士氣頓雄，廣州省城儼若有長城之可恃，奈何驅之海隅也！中國重臣只此數人，若問何處有急，即奔命何處，是醫家所謂頭痛醫頭，兵家之大忌也。似宜仍坐鎮省城，遣粵將以兵前往爲是。幸惟熟計，切切。在省仍能調度瓊州，在瓊則省門有急不能兼顧矣。付之何人乎？若爲張、彭

不和，以此解之，大誤矣。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又

聞潤生力扇言者之說，必欲殺唐鄂生，實爲駭然。噫！何至於此也！渠已干嚴譴，此時只有責其後效自贖，豈有中外戰事未開遽戮疆臣之理？當日朝命固未決意用兵，此時中旨仍是戒以穩紮，內中調度如此，則外間迷惑無主，恐不盡無因。且越南西省被陷情形尙未詳知，何遽歸獄一人？若然，則北甯被陷，亦將誅徐筱山乎？爲此論者，未免太苛太易，殆深有惡於唐乎？況其平日宣力甚多，其才究屬可用，今日正宜責其戴罪自贖，必當奮力一戰，戰而勝，國之福也；戰而不勝，令其死於敵可矣，何必令其死於法乎？此舉朝廷必不肯如此，但自倡此論以後，事事難爲，敢布其愚，惟高明察之。凡大賞罰必當平事理之平，足以服天下人之心而後可，非私於唐也。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又

拙疏何足言！愚聞而兼後時，計畫豈能有當，卽一條不采，亦無所憾。其扼要用意，全在空議論數處。如第一疏所云「定計宜堅，赴機宜速，自守宜固，料敵宜審。若已有戰衅而尙無戰心，徒有戰形而實無戰具，則其禍不可勝言。持以敬慎之心，守以堅強之志，破格以任賢，節用以養兵」等語；第二疏「從來有防則必有戰，有戰則不能無敗，處此時勢，有如騎虎不下，慈聖斷之於上，三邸斷之於下，責樞譯以謀畫而不計強弱，責將

帥以力戰而不苛勝敗，十八省合爲一身，南北洋聯爲一氣」等語；儻朝廷於此等處稍加鑒納，則微忠與惻感幸多矣。

近聞馬達加斯與法允定之約忽然不允，此亦與急劫有情之著。

又聞粵西議設電報通粵東，確否？果然，亦有益也。

法攻北甯，日來必有利鈍確信，望示及。

前聞傳言彭出示，盡拒洋船，盡殲洋人，振老請朝命止之，頗怪雪老不應孟浪至是。嗣乃知其所阻者，卽將到粵時示稿略言中法曲直，若法必內犯交兵，各國船貨傷損須向法人索賠，中國不任其咎云云。此稿早經寓目，竊喜雪老其中盛氣，能爲中國預占地步，使他國不與協力，不意譯署竟力止之，示終未出。此示有何妨礙，恐惜殊不解也。此示尙不敢出，何論交鋒乎？就此看來，誠不如趁早罷兵，尙可省錢省事也。拙疏所謂「如與人鬪，既欲擊之，又恐怒之」，正謂此矣。……

又

徐、唐逮問，固是罪由自取，邊圉孔棘，聖懷震怒，自是當然。惟兩人情節不同，以徐爲夸誕，則當宥唐；以唐爲怯懦，則當恕徐。異罪同罰，令任事者何所適從？況前敵黃、趙敗北，徐在諒山未勦，何遽至此？若前敵軍敗，而主帥卽被逮問，恐從古軍營將帥無全人矣。並非主帥逃遁棄城正理只宜令此兩君褫職，戴罪軍營効力，或可收使過之效。若後來生手，果能勝之乎？如此舉動，以後將帥不復有言戰者矣。總而論之，中外兵事，鄙意與尊

意及京朝諸言事者迥然不同。諸公意謂法不足畏，我易勝法，故紛紛主戰。鄙人則明知法強華弱，初戰不能不敗，原諒甚明可覆轍也。特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祇要志定氣壯，數敗之後，自然漸知制勝之方；若一敗而卽擾動，更易將帥，必至草率結局，則戰備永無練習得手之日矣。山西鎮有劉國故力戰苦戰而後走北甯兵，故一見大砲猛烈而不支，兵凶戰危，何等大事，何等難事，豈有談笑指揮數營雜兵劣械而能坐摧強敵者乎？世間安有此等便宜事也！

拙疏意在堅懇聖斷，俾編譯諸公得以慷慨籌畫，不憂咎責，正所以爲樞樞計。乃聞靈光甚不悅於此文，怪極。光緒十年二月十二日

### 又〔上閻丹初先生〕

洞才庸質朽，任重事艱，前拜病疏，未蒙上允，自維薄劣，終當引去，因聞各省疆吏乞退者多，故未敢卽瀆。此次續假一月，以待朝廷擇人，決不敢戀棧覆轍也。惟兩廣此席，在今日關繫尤重，尙望鈞衡深念，審擇長才，是爲至幸。

粵事最爲難者首在洋款，合計總數雖多，但洞到任後所借充粵餉者止三百萬，有二百萬係前任張振軒所借，彼時所辦者無事之籌防，洞到任後所辦者有事之戰備，相提並論，似或可原。至於此外四百萬，乃因奉旨援臺，規越接濟滇桂，關外戰事方殷，需餉爲命，因大局所關，臺圍難解，不得不爲救急紓涸之計，疊次電奏俞允，始敢議借。今兵事已罷，部議將所有洋款悉責粵還，震駭憂煎，不可名狀。除代借四百萬元萬無可籌

外，卽就本省前後五百萬論之，前二百萬係張振軒奏經議准，留西征餘款抵還。洞任曰三百萬，所謂粵借粵還者，原擬由粵自籌，約略可敷此數。今各項捐款猝於去年十二月遽奉中旨一律裁撤，既不敢稍違朝命，且民間知有此旨，卽收捐亦必不應。當於去年臘月出示一律停止。籌者既不許自籌，緩者又未蒙允緩，而加撥嚴催之款較前增多數十萬，從前協餉多有墊欠，西征亦僅解八成，尚可稍爲延欠，今大部改解京實款。加以本省洋款，外省洋款，舊日代還西征洋款，現將收支數目確核，每年實短銀三百數十萬，雖極力節省，百事俱廢，豈能省出此數？雖有研桑，恐亦束手。現已詳開清單，披瀝陳奏，祇候聖明化裁。大農指示，但有辦法，無不恪遵。若朝廷必不垂諒，徒加督責，雖將粵省督撫藩司嚴譴治罪，亦於國家無益。卽使海防善後一切暫緩籌及，而本省盜匪縱橫，勇營豈能盡裁？綠營豈能遽汰？全無餉糈，豈能一日安居？設有變故，洞一人不足惜，如國事何！如軫事何！伏望垂察俯鑒，爲粵省稍寬一綫，是所叩禱……

又

劉淵亭軍門入都瞻覲，特令叩謁台階。渠立功異域，率部來歸，海外稱爲鐵漢，自是今日奇男子。惟渠久居邊外，於中朝禮數多未諳悉，尙祈俯加容接，錫之訓誨，俾免阻越，是所感禱。其人身經百戰，而謙愿樸訥，抑然自下，殆太史公所謂李將軍恂如鄙人者耶？  
光緒十三年 月

致馮萃亭

法人棄信背盟，逞兵要挾，索款甚鉅，數至千萬有奇，美國排解居間，悍然問聽，然已奪踞雞籠砲臺，近又糾其兵船，匯聚閩海，粵爲閩鄰，防務日亟，萬一始終決裂，戰局紛紜，必須有後路攻襲之師，庶幾敵入有所顧忌，不致盡起陸兵，肆擾各口。欽州民團，自得宏才指麾，諒已日形精整。鄙意擬請閣下速將閩練密加部勒，營哨官分別派定，一遇事機緊迫，即將精健練勇，酌帶二三營，配給軍火，取徑疾趨，襲彼廣安、海防，廣張聲勢，多設疑兵，以爲牽制之計。惟欽州練丁是否善戰，軍械能否禦敵，至少約須幾營，道路共有幾程，或宜沿海，或宜踰山，轉運是否無阻，就地能否因糧，後路消息能否不致隔絕，彼處居民能否結爲內應，廣安、海防敵人陸兵幾營，砲船幾艘，均望切實籌度，繪畫簡明地圖，飛速見示。能行，則大可建此奇功；不能行，則亦不必徒爲壯論。閣下威略老成，熟習沿邊地理，專賴良謀，無任翹切。特此手書密布。光緒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又

前奉台函，欲親率勁旅，進圖廣安、海陽兩省，展誦之餘，欣佩無似！執事公忠體國，以滅寇恢復爲己任，躬履瘴鄉，不辭艱險，求之往古，如伏波之踞鞍，李勣之請行，何以加茲！惟需三十營之衆，大舉南征，實非粵省之力所能。省防方亟，兩月以來，與司局諸君百計羅掘，決計由欽州出師；然十營以外，斷難籌措。茲擬請麾下以十營出關，取道龍州，直指那陽，進規廣安，詳悉已具咨牘。另派王鎮孝、祺、抽撥省防八營，亦由龍州出關，進薄船頭，以分敵勢，與貴部互相援應。在龍州設局轉運餉械。此時水涸瘴消，我軍無疾疫之虞，敵之兵輪往往阻淺，添調不易，正是絕好機會。務祈速募精選，於文到二十日內，即行部署啓程，以操勝算。餉械即到，必不逾期。

軍火極力籌辦，約計抬槍五百桿，士乃打槍一千枝，大吉槍二千枝，劈山砲及後膛洋砲數尊，連響洋槍約有百件，子藥配足，並鍋帳號衣，一律趕辦解往。至前函擬由欽州徑趨越境，而鄙意取道龍州者，以該處爲入越大路，便於籌轉運，通文報，且與桂軍聯絡也。如間道出師，以趨那陽、廣安，而與龍州轉運氣脈仍不隔斷，亦可酌辦。應將改由某處進兵緣由，飛報敵處，一面照知龍局，庶不誤事。師行最戒宣露，前軍指揮只可云赴諒山一帶出關，而後轉旆東南，乘其不備，以收一舉之功。廣安既克，或指海陽，或先掩海防，以斷敵人運道，縱未能守，河內聞之，必然驚潰，尤出奇制勝之策也。惟謀畫務須秘密，勿早揚言，是爲至要。遠道未能遙揣軍情敵勢，一切相機辦理，祇候捷音，惟冀察不盡。光緒十年十月初七日

又

日昨陸續奉到琅翰四函，並所致彭大司馬一械，均已誦悉。執事接文後，卽於月之朔日鼓行而西，軍事神速，使敵有疾雷不及掩耳之懼，必建大功無疑也。欽佩！欽佩！

十營爲數略少，以餉絀故。茲復竭力圖維，勉籌八營之餉，以厚軍力；九千之精銳，勝於十萬之橫磨矣。此物力艱難，營中規模止能查照楚軍章程辦理，一有增益，便干部暇，將來報銷尤難措手。今將飭議營中公費一切章程，另備公牘咨達雄慶，卽乞照辦。若膠城斯邑，勘定殊方，朝廷自有懋賞。邇來頻煩內帑，稿及偏裨，軍賞之隆，亙古罕見，又諸將士所熟聞也。

已革副將周炳林起解在途，礙難率請留營。此外知縣蔡簡梁，守備陳才業二員，均照來文札飭赴營差



遣。

至前咨請貴部與王鎮互相聯絡，不得相離過遠者，誠以王鎮雖令就近聽西撫節制，而岑、勤兩部均屬廣軍，並非劃爲兩起。船頭、那陽相距尚邇，聲息自必相通。將來進搗各城，深入敵境，距桂軍漸遠，王鎮一軍自必趨重東路與貴部互相策應，勢成犄角。大抵今日戰越情形，滇軍攻西路，桂軍攻中路，廣軍攻東路。勤軍如克船頭以後，軍鋒自當徑指東南，斷不使麾下軍孤行無繼也。以上各節，已另檄王鎮遵行，並以奉聞。

康屬團練已飭李鎮接辦。餘事續布。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又

前接上思州來函，知大帥親率二營進駐龍州，分屯愛簾隘，布置自有把握。王藩司一軍挫衄，敵勢愈覺披猖，亟須會合諸軍，約期穩進，以分其勢，密簡精銳，擄其支郡，以潰其腹心，帷幄勝算必有密操者矣。新添八營，諒已一律募齊，進剿已定日否？

頃復接初二日郵箋，於逼碼未曾焙乾一節，囑飭欽州余署牧遵照前批辦理。查楚軍章程，一切運送軍械，歸額設長夫辦理，應飭管帶哨弁督令小心運解，勿得潮濕。至如何曬焙整理之處，亦應營員熟手者經管，未便責令地方官代司其事。專此復聞。光緒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又

疊奉台函，均已誦悉。昨承載示並電函，知大節已由那添進駐上思，蓋履勤勞，深爲馳念！

雄師所過，飭地方官預集夫役以補長夫之不逮，其價由營員照例發給，業已札飭照辦。惟離城較遠，以及中外邊界荒僻，家落官力不能及之處，應由該營員善爲勸諭，按時價僱覓。萬一人數不敷，分運數起，陸續進發亦可集事。若拉夫強行抑勒，必且驚擾逃避，轉致無夫可用，適足自困，非計也。此節千萬嚴飭各營爲要。際茲餉項艱難，一切務須撙節。師出適利，本爲自救，緩臺急越，不得不竭力圖之，非如承平之世，帑藏豐盈，甲兵充牣，伐叛柔遠，不妨稍示擴充也。營中差遣自未可少，但期適用而止。資僚之盛，徒壯外觀，軍事未必有益。辰下滇桂兩軍度支甚窘，額定費用類多核減，粵軍亦僅自給，鋪張揚厲則必不繼矣。執事老成重望，力顧大局，望曉飭各營，破除積習，刪減冗費，厚糈以養勇士，重賞以待有功，庶奇助可成，人言自息，曷勝盼禱之至！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又

頃接四月二十四日大咨並台函，祇悉登是南關、諒山之捷，愈知萃軍爲首功，而來興、鎮、萬口同聲，天下信之。異域信之，鑑堂議院另片推揚甚至，鄙人前摺及附片於貴軍戰績聲敘尤詳，驛遞計期已逾乙覽，溫綸畢數，斷非諸軍所及，麾下亦可以慰將士矣。況麾下起家治軍，誓滅醜虜，報國赤忠，出於至誠天性，區區刀筆

史文字之軒輊，本不足以撓蓋懷。從來軍營奏報，斷不能字字推蔽，此亦今日通病。昔羊太傅謀取東吳而讓開府，曹武惠克金陵而但云句當事畢，卽君家大樹將軍抑然自下，而助名獨偉；以今仿昔，何復多讓？

若夫偏裨小校，爭論幽獲，在統兵大帥不能不代爲隱陳以伸士氣，弟亦深悉其情。方今時事艱屯，正資羣策羣力。麾下長城獨任，而盛美不居，衆心更當欽服。

至此次西鄰疏稿，不過欲仰分東壁餘光，藉圖自救，此自常情類然，正可付之一粲。朝廷明見萬里，他日鄭、宋賞班，蕭、韓功次，宸衷必有權衡，政不必與因人成事者較短長也。

朗齋係獲咎人員，從前屢受屈抑，此次以一戰之功，可冀澣洗成人之美，諒亦大君子所樂爲；況僅此寥寥數語，與麾下比之，固已瞠乎後矣。

會奏稿望卽循例書奏送回，勿留痕迹爲要。以後與鑑堂、子熙兩君共事之日方長，尤望顧全大局，海度淵涵，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共獎王室，不以小嫌累及大體，是所翹禱。

再，西省所奏最怪謬者，在馮軍失去砲臺三座，他軍奪回一條。然此潘前院初次電奏之語，此次蘇、李奏稿，僅云新築砲壘未成，遽爲所奪，尙有分寸。鄙人當時閱潘此電，深爲不平。夫馮軍止有槍，並無砲；既無砲，何有臺？不過法匪大隊初來，先鋒乍築未成之三壘，爲賊所踞，此大戰所常有。西電必欲先坐東軍以失臺，歸功於西軍之復臺，未免挾私虛誕。試問自谷松而威坡，而諒山，而南關，失去營寨、臺壘、槍砲、餉銀、軍裝、糧米，不知凡幾，何不一一奏聞耶？且失諒山省而不以失聞，失鎮南關而不以失報，至當日之失船頭、陸岸、失郎甲、屯梅、觀音橋，更無一字上聞，何於行營草草新築之兩卡，臨陣一時之前卻，遂至坐之以失臺大題耶？及見二月十

三日明發諭旨，並不提及此層，是朝廷聖明業已俯察，東軍將士亦可釋然矣。又及。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致沈芸閣

馮萃亭軍門致雪帥書，意甚不滿，至少亦須二十營。雪帥謂所言有理，鄙人亦謂其有理，不惟許可其言，鄙人之心即如此也，其如爲力所限何？不惟有理，而且深切事情，但鉅餉如何籌法？馮全不知體諒鄙人苦處難處，如何如何！

又

頃詳聞欽州差弁，欽州至龍州有兩路，均甚好走，有夫有店，運重緩行十二三日，輕騎行八九日，尚買常行。此次馮軍械物，張守局員定從此路。如行之通暢，以後解西軍械，並可由此。聞一爲之惟輪船無多，不能常往耳。聞此甚快，特布聞。

又

趙渭卿戶部上書，請自練一軍；否則，請守邊隘，不允，則乞歸。可謂壯矣！其才性以何者爲宜？足下當知其深，即籌示自練恐難，或發往何營襄助而兼練習何如？再來呈文筆甚美，到粵罕見，務請物色其人見示。至感！

原奉原檄許劉永福帶二三千人，副經發給五營官關防。此時劉已到南甯，舊部不甚多，多係入關新從

之者，故前數日擬與別商，令裁除冗剩，止留一千人，分爲五底營，以符原撥五營之說，局面仍復好者。諭以人少免滋事受累。又恐其意不滿，因先有准帶五營之語，擬月給津貼一兩千金。頃詳加籌度，津貼乃經久之款，歲費不貲，不如格外稍示以惠，彼當欣然，而我所省已多。不給津貼矣。今欲爲該提在省城內買大宅一區，渠家實多，故安置城內，費數千金，恐須八九千金。渠心安意快，令其攜眷同來，諸多便利。其爲人好利而見小，此法當可有益。至買宅之款，可動義捐。前日仲約學士言義捐已解十一批，約三萬元有奇。局費不濟，約三數千元。今午接仲約自香港來電，尙可由港解義捐一千元，是劉之宅價所差無幾矣。此策似尙有意思，特此奉商，卽望酌示，並飭局查開收過義捐總數見示爲要。

### 致劉省帥

接十月二十一日復電，具稔三軍平安，爲慰。待餉情形，深代焦急。前令林國祥解銀三萬兩，聞十月二十七日已抵臺南嘉義縣屬布袋嘴登岸，此時已彈收否？祈示。茲交香港商人匯洋銀三萬元——淡水一萬，臺灣府兩萬，均解尊營察收。此項匯款，在港已先付一半，俟取尊處確據回，卽日補清。詳加體訪，香港油頭行店與臺商有交涉者不少，此次匯項辦妥以後，可源源照辦。務請廳下派委員紳，向臺南、臺北諸商設法力商匯兌香港油頭之款，見據付銀，決不差誤，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粵東均能應付。至軍火各物，爲尊處購備者不少，惟運濟甚難。月來密遣員弁四出設法，現正發軔分運，據報已啓行者兩批。陸續轉輸，惟力是視。請豫飭各港，運到者點收速解，各種已備者，後膛兩千以外，前膛亦兩千以外，砲藥、槍藥、銅冒稱是。惟冀運道能通，此數

有贏無絀也。

本月初六日，自西貢來法艦一，載兵五百赴雞籠，五日內聞尙有一船到，人約亦五百；而十月內過港回越之船，載回病兵殆多於此數矣。

至越地法增到新兵兩次，止來千一百人，前駐越者病亡過半。開駐越南曾甚惶急。桂軍十月二十九獲捷，斬其將弁四人。雲軍、劉軍九月下旬攻宜光屢勝，賊蹙因水漲輪來偶挫，現謀復攻。粵東現派王鎮孝祺率八營，調軍門子材率十八營出關會剿，臘月中旬可會師進戰矣。體察事機，兼參偵探，在越之虜漸衰，年底東軍既集，饒軍亦到，岑、潘、黑旗諸軍餉械亦俱充足，越事必有起色。遠仗神威，鎮茲雄島，醜虜不足患也。

孫、章諸君近已愈否？吳鎮鴻源隻身渡臺，計已早達。其人老練而習於臺，使將士勇，必能得力。麾下增此良將，堪爲遙賀。

粵東近派游擊方恭率潮勇五營援臺，取其風土較習，到日隸公部下。惟渡兵尤難，恐非一月內外所能到耳。

海嶼宣勞，氣候殊詭，馳系良深！另有手書一函，交赴淡水人費投，茲特照錄一通寄上，以冀必有一達耳。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 又〔復唐薇卿〕

疊接電函，知經營善後，布置邊防甚備。方今以安插游勇爲第一義，此輩區處得所，爲我捍蔽，勝於十萬

師矣。獨是汲汲目前，惜費畏事者，語以宏謨遠略，輒謝置不講；如閣下者，其多得乎哉？

宣光數月戰事，奏懇優獎，已奉俞允，交雲督查奏。當卽鈔電咨達，並照會尊處，諒登台覽。復將景軍踰境助剿，歷次打仗，至爲艱苦情形，函致彥帥，庶不致抑揚高下，有乖軍實之實。

惟是執事出關半歲，跋涉數千里，備歷勞瘁，現始分軍屯處，凡屬將士，俱極可念。邊關春戍，征衣未備，於同袍；帳下健兒，椎饜尙期諸異日。謹具非物數種，聊致區區，諸惟照察。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 又〔與劉淵亭〕

月前溯復一械，諒已照察。邇惟進逼宣光，將士用命，截敵舟於河溪，奪村寨於城南，唐、丁諸軍會合猛進，外援已斷，孤城指日克也。盼切！望切！惟桂軍失利，諒山不守，敵鋒已迫南關，諸軍率退紮關內。東路既無阻扼，慮其全力西向，截我攻宣之師。我師前逼堅城，後禦援賊，大局安危所係，萬分緊要。務乞執事與滇軍、唐軍堅忍力持，挫此兇饑，庶桂軍格隊再進，仍成犄角之勢，軍務方有把握。專此飛布。

又

頃得唐薇卿吏部報，十六日大股援賊犯左育，貴部力戰，斃賊甚多，以他營被襲，獨力不支，遂致挫衄。足下此時退保浪泊，圍宣諸軍俱漸撤退等語。聞信之下，頓足憤惋！天不殄夷，致使窮城漏網，兇饑復張，貴部與滇粵諸軍血戰數月之功，付之流水，此豈在人意計之中者耶？雖然，古來豪傑作事，百敗而氣不折，終以成功。

惟望足下收衆卷銳，聯絡諸軍，以圖再舉，幸勿自誤爲要。

春暖瘴生，遠來黑鬼之類，必不能耐，待其病亡枕藉，仍可進兵。浪泊距宣光、端雄、館司各若干里？地勢有險可守否？軍糧取於何處？日前敵情若何？尙欲沿紅江上犯否？滇軍能戰者，究有幾枝？人數約有多少？貴部此次損折若干？器械尙可支持否？足下意此時擬如何布置？均望一一切實見示。

自去年九月至今，由粵解濟貴軍餉需合計貨項、餉項、捐項，前後五批，共銀十五萬五千兩。前數批當已陸續收到，道遠多梗，以致紆迴稽遲，無可如何。兩次解寄貴軍後門槍共兩千枝，士乃得一千。適遇南關告警，爲桂軍截留，哈乞開思一千，因唐械被留，權分其半濟薇卿。事機多阻，未得早達，鄙衷深爲耿耿，以後仍當極力籌濟也。

貴部在越有年，與彼土豪傑相習必多。此時越中臣民是否甘心帖服？法虜河內、順化情形若何？能否常通消息？亦尙有結謀起義者否？尙望時通音問，俾知貴軍甘苦，越地情形，法虜舉動，是所翹盼。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一日

又

明詔罷兵，島夷就款，移大風之猛士，作捍邊之良臣，豈徒國家收干城之材，抑爲彼族釋猜疑之隙。綸音敦迫，使車往返，凡布文告，想尙照存。

州判孫鴻勳回，展誦來牘，並悉到貴營後款接之雅，部署之肅，令人有田疇龍城、馬援西州之感。



坐使強虜不侵，遺黎相保，以此靜觀世變，詎曰不然？惟臺海餘氛，敵臨如故。聖上廬一夫之不獲，願兩地之相安，迺釋越圍，以全大局。今敕盤從事，要約方新，萬難稍事愆期，致渝大信。天下厚沐皇仁，深明大義，必當輕騎就道，刻日東旋，率田單之宗人，歸河湟之餘衆，同荷大慶，受社奚涯！貴郡樞遲礙域，二十春秋，十馬効節於沙場，介冑淋漓於風雨，權髮侏儒，終非我族，嶺南故土，松楸成陰，衣錦還鄉，人生一樂。儻或觀望遷延，有遜明哲，徘徊歧路，自恃丸泥，陳伯之無旗鼓之思，晉士會昧歸卒之計，顯達簡書，隱快讐敵，事變之來，誠難預料，竊爲麾下惜之。區區護持良將之心，無微不至，或來或否，一言而決，幸即明白回寫，俾得上覆朝廷，徘徊濡緩，於事決無所益。敢布肺腑，專候復音。光緒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 復劉蘭洲

初九日千總李慶福來粵，疊展來緘，計十月初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發來紅白稟四封，附摺稿一扣，片稿二扣，夾單二件，又夾單二封，附清摺二扣，又呈文兩件，又詳文一件，驗文一件，均收到，誦悉一切。詳詢來弁，藉悉保障宜勞，金湯鞏固，甚佩甚佩！執事支撐危局，布置井井，使臺南一隅無烽火之驚，厥績甚偉。法船去而復來，不獨運道之梗，敵意正未可測，仍望督飭將士，加意嚴防，待至明年，春深涌起，彼虜之技窮矣。

種示辦理情形，極爲中肯。第摺片一節，照會恐屬無益，貸地尤未便輕舉，業經雪帥咨送左相，請其酌核具奏，祇可聽左相裁酌矣。

兵餉械三者固宜寬籌，數意所亟者餉械耳。南北洋兵輪以朝鮮事起而議寢，粵之方恭五營經省帥電

止自亦未便成行。吳鎮鴻源既已渡臺，糾合舊部，聯絡漳泉勇敢之練軍，重賞以激勵之，決可制敵，政不必徵兵他省也。暖暖用國之效，自可類推。餉合臺地及鄰道之力，想足敷行。惟購械極難，港、滬槍砲都已搜羅殆盡，必須購自外洋，遇有現貨，則需兩月餘，訂造則需四五月。且廣、桂、滇、越諸軍紛來索購，正苦無以應之。來文所需槍砲及水雷、大砲、電綫等物，香港皆無；但係力所能為，斷難漠視。購船甚是，非堅固則動須修理，反致耽擱要務。但雷砲總須數月，大砲則有無難期。惟火藥及後膛槍、電綫諸物，尚可隨時定買。以後常乘便解濟，多少未能豫定。此間無渡海兵輪，率皆鹽務、釐局、捕盜、緝私之具，蓬洲海乃海關座船，上施板屋，並非戰艦，外觀頗美，而軍事無用；若有可運之械，再當設法雇覓洋輪耳。

馬江廢銅能否移用，應稟商船政辦理，與英商密訂，燬船一節，無妨姑與謀之，有益無損，重賞儘可不惜。臺南北既聯一氣，餉需諸使移撥，朝廷南顧之憂亦可稍釋矣。

去船刻日開行，先將大概情形奉覆，餘俟續聞。此間渡臺員弁，屢承厚犒，感謝！感謝！  
光緒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 又〔致岑彥帥〕

去年秋間，雲、粵、劉三軍會師宣光城下，敵強瘴惡，道遠糧艱，先經力戰數旬，掃除城外援賊，於是薄城穴隧，肉薄圍攻，賊已窮蹙待斃，法虜自入中國以來，實未嘗有如此挫困者。徒以桂軍失諒，醜虜分援，以致此功未遂，聞報之後，爲之憤懣頓足。特是諸軍之効命摧鋒，諸將之和衷戮力，實不可泯。在雲軍夙蒙訓練，節制嚴明，固深欽佩；而粵軍仰冀蓋籌，不致龍東怯敵，亦差幸師律無乖。特慮公擔擲過甚，是以代爲上陳，幸蒙俞允，

所奉三月十三日電旨，當經飛電台端，想已入覽。尙祈於雲、粵各軍，均予量功給獎，以勵戎行，俾粵省偏師亦附末光而有耀，幸何如之！

至粵軍艱苦情形，則有不能不更爲奉讀者。唐薇卿吏部率營出關之時，正值宣、太路梗，滇粵道迂，勉由牧馬進取。琴帥初以郎甲被挫，恐敵內犯，囑唐軍留防牧馬；洞力趨其前進，以會剿爲急。嗣琴帥來電，接尊函，有唐營由牧馬恐道阻難進語，又有雲軍道阻會合甚難之語。薇卿途次接台書，亦囑其繞道入滇。渠以軍行既久，前軍亟盼會剿，不願遷延時日於無用之地，竟爾間關崎嶇，踰越圻千有餘里，皆行無人之境，山簷險惡，不見天日，夜墮深壑，晝逢猛虎，馬蝗尺餘飛噬人肌，遇絕壁高嶺，則攀援而登，遇深谿斷岸，則躡躑而過，人馬顛隕，不可數計，備歷種種艱苦，而後達於宣光。其行軍之難如此，地方幽僻，無糧可辦，遠至數百里外，始可采買，而運到尤復不易。至於搬運軍火，接遞文報，節節設站，處處留兵，既防前敵，又顧後路，至於軍資耗損，需費繁多，更不待言。其轉運之難如此。比攻宣光，與雲軍犄角，搏戰多次，逼城而營，有十一月初五之捷，有十二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之捷。嗣後圍攻愈緊，或直衝決口，或滾草猛進，或冒死登城，營哨各官，選鋒精銳，傷亡如積，而卒不少卻。其屢戰之苦又如此。較之雲軍，貔虎精強，屢摧大敵，固不足道；然以偏師踰境，涉遠攻堅，爲麾下諸軍助旌旗之色，其報國微忱，尙有足嘉，其傷亡情狀，實堪矜閔。弟從不肯自發一疏，恐擾公權而紛軍志。今日事定師還，幸荷聖恩垂念，敢希查明入告，同荷恩綸，庶使弟可以對此錄鐫餘生之將士，其爲銘刻，豈可名言？

至薇卿吏部，以文弱書生，不避艱險，身臨前行，謀畫精詳，軍令嚴肅，洵爲有用邊才，可以獨當一面，今世

文秩罕有其比。屢讀疏稿及來書，有唐某有膽有識，奮不顧身之語。以後果屢挫凶鋒，捷音頻至，具見我公知人之精鑒，梓里之多才，尤爲欣佩。尙祈加以拂拭，俾得游蒙大用，爲國干城，則感戴不啻身受也。

再，劉提督永福一軍，雖有左育之挫，而前此親率所部奮勇先驅，圍宣截敵，屢獲勝仗，十一月初五之捷，已奉聖恩，准予保獎。至左育雖敗，然實係血戰兩日，前譯出西人自河內來函暨法人東京新聞紙，敘述詳悉。蓋此役劉軍雖敗，彼之精銳殲斃已多，以故未能遽行上竄；遲回旬餘，而雲軍東下，遂獲大捷。是其部衆力戰犯難奮敵，亦尙有益官軍。且以後須調赴粵邊，尙須資其捍圍出力。僅蒙簡加甄錄，俾益感戴國恩，堅誠內向，則粵邊之幸，皆我公之賜也。

再，現在款議雖定，邊防益無了期。弟與鑑堂議院，皆經電奏，請以沿邊之地爲臨設，各不駐兵，遠敵固防，於計甚便；聞交北洋與法人妥議，未知能否挽回。至越界游勇太多，李揚才滋事以來，何止數萬，亟宜預籌安插，掩邊擾越固屬切近之災，卽嘯聚擾法，亦爲中國之累，大有關繫。徵卿采諸衆論，或議安置於太原、高平間，令以開礦自給。礦雖越官所禁，但華人尙有潛開之者。此時剴切曉諭，越官無不聽允。但經費固須略籌，鈴束亦復不易。演越界上情形不審，亦相類否？黑旗、黃旗餘衆必甚紛紜，不知滇關以外，保勝沿江亦有礦苗及他地可開否？前已電商，計當入鑒。閣下老謀遠識，必有良籌，望速賜教爲幸。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又

詳約已定，卽日頒行。基隆可望收回，而澎湖法艦專視保勝爲去留，劉提如不迅回雲境，法虜不甘海防

不了，朝廷責備將在滇粵兩疆臣矣。保勝爲三迤藩籬，關係未嘗不重；而成約已定，無可如何。劉提來稟，縷陳行止事宜，當即逐條批示，催其就道，並鈔咨冰案察核。茲復遣州判孫鴻勳等齎送文牘，關防前赴該軍，面加開導。惟委員到彼，尙需時日。該軍根蒂過深，遠徙不易，敢祈碩畫妥籌，早爲資遣。該提督近隸戎旂，渥被威惠，指揮所及，當無梗阻。鄙意總令其心安計便，庶不致爲部衆沮止。牢籠撫馭，公所優爲，似宜稍加寬假，免致歧路徘徊，不獨結束款局，上紓宵旰，卽鄙人亦受賜矣。

致劉提函讀各一，卽請轉付。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 與李鑑堂

新命一下，捷報駢來，天心人事，於茲可見。兩次密函均悉。勵精盪穢，正在今日，卽請台端徑行上聞，認真辦理。史稱李臨淮入軍，旌旗變色，其間必有實事，可以震懾羣頑，鼓舞士氣者。大率卽此等事也。日來憔悴，憤極，不及多書，草草數語代面，惟盼公真除爲快耳。

楊雲階軍門，宿將知名，琴帥調赴桂軍，未加任用，憤鬱致疾。適因瓊防求將，調發電向琴帥乞之。臘月復再乞之，欲令來守黃埔。因此一乞，堅留不遣，強起令赴前敵，束縛刼制，不能設施。新集之兵，不習之將，南關一戰，以身殉之。雲階固遂其馬革之忠，鄙人實不免有伯仁之憾。聞報驚痛，不可爲懷！此時元纒之策，計當卽返湘中，又游擊談敬德在唐徽卿吏部軍中，最爲驍將，戰功極多，其功尤在爲諸軍倡，遂挫強敵，乃竟殞於宣光城下，實可痛惜。茲託使員爲兩君寄去賻贈，楊二百金，談百金，請分別轉交爲荷。談、唐或交唐帥之。

邊事方棘，永無了期，鼓鼙之聲，恨恨何已。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又〔致蔣燕齋〕

唐將赴滇，還桂無期。黃守忠兩營精銳也，不欲委之無用之地；下凍遠在龍州以西且耗東餉以常供西防，亦無取義。擬調屯思陵土州。思陵距龍二百四十里，離越界甚近，距欽約三百餘里。馮軍現存太少，欽防嫌單，如有事尚可與馮軍聯絡。唐存底營二，即一營自亦不能遠懸下凍。此底營現經唐屬唐鏡沉照料。鏡沉管調局，不能離龍。然則兩底營應屯何處？或併移思陵乎？或令屯龍乎？屯龍則無用，且與黃軍分紮，微卿亦不願，疑其軍黃軍宜屯何處爲便？大意食東餉應擇屯境，思陵漸近欽，與東可通氣。唐底營宜何處並望酌示。

許文肅公遺集外集

許景澄撰

致總理衙門總辦函

光緒十一年五月（遺稿卷五、葉七上）

……中法新約，法之下議院昨已核准，俟交上議院核復，始由總統署押定行。外部佛來方以紅江商利爲法獨擅，誣誇於衆。其執政之於議員，每事必要結掩飾，冀無掣肘，則前後辦法大都一轍。彼院前欲議茹之罪，近有人以和約之利歸功於茹，徒黨紛歧，出奴入主，情僞百變，尤爲可笑。惟近日法使古呵士赴越，都避國書，越衆忽起圍攻，爲法兵拒卻。院員中卽有以兼并其地爲請者，其後事局正不知若何耳……

致總理衙門總辦函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遺稿卷五、葉十五下）

再密啓者：

法院北圻之議，業經隨時電布在案。茲特摘新報近日所載關涉越議者，錄備察覽。

查格來孟叟、喀三亞克二人素梗越議，不允給餉。此次民心大附，舉黨增多，故主棄最力。署參贊慶常與喀三相識，近日晤及，爲言政府方謂分界通商，現與中國開議，棄之則自失利，益恐目前定議尙須給餉一次，計所給餉項二月卽罄，若屆時商界二議仍無成說，則院衆以政府言不驗，不再籌款，棄地之計可決。格來之

黨則私叩慶常，法若以北圻讓中國，是否能許工商實益？慶常答以此事不敢臆度。適寶海自舟假旋，弟與晤談，亦述政府鄭重國體，與議院不合，深為躊躇，極盼商界二議早成，兩國皆有利便。參互而觀，是在我之操縱，殆彼議之取舍所視為樞紐者歟？弟前電謂明退似便者，緣法退北圻，是彼內政，今歲暫去，明年又來，中國不能過問，於明邊存越毫無增益。若能明與立約，形格勢禁，並可杜其將來。至商利一層，載於新約，無論退地與否，彼皆可申請議之說。如其挾地居奇，無理奢索，則一經拒絕，不過商讓不成，亦無別生枝節之慮。電詞簡略，特以補陳。然弟必恪遵鈞署電諭，弗與開談，以慎事機耳。

致總理衙門總辦函

光緒十二年二月（遺稿卷五，葉二十二上）

……近得法律師李沙爾自河內來函，係在越華民公延該師申訴法官苛徵之困。查古爾西所定稅則內載，亞細亞人住居越地者應納人稅——人稅者，於應完貨產各稅之外，按人抽收，分爲四科，多至每歲三百佛郎，遞減至三十佛郎。外國厚斂於民，頭會箕歛之風，習不爲怪。惟此項人稅法，於本國不徵，而徵於所保護之國，又不徵歐洲他國之人，而專徵華人，亞細亞人在越者惟華民未免意存偏苛。新約第一條明載中國僑居人民與法國所保護之人無異，是徵稅一端，即不應顯分厚薄。既據該處華民呈訴，似未便置之不問。擬由弟商諸外部，請其革除此令。佛來以院員越議異同，頗希見好於我；且目前商約未定，在我更得示以操縱，揆之事勢正值可商之機。惟辯論發端，應將以堂憲之命，以示鄭重。是否有當，敬候電示遵行。除函達李相外，茲譯錄法律師函，華民呈及法官稅例三件，呈奉察核。



致朱亮生觀察采（外集書札卷二、葉六下）

法越事，去冬總署照會法之外部，明告越地三城——山西、北甯、宣化省我所守，不宜侵犯，以傷和好，措詞頗爲切直。彼但圓渾致復，文末有仍欲進攻之語。閱二旬，而山西報陷；近則專注北甯所屬，已失去一城。在冬、臘、二、三月之間，彼必有大舉。此處爲粵西提督黃君駐守，不識能支撐否？岑制軍調帶二十營出境，現與唐撫同駐保勝，地去山西約千里；其前鋒已徧山西，想可與劉軍合勢。然法方志攻北甯，故於滇軍尚未開有戰事也。

拙疏亦僅人云亦云，總署議復將後二條駁去，餘但空文敷衍耳。然由今揣之，法人必無入犯內海之舉，臺灣一處可以無虞。但能在越境久，而相持數月之後，法必自謀轉圜，無甚大變矣。蓋外國於我稍有隙端，必爲挑釁。今則援越助剿，顯見文牘，彼竟不一責言，可見掩耳盜鈴之意。且於越南一隅，時逾半年，進兵之方極意遲重，豈肯決然直犯中國？所憂者法志務舉全越，我軍並非精堅，久必不敵，此果仍付畫餅，爲外國笑耳。防海之圖，直是過慮，徒耗財力。（非意撤防，但不必日事增兵）未省卓裁視爲何如……

致朱亮生觀察采（外集書札卷二、葉八上）

……法議復合一，皆赫德密與總署接洽，並北洋亦不與聞。二月，諒山之捷，巴黎震動，茹斐禮爲議院議攻去位，諸部皆罷，擾擾旬日始定，而和局適於此時訂成，可謂差強人意。

由此觀之，我之兵力但能與彼相持，即勝少敗多，在彼運兵運餉，已極費力，即不能得志於我，尊論謂仍壬寅故轍，則惟馬江之役爲然，後此臺北、粵、滇，實已粗能堵柱耕奴、織婢，宿將與書生豈得同日語耶……

致吳璣軒孝廉受福

（外集聖札卷二，葉十七下）

……法爭越南，勞師糜財，輿情不附，故此大保選議員，半皆梗阻越議之人。現在勘界通商，曾使絡繹。其實窘於籌費，保守河內、海防已爲竭蹶，遑計諒保一帶乎？申報傳播左侯、彭尚書諸疏，或言法豈須臾忘臺、澎湖、言演、桂邊患日棘，自是老成謀國之忠，然實察法之近勢，則萬萬不能遠略者耳……

## 期不負齋全集

周家楣撰

## 致宗湘文太守書

(政書卷二、集四十四上)

前奉手教，並鈔示上合肥書，偉議忠謨，拜佩拜佩！以荆人不祿，官海微波，碌碌未得卽報。昨又得書，以大局見詢，並聞荆人顛耗，遠勞垂問，公義私情，兼深銘刻！

閣下兩書之指，前書乃天下公憤，目下辦法，其欲進合肥以任戰者甚殷，合肥今日亦惟是之務。而自越事至今，中間一再誤，以致於此，固未之知也；同一策，而後先遲速異焉，以致於一再誤，固未之知也。後書乃統觀兵力之難恃，餉力之難繼，而轉圖之必出於彼，或稍稍可期相安，誠爲洞見骨髓。

第二十一年此中，費心血筆舌以從事，不但局外人無從知之，卽同在局中者亦祇有文文忠能知其全，沈文定、王廣慶、吳蘆吟能知十之七八。凡力持大體，弭患未形，而欲求實力自強以爲本計者，苦心自知，權不我屬；早從鄙言，則於日本之擾臺以後，卽如所籌，何至今日？彼時創海防之議，文忠已病不可爲，所議皆弟爲之。無如弟所議爲泰西各強國，文忠謂力恐未能，姑謀所以杜日本者；弟所議皆實辦，文忠謂姑令各厘臣擬議。文忠所見誠是，謂足以杜日本而不足以制泰西，未免較狹；聽之衆議，而不肯遷行我法，未免較虛矣。至俄事亟，而弟銜憂以歸，聞事平後，閣下所籌辦者，大吏又痛定忘痛，仍復置之。知不可爲，服闋到京，向當道切言之。

無不聽之藐藐者。前年謂事已亟，商即力整臺事，起劉省三而專任之，仍未行。直至越屬全失，知法船之即到臺灣，迫告丹老，始於次日照所擬面奏，令其到京。以後事事急就章，明知無濟，而今日仍藉以支撐。

現蒙恩命，無庸行走。局外之人，可勿與謀。而前以特命會議，各抒所見，或連銜，或單銜奏陳。弟不能附和時論，以誤國；守土之吏，雖無兵權餉力，而防戰豈得謂無責任？是以單銜專陳。目下至要在援臺。兵船未備，無可援臺；不戰之區，添兵添餉，必不能支，而又苦於不能不備，此為在我坐困之勢。法之貧弱甚於我，而渠即以此十數船遊弋各洋，渠數年之用，不過中國一年之用。且各國雖居局外，其實仍懷族類相芘之私，於彼則動多左袒，並不免暗為接濟。法為公會之國，即在華各省，真心悔罪，無以謝其國人公論，勢不能不謀下場地步。此為敵之實情。若在我真欲謀法，此時不能不姑作收束，使在德之兵船可來，水師可備，然後可戰。至於力誠可戰，此後自無非理之侵，必至於無所用其戰。此為長治久安之計。臆見所及，天良所激，不能不據以瀝陳。

至於現權度支，實在籌餉。官居府尹，職在守土，則有戰而已，無他策。同人知之，有力勸萬不可上者。弟謂我所見如此，所言不能如彼，以欺君取容，仍復繕陳。此日聞有冢宰與各卿貳等連銜一摺，仍請飭南洋派兵船援臺，而主稿者曰：「明知不可行，不能不如此說。」噫！是可欺，孰不可欺！諫列聯銜一摺，自然專一面說戰矣。惟有御前大臣伯王克王亦在毓慶宮行走，及毓慶宮師傅叔平、雙臣四人聯銜，及講官惲次遠單銜，與弟所陳同指。鴻臚寺聯銜則和戰兩議均有，滿卿為奕枋，漢卿鄧鐵香。鐵香為總署大臣，或不列銜，未之詢確也。此外則有請殺唐、徐，甚有請殺杏蓀，至吳岫且請殺合肥矣。言路至此，此等要政，其從何措手？姑勿論其他，此時殺合肥，謀一替人，其誰往任乎？

自此至今，聞有八條交巴夏禮居間，致法人斟酌，初六七日可有回信。大約法人亦不支，其所議無賠費，有分界，尊見所料尙相合，惟成否尙難逆料。此次若能收拾，萬不可痛定忘痛，仍蹈舊習；無奈受傷已深，氣力又不似從前矣。

弟在總署時，與醇邸同在內候召見，告以現在無兵。邸曰：「許多兵，豈得謂無兵！」弟曰：「許多兵，無可制法之兵也。」曰：「卻無此兵。」弟曰：「既無此兵，即無兵也。」又告以如欲自強，此關必不可輕動。輕動則力量一耗，將來即不能自強矣。政府中，惟青老肯言之，星叔則知之而言較婉，丹老至要緊時偏不能爭以實言之，皆非能勝此時宰相之任也。

弟於八月底，因順天奏事，蒙皇太后捲簾召見，於問地方河工、年歲收成外，詢及團練，諭以應出奇制勝，挖濠坑，安地雷等事。團練難以禦此勁敵，職守所在，又應盡力。苦於合肥，兼尹司農，樞廷皆不願辦，是以無餉可籌。目下以所屬捕盜營兵七百餘人，練成洋槍隊者，調駐操練，並擬另籌三營，以兩營屯紮北塘，督率團練，以助官軍，以一營駐直，順交界處，勉籌措墊。至實在不支，只得實陳。每月請餉一萬，節蓄用之，兵有底餉，不過加練餉口分。洋槍僅托合肥購毛瑟一百支，以爲前敵，餘皆舊式洋槍，不能皆精也。募練之中，卻有天津打野鴨槍手，其所及可八九百步者。北塘爲庚申年失事之地，似此勁敵，原未敢存輕敵之心。然此時情形，宛異彼時。渠若逕登岸，未必即能逞志，且敢遠涉，合肥來函用意，擬以唐捍北塘第一門戶，李守蘆臺第二門戶，周練新勇十營爲游擊師，聞信即赴，以爲活筆。但期唐營站得住，周即可急趨助力。鄙意以好槍手在唐營旁紮，遇戰時即以從旁助擊，亦此意。兩減河直通北塘，並擬設小水師砲船。渠若用小三板等船進內河，亦堪應敵，急

則自向漢支各河渠。若無內應，兼有陸師兜追，諒難深入。灤、樂一路有吳清卿，雖儘將，然海口不易上，營中火器亦精。神機營及巡捕營現紮通州，陝甘調防之馮營亦到。所難在外洋水師未備，大鐵甲兵船未具，待其來而後戰，總非久計耳。

### 致李中堂書（政書卷九、第八十三上）

前修復械，敬鳴謝悃，並以團練一事請尊處主稿，挈銜陳復。此事兩次由壽衛前輩陳奏，均奉寄諭：前一次係奉飭妥議，而於請派團練大臣並未即派；二次未交原奏，然已飭督率地方官紳妥為經理，務期有利無弊。聞原奏列京員四，有尙雅珍、閣學、延松巖、京卿、劉博泉、侍御、王信甫、比部，並遴委得力道府之說，寄諭均未之及。敵處於初次並未通飭，第二次始遵奉通行道廳州縣。

至於北塘，蘆台先辦一節，已據船捐局委員錢州倅在蘆台募勇二百名，日給口分，有標槍四十餘桿，火槍百餘桿，按期操練，並由蘆台各鋪戶出一人，速募丁約有千七百人。北塘已由該員照會陳紳，聞彼處已多遷徙，一時殆難辦就，陳紳亦無回信。寶坻之林亭適已先辦，劉查劉令，據復尙屬整齊，此則並無給口分者。兩處尙可為北塘後路。此外所飭廿四屬者，不過戶出一人，人持一械，十家分置一鎗，有警鳴鑼齊赴，不到者罰，並照保甲設立牌、甲長，每大村立團正副，小村或結五村或結十村為團，稽查奸宄盜賊，搜剔窩藏，仍不得藉端生事。據通永道函及，謂大約團而不練，用意正同，彷彿冬防保甲而加意為之耳。

第二次寄諭，原為畿東團練。然東南、東北昆連州縣，勢難彼此異形。如東路同知所屬之武清，即與東安、

永清相連也。初意原祇此耳。繼乃詢訪諸論，有謂急宜實力辦理者，有謂利少弊多者，有謂彼族明春必將北上者。晚雖無兵權錢糧，而不得謂無責守，必須早自爲計者。明知海防由尊處籌辦精密，順屬各內地亦有部伍，兼之大軍尚有徵調，京旅亦將布紮，原無庸贅筆添出；而兩承上諭，又不能一無辦法，苟安局外。雖從前兵事，府尹祇任轉輸，從未與及；而守土之義，禦侮之方，若至緊要關頭，不得謂非其所實。社稷宗廟，民人天子守之，中堂守之，晚亦共守之者也。

敵氛未及，議戰紛紛，一旦有警，則諸策難出，無策之事亦出。西邊之議聞有言之者，萬一急而爲此，則朝臣均得以扈從爲辭，惟府尹當守死勿去之經；既辦一死，豈甘心平日一無所爲之實？又無力額閣兩司農，謂萬不可用餉，閣張兩樞臣在上前謂團練之害，均經身受，而仍有寄諭飭辦。事當兩歧，最難處置，於是前月二十六日晉謁醇邸。醇邸謂團練難令赴敵。因陳團練於奉命後已請尊處主稿，並經遵行所屬。順天有捕盜營兵七百餘名，蒙神機營及中堂撥給洋槍二百桿，擬先調二百名已習之兵來京駐劄操練，逐漸更換，使此七百名均得練習。訓練者，每兵每月加練餉銀乙兩。以後必應添調，再請兩處撥給洋槍。此項應加練餉，擬於順屬錢糧奏明添撥。渠謂洋槍可撥，惟人太少。則謂若計及此，須添募三四營，並督團練實力辦理，進則爲之先，退則殿其後。團練或非有名無實。又以北塘進口後，各河港甚多。現開法造淺水輪船四十隻，以爲進內河之具；且從前庚申之事，聞有小船渡敵進口甚多。或仿江浙槍船，船置一劈山砲兩槍，取其小而捷，可以環擊。遇汊港可橫擊，自有退步，而敵船於支港不能進退。或敵已登岸，可擊其後，即棄船登陸，俾可出不意，或得制敵。又聞甯河、文、大等處有打野鴨槍手，即募此輩用之。惟究竟合用與否，尚須詳度。此等人能否應募，已派人

往詢。似此已需餉不少。醇邸聞之，甚爲振興。

二十九日，因獲盜奏交刑部，蒙皇太后召見，且捲簾垂問：有人條陳團練，飭辦現辦者何。奏已具咨函商由督臣主稿奏復，並准咨復，已經行飭通永道及府州安議，議定即應奏陳。皇太后諭：百姓亦自衛身家，應所願爲。奏團練可靖盜匪，衛身家，而欲與敵接仗，非另練勇營督領不可；惟募勇必須謀餉。皇太后諭：北塘兵力太單，應厚集兵力，出奇制勝，多安地雷，挖坑塹。臺灣得有勝仗，各處應知洋人並不難打。當奏陳是。俟將來募練成軍，再行奏陳請餉。又蒙諭：今年河工平安，年歲豐稔，均經奏對而退。因是揣情度勢，恐祇團而不練，難以赴事。

目下左相所稱恪靖七營自己帶去不能北來，雷軍擬割山海關一路，近乃調豫省七營歸善厚齋統帶，神機及巡捕營兵十一營擬割通州至燕郊。前往相度，開議建營房以屯兵，每營佔銀一萬金；然則，即此需十萬，若移營前進，或另紮，又須十一萬金矣。厚齋亦怕帶此兵而豫營未可深恃，因思尊處所飭周提督新募之十營，不知可分幾營布紮順境？厚齋謂擬分一二營割軍糧城，未知此外擬紮何處？能否添布北塘、蘆台以益兵力？

團練若須興辦，擬請尊處遴派熟悉順天民情河道之道府大員，募勇三四營，分紮順屬東南、東北。晚所陳於醇邸各節，必可照辦，即請尊處飭令逐一籌齊，趕於年內經營。明春法果北上，亦助聲勢。此事可否令周、金兩道任之？三四營人原無多；然如此則實辦團練，凡可由團練中想法者，均一一籌之，可由兩道親至各屬，謀畫訓練。上諭不及大臣、京員，而有官紳紳士或可延請總團，以及每州縣各路分團長，亦可由渠確實訪委，



以期得力。惟晚處無力可爲軍旅之事，不比振撫尚可募勸，此則無人肯應者也。現在復奏未上，伏祈裁奪。卽上書到時，業已復陳。如事屬可行，並乞籌定續陳。

盛道之議，實已苦心。此等事，樞譯兩處不主持而聽之會議，殊不可解。本屆法事之誤，全誤於各次會議，無論何時，要到收束，一經會議，萬不能成。此次會議，醇邸及樞譯均不與。命或聯銜，或單銜，定於十三日復奏，聞共三十餘摺。徐大家宰原議，先請停戰。聞已爲人所詬，乃立改駁議，羣焉從之，不會做摺子並無所見者亦在內。劉博泉先於初十日卽聞有摺，請飭兩洋援救臺灣。事果做到否？晚處無與人聯銜。卽明知其事者，亦怕人詬厲，仍復言戰。而昧良負國附和時論，則萬不忍爲，是以單陳。目下臺灣應添兵、添餉、添軍火，而不能接濟各處不戰，而日日添兵、添餉、添軍火，爲坐困之勢。法無所得，萬不甘心回國。若欲自強，亦須姑作收束，使德國之船可到，外洋水師真辦。目下法國之事，欲擒先縱，將來真到自強，力可戰轉無所用其戰，方爲長久之計。盛議用心良苦。其難處在退出雞籠，其要處在頭保全臺。天良所激，不得不據實瀝陳。至於身任府尹，雖無兵權，錢糧不敢謂無責守；卽使無兵、無餉，亦常與二十四屬百姓共効血誠，此則有戰而已，並無他策。大致如此。任高論諸公羣加指摘，此心總不能昧也。惟聞雙臣與伯王、叔平、毓慶宮諸君聯銜，有請停戰再議，議果不妥，仍可以戰，則爲廣陵散，魯靈光矣。因天雨未能出門。若有總署差使，無此境也。



## 屠光祿疏稿

屠仁守撰

## 奏參兩廣督臣張樹聲疏

光緒十年五月（卷二、案五上）

……竊兩廣地大物博，控馭嶺海，巖疆重寄，鎮撫期於得人。督臣張樹聲復任以來，毫無措置，以致政體民困，怨謫繁興，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比者海氛不靖，彭玉麟奉命辦理防務，該督臣如果公忠體國，得此臂助，正當消除已見，相與有成。乃張樹聲與彭玉麟臭味差池，黨猶顧判；彭玉麟痛恨夷人，張樹聲則深畏夷人；彭玉麟愛護百姓，張樹聲則屈抑百姓——沙面一案，辦理乖舛，亦其明驗。彭玉麟徒有會辦之名，一切重要事件，往往掣肘，故雖有蓋謀勝算，彼此齟齬，迄不得行。將來貽誤海疆，誰執其咎？

且張樹聲任性徇私，非一事也。該督素有舉兒之癖，伊子張華奎由舉人捐納郎中，現在隨任，事無大小，皆由其手，凡遣一將，委一官，招權納賄，無所不至。該督惛然罔覺，方謂其才足倚，致粵中譁然，有『大小總督』之目。又署南海縣丞薛瑤光，曾因誤公被藩司剛毅撤任。該督以薛瑤光曾教伊次子學習洋話，爲之慰留。藩司力爭，始撤去署任，旋令回陽江縣丞本任。剛毅嘗對人言，有『藩司不能撤一縣丞』之語。又在籍候選道陳柱士，曾充洋人賤役，謫捐道員，頗有口辯。該督謂其熟習吏情，委以籌捐練勇諸重任，藉勢舞弊，軍民莫不切齒。又惠州陸路提督方燧，署任多年，威信素著。該督調劑私人，令其隨員蔡金章接署此缺。迨惠州匪徒滋

事，該督知蔡金章不能得力，乃復令方燿前往剿辦，幸就撲滅。然則該督爲人擇地，並非爲地擇人。調度乖方，可以概見。

凡此各節，皆彰彰在人耳目，確實不誣。其他率多類此。卽令安平無事，於吏治民生已難望其整飭；况外有強敵，內多伏莽，彼竄不聽，何以釋士民轉植之懼？是以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卽都下衆口交讖，亦無一人謂該督能勝其任者。相應請旨將該督張樹聲立予罷斥，另簡賢員往代，以慰兩粵之民心，以重炎海之疆寄，於大局實爲有裨。

臣迫於公論，據實參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嚴斷施行……

# 奏自強之道不宜畏避遷延疏

光緒十年四月（卷二，葉十九上）

……臣聞常斷不斷，是謂後時；臨事倉皇，是謂失機。比因法越構釐，出兵防禦，勞費通年，曾未交綏，師徒撓敗——是非主戰之誤，由委任非人之誤也。然敵饒雖張，全越未定，不能不慮我軍之蹙其前而他國之議其後；爰退狡謀，揚波海上，爲北趨之勢。使天津及沿海防務足恃，鎮定數月，若弗聞問，彼亦將情見勢絀，而我得以從容應敵。不謂歷年備禦，事至失措，遂迫於勢險節短，惟圖暫安之計。故今日之和適墮敵人術中，欲過此以往更圖自強，誠恐國勢愈衰不可振也。

本月十五日，奉傳赴內閣，恭讀諭旨並抄單二件。聖諭周詳，莫名欽悚！惟核閱李鴻章與福祿諾門答，輒謂中國所爭在體制，不在區區一越南。行人失辭，莫此爲甚！不思屬藩見滅，於體制乎何有？而和款五條，無一

語及越南疆界之事，一若全以畀法人者。良山視境土太輕，視國體過褻，苟安旦夕，無復奮發有爲之氣，此實不能自強之病源，不待後日而始知。俄人偏新疆，窺吉林；英人踞印度，服緬甸；今法人又入越地，與中國爲鄰。始計所以力護越南者，固爲國勢強弱全局攸關也。爭越南而得，則英、俄覬覦之志可衰，他國思逞之心可戢，庶自強從今日始。今直以爲區區之越南而棄之，二百餘年藩封，數千餘里疆土，曾不顧惜，徒爭諸和約錙銖尺寸之間。徵論信不由衷，雖實無益；即議成約定，而商務、界務，我將奔走承命之不暇。是中國竭精敝神，助成強敵之勢，以自困，辱亡可憂，噬臍何及？自來寇戎爲患，其始蓋莫不盛語懷柔，懷柔不效，遂至用兵；用兵不效，遂至納賂；納賂不效，遂至割地；至於割地不效，國事於是乎不可問矣！非爲愛地，以其內侵外逼，可危之甚也。夫置越南而不爭，與割地何異？法人坐收數千里之實利，而又得讓賠兵費之美名，謂於國體無傷，於後患無憂，臣愚具有天良，不敢與盈廷同其附和！

竊以今日決當首爭越南分界保護，如此能和則亦可和；否則暫事羈縻，與之往復。但得延展時日，則左宗棠、張之洞均已來京，劉銘傳、鮑超等亦皆會集，苦心籌畫，竭力經營，謀定後動，以乘敵人之敝。彼心悅之兵將潰，新附之衆必離，劉永福沈幾觀變，必且蹈其瑕而抵其隙，事固有轉敗爲功，易危爲安者。機不易遇，時不再得。戰勝而和，四夷無患，於國事方有實濟，而自強之說更不必諉諸將來矣。

至李鴻章身任疆疆，昧於大計，持祿保位，苟安目前。練兵二十年未成，兵且將老；製器二十年未精，器且將朽。猶託於持重待時，朝廷試以實事，覈之，其果足倚以安危乎？若必屈意事和，度非李鴻章不可，誠欲爲自強之計，而專恃一李鴻章，臣竊恐猶緣木而求魚也。然恃之不能，去之亦未易。淮軍驕惰，禦侮不足，爲患有餘。

謂宜就其部下與淮軍相得而忠誠足賴者，資其總統，以漸轉移。此事極有關係，切祈深留宸慮。唐炯之不可用，臣因循未言，至今以爲大戚。李鴻章職任百倍唐炯，臣若復緘默，負疚實深。臣爲大局久遠起見，謹一併密陳……

## 嘉定先生奏議

徐致祥撰

## 籌議戰要疏

光緒十年六月（卷上，策一上）

……竊臣恭讀本月初六日上諭，率土同仇，救天洩憤；即今日皇威之震赫，益彰歷年聖德之寬容。臣以爲目下急要有三：

一、決戰宜速。兩軍對壘，惟利是視。移晷定期，春秋戰國時聞或行之，豈可施之今日？矧夷人譎詭百出，慘毒非常，劍刻隄防，猶恐墮其狡計。閩疆督撫尙拘古法，不獨貽敵人笑，朱襄之仁、趙括之智，自取喪敗耳。閩法艦三隻，現泊於白犬——一名丁山——爲溫、閩、粵三處要道，又三隻泊廈門，又三隻泊吳淞，皆以絕我援師。然不過此數船也。彼寡我衆，易於撲滅，先發制人，理固不爽。應請旨嚴飭此數省督撫，尅期痛剿，悉數殲除。逆酋已傷，夷氣不振，乘弱蟻虛，鮮有不濟。雖該夷已回本國，續調兵船，往返亦必須一月。及其未集，增修戰備，以逸禦勞，以主待客，勝負之數，無待蓍龜。並請飭演粵劉永福各軍，火速進兵，分道間出，以拊其背，以掣其肘，使不得兼顧內犯。

一、任將宜專。兵家形狀如奔雷掣電，變幻倏忽，不但朝廷不能遙制，卽大將亦不能預設成心。決生死於須臾，爭利害於呼吸；或審天時，或規地勢，或攻其不備，或誤以多方；或伺間而誘之，或堅守以困之；運用之妙，

惟在臨機。若事事必稟命而行，在神謨勝算亦難默測其機宜，而閫帥疆臣轉得藉口以推諉。馬尾、基隆、覆轅、堪察，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及統兵大員，許以便宜行事，擇利而為。偶勝則獎其微勞，小挫則責以載罪，克捷則褒以殊榮，失律則加之顯戮。咎無可貸，功有攸歸，有不感激而思奮者哉？

一、軍勢宜聯。沿海之督撫各保疆圉，自顧責成，誰肯恤救？不知職守固不可輕離，而兵餉則何妨分濟？嫉能妒功者無論矣，即心存軍國者，未奉諭旨，亦不敢擅行其是。應請特簡一公忠體國威望久孚之重臣，假以征討之任，予以生殺之權，令沿江沿海數省督撫提鎮統歸節制，駐紮上海吳淞口，居中控馭，相機調度。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省授以戰備之宜，腹地之安徽、江西、上游之湖北、湖南，責以供億之費。調和將帥，激勵士民，指臂相聯，首尾相應，合謀協力，功可垂成。至奉天、直隸、山東三省戰守事宜，仍專責李鴻章辦理。儘夷船電敢駛入津洋，則後路跟蹤兜剿，釜底游魂，進無所倚，退無所歸，立見其盡也。

蠶管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 議和戰事宜疏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卷上，第四上）

……竊臣奉旨會議和戰事宜，謹就管窺所及，為皇太后、皇上陳之。

夫居今日而言和，計之便也；居今日而言戰，事之難也。狃於使者甘目前之辱，畏其難者，貽日後之憂；居今日而言戰難矣，遲一二十年而並不得言戰矣；又遲一二十年而並不得言和矣！

自咸豐十年和議，至今釐端百出，未嘗加遺一矢，動值鉅費。中國出於不得已，而夷人視為所當然。彼早



料我之必不欲戰，並不輕言戰，多方以挾，接踵而來，習於所求之無不應也。

今法之背約，輒以滇粵未撤兵爲詞，謂覺自我開，約自我敗。不知約之敗不敗不在兵之撤不撤；卽早撤兵，彼追悔前約，必另求一端以背成而尋釁。

方今天威震怒，士氣奮張，法人孤軍深入，後援不繼，若與相角於洪波駭浪之中，誠難決勝。勢惟分兵開出，奇正相生，或斷其汲道，絕其煤路，選募閩廣善水性者，設法以毀其船輪，使不得運動。將材中，但得如嘉慶道光年間李長庚、陳化成者二三員，專任而督練之，有良將，不患無勁兵。並請飭下海疆督撫，不得稍存畛域，僅圖自全，尺地寸土，皆我國家版章。譬如一身，廣爲首，閩爲吭，江浙山東爲腹，奉直爲尾。閩爲人擔，首尾尚能相顧乎？誠能合謀協力，法人進無所獲，退無所歸，滇粵兩軍乘虛而襲北甯，不數月而敵氣已慄，搖尾乞食，則權操之我，相機進止，綽有餘裕，必不至持久也。

論者或以餉項支絀爲慮。和而輸款，亦將費數百萬金，且辱國體，而啓戎心。孰得孰失，孰輕孰重，至謂商局已售，船廠再燬，恐失富強之本。不知國之富強，本不在此也。未有商局、船廠以前，中國之富強何以百倍今日？目下船政局之所費可裁以餉軍，機器局之所糜可移以犒士。閩海、粵海兩關每年稅額外，閒贏餘不下數十萬。平日將軍監督盡入私囊，人所共知，諒早在聖明洞鑒之中。已往姑無庸追究。當此時務孔亟，該將軍監督苟有一絲天良，亦應和盤託出，以濟緊急之需。此外若何籌撥，應責成戶部通盤核計，未雨綢繆，尙書閱敬銘、公忠任事，綜覈寸長，際此艱難，自必更殫竭志慮，以上紓宵旰之憂。

臣尤願皇太后、皇上，採於廷論，仍斷自聖衷。若今日言戰，明日言和，事機不決，議論滋紛，築室道謀，鮮克

有成，發言盈庭，誰執其咎？則臣所慮者正未有艾也……

統籌戰要疏

光緒十年七月（卷上、葉八）

……竊臣恭讀本月十四日上諭：「現在戰局已成，倘再有以賠償等詞進者，即交刑部治罪！欽此！」仰見朝廷神謨獨斷，洩敷天之義憤，屏邪說之紛紜，凡在臣民，莫不拊膺切齒，疾首痛心，迅掃妖氛而力雪國恥。顧以臣近日所聞，各省督撫狃於積習，昧於臨變，敵未至則苟延殘喘，敵既退則仍溺晏安，但期寇之不足，毫無禦敵之策；即開鄰之有警，絕無恤鄰之心。既寇殃民，縱敵誤國，有從而議之者，則曰：「我兵不足也，我餉不足也，否則曰：我戰未約期也，敵未先發也。」決戰之情形，仍是議和之狀態，怯戰之大害，更甚於許和之隱憂。循謹者束手以待斃，而不知死不足償也；狡黠者，臨難而遠颺，方自謂為計之得也。目下夷艦或有謂在馬尾口外者，或有謂回香港修葺者，或有謂駛至雷波、吳淞者。僅此數船，孤拔又受傷死，舍此不圖，遷延觀望，倏倖覲覲，倘夷船續至，大舉內犯，不知又將何如也？

廣東之惠、潮、福建之漳、泉、江蘇之通、海，能在大海游行二三晝夜者，隨處可募。應募者給以重賞，統帶者許以優保，能毀一夷船，即以一船之物犒之。且此輩為我所用，免致應夷人募，去一害而收一利，計無逾此。夫剛以柔制，巧以拙勝，物之相反者，乃能相克，未有師其法而能破其術者也。若僅恃戰艦、火砲，則我所短，而夷所長，何以制勝哉？伏求俯採臣言，飭下沿海各省督撫，急為招募前項之人，或有當於制勝之道。

刻下夷人聲東鼓西，避實擊虛，勢同流寇，非首尾合剿，則敵誤我以多方，而乘我所不及，患非淺鮮。

朝廷命大學士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師福建。夫夷之意不專注福建也。且以地勢而論，上海之吳淞，居中扼要，徵兵籌餉，易於措置，南可以控浙、閩、廣，中可以保湖、廣、江、安，北可以應東、奉、直，聯絡聲援，於此爲便。咸豐十一年，李鴻章統兵由安慶渡江剿賊，駐軍上海，藉一隅之地，以肅清東南，此其明驗。臣愚以爲大學士左宗棠宜駐紮吳淞，扼咽喉之地；兩江總督曾國荃宜駐紮金陵或鎮江，遏賊上竄之路；幫辦軍務福州將軍穆圖善本係多隆阿舊部，驍勇善戰，閩事可專以責成；幫辦軍務漕運總督楊昌濬，素爲左宗棠所倚重，宜令在左宗棠左右，參畫機謀，匡其不逮；並請旨飭令左宗棠迅速啓行，兼程並進，然眉之勢，刻不容緩。

再，該大學士亮節清操，久孚衆望；惟任兩江總督二年，左右親信之人，不無招搖壅蔽之處，噴噴人口。在該大學士不過一時失於覺察，而春秋責備賢者，左宗棠已不能逃春秋之責備。況今茲奉命視師，賞功罰罪，須秉大公。若或輕聽偏信，則賞罰之際，卽成敗所關，尤非細故。應請於召對時，賜以用人一節，格外加意，則保其晚節，正以全其功名，合併具陳……



語冰閣奏議

鄧承脩撰

密陳間敵之策疏

光緒十年四月初九日（卷六、葉十四上）

……竊臣等於十六日在內閣恭讀諭旨，並令臣等閱看李鴻章與福祿諾所擬條約及往來問答等件，據目前情勢，似於國體無傷。惟敵勢既盛，我宜持之以堅，敵情大急，我尤宜應之以緩。臣承脩已聯名恭摺上陳矣，其間尙有所得，可以少助萬一者。

臣聞善料敵者必察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夷人自通中國，叵測多端，歷次所訂和約，忽增忽改。此次法人侵越，兩月之內，連陷數城，在彼可謂逞志，豈有先倡和議，就我範圍，如今日之速且易者？以臣愚料之，一則便後日之誅求而誘我以和也，一則因今日之困敵而緩我以戰也。請即就臣等所聞，爲皇太后、皇上——陳之。

法夷前爲德國所敗，創鉅痛深。國事皆出議院，兵餉皆由商貸。越南之役，彼國額兵本難遠出，因添招大富浪夷兵及漆甲黑鬼兵各千餘名，數爲劉義之軍所挫，傷夷過半。原訂殺斃一名償銀五百元，今各夷日索賂費，法人力不暇給，因有賠人不賠錢之說。其困敵一也。

法總統剛必得，前乘普法之亂，驟握事權，覬覦得位，爲國人所不服，調兵籌餉，動拂商情。若稍堅持數月，

彼必情見勢絀，內變立起。其困敵二也。

法夷前據嘉定六省，今又忽增數省；疆土日闊，備多力分，增兵則力有所未能，兵少則不足以守，而日虞我師之至。且北圻新定，其下未親，其民未附，保無有効忠赴義如劉義者，揭竿號召，起與爲難。其困敵三也。

越南暑溼，水草毒惡，轉瞬夏秋之交，瘴癘驟發，彼軍遠來，卒不服習，死亡必多。其困敵四也。

法夷數敗之後，以重利餌沿海粵民，令充前敵，訂明月給銀九元，開仗則日加二元。自去年十月後，法商人心渙散，餉源匱乏，延不支發，只以牛脯乾糧分給度日，兵士憤極思亂。其困敵五也。

有此五敵，宜其和之速而且易矣。朝廷若還許其和，彼得以其暇日修守戰製器械，通商開鑛，積穀練勇，爲後來攻取邀求之計，所謂養虎遺患，此有識之士愛國之人所爲寒心而不欲其急和者也。

臣聞此次法夷所恃以破劉軍者，皆沿海客民。緣兩廣邊界與越毗連，欽、廉一帶，前因土客構衅，客民安插未妥，窮無所歸，遂致爲敵所用。粵人競尚武勇，且與外洋相習，最爲夷人所畏，亦易爲夷人所誘。彼隨時可招，卽隨地皆賊。與其去之以資敵，曷若誘之以攻敵爲今之計，惟有主緩和之議，以破其狡詐之情，用反間之謀，以斷其招徠之路。

臣竊見雲南昭通鎮總兵何維輝，勇而有謀，初隸老湘營，王鑫、劉松山部下，轉戰滇黔、楚粵三十餘年，素爲督臣岑毓英所親信；且籍隸粵東，於邊徼要害既稱諳熟，客民言語又復相通。臣等素悉其人究心邊務，與之論及越事，據稱去冬曾遣人潛入敵營探聽，見客民被脅者萬餘人，受其荼毒，皆積忿思變，祇以外無援兵，未敢輕發，因建言以敵攻敵之策，立論頗中窾要。蓋客民從逆實非本心，廬墓室家皆在故里，若潛遣客民機

變能任事者由欽、廉小路假作商販，暗往敵營，密爲勾結，我軍駐邊界遙爲應援，一俟機緣，立時舉發，擒渠堵穴，在指顧間。卽或不效，敵人自相屠滅，既無我國號衣，在彼斷難藉口。且使彼族知我國人心萬難脅服，不敢再事招徠。如此，則戰固必勝，和亦無傷，誠今日釜底抽薪之奇計也。臣等同爲粵人，習知客民情勢，察其議論可行，用敢具摺密陳。儻不以臣言爲謬，卽請密飭該總兵何雄輝逕往兩粵邊界，專招客民數營，或爲外援，或爲內應，嚴密布置，准一面權宜籌度，一面函達岑毓英會同商辦，所募客勇仍歸該督節制，惟不必令其先赴滇營，以免稽延，以防洩漏。

臣等亦知和議已有端倪，何敢故爲異議？惟既深明敵國之困敝，又宜防他日之誅求。且敵情狡獪，議戰議和，頃刻萬變。謹備一策，區區之愚，恭候聖明採擇。

再，此事既關機密，乞飭樞臣核奪後，毋庸發交總署閱看，以重軍謀……

請豫戒邊軍儲機立應疏

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卷七、葉一上）

……竊以法夷貪狡，藉詞背約。恭讀閏五月二十四日撤兵明詔，朝廷俯就而曲全之者至矣。乃忽言兵費，忽言卹款，忽而七日，忽而十日，虛詞恫喝，凡在臣工，無不痛心疾首。賴我皇太后、皇上燭彼奸謀，堅持定見，臣料法人亦當知難而退矣。乃狡謀未遂，觀望徘徊，朝廷未聞別有措置。臣恐決機不早，後患方殷，謹竭愚忱，少助萬一。

臣聞良醫之治病也，必先審觀病源，知其所以受病之處，而後可得而治。法自爲昔所敗，民貧商怨，政出

多門。北圻之役，聽信流不浮言，內奸慝通，師徒喪敗，本有悔心。及我坐觀成敗，劉永福以孤軍見挫，山西失守，北甯潰散，始有輕量中國之心。乃天威震怒，失律見誅，遣將增兵，軍心稍振，法又懼吾大舉，遂以和餌我。朝廷誤聽李鴻章之言，欲以含糊了局而違許之，彼益窺我無能，上下怯弱矣。然尙慮邊軍未撤，牽掣於西，未迫於東，於是有諒山一役，藉詞背約。而馬建忠、李鳳苞、赫德諸奸人輸情獻媚，潛結勾通，以挾制朝廷，恐嚇總署，遽下撤兵之詔，使法人無西顧之憂，遂敢悉其精銳，盡力於東，爲索償兵費之舉。夫自山西失守，該虜即揚言攻瓊州、踞臺島，實未嘗以一旅相加，豈非自揣其力之不足，而恐我兵之逼其後哉？然則邊兵未撤，法人以和餌我，邊兵已撤，法人以戰脅我，法之所利與中國之所患，其大較可知矣。

臣愚以爲今之計，惟有豫飭邊兵，用以攻爲守之策，則我可以得志，而沿海之禍可紓。蓋法人據有西貢，悉力經營，近則蠶食北圻，毗連我國，駭駭乎有反客爲主之勢矣。夷人措置，處處踏實，有守無失，是其所長；而處處分兵，顧此失彼，是其所忌。查其戰艦東來，大如巴夏爾、小及三板根船等，綜計各口岸不過三十餘艘，大者可載三百人，小者或數十人，率皆呀然無實，所以鎮撫越南者在此，所以恫撓我中國亦在此。

今若電諭張樹聲統率淮軍由東路進逼海防，別令何維輝招募客人爲奇兵，由欽、廉小路進，王德榜統湘軍由中路進攻北甯，而令唐景崧率所部爲前鋒，岑毓英率劉永福出保勝由西路進——聞劉永福軍雖少挫，而氣不衰，且心懷中土，與法人誓不俱存。即乞朝廷優其官爵，卹其死傷，厚其兵食，令率所部規復山西——部署已定，仍候朝廷指揮，一旦決裂，即諭令疾馳出關。法人兵艦半在中國洋面，迷祿帥越，夙失軍心，我以三路進兵，乘虛蹈瑕，則北圻必震動。孤拔、利士卑等所部只有此數，欲徵國兵則緩不濟急，欲召募土勇則



將不習兵，欲遂棄越取閩，則閩已有備；進無所得，退無所歸，勢必轉柁回風，保全成局。即謂我無水軍，不足以制其死命，臣料紅江以北，必非法人有矣。所謂批亢擣虛，攻其必救者此也。

或謂法人據有越南，守備甚密；孤拔師船近在馬尾，指顧之間，即開兵釁；進攻越南，豈能牽掣？不知五虎口沙濤甚惡，閩省雖戰船不備，張佩綸素有膽略，非法人虛聲所能恐嚇者。就令海疆稍有挫失，而我但能出兵殺敵，掠地攻城，以所得償所失，不猶愈於坐以待困耶？

臣亦知兵凶戰危，何敢以一得之愚，妄談邊事，儻邀天之福，就我範圍，大局幸甚！微臣幸甚！或豺狼無厭，終出於戰，豈可茫無措置，復蹈前轍？是以不揣冒昧，披瀝愚衷……

### 請速諭疆臣進兵以杜奸謀疏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卷七、葉四上）

……伏讀本月二十二日上諭，以法人藉口爭衅，堅索鉅款，本月十五日攻佔臺灣雞籠口岸，已令劉銘傳督率防軍，迅將雞籠攻克。昨據陳寶琛電報，請乞下樞臣統籌全局等因，欽此。臣以此舉係天下安危，諸臣受國厚恩，敵愾同仇，議戰、議和，自當衷諸一是；乃游疑兩可，議論紛歧。臣雖愚陋，不識事機，豈敢以苟且雷同，昧心誤國？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安邊禦敵未嘗不欲計出萬全，而實未有萬全之策，勢不能也。然聖君賢相卒能轉敗爲功，百戰百勝者，在知己知彼而已。以臣觀之，敵謀雖狡，敵情已露，臣竊爲三策以決大計，伏候聖明俯賜采擇。

夫法之長在水戰，我之長在陸戰。船堅砲利，謀堅及遠，此西人之長技也；險道傾仄，利刃相接，則我常勝而法常敗。今法夷攻據雞籠，舍舟而登陸，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欲進則爲我軍所挫，欲退則爲各國所輕；兵少則不足以守所佔，兵多而勢又不能分擾各口；且懼我閩浙戰艦援兵大集，進退排連，觀其照會，惟恐福州之開臺而不得議和，彼亦自知其力之有所不足矣。且彼所恃者西貢、東京之援耳。我若以三路之師急攻越南，彼將自救不暇，又安得有如許之兵以沮吾漕運哉？臣料法人爲臺軍所挫，情逼勢見，不出旬日之間，必將求成於我。然後我以重兵屯越南，使彼內有所忌，而後沿海之禍可紓，即沿海之兵可減。此策之上也。其次則分兵爲守，敵來則戰，敵去不追。然備多力分，彼以數千之衆，縶吾十萬之師，曠日持久，師老財匱，利害與吾共之。此中策也。若夫以餉糈運阻爲虞，不敢言戰，使敵人得窺此意，以戰脅我，以和餌我，不折一兵，使我坐輸八十兆之鉅款，彼得藉以經營越南，蠶食滇粵，其禍可勝言哉！且一國得氣，四國垂涎，英、俄、日、普又將環視而起。憤之無力，拒之不能，索償不已，勢必割地；割地不已，則其禍更有不忍言者。彼時雖食議者之肉，而噬臍何及？是謂下策，是謂無策。

臣伏見朝廷既未指揮滇粵進兵，而閩浙之師船又不敢阻其進口，任聽法艦往來而不敢問；是戰已不能，守亦不可。今雞籠已失，事已決裂，凡在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思得一戰以報朝廷。而諸臣廷議，未聞發一謀，決一策，惟嘖嘖以餉竭運阻爲憂，苟一時之暫安，昧無涯之後患。夫歐洲去中國數萬里，法人不以餉糈爲虞，中國之視法人有主客勞逸之殊，而反爲所制，謀國之無人可知矣。

臣以疏迷孤蹤，不應妄持異議。但以國家安危所係，事機一失，後患無窮，用敢不避狂瀆之誅，伏乞皇太

后、皇上俯察臣言，早決大計，速諭疆臣進兵，以杜奸謀，而伸義憤，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 請專委任以責成功疏

光緒十年七月十三日（卷七、集六上）

……竊見近者法人因要挾不遂，率其兵艦直犯馬尾，我軍不無折損，而殺傷亦足相當。法若舍舟登陸，棄其所長，乘勢進攻福州，我以長門、馬尾各路之師，扼其歸路，俟援兵四集，可聚而殲也。臣意法人鑒於基隆之失，必不出此。幸而脫險，不過揚兵海上，調其西貢、東京之守兵，希圖再舉而已。

臣伏見朝廷前者諭令滇粵進兵以爲牽掣，實爲目前第一要著。但進攻宜速，事權宜一，若遷延不決，必誤事機。昨聞滇粵奏報，皆以接奉前旨撤兵進剿爲詞，又云沿邊士卒傳染疾疫，死亡甚多，恐滇粵各軍出關尚須時日。惟劉永福一軍尙據保勝，與山西逼近，且所將兩粵邊民，百戰之餘，習其水土。又吏部主事唐景崧去歲隻身入越，贊畫劉軍，出入鋒鏑，力挫法人。朝廷已嘉劉永福之忠勇，令率所部返閩恢復，復令唐景崧招集四營，協同進剿。聖謨宸算，指授悉合機宜。臣等尙復何說？惟訪聞劉永福之爲人，沈鷁勇悍，所謂駢跽之士，難施羈勒。自隸滇軍後，意見參商，常懷鬱鬱。聞督臣岑毓英入奏，亦謂該提督軍無紀律，難以策馭。此卽意見不合之明徵。查岑毓英自出關以後，投機變態，毫無布置，未嘗一挫敵鋒。今若令劉永福、唐景崧等仍隸滇軍，進退拘牽，所謂繫驥驥之足而責其奔軼，豈不難哉？臣愚欲乞朝廷特詔唐景崧速行招募，足其軍食，迅卽出關，與劉永福併力攻取。軍中事宜，特准其聯名專摺陳奏，所轄將弁有奇才異能或打仗出力之人，准其隨摺保薦，使萬里之外，人自爲戰，軍情不至隔閡，疆吏不得阻撓，委任既專，收功自易。若謂該提督等係屬武員，必

須節制，蹈常習故，動輒拘牽，使忠憤之心扼於懦夫之議，干城之氣屈於刀筆之前。且師出無功，敵必輕我。越南之兵勢不振，則沿海之敵饒益張。大局攸關，用敢披瀝愚忱，出位妄瀆，伏惟皇太后、皇上察納俯賜施行。

再，北圻邊境遼闊，必須滇粵數路進攻，同時並舉，分其兵勢，爲劉軍犄角，方克有濟。查粵軍惟王德榜久習邊事，膽略實優於潘鼎新，而日久不遷，不無舛望。現值用人之際，宜稍加遷擢，以示優異。諒山之役，該藩司遏抑兇鋒，爲越南防兵第一次勞績，其出力傷亡之將弁，亦乞特旨令該撫查明，從優獎卹，以勵軍心……

## 意園文略

盛昱撰

## 請決戰計奏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卷二、葉九上）

……竊奴才等於十二日奉命前赴內閣會議和戰大局，奴才等知識淺陋，何足以與大議？顧念法越一案，夷人則反覆無常，諸臣則游移兩可；我皇太后、皇上堅持定見，不爲衆論所撓。奴才等幸際聖明，知而不言，負恩實甚。

竊維今日無所謂議和也。自歐夷入犯中國，四十餘年，大小百餘案。我朝廷曲予包荒者，原爲愛惜生靈，重開邊釁。今則彼國之哀的美敦已到，臺灣基隆已經開仗，而奴才等讀此番廷臣覆奏，仍有「彼如慚我兵威，迫於公論，不妨稍示寬大」等語。夫爲人任情恫喝，我乃不敢決戰，則兵威何由而懾？夷人肆意要挾，我自曲意求成，則公論何由而伸？在諸臣必謂兵凶戰危，不若可已則已。不知今日之勢，有利於豈意主戰，且利於速戰者，請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沿海砲臺未可深恃，則扼險而守，莫若沈船封口。以和牽戰，則海口不能遽封，敵舟已入口內，我營轉駐口外，何以扼守？此利於速戰者一。

現在法船在中國者十餘艘耳。戰計已決，各口並舉，敵舟既分則力單，法援未至則勢孤。以和牽戰，則敵

舟絡繹而至，轉難抵禦。此利於速戰者二。

戰守皆以足餉爲主。各省口岸未緊，尙可從容轉運；若福建則輪船逼口，庫款、倉米本不充足。以和牽戰，則守兵之糧不能少減，運糧之船瞻顧不前，持日過久，勢將內潰。此利於速戰者三。

奴才閱外國新聞紙，知法國下議院本不以法人爭越爲然，徒爲諸公所惑，謂中國怯於言戰，始允籌餉之議。若復以和牽戰，坐實怯戰之言，勢必源源濟餉，諱言戰而戰事轉不可解。此利於速戰者四。

法使尙未下旗回國，我之虛實彼得窺伺。以和牽戰，勢不能撤去使館，遣逐使臣，以致外間謠傳，謂法使近居肘腋，別有包藏禍心之處。此利於速戰者五。

爲法人奸細者，不外各處教民。以和牽戰，則不能諭令各省驅逐，各處教民、奸民易爲煽惑。此利於速戰者六。

風聞福州紳民辦防，招集士勇，銳氣可用；惟各戶輸捐，勢難持久。以和牽戰，則人情懈弛，恐至聚而復散。此利於速戰者七。

惟有仰懇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諭旨，將有戰無和之意，此番我軍奪得基隆山頭砲臺，法軍敗衄情形，布告中外，以壹衆論，並可流傳該國，使孤拔以後徵兵徵餉，下議院不能如其所欲。併電諭各省疆臣，照會各國，所有輪船入口，分別傳電升旗，如法國兵輪進口窺伺，即行開砲轟擊，無令泊岸；一面諭旨滇粵兩軍迅速進追，以爲牽制之計，庶幾敵情可憾，大計不搖。如再和戰互籌，議論不決，彼族生心，豈能悔禍？前者彼船駛入我國洋面，而反追我退諒山之師，已占基隆砲臺，而反令我福州官兵守靜候不動之例，則彼之因利乘

便，何所不至！終必出於苟且議和而後已。要求既遂，效尤日多，非惟無以自強，並將無以自立矣。……

### 論戰局已開宜爭先著奏

光緒十年七月初九日（卷二、葉十一下）

……竊奴才伏讀初六日上諭，聲法人之罪，宣示中外，天威赫然，軍民同憤，計此時惟有戰矣。然法人狡詭萬端，斷不遵西人戰例，專意因利乘便，蹈瑕擊虛。已往之事無論，即如此次馬尾之役，約明初四開戰，而初三彼竟開砲轟擊，遂致措手不及，沈溺多船。彼多方以誤我，我株守以失機，坐使水師二千餘人無一生者，良可痛心！

自古用兵貴在神速，豈有兩軍相持，不求先發制人之道？往日或以重開邊釁之故，希冀法曾悔禍，就我範圍。現已明降諭旨，勢無可和。若各處海口仍復誤信洋人約期開戰之例，再失事機，噬臍無及。現在吳淞守口兵輪共有十艘，而法船六艘橫列其前，每船大砲多者十餘尊，少者亦四五尊。若數十大砲同時並發，則先發者必能制勝，而守攻者必多燬傷，此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擬請由電諭知吳淞、煙臺各軍，電到之時，即行開砲轟擊，攻所不備，庶幾勝算在我。勝則可分南洋兵船以援福州，即使殺傷相當，而燬一夷艦即少一夷援，以輪救閩，亦屬釜底抽薪之策……

### 請嚴守平潭港口奏

光緒十年七月初九日（卷二、葉十二下）

再，福州海口有法人兵船停泊，粵省援軍不無攔格之慮。奴才稽之方志，福清縣所屬平潭地方，有港口

可以登岸，陸路達省不過二日。該處爲海壇鎮所轄，擬飛電福建督臣，飭令嚴守港口，多備港船；一面飭催粵省援閩之軍，卽由平潭換船入省，以解閩危。……



## 養知書屋遺集

郭嵩燾撰

致李伯相

(文集卷十二，葉一上)

二月遞呈一紙，思蒙鈞鑒。

前聞有督辦滇粵三省軍務之命，知越南事必益棘，而不能測其詳。

申報屢及法兵調發情形，似挾全力注之，蓋越南在其掌握久矣。西法，凡用兵交涉各國利病，必先期定議，或相助或否，權度其宜，無敢擅發；其利病專屬一國，諸國不得與聞。越南交涉，專在中國，而始終未一考求萬國公法以籌自處之方。凡駐紮各國公使以通好而已，有小議論例得參決，至所關大故，必專遣使議之，不以煩公使。蓋所議有成與否，從違去就之機，取決一時，不使公使爲其難，所以全交也。嵩燾於日本及法夷皆請遣使往議，蓋亦西法然也。

法人之欲通商雲南，蓄意已深；而謀開通越南之東京以取捷徑，其意又不欲明言，藉事生端，以與越南構釁。越南不達其本旨，貿然應之；其告急中國之辭，法人能探知其詳，中國又無以應也。法人自度其力足以兼併越南而無後患，先收取其東京，擬開鐵路以徧雲南，不待交兵會議，而通商之局已成，法人籌之熟矣。

往時西人滋擾中國，用兵不滿萬人，其侵據越南西貢纔及千人。而聞此次調兵萬五千人之多，非但規

取東京而已。沿富良江而西以至保勝爲越南一巨鎮，久爲劉永福所據，皆將襲而有之，以收其利，而留爲屯防之兵，以與中國相持；至是，而中國之大患乃成。

嵩齋十餘年來，干冒衆人議論，以求處置西人之方。誠知二十年後，必有承其累者，及早爲之，或可豫消其萌，而殺其勢。以彼上下一心，揣摩天下大勢，而觀其利，誠無意於中國土地，而因利乘便，或更激而成，以恣其毒，亦人人意中所共窺及者也。

竊以爲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應之。暫緩越南之議，先與駐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電報本國，仍由朝廷遣專使巴黎，定雲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發使西貢，調停解說，平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

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被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具於平日，而用兵之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敵賦，召募無業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媮敵，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敵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饑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不知己。其精微者不敢言，略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

中堂國家柱石，受命不辭，義之正也。然其職在主戰，責成疆吏有餘；奈何以一將之任，使奔走萬里之外？

一以兵戎相見，一切議論，舉無可施。西法爲將者任戰而已；進退機宜，主之國家；權衡緩急輕重，以顧全大局，主之公使。竊窺法人之意，未必遽犯雲南。中堂擁此數萬之衆，安所施其力而用其謀？兼滇、粵三省情形迥不相同。雲南通商蒙自，去歲正月已見文報，是其心意久注所必爭者。粵西土薄民浮，西洋固不措意。至於粵東沿海通商，卽與諸國會議，准其封口，亦決不至率爾相侵。況甫宮保宿將知兵，留意民生國計，於洋務尤能觀其深。自議海防經年，絕未一鋪張入告，豈意以是服其量。而聞諸人言，樞府以滇督撥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營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

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顛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宋以來以戰爲名高，有所蔽而不悟耳。

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俟其敵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滇事任之滇督，檄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和就會議，遠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末時議論固稍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

然聞雲南又有戕斃教主之案，嵩陽必援引岑公爲取快一時之計，則亦終無如何矣。故曰天也，人力且安施哉？

嵩嶽屢懷欲陳，而計中堂所見實已知其深，無待鄙言，言之亦祇以爲罪。洎旬踰月，終不能自默，實以所

憂者大，故言之愈切，惟有惶悚！

致李傅相（文集卷十二、葉五上）

去臘二十六日，接奉鈞緘，知前兩緘，竝蒙賜鑒。所以屢瀆尊嚴，誠知中堂所處之難，而羣言淆亂，終恃中堂一語折衷，區區愚忱，深望排羣議而障狂瀾，使天下蒙其轉蔭，利賴無窮。繼見申報僂計法兵調至越南二萬餘人，彼其所費修矣，未易與平議也，自是不敢復有言。

往在京師，陳說恭邸，洋患至今日無可補救，急求應付之方，可以尊國體、安邊圉，為中國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務而已。是故與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詘；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

竊論中國之大患二：一曰寇亂，一曰水旱災荒。自粵逆蕩平，水陸防兵氣勢完固，應變有餘，則無憂盜賊之竊發也。威毅曾公倡振山西，天下響應，救災卹鄰之義，遠及西洋，轉輸絡繹。去歲直東水災，相承為例，互相扶持，則無憂水旱之類仍也。

今時所患獨在西洋。而西洋行事，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是以先事有豫籌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則知其志之猶有所憾，而名足與相維也。故可以理喻也。

漢書西域傳，稱其利賈市，爭分銖，商賈車船行旁國。歷今二千餘年，諸國疆域日廓，兵力日強，而一以賈市爲利，未嘗稱亂中國。自唐防邊之費，惟收西域胡商之稅以供四鎮，至宋迄明，因有市舶司之設，中國亦歲

收其利。通市之久，遂以廣開口岸，聲息畢通。頃數十年，汽輪、車船擊天地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爲敵。而究其意之所極，實市爲利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其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卽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爲我用，故可以情遣也。

嵩巖實見辦理洋務無可開聲之理，國勢之盈詘，兵力之強弱，非所論也。但無洋禍，寇亂、飢荒皆不足懼；一有西洋之憂，則此二者之憂乃倍於平時。兵竭於外，財殫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其中苛索兵費以求通商，仍不越初議，而國體所傷實多。相持過久，則必有失地之虞。凡此事理之顯見，苦言者不能知耳。

近有二事，稍心通其意，當爲中堂一陳之。

見訪剛上總署書，力詆李丹崖之言，讓出北甯、興化二城；其持議甚正，丹崖於此誠未昭然。然法人何以爲此言？假令中國竟允其請，法人將遂捲甲以退乎？抑更端以求逞乎？其必求開通蒙自決矣。是徒自爲反覆也。蓋法人之心，逆知中國之必不能見允，而姑試言之以觀其釁。前剛與丹崖皆在其玩弄計數之中，未易以得失論也。

上海英領事上言江督，請代守舟山，格靖置不答。或曰：此英人之詭謀，不答宜也。或曰：此意在保護商民，中國又與國也，西法有相代守之義，不答非宜。然中國外海三島，以瓊州、臺灣爲最要，舟山距法兵甚遠，英人何爲慮及之？彼其意蓋曰：演、粵之兵相持久，瓊州孤懸海外，法人將謀襲奪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亦必乘勢以動，用以相警覺云爾。使二國而果出此，英人亦將挾有舟山以爭勝。凡彼之言，皆通籌熟計以豫爲之程者也。與洋人相處，無推誠之心，則扞格必多；無審幾之明，則迷惑滋甚。此不必其意之果然，然能知此，乃得所以

相處之義。

劄剛又上中堂書，發八難以推明主戰之說，其言足以散動今時士大夫，而於中外情勢蓋全失之。今不暇究論其他，其云法人議論參差，意於持久，反覆申說，所言皆是也。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論視他國尤繁。然至於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後籌定兵費，以爲調兵之數，或增調，或曠日遲久，則又再籌。申報所載始籌八百萬法郎，繼又籌二千萬法郎，皆國人公定之，無所謂參差也。

且凡所言，掣短量長，皆以勢論。其視今日固優於道光盛時，今之將帥果優於楊果勇、僧忠武。劄剛侈然言之，一二主兵者亦泰然任之，斯亦足以廉頑立懦矣。然而洋務之興且五十年，其情之所由起，與其力之所終極，一斷以理而折衝有餘，奚以勢論哉！劄剛意在規合時人之論，以求一日之名耳。出使通好，於職司不啻主戰，而其言如此！南洋同主洋務，其立異又如此！於是中堂之心乃愈隱，而所處亦愈窮矣。

然劄剛亦有懇切之言，而樞府不能辨。見其電報類編，去歲四月電寄總署，言自前歲四月，陳辦公牘，無一復者，燕會公使，亦不知會。其言以爲諸所議論出自公使之意，非朝廷本旨，而峻拒之，請另遣使與議。此則法人初發議時所必照調處者。萬國公法，發明其義甚詳。所爭中朝屬國，彼猶專使就中國辨議，而漠不爲應，卽此已足激成其怒。西洋相交，有春秋列國之風，使命所繫尤重。國家一切簡視之，苟取應付而已，此所以失也。

自有洋務以來，士大夫高視闊論，以考求洋情爲恥；見有知洋務者，又虛爲之名曰：此足應時須矣。陽譽之而心益薄視之。然就嵩巖所見，凡名爲知洋務者，粗知其情勢而已，無通知其本末者。由三代遞推至秦漢

以下，利病奚若？所以爲異同奚若？經史傳記之言具在，觀其會通以辨其得失，而後知兩漢承三代以後之規模一變，唐宋規模又一變，元明以來規模又一變，而外人所以憑陵中國局勢亦變而日奇。

嵩燾請爲之說曰：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避害，喜諛惡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於理，強者亦可使退聽。吾民之於官吏，父兄也，卽有屈抑，忍受而已，不能忍受，謂之亂民。夷狄弱者奴隸也，鞭之撻之可也；強者義親友朋，但能以理相處，一有藐屈，憤然而起，禍福榮辱立見。是故洋務者，治國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爲用各異，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齊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餘矣。嵩燾非能知洋務者，獨知其理耳。

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自誠使用兵而遂止其通商，爲之可也。用兵而耗敵國家，多償兵費，終以通商何爲也哉？此非勢也，理也。抑使用兵而能保全越南，爲之可也。用兵以速其亡，有可持之議論而不能宣也，有可乘之時機而不能赴也，貿然構釁以爲名高而不顧其後，何爲也哉？此非勢也，亦理也。嵩燾所以謂無可開釁之理是也。

尤以謂今日之大患不在西洋，而在募勇之太多。彼其注意在雲南、嚴雪南邊防，以粵西輔之，而調集水陸之師扼守瓊州以防意外之變，此所不可緩者。耗敵財力以窮海防，適足資洋人之一嘯。聞鄂督急治江防，增修砲臺，爲戲而已矣。如信以爲宜防，非獨不明洋情也，亦未遑兵略，知其無益而用以相塗飾，亦豈大臣之用心哉？鹽法至今日，壞亂極矣，增引愈多，私銷愈充，官鹽愈滯，於此增加鹽價以事江防，又兩敵之術也。是未用兵而民商先困。兩年以來，富商大賈傾毀無餘。利害之及民者如此，卽國家可知，苦言者皆不能知耳。

至今越南大局全壞，人心亦漸知悔禍矣。急以此時斂兵滇境，發使詰問傾覆越南之意，滇督任之。竊相往復而後上聞，專使議之。幸不終出於戰。然非滇督所能任也。要其義固不越此。

嵩齋堅持此義三十餘年，無有掩飾瞻顧，所言本末皆得之讀書觀理，與今之談洋務者異也。罵讖笑侮，一切聽之。惟中堂爲能垂諒，竊獨以爲洋務當通籌全局，非可枝枝節節，苟幸目前，卽有勝負，不足爲憂喜。用敢竭盡其底蘊言之。但能知此，亦足息羣言之囂，而不至貽事後之悔矣。

# 再致李傅相（文集卷十二，葉十下）

前遞呈一紙，暢論洋務本末，計當上達鈞鑒。頃廬省三中丞宜述尊旨，以洋患日棘，命嵩齋以所知備陳方略。承命惶悚，如嵩齋之愚直無所知曉，何足以上塞明問？晉臣卞壺之言：『諸公高語宏通，而衆專執鄙吝。』今中外諸公力張捷伐之威，銷沮惶懼，嵩齋一人而已，宜爲時論所不容。中堂獨有意乎其言，俯賜垂問。謹彙次前後情事，期解一時之紛，而不必遽見施行，略相發明，以備一義。

去臘奉鈞諭，桑臺既失，議撤北甯之防，於體勢全失，此不可之甚者。然用中國之兵以守北甯，果何以善其後？均之失體也，宜擇其輕者，就之求所以自處。謂當斂兵滇、粵邊境，固守疆圉，無勤遠略。詣商潘琴軒中丞，竝錄呈寄復彭雪芹宮保、李次青二書，專言粵防者，互證其得失。琴軒中丞以爲將來歸宿應如此，此時非所宜言。會見申報，法兵調至者二萬餘人，度其所費已多，尤未易置議也，遂亦不敢復有言。

迨及北甯失守，粵軍全潰，遠近惶然。鈞諭慮其乘勝苛索兵費，此豈待深計哉？極法人兵力之所及，徵求



兵費、擇地通商而已。急與料處，賠費必多；不及此時爲之，將恐有失地之憂，而賠費彌甚。馮煦前書陳論其要略，謂當斂兵保境，發使詰問法會，所以傾毀越南之意，中朝使臣在法都極力斡旋，未蒙宣示本旨，今當一與核議，以全兩國大局。埃相往復，而後上聞，簡派專使議之。軍事百變，緩急輕重相距懸絕，而遣使與議，始終止此一義。至於今日，而索賠兵費決矣。然自我發之，猶可據理以相爭，其氣或可稍殺；自彼發之，則一言出而已無可改移。使漢督能明此義，力與維持，尙足稍全國體於既毀之後，而固知其不能也。朝廷一取虛憊之氣，以與經營洋務，不務揀求人才，辦理洋務五十年，誠不宜有此。

往與左相書，辨其「一勞永逸」之說，以爲值水旱頻仍，民窮民竭之時，而倡爲此論，以急開邊釁，欲動朝廷。西洋積強已數百年，而慎言戰，釁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數年或十數年，必分勝負，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爭也。御之得其道，足與其享其逸，一勞則恐永不能逸。左相老臣，在軍借用洋款千餘萬，創設船局及機器，糜之洋人者亦數百萬，於洋務爲最習，而有此言！非其智之不足也，趨時之念勝也。嘗老臣，但知據理爲言而已，不知有趨時也。其戒左相，位高望崇，爲國柱石，總攬天下全局，與言官不當事任有別，則亦懇切之至矣。

惟其知之明，是以憂之深，而言之切。耿耿私憂，尤以爲此次與法人構釁，各國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各國以中國挫衄爲快。又見中國兵力如此，國體全失，各國環伺生心，所憂方大。而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勇太多，糜費太劇，耗竭已窮之財力，以供喜事邀功者一言之快。自營辦海防，西商提取存款，名都巨賈，傾毀無餘，東南困敝尤甚。吏治不修，盜賊滿野，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

夙聞在官議論，以爲二十年後必有洋禍。幸及中堂元功碩德，主持大計，猶足息人言之器。深疑此後邊釁一開，禍必烈於往昔。誠不意當中堂之身，而使衰病餘生料及二十年後者，竟親見之。濫居總署數月，而知洋務決不宜與聞，誠憂所處之難也。

伏處窮荒，每一念及時事，發憤太息，四顧茫然。荷承中堂下問，聊一發其所懷，無任悚息！

致彭宮保

（文集卷十二，葉十六上）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微平昔蘊蓄之閎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巖獨有深憂者。

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貿然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開鄂省亦議建築砲臺，徒竊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徑西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並界越南南定。既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況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襲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巖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

尊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實；嵩巖於此尤懷深懼。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與

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雖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臺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格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格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處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儋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

虎門砲臺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砲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

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費端，本謂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砲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實未易觀行軍之要略。

萬縣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抵牾，瓊州、臺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

法人尙在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壓其欲。

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

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齋於此亦有數說：

一曰斂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踞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

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卽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關隘也。

一曰嚴守瓊州、臺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

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實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敵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

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頭矣，中外諸公借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特以爲安；一戰之勝，而囁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

今時獨合澠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論所持。嵩謙自問讀書觀理，稍能

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 復李次青

（文集卷十二，葉二十一）

臘月初八日寄呈一緘，數日乃奉尊緘。略悉彼中情事。又數日復奉雪帥緘，言之益詳，而於尊緘所彼數事不能無疑，亦以見公於洋務終有未明也。

趙充國策西羌爲患中國，必先解仇合約，結聯他種與漢相拒。西洋節次構兵皆然；獨法人侵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最爲英人所忌。粵東愚民焚毀沙面洋房，英人至今隱忍不言，彼誠不樂與法人相比，以構患中國，而憂中國之反激之，以是竟不一置議。西洋以行商爲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將俟法人通商事定，苛索兵費，彼亦乘之以索賠房費。來書謂其不能交出凶犯，遂亦無詞，此大誤也。彼所謂凶犯，過失殺人而已，以中國律論之，擬罪不過流徙。振帥據以難英人，鄰心爲之失笑。在官者如此，蚩蚩之民何論焉！

雪帥屏絕洋人不與一見，粵人頗以失望，以粵中姦民狂逞，而士大夫類能語悉洋情。各口通商凡十餘國，其構釁者法人耳，猶恃各國主持公議，而於其中經營調處斡旋之法。雪帥一律拒之，則是爲法人合黨聯交，使聚而謀我。負一時之盛氣，乃使其理反不足自中，誠爲非計。

西洋之入中國，誠爲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爲中國之利。而五十年來辦理洋務，日趨歧左，正坐一二賢者高視闊論，專習南宋以後囂張之習，由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規模事迹，且不暇

討論，無論三代；是以其局愈蹙，其勢亦愈窮。賢如雪帥亦爲此種議論所蔽惑，無暇達觀昭曠之外。嵩燾於此急言遽論，略無瞻顧，非能獨犯清議也。三代聖人，撫綏中外，寬之以情，隆之以禮，其言具在；而在今日，尤爲安危利病之大幾。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其應與違，皆吾民也，猶能相爲反覆。洋人耽耽環視，其應也尤捷，其動而有遠也，遂亦無可補救。以言乎遠，則相距數萬里，以言乎近，則咫尺也。君子於此，知敬慎焉。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竊慮雪帥氣太盛，語太輕，此所以闕榮辱乃在天下國家，深願在事諸公之熟籌而深計之也。

# 致曾宮保（文報卷十二、葉二十一上）

月前遞呈二書，想蒙賜覽。其時適奉全權大臣之命，而觀所頒詔旨，但欲偏使一戰而已，一切強制以不得有爲；私心憂疑，謀遂具疏論之。又念前屢具疏，由南北洋轉進；今事勢叢脞如此，南北洋處危疑之地，值盤錯之時，嵩燾所陳又似比合南北洋之旨，以折羣議之非，於義未宜代進。拊膺躊躇之日多矣，略爲恪靖發其義，知其負強使氣，不可以莊語，稍以平易出之，未敢顯著糾正其失。

古人有言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鑑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今時十大夫無知道者，循聲附影，希望朝廷意旨以求詭合，頑然自託於敢言，日趨於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豈果有見於今日兵力之強足資一戰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時道諛而已矣。』嘗記宋儒劉元甫之言：『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希俗而爲功，飾義而爲名。』古之君子以爲恥，今之君子矜張自肆，泰然任之，學術之不明，

人才風俗之端，天下之敝所由基也。

初謂法人必擾及瓊臺諸島，頃接鄂信，福建馬尾已交兵，船廠輪船之所集也。是其故有三：一、毀滅機器根本之地，一、福建租界在南臺，於各國商局無損，一、天津始定簡明條約，即有專辦福建海防之命，彼亦尋聲而至耳。充法人之志，駐兵以脅求通商，苛索兵費而止，即諸言事者亦謂無甚害也。而當民窮財殫之時，鬻兵無已，國家何以堪之？自頃數年，商賈任貿遷者傾毀無餘，富室存儲俱至蕩然，而又毀及招商一局，盡長江數百里利源舉以委之洋人，中國不復過問，豈復有能自立之勢？傳相於此具有苦心，然亦失計甚矣。

朝廷任信少年希圖榮利，一二狂瞽之言，以疏忌大臣，其害遂至不可究詰。非愚直如老臣，不敢言，亦不能言，而無由痛哭陳辭，以幸當時之一悟，至於今日而遂無可言矣！

### 論法事疏

兩江總督恪靖侯左代蓮（奏疏卷十二，葉三十一上）

……竊臣光緒二年在總理衙門，見法人特拉格來遊歷暹羅、南寧、緬甸以達雲南、四川，記載詳明，由福建撫臣繕譯咨送。臣但見其遊歷南寧一冊，內言南寧通中國有三路：一、循湘江而上，出緬甸，通雲南；一、出湘江右支囊呼河，通雲南；一、出安南東京兩界間通廣西。知其心懷英人通商騰越，蓄意與爭，雲南地產之厚，尤西人所歸稱也，是以考求通雲南之路尤急。其後日本毀滅琉球，法人因乘勢與安南構釁，以爲開通富良江之計。蓋西人以通商爲利，尤善蹈瑕抵罅，據爲程式。與安南議論相持兩年，而其經營發難實在乙亥、丙子之交；其指定蒙自口岸尤擅雲南之勝，以其地饒沃平衍，水陸交通，北距雲南省城，西距普洱，道里適均，實遠

出騰越之上。其用意愈深，其求成之心必愈堅。臣以爲宜由朝廷權衡利弊輕重，應否准與通商定計，於事先設官徵防，使足以資控御，庶不至如沿海情形，令西人操通商之權，屈中國以從之。其或定計不與通商，亦當熟籌因應之宜，深究理勢之歸，有所據以制其勝，期收折衝尊俎之功。西洋各國，因事辨爭，有相持數年而始定者，即不得已而用兵，亦反覆籌商，遲久始決，從未聞貿然發議稱兵，一相嘗試，就安南事勢言之，常有救援彈壓之師，不當有防堵之師，明非利害所繫故也。若論雲南通商事勢所爭，尤在議論，決不在於用兵。

臣因考古經國之計，專務招徠商賈，無以閉關絕市爲義者。漢書西域傳，稱關賓惟利賈市，安息臨娑水，商賈車船行旁國，康居欲賈市爲利，大宛善賈市，爭分銖，必市乃得所欲。班史不載邊關市易，而於四國發其例，是以後漢書言，武帝開通西域，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唐書開元盛時，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番、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稅西城商胡以供四鎮。當時通商之利，蓋可想見。明史謂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是以宋世熙、河、秦、洮皆設茶務，不以寇掠攻守廢市易。明設三市舶司，甯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西洋諸國，交趾、雲南皆設市舶提舉司，始終未聞以市易滋亂。其後罷甯波市舶，日本海賈往來自如，轉相寇亂，海上遂無常日，見之明史食貨志，可以推知其利病。至於國朝控制夷狄之大法，尤爲曠越前代。康熙初，與俄羅斯議定疆界，聽其貿易不禁，俄商絡繹往來京師。至三十二年，定爲三年一來京貿易，而庫倫仍聽互市。雍正五年，設沿邊卡倫，始移市務卡倫外之恰克圖，距庫倫且至千里，而罷京師貿易，相沿至今。其後節次劃分邊界，由額爾古納河東至混同江，橫約二千餘里，由烏蘇里河南至圖們江，縱約千餘里，由恰克圖西至烏梁海，繞出蔥嶺，縱橫各數千里，猶恃恰克圖通商界限。由額爾古納河東徑黑龍江以達松



花江、西盡唐努山以南，界畫井然，不虞侵佔。誠令塔爾巴以北、伊犁以西當時設有通商市務，必能相與保全，以資守衛。臣歷考古今事勢，益信明史言馭邊之要，以互市通夷情，使法禁有所施，省戍守費，誠為有利無弊；而如恰克圖展至庫倫千里以外，尤其效之彰明較著者也。

今沿海通商十三口，長江以上通商五口，雲南通商一口，俄羅斯出入西北各口並通行無阻。區區蒙自一口，無關中國要害，通籌始終，總攬全局，必有能辨知其得失者。

至於用兵之費，籌餉之煩，與其貿焉而起，貿焉而止，及不幸而出於戰，賠繳兵費之累，中外諸臣皆能深知。徒以眩於南宋以後之議論，不務考求古今事局，以上窺列祖經營撫綏之大略，明通公溥，坦然以誠相示，而用其一隅之見，附和清議，苟求見恕於人言，以是辦理洋務四十餘年，始終不得要領，而坐受人言之挾制。方今時事艱難，民窮財殫，國計吏治、人心、風俗、本源之地，所憂實多。汲汲補救，猶懼不給，無故自生疊端，屢滋煩費，誠謂非宜。臣老病餘生，氣息奄然，無所顧忌。又嘗蒙被聖恩，備員總署，稍能周知中外情形，以理自信，實見法人通商蒙自，宜以時迎機理喻，使受約束，不宜率爾稱兵，終至無以善其後，而滋累無窮。用敢披瀝懇忱，冒昧上陳，冀荷聖慈垂察，不勝戰慄阻越之至！……

### 因法事條陳時政疏

補呈直隸總督張之洞伯李兩江總督恪侯左代進（奏疏卷十二，葉三十七上）

……竊查西洋之通中國，肇始西漢，海道通商，則原於隋、唐之交，歷今千數百年。至道光年間，鴉片煙行於中國，始有禁煙之議。辦理參差，激成釁端，嗣是而有定海、甯波之變，又有鎮江之變，又有廣東省城之變，又

有天津之變。再四交兵，或極一時之兵力，糜費餉需累巨萬，終至增加通商口岸，索賠兵費。前後五十年中，反覆相尋，如出一轍。蓋西洋以通商爲義，自始開國至今千八百餘年，兵力愈練愈強，製造愈習愈精，通商口岸亦愈推愈廣。外蕃各國，盛衰強弱，或數十年，數百年一變，惟西洋一主通商，歷久不變。其佔踞地方，遠至數萬里，皆以通商爲名，初無窮兵之心，而數反數覆，必因釁以逞兵。亦並無爭地之心，而屢戰屢進，即乘勢以掠地，南洋各島，侵佔殆遍，無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誠信相孚，萬不可以虛僞相飾；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恃其強以求一逞。

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以彼所求者通商耳。其舊謀或在數十年之前，其作勢嘗自處萬全之地，每至張大其辭，以相要挾。而其與中國相去數萬里，用兵之費又數倍於中國，本不能輕易言戰；其志又不過通商爲利，非有仇憾積於其心。察其不輕言戰，詰難往復，固之餘地以自處，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輕言戰，而激使狂逞，則爲害必多。一經交兵，所用兵費，終謀取償，此亦西洋各國互相鉗制之義，直無辭以拒之。或竟受懲創揚帆以去，各省海口不能撤防，一年二年，又必復至，或遂恣意橫行，爲禍且將愈烈。西洋各國交兵，或十年，二十年，每戰砲火交轟，亦至數日不息。近年如普法戰蹟，記載甚詳。中國沿海八九千里，果何以堪之？此臣所以謂西洋各國環集中國，無可戰之機，無可戰之勢，直亦無可戰之理。

法夷屢與越南私立條約，專爲通商雲南起見；自英人通商騰越，尤懷爭先恐後之心，見之特拉格爾探地記，其蓄意早深。據萬國公法，駐紮各國公使，專務保護人民，料理通好事宜；遇有爭辯大端，必另遣使與議。

以所爭辯。有允不允，不允即應辭歸；公使不能辭歸，故並不使與議，勉強與議，彼亦決不相信。法夷構釁越南，應遣使法都，並應遣使西貢，察機觀變；而未能遣使。其滋擾越南，一發端西貢。而西貢地方中國人民三十餘萬，應設領事經理，而未能早設。此等緊要機宜，皆已坐失。法夷初意，西貢駐兵五百人，橫行越南有餘。經劉永福橫出截擊，彼亦驚出意外，進退兩難。可以乘勢定議，而又失此機會。中外諸臣，本無諳知洋務者，惟仰窺朝廷意旨，憤起言戰。疆臣主兵，又狃於軍營報仗，虛張聲勢之故習，一以虛矯出之，諱敗言功，從無一語徵實。

臣不敢申言勝負得失之故，但就今日用兵利害言之：

法夷滋擾越南，未及中國也。廷臣倡言主戰，拒之於桑臺，拒之於北甯。彼至則我兵先退，彼退又以克復報聞。法夷斂兵退守，不進攻保勝而至天津議講，是其意本不求戰也。自諒山一加掩擊，而禍遂成。嗣是而攻雞籠，傷亡數百人；又攻馬尾，傷亡數千人；又轉攻雞籠，傷亡亦數百人。迫使戕賊人民，其害一。

馬尾船廠建置機器，所費累數百萬；每製造兵船一艘，多或百數十萬，少亦數十萬。一戰而毀棄淨盡，所耗至一二千萬，徒自毀傷其僅有之輪船與製造機器，以供言者之一快。其害二。

西洋通商各口岸，中國富商大賈輻輳其中，轉輸營運，賴以不匱。二三年來，邊釁既開，西洋各商收回成本，停止貿易，沿海商賈傾毀無餘，元氣大傷；百姓相與轉徙流離，一日數驚，莫保其生，商賈受累尤甚，是直自爲擾也。其害三。

比年水旱饑饉，公私庫藏皆至耗竭。尋常無事，各省入款多不敷出。而觀今日徵調之煩，召募之廣，視咸豐年間討平寇亂用兵又更加多。儲軍於無可施之地，求戰於不相應之敵，沿海數千里，處處設防，徒以自斂

其力而無復有終極。其害四。

漢臣魏相之言曰：「敕亂誅暴，謂之義兵；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憾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忿兵、驕兵，古人以爲大戒。中外諸臣，襲南宋以後議論，反據之以爲名，抑不知南宋諸臣議論與其行事之得失，載在史冊，韓侂胄一用兵，而宋以不振，賈似道再用兵，而宋燬矣。以議論爭勝，而不能推求古今之利病與人事之當否，其弊遂至於此！

臣聞自古攘外必先安內。西洋佔踞口岸，深入腹地，並無攘外之可言；所急應講求者，安內而已。而使干戈四擾，邊境騷擾，攘外安內，兩無所據。應懇皇上天恩，明降諭旨，令總理衙門大臣親詣英、美、俄三國使署，會同理處，平其曲直，以息兵安民，保全大局。

而爲今日根本大計，關繫人心國脈尤有切要者四端，敬爲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進退大臣太輕。凡爲大臣，皆積資累勞，身負重寄，平日志行才略，朝廷考求有素，淺深得失，無不周知，自非權姦能上蔽朝廷耳目，必待言官發其罪狀，取快一時人心，卽不當以薄物細故指發譴微之過，以至上傷國體，下寒任事者之心。傳曰：「敬大臣。」孟子以責君堯舜爲敬其君，則是敬大臣者亦直責以伊、周之事，敬之愈至，則責之愈深。若視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遠小臣揭發其陰私，指摘其小過，以於激直廟堂之上，荆棘叢生，大臣救過不遑，互相交結，各顧其私，爲害反甚。晉臣王弼猶言：「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不私於物，物亦公焉。」未有致疑於人而能盡人之力者。大臣稍有廉恥，亦惟引身以避賢路而已，於國果何利乎？人才祇有此數，大臣不可信，豈有小臣反可信之理？徒相率爲絞誣，希指邀榮，以求美仕，其於人心風俗，所關尤

鉅。聖明之世，豈宜有此！

一、聽言太難。自宋儒以崇獎言路爲義，數百年來，優待言官，奉爲故事。臣愚以爲，言官之職，匡正朝廷過失，詆斥權姦——凡爲權奸者，必其能巧相結納，以中人之心者也。——終始以正君爲義，故自唐宋以來，皆名之曰諫官。拾遺、補闕，使朝廷無過舉，而後可以謂之忠直。然自宋之盛時，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喧闐盈廷。至於南宋，爭和爭戰，陳義愈正，持論愈囂。明之季世，則將帥主兵進退機宜，亦自言官操之。兩朝以至大亂。此非言官之害，言官任意囂張，不稱其職之害也。粵匪經亂以來，民困未蘇，吏治未清，紀綱法度日益廢弛。承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未有能善其後者。三四年來，言官毛舉細故，見事生風，大率因睚眦之小怨，用影響疑似之傳聞，臆列入告。朝廷遣使四出，驛站之騷擾，州縣之供給，已不勝其體。而又內顯言官之意旨，經營傳會，以定愛憎。朝廷用是以求通民隱，而民隱愈蔽；求申冤抑，而冤抑愈深。則亦言官無能讀書通知事理，徒用苛察，許告窺求影射以爲直也。所苛求者，一言一事之微，而所關國家大局，固已鉅矣。其甚者，疆吏之賢否，藩臬之遷擢，皆取決言官一疏，斷行不疑。太阿倒持，尤乖政體。迄於今日，吏治日媮，民生彫敝，所在愁歎，而言官所陳，但舉虛文小節，未嘗深念民生休戚，與朝廷措置之宜。崇獎太過，徒長虛誣，實爲害政。

一、進用人才太驟。虞書舜禹相戒之辭微矣，而獨斷言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誠知言之不足取信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當聖心，遽資倚任，加之顯擢，挈懷希幸，相率效尤，倚託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挾一疏，急求榮進。迨至事任已屬，變故驟興，遷就愈急，周章失措，流俗無知，摘其章疏告示，傳以爲笑。朝廷培養人才，文章志節，皆所取資，期使觀理日深，練事日熟，庶足備進大投艱之選。獎進一

二慮浮之言以助其恣睢，而使人懷說，羣言淆亂，實爲可惜。恭親王精明仁恕，小心敬畏，於洋務尤所深諳，遠出一時廷臣之上，而不敢以己見理處，一切付之公論，洋人皆服其誠。屢經事變，卒能從容鎮定，消弭禍端，聞其罷退，無不咨嗟歎息，追論其賢。足知言官連章論劾，實不知有天下大計，徒眩於諸臣進用之驟，探求朝廷意嚮，欲因以立名也。臣伏見文宗卽位之初，盜賊縱橫，東南塗炭，而又事變迭乘，天下岌岌。文宗惟一守之以定靜，持之以堅忍，羣臣奉職無有疑難，用能當大故而不惑，平大亂而不搖。值時事艱危之際，尤當爲天下了事，不當爲天下生事。靜默簡約，察吏安民，期以培養國家元氣，無使傷損。議論多一分虛浮，而國事日壞；官吏多一分操切，而民氣日傷。政令紛更，黜陟予奪，易於反掌，徒使實者氣沮，而狂惑喜事之人日益驕橫，在於今日尤謂非宜。

一、用兵太失權衡。竊觀漢唐名臣，史傳所載統論，皆以諫止征討爲義，從無敢有倡言用兵者。南宋之世，假復讎爲名，而言始端，嗣是八九百年，相與以用兵主戰爲常談。然南宋時議論雖囂，而主戰者猶將帥也。至明，則將帥持重不敢戰，而言官迫之使戰，乃至封疆大吏亦承望言官風旨，動爲主戰之說，上希朝廷嘉獎，下邀流俗無知之稱譽。老子之言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漢文帝於南越寇邊，猶遣使喻意，以多殺士卒傷良將吏爲戒，所以爲聖人之仁。凡可以不用兵而言用兵者，是樂殺也。故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甚可懼也。西洋立國，專務通商，其兵愈強而愈不輕言戰。卽此次通商雲南，始終以計畫經營，先與越南定立議約，屢經改訂，事端顯見，與未通商以前，西洋事勢一無見聞情形迥異，無難據理辨爭，折服其心。卽以通商論，沿海以達長江，開立口岸十四五處，又遠及瓊州、臺灣、雲南之騰越，亦已與英人通商，何惜蒙自一口？

雲南貨物與越南交易，西及暹羅、南掌、老撾諸國，從未設立稅關。劉永福佔住保勝，收其稅利，即中國出入各國之通津也。多開蒙自一口，即多收一口之稅，實爲有利於國，無損於民。從漢至今，二千餘年，凡與四夷外蕃互市之地，從未滋生事端。正以利源所在，彼此均懷顧惜，以是能久遠相保也。彼所議者商務，廷臣所爭者用兵，臣實不解。所謂道光盛時，關天培、楊芳皆百戰名將，不足以資一戰。至咸豐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及樂善、史榮椿，尤爲宿將知兵，亦不足守一口。以彼兵力之強，亦實不願開釁，中國何爲激之使逞？聞兵以義動，未聞挾憤以求僥倖一勝者也。國家辦理洋務，必求通知洋務之人。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曾國荃，並能曉暢戎機，周知各國情事。朝廷責以了處洋務，指揮莫定有餘；必督之使戰，而使浮薄少年高談闊論，陵厲其上，欲恃語言縱橫爲制伏外夷之略，以宣宗、文宗兩朝聖人艱苦經營、躊躇審顧不欲輕試者，諸臣乃毅然任之不疑！不顧事機之順逆，不計餉源之盈絀，則亦虛構之議論，積成習尙，貽累天下國家之尤者也。

以上四條，臣因目前洋務急須料理收束，因推論洋務之原始，實由廷臣議論繁多，眩惑聖聰，以爲有可倚信；而其實，陳奏之辭多而辦事之心少，主戰之文勝而用兵之術疏，萬口紛囂，昌言於公廷，挈眷遠徙，倉皇於私室，外間一切情形，從無有敢上達者，風會所趨，莫知爲非。臣竊以爲與西洋交兵，百勝不足爲喜，數敗亦不足爲憂，其患終不過苛索兵費，多佔口岸，甚則侵據沿海地方，不必遽爲害內地。而至用兵日久，中國力先不支，所憂方大。

臣又竊觀天下大勢，可憂者二：一曰水旱饑饉。近年山西大旱，各省勸捐，助賑相沿爲例，直隸、山東水災亦倣照辦理。臣出使英國，英人振助山西，亦集資至二十餘萬。一省有災，四處環起相援，則無慮水旱之頻仍。

也。一曰寇亂。自長江創立水師，淮軍留屯又二萬人，緩急有可倚恃；經亂以來，各省亦皆有防軍，以備不虞；則無慮盜賊之竊發也。方今所患獨有洋務。西洋兵力之強，製造之精，從古未有。而各國環列，互相鉗制；又其志專在通商，即有需索，皆可據理駁詰。故嘗以謂今日洋務，戰、守、和三者皆無可言，惟在隨事應付而已。應付得其宜，可保數百千年無事；一失其宜，即無事轉爲有事，小事釀爲大事。得其宜，則製造與練兵可用洋人之力，而洋人之心亦服，語言既省，國體亦尊；一失其宜，徒以長洋人之氣，而所處日窮。五十年來，每一用兵，即國家多損一分元氣，前事可爲殷鑒。目前大勢，但無海疆之憂，水旱寇亂皆無足慮；一經搆釁，而此二者相緣以起，直無以爲善後之計。所爭甚微，所繫至鉅，必欲用其衰敝之餘力，求多於兩朝聖人之功績，臣未敢信。謂然也。臣衰且病，旦夕不能自保。顧念時事艱難，法夷佔據越南之西貢，經歷多年，植基已固，邊釁既開，用兵直未有止境。誠宜速與理處，下顧民生，爲萬世根本之計。竊度中外諸臣知此義者既少，即知之亦無敢上陳。臣是以不敢自惜其餘生，剴切陳之，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 庸齋全集

薛福成撰

## 與法蘭西立約通商保護越南議

壬午（文編卷二、葉二十七上）

竊觀法使寶海所議中國與法國應辦越南事宜三條，大旨不外分界通商與保護越南。果能互崇信義，秉公立約，則法人有悔禍之意，越南有可存之機，從此釁端漸弭，邊疆漸固，而中國之經理外務漸能制勝於無形，即異日朝鮮、琉球諸藩國亦當隱蒙其益。此中國盛衰強弱之機括所由分也。然嘗考之以敵情，徵之以近事，復將寶使前後文函反覆玩味，竊慮法人未必遽就範圍，尙將故作波折也。洋人之得步進步，即欲行此三條，而節目尙多可議也。約事之多歧，人言之可畏，稍不詳審，或致貽悔於將來也。夫事不籌之於豫，則設慮不周；思不集之於衆，則獲益不廣。禍成因斯事關繫全局，謹審其剛柔緩急，進退迎拒之機宜，議其大略如左：

一、和戰二事宜虛實相濟也。邇年以來，外侮環逼，議者或偏於主戰，或偏於主和，不知二者皆非也。夫豈意欲戰，則將使彼不能轉圜，兵連禍結，致成不了之局；且中國武備未精，未可爲孤注之一擲也。豈意主和，則彼窺見我之情實，益肆要求，無所底止；一國得志，而諸國效尤矣。中國將奚以自立邪？是故爲今之計，莫如以和爲體，以作可戰之勢爲用。昔者，英人之教士耳其也，廣調戰艦，進泊黑海，仍隱勸土人與俄講解，故俄人有所顧忌，而其約易成。庚午天津之案，誤在未調重兵，不免於倉猝之間，爲法人所挾制。甲戌臺灣之役，雖有

重兵，又誤在議和太速。近者東北邊調軍防俄，而伊犁改約未受大損；朝鮮告變，雄師電過，而倭人氣沮，受盟而退；此皆其明驗也。且所謂作可戰之勢者，即使事機所值，偶出於戰，亦必時時執順和之說。如是，則敵不能歸曲於我，而轉圜亦易。夫法人之破東京也，歐其無備，突起波瀾，無理極矣！乃轉歸咎於河內總督之藐視，自稱並無侵佔土地之意，時以交還東京、補立和約爲言。戰國時蘇代之論秦王曰：「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夫殘破人之國都，而猶厚貌甘言，自云並無惡意，可謂言如循環矣；恃強陵弱，不崇朝而取東京，可謂用兵如刺蜚矣。中國亦宜稍襲其意，惟知雖戰而無礙於和，則其究亦並不至乎戰；此和戰二事虛實相濟之妙訣也。

一、法國上下之謀議不可不審明也。法在歐洲，習於戰鬪，素稱強國；自改爲民政，而其國人始有息肩之意。且畏德人戰勝之威，割其腴壤，償以鉅費，法之君臣痛心疾首，未嘗不思蓄銳觀變，以全力求逞於德也。今關越南之貧且弱，欲稍稍蠶食其地，如英之據印度，俄之滅波蘭。然法之所畏莫如德，德與法同壤而國勢日強，不啻臥虎伺榻。俄、奧諸國，又法之世仇而德之與國也。英人每以演境通商忌法人之占先著，法人豈不知之？法之牽制既多，竊料彼國經營越南，僅用財力、兵力十分之一，計猶爲之；若必老師糜餉而多後患，則彼必長慮卻顧，有所不爲矣。何則？彼非畏中國也，畏歐洲諸國之議其後也。今法開中國發兵之信，攘臂而起者，固非無人；然究其歸宿必係順和者多，順戰者少。觀其外部接實使電信，即飭西貢巡撫勿得生事，其情可見。竊嘗以管見度之，其言戰、言和紛紜無定者，法之上下議院也；經畫邊務，兼顧大局，適可而止者，法之朝廷也；不愾啓釁，欲以拓土爲功者，法之西貢巡撫也。至其使臣寶海，奉厥朝廷之意，原以排難解紛爲職；然彼亦量

中國之情勢以爲進退，苟聘其口舌先得便利，未嘗不見可而進，冀著其爲使之功。審此數端，而越南之事乃可措手矣。卽與寶使議辦越事，尤不可不善爲駕馭矣。

一、滇粵各軍不能驟撤也。自法人侵擾越南，中國分道出師以示聲援，未嘗明言拒法，而越南君臣以壯其氣，不致驟立受虧之約。劉永福等以堅其守，不肯遽爲退避之謀。卽法人亦以兵少勢孤，有所顧忌。此誠緩邊字小之要著也。迨兩國之軍日益相逼，恐肇釁端，姑因寶使之言，酌許退軍，以便兩國派員會議——乘風轉帆之妙，誠莫亟於此。乃寶使照會，稱中國已飭官兵退紮，足令法國派出驅逐黃黑旗黨巡軍無有阻難；是我退而彼反求進，情殊叵測，且與前言不符，誠有如總理衙門所慮者。卽使寶使並無此心，或因譯漢文義稍有訛舛，然中國救越之得勁也以出師，則其鬆勁也必以退師。若竟如寶使照會所稱退回本境，法人見中國退兵之速也，彼之議院必因此窺我之怯，餒而謀濟師，彼之西貢巡撫必益以覬越之虛弱而謀佔踞，勢必進攻劉永福等以規北圻諸省。不必寶使先有此情也；倘法人乘機思逞，卽寶使亦力不能禁也。彼時執前議以責寶使，彼將置之不理。若我兵因法人爽約，既退復進，恐必激成釁端，轉非弭事之道。福成愬以爲，此時粵軍分布富良江以北，與法軍尙隔一江，不必撤退；或令其最近東京之一路酌量移營，滇軍前敵在興化以東者，宜密飭酌度形勢，退舍數十里，已足表和好之誼。若寶使以未退回本境藉口，宜答以兩國相交未聞有施無報，中國既退紮以示先施，法軍亦宜退出東京以昭睦誼。如此乃足開執其口，而折其無厭之求。卽至會議之時，兵備尤不可稍懈，庶聲威振而和局可成矣。

一、立約分界保護最宜詳審也。越南全境近三十省，順化都城在富春省。富春以北，以廣治省廣平道

爲左圻，其河靜、乂安、甯平、清化、南定、興安、河內、海陽、北甯、廣安、諒山、太原、高平、山西、興化、宣光十六省爲北圻；富春以南，以廣南省廣義道爲右圻，而南圻九省中有嘉定、邊和、定祥、永隆、安江、河僊六省已爲法人所踞，設西貢巡撫治之，惟廣和、富安、平順三省尙屬越南，是南圻所存不過三分之一。惟北圻境壤縣廣，而十餘年來，中國屢次出師爲越南剿平劇寇，如吳亞終、黃崇英、李揚才、陸之平等，悉就擒滅，富良江以北之山西、太原、諒山、高平、北甯、宣光、海陽等省，皆中國所戡定之地。且其土產較瘠，非法人所垂涎；其素稱膏腴爲彼所注意者，蓋在越都左右圻及南圻所餘之地。又以經營富良江商路，則北圻越南之地亦難盡讓歸我，此法人之隱情也。實使照會稱，法國願設法自海口以達滇境，通一河路，以裨商務；又稱兩國在紅江中間之地劃定界限，北歸中國巡查保護，南歸法國巡查保護，併互相立約，將越南之北圻現有全境永遠保全。夫僅曰保全北圻，則北圻以外如順化都城卽非所保矣。萬一此約既定，彼卽進取越都，我將不能過問。且紅江卽富良江也，富良江以北之地不及北圻之半，是中國所巡護僅有越地五分之一，未昭平允。況彼既認保勝爲中國所開之口岸，保勝在富良江以南，則其中又多輾轉，似宜如總理衙門所議，北圻歸中國保護，南圻歸法國保護，以與之磋磨。雖明知彼必不允，然進求乎上，僅得其次，將來或能辦到富良江以北北圻之地歸中國巡查保護，越南現有南圻全境歸法國巡查保護，富良江以南北圻之地與其都城左右圻之地仍令越南自爲經理，由兩國遣使常駐越都，設法保護，其富良江上下游俾越南認法人通商之路，如中國長江通商之例；至其設官分治，設關收稅，均由越南自主。如此，則措注允協，可無南顧之憂矣。

一、法人如不認越南爲中國屬邦，我亦宜勿認法越之舊約也。法越兩國甲戌年所立和約，聲明越南

操自主操之權，並不服屬他國；是法人早伏狡謀，欲使中國不得與聞其事，而越人自墮其術中矣。又稱越南之平定、海陽兩省，溯上洱河，可達滇境；是其蓄意開通商路，已非一日。然越南之朝貢中國，乃中外所共知；彼既不認爲我之屬邦，我亦宜勿認其前約。況雲南爲中國之地，則通商尤不允之權在我。苟能握其要領，善爲操縱，彼自須就我範圍也。

一、法人宜以東京交還越南，以符原議也。法人之初下東京也，曾行文越南，謂河內總督不以禮相待，致有攻戰，然實非利其土也；請越南王派員赴河內妥議，以便交還城池。又稱欲補立條約，即許退出東京，並將所取庫銀及海防關稅銀三十七箱交還越南，仍許越官依舊收稅。實使亦迭次切實言明，彼國並無佔併東京、北圻土地之意。是法人之踞河內，初意本在要盟。今保勝通商既如所請，則交還城池與帑項亦必議定日期。東京既須交還，則彼設局巡查北圻之說，似可駁罷。何則？既稱巡查，則必駐兵，駐兵則越南不能自立，富良江以南之地恐終難保全也。

一、滇境通商爲英人所忌，宜令法人知之也。英人於煙臺條約早有通商雲南之議，祇以緬甸陸路多阻，迄今無成。乃法人捷足先登，開通江路，則緬甸通滇之路更難。英人有慮其事者，見於本年七月新聞紙，謂嗣後法與緬鄰，倘英緬失歡，則法人必濟緬以軍火，緬與法將立保護之約，將來法必全滅越南，而以緬爲外府，大非英人之利等語；是英人慮之熟而忌之深矣。春間，越南侍郎陳叔叙託招商局代稟，有欲以重賂求救英、德諸國之說；厥後越南王咨兩廣總督，求給憑照往聘英、德諸國，不可謂謀之不臧。中國固宜玉成其事，隱示扶持。雖英德未必遽能助越，究竟有益無損，且易動法人顧慮之心，此亦辯論時隱籌法人之一助也。

一、處置劉永福須妥爲斟酌也。永福本黑旗黨之渠魁，始爲流寇，繼受越南提督之職，扼守山西，保勝一路，權商稅以供軍餉，故法人必欲驅之以通保勝商路。然永福素恃此爲餉源，誓死不肯退讓；又前嘗敗法師，北圻之民與黃黑旗黨之囂聚者頗特之以爲固；法之兵輪累次駛向山西，不戰而退，似稍憚永福威名者。寶使初次照會，謂中國應設法使商貨暢行，如驅除盜賊，撤去保勝境上關卡之類；其後照會總理衙門，則稱中國兵退紮，足令法軍驅除黃黑旗黨無有阻難；此皆指劉永福而言。然使中國竟代法人驅剿永福，非惟清議所不與，且爲中外所竊笑，固萬無此理。若竟聽法人進攻永福，則彼兵威既盛，或因此盡併北圻，中國將何以禦之？今欲籌善處之方，保勝既作爲中國許法人通商之口岸，而永福嘗詣粵軍求救，願爲前鋒，似莫如由中國授以一官，編其部衆爲一二營，於富良江北擇地安插，其軍餉許由中國給發，日後即在保勝關稅開支，諒永福不敢不遵。法人既得通商之利，又開永福爲我用，斯足稍戡其狡謀矣。

一、通商章程宜詳議慎覈也。法人知中國地產之厚，考求商路殆閱十年，其著議謂開通紅江商路，則川黔西藏之貨可由水道直達東京，各商咸願捆載而來，數年後進出口貨物常增至數百萬佛郎，故其經營不遺餘力。彼既蓄意日久，我自難於阻遏；且就大計論之，亦可不必終阻。何也？使法人謀開此路，而中國初未覺察，則法人獨享其利，而中國將受其害。今由兩國會議通商，原期兩國共分其利，果能使滇蜀土貨暢銷，邊民日臻富庶，則中國之獲益尤厚。倘將來保勝一關，每歲進出口貨價各有一千萬兩，是歲得洋稅百餘萬也。惟此爲邊地通商之始，與江海各口情形不同。從前各口通商所議條約，大半由逼迫而成，中國受虧過鉅。此次兩國本無交涉，中國因越事慨允商務，似不能援照江海各口章程，必當明示限制，仿今歲朝鮮與美國立

約之意，議一最公允之規條，以昭友誼；或酌增稅項，或漸收政權：如此則他日續立之約可援例議辦，已立之約可隱爲挽回，其有裨於全局豈淺鮮哉？

一、越南既歸兩國保護，則兩國所辦之事均應一律也。分界通商之議既定，法廷必仍遣使駐越與開國政，名爲保護。彼時中國若意存省事，憚於遣使，則越南之事，中國仍不得與聞，將獨任法使以把持，啓其挾制侵佔之漸，是以越南委之於法也。西洋於半主之國無不遣使駐紮，況約章既定，無復重要事件，他日兩使駐越，原不過遇事知會，照約辦理而已。然既欲保全越南，則循例之舉實不可闕。或謂朝鮮、越南同爲屬邦，朝鮮既不遣使，越南豈能獨異？不知朝鮮之不遣使，因其爲我屬邦，而與西洋諸國平行也。虛體制之難登也，越南之不能不遣使，因兩國既有保護之名，則兩使必有會商之務也，恐措施之不登也。隨機應付，各有所宜，難一概而論耳。

一、富良江以北各省宜駐兵巡防也。中國所以力護越南者，欲固我滇粵邊圉也，而富良江以北各省，又滇粵切近之藩籬也。越南不靖則北圻不安，北圻不安則滇粵亦不安。今欲保全越南，如能跨富良江南北而守之，固屬甚善；即勢有不能，則江北各省宜駐防軍也必矣。蓋法人卽有巡查越南之說，則其軍必不能盡撤；而我一旦撤師，示以未遑遠路，又將啓彼狡謀。且邇來粵軍頻歲出關，驅剿叛寇，卽遇班師入塞，亦常分布要害，以顧邊防，其餉項仍不能稍減，古人所謂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相等也。今令滇粵各軍分駐越境，計不過於額餉之外多加運費，而緣邊有拱衛之師，屬國壯輔翼之勢，防軍以巡練而少懈弛，強敵視舉動而慚聲威，其爲利也多矣！且法人以江北數省乃中國所戡定，故其意甘讓而不爭。萬一越南日就衰弱，終至爲法

所滅，則中國分此一隅，亦差免爲各國所輕視。此乃將來最後之一著，而今則未可明言也。惟各軍暴露已久，宜以休軍爲名，入屯各省城中；越人方恃我爲捍蔽，必無異辭。斯邊陲收坐鎮之功，將士免久役之苦矣。

以上各端，或理論於事前，或籌措於事後，雖法人未必遽能盡允，然福成以爲頗有把握者，以法人所深願者在通商，所不願者在開釁也。今脅之以所不願，餌之以所深願，堅持前說，不稍遷就，則管見所擬，似有八九可成。夫寶使原議三條，大旨固在撮合兩國之好；然窺其意，實尙無定衡。我苟力與相持，則所得或稍溢於三條之外；我不力與相持，則所得或尙歉於三條之內。寶使之所設辭推諉者，不曰本國議院不允，即曰西貢巡撫不允。今中國亦宜如其法以相抵制；其有關於兵事者，可託漢粵兩督以拒之；其有關於界務者，可託越南及劉永福以拒之；其餘一切不可允之事，更可託中外清議以拒之；拒之有辭，而彼乃知所允之非易得矣。夫得失既巨，周折必多，果能貫以全神，始終不懈，俾斯事持平議結，則東西洋各國知中國漸習外務，不敢肆其侵侮，從此力加整頓，益圖富強，中外交涉之事庶有爲乎？

### 援越南議上

發未（文編卷二、葉三十九上）

今越南之事急矣！法蘭西之饑張矣！越亡則法必進訖滇黔，侵我廠利，索我商埠。不與，則以兵威相劫；與之，則得步進步，靡所底止。雖智者將何以禦之？且法一二邪黨，蔑視中國，顯違輿論，謀併越南。迨知中國不能不爭，乃遣公使脫理古逞其狡悍，欲以危言脅我；既不爲動，復以巧言餌我，必欲使我不與聞越事而後已。萬一隳其術中，閉關守境，棄越不援，則彼益知中國可侮，他日必轉誣中國以隱助越人來致詰問，然後借端進



規演境之利否則，責令我兵助剿劉永福，以明其並不助越。是何如昌言越爲中國屬邦，不能強中國以不問，堅辭博辯，與之相持，使彼終無辭以難我？法廷知中國不爲所撓，則邪黨之言不售，而其氣已奪；彼上下議院必仍中前論，排去邪黨，休兵省費，而與中國講解；是越南尙可恃中國以存也。

且今日中國之援越，非徑與法失和之謂也。今之局勢與古稍異。自泰西各邦分峙以來，凡兩國相爭，即有決裂之心，決裂之備，無明告人以決裂之說者；必故和其辭，斂其形，以懈敵怒而蓄厚勢。將來若諸鄰國評斷，既非覺自我開，必謂我直彼曲。卽如法人之侵越也，突破東京，復翦南定，其用兵森銳，可謂不留餘地；然其爲辭，不過曰欲令越南遵行舊約，欲輔越王整理國政，欲開通演越商路，俾各國與中國皆獲其益——其言固甚甘也。法之於越尙且如此，而況中國之於法乎？中國雖不委越於法，然中外文告不必有與法失和之辭，則彼國紳民益不願啓釁以妨商務，以負不睦之名，以蹈舍近圖遠之失；而中國乃得徐爲布置，拯越南之急，而無後患。何則？中國之援越，非好勤遠略也，非博字小之虛名也，非謂越南服事中國永無侵叛也；中國之謀，在自固演粵邊圉耳，在杜法人無厭之求而與議定一範圍耳，在使東西洋各國不輕中國，庶朝鮮諸邦得稍自立，琉球諸案得以復理耳。

爲今之計，宜徧告友邦，兼告法國，以越屬中國數千百年，揆諸公法，斷難置之不理；廣選良將，能臣、謀士，徧布演粵三省，俾演粵增募勁旅，分戍北圻，而仍變其名曰防邊，曰彈壓土寇，曰助越南經理北圻。夫其辭順，則彼無所藉口也；由演粵募師，則勢不張皇也；用緣邊之人爲士卒，則癘癘非所畏也。宜布告中外官民，謂法與中國和好有年，雖近因越事稍有嫌疑，然中國斷無與法失和之心，法之商民在各口者尤宜加意保護，格

外優待，以昭睦誼。夫優待保護，本在條約，是不過款以虛言也。法議院之主議者惟商民，而大事之定計在議院，是厚結其商民之心，即隱挈其政府之肘也。宜介英、俄請越於法，唱英、俄、德諸國以紅江通商之利，先導越南與諸國立約，密濟劉永福以餉械，俾得盡力抗法。夫英、俄勸法，法雖不允，然英、俄怒法之頑，所以益我之援也；先許諸國紅江通商，則法無所挾以欲勸各國，所以孤法之黨也；扶助劉永福使捍越邊，所以樹法之敵也。數策並施，相機利導，倘能酌中定議，或仍如寶海分界之說而稍加變通，或以越南為兩屬之國，由中法立約保護，要使彼此形勢相均，權利無失，從此滇粵邊圉可固，而法人可窒其無厭之求，朝鮮諸國可以自立，琉球諸案可以復理，大局轉移在此一舉。竊願廟堂之上，堅持定謀，始終不搖，通中外之隔閡，衷羣說於一是，剛柔互濟，策力兼用，提倡風氣，賢才益興，定傾濟變，決於須臾矣！

### 援越南議中

癸未（文編卷二、葉四十二上）

或問：兩國有事，先論強弱。以法戰艦之衆，士卒之練，火器之精，迥非中國所能敵；且法人謀取越南，處心積慮已十餘年，今中國以兵援越，無乃挑強敵之釁乎？該應之曰：自古勝負之機，曰理，曰情，曰勢。越為中國屬邦，朝貢之例，載在會典；中國累次出師保護越南，剿平黃崇英、李揚才、陸之平等，地球諸國皆知之。去冬寶海奉其國命，備文申明法國無侵佔北圻土地之意，亦無貶削越王治權之謀；迨外部易人，忽爾中變，是揆之常理，而法當自惡也。法之神商廣布新聞紙，謂外部不宜倡議襲取東京，各官聯名具稟，謂民情不願開釁；其外部至稱病不出，其議院不肯多籌兵餉，謂北圻可攻則攻，否則決計調停，各處電信及各口新聞紙，皆言之鑿

整；是核以輿情，而法已自餒也。法國地居四戰，船砲兵額雖多，分防英、奧、俄、德諸國，其能遠調者不過十之一二；然涉重洋四五萬里，運兵之費一可當十；況越境重山疊嶂，如離紅江稍遠，彼即不能逞志；是衡以大勢，而法將自餒也。夫理情勢，三者不順，法人早自知之，故並無與中國失和之意；近聞中國勢將決裂，乃調兵船東來，以備不虞。但無事時，鐵艦遊歷，亦所常有；即法使脫理古素善恫喝，近亦不復挾動兵之說。若我因兵船稍形疑懼，彼轉將肆其恫喝矣。今當漠焉與之相忘，固可保無事也。

然中國猶懼其有失也，是故因法之兵船，艦集越南口外，將擊阻我軍與運軍火赴越者，則令滇粵由陸路濟師以避之；因法軍堅守東京、南定，未可助越進攻以授彼口實也，則令我軍遙作聲威，深溝高壘以待之。猶懼法人欲罷不能也，是故與之辯論以開其悟，示之形勢以伐其謀，請各國之公評以止其私，執通商之利柄以啗其志。法人或恥敗軍殞將，則越人早致書西貢巡撫，卑禮遜辭以謝之；猶不能已，或令越人稍出李維業卹款以餌之。法人或戀東京、南定，則彼早行文越南，謂並非利其土地，即當交還城池，宜令越人執原議以索之；又不可得，或姑許紅江開礦以易之。若既如是委曲求全，而法人猶來尋釁，是在我固可以無悔。何也？以我無啓釁之道也；以法人恃強不戢，我即盡捐越南以畀之，猶將啓釁於我也；以彼得越南，其勢益張，不如及今圖之，猶得理情勢三者之順也。

爲今之計，宜速籌大宗的餉二百餘萬兩，如各省關撥解不能足數，可稍發戶部四成洋稅存款與出使經費以附益之，分撥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並稍備接濟劉永福餉械之用，俾廣東速整水師，調集兵輪，布紮廉瓊海口，操巡粵越洋面；廣西並舊募足萬五六千人，據守太原、高平、諒山、宣光、北甯等省，均宜入駐省城，而

北甯之軍尤須厚集其勢，雲南並募軍募足萬人，扼守保勝之大灘，仍分兵赴山西、興化，擇險紮營，與黃佐炎、劉永福兩軍相犄角。務使越人氣壯力完，不遽折而入於法，則法人勢難持久，當無不就我範圍者。

前者，粵軍自北甯退紮安勇——安勇乃北甯屬縣，距北甯三十餘里——其意蓋恐法兵來攻，如拒戰則鉅端即啓，退讓則失地損威，故稍居僻邑以便進止。不知北甯爲紅江以北數省障蔽，糧貨所萃，粵軍在關外者購糧皆在北甯，北甯失則糧路斷，我軍祇可全退入關矣。如法人窺我怯弱，但遣銳師數百襲取北甯，則我現駐安勇之師亦斷不能不退，且將舉關外數省棄之。何如先據北甯，示以堅守之形？法人與劉永福等戰事方殷，若我不與挑戰，斷不肯來攻我軍，致益一敵。今宜於北甯城外掘斷來路，多埋地雷，營牆內外多挖地道以避大砲之轟擊，法人雖來，不足爲患。且法聞我守具既嚴，斷不驕窺北甯。北甯固，則諒山、太原、高平數省皆固矣。至於山西、興化，逼近江邊，兵輪可直抵城下；法人素畏黑旗兵，累次不戰而退，如以兩城委之劉永福，當可堅守。無如永福兵數不多，近聞滇軍出關者僅七百餘人，勢孤力弱，宜令大隊陸續速進，專固劉永福後路，俾永福得悉其精銳馳赴前敵。如此，則紅江上游法難深入。既足扼商路咽喉，滇粵兩軍分布江北，已得越地三分之一，但能穩守堅拒，則越南雖削弱，足以圖存。法難遽得志於越，不能不轉商於我；即法欲壓志於通商，亦不能不求成於我。操縱進退之權惟中國主之，此其措注得失在幾微間耳。然則，經營北圻，烏可一日緩哉！

# 援越南議下

癸未（文編卷二，葉四十六上）

輔積弱之邦，糾散旅，據堅城，抗方張之敵而不慄，偉哉劉永福，蓋豪傑之士也！竊觀永福驅其徒衆，進薄東京，南定，累擢法師，燈其渠帥，馳檄遠邇，忠義響應，其志可嘉，其才足用。中國誠宜及時調護，俾不至於蹉跌，庶永福常能助越禦法，撐持危局，而中國亦得用吾全力以制其後。然則，中國所亟宜措注者，其術安在哉？

一曰密助餉械也。蓋聞永福舊部約有二三千人，今河內之戰，其衆至一萬數千，則大半越兵與團衆之烏合者。而永福餉源僅恃保勝設卡抽釐，兵事方起，商旅裹足，餉必不繼。設令數月之後，糧盡衆散，而法之新兵方到，乘間進攻，則永福危矣。宜亟令滇粵諸帥稍分餉項，運濟永福，時其闕乏，而資給之。至西式槍砲藥彈，永福僻在邊巖，艱於購致，然器不利則不能命中致遠，而勇者必怯，強者必弱，亦宜令滇粵各軍寬爲籌備，稍選精品，分給永福，俾得掩所短以奮所長，則法人亦不能獨恃其長矣。

一曰密授機宜也。法師操練素精，器械犀利，今既因敗增兵，必將力戰洩忿，其兵輪復扼踞紅江，互相援應。若與戰於平地，永福殆非其敵。爲永福計者，當固守上游以避其鋒，彼地山徑叢雜，林莽阻深，加以天時溽暑，水深方降，法人必不敢冒險深入。而永福則不時出沒，伺間狙擊，或設伏以誘之，或乘夜以劫之，或亟難以疲之，俾法人備多力分，百端惶惑，終當大爲所困。又聞永福所得法俘，殺戮陵虐，甚爲法人所恨。夫戰爭當務實事，虐待俘囚，於事無益，而徒激敵怒，使致死以求勝，甚無謂也。殺敵致果，與優待敵俘相濟爲用。如能禮而卹之，既可爲異日議和之地，而敵怒稍懈，則我戰必克，亦兵家之要著。宜令滇粵邊將召劉永福至營，密爲開導。永福勇略有餘，苦於不諳近來外洋情勢，既告之，當必豁然無所疑也。

此二說者，皆宜速而不宜遲，宜隱而不宜顯。若法人以暗助永福來相詰問，則我固未嘗許法以必不助。

永福，而助之又無實事可證，法人固無如我何也。

或謂：法人既爲永福所創，他日如議罷兵，彼必欲得永福而甘心，或盡驅黃黑旗黨不居紅江左右而始快；將如之何？應之曰：西人之律，凡欲殺人而爲人所殺者，則被殺者勿恤，而殺人者勿問，以其情急於自救也。永福救越南之急，則於越爲忠臣；法人欲滅永福，而永福自救其急，則於永福爲無罪。且法無端破越東京，殺其總督等官，若皆追問前事，法將何以處之？法人如不欲和則已，法人苟欲議和，則稍習公法而識時宜者，當不復以爲言也。

至紅江通商之後，處置永福本爲最難，然亦當視法之勝負與永福強弱以爲權衡。若法人未能遠克永福，永福亦不願離故地，而中國復欲借紅江通商以紓越難，似可仿去冬寶海之議而稍變之，由中國在保勝設關征收洋稅，編永福之衆爲數營，其餉項由關稅支發。夫永福爲護越而興兵，若法兵可退，越禍可解，永福亦復何求？僑通商以後，永福能戢其部衆與洋人耦俱無猜，固不妨仍駐故地，萬一未能相安，亦不妨調守太原、北甯、高平諸省，俾稍離江岸，以弭釁端。要之，永福常在北圻，衆情翕附，未始不可藉以隱囑洋人也。然則中國之於永福，始終當以全力護之而已。

### 答張副都御史書

癸未（文編卷二、葉六十二上）（按張副都御史爲張佩綸）

昨奉惠書，敬聆一一。

法易政府，寶海撤回，滬上已得電信——此事竟不出去冬拙議第三條所慮之中。蓋法人決計吞越，而

仍藉辭欲踐甲戌舊約，因由新易政府，然核計法廷定議濟師，已在滇軍撤退之後，滇軍之退尚在寶海來議之先。洋人電報，數萬里外瞬息相通。彼既窺吾隱情，自無不圖進取之理。當寶海來議之初，未始非乘其政府之意。迨知吾志不在遠略，則悔其從前之失計，遂並寶海撤之，以爲翻改前議地步。洋人辦事之狡狠，往往如此，似尙不在政府之易與不易也。今籌所以應之方，則較之往年更爲棘手。往者以剿辦土匪爲名，隱作疑兵，彼尙莫測吾計所在。今此意已早爲所窺，若再進兵，其勢必至開釁。夫以疲窳積弱萬不可扶之越南，向又不甚歸心中國，而中國至殫全力以殉之，固爲非計；然使坐視越南之滅，遂巡而不爲之計，且不自爲計，今歲越亡，而明年滇粵告警矣，又事之至可憂者也。竊嘗於萬難設法之中，勉籌應敵，大抵不外三策：

今者法人之告我曰，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欲責越南踐甲戌舊約耳。夫越南本屬中國，而私與法盟，有擅許法人通商滇境之約，彼又始終未告中國也。爲今之計，莫如仍令滇粵諸軍分紮北圻諸省，作欲進趨東京之勢；且告法人曰，中國欲討越南擅立私約之罪耳，非與法爲難也。其於越南，則明責其罪，而陰示以保護之意，分導越官，歷聘英、德諸國，以布疑陣，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法雖濟師，不過千人以外，而中國勁旅一萬數千，彼且勢孤氣餒，號令不能行於北圻諸省，終無以遂其吞併之謀與通商之志，久之必仍遣使設辭轉圜，然後見風收帆，相機應付，或仍與寶海所議無甚懸殊而後止。此上策也。

滇粵各軍分守富良江以北各省，聯絡民團，收用劉永福等以張聲勢，仍明告法人，以滇境通商非中法條約所有，斷不能允。萬一越南爲法所滅，中國卽盡江而守，猶得披越地三分之一，而法人懸於滇境之通商，必仍與中國講解而後罷。此中策也。

敵兵入關，聊固吾圉，雖云嚴申設備，徒示怯弱而已；雖以餉械稍資劉永福，無異掩耳盜鈴而已。究之越南終爲所滅，永福終爲所併，而滇粵邊境亦日以多事。此下策也。

以上三策，行之雖稍難，而後效則顯然易明。若用上、中二策，則爲之將帥者，須審於剛柔緩急之機；其申明紀律，奮揚威聲，宜仿虞詡增竈之謀；其堅守不戰，應變識時，宜仿司馬仲達受巾之智；此中籌度，殆非易易也。

往者，伊犁之役，中國調兵設防，決計翻案，而俄約未受大損。琉球割島分隸一事，幾爲日本所給；迨中外合力，設法轉移，而利益均霑一條，不至爲倭人所倖得。自有此兩舉，而中國之經理洋務，大有轉機。越南安危，視乎中國措注之得失，實爲中外交涉一大關鍵。然得失愈巨，措注愈難。今欲與強敵相持，挽回全局，則所以伐交伐謀而善其後者，固有無窮曲折，其一切機宜，尙非筆墨所能罄也……

密機  
癸亥文外編卷一、集十三上

客有問於余曰：曩見雲貴總督岑公奏陳藩司唐炯密稟越南事宜片稿，大旨謂敵兵入關，以越南北圻委之劉永福，資以餉械，俾自爲守，在我不過歲捐四五萬金，而法人終當爲永福所困，以觀勞師構釁，利害不侔。斯可謂老成謀國者矣，然與子之所議不同何也？

余曰：唐子之言是也，其所以審應敵之機而籌緩急之道則未也。唐子所稱開廢務，整練軍，裁夫馬，併釐卡，皆漢中不可緩之舉。又稱彼族兵燹不可開，滇邊通商無足慮，亦確有至理。至謂我軍退入關內，但稍資劉



永福以餉械即能永守北圻，保衛越南，則余竊不謂然。

蓋永福本黑旗黨之渠魁，繼受越南官職，頗有戰績。其視之過重者，則極推其賂略之精，威名之盛，欲招令來歸以抗法而保越，此主事唐景崧之議也。其抑之過甚者，則謂永福盜賊之餘，素無遠略，首鼠兩端，緩急難恃，且法人如以招致永福來相詰責，將何以應之？此制府岑公之議也。由前之說，不免過信道路之言，而未加詳察；由後之說，不免震於法人之餘威，鯁鯁過慮，而遂故作貶辭，皆非事實。蓋永福熟諳地利，能用其衆，雖嘗狙擊法師，斬其酋長，故法人至今憚之。且法兵在東京者不滿七百，而北圻之民與黑旗黨之嘯聚者皆恃永福以張聲勢。西人用兵向稱穩慎，法之兵輪屢向山西不戰而退，又見中國分道出師，莫測吾計之所在，彼知北圻之地之稍瘠也。又知中國之師，十餘年來，斬荆棘，冒寒暑，疊次戡定北圻，未必甘心捐與他人也。且啓發中國，則商務先停，非其本意。故寶海有畫富良江爲界之議，其意謂法所不能遽有者，而虛讓中國保護之；劉永福久踞北圻，誓死不退，而待中國驅之，徒之其用謀可謂巧矣。

然天下事固有在彼行之自謂得計，在我受之亦未爲失算者，何也？夫法人慮劉永福之便，而甘以北圻之半讓中國；永福畏法人之逼，頗有贖而就我之意。若中國收用永福使守北圻，則富良江以北漸且服屬中國，越南可扶，則倚我權力而益固，不可扶，則中國既有定界，法人不復生覬覦之心，而滇粵之藩籬可恃，此正天子中國以自強之機也。今如唐子之言，勿爭北圻，盡撤戍軍，歲捐四五萬金以供劉永福。儻法人知吾計不在北圻，則分界保護之約必不能成。永福號能軍，平時不過在紅江設卡抽稅供餉，其部衆不過千數百人，其餘黃黑旗黨雖有遙奉其令者，要皆烏合之衆，聚散無常；法人如遏其下游要路，則商旅不行，餉源立絕，實非

有土有民者可比。是故法人之於永福，倉猝不能克而持久可以克之，兵少不能克而兵多可以克之。若我軍既退，永福援少勢孤，支黨漸散，法人多調精兵，震以火器，步步進逼，永福必不能支，亦非中國略助餉械所能有濟。永福亡而越南豈能久存？法人全踞北圻，必且漸斂我邊疆，多索我口岸，則南顧之憂，方從此始。彼時欲與法爭北圻尺寸之地，其可得乎？事機一失，後悔何及！故吾謂唐子之言不宜開釁是也，其所以審應敵之機則非也。

客曰：唐子之意，蓋謂前制府劉公三道出師之議爲非計，故力言兵端之不可開，藩服之難久戍，欲亟籌固本之要圖耳，而吾子以爲不能審機，何邪？

余曰：中國出兵之初意，如竟欲以兵力與法相競邪？斯爲不達時務。若但作聲勢以伐敵謀，則審機莫善於此。蓋中國之積弱久矣，自琉球滅而越南、朝鮮相繼多故，若再置之不理，則外藩盡削，而中土豈能獨完。中國之必救越南，非爲越南也，爲中國大局計也。去歲中國爲朝鮮、越南陸續出師，實各國意料所不及，聲威爲之一振。且中國以助越剿土寇爲名，隱作疑兵以牽制法人，初非圖張旗鼓與法爲難，法人斷不能與我構釁。萬一兩軍相遇，偶出於戰，猶可以將士械鬪爲解，於和局仍無大礙。所謂先立於不敗之地而收效無形者也。今唐子以兩國之兵相距日邇，有勢險節短之虞，不得不酌議退師以弭釁端；又恐中外議者必責以奮揚兵威、抗法保越，故力持正論，以拒羣議，倚重劉永福以作收場之計。使果不知永福之不能獨立，非智也；知之而姑諉之，非忠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夫唐子亦今之賢者，吾知其爲此說，必有不得已之苦衷；且彼誤謂法人志在全踞北圻，而不知其已有分界保護之議。充唐子之說，必盡捐越南與法而後可，必盡置外藩之事勿問。

而後可——此余所以不能無辯者也。

客曰：唐子謂由漢至越數千里，道路崎嶇，水土惡毒，瘴癘終年不解，皆非虛語。今出關士卒，染疫物故者已衆，而可以長戍北圻乎？且中國如欲守北圻，又開口岸於保勝，將何以處劉永福也？

余曰：由漢赴越，陸路則萬山叢雜，水路則灘多風惡，誠爲危險，故自古無由此路行師者。明代征討安南，沐晟由漢入而致敗，張輔由粵入而屢捷，蓋亦地勢使然。漢人之以入越爲畏途也，由來舊矣。是故經營北圻之責，在粵而不在漢。然漢軍亦宜分布邊陲，遙作聲援，不可稍露閉關之謀，以長寇志。至粵軍連歲出關，迭建奇績，若使分防廣西邊內，則地勢遼闊，而控禦難周；屯駐北圻各省，阻富良江爲固，則邊圉綏謐，而扼守轉易。是粵軍在粵邊與在越境，勞費相等，而功效不同。余所以斷斷者，恐唐子之說行，或遂謂中國不當與聞越事，而粵省亦援漢軍之例，遽請班師，則貽誤匪淺。

且南交之地，自唐虞以至五代，皆隸中國版圖，宋世積弱不振，棄諸化外。明宣德年間，廟謨失算，得而不守，且割廣西邊地以畀黎利，亭林顧氏早已譏之。今幸有復歸中國之機，富良江以北六七省雖云瘠小，其幅員物產當與廣西一省相埒。越南旣不能自有，中國復不爲保護，是棄要地以資敵也。萬一劉永福日益強盛，竟能雄踞北圻，將於越南之外自爲一國，彼亦當擇強而事，未必不漸附法人，又非中國之利也。今乘永福歸誠於我，撫而用之，彼當惟命是聽，卽保勝設關，必無梗阻。儻授以提鎮虛職，編其部衆爲一二營，而以我軍與之錯處，隨宜駕馭，其餉項卽由關稅給發，是仍以永福之衆守北圻，以北圻之餉供永福，可謂一舉兩得。蓋在我本不貪藩服之土地，而天時人事欲讓不能，固不必務不貪土地之虛名而受實禍也。

客曰：中國初意在保護越南，若竟取其土地，毋乃以義始而以利終乎？法人志在通商，若與定分界保護之約，則滇邊必開口岸，毋乃得不償失乎？

余曰：中國以全力議越南，原欲稍張國勢，且爲自固藩籬計，初非勞師費財以博字小之虛名也。往在乾隆、嘉慶間，越南嘗作不靖，其服事中國本不得與朝鮮、琉球比；近歲又與法人私立盟約，不告中國，自致危蹙。中國若與法人定約分界，固無披其土地之心。億其國勢萬難自存，則中國亦當未雨綢繆，以杜法人吞併北圻之漸。北圻爲法人有，與爲中國有，孰得孰失，明者必能辨之。且西洋風氣，剛則吐而柔則茹。假令中國坐視法人吞併全越，較知中國畏事而無遠略也。滇粵邊鄙必難久安，各國亦將圍視而起，羣思蠶食矣。今立分界保護之約，雖較諸法人所得肥瘠相懸，而中國於名實尙皆無損，法人亦必恪守成約，不復妄思進取，各國亦息其侵侮之謀，卽朝鮮、緬甸、暹羅諸國當受庇於無形，日本聞之將惕然震悚，琉球一案必可善爲議結。此中國全局之轉機，非僅滇粵一隅之利害也。

唐子謂煙臺條約許英人於重慶、大理通商，迄今五年毫無舉動，滇邊卽開口岸，未必驟至殷阜，是通商一事，本無足慮。余謂各國通商以來，其最爲中國隱患者，曰傳教，曰洋藥。今滇蜀教事已繁，無待滇邊之設埠；而所產土藥，足以拒洋藥之來。若使土貨暢銷，則滇蜀邊氓漸臻富庶，於中國有利無損。煙臺條約所增各埠，至今未見流弊，已有明徵；但當於立約之初，慎議章程耳。卽使商埠繁盛，固亦中國之益；而況口岸如在保勝，則其地並非滇境，更無妨礙也。

凡余之說，皆循乎時勢之自然，而順應之，斷勿失機而已矣。雖然，余之初議欲令滇軍勿遽入關，暫爲退

舍數十里以款法人，俟議約既成，然後酌度撤留。今滇軍已退，而法廷頗有濟師之說，能否仍踐前議立約，尙未可知。至越之東京，若執法人前議，原可理論退還，無俟我之攻取。要之，事勢遷移，敵情變幻，雖和局可保，而我所得之數，或溢乎原議，或數乎原議，尙難守成說以爲衡。然則，欲保和局而得稍優之數，當如何？曰：審乎應敵之機而已矣。

唐君既陳班師之議，適升巡撫，遂將援越諸軍撤還滇境，奏明回省接印。而法人果翻前議，決計用兵，並撤寶海，蓋窺知中國無意爭越，故並不願以北圻讓中國也。厥後徐中丞敗績於北甯，朝廷震怒，機遽徐、唐二君入都下獄。大抵滇極邊，聲息最遲，寶海雖有分界保護之說，唐君尙未及知，向使早見此議，必不撤兵以還嚴譴。其如相去萬里，音問難達，何自識。

###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癸亥文外編卷三、葉四十九上

……昨聞越南事急，朝命督師往援，未審如何定議？

竊思法越構釁，法使寶海已有分界保護之議，而法廷忽翻成約，決計濟師，我出使大臣來電與寶海來言，皆謂一二宵小之謀，非其通國之公議，法廷亦必不肯以全力圍越，苟知中國志在必爭，自當返而變計；此固理勢之必然者。儻中國竟置勿理，彼一二宵小必自鳴得計，益肆鴟張，我雖不願決裂，務存退讓，彼且得步進步，終迫我以不得不決裂之勢。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讓，張我虛聲，俾彼之議院猶豫而不敢定謀，彼之紳商疑沮而不肯集餉，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然禍成愚以爲當如前此鈞議，薦劉軍門銘傳率萬餘人前

往，已足伐敵謀而壯聲威。中堂宜早還北洋，或暫駐南北洋適中扼要之地，調兵選將，兼籌全局。廟堂既使於諮詢，各使亦可來會議，較之局於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遠矣。廷議或又以鈞座威望最隆，方略最廣，呼應最靈，姑借此一行以牽制法廷之議，冀如煙臺約事之速了。誠能一勞永逸，豈不甚善？惟既圖大舉，後難爲繼，究係孤注。設彼未遑就範，則曠日持久，驛難轉圜，亦非長計。此事關繫至鉅，似宜爲朝廷切實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一得之愚，謹陳大略如左：

一請薦劉軍門銘傳爲督辦也。劉軍門在諸將中，韜略優長，聲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無意出山。似宜密請朝廷，優以禮數，假以事權，馳往前敵，總統諸軍，相機援越，其智略氣概，必可豐服遠人。所有分駐南北洋之銘軍，皆其舊部，若南北洋各撥十數營，尙於防務無損。萬一有警，不妨臨時招募。且我軍雖往救越，而法使駐京者自若也，法商在各埠通商者自若也，則並無決裂之形。南北洋各口乃各國通商之公埠，法人必不遽圖侵犯。卽有戰事，亦僅在越地而已。夫以劉軍門之才與銘軍之習戰，且得滇粵官軍爲援應，而法兵不過一二千，又在山險籌密崎嶇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諸衆寡之勢，未必彼勝我負。法人心孤氣餒，當可設辭講解，似不致驟出於戰也。

一規畫全局，不可惜鉅費也。中國徵兵遣將，本意實不在戰。然一動大衆，則弁勇之運送有費，糧械之轉移有費，將士之犒賞與一切雜用有費，或者以虛糜帑項而惜之；不知所籌在天下大計，得失之機有不可以數計者。昔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戰艦，進迫黑海，而俄約以成。俄人議伊犁之約，多遣師船屯駐海參崴等處，迨和局既定，然後徐退。蓋凡兩國交涉，虛實之機，互相爲用，欲求實事之無損，不能不藉虛聲，而欲播虛聲，

仍當課之實事，以西人消息甚靈，虛聲固無倖獲之理也。且非特此也，方今各國皆擲數千萬億之鉅費治火器，造鐵艦，習技巧，無稍顧惜，而究之實有戰事者或數十年不一構。然使因其不用而不爲，則其國必危且弱，而其終也轉不能出乎戰。殆亦時勢使然，雖聖人不能違也。今如添調萬餘人援越，除正餉因其原額無庸重籌外，所有轉運賞犒及雜用各費，似可核定歲需若干，奏明由部撥款，毋使闕乏。若謂其本不出於戰而多此一舉，稍存顧惜之意，恐所失不僅什伯於此者已也。

一兵輪宜酌調也。此次中國出師，原不過廣張聲勢，而論聲勢之壯盛，兵輪一號可抵陸軍一二營。兵輪雖遠涉重洋，用煤而外，尙無大費；若陸軍往返跋涉，其費不啻倍蓰。故多調陸軍，不若多調兵輪之費省而威壯也。雖中國兵輪尙單，各守其地，未能多調。然兵輪本貴變動不居，涉歷風濤以資操練，乃足化呆著爲活著。今由船政派往廉瓊洋面巡防者，既有濟安、飛雲兩船，此外如北洋之揚威、超勇、威遠、鎮海四船，似尙可抽調一二。江南之靖遠、澄慶、登瀛洲、測海、威遠六船，尙可抽調二三。浙江之元凱、超武兩船，尙可抽調其一。福建之伏波、振威、藝新、福星、揚武五船，尙可抽調其二。如此，則兵輪已近十號，再輔以廣東善後局之小兵輪，遴派水師統將前往督率，與吳軍門全美會同操防，梭巡粵越洋面，在各省偶爾借撥，斷不因暫少一二船而有損防務，而越事之藉其聲勢則可與萬人之陸軍相等，亦且相輔並行，固事半功倍之策也。至定遠鐵甲船，本年三月來華之信，似宜電催，以免再有稽延。國家不惜鉅帑，購此利器，正須及時而用，不可失也。

一宜籌定駐營之地與進兵之路也。今援越之兵，除廣東、雲南諸軍各由陸路出關外，如再派大枝勁旅，則陸路之艱阻與海道之便捷，其勞逸相去奚啻十倍。昔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由合浦緣海而進，大功

以成；厥後水軍入交，皆用此道。誠以廉州北海一口，形勢穩便，海道順利，駛往越南各海口，皆不過一二日海程，必以此爲會師之地也。竊謂宜就廉州北海擇地駐軍，定爲老營，輔以水師，聲威益壯，然後相機進止，必有不戰屈人之威。至由海入越之塗，當以海防之桃山一口爲最扼要；然有法軍駐泊，恐啓釁端。此外則有安陽海口、塗山海口、多漁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皆係北圻要隘，處處可以登岸，是宜臨時審酌，非可豫爲遙度也。

一強敵之隱情宜審明也。方今法國議院分黨角勝，莫適爲主，其持議欲吞全越與意在適可而止者，衆寡之數本無懸殊；特彼素料中國不尙遠略，姑爲此舉以相嘗試，不過一二架點無賴，不顧大局者主之。然通國上下，隱謀仍在養精蓄銳報德之仇，備德之患，而不願敵其力於遠方。若須多用兵餉，或能發而不能收，則彼計所決不肯爲。且法國地居四戰，與英、俄、德、意、奧諸強國境壤相接，其水陸兵額雖多，各守要地，勢難撤調；卽調兵赴越，而遠涉重洋四五萬里，其餉費必加十倍。近聞法廷定議濟師以千五百人爲限，其餉以五百萬佛郎爲限。法非不富且強，而兵餉之數僅能如此者，非惟勢有所格，亦見其上下之情，徘徊瞻顧，未肯爲孤注之一擲也。審乎此，則啓釁之事斷可無慮矣。且法廷雖撤寶海，而又未派員來代，或者故留一活著，徐觀形勢，再定進止，固未可知。儻中國能出其不意，命將出師，自足開執法廷主議者之口，而隱戢其欲逞之心。彼議院因疑生沮，或且漸改成說，而千五百人可不盡來，卽從此黷武之議亦益絀；此其機括甚微，而轉移甚捷也。

一中國如發軍援越，宜籌所以措辭也。今者，法軍侵逼越南，自稱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不過欲使越人踐甲戌舊約耳；其言近似有理。中國欲正辭以折之，則近於挑釁，欲順受而聽之，則終非長計。是宜告法人曰：



越南本中國屬邦，私與法盟，未告中國，又擅立虧損中國之約，故將進兵問之，斷無與法爲難之意。此一說也。或正告法人曰：北圻諸省，中國頻年勞師旅，斬荆棘，冒霜露，所代爲戡定者，今越南不能自理，以致土寇縱橫，中國不忍其民之塗炭，仍以兵力撫定其地，俟道路疏通，與各國徐議通商，自無不可。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審時度勢，參酌用之，而爲之將帥者，尤貴有能戰之才，可戰之具，而不輕於一試。蓋中外文告既無與法開釁之辭，萬一偶有戰事，猶可以將士械鬪爲解，雖劇費口舌，似終無損兩國之好也。

一、導越南聯絡英、德諸國也。近聞總理衙門欲仿朝鮮之事，導越南與各國立約通商；此雖要著，然已稍後而失其時。蓋越南之經營此事，如在二十年前，僅足比今日之朝鮮；朝鮮如再不與各國立約，俟至二十年後，亦當如今日之越南；固由時地不作，難可執一而論。今法已踞越之南圻，取越之東京，翦越之南定，勢如破竹，危如累卵；中國卽爲代約各國，各國知不得已而求，未必喜出望外，而法人亦必多方阻難，或且市恩各國，以遂其包攬之私。是其事之難辦，當數倍於朝鮮；卽幸而有成，恐所議條約必不能如朝鮮之多獲便利也。雖然，知其無大效而爲之，猶愈於不爲；且德爲法之仇敵，而英人注意滇邊通商又忌法之得越者也。中國果能代爲介紹，俾英、德各國與越南立約通商，則法人無所挾以敵勦各國，或再導越南使臣歷聘英、德，隱勸法人顧憚之心，卽遇各國有所評斷，亦必歸曲於法。法人恐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則其議院之謀自變矣。

以上數端，皆就時勢所宜，稍抒臆說。至於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電商出使大臣以資辯論，妥籌商務以操利柄而定和局，客冬已詳議之。蓋事勢至迫，措注愈艱，於此而欲求萬全，轉恐終無一全，祇可權利害之重輕而決擇行之耳。伏求中堂主持至計，勿稍顧慮，大局幸甚！……

與張副都御史書

癸未（文外編卷三、集五十六上）

……近聞越南事急，合肥伯相奉督師援越之命。法廷於四月初旬遣使赴越，將逼勒越南王誓諾，以東京永歸法兵踞守，並聲明法有保守全越之權，越之政務、稅務均歸管轄——果爾，則越南亡矣。法使五月內必可到越，彼時再脅以兵威，越南孱弱，必懼而聽命。越既受盟於彼，中國更進退失據，祇可將援軍撤回，尙復何說之辭？愚計以爲此時伯相固宜暫駐滬上，以示可南、可北、可和、可戰、可進、可退之勢，而所調之銘軍，宜速集輪船，陸續運往廉州，迅於法使未到之先，往張聲援，則越南君臣之氣自壯，劉永福等之守益堅。既足牽制於無形，法使雖到，兇談自可稍斂，或且徐示轉圜——此越南存亡呼吸之機，不容頃刻緩也。至此事之究竟辦法，與伯相顧慮大局之苦衷，請爲執事略陳之。

蓋今日中國於法越之事不外三端：曰退讓，曰決裂，曰先作勢欲戰而以和爲歸宿之地。

退讓一說，則謂法越甲戌舊約已閱十年，越人自入法之彀中，中國豈能代爲翻悔？既恐橫挑強敵，致開大釁，惟有斂兵入國，置越南於不顧。然無論半途而廢，示弱損威，大傷國體，從此各國生心，藩籬漸撤，琉球諸案將不可復議，朝鮮諸國將不可復保，臺灣各島將不可復安，中外交涉各事將不可復言矣。法人既得越南，覬我滇、粵礦廠之饒與通商之利，必且藉端生事，乘間侵佔，或稱兵內犯，要以割地通商，斯時欲力圖自強，而事已不可爲矣。是退讓之說，雖苟求省事於一時，恐十數年後，大局不堪設想也。

決裂一說，則以法人之無義布告各國，大舉援越，直趨東京。夫以勁旅數萬與法兵千餘戰於越境，未必

不勝。法人初意雖不欲啓釁，然事勢所迫，難保不以兵船分擾南北洋爲牽制要挾之計，是中國代越受兵也。況戰艦火器尙非其敵，難操勝算。此決裂之說，中外當事所以躊躇審顧未肯輕於一擲也。

至先示欲戰，後歸於和之說，福成去冬議之已詳，今舍此亦無良策。然必餌以通商，而後彼心稍慰。否則彼所積年歆慕之事，而我力拒之，彼知取越然後可以通滇，通滇然後可乘機進逼徐開商埠，是堅其滅越之志也。亦必許以分界，而後彼氣稍平。否則彼所力征經營之地，而我欲爭以口舌，俾引師而退，仍以越南專屬中國，必非法人之所甘心，是啓其窮兵之計也。

竊思越南全境，除京圻有富春、廣治、廣南三省外，南圻僅存三省，其六省已爲法人所踞，惟北圻境壤至有十六省之多，是北圻實得越地四分之三。前者，寶海分界保護之議，欲以富良江爲界，拙議復稍就其說而變通之。旋聞滇、粵諸帥必欲以北圻盡歸中國保護，僅以南圻三省歸法保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

通商一事，曾侯之論，謂大有益於邊防，與拙議大旨相同。近年江海各口多收洋稅，煙臺條約所增口岸未見流弊，皆其明驗。滇、粵諸帥復力持不可。

充是二者，則法人無可和之理，其勢必出於戰。然中外共知釁端未可輕啓，不能不稍務持重，而法人乃行之以堅決，濟之以神速，和戰互用，誘脅越王，數月之間，法越必有成局。越既屬法，中國即不能過問。是其迹近於決裂，其究歸於退讓而已矣。

竊窺伯相微指，蓋恐赴粵之後，滇、粵諸軍素非所轄，未必盡聽指揮。將欲與法講解，而通商分界二事，中外之見不合，即法越之釁難弭。如決裂之後，法兵窺我南北洋，而撤軍回援，固形狼狽；若業既大舉，仍歸退讓，

則不如徑置勿理，暫免大損聲威。此伯相長慮卻顧之苦衷也。

福成愚以爲此時舍迅速進兵之外，別無長策。伯相則不妨暫駐滬上，以示居中策應之勢，至其歸宿，則通商、分界之說終不能廢。法人雖自翹前議，今並置此不講，而必欲盡取越南，或者故作進步以爲異日諍解之地。萬一彼再理前說，似不宜堅拒以絕法人之望。滇粵兩省卽有異辭，似宜由朝廷裁定，或聽伯相主議，而後兩國之約可成也。

大抵中外多事之際，統兵者每恥言和，奉使者每不欲戰，謀疆場者不輕開釁，任地方者不願通商。彼求各當其職，其道不相爲謀，而相爲用，其說可以兼聽而難兩全，是在統籌全局者折衷而用之耳。

又如滇督岑公雖號知兵，然覈其前後奏議，既稱劉永福盜賊之餘斷不可用，又循唐方伯之議謂稍資永福以餉械卽可保守越南，既陳明滇軍不宜久戍越地，又謂北圻斷不可割，必得全境而代爲保護。前後措辭，不能相應。蓋由滇中僻遠，消息最遲，生平與洋人交涉不多，故於敵情研之未熟，以致胸無定見，則雖有籌度，未可據爲確論，是又在朝廷之發縱指示矣。時艱日棘，輒復發其狂瞽之論……

### 出使日記（續別卷七、葉二十下）

光緒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半月以前，法上議院首領茹勒斐禮病死——斐禮者，首先建議攻取越南，與中國構釁者也。數年之間，用餉二萬萬兩，約合十二萬萬佛郎亡兵三萬，法人至今怨之，廢退已數年矣。近以巴拿馬河工一案，法官沾染者甚多，斐禮獨無可議，法人服其正派，復舉爲上議院首領，未及十日，暴病而死。

閣學公集

袁保齡撰

上高陽師相

（書札卷一、葉四十下）

……法越事，非奮揚威武，有一番布置，未易轉圜；其機勢如此，卻非專從道理立論。寶海顧其前說以保祿位，固非忠於謀華，亦非別有狡獪。僭往之羅丞豐祿，頗知大體，乞賜燕閒一垂問之，或能少有陳說。

保越之師，就今日人才論之，彭大司馬當首屈一指；惜部下水師皆扼江防，未必能遽抽動。次之，則劉省三，雖桀驁，究是淮將翹楚。其舊部如銘軍在直，武毅軍在江陰者，合之可二十餘營。且總兵黃桂蘭亦其舊將，前茅後勁，更可一氣相生，指擣如意。聞訪侯舉章合才，章固驍勇，但聲望未足，似不逮彭、劉遠甚矣。……

上高陽師相

（書札卷一、葉四十四下）

……法越近事日棘，廟堂必有遠謨。元公病愈，當與吾師早決大計。保齡前稟，妄論彭、劉可用，未審有當萬一否？

伏念洋務惟和戰兩途，和曰遣使，戰曰命將，今日皆不容偏廢。聞省三近頗奮發，有得舊部萬人，願往保越之說。臨以朝命，優以事權，或當投袂而起。以目前局面論之，法未與我言戰，我無從與法言戰。以機勢論之，

越南沿海要害，法已奪盡，其內地險隘，我尙無兵進紮，再遲則內外要地皆爲法踞，我尙能驅法兵而復越土乎？是必隱占先著，早據要害，師行操縱，處處預留可轉之途，關智而不關力，多持時日，或可期中法復訂一約，而越祀亦以少延。

省三胸饒權略，雖氣吞強寇，尙不至一味恃勇，無端挑釁。然即整旅南征，計簡練軍實，調集進發，尙需時日。似宜速促兩粵之師進駐要地，如北甯、山西等處，北甯爲粵西進兵要路，舍此無他策。爲我師出關必爭之地，所謂我得之爲利，寇得之爲要也。黃鎮桂蘭昔隸銘部，省三卵而翼之以有今日。銘部旌旗一出，黃必不肯再屬他人。或以徐小山方伯暫留境上，固圍詰奸，而以黃鎮全軍專歸省三節制調遣，則上下一心，緩急足恃，既收指臂相使之功，亦免文武不合之患。

論者或謂省三不悉洋情，不如竟以合肥赴粵調度，保齡則以爲萬萬不可。蓋決意征討，則帥臣宜居中策應。羊城地偏嶺表，與腹地聲息間隔，又與雲南、廣西陸軍相去太遠，事事非宜。若爲講和議款計，則重臣至粵，法人尙仍假蹇倨傲，始終無一使來會議，情見勢屈，豈非更啓輕侮？設法以兵船游弋渤海，彼時復調重臣回顧圻輔，跋前疐後，傷威損重，更不免貽笑外人矣。保齡謂此時以調兵命將爲烘託文字，自宜淋漓暢寫；以議和訂約爲結束文字，亦必有烘託文字做到如何地步，到應出題字時，自然擲地金聲，亦不至前半文章有游騎無歸之慮。以私見論之，重臣宜外示靜鎮，內顧根本，伐越人牽制之謀，則駐津便；即謂暫助聲威，密通各國線索，爲可和可戰之地，則駐滬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視駐粵遠勝矣。

至遣使一節，宜別選忠鯁有辯才熟洋事者，挈越臣偕行，徧抵歐洲各國。在越人可爲趙魏連衡之計，在

英、美、德、俄各國必爲晉楚救鄭之圖。法謀雖謬，而衆怒難撓，亦必漸思斂戢，誠爲救標良劑，是又在相時而動，擇賢而用之耳。

保齡初五日即航海東發，而事關大局，縷縷愚誠不能自已，乞惟秘鑒。世路榛荆，微函丈前不敢妄陳天下事也。（按：「元公」指恭親王奕訢）

### 致周玉山觀察

（書札卷一、葉四十九上）

……新法使葛利古到滬，見帥作何辭說？法兵敗於劉永福之手，恐未便肯干休。若能趁此機勢，兩邊讓價，或易合龍，必謂專恃黑旗，亦恐前突後竭。

總之，尊攘大義，盡人皆知；而兵家者言，首貴知己知彼，度德量力。畢竟水師有幾分把握？將領可恃者爲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與其輕發難收，毋甯忍辱負重，惟願事平以後，不忘在莒耳。狂瞽之論，敢質同志，不足爲外人道也。……

### 致續燕甫觀察

（書札卷二、葉八下）

……法越近事互有勝負，法人能制新越王而不能制劉永福，亦終不能得志。勸侯尊俎折衝，美之公使助之，法亦不甚願言兵，或望漸就範圍。脫利古偃蹇滬上，實無能爲；或候巴克司同北來，亦未可定。此間新立北洋護軍兩營，爲守砲臺計，以備騰出發軍大枝勁旅爲游擊迎敵之師。口岸紛歧，兵力總不敷分布。祝兄欲

俟新隊到後，抽一哨回營口，弟代爲面稟傳相，已荷允行。……（『觀兒』指宋慶）

### 致周玉山觀察（書札卷二、葉十上）

……法越十三款，荷垂示，讀之令人氣短，屏翰盡擯，吾其懼乎！此事日下必尙有亂糟糟一番騰沸。不才以爲不及時破格求才，力圖所以自立，恐五六年間卽有悔不可追之勢。此事卻無所用其騰沸，卽騰沸庸何益耶？譬猶鄰家失火，勢已不可嚮邇，急應搬屋戢塗，速圖自救，必欲以全力盡聽鄰之誼，轉置自家房屋於不顧，此真大惑不解者矣！

使星西指，行看大樹飄零，攻擊不已，良非佳兆。……

### 上高陽師相（書札卷三、葉十上）

春末至今，時欲瞻叩門牆，間隔滄溟，直同異域，天末翹首，但增悵望，月朔在旅，順與香濤，幼樵把袂，恍如骨肉相聚，備談一切，悲觸滿懷。吾師進禮退義，正可頤節冲和，其如此艱危之天下何！

保齡隨香，幼兩公同行，暢談者三日夜，已挽幼公言之合肥，欲至津後入都門，侍函丈數日。而初至津，卽聞前敵戰耗，訛言恫喝，一日數至，並有謂必攻遼者。合肥急促保齡速還防次，偕宋祝三籌戰守。今卽東渡，竟不能如所願，中情鬱結，如何可言！

幼樵十三日至福州，前見其致省三電云，擬二十五渡臺。省三復以在臺相見，同往福州。兩人英姿卓識，



略相類，但須得好居停，再有一二強輔，則所成益大……

祝三忠勇似馬伏波，鑒鑠猶昔，部曲皆顧思一奮。保齡於兵事未窺門徑，惟堅守此不避艱險，不趨華靡之初心，不敢毀方瓦合爲程門立雪之養。此間惟周玉山與爲同志，現以所居艱脆，病悶不出，力爲請之合肥，偕赴旅防，暫圖共濟。

白倅曾恒隨在旅役，倘蒙賜詢，可悉保齡近狀……

### 致黃松亭

（書札卷三、葉十二上）

臺灣將士，平日訓練不精，省帥到防未久，基隆事出倉猝，挫我軍威，殊滋憤懣！聞有進攻馬尾之說。彼族奸狡，志在挾索重費，我輩責在疆場，但期厲兵秣馬，牧圉是并，不聞其他也……

### 致慶軍統領黃

（書札卷三、葉十三下）

……閩臺戰事，近無洞音。昨由船便，奉傳相檄行六月二十四、二十六等日兩次密諭，有日內即當明降諭旨，聲罪致討之語。傳聞上意主戰，彼族無禮侵陵，欺我太甚，勢不能不以兵戎相見也。

大連灣一路，務乞尊處日夜派人梭織瞭探，倘有外國船至，爲數幾隻，即乞飛速示知，萬分感企……

致山海關博觀察（書札卷三、葉二十七下）

近日得山海關防營郵寄傳相電示，云張香帥粵中來電，謂法在香港僱小輪船二十餘隻，軍衣六千套，訂中秋交齊等因。逆謀凶狡，撲犯何處，未可逆料。我輩實在疆場，惟當加意嚴防，枕戈待敵耳。特此密布，軍督憲前乞代稟一切……

致津海關周（書札卷三、葉二十九下）

……帥意慮念遼防，諄諭歲暮勿歸，以臥薪嘗膽爲勸；敢不竭其驚鈍。春水泮冰，或可望大局早轉，藉圖良晤也。

臺灣終不能支，及早收篷轉舵，免起狂風巨浪，實大局之福。而秉鈞者狃於蒲騷，恐以自欺者自誤，可勝太息！

南北洋師船既不能助戰，並不能濟運，此後海疆何堪設想？日前侍座，力請帥於十月入都時，將大治水師亟圖自振之說言之醇邸，庶幾他日尚有一線轉機；徒此張皇添隊，毫無是處。帥頗謂然。

旅防東面嘯啤高臺勢不能不修，而饒山工程砲盤馬路，十月初成，金臺護土撒手禮功，亦須冬仲月成。止此人力，再顧嘯啤，又豈能速？香林兄欲在饒山下添築砲卡，帥不謂然。香兄始囑弟陳，昨已專稟，帥意終謂東重於西。近有泰晤士報館訪事二人介德漢以觀旅防，意頗稱許；惟力言東方喫重，與弟所見頗合。瑯琊僅

固金臺，廣平短於火器，香兄欲調張曙德或護衛練軍一營，帥弗善也。茲定見商酌，松亭有密函飭弟攜金面議，如何再報。

此時綜觀大局，以替見論之，基隆攬利二十年，可望罷兵。倘中朝持之過急，明年必以偏師退旅，而全力北犯，仍欲效道、咸間故事，則震驚幾旬，在所不免矣。

登、煙各口壩有警，營口尤甚。新設器正設置未竣，重九若可升火，十月初當望水壩。

前日論塢，帥以旅塢終須修，並謂威海無力經營，此後止可專精防旅。弟亦止得唯唯。又詢石壩現擬做法何如，對以此河工碎石坦坡成式，熙朝諸賢所定，非創自我輩；雖不敢期終古不敝，而抵禦油刷亦可支數十年。帥說即可定見照辦，弟對舍此亦真謂無法矣。

長都統順率馬隊四千扼營口，神機營所奏也。此軍到營防，毅軍兩營或可抽調，尤旅人所願也。（按：「耶」指王永勝，「廣平」指宋慶。）

### 致津海關周觀察（書札卷三、葉三十五上）

……德瑾琳還津後，大局消息若何？弟看德是乖巧人，譬如舉子，恐怕不中，遂不候榜而走。究竟廷議未必即有反覆，伏乞隨時賜示，感禱無任！

嗟乎！弟游戲兵間，於今三載矣。縱觀天下，或水、或陸、或南、或北，無論何兵、何將，以當此寇，皆無鐵壁、銅牆之固。倘不量輕弱，專恃大言，恐來歲事變不可思議。

讀寄香林兄書，憂及洋河口一路，與鄙見不謀適合；然調集散營，亦難得力，清帥數營尤可憂慮也。雷倖堂煙霞供養，恐非復當年襄鄂，能令分扼營口，大連灣最佳。左軍未必肯移金州，燕甫更恐不顧。但期騰出三營來扼勝牌砲臺，數軍兩營助守後路，則無論時局爲常爲變，均有大裨益。

旅順經營數年，用帑已數十萬，砲械到齊，不爲不富有，而求精心毅力講究軍火，能爲各砲臺真宰者，四顧茫茫，竟有「吾誰與歸」之歎！憂心忡忡，夜不能寐，非專爲目前法寇已也。……

# 覆盧龍張公和大令（書札卷四，葉一下）

……海氛變幻莫測，兩年中喪師失地，我武不揚，當軸又舉，基不定，鑄錯至今，可勝慨歎！

旅順一隅爲北洋師船所萃，寇既憑陵馬江，更欲合中國水師而盡殲之，其謀至狡且毒。齡世受重恩，義當以身許國。去春徂今，一年有餘，居津上者合計僅一兩月耳，終歲在此，聯絡各軍，激揚忠義，誓當効死勿去，士氣人心，頗爲感奮。

盱衡時局，非不可爲；第患本源未清，風氣未變，中外文武大小諸臣，請託情面，苟且敷衍者多，實心實力不避嫌怨者少；中興舊將，大半年力日衰，志氣日惰，黃金橫帶，無復遠圖；長此不改，而欲摧寇克敵，鞭箠四夷，是猶航絕港而漸至海，嗟乎！豈可得哉！

法遣巴德諾來津議約，合肥全權，錫席卿、鄧鐵香來會議，現均至津，恐暗中不免喫虧處多。若此後尙能提振精神，君臣上下痛哭流涕，爲句踐圖吳之計，庶幾十數年之後，尙可策桑榆之效。……

## 會覆煙旅聯絡防守情形稟

光緒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公版卷五、集四十一上）

竊職道等奉憲臺札開：

「光緒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延煦、祁世長奏，遵查山東籌辦海防情形，遞呈圖說。據稱煙臺北對旅順，海而至此一束，若能兩岸同心扼此要隘，則津沽得有鎖鑰。其防守之法，應如何測淺深，審沙線，備船砲，設水師，召募精習海戰之人，必有出奇制勝之策，等語。該處爲海防要地，必須經營布置，以扼要衝，以杜敵船北犯之路。著李鴻章、慶祐、陳士杰將所奏各節，會同悉心妥籌奏明辦理。原奏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遵旨寄信前來，等因，承准此。

「查煙臺、旅順均爲北洋緊要口岸，惟海面相隔過寬，水師砲船亦非剋期所能集事，能否設法聯絡，以杜敵船北犯之路，應飭統領水師丁鎮、旅順營務處袁道、魚雷營劉道，會同核議具覆。」

等因，奉此。伏查煙臺之於旅順，南北遙對，海面計寬二百四五十里，考之西國水師測繪之圖，所稱七十二邁者，大致相同。是煙臺在南，旅順在北，披圖而觀，兩岸相對，自黑水洋北來至此一束，誠爲渤海之門戶。故旅順之防，我中堂數年以來苦心經營，不惜巨帑，亦爲門戶鎖鑰之圖。無如海面太闊，若敵船南過煙臺，則旅順難知；北過旅順，則煙臺莫測。以海中諸島而論，自老鐵山以南，水面六十餘里爲北隄城島，再南至南隄城島、大欽、小欽、蛇磯、猴磯、高山、大黑山、小黑山、沙腰、大竹山、小竹山、長山、廟島一十四島，向南偏西，橫海以至登

州，其去煙臺又一百五十里，各島相距十餘里，二三十里不等，以老鐵山至北隍城之六十餘里爲最寬；此煙臺、旅順及北洋門戶十四島之形勢也。

防之道，必須以戰爲防，非專恃守，誠如原奏，備船砲爲先務。欲圖可恃之計，能杜敵船北犯之路，非有鐵艦六艘、鋼快船十二艘、魚雷艇三十六艘，分紮旅順、煙臺、威海衛口岸，輔以砲臺，以固根本，而爲老營歸宿，使舟師任戰，而臺岸任防，三處聯絡一氣，用海綫電報以通兵機，縱有大枝敵船，使彼無可添煤水之口岸，彼以多船飄泊大洋，其主客勞逸之形已可概見。若無堅船巨砲，徒恃各防各岸，恐難扼其前進。北洋水師，除康濟、威遠兩船專作練船並無巨砲，未能任戰，現僅有派赴南洋兩快船及在防蚊子砲船六隻，以之言守尙可拒敵於一隅，以之言戰亦視敵船之多寡使船砲相當，或者乘利取便，勢不能以數艘小船而橫截二百餘里之海面；此專指阻截北洋門戶之師船而言也。

歷觀歐洲諸大國，水師皆竭數千萬之帑金，數十年之心力，原非一蹴可至。北洋創立水師不過數年，果能從此力求恢廓，或終收蓄艾三年之效。若專倚陸軍砲臺，各守各地，而矜言聯絡，究皆紙上空談而已。

職道等再三籌度，意見相同。是否有當，理合肅稟，敬請訓示，祇遵！

桐城吳先生全書

吳汝綸撰

答程曦之

（尺牘卷一、葉十三上）

法人蠶食，吾無安枕之日。邊帥皆無邊材，乃附和清流以同榮寵。人既云亡，邦國焉得而不殄瘁！傅相必宜以老成坐鎮之，不宜爲其所搖，目前是非不足顧也。

答程曦之

（尺牘卷一、葉二十上）

……越南邊計，朝旨持議正大，足爲中國增氣，惜未能內度己力耳。天主教民槍砲火藥爲法內應，此案殊不信，恐係好事者文致之。天象某亦不信，但卜之人事足矣……

與景翰卿

十月十九日（尺牘補遺葉二十下）

海防近日何如？臺灣圍急，聞無鹽、無軍火，最是棘手。昨接省中信，有謂本月初三日電報，劉省帥於前月底生擒孤拔之說，疑其妄傳非實。若孤拔不死，劉公恐與臺灣俱棄，內議豈至今尙守故見耶？傅相所處極難，蟻蝨小臣，徒懷憤切而已。

張幼樵敗後若何氣餒？左相如何布置？粵東防務及南邊軍情想可告知頗末。

### 與戴孝侯

十月十九日（尺牘補遺卷二十下）

……清帥治軍有法，聲實並茂，良由執事爲之匡贊，此遠近所共知。日前以久經訓練之師，調回防海，自當堅若長城，曷任仰望！

抑有疑於鄙心者，南宋以前從無以和爲恥者。若不量彼己而妄思一逞，則當時咎之，史冊譏之，此漢武所以不取狄山，季布所以欲斬樊噲，而景延廣、韓侂胄之徒所以貽羞後世也。今之清議可謂但知其一，而清帥亦頗臆決明聲。究竟兵端一開，勝負姑置勿言，利害果孰輕重？明於謀國者，似不宜忽天下之安危，但求成一身之名已也。

現聞閩中敗挫，臺灣固急，守此不變，豈可復支？而中外以爲得計，吾不知其何說也。

李傅相規模闊遠，雖限於時勢不能禦侮折衝，要其明於利鈍，老成持重，竊謂自文正以外，罕見其匹。而新進小生羣起而擠排之，雖出其門者亦皆入室操戈以自附於清流。悠悠者不足言，蓋張振帥、潘琴帥尙不免於此，甚矣其惑也！

蠶絲小臣，出位妄論，恃惠子知我，倘有不然，尙希辱教爲幸。……



## 周武壯公遺書

周盛傳撰

### 懇請救臺灣稟（卷一上、葉二十一上）

竊屢奉傳電，備知臺疆危迫各情。雖滬尾獲勝，而基隆業被敵軍踞守，情事岌岌，實爲隱憂。伏思臺防本未周密，劉爵軍門到臺未久，兵械不多，一旦與強敵相持，猶能斬將奪旗，捷書再奏，其雄武有足多者。惟以餉援俱絕之軍，當兇饑方張之寇，門庭已失，子彈日窮，思之可勝心悸！

臺灣係屬巖疆，雄踞海外，法若據爲巢穴，則寄頓有所，取煤無窮，徐以兵輪分擾海濱，使我南北洋不得安枕，其爲後患，胡可勝言。

劉爵軍門才氣無雙，優於將略，實爲當今人傑。若坐視其窘乏，不能援手，既非國家愛惜人才之道，亦寒在外任事者之心。現在事勢危急，擬懇中堂兩達總署，密籌所以援應之法，或商借洋債，卽由洋商匯臺應用；或重值僱他國商船，轉運兵械到臺，務使源源接濟，禦敵有資，庶幾有恃無恐。此不獨爲劉爵軍門計，亦所以爲天下計也。總署通籌全局，必可允行。倘別有接應善策，亦祈速爲措辦。

此後遇有臺事要電，仍懇隨時示知，毋任懇悚迫切之至！

請驅法官法使片（卷一上、葉二十二上）

再：聞天津來人言，法國領事林格現在日往鈞轅，有仍議和局之說。伏思法人以和誤我，一面進兵攻取地方，越南東京、福建馬尾，可爲前鑒。現在戰局已成，擬請中堂專意料理戰事，籌備一切軍需，至於和議，似宜聽之總署，方爲正辦。

該領事現居天津。伏讀前次諭旨，有保護法國守分商民之說，未聞法官亦在保護之中。該國多行不義，民人積憤已深，設有戕害等情，轉生枝節。擬請中堂即驅該領事回國，以肅政體，而息人言。並聞法公使巴德諾脫亦駐上海，與孤拔密電往來，潛通消息，殊駭聽聞。上海爲中讀租界，並非局外之地，法使何得久行逗留？並請電知南洋大臣一體驅逐出境，庶幾內奸可絕，不至漏洩多魚。伏希垂察。

法界增募稟（卷二、葉十五上）

竊思越南一事，法人已得東京，近又有黑旗挫敗之信；是其多行不義，雖有曾侯在外與之而折廷爭，恐亦徒勞口說。其兵船遊歷中國洋面，藉作恫喝，以爲通商償費之計，實在意中。此時籌備海防，實爲當務之急。盛傳荷戈海甸，十有餘年，每思得當以酬知遇。又屢蒙中堂獎藉，同輩揄揚，謬以此軍選器練兵爲可用。屬當有事之秋，尤當蒐討軍實，以固邊防。惟是卑軍步隊僅有五千餘人，一旦與強敵從事，兵力尙嫌單薄。擬請將前裁步隊八營之二成隊伍一律招齊，趁此秋高氣爽之時，勤加操練，倘遇戰爭，庶有把握。現在海防有事，籌

餉、練兵，事非得已。此時補招不過八百人，一切哨官、哨長均仍其舊，需費無多，若與舊人合練精熟，較之臨時調募訓練生疏之兵二三萬人尤爲有用。況銘軍二成隊伍，前於俄議未成時久已招足，更有舊例可援，毋庸駁。側聞中堂現調大名練軍駐防新城。卑部若再添足二成隊伍，風聲所布，傳之遠方，或可稍壯聲威，而爲將來和議之一助。

### 上李傅相

光緒九年四月十三日（外集卷二、葉一上）

頃聞朝命以法越糾纏，急徵中堂由籍啓行前赴辦理一切，兩粵及滇南防軍均歸節制，邀聽之下，奮躍難名！

惟盛傳竊有請者：當今擬清屬邦之釋鵠，藉伸大夏之威靈，撥厥情事，蓋惟和戰二端。朝廷素示懷柔，綏服異域，固不樂於多事；況兵端一開，堵禦紛乘，一時難以休息。此則議戰之難，而不得不首在議和。然在內之清議者流，在外之愚闇者輩，莫審強弱，不識兵機，誇口稱雄，絕不知身任者之難，動欲試天下於一擲；否則，謗議乘之，讒毀加之，如光緒六年俄事之交涉，其開之紛紛多口，固已耳聞而目覩也。蓋和之一字，出於他人之口，猶可；而以中堂身臨之而親議之，則怨謗者必有紛集之勢。然時勢苟有出於必不得已，法之於越，竟不可以常理論，則在我亦惟有與之議戰而已。

竊思中堂有節制數省之名，而按之滇粵之軍，素昔未經訓練，無多利器，試與角力，其能稍有把握乎？現在淮軍似較他軍爲稍強，然統計人數過於寡弱，卽利器亦尙爲不足。況在他之狃於常習，不求實際，似更難

以比數。倘爭端一開，則各省海口均應添設防師，料彼必有偏師游歷各處，虛聲恫喝，藉以牽制我師者。不於此時趕爲籌餉、添兵、置器，奚以爲戰守之備？此則和戰之均未易輕議者也。

然審知其細，能通籌於事之終始，不尙虛聲，務求實效者，中堂而外，能有幾人？誠恐身肩其任者，功則無聞，咎則有歸耳。此時朝命久下，責任想已無可推移。愚昧之見，以爲如曾、岑、左相各帥，向有聲稱，彼亦自誇兵力足以取勝。如曾、岑兩帥則更就近邊圍，似可請令視師，暫釋己責，觀其得效與否，而後再作計較。蓋非出於推諉之私，亦正爲斯事留有餘地步。

當茲法人之狡焉思逞，久已視越南爲已有。而現在滇粵之軍，紀律無聞，軍器不備，雖盡歸管轄，奚足以驚其膽前之捻逆止此內地之草動，而僧王之威權節制多省，祇以取敗。衡以法夷講練之師，其堪虛聲震懾乎！在朝廷之意，原以爲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氣，即時了辦。而或加之以惠不足厭其心，示之以威而數省之兵力不足恃；一朝奮決，更賴誰人以持其後？此則非爲中堂一身計，正爲天下計也。

盛傳隨侍憲節有年，於夷務兵事，久叨訓誨，略審一二。自揣聲望尙淺，於天下無關重輕。如令前行先爲嘗試，酌帶通事兼識彼文字者數人，且與評議，似不至與之決裂。如言詞不足挽回，實逼處於議戰，盛傳久叨精祿，未經報稱，決不致圖身家而稍形退縮。惟本軍人數不足敷布，應請準令另行招募二三萬人，一面訓練，多備槍械，再得後路糧餉源源接濟，不致缺乏。盛傳不敢謂足以取勝，而自閩兵力既經講求，便足十抵其五；且和戰機宜，仍可隨時稟命，更不至於舛誤。如虞直隸門戶不克抽此防軍，儘可酌提統帶營官數人，於赴粵時一路招練，另募成軍，而此軍另請委人統帶。只求給予餉項以爲招募之資與購軍械之用，竭此二三萬人

之力，卽時訓練，亦尙足爲禦侮之用，應不致如他省之士槍、弓矢之兵，不足以壯觀瞻而更無實際也。愚昧之私，實爲大局起見，非虛圖赫赫之名希倖邀於身外。倘所辦不效，中堂再行臨境伸討，庶於國體爲較尊，而於事益爲有濟。如旨意難違，憲節定欲卽時前行，盛傳尤當執轡前驅，藉效奔走。芻蕘之見，出於愚忱，幸蒙知遇，諒能鑒察。

再，審法人狡計，彼之圖越之心恐難中止，卽戰端未必不以此事而興。竊以中夏非練百萬之師，效西法之制，添造鐵甲，趕造鐵路，多置利器，不足爲戰守之道。中堂似可趁此有事之時，剴晰入告。否則值於堵禦紛投之際，其將何以爲力也？盛傳以爲此次如率兵前行，卽洋醫亦宜攜帶，鋼鎗亦宜多購，軍中隨處可以適用，何況於槍械之要件哉？

致廣西黃軍門

光緒九年九月（外集卷二，集四上）

接奉六月十三日賜書，具悉臺旆出關駐守，籌布邊防，壯保障於粵西，播聲威於關外，並悉貴軍臨敵甚近，麾下扼要設防，嚴密布置，既杜強鄰之窺伺，又不輕啓夫兵端。仰見老成謀國，盡慮周詳，邀聽之餘，莫名欽佩！

近日振帥回任，則兩粵全局自必統籌兼顧，貴軍後路亦更得所依倚。岑帥調任，西粵方伯晉擢中丞，想仍須駐守邊陲，運籌防務。我兄和衷協力，相與有成，行見底定藩封，上邀宸眷，荷芝綸之錫寵，卜茅土之榮膺，企禱私忱，曷可言罄！

劉軍獲勝，前閱申報所言略知梗概，但未敢信爲確耗。今承示知詳細，俾廣見聞，尤用感佩。弟思劉義以蕞爾之區，當此強國，竟能獲勝，誠不易易。竊揣其故：

劉本粵黨之餘，久經大敵，於臨陣指揮自必深得竅要。其衆多當日心腹，自皆精悍，故能摧鋒陷陣，猛厲無前。此其所以能勝者一也。

劉義初入越南，立足無所，幸賴越王容納，得以自存。今見法人陵越日甚，代抱不平，發憤而起，受越官職，爲越復仇，即保越境土，故血性奮發，足以感動人心，激厲士卒。此其所以能勝者二也。

越人既不能敵法，惟恃劉義以禦外侮，遂一切聽劉之所爲，而越廷不復遙制，故進退之機，戰守之策，皆能隨機應變，絕無牽制之苦。此其所以能勝者三也。

越南地多山險，劉義駐紮既久，深悉地勢，足以扼險自守，阻法人進兵之路。所守既固，乃得伺隙蹈瑕，出奇設伏以制之。此其所以能勝者四也。

劉軍戰守既皆自主，而法則係民主之國，調兵任將，必須衆議僉同，乃能定見，往往議院辯論，主戰、主和各持一說，外部大臣不能遽定，故事機不無少滯，此其所以能勝者五也。

弟之愚見，度劉軍所以能勝之故，當亦不出乎此。但其中亦深有可慮者在焉。

查法人恃利器以爲強，講求素審，砲火所及，無堅不摧。劉軍所用何械雖未盡悉，但既未購備於平日，總難猝辦於一時。聞其間有用林明登快槍，固已勝越人之土槍、土砲，但恐所得不多，難於成隊，不能如法軍器械之一律精利。從來兩軍相交，先及者勝。設此軍雖有槍砲，稍一遲鈍，而彼軍之子彈已如雨集，則損傷必多，

立脚不穩，雖有強兵，難保必勝。況洋人遇河則用小木船搭浮橋，遇窄河則用洋鐵浮橋，頃刻可就——此在攻常州時，吾兄所親見。——又赴水則有氣包袋，渡水便利。其他種種器械之利，類非劉軍所可及。此其可慮者一也。

泰西用兵，必先厚儲餉項，以防缺乏；又有輪船運解，自法至越約不過四旬可達；且已得兩圻六省之地，就地購糧，亦不甚費轉運之力。劉軍據越南三宣之地，幅員非廣，饒薄尤多，平日且耕且守，當亦僅足自給。今自拒法起釁，養兵購械，所費浩繁，一隅之地，何從籌畫？縱賴越人接濟，猶慮徑路崎嶇，法軍阻，或有饋運不繼之虞；況他人之助，豈能源源不絕？設有匱竭，憑何支柱？此其可慮者二也。

西洋兵卒，非徒恃召募而來，平日養以厚精，訓練有素，臨陣步法最尚嚴整；且砲臺、營壘堅固如法，槍砲所施及遠命中，難於進逼，即使偶敗，足可自守。劉軍雖勇，但至越已久，今日從戰之士未必皆當日死黨，或一時激於義憤，攘臂而呼，相從赴難，設有小挫，即恐衆志難堅。此其可慮者三也。

且洋人用兵，非徒尚勇力，其籌慮處尤極精細；天文、算法本所專長，風雨、寒暑皆能預爲測量，早作準備，故水陸二戰皆易得手。劉軍雖勝，恐勇力過之，而精細處或有未逮，則偶有疏虞，恐被暗算。此其可慮者四也。劉軍雖據山險，而其地不出三宜。法人自得東京，越王坐困，則越境以內凡非劉軍所守，自必四出布置，山川險易，道路通塞，勢將任其探訪。是越境地利，法且與劉軍共之。且洋人每敗，必思致敗之由，前此之戰，既以失地利而不能得手，後必窮搜廣探。三宜周圍之路，地段綿長，要口雖已扼守，別徑不免紛歧。況山勢雖高，豈皆陡峻？或有陂陁可上之處，即屬在在堪虞。洋人鑿險絕幽，是其長技。平日探訪無人之境，往往裹糧深入，

不避艱險。況當用兵之際，地利在所必爭。其軍中又多越人，足爲嚮導。則凡有可進攻之路，能不百計以圖，一隙偶疏，動關全局。此其可慮者五也。

洋人用電線以通軍報，相隔雖遠，瞬息可達。越則山徑險隘，動用曲折文牘，往返每需時日。彼以數萬里而已達者，此以數百里而未能達。稽延展轉，易誤機宜。此其可慮者六也。

用兵之道，全恃信賞必罰，以爲激勵。劉義雖已受越南三宣提督之職，而東京既失，越王已聽命於法，則前此所受爵位藉以維繫人心者，恐難深恃。況餉項不裕，則雖士卒爭先，難籌破格之賞，傷亡可憫，或鮮撫卹之資，日久相持，深恐羣情易渙。此其可慮者七也。

法人兵艦堅利，久著泰西。此次屢開增調戰艘，使其乘機取入，擇便登岸，防不勝防；且水陸互相依倚，進則奪地，退則登舟，尤不易破。劉軍本無鐵艦，僅恃在岸設守，而無水師以爲牽制，恐難得勢。此其可慮者八也。西人醫藥之精，勝於中華，臨陣受傷之士，雖至斷肢折體，皆能醫治如舊。劉軍中恐無此精技，上藥則傷一人，卽少一人之用，倘所損較多，士卒不免爲之奪氣。此其可慮者九也。

劉軍自懷德獲勝之後，申報所紀，疊有捷音。恐其常屢勝之餘，稍存輕敵之心，卽不免授敵人以可攻之隙。況法人強悍，今忽受此大創，必以爲恥，積慚生忿，勢將大舉報復。且其國人素極詭譎，一擊不中，必另設密計，使防範稍懈，或中狡謀。此其可慮者十也。

有此十端，故劉軍雖有捷音，而不能不代爲過慮。

然則，今日之越南，豈遂果無自固之術乎？夫劉軍所據者固越土，而所用以禦敵者卽越民也，何以越軍



用之，則一遇法人望風奔潰？劉義用之，則奉旗斬將屢著戰功？勝負之數，前後懸殊。可知民無強弱，亦視在上者之激厲訓練何如耳。越人果能乘劉軍之勝，習阻敵氛，因就現有之疆土，勵精圖治，痛戒因循，君相具臥薪嘗膽之操，士卒抱敵愾同仇之志，凡選將、練兵、購船、製器，一一盡仿西法而用之，舉國上下同心一志，早作夜思，以求富強之本計，何患不能禦外侮？如古之趙武靈王，近代之米利堅國王，華盛頓，現在之日本，其初皆非有強大之基也，特以發憤修政，力求自強，遂能以弱邦而為敵國，以片壤而啓雄圖，強弱之機，轉移甚捷，越亦何憚而不為乎？特無如越人之因循而不振耳！

弟每念世間事，關乎人之性命者莫如醫，而世人偏視為末技；關一國之安危者莫如兵，而世人偏輕論戎機！可為浩歎！不意越人意忽，適蹈此弊，以致坐擁土疆，束手受制，雖有劉義之勇，孤立無援，難於深恃。每一念及，輒深杞憂……

……弟尤慮者，劉軍若保必勝，固屬甚願；倘有挫失，則法衆或乘勝長驅，中國邊防尤為喫重，滇粵交界無業窮民，難免有投入劉軍者。設為法所獲，問出華民，藉端恫喝，亦屬可慮。且劉君為人，雖止効忠於越，而奮勇亦自可嘉。設竟力不能支，則所以默予護持而隱為援拯者，想我兄不能不預為留意，幸勿學某君之待徐大雄乎！

況法人得志，種種恃強欺弱，足以激華人之怒；倘積忿過久，尤易肇衅，是即目前無事，而後患正長。萬一邊疆多故，則陸路之師，貴軍實為前敵，非有得力軍械，雖多良將，難奏全功。現在貴軍用何軍械？是否後門槍砲？係實深如尚未足用，似宜請於張宮保與新任徐中丞，速議購備，以資守禦。果能多備利器，經我兄訓練，

立成勁旅，戰守堪資，卽一旦遇敵，必能制勝，較貴軍昔日奔牛之大捷，更建奇勳，豈非快事！

我輩同袍至好，今見吾兄當此重任，關係全局，剴刻代爲籌慮，蠡管之見，輒欲自陳。又以弟分戍海濱，少可與言心腹者，每念多年至契，遠隔萬里，恨不獲把臂暢談，故不禁形之筆墨，想知己有素，必不以爲謬而棄之。法與劉君勝負情形並乞詳示……

## 輜軒抗議

余乾耀撰

### 上李傅相論法越事宜書

光緒九年五月（卷下、葉二十二上）

敬稟者：

竊中書於本月十八日接奉諭函，祇聆誨迪，再三循誦，不禁撫髀而嘆。夫中國畏難苟安，相沿已久，每遇外邦無理之事，不計後患如何，祇圖目前得過且過，卒之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此真可爲長太息也！

迨至今日，法人已乘間抵隙，而我欲徒恃口舌取勝，誠恐未易爲功。但中書夙夜思維，旁參與國之見聞，遙察敵人之形勢，彼欲挾其衰敗之餘燼，欺陵我中國，侵伐我藩邦，不過取易不取難耳。在中國縱如何量敵虛勝，不欲輕爲啓釁，似覺萬不可因法使語言激烈，被其虛聲恫喝，遂得阻我保護之權，任彼肆行無忌。

查該公使脫里古，前駐東京未久，與各國公使往來均不甚合。聞去年法國新換統領之時，脫使致書告於各公使曰：余將以某日午後兩點鐘在本公館接見賓客云。各公使得信，以法使之言爲自大，無不動氣，謀與滋議。於是英使巴夏禮立刻往見法使，先致意焉。法使悟，乃派參贊二員向各公使謝過，並收回原信——即此可想見其人矣。

猶憶彼在東京將往中國之時，尚未稔知中國情形，傳聞我中堂經略演、粵，並督師十二萬南下，勢將與

法人決裂，故彼時法使與人議論，雖云欲行前約，而仍謂安南之事，法國不欲與中國開釁，似有可望轉圜之機。今該使行抵申江，既與晤商，彼豈不知安南爲我朝廷冊封之國乎？乃一味堅執，全說中國不是，毫無彼此和衷，誠屬不可與言，是彼欲開釁矣。彼方開釁以待，中國若又隱忍以避之，彼知我決不欲戰，必更陵厲無前，安南之事恐至不可管涉。爾時各國窺伺憾感，高麗亦必無獨存之理。僥倖形勢，其上煩我將相區處者，又當何如？是以不揣冒昧，敢效愚夫之干慮，爲中堂密陳之。

中書以閣下微員，辱乘槎載，自知譴陋，凡於外國交涉事理，尙留心體察，不肯輕易放過。曩隨何星使初抵東京，卽有琉球阻貢之議。中書面陳意見，謂日人輕藐實甚，非預備戰事，不可以口舌力爭。當時同事各員，輕心相掉，絕不寬留地步，竟爾斷送琉球，至今悔之莫及。

未幾，中書分駐崎港，適與高麗密邇，鑒琉球之覆轍，觀碩果之猶存，不忍其荐食於長蛇也，自駐長崎，開辦卽注意高麗。於是開誠布公，獨開生面，傾六成之薪水，收各國之歡心，稍得有所見聞，時時通報於本國而爲之備。迨後變生倉卒，高麗之亡者幾希。長崎得信最先，當時由電飛報黎星使轉報北洋大臣。幸賴朝廷神武，遂派戰船保護，不動干戈而外釁遂平矣。

前歲又值俄國生端，自庚辰四月，其提督率領兵艦大小三十餘艘盡泊長崎。中書亦與其提督往來，如同昆弟，交情無改，德禮增修。及至六月，彼知中國有備，遂卽轉機。是月二十八日在長崎施放賀砲，遙敬我皇上萬壽聖誕，外國人以此卜中俄之無戰矣。是則有備而不畏戰，可期不至於戰；無備而畏戰，究恐難免於戰。用兵所以弭釁，非以啓釁也。歷觀前事，莫不皆然。

竊思法國前時雖強，計其與外國戰爭，無一利者。昔以彈丸之國，奮勇一戰，由王而帝，其相畢思麻克遂爲近今第一功勳。我中堂亦無多讓焉？

此次法國勞師遠涉，獨力無助，所慮其暗助者或在日人耳。然中國果能一鼓作氣，則日本亦必守其局外之分，斷不敢浮沈以取禍。

刻下速宜整備沿海邊防，訓練兵船，巡察海疆。彼不犯我，則罷；彼若犯我，則設計擊破之，並行文各與國，勿俾接濟軍火、炭糧。安南內地，林箐叢密，我由廣西、雲南等處徵兵調餉，以作應援，彼亦未易逞志。

此區區之見，惟我中堂垂察，幸甚……

### 再上李傅相書（卷下，葉二十六上）

敬稟者：

竊中書以海外微員，不自謂無足輕重，輒敢修言軍國大計，夫亦不知自量矣！前月二十二日上書去後，方慄慄危懼，慮其言之過僭。乃於本月初四日奉五月二十八日諭函，固不以人廢言，既荷格外優容，更蒙慮衷採納，合籌水陸戰守之具，而尤注意於陸路應援。因劉團之驍勇，激其忠奮，以代前鋒。此誠避實搗虛，足以竊敵人之兵，使之不敢銳意北向。即彼水師大集，或分兵擾我沿海地方，其力既單，而吾之水師亦易於戰守。各口要港，宜多備水雷。且河內、海防等處，可乘虛襲其巢穴，令彼水師遠出不得安然，而吾可以制其生命矣。似此布置，水陸互爲聲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皆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張燕公所謂「動若棋生，比物此志」。

也；兵法所謂「勝出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致敵之敗」者也。

廣東新設電線，宜接續達於滇越邊界；餉項尤須預籌。如果調度得人，軍勢倍張，兵船主令之人必須明外務，諳輅略，選出洋學生爲譯官，略重其薪水。法人見之，亦必畏難而思阻。由是中國水師人材轉得藉此番歷練以增益其所不能，痛革因循以求振作，而章程可由此善變。是憂患警省未始非轉禍爲福之機也。

然而中堂夙夜傍皇，不自滿假，尙於鄰邦助虐一節，或恐自己水師兵力與各國交情，就此兩層似均有辦不到之處。此則臨事而懼，又貴好謀而成耳。夫法侵越南，歐洲諸國皆不以爲是，其意非爲中國，實則自爲何則？法人得志於越南，英將有所不利也，此均勢之說也。但使中國能自樹立，不失其保護之權，而所駐各國使臣，又能加意聯絡，益修睦誼，是正協其冀望，必無暗助之虞矣。歐洲既以局外相安，而日本最爲近鄰，商務尤靠中國，豈能有所竊發以取後患乎？縱有之，亦不足慮也。

中書亦知事非容易；然私心竊計，以爲今日必須破此機關，而後中國可以自立於天下；否則，勢有所阻，輒付於無可如何，敵皆效尤，必至噬臍莫及。用忘僭越，再效芻蕘之獻。倘蒙察核施行，或於今日事宜不無少補。中書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 籌海叢書

鍾體志撰

## 上陳伯潛閣學條陳禦法事宜

光緒十年六月十八日（葉一上）

竊五月九日，臺旌由建昌校士旋省，道經許灣，體志艤舟叩謁，備領誨言。於時閣下已奉會辦南洋大臣之命，諄屬嗣後遇關南洋事宜，如有所見，可據實郵陳，以備採擇。仰見閣下虛懷若谷，實事求是之至意。今者法人敗盟尋釁，狡焉思逞，其勢亟亟。當事文武大吏奉命治師，星羅棋布，知必無懈可乘。體志竊更進一策，以稍遏法人之鋒，而牽制東來之旅，謹就管見所及，觀縷陳之。

自通商以來，法人行棧、旅館、教堂之建置中國者不知凡幾，法國民人寄居中國者亦不知凡幾。賴朝廷有柔遠之令，得以相安。然此固修好時所有事也；若至變玉帛爲兵戎，則宜令悉數遷徙。日前招商局船隻售之旗昌，論者謂兵端一開，恐爲法人所奪，故有此舉。然則兵端開，我所有者彼可擅奪之，彼所有者我不奪之，而責其預遷之，遷之未竟者再聽民人焚燬之，是亦不惡而嚴之道也。應奏請聖明，飭照會法人，若既願以兵戎相見，凡貨物之存置中國者，應先期悉數遷徙，行棧、旅館、教堂拆徙，民人召遣出洋，再與從事疆場，庶彼此無猜無害；倘遷徙未果而兵釁遽開，設中國黎庶忿其無禮而戕殺之，焚燬之，於國家無涉。蓋既棄好尋仇，而仍欲託妻子，寄財物於仇家而屬其保護之，此曠古來必無之事也。並請照會各國使臣，各國旗幟恐百姓辨

不明晰，所有船隻、行棧、教堂、旅館宜各署明某國字樣，其民人亦各給以號衣或腰牌，署明某國某某，俾互相稽查，無稍含混，庶我民一望而識，免受池魚之殃。似此，既足彌後日之口實，亦藉戢目前之奸細。

且法人通商中國，爲利來也。今若逞謫妄動，戰事之勝負未可知，而寄置之民人、財物、館舍先不可保，則不利孰甚？當亦反覆躊躇，廢然思返。苟不出此以難之，彼方聲言奪地爲質，如奪而得之，則據爲己有；不得，又將掉船他埠，以伺其隙。使彼得恣睢肆行於中國而無以繩其後，顧安得不誅求無厭哉？

且天津條約明言不索兵費，今乃藉端婪索，是前盟不足憑也。前盟既不足憑，則北圻爲界一言亦且置之。請密飭演粵疆臣整隊以待。如法人竟啓兵端，則演粵亦率旅出關，掃除醜類。設竟恢復越土，全我藩服，固如天之福；卽不然，亦足以牽制其師，使不得併力東來，以增海疆之擾。

體志日擊時艱，不忍安於緘默，又以前承閣下明諭，用敢率陳胸臆。是否有當，尙乞裁察而訓示之。翹首天南，無任叩禱。

# 附啓

今法人逞武海疆，想通商大埠彼必不敢擾亂。蓋搆怨於中國，戰而勝，彼卽據地要求；不勝，彼可掉舟西返，我國不能跨海征之。若泰西諸國，與彼巢穴伊邇，倘擅擾洋場，各國必向索賠。法雖強橫，焉敢櫻比鄰之衆怒哉？以是知通商大埠未敢擾，其所擾者偏僻小埠而已。

我朝整飭海防，二十年來，造舟、製械、設險、練兵，士氣桓桓，可戰可守。比因法人無禮而橫，人人蓄憤，勇氣倍於曩昔；乘此用之，必可折衝千里。卽使法人船砲難敵，稍失利於海濱，可暫退數十里紮守，緝查



保甲，嚴禁接濟。彼據海濱瘠地，亦安所用之？若入內略地，則主客之勢既分，船砲之利罔濟，我乃出奇以攻之，扼險以拒之，更聯鄉團，結漁舟，以捍禦之，於以制其死命不難矣。小勝小挫，未足驚喜，知己知彼何事危疑？

惟閣下勵志籌邊，披肝許國，知韜鈴默運，必有以懾敵膽而壯國威者。體志素叨青睞，聊竭蠡測微忱，以效河海細流之助云。

### 續上陳伯潛閣學宜乘釁恢復越南

（六月二十四日稟五上）

月之十八日，遡論條陳禦法事宜，交信局馳遞，想不日可登簽軍。

頃接章垣來信，謂法人已奪取臺灣雞籠，不勝詫異！前意法人此來不過藉端要求，虛聲恫喝，未必遽為戎首，而孰知其竟啓兵端矣！前稟言法啓兵端，則請飭演粵率旅出關，恢復越土，且以牽制其師，使不得併力東來。然則欲恢復越土，正此時也。

且越土有不可不亟恢復者。越為中國藩籬，為滇、粵門戶，豈容他族實佔處此！至四月十七日天津議約，訂北圻為界，而數百年之藩服遂歸為他人所有。然盟約已定，率土臣民雖齊嘆飲恨，莫可如何。乃法人不知足，旋藉諒山一役，率艦來華，婪索巨款，一議不允，即悻悻然去，不顧名義，妄奪雞籠。至是薄海內外，胥曉然於法之悖禮啓畔焉。是役也，乃天之予隙以復越南也。

法人引軍東來，守越兵勢必弱。宜速飭演粵將士，會合劉團，大振撻伐，驅逐非類，以復屏藩之舊。其民人、

財物、館舍在中國者，責令遷徙；遷徙未竟，聽兆民戕燬之。我師出有名，彼罪無可追，惡得不一伸天討，以固吾圍而快人心哉？

或鑒於咸豐之季，西人稱兵犯順，爭城撲地，未敢與櫻鋒。然彼時經髮捻之亂，各省糜爛，內患未平，自難捍禦外侮。今則大慙已滅，休養生息二十餘年，朝廷整飭邊防，大修軍實。彼之情偽，我備知之；彼之堅船利械，我悉有之。知兵宿將尚在戎行，戲浪漁人皆成勁旅；而又以逸待勞，以主馭客，以直臨曲，以衆敵寡，安在不可殺敵致果，以揚闡威於海甸哉？

王者順天應人，天心不可見，善言天者必驗諸人。自法人侵陵，普天同憤，莫不切同仇之志，思滅此朝食。是人心者，固克敵制勝之本，可恃而亦可用者也。若法人頻年黷武，勞師遠出，煤糧之購運維艱，餉糈之羅掘將罄，殆所謂強弩之末耳。乃不思休息其民，復逞謫妄動，天殆畀以致討之機，以樹懲夷之鵠乎？語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以梟獍之性，德不知威，刑則知懼；趁此人心共憤，兵力尙足，宿將猶存，刑以懲之，無使忠貽巨測。國家造舟制械，設險厲兵，原爲禦侮之用。苟侮至不用，仍復隱忍行成，未免負二十年籌兵之志，辜多士敵愾之心。且海禁既弛，羣夷眈眈其側。倘一夷未經刑創，倖憤所欲，則羣夷皆思嘗試，將何以戢無厭之求哉？

說者謂：戰危事也，戰而勝，則兵連禍結，敗則不堪設想。夫戰爲尼山所慎，豈可輕言？然今日戰事非我啓之，實彼倡之。倡戰而不戰，尙可以爲國乎？戰而勝，彼將發電回巴黎，增兵來擾。我以靜馭動，待其來而再摧之。且法人外強中乾，又焉有如許兵餉，越重洋萬里以與我曠日相持？戰而敗，亦不過如前書所云，稍失利於海。

濱，可暫退數十里紮守，嚴禁接濟。彼據海濱瘠地，安所用之？若登岸略地，我乃扼險出奇以制其死命，又何至不堪設想耶？

昔武侯出師，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觀，惟念「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不得不舉兵北伐。是國家征伐，惟視其義何如耳。義可伐則伐之，不暇計成敗利鈍；而況勝不勝之數固可懸揣其概哉。

惟應請奏明，凡守海濱將弁能守隘擊沉敵船者，予上賞；苟砲彈實不能支，暫退數十里紮守者，摘降留營自贖；既退能出奇殲敵者免罪；敗潰至百里外者軍前正法。如是，則將士常有奮勵之氣，而無疑懼之心，當於防務有所裨益。而猶以恢復越南爲今日第一要著。越南一日不復，則演粵一日不靖，即中國一日不安，且無以謝劉團忠義，無以絕外夷覬覦。時不可失，敵不可縱，張國威而抒民憤，於是乎在。

自法教行於中國，教案興起，人心積忿，可乘此一洗空之。此時法苟求和，宜直斥不理，俟越事底定而後議。迨法糧竭技窮，俯首乞盟，乃與定議，只許通商，不許行教；法能無降心相從以就我範圍乎？蓋必使其就我範圍，而後克彌伏莽之憂，永奠苞桑之固也。

惟閣下訐謔宏遠，不廢通言。體志竊見事機可乘，藩封可復，用敢瀝陳壹是，伏候裁察。如蒙採擇上聞，速傳檄草以定千秋駿業，以靖四海鯨波，天下幸甚！

### 三十一陳伯潛閣學論禦法攻守事宜

七月初一日（葉九上）

六月二十四日，聞法奪雞籠，謂宜乘隙恢復越南，繼陳壹是，交便郵馳呈憲鑒。

越數日，見滬報云，十五日午刻，法人攻犯雞籠，轟損砲臺四座，遂揮兵數百，攜砲四尊登岸守臺。嗣經劉省三、傅帥、飭臺灣鎮章總戎由後率隊包抄，生擒法人一名，殺斃百餘名，將四砲奪獲，並搶得坐旗一面及帳棚、洋衣帽等。然則法人之伎倆固止如是。觀此一戰，兵事勝負之數已可得其大凡，安見彼逞豺狼之性遂所向無敵哉？

前日有旨俟美使來滬調處。然法未奪雞籠以前，尚可聽美使調處；今法既無禮啓釁，應即責令還我藩服，並賠償雞籠砲臺，方足以謝天下。然法人偏強，豈口舌所能爭之旦夕哉？不若謝美使，暫罷和議，以美使居間解紛，想不出津約五條之外。援津約，則越藩棄矣；越藩棄，則貽患無窮，雖和亦安足恃乎？

夫禍患之來，必有其漸。以遠人侵侮華夏，追維往事者，莫不歸咎於失澳門。今越南視澳門尤爲緊要，澳門（？按澳門似爲香港之訛）孤懸海外，猶有海洋之隔；越南實爲唇齒之依，詎容他族偏處？宜亟棄登，厚集滇、粵兵力，收復越南。倘狼煙盡掃，克還屏藩舊物，則法艦東來，託足靡所，煤糧用罄，無處增購，不出一月，其兵旅皆成餓殍，必俯首乞盟，唯我所命。不然，使法竟據越以屯糧練兵，進戰退守皆有所賴，中國其尚有寧歲哉？

用兵之道二：曰攻，曰守。惟必預審其宜，而後不誤施其用。援越之兵重在攻，以陸戰乃我軍所長，圖復藩封，雖勞師糜餉亦所不惜。海口之兵重在守。法欲速，我持久以疲之；法氣囂，我靜鎮以馭之；不必多增兵艦，而在廣結鄉團——鄉團者，實持久鎮靜之要道也。

各省大吏奉命籌備海防，水有兵艘，陸有防營，軍容不爲不盛。惟海口自廟灣以北有五條沙爲之保障，淮、海、登萊尚可稍寬防衛。若如阜、通州以南，汴、寧、繁、多，安有如許兵艦足資分佈？多一兵艦即多費數十萬金，

費重則難久支，卽多募營勇，亦恐帑藏不繼。惟飭沿邊州縣興辦團練，以助其不逮。查近年會匪蠢動，不一而足，首逆雖除，根株未淨，尤恐乘隙而起，發不及防。惟以團練與保甲相輔而行，練鄉井之人民以捍衛其鄉井，稽察既真，守禦亦切，足以戢土匪而安良善，且足以彌奸細而絕接濟。無事務農，有事守隘，可分可合，可暫可久；此誠禦寇之善法，而行之卒有未善者，非法之不善，以團長之不得其人也。天下事皆必得人而理，而團練尤宜加慎。蓋一鄉之見聞最確，而好惡最真。苟團長不得其人，則徒滋擾累，於事無濟。蓋團練必先派費，惟公正者能多寡克當，出入分明，使衆心悅服。而公正之士，又每斂迹不出，是在地方官求之以誠，聘之以禮，激之以憤切同仇，保衛桑梓之義，想正紳必奮然出應。正紳出，則分任其事者，悉以類相從，舉動光明，閭閻信服，事自不煩而舉矣。凡人各有身家性命，莫不繫戀之，而思保衛之，使富者輸財，貧者輸力，團成一氣，何往不濟？且貧而好勇，每慮乘機滋亂。惟收作團丁，使有所事事，亦足消彌奸宄。爰選里黨丁壯，請教習訓練，先行伍，次技藝，步伐止齊，悉以軍法布署之。賊至，使分隘助守，而以營勇出奇攻敵。能殲賊者予上賞，有濟賊通賊者殺無赦。卽有小醜不靖，可藉團練彈壓之，俾官軍一意禦外侮，免顧此失彼之虞。一邑如是，行之千邑亦如是，守望相助，衆志成城，何患不聚醜類而殲之哉？

開法艦遊奕洋面，或時橫泊海口，我兵船亦與同泊。殊爲可慮。應請照會法人，兵艦來華，應於砲彈雨不能及之地停輪下旋；如欲以兵戎相見，再定期駛近決戰。倘違爾偏泊，是示戰也，我必轟擊之。至我艦下旋，應遠離彼艦，恐法人詭詐，乘其不意，驟爾猛擊。砲臺爲土石築成，尙可勉支砲彈。若兵艦經覈定後，發必一擊卽碎，噬臍無及，是又不可不早計矣。

若勳臣宿將，威望夙著，膽識必優。其退居林下者，應請奏調起用，令速召集舊部，整飭戎行；必能洞中機宜，士氣騰壯，其裨益軍事尤非淺鮮。

體志知識庸闇，徒貽出位之譏，莫定徒薪之計。惟念攻欲其果，及今時不可失，必伸天討以捕機槍；守欲其常，但使家自爲兵，可做屯田而資捍衛。用敢冒昧瀆陳，惟閣下淵涵海納，幸裁擇焉。

附稟彭芑亭中丞（葉二十三上）

竊以佛郎不靖，海疆之烽燧頻驚；率土同仇，元老之訐謏早定。體志愧無籌邊之識，徒懷報國之忱。前因法人敗盟啓釁，猥籌攻守事宜，三上書於陳伯潛閣學，秋仲復陳蠡測海防事宜六條。未學萬人之敵，聊抒一得之思，謹將前後瑣言，錄呈鈞鑒。

竊上陳閣學初次書中，言法人若棄好尋仇，凡民人、貨物、館舍之存置中國者，應資令先期遷徙。泊兵燹既開，續陳蠡測六條，首清奸細，亦以驅逐法人爲急務。蓋欲攘外患，必先清內奸。今之法領事署暨各教堂，卽勾引內奸之媒也。聞臺灣官軍殲斃法軍，多係華人；苟非法人在內地者暗中串結，何由入其彀中？潘琴軒中丞查北甯失守情形，稱官軍失利，教民紛紛起應。夫教民所在多有，使不預爲驅除，設接仗之時，潛約漢奸爲內應，何堪設想？

或謂法國官商教民願留內地，安分守業者，諭旨已著一律保護；今變計驅逐，不幾失信於外人？夫信誠不可失，然變保護爲驅逐，固自有辭。西人通商中國以來，沐朝廷柔遠之德，所獲利益匪淺。今法忽背德尋仇，

實普天所共憤。如八月下旬，溫州教堂一夜焚燬五處，並局外之英、德屋宇亦並付灰燼，雖愚民無識，忿起一朝，而仇讐相報，實理有固然。溫州民心如是，安知他處民心不復如是？藉是以照會法人，使其尅日悉遷出境，免罹不測，是非驅逐之，將以保全之也。匪特保全法人，並保全各國之寓居中土者免受池魚之殃也。法雖托俄保護，使俄聞保全之說，當亦帖然。不然，法艦盤踞閩洋，遇華商之米船、貨船即奪之，廈門飛虎巡船擅取爲己有。是我所有者法得奪而凌虐之，彼之寄居內地者竟逍遙游處而不之問；微論後此之隱禍無窮，而第觀目前情勢，毋亦大不平也乎！至六條中，如儲材技、籌軍餉、維人心，匪獨沿海當豫謀，卽內地各省亦宜籌及。體志以迂謀寡當，抑意法酋旦夕受款，無庸瀆塵憲聽。乃今法禍未已，以閣下志安社稷，凡餉糈戎機靡不精心擘畫，用是效河海細流之助，想固淵衷所樂察納焉。體志素荷青睞，敢冒貢愚忱，惟乞裁察而訓誨之，實殷企禱！





## 後樂堂集

陳玉樹撰

## 乙酉春雜感（詩存卷一、葉四上）

水陸千里拒虎狼，戰和兩策沸蜩螗；南雲翻覆夷情狡，功罪紛紜吏議忙。狔鳥蠻花供億苦，蛟門鹿耳凱歌揚；  
 南關頓失楊無敵，潘美逍遙坐裏樞。諒山征戍幾春秋，開府琅璫作楚囚；馬謖大言亡戰艦，羊侯雅度御輕裘。千金募士征交趾，十道徵兵向福州；  
 猶幸赤嵌城守固，順昌旗幟敵人愁。天南一柱舊知名，慷慨登壇性命輕；清節古傳包孝肅，老謀今見趙營平。虎門萬仞中流柱，蛋戶千艘下瀨兵，  
 遣將西援馳銳卒，裹創喋血斬長鯨。雞陵關外雨瀟瀟，獬犬狂奔去未遙；梅海珠江馳露布，金戈鐵馬逐天驕。旌旂日影軍容壯，草木風聲賊膽搖；  
 一紙中樞催罷戰，也應羞見霍嫖姚。老臣戰績冠三朝，銀甲雕鞍脾肉消；亂斫賊頭刀霍霍，徑衝敵陣馬蕭蕭。神機火器聲相續，封豕長蛇骨已焦；  
 未抵龍編師竟罷，將軍一夕鬢毛凋。山南山北界扶桑，又詔諸軍棄越裳；從此朱茆非漢土，更無白雉貢周王。蠻煙萬戶炊粳食，瘴雨三年破斧斯，

十二金牌功盡廢，忍教王翦老頻陽。  
清酒黃龍約易成，朱仙急返鄂王兵。五羊桂管嚴初解，四牡皇華使又行。水陸三湘停召募，山河兩界未分明。  
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髮生。  
樓船如馬泝遼灘，互市龍州詔設關。莫恃土司遮六詔，似聞天語飭三韓。金沙鐵壁門將啓，赤土朱波事益難。  
伴食諸公期報國，中朝何計固屏翰。  
百戰餘生嘆虎癡，拔刀斫石泪如絲。可憐白馬尋盟日，正是黃龍痛飲時。莽北夷酋紛棄地，征南部曲急班師。  
從今竹嶼鯨鯢突，更恐蒲甘國不支。  
金紫銀青八座貂，幾人風雨患飄搖。尙留保塞三千弩，未佈屯田十二條。老鳳饑烏多繯繯，寒蟬仗馬欠舒翹。  
罪言我欲陳當路，改柱更紆寶瑟調。